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太平经注译（上）



甲 部

(卷一——十七)

卷一至十七甲部不分卷

太平经钞甲部

太平金阙帝晨后圣帝君 师辅 历纪岁次、
平气去来、兆候贤圣、功行种民、定法本起

问曰：“三统转轮，有去有来，民必有主，姓字⁽¹¹⁾可得知乎？”

“善哉！子何为复问此乎？”“明师难遭，良时易过，不胜喁喁⁽¹²⁾，愿欲请闻⁽¹³⁾，愚暗⁽¹⁴⁾冒昧，过厚⁽¹⁵⁾惧深。”

【注释】

太平金阙帝晨后圣帝君：道教尊神位号，即李君，姓李名曜景。师辅：即一师四辅：太师、上相、上保、上傳、上宰，为李君的老师 and 四位辅臣。历纪岁次：李君降生至位登后圣，修道传道的灵迹，以及太师、上相的略历。平气去来：指太平气出没的周期性循环变动。兆候贤圣：太平气隐没之后所产生的劫厄是对贤圣之士发出的预兆。功行种民：李君及一师四辅使贤圣步入长生行列。定法本起：定法，登仙成真定位的妙法。本起，犹言缘起。问：指学道真人问。三统：指夏商周分别以正月、十二月、十一月为岁首，称黑统、白统和赤统。转轮：轮转。(11)姓字：姓名字号。(12)不胜唱(yú)喁：万分向往与仰慕。(13)请闻：受教。(14)愚暗：愚昧无知。(15)过厚：过失甚重。

“噫！非过也，天使子问，以开后人，令悟者识正，去伪得真。吾欲不言，恐天悒悒，乱不时平。行，安坐，当为子道之。自当了然，无有疑也。昔之天地与今天地，有始有终，同无异矣。初善后恶，中间兴衰，一成一败。阳九百六，六九乃周，周则大坏。天地混齏，人物糜溃。唯积善者免之，长为种民。种民智识，尚有差降⁽¹¹⁾，未同浹一⁽¹²⁾，犹须师君。君圣师明，教化不死，积炼成圣，故号种民。种民，圣贤长生之类也。长生大主⁽¹³⁾号太平真正太一妙气⁽¹⁴⁾，皇天上清金阙后圣九玄帝君，姓李，是高太上之胄⁽¹⁵⁾，玉皇虚无之胤⁽¹⁶⁾，玄元帝君时太皇十五年⁽¹⁷⁾，太岁丙子兆气⁽¹⁸⁾，皇平元年甲申⁽¹⁹⁾成形，上和七年庚寅九月三日甲子卯时⁽²⁰⁾，刑德相制⁽²¹⁾，直合之辰⁽²²⁾，育于北玄玉国⁽²³⁾、天冈⁽²⁴⁾灵境、人鸟阁⁽²⁵⁾蓬莱山中、李谷之间，有上玄虚生之母⁽²⁶⁾，九玄之房⁽²⁷⁾，处在谷阴。⁽²⁸⁾玄虚母之始孕，梦玄云日月缠其形⁽²⁹⁾，六气之电动其神⁽³⁰⁾，乃冥感阳道⁽³¹⁾，遂怀胎真人。既诞之旦，有三日出东方。既育之后，有九龙吐神水⁽³²⁾。故因灵谷而氏族⁽³³⁾，用曜景为名字⁽³⁴⁾。

【注释】

开：开启。识正：识知纯正大道。悒(yì)悒：郁闷不畅。时平：时，时运，际会。指时运平安。行：汉代口语，相当于今天的“好”、“行”。

阳九百六：大厄为阳九，地亏为百六。周：道教以3300年为小阳九、小百六，以9900年为太阳九、大百六。混齏(jī)：混成齏粉。人物糜溃：人物，人类万物。糜溃，烂成一团泥。种民：指修道而得长生的人。(11)差降：差别、等次。(12)浹一：普遍一致，完全拟符。(13)大主：最高宗主。(14)太一妙气：即元气。(15)高太上之胄：高太上，指太清高圣太上玉晨大

道君，即灵宝天尊，位仅次于元始天尊。霄，后嗣。(16)玉皇虚无之胤：玉皇虚无，道教尊神。胤，后裔。(17)玄远帝君时太皇十五年：玄远帝君，道教尊神。太皇，道教年号。(18)太岁丙子兆气：太岁，古代假设的用来纪年的理想天体。丙子，六十甲子中的第13位。兆气，兆现胎气。(19)皇平元年甲申：皇平，道教年号。甲申，六十甲子中的第21位。(20)上和七年庚寅九月三日甲子卯时：上和，道教年号。庚寅，六十甲子中的第27位，此为于支纪年。甲子，此系于支纪日。卯时，清晨5时至7时。(21)刑德相制：阴气阳气交互制衡。(22)直合之辰：阴阳相得的时辰。(23)北玄玉国：洲国名。(24)天冈：仙山名。下蓬莱山、李谷同。(25)人鸟阁：道教认为，无数诸天，各有人象，鸟形之山，峰岩峻极，不可胜言。(26)上玄虚生之母：女神尊号。(27)九玄之房：措居止的处所。(28)阴：山的北面。(29)玄云日月缠其形：玄云，赤黑云。缠，围绕。(30)六气之电动其神：六气，古以平旦朝霞，日中正阳，日入飞泉，夜半流濯，连同天玄、地黄为六气。电，指飞速闪动。(31)阳道：男性生殖器官。(32)九龙吐神水：瑞应之一。(33)因灵谷而氏族：依据妊娠地和出生地而以李为姓。(34)用曜景为名字：依据瑞应起名曜景。

厥年三岁，体道凝真，言成金华。五^{〔一〕}岁^{〔二〕}常仰日欣初^{〔三〕}，对月欢终^{〔四〕}。上^{〔五〕}观阳气之焕赫，下^{〔六〕}睹阴道以亏残。于是敛魂和^{〔七〕}魄，守胎宝神，录精填^{〔八〕}血，固液凝筋。七岁^{〔九〕}，乃学^{〔十〕}吞光服^{〔十一〕}霞，咀嚼日^{〔十二〕}根。行年二七^{〔十三〕}(13)，而有金姿玉颜，弃俗离情^{〔十四〕}(14)，拥化^{〔十五〕}救世，精感太素^{〔十六〕}，受教三元^{〔十七〕}，习以三洞^{〔十八〕}，业以九方^{〔十九〕}。三七之岁，以孤栖挫锐^{〔二十〕}。四七之岁，以伉会和光^{〔二十一〕}。五七之岁，流布玄津^{〔二十二〕}，功德遐畅^{〔二十三〕}。六七之岁，受书^{〔二十四〕}为后圣帝君，与前天^{〔二十五〕}得道为帝君者，同无异也。受记^{〔二十六〕}在今，故号后圣。前圣后圣，其道一焉。上升上清^{〔二十七〕}之殿。中游太极^{〔二十八〕}之宫，下治十方^{〔二十九〕}之天，封掌亿万兆庶^{〔三十〕}，鉴察诸天河海、地源山林，无不仰从，总领九重^{〔三十一〕}十叠^{〔三十二〕}，故号九玄^{〔三十三〕}也。七十之岁，定无极之寿，适隐显之宜^{〔三十四〕}，删^{〔三十五〕}不死之术，撰^{〔三十六〕}长生之方。宝经符图^{〔三十七〕}，三古妙法，秘之玉函^{〔三十八〕}，待以神吏，传受有科^{〔三十九〕}，行藏有候^{〔四十〕}，垂谟立典^{〔四十一〕}，施之种民。不能行者，非种民也。

【校勘】

〔一〕“五”上《列纪》有“年”字。〔二〕“岁”下《列纪》有“仍好道，乐真言，颂成章”九字。〔三〕《列纪》初作“笑”。〔四〕“欢终”《列纪》作“吟欢”。〔五〕《列纪》无“上”字。〔六〕《列纪》无“下”字。〔七〕《列纪》“和”作“研”。〔八〕《列纪》“填”作“镇”，“填”读同“镇”。〔九〕《列纪》无“七岁”二字。〔十〕《列纪》“学”下有“于”字。〔十一〕《列纪》“服”作“饮”。〔十二〕《列纪》“日”作“飞”。〔十三〕《列纪》“七”讹作“十”。〔十四〕“弃俗离情”，《列纪》作“遂弃家离亲”。

【注释】

厥：其。体道凝真：体认大道，凝识真帝。言成金华：出言不凡，字字珠玑。欣初：为初生的蓬勃气象而欣悦。焕赫：鲜亮显赫。阴道：月球运行变化的规律。敛魂和魄：敛聚魂神，调和精魂。守胎宝神：固守胎体元气，保养神根。录精填血：充实调理精血。录，纳。填，通“镇”。固液凝筋：存贮津液，将息筋脉。(11)吞光服霞：吸引霞光吞入口内。为“食气”方术之一。(12)咀嚼日根：日根，指日光中大如目瞳的紫气团。(13)

二七：十四岁。二七，四七，五七，六七同。(14)情：指七情六欲。(15)拥化：执持教化的重任。(16)太素：指构成宇宙万物始基的最初物质形态。(17)三元：指混洞太无元、赤混太无元、冥迹玄通元，为道数三清境元始、灵宝、道法天尊神之所从出。(18)三洞：指洞真、洞应、洞神三大教理和教义。三者都以通玄达妙为旨归，故均以“洞”字为名。(19)九方：指洞真所讲的九圣之道，洞玄所用的九真之道，洞神所讲的九仙之道。(20)以孤栖挫锐：用独处的方式，磨去自身的棱角。本于《老子》“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下同(21)伉(kàng)会和光：伉会，以对等身分与世俗混同，不露锋芒。伉，通“抗”。和光，含敛光耀，即怀才不露。(22)玄津：入道的津逮、途径。(23)遐畅：远扬。(24)书：指上清经典，即所谓宝经符图。(25)前天：先天。此指高太上。(26)受记：预记未来之事。(27)上清：道教三清境之一，又称禹余天，为灵宝尊治所所在。(28)太极：道教所谓宇宙三界之一。其上为无极界，其下为现世界。(29)十方：上下八方。(30)兆庶：众民。兆，极言其多。(31)九重：指天，道教有九霄之说，即神、青、碧、绛、景、玉、琅、紫、太霄。(32)十叠：指地，道教有九垒地之说，即色润一、刚色一、石脂色译一、润译一、金粟译一、金刚铁泽一、九制泽一、大风泽一、洞渊无色刚维一。(33)九玄：犹言九天。(34)适隐显之宜：适，正置。隐显，指隐居不出和下凡救世。(35)删：厘定。(36)撰：排纂。(37)宝经符图：宝经，指道经本文。符图，指所谓龙章凤篆之类的符篆和画像等灵图。(38)玉函：玉制书匣。(39)科：戒规科仪。(40)假：指特定的时际。(41)垂谟立典：垂，垂示。谟，谋略，此指法式、规范。

今天地开辟，淳风稍远，皇平气隐，灾疠横流。上皇之后，三五以来，兵疫水火，更互竞兴，皆由亿兆心邪形伪，破坏五德，争任六情，肆凶呈暴，更相侵袭，尊卑长少，贵贱乱离。致二仪失序，七曜违经，三才⁽¹¹⁾变异，妖讹⁽¹²⁾纷纶。神鬼交伤，人物凋丧，眚祸荐至⁽¹³⁾，不悟不悛⁽¹⁴⁾，万毒恣行，不可胜数。大恶有四：兵、病、水、火。阳九一周，阴孤盛则水溢。百六一币，阳偏兴则火起⁽¹⁵⁾。自尧以前，不复须述。从唐⁽¹⁶⁾以后，今略陈之。宜谛忆识，急营防避。尧水⁽¹⁷⁾之后，汤火⁽¹⁸⁾为灾，此后遍地小小水火，罪重随招，非大阳九大百六也。大九六中，必有大小甲申⁽¹⁹⁾甲申为期，鬼对人也。灾有重轻，罪福厚薄，年地既异，推移不同。中人之中⁽²⁰⁾，依期自至。中之上下⁽²¹⁾，可上可下，上下进退，升降无定。为恶则促⁽²²⁾，为善则延⁽²³⁾。未能精进⁽²⁴⁾，不能得道。正可申期⁽²⁵⁾，随功多少。是以百六阳九，或先或后，常数大历⁽²⁶⁾，准拟浅深。计唐时丁亥后⁽²⁷⁾，又四十有六⁽²⁸⁾。前后中间，甲申之岁，是小甲申，兵病及火，更互为灾，未大水也。小水遍冲，年地稍甚。又五十五⁽²⁹⁾丁亥，前后中间，有甲申之年，是大甲申。三灾俱行，又大水荡之也。凡大小甲申之至也，除凶民，度善人。善人为种民，凶民为混黠。未至少时⁽³⁰⁾，众妖纵横互起，疫毒冲其上，兵火绕其下，洪水出无定方，凶恶以次沉没，此时十五年中，远至三十年内，岁灾剧，贤圣隐沦。⁽³¹⁾大道神人更遣⁽³²⁾真仙上士出经行化⁽³³⁾，委典导之。劝上励下，从者为种民，不从者沉没，沉没成混黠。凶恶皆荡尽。种民上善，十分余一；中下善者，天灭半余；余半滋长日兴，须圣君明师；大臣于是降现。小甲申之后，壬申⁽³⁴⁾之前，小甲申之君圣贤，严明仁慈，无害理乱，延年长寿。精学可得神仙，不能深学太平之经，不能久行太平之事。太平少时姓名⁽³⁵⁾，不

可定也。行之司命注青录⁽³⁶⁾，不可司录记黑文⁽³⁷⁾。黑文者死，青录者生。生死名簿，在天明堂⁽³⁸⁾。天道无亲，唯善是与。⁽³⁹⁾善者修行太平，成太平也。成小太平，与大太平君合德。

【注释】

皇平：太平。 疠（lì）：指瘟疫等传染性疾病。 上皇：道教所谓五劫年号之一。龙汉、延康、赤明、开皇、上皇为五劫。 三五：指三皇五帝。二皇即伏羲氏、神农氏、燧人氏；五帝即黄帝、颛顼（zhu ān x ū）、帝喾（kù）、尧、舜。 亿兆：世间众民。 五德：仁、义、礼、智、信。 六情：喜、怒、哀、乐、爱、恶。 尊卑长少：以卑下者为尊贵者，以年少者为年长者。 二仪：指阴阳两仪。 七曜违经：七曜，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经，常规。(11)三才：天、地、人。(12)妖讹：指各种谣言、传言。(13)眚（sh ěng）祸荐至：眚，眼疾，此泛指灾祸。荐至，接连到来，荐，通“滞”。(14)悛：悔改。(15)阳九一周，阴孤盛则水溢。百六一币，阳偏兴则火起：周，币，二字义同，均指 3300 年。道教谓，天运 3600 用为阳勃，地转 3300 度阴蚀。天气极于太阴，地气穷于太阳，故阳激则勃，阴否则蚀。阴阳勃蚀，天地气反，乃谓之小劫。(16)唐：亦称尧。相传尧为远古部落陶唐氏的领袖，初居陶邑（地名），故称唐尧。(17)尧水：相传尧时洪水滔天，为害甚烈。尧命大禹之父——鲧（g ūn）去治水，鲧用堵塞方法行事，历时九年而告失败，被杀。大禹奉命完成其父未竟业，变堵塞为疏导，历十三年，终获成功，水患悉平。详见《尚书·尧典》、《孟子·滕文公》。(18)汤火：汤为商的建立者。相传汤灭夏后，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代民祝祷，民甚悦，雨立大降。详《国语·周语上》、《吕氏春秋·顺氏》。(19)甲申：按汉代三统历，天统（1539 年为一统）始于甲子，地统始于甲辰，人统始于甲申。甲申居 60 甲子第 21 位，60 甲子加 21，适为一元（三统之和）中平均八十年有一灾年之数。一元常岁（即 4560 年）有灾年 57，加入原 106 年有灾年 9，共计 66。道教 9900 年，除以 80 年，则得 123 个灾年，适与二元总灾年数相合。(20)中人之中：中人，犹言中士，即中等人。中等人又分上、中、下等，故有“中人之中”之说。(21)中之上下：上，指中等人中闻道若存者。下，指中等人中闻道若亡者。(22)促：短命。(23)延：长寿。(24)精进：精勤上进。(25)中期：增寿。申，通“伸”。(26)常数大历：固定不变的厄运劫数。(27)计唐时丁亥后：唐尧水灾，道教以其为小劫。参《云笈七签》卷二引《上清三天正法经》。(28)四十有六：又历经四十六个甲子年，即 2760 年。道教称此为二劫之周。(29)又五十五：再历经 55 个甲子年，即 3300 年。道教称此为大劫之周。55，乃天数与地数之总和，即 $1+3+5+7+9+2+4+6+8+10$ 。(30)未至少时：指大小甲中年到来之前的岁月。(31)隐沦：指形变身易。(32)更遣：轮番派遣。(33)化：化度。(34)壬申：丁亥后又四十有六，适为壬申。此向是说三劫中。(35)少时姓名：小时，未盛之时。姓名，指应三统转轮而新起的帝王。(36)司命注青录：司命，相传主管人间生死，辅天行化，诛恶护势之神。青录，天庭所立生存簿。(37)司录记黑文：司录，招传执掌世人增寿、功赏、食禄、官爵诸事之神。黑文，天庭所立死亡册。(38)明堂：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古以二十八宿中东方苍龙七宿中的心宿，为天之明堂所在，即天王布政之宫。(39)天道无亲，唯善是与（yù）：上天是没有任何偏私的，它只赞许那些积德行善的人。亲，偏私。与，赞许。语出《老子·七十九章》。

大太平君定姓名者，李君也，以壬辰之年三月六日，显然出世，乘三素景舆，从飞辔万龙。举善者为种民，学者为仙官。设科立典，奖善杜恶，防遏罪根，督进福业之人，不怠而精进，得成神真，兴帝合德；懈退陷恶，恶相日籍，充后裔混也。至士高士，智慧明达，了然无疑，勤加精进，存习帝训，忆识大神君之辅相，皆无敢忘。圣君明辅，灵官祐人，自得不死，永为种民。升为仙真之官，遂登后圣人位矣。

【注释】

壬辰；六十甲子第29位。道教认为，这一年是大劫之终，时运周劫，乃始转一仙阶。但此时又道德方明，群凶群虐，故而后圣帝君在壬辰年受任出世。乘三素景舆：乘坐紫、青、绛三色气组成的神车。素，指云气。景，通“影”。辔（pèng）：带帷幕的车辆。举：识拔。罪根：罪恶之根本。福业：指布施行善，慈悲利生等造福的功德。精进：指在修善断恶、去染转净的过程中，不懈怠地努力。日籍：日益增多与明显。至士高士：至士，指道德高尚之人；高士，志行高尚之士。灵官祐人：灵官，供大神驱使的小神。道教有十天灵官、九地灵官等名目。祐，祐护。

后圣李^{〔一〕}君太师 姓彭，君^{〔二〕}学道在李君前，位^{〔三〕}为太微左真，人皇时^{〔四〕}保皇道^{〔五〕}君 并常^{〔六〕}命封授^{〔七〕}兆民，为李君太师，治在太微北塘^{〔八〕}宫灵上光台^{〔九〕}，二千五百年转^{〔十〕}易 名字，展转太虚，周旋^{〔十一〕}八冥。上至无上，下至无下，真官希有得见其光颜者矣^{〔十二〕}。

后圣李君上相方诸宫青童君。

后圣李君上保太丹宫南极元君。

后圣李君上傳白山宫太素真君^{〔十一〕}。

后圣李君上宰西城宫总真王君^{〔十二〕}。

右五人，一师四辅^{〔十三〕}。辅者^{〔十四〕}，父也，扶也^{〔十三〕}。尊之如父，持之得行，总号^{〔十五〕}为辅，分而别之，左辅右弼，前疑后承。承者，发言举事，拾遗充足^{〔十六〕}，制断宣扬，即是宰^{〔十七〕}也。疑者，向思^{〔十八〕}未得，启发成明^{〔十九〕}，即是傳^{〔二十〕}也。弼者，必定犹预，即是保也^{〔二十一〕}。扶君顺师，周币^{〔二十二〕}入道，即是相^{〔二十三〕}也。四五占候^{〔二十四〕}，俱详可否，赞弘正化^{〔二十五〕}，总曰辅师。闲居之时，前向^{〔二十六〕}有疑，问之傳；后顾虑遗，问之承；右有所昧，问之弼；左有未明，问之辅。咨询四辅相保傳宰，成功在师，不可阙^{〔二十七〕}也。圣帝垂范，使后遵行。入有保，保用事也，阴属右，静宝真^{〔二十八〕}也。出有师，师用事也。阳属左，动归寂^{〔二十九〕}也。至此^{〔三十〕}最难，故略辅相而言师也。望有傳，傳在前，敷说议趣^{〔三十一〕}也，顾有实，宰在后，决断是非也。其余公卿有司、仙真圣品^{〔三十二〕}大夫官等三百六十，一^{〔三十三〕}从属三万六千人，部领^{〔三十四〕}三十六万人，民则十百千万亿倍也。常使二十四真人^{〔三十五〕}密教有心之子，皆隶方诸上相，不可具说^{〔三十六〕}。但谛存^{〔三十七〕}其大，自究^{〔三十八〕}其小也。“善哉！今日问疑，更闻命矣。”

【校勘】

〔一〕《列纪》无“李”下六字，但有“彭君读广渊，一名玄虚，字大椿，一字正阳，彭亦为李，或名彭”二十三字。〔二〕“君”下七字《列纪》作“先李君学道”。〔三〕“位”上《列纪》有“人皇时生”四字。〔四〕《列纪》无“人皇时”三字。〔五〕《列纪》无“道”字。〔六〕《列纪》“常”作“当受”。〔七〕《列纪》“授”误作“校”。〔八〕“塘”《列纪》作“壙”，疑当作“壙”。

[九]“台”下《列纪》有“彭君”二字。[十]《列纪》“转”作“輶”，疑应作“輶”。[十一]《列纪》“旋”作“游”。[十二]“矣”下《列纪》有“然起学所履姓字真定具列方诸宫白简青录之篇”二十字。[十三]《云》无“扶也”二字。

[注释]

太师：官名，三公之首。道教以人间官制拟构神仙谱系，故有太师之称。太微左真：天界位号。太微，指紫宸太微天帝道君。左真，指太微天帝左部真人，保皇道君：位号。治在太微北糖宫灵上光台：治，治所。塘宫，仙宫名。转易：改换。展转太虚：展，通“輶”。太虚，空寂之境。八冥：指东极、东南极、南极、西南极、西极、西北极、北极，东北极。真官希有得见其光颜：真官，真仙有位业者的统称。光颜，尊容。上相方诸宫青童君：上相，丞相的尊称。方诸宫，仙宫名，位于东华山，以其诸面皆为方形，故称方诸。青童君，尊神名。上保太丹宫南极元君：上保，山人保转变而来。太保，官名，三公之末。太丹宫，仙宫名，位于勃阳丹海长离山。南极元君，尊神名。(11)上傳白山宫太素真君：上傳，即太傅，官名，位本列太像之上。此降列太保之下。白山宫，仙宫名，位于白水沙洲中心。太素真君，尊神名。(12)上宰西城宫总真王君：上宰，即太宰，又称冢宰，即丞相的前身。西城宫，仙宫名。西城是仙山名，又称总真宫。(13)四辅：官名。环绕天子身边，又称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疑、丞备天子之咨询，属于顾问官。辅、弼协助天子决策，身当宰相之任。在这里，道教做了裁并式的改造，统隶于太师。(14)辅者，父也，久也：辅臣，就象父亲，扶持孩儿走络。(15)总号：统称。(16)充足：补充、完善之义。(17)宰：此处是把后丞、太宰糅合成上宰。(18)向思：长久思虑的问题。(19)成明：开成明断。(20)傅：此处是把前疑，太傅糅合成上保。(21)保：此处是把右弼、太保糅合成上保。(22)周币(zā)：周遍，完全。币，同“匝”。(23)相：此处是把左辅、丞相糅合成上相。(24)四五占候：四五，指四时五行。占候，据天象推测吉凶祸福。(25)赞弘正化：赞弘，赞助弘扬。正化，端正教化。(26)前向：前行。(27)阙：同“缺”。(28)静宝真：静，指静定。宝真，以真为宝，即把守真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老子》“致虚极，守静笃”。(29)动归寂：动，指行动，举措。寂，沉静。《老子》“浊以静之徐清”。(30)此：指处理动静关系。(31)敷说议趣：敷说，陈述。起，通“趋”，趋向、趋止。议赵，导向之彦。(32)公卿有司、仙真圣品：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官吏、官署为有司。仙真圣品，道教谓三清之境，各有阶位，仙圣太清，真登上清，圣登玉清，又均分九品，(33)一：指每一仙署。(34)部领：领辖。(35)二十四真人：据《列纪》，系指求道布道而登仙位者及洞登清虚天七真人、八老先生等。(36)具说：详述。(37)谛存：仔细存念。(38)究：究寻。

问曰：“李君何所常行，而得此高真，太师四辅学业可闻乎？”“善哉！子为愚者，迷不信道，学不坚固，进退失常，堕卑贱苦，故勤勤问之乎？今为子说之。夫无始中来，积行久久，一善一恶，不可具言，言之无益。今取近所行，得成高贵者《灵书紫文》为要。

【注释】

何所常行：一般用什么方式。高真：指一师四辅。无始：无指太

无，始指太始，均为天地未分之前的混形态。《灵书紫文》：道经名。今存三部，各一卷，以紫笔缮文，故名。

东^{〔一〕}华玉保高晨师 青童大君，大君^{〔二〕}清斋寒^{〔三〕}灵^{〔四〕}丹殿、黄房之内三年^{〔五〕}，上诣上清金阙^{〔六〕}，金阙^{〔七〕}有四天帝^{〔八〕}，太平道君^{〔九〕}处其左右^{〔十〕}。居太^{〔十一〕}空琼台洞真^{〔十二〕}之殿，平^{〔十三〕}玉之房，金华之内，侍女众真^{〔十四〕}五^{〔十五〕}万人，毒龙电^{〔十六〕}虎，獬天^{〔十七〕}之狩^{〔十七〕}，罗^{〔十八〕}毒作态，备门抱关。巨蚪^{〔十九〕}千寻，卫于墙堦^{〔二十〕}。飞龙^{〔二十一〕}奔雀，溟鹏^{〔十一〕}异鸟^{〔二十二〕}，叩啄奋爪，陈^{〔十二〕}于广庭。天威焕赫，流光八朗^{〔十三〕}，风鼓玄旌^{〔二十三〕}（十四），回^{〔二十四〕}舞旒盖^{〔十五〕}；玉树激音^{〔十六〕}，琳枝自^{〔二十五〕}籁^{〔十七〕}，众吹灵^{〔二十六〕}歌，凤鸣玄^{〔二十七〕}泰^{〔十八〕}；神妃合唱，麟^{〔二十八〕}舞^{〔十九〕}鸾迈；天^{〔二十九〕}钧八响^{〔二十〕}，九和百会。青童^{〔三十〕}匍匐而前，请受灵书紫文、口口传诀^{〔二十一〕}在经者二十有四：一者真记谛，冥谕忆^{〔二十二〕}；二者仙忌^{〔二十三〕}详存无忘；三探^{〔三十一〕}飞根^{〔二十四〕}，吞日精^{〔三十二〕}（二十五）；四者^{〔三十三〕}服开明灵符^{〔二十六〕}；五者服月华^{〔二十七〕}；六者服阴生符^{〔三十四〕}（二十八）；七者拘三魂^{〔二十九〕}，八者制七魄^{〔三十〕}；九者佩皇^{〔三十五〕}象符^{〔三十一〕}；十者服华丹^{〔三十二〕}；十一者服黄水^{〔三十三〕}；十二者服回水^{〔三十四〕}；十三者食环刚^{〔三十五〕}；十四者食凤脑^{〔三十六〕}；十五者食松梨^{〔三十七〕}；十六者食李枣^{〔三十八〕}；十^{〔三十六〕}七者服水汤^{〔三十九〕}；十八者镇白^{〔三十七〕}银紫盆^{〔四十〕}；十九者^{〔三十八〕}服云腴^{〔四十一〕}；二^{〔三十九〕}十者作^{〔四十二〕}白银紫金；二十一者作镇^{〔四十三〕}；二十二者食竹笋^{〔四十四〕}；二^{〔四十〕}十三者食鸿脯^{〔四十五〕}；二十四者佩五神符^{〔四十六〕}。备此二十四^{〔四十一〕}，变化无穷，超凌三界^{〔四十七〕}之外，游浪六合^{〔四十八〕}之中。灾害不能伤，魔邪不敢难，皆自降伏。位极道宗^{〔四十九〕}，恩流一切，幽显荷赖^{〔五十〕}。不信不从，不知不见，自是任暗^{〔五十一〕}，永与道乖^{〔五十二〕}。涂炭凶毒，烦恼^{〔五十三〕}混痾。大慈悲念^{〔五十四〕}，无可奈何，哀哉！有志之士，早计早计，无负今言。”曰：“善哉，善哉！今日问疑，更闻命矣。”

【校勘】

〔一〕《紫文》无“东”下七字，但有“方诸东宫东海”六字。〔二〕《紫文》无“大君”二字。〔三〕《紫文》无“寒”字，但有“于”字。〔四〕“灵”下三字《紫文》作“灵榭丹阙”。〔五〕“年”下《紫文》有“时乘碧霞三灵流景去輿建带飞青早羽龙帔从桑林千真”二十三字。〔六〕“阙”下《紫文》有“请受灵书紫文上经”八字。〔七〕“阙”下《紫文》有“中”字。〔八〕“天帝”《紫文》作“帝君”。〔九〕“太平道君”《紫文》作“其后圣君”四字。〔十〕《紫文》无“右”字。〔十一〕御览“太”作“大”，“大”“太”通用。〔十二〕《紫文》“洞真”二字作“丹玕”。〔十三〕《紫文》无“平”下八字，《御览》校文止此。〔十四〕《御览》“真”下有“之所处”三字。《御览》校文止此。〔十五〕《紫文》“五”作“三”。〔十六〕《紫文》“电”作“雷”。〔十七〕《紫文》“狩”作“兽”。〔十八〕《紫文》无“罗”下四字。〔十九〕“巨蚪”《紫文》作“蛟蛇”。疑“紂”为“纠”字之讹。〔二十〕“堦”《紫文》没作“析”。〔二十一〕《紫文》“龙”作“马”。〔二十二〕“溟鹏异鸟”《紫文》作“大翅之鸟”。〔二十三〕《紫文》“旌”。作“旂”。〔二十四〕《紫文》“回”作“迴”。〔二十五〕“枝自”《紫文》作“草作”。〔二十六〕《紫文》“灵”作“云”。〔二十七〕《紫文》“玄”作“青”。〔二十八〕《紫文》“腑”作“赐舞”。〔二十九〕《紫文》无“天”下八字。〔三十〕“童”下《紫文》有“既到”二字。〔三十一〕“折”原作“探”，疑误，今依《囊》改。“棵”上《囊》有“青童君”三字，《御览》六七一弓K太平经》曰：“青宣

君\$采飞根，吞月景”。[三十二]《囊》“精”作“景”。[三十三]《囊》无“四者”二字。下“五者”至“十六者”同此。[三十四]“阴生”《囊》讹作“除二”。[三十五]“皇”《囊》作“星”。[三十六]《囊》无“十”下十字。[三十七]“白”《囊》讹作“日”。[三十八]《囊》无“十九者”三字。[三十九]《囊》无“二”下十八字。[四十]《囊》无“二”下十一字。[四十一]《囊》无“二十四”三字。

[注释]

东华玉保高晨师：方诸上相的另一尊号。清斋寒灵丹殿、黄房之内三年：清斋，上清斋式法。此指心斋，即疏渝心志，澡雪精神。寒灵丹殿，指方诸宫内的主建筑。黄房，仙房名。房为神仙藏置真文秘籍和修炼居止之所。道教说，方诸宫有丹阙黄房、云景阙、琳霄室、那拂台等。金阙：黄金铸就的城阙。道教说，上清境有玉京玄都紫微宫，金晨华阙太和殿。太平道君：即后圣李君。太空琼台、洞真之殿、平玉之房、金华之内：太空，三清境下为太空。琼台，仙台名。洞真之殿，指金辉紫殿。平玉之房，指琼房玉室。金华，仙楼名。电：形容极快速。攫（jué）天：攫，通“攫”。攫天，极言神兽凶猛之状。罗毒：张布毒气。巨饵千寻：蚌，当作“蚌”。抖，坟龙。千寻，八百丈，八尺为一寻。墙堞：墙壁凸起挺出之处。(11)溟鹏：跨海遮天的巨型大鹏鸟。溟，海。(12)陈：通“阿”，方位布列。(13)八朗：指日月星照临之地。(14)风鼓玄旌：鼓，吹动。玄旌，坤旗名，又称玄上之幡，反华之幡，用来拾集众仙及四海五岳诸神王。(15)旅盖：指玄旌竿头上挂穗的伞状装饰物。(16)激音：指玉树摇动，此起彼应声。(17)自籁：自动发出音响。(18)玄泰：最吉祥之音。(19)僊同“舞”。(20)天钧八响：天钧，即钧天广乐。古传钧天为天帝所居，广乐为天庭大型音乐。八响，指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能竹八类乐器声。(21)口口传诀：道教以仙经及至要之言，大多不形于文字，遇到确可传授者，亦须登坛歃血，仅传口诀。(22)冥谕忆：牢记守真之道，熟记冥通之本。谕，精熟。(23)仙忌：指防止毁败仙相的十条戒律，即：勿好淫、勿阴恶、勿醉酒，勿秽污，勿食父母属相兽肉、勿食自身属相兽肉、勿食六畜肉、勿食五种辛味蔬菜、勿杀生、勿犯朝北梳发等天人大忌。(24)飞根：道教所谓的日势神威，由日中五色流霞和霞光中数十重大如瞳仁的紫气所构成。(25)日精：太阳的精光，又称日华、日魂。(26)开明灵符：符篆名。道教谓此符用红色书写于青色丝帛上，吞服后则与采飞根、吞日精相适应。全称为：太微风日（气）开明灵符。(27)月华：月亮的华采。又称月精、月黄、黄精。道教称月亮中有五色流精，精光中又有黄气，大如瞳仁，累累数十困，即是所谓飞黄月华之精。(28)阴生符：符篆名。道教谓此符用黄色书写于青色丝帛上，吞服后与肌月华相适应。全称为太微服月精太玄阴生符。(29)三魂：道教称人体内有三魂，一名胎光，为太清阳和之气，属天；二名爽灵，为阴气之变，属地；三名幽精，为阴气之杂，属地。人对三魂要相互制衡。(30)七魄：道教称人体内有七魄，一名尸狗，二名伏矢，三名雀阴，四名吞贼，五名非毒，六名除秽，七名臭肺，均属身中浊鬼。人要御而正之，摄而威之。(31)皇象符：符名。道教称佩带此符，可合元气。(32)华丹：指琅玕华丹。道教谓此丹表层具有37种颜色，飞流映郁，紫霞玄涣。(33)黄水：指黄水月华丹。道教称此丹在琅玕华丹基础上炼成，其精华仰于上釜，结幕，幕中有黄水，水有黄华，华似芙蓉，故称黄水月华。(34)回水：指回水玉精丹。道教称此丹在黄水月华丹基础上炼成。

其精华乃结苞，苞中有白水，状如玉膏，自动由左向右流动，而水中更有三颗明珠，大如鸡蛋，百味俱全，香软如饴，故称回水玉精丹。回水，又作“徊水”。(35)环刚：仙药名。又称环刚之果。道教谓此果由琅玕华丹同回水化合而成。将二者置于坑内，覆土历三年，则有树生。树高三四尺，树皮呈枣红色，果皮如环，故称其扔为环刚树，黄果为环刚之果。(36)凤脑：仙药名。道教称此药由环刚果同黄水化合而成，亦将二者埋入地中，三年乃有草生。草为葫芦形，草籽大如桃，上具五色，食之可升太极，唾出则化为凤凰，故称凤脑。(37)松梨：仙药名。又称赤材白子。道教称此药由凤脑同黄水化合而成。入地三年则生赤树，树高五、六尺，形状象松树。树果似梨，雪白如玉，故称松梨。(38)李枣：仙药名。又称绛木青实。道教称此药由松梨同回水化合而成。三年出土，长成绛树。树形似李树高、七尺。结青果，果如枣，色青如翠，故称李枣。(39)水汤：指水阳青映液。道歉说，将黄水同回水拌合熬煮，则成清水，名曰水阳青映液。(40)镇白银紫金：此亦指外丹术。(41)云腴：由胡麻汁同白石英等混合制成的所谓仙药。谓其香甜异美，可强骨补精，镇生五脏，守气凝液，长魂养魄。(42)作：运作。(43)作镇：疑指吸食星辰光芒。镇，星名，即土星。(44)竹笋：又称大明，道教谓其为日华之胎。(45)鸿脯：又称月鹭。道教谓其为月胎之羽鸟。此物对餐吸日精月华具有气感和气运的作用。(46)五神符：符篆名，全称召五神混合符。五神指上元太一，居人脑；中元司命，居心脏；下元桃康，居脐下；无英公子，居肝部；白元尊神，居肺部。道教谓吞服此符，即将五神护身。(47)三界：佛教名词。道教用来指修道达到的初级境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此三界处于种民天之下。(48)六合：天地四方。(49)道宗：道教宗主。(50)幽隐荷赖：幽隐，指有希望登真成仙的人。荷赖，承受依赖。(51)任暗：执迷不悟。(52)乖：违逆。(53)烦恼：佛教术语。指贪、瞋、痴。慢、疑、见等，认为这是人生一切苦恼的根源。(54)大慈大悲：犹言大慈大悲心。本为佛教各词，道教则转指仙圣神灵，皆有开劫度人的广大慈悲心。与众生同乐为慈，度众生苦难为悲。

甲部第一云^{〔一〕}：“学士习用其书，寻得其根。根之本宗，三一为主。”

甲部第一又云：“诵吾书，灾害不起，此古贤圣所以候得失之文也。”

又云：“书有三等：一曰神道书，二曰核事文，三曰浮华记。神道书者，精一不离，实守本根，与阴阳合，与神同门；核事文者，核事异同，疑误不失；浮华记者，离本已远，错乱不可常用，时时可记，故名浮华记也。”

又云：“澄清大乱，功高德正，故号太平。若此法流行，即是太平之时。故此经云，应感而现，事已即藏。”又云：“圣主为治，谨用兹文；凡君在位，轻忽斯典。”

【校勘】

〔一〕本段及下一段为《云笈七签》卷64《四辅》所征引的《太平经》文字。

【注释】

神道书：指《太平经》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神学理论，即守本法天之作。神道，妙若神明之道。核事文：指《太平经》所阐述的兴国救世的实际措施，即守中效地之作。浮华记：指《太平经》所摒除的其他学派的理论和方术，即守末从文（与“质”对称）之作。以上三等书、记，前两种属

内学，后一种属外学。 同门：在同一个位置上，即并驾齐驱之义。 正：纯正。 流行：流布践行。 感：指天人感应。 凡君：平庸的君主。

太平部卷第八《老子传授经戒仪注 诀》云：“老子者，得道之大圣，幽显所共师者也。应感则变化随方，功成则隐沦常住。住无所住，常无不在。不在之在，在乎无极，无极之极，极乎太玄。太玄者，太宗极主之所都也。老子都此，化应十方。敷有无之妙，应接无穷，不可称述。近出世化，生乎周初，降迹和光，诞于庶类，示明胎育⁽¹¹⁾，可以学真，虽居下贱，无累⁽¹²⁾得道。周流六虚⁽¹³⁾，教化三界，出世间法，在世间法⁽¹⁴⁾，有为无为⁽¹⁵⁾，莫不毕究。文王⁽¹⁶⁾之时，仕为守藏史⁽¹⁷⁾。或云，处世二百余载。至平王⁽¹⁸⁾四十三年，太岁癸丑⁽¹⁹⁾，十二月二十八日，为关令尹⁽²⁰⁾喜⁽²¹⁾说五千文⁽²²⁾也。”[一]

【校勘】

[一]本段为《三洞珠囊》卷九《老子为帝师品》引。

【注释】

仪注：指道教的成套科仪。 幽显所共师：幽显，指遁世隐者与闻达于世的人物。共师，共同师法。 随方：以自然适宜为转移。方，百事之宜。

隐沦常住：隐沦，指形变自易，为道教方人之一。常住，永存。 住无所住，常无不在：犹言无处不存，无时不在。 不在之在：指归宿。 无极：指宇宙迷濛浩莽的原始形态。《老子》谓“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太宗极主之所都：太宗极主，道教至尊天神。都，建立仙都的地方。道教有“太玄都”之说。 化应：教化应接。 敷有无之妙：敷，演述。有，指六地万物等具体存在。无，指天地万物的本源。妙，指有生于无，无归于有，有转为无，二者是一切变化的总门径。详见《老子》。(11)胎育：指凡夫俗子。(12)无累：不妨碍。(13)六虚：上下四方。(14)出世同法，在世间法：指显隐之道，(15)有为无为：顺应自然变化之义。(16)文王：西周奠基人，即姬昌。(17)守藏史：掌管王室藏书之官。(18)平王：指西周灭亡之后迁都洛阳的周平王。(19)癸丑：六十甲子的第50位。本年为公元前728年。(20)关令尹：负责接待四方宾客之官。(21)喜：人名。(22)五千文：指《道德经》。以其字数为五千，故名。相传喜任函谷关尹时，逢老子西游途经该地，遂强予挽留。老子授之以《道德经》，喜乃随同西去。后被道教尊奉为“无上真人”、“文始先生”。

【今译】

学道弟子问：“三统交替循环，有去有来，百姓一定要有自己的帝王，他的名字可以知道吗？”“好啊！你为什么又问到这呢？”“明师难遇，良时易错，不胜仰慕，愿欲受教，愚昧无知，过失深重。”

“噫！不是什么过失，天使你问以启悟后人，使悟的人识知纯正大道，去伪得真。我想不说，惟恐天郁闷不乐，乱世不得平治。你近前来慢慢坐定，当为你说。自当明了，不再有疑。过去的天地和现在的天地，有开始有终结，相同无异。开始好后来恶，中间一兴一衰，一成一败。天厄阳九、地亏百六，阳九百六为一周期，至一周则大坏。天崩地裂，人毁物乱。只有累积善行者得以幸免，得为长生不死。长生之人的智力和知识，还有差别，未至完全相同，还有赖于天师。众多圣贤因得天师的教化，得以长生，积炼成圣，所以称为种民。所谓种民，是圣贤长生之类的人。长生的最高宗主号为“太平真

正妙气”、“皇天上清皇闭后圣九玄帝君”，姓李，是灵宝天尊的继承人，王皇虚无的后裔，玄远帝君时太皇十五年，太岁丙子兆现胎气。皇平元年甲申，初成雏形，上和七年庚寅九月三日甲子卯时，阴气阳气相互制衡，阴阳相得的时辰，生育于北玄玉国、天冈灵境、人鸟阁蓬莱山中、李谷之间。有上玄虚生之母，居于九玄之房，处在山谷的北面。玄虚母开始孕育之时，感梦赤黑色云日月卷裹其形，平坦朝霞、日中正阳、日入飞泉、夜半沆瀣、天玄、地黄六气飞速闪动摇动其神，于冥冥之中产生神秘的交感，乃怀胎真人。真人诞生的那天早晨，有三个太阳出现在东方。降诞之后，有九龙吐神水。因此根据妊娠地和出生地灵谷以李为姓，根据瑞应起名曜景。

其年三岁，体悟大道，凝识真谛，出言不凡，字字如同炼丹所形成的精英。五岁常仰望太阳而欣悦，对着月亮而欢喜。上观阳气鲜亮显赫，下睹月相盈亏变化，于是敛聚魂神，调和精魂，固守胎体元气，保养神根，充实调理精血，存贮津液，将息筋脉。七岁始学吞光服霞，咀嚼日根。行年十四岁，而有金姿玉颜，抛弃俗欲离却俗情，执持教化以救世，精感太素，受教混沌太无元、赤混太无元、冥通玄通元，习以洞真、洞玄、洞神三大教理和教义，业以九圣、九真、九仙之道。二十一岁，用独处的方式磨去自身的棱角。二十八岁，混同世俗，怀才不露。三十五岁，广泛传布入道的途径，功德远扬。四十二岁，接受符图为后圣帝君，与先天高太上得道为帝君无异。预记在今，故号为后圣。前圣后圣，其道一致无异。上升于上清之殿，中游于太极之宫，下治上下八方之天，封掌亿万百姓，明察诸天河海、地源山林，无不仰而随之，总领九霄十叠之神天，故号为九玄。七十岁，定无穷尽之寿，处置隐显之宜，厘定不死之术，排纂长生之方。道经灵图，上古中古下古三古之妙法，秘藏于玉制书匣，侍以神吏，传授有科仪，行藏有特定的时际，垂示规范立定典则，施之于种民。不能亲身实践者，不是种民。

自天地开辟以来，淳正质朴的风尚逐渐远逝，太平之气隐没，灾害瘟疫流播。上皇之后，三皇五帝以来，战争、瘟疫、水灾、旱灾，迭相递兴，都缘于世间众民心身不正，破坏仁义礼智信五德，纵任喜怒哀乐爱恶六情，肆意逞凶施暴，递相侵逼欺凌，以卑下者为尊贵者，以年少者为年长者，无论贵贱都遭乱而流离失所，以至阴阳失序，日月五星背离常道，天地人混乱怪异，各种传言纷至沓来。神仙鬼怪都受到伤害，人和物调蔽和损伤，灾祸接连不断，执迷不悟也不思悔改，无数恶行横行无忌，不可计数。大灾有四种：战争、疾病、水灾和旱灾。阳九一周，阴气独盛则洪水漫溢。百六一周，阳气偏盛则旱灾频起。尧以前，不需赘述。现在只是简单地说一说尧以后的情况。你应该仔细地记住并加以思量，赶紧谋求防范之法以避灾祸。自尧时洪水泛滥之后，汤时又出现大的旱灾，此后遍地水旱灾害不断，罪责深重随时招致祸患，并非止于大阳九大百六才有灾。九千九百年中，一定有大小甲申。甲申作为期限，是鬼对人而言。灾祸有重轻之别，罪福有厚薄之分，因时因地而异，推移也就不同。中中等人，按照朗约自至。上中、下中等人，可上可下，上下进退，升降无定。作恶则命夭，为善侧寿延。未能精勤上进，不能得道，行正道可增寿，根据功德多少。因此百六阳九，或先或后，固定不变的厄运劫数，依循行为的浅深。概从唐尧丁亥水灾之后，又经历了四十六个甲子年（即2760年）。前后中间，甲申之年，是小甲申，战争、疾病以及旱灾，递相为虐。一般遇到大小甲申之年，剪除恶民，超度善人。善人为种民，恶民为齏粉。未到大小甲申之年，众多妖怪纵横竞起，疾病毒行冲盈其

上，战争旱灾盘旋于下，洪水漫溢无固定的处所，凶恶渐次沉寂隐没。此时十五年中，远至三十年内，每年灾难逐渐加剧，贤圣形变身易。大道神人轮番派遣真仙上士出示经书化度众生，依据典籍加以申说。劝谏上人勉励下等人，顺化的人成为种民，不顺化的人沉寂隐没，沉寂隐没为混沌齑粉。凶恶都被扫除干净。种民为上善之人，天使其得以保全。中下善之人，天灭其大半，余下的滋长日兴，须待圣君明师，大臣于是降现于世。小甲申之后王申之前的三劫之中，小甲申之君圣贤，严明仁慈，无害于治乱，延年长寿，精干学者可成为神仙。不能深学太平之经，不能久行太平之事。太平未盛之时的帝王，是不能确定的。行之于司命而注之于生存簿，不能行之于司录而记之于死亡册。记于死亡册者死，注于生存簿者生。生死名簿，在天庭的明堂之上。上天没有任何偏私，它只赞许那些积德行善的人。积德行善者修行太平，可成太平。成小太平，和大太平君合其德。

大太平君能确定姓名的，是李君。在王辰之年三月六日受任出世，乘坐由紫、青、绛三色云气组成的神车，由带帷幕的飞奔的万龙车辆随从。识举善者为种民，学者为仙官。设定科仪立定典章，奖善防恶，遏绝罪恶之根，督促福业之人，不懈怠地修善断恶，去染转净，得成神真，兴帝合德；懈怠退缩则会隐入恶业，恶业事相反增益，充后齑混。道德志行高尚之人，智慧聪明通达，了然无疑，勤勉精进，存习天帝的训示，忆识大神君之辅相，都不敢忘却。圣明之君明智之辅，得到神灵护祐，自得不死、永远为种民。升为仙真之官，于是登后圣之位。

后圣李君的太师姓彭，他学道在李君之前，其位号为太微左真，人皇时位号为保皇道君并受命卦受众民，为李君太师，治所在大微北塘宫灵上光台。二千五百年改换名字，辗转于空寂之境，周旋于八极。上至无上，下至无下，真仙有位业者也很少有缘能见他的尊容。

后圣李君上相为居住在方诸仙宫的青童君；

后圣李君上保为居住在大丹仙宫的南及元君；

后圣李君上傳为居住在白山宫的太素真君；

后圣李君上宰为居住在西城宫的总真王君。

右列五人，为一师四辅。辅臣，就象父亲，扶持孩儿走路。尊敬他如同父亲，扶持他才能行走，统称为辅臣。分别而言，左曰辅右曰弼，前曰疑后曰承。所谓承，是提供意见列举事实，拾遗补缺完善补足，制定决策宣教弘扬，即是上宰；所谓弼，定决断犹豫之事，即是上保；扶助天君顺从天师，赅遍人道，即是上相。根据四时五行推占吉凶，都一一详述可否，赞助弘扬，端正教化，总称辅师。闲居之时，前行产生疑问，可问上傳；后瞻担心遗漏，可问上宰，右有所不明，可问上保；左有所暗昧，可问上辅。咨询在四位辅臣上相上保上傳上宰，成功在天师，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圣帝树立典范，使后世遵行。入有保，保用事。阴属右，静定把守真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出则有师，师有用事。阴属左，行动归入沉静。至处理动静关系最为困难，所以略辅相而言天师。前望有傳，傳在前，陈说导向。回顾有宰，宰在后，以决断是非。其余公卿有司仙真圣品大夫官等计有三百六十，每一仙署下属二万六千人，领辖三十六万人，民众数量则是此十百千万亿倍。常使二十四位已登仙位之真人秘密传授有心之人，都隶属方诸上相，就不一一详述。但要仔细存念其大，细细究寻其小。”‘好啊！今天向您求教，使我更懂得了命理。”

学道弟子问：“李君一般用什么方式行化，而得到此一师四辅？太师四辅的学业可以说给我听听吗？”天师说：“好啊！你这样愚蠢的人，迷乱而不信道，学业不坚固，进退无常，堕入卑下贫贱苦痛，所以频频地问这样的问题吧？现在我就来为你说一说。从天地未剖判以来，积行很久，有时善有时恶，不能详细述说，说了也无助益。现在择取近来所通行且地位很高的《灵书紫文》为典要加以阐释。

东华玉保高晨师青童大君，大君心斋于寒灵丹殿、黄房之内三年，拜诣上清境黄金城阙。金阙内有四位天帝，后圣李君处其左右。居太空琼台金辉紫殿，琼房玉室，金华仙楼之内。侍女真人有五万之众，毒龙飞虎，作攫天之狩，张布毒气作态，闭门抱关。蛟龙千丈，护卫于墙壁凸起之处。飞龙奔雀，奇鹏异鸟，叩啄奋爪，布陈于广阔的天庭。天威光明显赫，照临广宇，风鼓动神旗，使旗穗飘舞，玉树摇动，此起彼应，玉枝自鸣。众仙吹奏灵神之歌，凤鸟奏响吉祥之音，神妃合唱，麟舞鸾蹈；钧天广乐八音谐和，众多音声和谐共鸣。青童匍匐于前，请教《灵书紫文》二十四条秘口诀：一是牢记守真之道，熟情冥通之本。二是仙规要备而无忘；三是摭采紫气，吞服日华之精；四是眼食开朗灵符；五是服食月华之精；六是服食阴生符；七是制衡胎光、爽灵、幽精三魂；八是制御尸狗、伏矢、雀阴、吞贼、非毒、除秽、臭肺七魄；九是佩带皇象符；十是服食琅玕华丹；十一是服食黄水月华丹；十二是服食回水玉精丹；十三是服食环刚之果；十四是服食凤脑；十五是服食赤松白子；十六是服食绛木青实；十七是服食水阳青映液；十八是镇白银紫金；十九是服食云腴；二十是烧炼白银紫金；二十一是服食土星光芒；二十二服食竹笋；二十三是服食月鹭；二十四是佩带召五神混合符等。此二十四则，变化无穷，超凌修道的初级境界之上，游荡于天地四方之中。遇灾害不能损伤，魔邪不敢作难，都一一降伏。仙位极于道教宗主，恩泽播于万事万物，此为幽微显著者所倚赖。若不信从，不知见，纵由暗昧，永与道背。陷于困苦凶毒的境地，为烦恼所扰，身为浑沌齏粉。仙圣神灵皆有开度度人的大慈大悲之心，却无可奈何，岂不哀哉！有志之士，宜早作打算，勿辜负我今天这一番话。”学道弟子说：“好啊，好啊！今天求教，更知命矣。”

甲部第一云：“学习者习用道书，是要寻得道之根本。道之根本宗旨，以精、气、神合一为主。”

甲部第一又说：“诵读我的书，灾害不生，这是古代贤人圣人所以占验得失的经典。”又云：“书有三个等次：一为守本法天之神道书，二为守中效地之核事文，三为守未从文之浮华记。所谓神道书，是指不离化生宇宙万物精一之气，切实恪守本极，与阴阳相合，与神仙比肩；所谓核事文，是指核查事象异同，不致产生疑难、失误；所谓浮华记，是离本根甚远，错乱不能常用，时时可记，所以称之为浮华记。”又说：“澄清大乱，功高德正，所以号为太平。若此法得到流布践行，即是太平之时。所以此经说，应感而显，事毕即隐。”又说：“圣明君王治理天下，要谨慎地应用此文；凡庸的君王治理天下，也勿轻视忽略此典。”

《太平部》卷八《老子传授经戒仪注诀》说：“老子，是得道的大圣，为隐居与显达者所共同师法。他应感则变化以自然适宜为转移，功成则形变身易而永存。无处不存，无处不在。不在之在，归于宇宙之无极；无极之极，归于宇宙之太玄。所谓太玄，是道教至尊天神建立仙都之地。老子在此建都，应答教化天地十方。演述事象及本源变化的门径，应对研求无穷，不可言表。

近世出世教化，出于周朝之初，降迹和光同尘，生于一般民众之家，以说明凡夫俗子也可学而成仙；虽居下贱之位，也无碍于得道。周行流布天地四方，教化广播于三界，出世入世的显隐之法，有为无为的自然之道，莫不一一详加推究。周文王时，官为守藏史。有的说，居世二百多年。到周平王四十三年，太岁癸丑年（前 728 年）十二月二十人日，为镇守边关的小官尹喜演述五千字《道德经》。

【评析】

甲部经文原缺，系据晚出的《太平经钞》而补。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天师针对学道真人的第一问：“三统转轮，有去有来，民必有主，姓字可得知乎？”所作的阐述，叙述了三统转轮的周期性循环中，阳九阴气独盛洪水漫溢，百六阳气独盛旱灾频起的厄运劫数，认为“天道无亲，唯善是与”，解决此劫运之厄的唯有天生民李君，由此叙述了李君应世而诞以至位登后圣的灵迹及得一师四辅而行传布真道的功业，由此强调学习，奉行成真妙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部分是天师针对学道真人的第二问：“李君何所常行，而得此高真？太师四辅学业可闻乎？”，根据《灵书紫文》为要典所作的回答。盛言真境仙界的威严气势和极乐景观，并列举青童所受《灵书紫文》行善精进，字真悟玄、恪守戒律、饮气服丹等“口口传诀”二十四则。

第三部分为根据《云笈七签》所征引的五段话，申明《太平经》的主旨是精、气、神合一，并以神道书、核事文、浮华记相比较，说明《太平经》应运而显、事毕即隐的神验性和至尊地位，警示君王谨守此文的重要性以及所导致的社会效应。

乙 部

(卷十八——三十四)

卷十八至三十四乙部不分卷

太平经钞乙部

合阴阳顺道法

还年不老，大道将还，人年皆将候验。瞑目还自视，正白彬彬。若旦向旦时，身为安著席，若居温蒸中，于此时筋骨不欲见动，口不欲言语。每屈伸者益快意，心中忻忻，有混润之意，鼻中通风，口中生甘，是其候也。故顺天地者，其治长久。顺四时者，其王日兴。道无奇辞，⁽¹¹⁾一阴一阳⁽¹²⁾，为其用⁽¹³⁾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详思此意，与道合同⁽¹⁴⁾。

【注释】

合阴阳顺道法：《敦煌目录》作《顺道逐年法》。道，指普遍法则，最高真理。阴阳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就是“合”，合即“顺道”。顺道既可长治久安，又可益寿还年。候验：占测应验。彬彬：鲜亮纯盛貌。旦时：黎明之际。著席：“著”同“着”，“席”，古代用苇蒲或竹篾编成的铺垫用具。温蒸：温暖的蒸笼。忻忻(xīn)：忻同“欣”。混润：混蒙爽润。候：指还年的症候。王(wàng)：统治。(11)奇辞：奇谲诡怪的说法。(12)一阴一阳：阴、阳本指物体对于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引申为寒暖、暗明，进而抽象为一切事物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或属性。(13)用：交互发挥作用。《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易传·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淮南子·原道训》“至高之道，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14)合同：吻合一致。

录身正神法

天之使道生人也，且受一法一身，七纵横阴阳，半阴半阳，乃能相成。故上者象阳，下者法阴，左法阳，右法阴。阳者好生，阴者好杀。阳者为道，阴者为刑⁽¹¹⁾。阳者为善，阳神⁽¹²⁾助之；阴者为恶，阴神助之。积善不止，道福⁽¹³⁾起，令人日吉。阳处首，阴处足。故君贵道德，下⁽¹⁴⁾刑罚，取法于此。小人反下道德，上刑罚，亦取法于此。故人乃道之根柄，神之长也⁽¹⁵⁾。当知其意，善自持养之，可得寿老。不善养身，为诸神所咎⁽¹⁶⁾。神叛人去⁽¹⁷⁾，身安得善乎？为善不敢失绳墨⁽¹⁸⁾，不敢自欺。为善亦神自知之，恶亦神自知之。非为他神，乃身中神⁽¹⁹⁾也。夫言语自从心腹中出，傍⁽²⁰⁾人反得知之，是身中神告也。故端神靖身⁽²¹⁾，乃治之本也，寿之征⁽²²⁾也。无为⁽²³⁾之事，从是兴也。先学其身⁽²⁴⁾，以知吉凶。是故贤圣明者，但学其身，不学他人，深思道意⁽²⁵⁾，故能太平也。君子得之以兴，小人行之以倾⁽²⁶⁾。

【注释】

录身正神：录，检束、持养。录身，即检束自身、持养自身。正神，指端正“身中神”即体内神灵。生人：化生人体。古代认为人禀天地精气而生，故语。七纵横：指头部、腹部、下部和四肢。半阴半阳：指人体各部位的属性及其对等的比例关系。上者象阳：上，指人体上部。腰部为

分界。象，象征。 法：取法。 左：指左部肢体。 左法阳，右法阴：参见《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 生：施生。 杀：克杀。(11)阳者为道，阴者为刑：道好生，刑务杀，故语。(12)阳神：指体内魂神。下“阴神”同。(13)道福：指修道获得的福业。(14)下：以……为下。下“上”同。(15)人乃道之根柄，神之长也：道由人来行守，神随人之所为而定其去留，故而此处这样说。(16)咎：责怪加罪。(17)神叛人去：神灵离开人的形体。(18)绳墨：工匠以绳濡墨打直线的工具。喻指界线、法度。(19)身中神：指寄居在人体各部位、各器官的神灵，如五脏神之类。(20)傍：通“旁”。(21)端神靖身：端，端正。靖，安定。(22)征：表象。(23)无为：顺应自然而不加人为。(24)先学其身：学，修持之义。身，自身。(25)道意：真道奥旨。(26)倾：倾覆，败毁。

修一却邪 法

天地开辟贵本根，乃气之元也。欲致太平，念本根也。不思其根，名大烦，举事不得，灾并来也。此非人过也，失根基也。离本求末，祸不治，故当深思之。夫一者，乃道之根也，气之始也，命之所系属，众心之主也。当欲知其实，在中央为根，命之府也。故当深知之，归仁归贤 使之行。人之根 处内，枝叶 在外，令守一皆使还其外，急使治其内，追 其远，治其近。守一者，天神助之；守二者，地神助之；守三者，人鬼助之。四五者，物祐助之。故守一者延命，二者与凶为期，三⁽¹¹⁾者为乱治，守四五者祸日来。深思其意，谓之知道。故头之一者，顶也。七正⁽¹²⁾之一者，目也；腹之一者，脐也；脉之一者，气⁽¹³⁾也；五藏⁽¹⁴⁾之一者，心也；四肢之一者，手足心⁽¹⁵⁾也；骨之一者，脊也；肉之一者，肠胃⁽¹⁶⁾也。能坚守⁽¹⁷⁾，知其道意⁽¹⁸⁾，得道者令人仁，失道者令人贪。

【注释】

修一却邪：修一，又作守一。却邪，避凶防乱、消灾弭祸。 本根：指天地所以立之根源。 气之元：犹言元气，即化生天地万物的无形实体。元，基元。 烦：指琐细繁苛。 一者，乃道之根也：《老子》“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想尔注》：“一，道也。圣人之行为抱一，常都天下为法式。”

府：喻指系结之处。 归仁归贤：付归仁人贤士。 根：指顶、脐心、脊等器官。 枝叶：头、腹、四肢等部位。 追：回追。(11)一、二、三：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天，名为一。分而成阴而成地，名为二。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余气散备万物。(12)七正：指耳、目、口、鼻、心、肝、肾七窍。(13)气：指气血。(14)藏：同“脏”。(15)手足心：手心脚心。(16)肠胃：肠胃为消化器官，被视为水谷之海。参见《灵枢·海论篇》。(17)坚守：意谓专注。(18)道意：道的奥旨。

以乐却灾 法

以乐治身守形、顺念致思 却灾^{〔一〕}。夫乐于道何为者 也？乐乃可和合阴阳，凡^{〔二〕}事默作 也，使人得道本 也。故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 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 乐则不相伤，四时乐则所生王，王者 乐则天下无病⁽¹¹⁾，蛟行⁽¹²⁾乐则不相伤害，万物乐则守其常⁽¹³⁾，

人乐则不愁易⁽¹⁴⁾心肠，鬼神乐即利帝王。故乐者，天地之善气精为之，以致神明⁽¹⁵⁾，故静以生光明，光明所以候⁽¹⁶⁾神也。能通神明，有以道为邻，且得长生久存。

夫求道常苦，不能还其心念，今移风易俗，趋其心指⁽¹⁷⁾，谁复与之争者？太平乐乃从宫中出邪？固以清靖⁽¹⁸⁾国，安身入道，夷狄⁽¹⁹⁾却，神瑞应⁽²⁰⁾来。悬象⁽²¹⁾还⁽²²⁾，凶神往⁽²³⁾。夫人神乃生内，返游于外，游不以时，还为身害，即能追之以还，自治不败也。追之如何？使空室内傍于人，画像随其藏色，与四时气⁽²⁴⁾相应，悬之窗光之中而思之。上有藏象，下有十乡⁽²⁵⁾，卧即念以近悬象，思之不止，五藏神⁽²⁶⁾能报二十四时气⁽²⁷⁾，五行神⁽²⁸⁾且来救助之，万疾皆愈。男思男⁽²⁹⁾，女思女⁽³⁰⁾，皆以一尺⁽³¹⁾为法，随四时转移。春，青童子十；夏，赤童子十；秋，白童子十；冬，黑童子十；四季，黄童子十二⁽³²⁾。二十五神人真人⁽³³⁾共是⁽³⁴⁾道德，正行法⁽³⁵⁾，阳变于阴，阴变于阳，阴阳相得，道乃可行。

天须地乃有所生，地须天乃有所成。春夏须秋冬，昼须夜。君须臣，乃能成治；臣须君，乃能行其事。故甲须乙⁽³⁶⁾，子须丑⁽³⁷⁾，皆相成。作道治正⁽³⁸⁾当如天行，不与人相应，皆为逆天道。比若东海居下而好水，百川皆归之，因得其道。鲸鱼出其中，明月珠生焉⁽³⁹⁾，是其得道之效也。道人⁽⁴⁰⁾聚者，必得延年奇方出，大瑞应之。众贤聚致治平，众文⁽⁴¹⁾聚则治小乱，五兵⁽⁴²⁾聚其治大败。君宜守道，臣宜守德。道之与德，若衣之表里。天不广，不能包含万物。万物皆半好半恶，皆令忍⁽⁴³⁾之，人君象之⁽⁴⁴⁾，次皇后后宫之象也。此二者，慈爱父母之法也。故父母养子，善者爱之，恶者怜之，然后和调家道。日象人君，月象大臣，星象百官众贤，共照万物和生。故清者著⁽⁴⁵⁾天，浊者著地⁽⁴⁶⁾，中和著人⁽⁴⁷⁾。

【校勘】

[一]“灾”上十二字疑系下文之篇旨，常在篇后。本篇题目，依《敦煌目》加。[二]“凡”通作“万”，木书“凡”“万”多通用。

【注释】

以乐却灾：乐，指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所呈现的一种协调和谐的理想状态。却灾，指驱鬼神，退夷狄，瑞应来。致思：极思。致，极，尽。思，指思神，主要是指体内五脏神。于道何为者：于道，在真道中。何为者，属于什么。默作：有常规地进行。道本：真道的本报。三光：日、月、星。地乐则成有常：包养人类万物而不发生反常情况。五行：即木火土金水。王：旺，兴旺，茂盛。王者：指帝王。(11)病：指灾异。(12)蛟行：泛指用脚行走的动物。(13)常：指生长规律。(14)愁易：忧愁、改变。(15)神明：本经佚文谓，气转为精，精转为神，神转为明。(16)候：迎候。(17)指：通“旨”。(18)清靖：清，指清静无为。靖，安定。(19)夷狄：古代对边疆少数民族称的蔑称。(20)瑞应：吉兆。如凤凰至，甘露降，醴泉出之类。(21)象：即神灵图象。(22)还：指还神。(23)往：离去。(24)四时气：指春之少阳气，夏之太阳气，秋之少阴气，冬之太阴气。(25)十乡：指上下八方。如东南为长养之乡，西南为阳衰阴起之乡等。详参本经卷35《兴善止恶法》。(26)五藏神：即下文所谓青、赤、白、黑、黄童子，分主肝、心、肺、肾、脾。(27)二十四时气：即二十四节气。(28)五行神：指随五脏神分布在外的东方木神，南方火神，西方金神，北方水神，中央土神。参本经卷72《斋戒思神救死诀》。(29)男：指五脏男神。(30)女：，指五脏女神。参见本部

《悬象还神法》。(31)一尺：指神象的长度。(32)阴阳五行家有土旺四季的说法，即春夏秋冬的后十八天，均属土行，土色黄，故语。以上诸童子，后世道教合称为五方五灵童。(33)二十五神人真人：这里指五方五行神的总和。参见本经卷 72《斋戒思神救死诀》。(34)是：认同，认可。(35)行法：指五行生克法则。(36)甲须乙：甲，天干第一位，属阳干。乙，天干第二位，属阴干。(37)子须丑：子，地支第一位，属阳支。丑，地支第二位，属阴支。(38)治正：政治清正。(39)鲸鱼出其中，明月珠生焉：古传鲸鱼在海中鼓浪成雷，喷沫成雨。其雌曰鲛，大者亦长千里，眼为明月珠。(40)道人：指身怀道术的人。(41)文：指浮华之士。(42)五兵：指矛戟斧盾剑。参见卷 72《五神所持诀》。(43)忍：容忍，宽容。(44)象之：取法于天的博大。(45)著：同“着”，这里是形成之意。此句是说轻清阳气上凝成天。(46)浊者著地：重浊阴气下降成地。(47)中和著人：阳气与阴气交合成的中和气，化生成人。

调种灵 法

吾欲使天下万神和亲 不复妄行害人；天地长悦，百神皆喜，令人无所苦。帝王得天力，举事有福，岂可间哉？故^{〔一〕}圣人^{〔二〕}能守道清静之。时旦^{〔三〕}食，诸神皆呼^{〔四〕}与^{〔五〕}语言，比若今人呼客耳^{〔六〕}。百神自言为天吏为天使，群精为地吏为地使，百鬼为中和使。此三者，阴阳中和之使也。助天地为理，共兴利帝王。

【校勘】

〔一〕《道要灵，置之度外祇神鬼品经》（以下简称《神鬼经》）无“故”字，但有“古者”二字。〔二〕圣人”二字《神鬼经》作“神圣真人”。〔三〕“旦”《神鬼经》作“且”。〔四〕“呼”下《神鬼经》有“而”字。〔五〕“与”下《神鬼经》有“其”字。〔六〕“耳”《神鬼经》作“矣”。

【注释】

调神灵：调，调召。神灵，指天吏百神，地吏群精，人间百鬼。和亲：指与世人谐和亲近。间《jiàn）：隔绝。时旦食：时，每当。旦食，早饭。其时间为凌晨三时至五时。古代规定天子一日四食，诸侯一日三食，卿大夫一日二食。其旦食，寓以少阳之始的意义。暮食，寓有太阳之始的意义。详参《白虎通》卷二《礼乐》。中和：指由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交合而成的中和气。其形体则为人。理：治。

守一明法

守一明之^{〔一〕}法，长寿之根也^{〔二〕}。万神可祖^{〔三〕}，出光明之门。守^{〔四〕}一精明之时，若火始生时，急^{〔五〕}守之^{〔六〕}勿失。始正^{〔七〕}赤，终^{〔八〕}正白，久久正^{〔九〕}青。洞明绝远复远^{〔十〕}，还以治^{〔十一〕}一，内无不明也^{〔十二〕}。百病^{〔十三〕}除去^{〔十四〕}，守之无^{〔十五〕}懈，可谓万岁之术也^{〔十六〕}。守一明之^{〔十七〕}法，明有^{〔十八〕}日出之光^{〔十九〕}，日中之明，此第一善得天之寿也。安居闲处，万世无失。守一明之法，行道优劣。夫道何等也？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故元气无形，以制有形，以舒元气。不缘道而生自然者，乃万物之自然也。不行道，不能包裹天地，各得其所，能使高者不知危。天行道，昼

夜不懈，疾于风雨，尚恐失道意，况王者乎？三光行道不懈，故著于天而照八极⁽¹¹⁾，失道光灭矣。王者百官万物相应，众生同居，五星⁽¹²⁾察其过失。王者复德，德星⁽¹³⁾往守之；行武，武星往守之；行柔，柔星往守之；行强，强星往守之；行信，信星往守之。相去远，应之近。天人一体⁽¹⁴⁾，可不慎哉？

【校勘】

[一]《秘》无“之”字。[二]《秘》无“也”字。[三]“祖”《秘》作“御”。[四]《钞》无“守”字。[五]“急”《秘》作“谨”。[六]《秘》无“之”字。[七]《秘》无“正”字。[八]“终”《秘》作“久久”二字。[九]“正”《秘》作“复”。[十]《秘》无“复远”二字。[十一]“治”《秘》作“理”，唐人写书避高宗讳。[十二]《秘》无“也”字。[十三]“病”《秘》作“疾”。[十四]《秘》无“去”字。[十五]“无”《秘》作“不”。[十六]“可谓万岁之术也”，《秘》作“度世超腾矣”。[十七]《秘》无“之”字。[十八]“明有”二字《秘》作“若”。[十九]“光”《秘》作“明”。

【注释】

守一明法：守一，精神修炼方术。明：指守气而合精、神，使三者为一，从而产生的一种“洞明绝远”的心理幻觉与幻境。祖：此为驾驭之义。

一：指精、气、神的统一体。日中：太阳最高时。何等：是什么。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根本就叫不出具体名称。《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以舒元气：舒，舒散。此句是说元气循道舒散于有形物体。不缘道而生自然：缘，循，由。尸然，指本然如此的那种情状、态势。此句是说自生自灭的东西。疾：快速，猛烈。著：鲜明显现。(11)八极：八方边际。(12)五星：指木星、金星、水星、火星、土星等五大行星。(13)德星：指木星。古以木星所在为有福，故称为德星。下武星指金星，柔星指水星，强显指火星，信星指土星。(14)天人一体：天与人合而为一。

行道有优劣 法

春王当温，夏王当暑，秋王当凉，冬王当寒，是王德也。夫王气与帝王相通，相气与宰辅相应，微气与小吏相应，休气与后宫相同，废气与民相应，刑死囚气与狱罪人相应，以类遥相感动。其道也王气不来，王恩不得施也。古者圣王以是思道，故得失之象，详察其意。王者行道，天地喜悦；失道，天地为灾异。夫王者静思道德，行道安身，求长生自养。和合夫妇之道，阴阳俱得其所，天地为安。天与帝王相去万万余里，反与道相应，岂不神哉？

【注释】

优劣：优，指帝王能够遵照四时五行气兴衰变化的定律来详察得失之象，做出深得其意的反应与处理，仗大地说喜；反之则为劣。王(wàng)：王，旺。指五行之气在一年流转过程中处于旺盛状态，占据统治地位者。王德：王气之所得。德，得。汉代五行说认为，五行在一年内，其运转状态递有变化，并借用王、相、死、囚、休来加以描述。王，表示旺盛；相，表示强壮；死，表示死亡；囚，表示困囚；休，表示休退。按照五行生克原理，春则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其余可依次类推。微气：相当于“八

卦休王说”中的“胎”。八卦休王说由五行休王说模仿而来。其说以艮卦居东北，配立春；以震卦居正东，配春分；以巽卦居东南，配立夏；以离卦居正南，配夏至；以坤卦居西南，配立秋；以兑卦居正西，配秋分；以乾卦居西北，配立冬；以坎卦居正北，配冬至。各卦依节气主事 45 日，并用王、相、胎、没、死、囚、废、休来描述其间的地位变化。其中增加的“胎”，表示孕育；“没”，没落；“废”，废弃。如立春、则已王、震相、巽胎、离没、坤死、兑困、乾废、坎休。余可类推。休气与后宫相同：此句是针对东汉中晚期女主专政的情况而定的对应关系。废气：七气即王气、帝王气、相气、微气、休气、废气刑死囚气之一。夫妇之道：指大为妻纲，大义妇听。神：神妙。

名为神诀书

元气自然，共为天地之性也。六合八方悦喜，则善应矣；不悦喜，则恶应矣。状类景象其形、响和其声也。太阴、太阳、中和三气共为理，更相感动，人为枢机，故当深知之。皆知重其命，养其躯，即知尊其上，爱其下，乐生恶死，三气以悦喜，共为太和，乃应并出也。但聚众贤，唯思长寿之道，乃安其上，为国宝器，能养其性，即能养其民。夫天无私佑，祐之有信，夫神无私亲，善人为效。一身之中，能为贤，能为神，能为不肖⁽¹¹⁾，其何故也？误也，神灵露也⁽¹²⁾。故守一⁽¹³⁾之道，养其性，在学之也。众中多瑞应者，信人⁽¹⁴⁾也。无瑞应者，行误⁽¹⁵⁾人也。占⁽¹⁶⁾而是非即可知矣。夫斤两所察，人情也。天之照人，与镜无异。审详此意，与天同愿，与真神为其安得不吉哉？成事⁽¹⁷⁾□□，不失铢分⁽¹⁸⁾，欲得天地中和意。故天地调则万物安，县官⁽¹⁹⁾平⁽²⁰⁾则万民治。故纯行阳，则地不肯尽成；纯⁽²¹⁾行阴，则天不肯尽生。当合三统，阴阳相得，乃和在中也。古者圣人治致太平，皆求天地中和之心，一气不通，百事乖错。

【注释】

神诀书：意为神灵决断式书文。性：质性，特性。应：应合。状类景：状，如。景，同“影”。太阴、太阳、中和：元气的二种分化形态。枢机：指起关键作用。人和：三气高度协调统一。信：指专诚守道的人。效：效验。神：指成为神人。(11)不肖：子不似父曰不肖。这里指作恶之徒。(12)神灵露也：是说寄居在人体内的神灵叛人出游，使人想入非非。(13)守一：即高度集中和控制意念力的一套修炼功夫。这里侧重指存思体内神灵。(14)信人：确实得道的人。(15)行误：行为入误。(16)占：占测。(17)成事：即旧有事例。(18)不久铢分：不差毫厘。铢，分，为重量单位，十二铢为一分，十二分为一铢，十二铢为半两。(19)县官：汉代称天子所居的都城及其周转地区为县，所以称天子为县官。(20)平：指均平、公平。(21)纯：单方面，一味。

和三气 兴^{〔一〕}帝王法

通天地中和谭，顺大业，和三气游，王者使无事，贤人悉出，辅兴帝王，天大喜。

真人^{〔二〕}问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岂可闻邪？”神人言：“但

大^[三]顺天地^[四]，不失铢分，立^[五]致太平，瑞应并兴^[六]。元气有三名太^[七]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八]地、人。天有三名：日^[九]、月、星，北极为中 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十]、平土 。人有三名：父^[十一]、母、子。治^[十二]有三名：君^[十三]、臣、民^[十四]。欲太平也^[十五]，此三者常当^[十六]腹心，不失铢分，使同^[十七]一忧，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矣^[十八]。故男者象天，故心念在女也，是天使人之明效也。臣者为地通谭，地者常欲上行，与天合心。故万物生出地，即上向而不止，云气摩 天而成雨。故忠臣忧常在上，汲汲不忘其君，此地使之明效也。民者主为中和谭，中和者，主调和万物者也。中和为赤子，子者乃因父母而生，其命属父，其统⁽¹¹⁾在上，托生于母，故冤则想君父也。此三乃夫妇父子之象也。宜当相通辞语，并力共忧，则三气合并为太和也。太和即出太平之气。断绝此三气，一气绝不达，太和不至，太平不出。阴阳者，要在中和。中和气得，万物滋生，人民和调，王治太平。

“人君，天也，其恩施不下，至物无由生，人不得延年。人君之心不畅达，天心不得通于下，妻子不得君父之敕，为逆家也。臣气不得达，地气不得成，忠臣何从得助明王为治哉？伤地之心，寡妇在室，常苦悲伤⁽¹²⁾，良臣无从得前也。民气不上达，和气何从得兴？中和乃当和帝王治，调万物者各当得治。今三气不善相通，太平安得成哉？”

【校勘】

[一]普通本《后汉书》注引“兴”讹作“典”。[二]自“真人”至“神人言”廿字《钞》无。今据《襄传注》补。[三]《襄传注》无“大”字。[四]“地”字下《襄传注》有“之道”二字。[五]“立”上《襄传注》有“则”字。[六]《襄传注》无“瑞应并兴”句。[七]“太”上《襄传注》有“为”字。[八]“天”上《襄传注》有“为”字。[九]“日”上《襄传注》有“为”字。[十]“川”下《襄传注》有“为”字。[十一]“父”上《襄传注》有“为”字。[十二]“治”《襄传注》作“政”，避唐高宗讳。[十三]《襄传注》“君”上有“为”字。[十四]“民”《襄传注》作“人”，避唐太宗讳。[十五]《襄传注》无“故太平也”四字。[十六]“当”《襄传注》作“相得”二字。[十七]“同”上《襄传注》有“其”字。[十八]“矣”《襄传注》作“也”。

【注释】

和三气：和，和合、通达。三气，指由元气分化而成的天之太阳气、地之大阴气，人之中和气。谭：同“谈”，指相互要讲的话，实即沟通彼此之间的联系。游：使之游乐。无事：无所职事。不失铢分：犹言不差毫厘。铢，半两的十二分之一。分，一铢的十二分之一。北极为中：北极，指北极星。中，中心所在。古称北极区为紫宫，是至高神的居止处。平土：即平地。常当腹心：指帝王经常把它们放在心坎上。上行：指长养万物。摩：通“摩”。(11)统：统系。(12)寡妇在室，常苦悲伤：隐指人后听政，据《礼记·坊记》，古礼有寡妇不夜哭的规定。

安乐王者 法

君者当以道德化万物，令各得其所也。不能变化万物，不能称君也。比若一夫一妇，共生一子，则称为人父母。亦一家之象，无可生子，何名为父母乎？故不能化生万物者，不得称为人父母也。故火能化五行自与五，故

得称君象也。木性和而专，得火而散成灰；金性坚刚，得火而柔；土性大柔，得火而坚成瓦；水性寒，得火而温。火自与五行同，又能变化无常，其性动而上行。阴顺于阳，臣顺于君，又得照察明彻，分别是非，故得称君，其余不能也。土者不即化，久久即化，故称后土。三者佐职，臣象也。

道无所不能化，故元气守道，乃行其气，乃生天地，无柱而立，万物无动，类相生。遂及其后，世相传，言有类也。比若地上生草木，岂有类也？是元气守道而生如此矣。自然守道而行，万物皆得其所矣。天守道而行，即称神而无方。上象人君父，无所不能制化⁽¹¹⁾，实得道意。地守道而行，五方⁽¹²⁾合中央，万物归焉。三光守道而行，即无所不照察。雷电守道而行，故能感动天下，乘气而往来。四时五行守道而行，故能变化万物，使其有常⁽¹³⁾也。阴阳雌雄守道而行，故能世相传。凡事无大无小，皆守道而行，故无凶。

今日失道，即致大乱。故阳安即万物自生，阴安即万物自成。阴阳治道，教及其臣，化流其民，受命于天，受体于地，受教于师，乃闻天下要道⁽¹⁴⁾。守根者王⁽¹⁵⁾，守茎者相⁽¹⁶⁾，守浮华⁽¹⁷⁾者善则乱而无常。帝王，天之子也；皇后，地之子也，是天地第一神气也，天地常欲使乐，不得愁苦，怜之如此。天地之心意，气第一者也，故王者愁苦，四时五行气乖错，杀生无常也。

【注释】

安乐王者：要求帝王效法元气、自然、天地、三光、雷电，四时五行乃至阴阳雌雄，守道而行，做到无所不能生养、制化，使万物人民各得其所。

自与五：自身也再加入五行之列。与，参预。木性和而专：性，属性。木可曲直，故曰和；木形圆实，故曰专。专，与“散”相对而言。柔：指变软或熔化。大柔：土松散，可含吐万物，故曰大柔。即化：立刻施化。

三者：指木、金、水。柱：指传说中支撑天地之柱。古代有共工怒触不周山，天维绝、地柱折的传说。又有女娲炼五色石填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的神话。类而生：按类繁衍。类，类属、种类。神而无方：神，神妙。无方，没有固定框框，即无所不适。参《易·系辞上》。(11)制化：克制为制，化生为化。(12)五方：东南西北中。(13)常：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14)要道：指近在胸心，散满四海的真道。(15)守根者王：王，指占居统治地位。此句系本“五行休王”为说。参见《行道有优劣法》。(16)守茎者相：相，指处于强壮状态。此句亦本“五行休王”为说。(17)浮华：与“根”、“茎”相对而言，义为枝叶花朵。这里指远离道德的治国主张。

悬象还神 法

夫神生于内；春，青童子十；夏，赤童子十；秋，白童子十；冬，黑童子十；四季，黄童子十二。此男子藏神也，女神亦如此数。男思男，女思女，皆以一尺为法。画使好，令人爱之，不能乐禁，即魂神速还。

【注释】

悬象还神：悬象，指在静室悬立并念思五脏神的精美画像。还神，指迫回出游在人体之外的魂神。青童子：神灵名，属木，主肝。赤童子：神灵名，属火，主心。白童子：神灵名，属金，主肺。黑童子：神灵名，属水，主肾。四季：指每季的后十八天。黄童子：神灵名，属土，主脾。以上五神，被后世道教称为五方五灵童。好：精美。不能乐禁：乐不能

禁。

解承负 诀

天地开辟已来，凶气不绝，绝者而后复起，何也？夫寿命，天之重宝也。所以私 有德，不可伪致。欲知其宝，乃天地六合八远 万物，都得无所冤结，悉大喜，乃得增寿也。一事不悦，辄有伤死亡者。

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因自言为贤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因复 过去，流其后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一反⁽¹¹⁾初。或有小行善不能厌，囹圄⁽¹²⁾其先人流恶承负之灾，中世灭绝无后，诚冤哉！承负者，天有三部⁽¹³⁾，帝王三万岁相流，臣承负三千岁，民三百岁，皆承负相及，一伏一起，随人政衰盛不绝。今能法⁽¹⁴⁾此，以天上皇治⁽¹⁵⁾而断绝，深思之而勿忘。

凡人有三寿，应三气太阳、太阴、中和之命也。上寿一百二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百二十者，应天大历一岁，竟终天地界也；八十者，应阴阳分别八隅等⁽¹⁶⁾应地，分别应地，分别万物⁽¹⁷⁾，死者去，生者留；六十者应中和气，得六月《遁》卦⁽¹⁸⁾。遁者，逃亡也，故主死生之会⁽¹⁹⁾也。如行善不止，过此寿谓之度世⁽²⁰⁾；行恶不止，不及三寿，皆夭也。

胞胎及未成人而死者，谓之无辜承负先人之过。多头疾者，天气不悦也⁽²¹⁾；多足疾者，地气不悦也⁽²²⁾；多五内⁽²³⁾疾者，是五行气战⁽²⁴⁾也；多病四肢者，四时气不和⁽²⁵⁾也；多病聋盲者，三光失度也；多病寒热者，阴阳气忿争也；多病愤乱⁽²⁶⁾者，万物失所也；多病鬼物者，天地神灵怒也；多病温⁽²⁷⁾而死者，太阳气杀也；多病寒死者，太阴气害也；多病卒死⁽²⁸⁾者，刑气⁽²⁹⁾太急也；多病气胀或少气者，八节⁽³⁰⁾乖错也。

今天地阴阳，内独尽失其所，故病害万物。帝王其治不和，水旱无常，盗贼数起，反更急⁽³¹⁾其刑罚，或增之重益纷纷，连结不解，民皆上呼天，县官⁽³²⁾治乖乱，失节无常，万物失伤，上感动苍天，三光勃乱⁽³³⁾多变，列星乱行⁽³⁴⁾，故与至道⁽³⁵⁾，可以救之者也。吾知天意不欺子也。天威一发，不可禁也，获罪于天令人夭死。初天地开辟，自太圣人各通达于一面，诚真知之，不复有疑也。

【注释】

承负：承，指后人承受先人的过失之责成功德之祐。负，指先人有过失或功德而遗恶果或恩泽于后人。寿命，天之重宝也：是说天对世人寿命掌握得十分严格。私：特赐之义。伪致：骗取到。宝：这里指贵重性和难得性。八远：犹言八极，指八方极远之处。为贤者非：为贤不为贤都一样。复：免除。五祖：五代祖先。指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高祖父之父。十世：一世为三十年。十世为三百年。一祖六十岁，五祖三百岁，均与下文所谓民承负三百岁周期数相合。(11)反：同“返”。(12)囹圄(língyú)：审狱。这里指陷身之意。(13)三部：三大类。(14)法：奉持。(15)上皇治：最盛明的治理，即道治。(16)阴阳分别八隅等：八隅，指八卦所代表的地理方位，即西北乾卦、正北坎卦、东北艮卦、正东震卦、东南巽卦、正南离卦、西南坤卦、正西兑卦。前四卦属阳卦，后四卦属阴卦，故曰

“等”，对等。(17)分别应地，分别万物：是说万物始萌于北，布根于东北，初生于东，毕生于东南，垂枝于南，向老西南，成熟于西，入藏西北。(18)六月《遁》卦：《遁》卦，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三卦。卦形为䷗，其中二阴自下而生，表示阴将长而阳渐消，有退避之象，故卦名为遁。遁卦是西汉孟喜、京房氏十二消息卦之一，配以建未之月夏历六月。(19)会：交会处，转折点。(20)此寿谓之度世：此寿，指上寿一百二十岁。度世，超凡成仙。(21)多头疾者，天气不悦也：头圆象天，故语。(22)乡足疾者，地气不悦也：足方象地，故语。(23)五内：指五脏。(24)五行气战：五脏象五行，故语。(25)四时气不和：四时气，指春之少阳气，夏之太阳气，秋之少阴气，冬之大阴气。四肢象四时，故语。(26)悞(kuì)乱：昏乱。(27)温：热病。(28)卒死：暴亡。卒，同“猝”。(29)刑气：刑罚萧杀之气。(30)八节：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31)急：加重。(32)县官：谓天子。(33)勃乱：指日月蚀等。(34)乱行：指脱离运行轨道或大体位置。(35)与至道：与，赞许，认同。至道，最高之道。

故能各作一大业，令后世修之，无有过误也。故圣人尚各长于大业，不能必知天道，故各异其德，比若天，而况及人乎？天地各长于一，故天长于高而清明，地长于下而重浊，中和长养万物也。犹不能兼，而况凡人乎？亥为天地西北极也，巳为天地东南极也，亥寒不以时收闭，来年已反伤。子乃天地之北极也，午为天地之南极也，子今冬不善顺藏，午反承负而亡也。丑乃天地东北极也，未乃天地西南极也，丑不以时且生，六月反被其刑。天地性运，皆如此矣。今帝王居百里之内，其用道德，仁善万里，百姓蒙其恩。父为慈，子为孝，家足人给，不为邪恶。帝王居内，失其道德，万里之外，民臣失其职，是皆相去远万万里，其由一也。习善言，不若习行于身也。

【注释】

中和：这里指大地交合。兼：兼备。亥：十二地支第十二位，下巳、子、午、丑、未同。亥寒不以时收闭，来年已反伤：是说地支相冲（又称六冲）的一组情形。亥巳互为对位，亥属水，巳属火，水克火，故相冲。

子今冬不善顺藏，午反承负而亡：是说地支相冲的另一组情形。子午互为对位，子属水，午属火，水克火，故相冲。丑不以时且生，六月反被其刑：是说地支相刑（又称三刑）的一种情形，即丑刑（残伤、刑杀）未。丑属金、未属木，故相刑。性运：本性与运会。百里之内：指京师。

阙 题

真人问神人：“吾生不知可谓何等而常喜乎？”神人言：“子犹观昔者博大真人邪？所以先生而后老者，以其废邪人，而独好真道，真道常保，而邪者消。凡人尽困穷，而我独长存，即是常喜也。昭昭独乐，何忿之哉！”

“卒为不能长生，当奈何？”神人言：“积习近成，思善近生。夫道者，乃无极之经也。前古神人治之，以真人为臣，以治其民，故民不知上之有天子也，而以道自然无为自治；其次真人为治，以仙人为臣，不见其民，时将知有天子也，闻其教敕而尊其主也；其次仙人为治，以道人为臣，其治学微有刑被，法令彰也，而民心动而有畏惧，巧诈将生也；其次霸治，不

详择其臣，民多冤而乱生焉，去治渐远，去乱渐近，不可复制也。是故思神致神，思真致真，思仙致仙，思道致道，思智致智。圣人之精思贤人，致贤人之神来佑之；思邪，致愚人之鬼来惑之。人可思念，皆有可致，在可思者优劣而已。故上士为君，乃思神真；中士为君，乃心通而多智；下士为君，无可能思，随命可为。”

【注释】

昭昭独乐，何忿之战：源自《老子》“俗人昭昭，我独昏昏。”《老子想尔注》谓，俗人不信道，但见邪恶利得，昭昭甚明。仙士闭心，不思虑邪恶利得，若昏昏冥冥。积习近成：是说不断习行接近于功成道毕。无极之经：没有极限的常法。被(pī)：通“披”，加及。去：距离。智：指智诈。鬼：鬼魂。可：可心可意。上士：高明人。下文中士，中等人。下士，最差的人。

阙 题

真人问：“何以知帝王思善思恶邪？”神人言：“易言邪！帝王思仁善者，瑞应独为其出，图书独为其生。帝王仁明，生于木火；武智，生于金水；柔和，生土。天之垂象，无误者也。”

真人问：“古者特生之图奇方，谁当得者乎？”“其吏民得之献王者。帝王者时气即为和良，政治益明，道术贤哲出为辅弼之，帝王之道，日强盛矣。夷狄灭息，垂拱而治，刑罚自绝，民无兵革，帝王思善之证，可不知哉？不睹其人，已知之矣。”

真人问：“神人何以能知此乎？”神人言：“以无声致之。君欲仁好生，象天道也；臣欲柔而顺好养，法地道也，即善应出矣。故天地不语而长存，其治独神；神灵不语而长仙，皆以内明而外暗，故为万道之端。夫神灵出入，无有穴窠⁽¹¹⁾，清静而无声，安枕而卧，神光自生，安得不吉乐之哉⁽¹²⁾？夫用口多者竭其精，用力多者苦其形，用武多者贼⁽¹³⁾其身，此三者凶祸所生也。子慎吾之言，不可妄思。思之善或有德，思之恶还自贼，安危之间，相错若发譬⁽¹⁴⁾。子戒之，无杂思也。夫人失道命即绝，审⁽¹⁵⁾知道意命可活，勉养子精⁽¹⁶⁾，无自煎也。学得明师事⁽¹⁷⁾之，祸乱不得发⁽¹⁸⁾也。”真人不敢失神人之辞也。

神人言：“夫学者各为其身，不为他人也。故当各自爱而自亲，学道积久，成神真也，与众绝殊⁽¹⁹⁾，是其言也。”真人问：“何以知道效⁽²⁰⁾乎？”神人曰：“决之于明师，行之于身，身变形易⁽²¹⁾，与神道同门，与真为邻，与神人同户。求之于身，何不睹⁽²²⁾？患其失道意，反求之四野，索之不得，便至穷老矣。遂离其根，言天下无道⁽²³⁾也，常独愁苦。离其根，是为大灾，大人⁽²⁴⁾失之不能平其治，中士⁽²⁵⁾失之乱其君，仁人失之无从为贤，小人失之灭其身。古之贤圣所行，与今同耳。古之小人所穷，亦与今同耳，明证若此。”

真人问：“何以知人将兴将衰乎？”神人言：“大人将兴，奇文⁽²⁶⁾出，贤者助之为治；家人将兴求者得生，其子善可知矣。”真人问：“何以致是贤者？”神人言：“皆以思也，精思⁽²⁷⁾不止，其事皆来。”“神哉，道之为治，可不力行哉？”神人言：“三纲⁽²⁸⁾六纪⁽²⁹⁾所以能长吉者，以其守道也，不失其治，故常吉。天之寿命⁽³⁰⁾，不夺人之愿。木性仁，思仁故致东方，

东方主仁⁽³¹⁾。五方皆如斯⁽³²⁾也。天下之事，各从其类。故帝王思靖，其治亦静，以类召⁽³³⁾也。古之学者，效之于身；今之学者，反效之于人。古之学者以安身，今之学者浮华文，不积精干身，反积精干文，是为不知其根矣。”

【注释】

易言邪：这太好讲了。 图书：指神图神书。左传黄河曾出图，伏牺氏依照它创制八卦。洛水曾出书，大禹根据制作《洪范》（《尚书》篇名），创立九条治国安民的根本大法。此类图、书，在汉代谶纬中愈演愈奇。 帝王仁明，生于木火：指木行、火行。木始生万物，火照察明彻，故而这里出仁明之语。 武智，生于金水：金水，指金行、水行。金性坚刚，水能无孔不入，故而这里出武智之语。 柔和，生土：土，指土行。土质松散，可含吐万物，故而这里出柔和之语。 垂象：垂示法象。 时气：时运之气。 垂拱：垂衣拱手。极言天下大治之甚。 无声：即《老子》所谓希声。《老子》言：“大音希声”，此是讲道的幽隐玄妙。 天地不语而长存：《老子》谓，“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11）穴窠（kē）：指具体处所与通道。（12）清静而无声，……安有不吉乐之哉：是讲守一修炼术。（13）贼：伤残。（14）发髻（jì）：盘发挽结。（15）审：确。（16）精：精气。（17）事：服事。（18）发：发作。（19）与众绝殊：犹言超凡脱俗。（20）道效：道的效应、效果。（21）身变形易：由俗骨凡胎变成神仙。（22）睹：体察。（23）无道：不存在长生真道。（24）大人：指以帝王为首的圣人在位者。（25）中士：指一般官吏。（26）奇文：隐指《太平经》。（27）精思：指精念事象，涵咏义理。（28）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大为妻纲。（29）六纪：谓诸父（伯叔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30）天之寿命：是说上寿120岁，中寿80岁，下寿60岁。参本部《解承负诀》。（31）东方主仁：阴阳五行说以人伦五常之“仁”、五方之“东”，配属木行。（32）五方皆如斯：是说南方主礼，西方主义，北方主信，中央主智。（33）类召：类相感动。

真人问曰：“凡人何故数有病乎？”神人答曰：“故肝神去，出游不时还，目无明也；心神去不在，其唇青白也；肺神去不在，其鼻不通也；肾神去不在，其耳聋也；脾神去不在，令人口不知甘也；头神去不在，令人胸冥也；腹神去不在，令人腹中央甚不调，无所能化也；四肢神去，令人不能自移也。夫神精，其性常居空闲之处，不居污浊之处也。欲思还神，皆当斋戒，悬象香室⁽¹¹⁾中，百病消亡；不斋不戒，精、神不肯还反人也。皆上天共诉人⁽¹²⁾也，所以人病积多，死者不绝。”^{〔一〕}

【校勘】

〔一〕本段为《三洞珠囊》卷一《救导品》引《太平经》第三十三。

【注释】

时还：正常返归人体。 目无明：目为肝之官，肝为目之主。故语。 心神去不在，其唇青白：舌为心之官，心为舌之主，故语。 肺神去不在，其鼻不通：鼻为肺之官，肾为耳之主，故语。 肾神去不在，其耳聋：耳为肾之官，肾为耳之主，故语。 脾神去不在，令人口不知甘：口为脾之官，脾为口之主，故语。以上参见《灵枢·五官五阅篇》、《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 胸（xuàn）冥：的，通“眩”。眩冥，指头晕脑胀。脑为人之髓海，故语。 腹神去不在，令人腹中央甚不调，无所能化：化，消化。胃为水谷之海，故语。以上参见《灵枢·海论》。 四肢神去，令人不能自移：

指瘫痪。斋戒：洗心日斋，防患日戒。道教将其列为重要的修炼仪式。(11) 悬象香室：象，指神、精的画像。详参本部《以乐却灾法》和卷 72 的修道处所。(12) 诉人：举告人的读神罪过。

《太平经》曰：真人云：“人之精神，常居空闲之处，不居浊污之间也；欲思还精，皆当斋戒香室中，百病自除；不斋戒，则精神不肯返人也，皆上天共诉人，所以人病积多，死者不绝。”^{〔一〕}

【校勘】

〔一〕本段引自北宋官修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七。

【今译】

合阴阳顺道法

经年不老，大道回环，人的年寿都可占测应验。闭自内视，正一不杂鲜亮纯盛。若将近黎明之际，身体为安着地席。若居于温暖的蒸笼之中，于此时筋骨不被闪摆，只是不想说话。每屈伸更加快意，心中欣欣然，有混蒙爽润之意，鼻中通风，口生甜味，是还年的症候。所以顺应天地，其统治可得长久。顺应四时，其统治可得日兴。道没有奇谲诡怪的说法，一阴一阳，是其交互发生作用。得其治者昌盛，失其治者混乱；得其治者神神明达，失其治者道不能行。仔细揣思此意，和道吻合一致。

录身正神法

天使道化生人体，且受一法一身，头腹下部四肢，人体各部位的属性及其对等的比例关系，方能相成。所以上部象征阳，下部取法阴，左肢取法阳，右肢取法阴。阳好施生，阴好肃杀。阳为道，阴为刑。阳为善，魂神辅助；阴为恶，魄神辅助。累积善行不止，修道获得的福业生起，使人每天平安。阳处于头部，阴居于足部。所以君主崇尚道德，以刑罚为下，取法于此。小人反以道德为下，刑罚为上，也是取法于此。所以人是道的承载主体，为神之长。应知其意，善自保持涵养之，可得寿延。不善于护养其身，被诸神怪咎。魂神离却人体，人身怎能得善呢？为善不敢失却法度，不敢自我欺骗。为善的人神自会知道，为恶的人神也会洞察。此神并不是另外的神，而是自己身中的魂神。天所说的话从心腹中流出，旁人反而能了知，是身中魂神所告知。所以端正魂神安定身体，是调治的根本，寿延的表征。顺应自然不加人为之事，由此而兴盛。先修持其身，以预知吉凶。因此贤人圣人明达之人。只修持其身，不学他人，深刻领悟真道奥义，所以能导致太平之世。君子得道则足以兴盛，小人践履则足以败毁。

修一却邪法

天地开辟得之于本源之元气。想达到太平之世，必须思考此本根之气。不思此根，名为极琐细繁苛，不仅举办之事不能顺遂，而且还会招致灾难。这并不是人的过失，而是失却根茎所致。舍本逐末，祸乱不能得到平治，所以应该深刻地反思。一乃是大道的根本，元气之初始，命运之所连属，众心

之主宰。着想知道它的真实，位居中央的为本根，是命之所系结。所以应当深晓其理，归附仁人贤人使之付诸行动。人的本根处在内，枝叶处在外，使守一部使复还其外，急使治其内，回追其远，治其近。所谓守一，天神佐助；守二，地神佐助；守三，人鬼佐助；守四五，万物佑助。所以守一延长寿命，守二与凶期伴，守三为昏乱之治，守四五灾祸接踵而来。洞彻此意，叫做知道。所以头之一是顶，七窍之一是目，腹之一是脐，脉之一是气，五脏之一是心，四肢之一是手心足心，肉之一是脊，骨之一是肠胃。能意念专注，知其奥旨，得道者使人仁慈，失道者使人贪欲。

以乐却灾法

用乐调治身体执守形体，理顺念想极尽思神去却灾邪。不知道乐在真道中属于什么？乐可调和融合阴阳，万事潜自运作，使人得其真道的本根。所以元气乐则导致天下太平，自然乐则万物繁茂，天乐则日月星明，地乐则包养人类、万物不违常道，水火木金土五行乐则互不伤害，春夏秋冬四时乐则万类兴旺，君王乐则天下无灾，足行动物乐则不相伤害，万物乐则遵守自然生长规律，人乐则不忧愁、改变心肠，鬼神乐则利于帝王。所以，乐是天地之善气凝精而成，以致于凝神凝明而成，所以静会产生光明，光明是为迎候神明。能通达神明，有以道为邻，且得长生久存。

求道常苦，不能复还其心念，现在移风易俗，趋变其心旨，有谁可再与其相争？太平乐是从宫中流传出来的吗？本来是借以使国家清静安定，使身体安定合道，驱除夷狄，神降吉祥瑞象而来。悬挂灵像回还，凶神就会离去。身中神生于内，返游于外，游不按时，乃为患身体，如能追索使之回还于内，会自治而衰败。如何追索？使空室内旁无他人，按五脏之色画其形貌，和四时之气相适应，悬挂于有光之窗之中而加以思虑。上有脏象，下有上下八方，卧时即念，以使悬象趋近，思虑不停，五脏神能预示二十四节气，五行神并来加以救助，纵有万种疾病也会痊愈。男子悬思五脏男神，女子悬思五脏女神，都以一尺为标准，随顺四时而推转。春季，青童子十；夏，赤童子十；秋，白童子十；冬，黑童子十；四季，黄童子十二。五方五行二十五位神人真人共同认可道德，端正五行生克法则，阳变于阴，阴变于阳，阴阳相合，道方可行。

天须地才有所生，地须天才有所成。春夏须秋冬，昼须夜。君须臣，才能成就治理天下的大业；臣须君，方能遂行其事。所以甲须乙，子须丑，都一一相辅相成。为道政治清正应当象天道，其行为不与人相应，都为背逆天道。譬若东海处下而好水，为千百条河流之所归向，因其得道故。鲸鱼出于其中，其眼如明月之珠，是其得道之效用。身怀道术的人聚首，一定会有延长寿命的奇异方诀面世，祥瑞应和；众多贤人聚首，必定可以达到太平；众多浮华之士聚会，则天下小乱；五种兵器聚拢，则天下大乱。帝王应执守其道，臣子应执守其德。道与德，犹衣服的内与外一般。天不广博，不能包容万物。万物都是半好半恶，都使宽容之，帝王取法于天，其次为皇后后宫所取法。这二者，是慈爱父母之法。所以父母养育子女，善者爱护他们，恶者怜悯他们，这样之后才能和顺家道。太阳象征帝王，月亮象征大臣，星辰象征百官。众贤，明星共同照临，万物和合而生。所以轻清之气上凝成天，重浊之气下降成地，阴阳交合中和之气化生为人。

调神灵法

我欲使天下万神和世人谐和亲近，不再妄行害人，天地长久和悦，百神皆喜，使人无所困苦。帝王得天之力，行享有福，怎么可以隔绝呢？所以神圣真人能守执真道以得清静。每当早饭之时，诸神都相互招呼、说话，就象我们今天与客人打招呼一样。百神自称是天吏天使，群精自称是地吏地使，百鬼是中和使。此三者，阴阳中和气之使。佐助天地为治，共同兴利帝王。

守一明法

守一明法，为长寿的本根。万神可以驾御，出于光明之门。守一至精明之时，譬若火之始燃，切守而勿使之失却。开始明正赤若火光，最后明正白如清水，久久正青而清明。洞照光明绝远，还复以治精、气、神的统一体，腹内无有不明。百病却除，执守而不懈怠，可以称作是万岁之术。守一明法，明有日始生时之光，日正中时之明，此第一善可得天寿。安居闲处，万世无失。守一明法，行道有优劣。道是什么？是万物之根元，不可称名。上下四方之中，没有道就不能有万物的变化。元气行道，以滋生万物，天地间无论大小事物，没有不缘道而生者。所以元气没有形貌，以制衡有形之物，以舒散于有形之物。不循道而本然生灭的物类，是人物自身的本然状态。不行道，不能包容承载天地，使万物各得其所，能使高者不知其危殆之势。天行道，昼夜不殆，疾如风雨，还惟恐失却道意，何况王者呢？日月星行道，昼夜不殆，所以显现于天而朗照八方，违失道则其光隐没。从君王到百官以至万物皆相感应，广众生灵共居，五星洞察其过失。君王行德，德（木）星往守；行武，武（金）星往守；行柔，柔（水）星往守；行强，强（火）星往守；行信，信（土）星往守。（天人）相去甚远：感应甚近。天人合于一体，能不慎慎吗！

行道有优劣法

春季气旺当温暖，夏季气旺当炎热，秋季气旺当凉爽，冬季气旺当寒冷，这是王气之所得。王气与帝王之气相沟通，相气与宰辅相对应，微气与小吏相对应，休气与后宫女主相对应，废气与庶民百姓相对应，刑死囚气与罪囚相对应，因类而遥相应动。此道，王气不来，君主之恩泽不得施布。古代圣贤君王由此而思考道旨，所以得失之象，和察其意。帝王行道，天地喜悦祥瑞；否则，天地灾连祸接。帝王静思道德，行道安定身心，以求长生自养。调和融合夫唱妇随之道，使阴阳都各得其所，天地为安。天与帝王相隔万万余里，却与道相应，难道不神妙吗？

名为神诀书

元气本然，同为天地之质性。六方八极欢悦欣喜，则应合善；不欢悦欣喜，则应合恶。如影象形，如响应声。太阴、太阳、中和之气共同为治，递相应动，人为机杼，所以应深刻领会。都知道爱惜性命，滋养身体，也就知

道礼敬尊长，爱护下属，乐生恶死，太阴、太阳、中和三气因悦喜而通为大和，于是感应一并出现。只聚集众多贤士，只思考长寿之道，而安其尊上，是国家的宝器。能修身养性，就能养育万民。天不偏袒，却偏袒专诚守道之人；神不偏爱，善人为其效验。一身之中，能为贤人，能为神人，能为恶人，是什么缘故？（是因为）神灵出窍使人想入非非。所以存思体内神灵，修养其性，在于学习。众人中具有许多吉祥兆应的，是确实得道的人；占测而是非就可了知。斤两之察，是人之常情。天之照临人事，与镜没有差异。仔细核查此意和天愿相同，和真神为安，能够不吉利吗？旧有事例□□（原缺），不差毫厘，要得天、地、中和之意。所以天地调和则万物为安，天子公平则万民得治。所以单纯行阳，则地不肯尽成；单纯行阴，则天不肯尽生。应当和合天地人三统，阴阳相合，才是和合在中。古代圣人治致太平，都求索天、地、中和之心，若一气蹇塞不通，则百事违逆错乱。

和三气兴帝王法

通观天地中和之联系，顺应大业，通达三气，使王游乐无所职事，贤能之人皆出而辅佐帝王，天大喜。

学道真人问天师：“我想使帝王马上治致太平，您可以为我说一说吗？”天师说：“只要顺应天地，不差毫厘，马上可以治致太平，吉兆并兴。元气有三个名称：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个名称：天、地、人。天有三个名号：日、月、星，北极星为中心所在。地有三个名号：山、川、平地。人有三个名号：父、母、子。治有三个名号：君、臣、民。帝王想致太平，此三者必须常放心中，不差毫厘，使三者同担一忧，合成一家，马上可致太平，延寿不容置疑。所以男子象天，所以心念在好，这是天使人之明证。臣子与地相通，地总欲长养万物，与天合心，所以万物长出地面，就向上生长不止，云气摩天而成雨，所以忠臣常为君子担忧，汲汲于不忘其君，这是地使之明证。民主要是与中和气沟通，中和是主理调合万物的。中和为赤子，子因为父所生，其命与其父相系属，其统系在上，托生于母腹，所以遭冤即念想其父。此三者为夫妇父子的象征，应当相通辞语，协并同力共担忧患，则三气合并为大和之气。太和气即产生太平之气，若断绝此三气，一气中绝而不通达，则太和气不至，太平气不生。阴阳的关键在于中和。得中和之气，万物得以滋生，人民和谐调顺，帝王治世太平。

帝王之君，是天，其恩泽不能施布于下，万物则无由滋生，人不得延年益寿。帝王人君之心不畅顺明达，天心则不能通行于下，妻、子不能得到君王父亲的敕令教导，则为逆家之子。臣气不能通达，

地气不能成就，忠臣又怎么能佐助帝王治理天下呢？损害地之心，寡妇在房中常感愁苦而暗自神伤，良臣也就无从得以近前。民气不能上达，和气又怎能得以昌盛？中和乃当与帝王之治相应，调理万物，各当其治。现在三气相通不畅达，又怎能成就太平呢？

安乐王者法

帝王宜以道德化生万物，使之各得其所。不能使万物各得其变化之宜，不足以称为帝王。就象一夫一妇，共同生育一子，则称为人父母。也如一家

之象征，不能生育孩子，怎么称得上是父母呢？所以不能化生万物的，不足以称为人之父母。因此火行足以改变木、金、水、土四行，自身也再参预五行，故能作为帝王的拟象。木行质性和而专，遇火行而散成灰烬；金行质性坚而刚，遇火行而变柔，熔化；土行质性松散大柔，遇火行而坚固成瓦；水行质性寒而冷，遇火行而温暖。火自与五行相同，又能变化无常，其本性闪动上窜。阴因顺于阳，臣因顺于君，又能洞照细察明晰透彻，分辨是非，故能称为帝王，其余人则不能。土行不立刻施化，故称后土。木金水三行佐助君王职事，是臣民的拟象。

道无所不能化生，所以元气执守其道，方能行其气，产生天地，无支撑之柱而立，万物不运动，按类繁衍。于是及于其后，代世相传，说有种类。譬若地上滋生草木，岂有种属？这是元气遵道而使它这样的。自然因循其固有规律运作，万物都各得其所。天执守其固有规律运作，即可称神妙而无所不适。上象征人君父，无所不能克制化生，实得道旨。地遵道而行，东南西北中五方合于中央，万物之所归。日月星遵道而行，就无所不照临洞察。雷电遵道而行，所以能感动天下，乘着气运而往来。四时五行遵道而行，所以能变化万物，使其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常。阴阳雌雄遵道而行，所以能代世相传。凡事无论大小巨细，都遵道而行，所以无凶咎。

当今之世违失道本，就招致天下大乱。所以阳安宁万物就自生，阴安宁万物就自成。阴阳理治之道，教化及其臣民，流布于其庶民，受性命于天，受形体于地，受教育于师，方可知天下真道。执守道根者为王，执守枝干者为相，执守枝叶者为善则动乱而无常。帝王是天之子，皇后是地之子，实为天地第一神气的化身。天地常想使之悦乐，不得愁苦，怜悯之心如此。天地的心意，气为第一。所以为王者愁苦，而四时五行之气却违逆错乱，亦会残杀生灵无常。

悬象还神法

神魂生于体内：春季，青童子十；夏季，赤童子十；秋季，白童子十；冬季，黑童子十；每季的后十八天，黄童子十二。这是男子的脏神，女子的脏神也同此数。男子念思男子之脏神，女子念思女子之脏神，都应以脏神的一尺为长度标准。脏神之画像要使其精美，令人爱之，意念欣然不能自禁，出游在外的魂神即速返归体内。

解承负诀

天地开辟以来，凶咎之气未曾中绝，即便中绝之后也会再起，是什么原因？天对人的寿命掌握得十分严格，所以特赐有德之人长寿，不可骗取。欲知其珍贵难得，就须使天地六合八极万物，都得无所仇冤，皆大欢喜，才可增延寿命。倘有一事不悦，就有伤、死、亡者。

常人之行，有努力行善反而常得恶果者，有竭力作恶反而得善报者，因此就说为贤为不贤都一样。努力行善反而常得恶报，这是承受负载先人过失之殃，流迁的灾祸前后相累加，来害此人；竭力作恶反而得善果的，是先人久积功德，泽被于此人。能建树大的功德万万倍于先人，即便有余殃加被，也不能对他产生影响。因免除过去之业，流布后世，成为承负五代祖先。一

个小周期为十世三百年，而一返其初。有小行善而不止者，陷身于其先人的流恶承负之灾咎，至中世灭绝而无后人，实在冤枉啊！于承负而言，天有三大

类：帝王三万年相承负，臣子三千年相承负，庶民三百年相承负，都有承负相连一伏一起，随政治衰败兴盛不停。现在能奉持此道，因为天道理治而断绝，深思而勿忘。

常人有三类寿，应三种气太阳、太阴、中和之运命。上寿一百二十岁，中寿八十岁，下寿六十岁。一百二十岁与天相应，一至十二月之大数为天地之界极。八十岁与阴阳相应，分布于八个方位对等与地相应，万物的生长遂成与地之八方相应。死者离夫，生者存留；六十岁与中和气相应，得六月“遁”卦。所谓遁，是逃亡之意，所以主理死与生之转折。若行善不止，超过一百二十岁称之为超凡成仙；若行恶不止，不到六十岁就会早亡。

腹中胎儿以及未及成年而死的，称作无辜地承负先人灾殃。多头疼之病，是天之气不高兴；多足患，是地之气不高兴；多五脏疾病，是五行之气不调和；多四肢疾病，是四时之气不谐和；多耳聋目盲之病，是日月星失却法度；多寒热之病，是阴阳之气相冲突；多昏乱之病，是万物失却其所；多鬼魅之病，是天地神灵发怒；多热病而死，则太阴之气偏盛所残杀；多寒症而死，是太阳之气偏盛所加害；多暴亡之病，是刑罚肃杀之气太急所致；多气胀或少气之病；是立春、春分等八个节气违逆错乱的结果。

现在天地阴阳，内独尽失其所，所以万物多病害。帝王理治不能调和，水旱灾害无常，盗贼屡起，反过来又更加加重其刑罚。有增之重益纷纷，灾连祸结不得解脱，庶民都呼救于上天，天子理治乖背离乱，失却节度无常，万物或失或伤，上感动苍天，日月星背乱多变，众星脱逸常道乱行，所以认同最高之道，可以救助之。我知其意，不是欺骗你。天威一旦发动，不能抑制，获罪于天，使人早死，起初天地开辟，从大圣人各精专一业实真知之，不容置疑。

所以能各作一大业，使后代人修持，无有差错。所以圣人尚且各擅长一大业，不能一定知道天道，况于常人呢？天地各有所长，所以天擅长高远而轻清光明，地擅长卑下而重浊博厚，天地相交合生长养育万物，尚且不能兼备，何况于常人呢？亥属水为天地区西北之极，巳为人为天地东南之极，亥寒时若不因时收闭，下一年巳必与之相冲。子为水为天地之北极，本为火为天地之南极，你今冬不善于顺时而藏，午返时承负祸殃而灭亡。丑为金为天地之东北极，未属木为天地之西南极，丑若不因时而生，六月返时受其残伤。天地本性与运会，都是这样。现今帝王居处京师，其任用道德，仁善于万里，百姓蒙受其恩泽。为父仁慈，为子孝顺，家庭衣食充足，不为邪恶之事。帝王居处京师，若违失道德，万里之外，臣民擅失其职守，这都是相互隔离万里，其原由是相同的。学习善言，不如身体力行。

阙 题

学道真人问天师：我平生不知道为什么而常喜？”天师说：“你还记得往昔的博大真人吗？之所以先出生而后衰老，是因其废黜邪恶之人，而独喜欢真道，真道能经常保持，邪恶自会消除。常人尽陷于困顿穷途之中，而我独得长生，这就是常喜。昭昭甚明，哪里有忿恨呢！”

学道真人问“最终还是不得长生，又该怎么样呢？”天师说：“不断习行接近功成道毕，念思善德接近长生。所谓道，是没有极限的常法。远古神人加以理治，用真人作为臣以统御庶民，所以庶民不知其上还有天子，这是顺遂道之本然不加人为而得到治化；其次则是真人加以理治，用帝王的教导，不见其庶民时，已知道有天子，闻听帝王的教导，并且加以尊重；再其次是仙人加以理治，用道人为臣，这种统治教化开始出现刑罚加及，法令昭彰，而民心思动，心多畏惧，机巧诈骗就会产生；再次是凭借武力加以统治，不仔细挑择其臣，百姓多蒙冤受屈，这样动乱就会滋生，离理治渐远，离混乱渐近，长此以往，就会发展到无法加以扼制的程度。

因此念思神招致神，念思真招致真，念思仙招致仙，念思道招致道，念思智招致智。圣人专一地念思贤人，招致贤人之神魂来加以护祐；念思邪恶，招致愚人鬼魂来加以蛊惑。人可心可意地念思，都会有所招致，区别只在念思的优劣高下而已。所以高明之人为帝王，其念思神真；中等之人为帝王，其心通多智；下等之人为帝王，无所能思，听凭命运的摆布。”

阙 题

学道真人问：“怎么知道帝王念思善或念思恶呢？”天师说：“这太好讲了。帝王念思仁善，吉祥瑞兆为其独出，神图神书为其独生。帝王仁生明照，生于木火之行；刚武睿智，生于金水之行；阴柔随和，生于土行。天所垂示之象，是准确无误的。”学道真人问：“古者独生之神图奇方，究竟谁堪当得到它呢？”天师说：“臣吏庶民得到它将它呈献给王者。帝王时运之气即为适中良好，政治日益清明，道术贤哲纷纷出来加以辅佐，帝王之道得以日益强盛。边夷之民不再为乱，帝王可垂衣拱手而治，刑罚自发绝灭，人民无战乱之患，帝王念思仁善的确凿证据，能不明白吗？不见其人，就已可知道了。”

学道真人问：“天师何以能够知道这些？”天师说：“以其幽隐玄妙而知之。帝王乐仁好生，效法天道；臣民喜柔顺好养育，效法地道，好的感应之而出。所以天地不言语而长且久，其理治独神妙不已；人体神灵不言语而长寿成仙，都因内明而外暗，所以为万道之端首。神灵出入，没有具体的处所与通道，清静而无声，于枕安卧，神光滋生，怎么会有不吉祥安乐的呢？用口多的伤竭其精气，用力多的劳苦其形体，用武多的戕残其身軀，这是凶祸之所生。你要谨慎地遵守我说的话，不能妄自念思。念思善或有所得，念思恶则反过来伤残自身，安与危之间距，交互相错譬若挽结之盘发。你要谨慎，切勿杂思杂虑。人脱离道本其性命即绝灭，确知道旨性命可活跃，勉力地涵养你的精气，不要自我煎熬。求得一明师而加以服事，祸乱不能发作。”学道真人不敢擅失天师之言。

天师说：“学道者各为自身，不为他人。所以应各自爱自亲，学道久积自然会成神真，超凡脱俗，就是这些。”学道真人问：“怎么知道道的效应呢？”神人说：“由明师抉择，身体力行，由俗骨凡胎变成神仙，和神灵奉行之道同门，与真为邻居，与神人一起出入。求索于你自身，为什么不体察？担心失却道意，反求索于四野，求之而无所获，便到穷困年老，于是背离道根，就说天下不存在长生真道，经常独自愁苦。背离道根，这是莫大的灾祸，帝王失道不能干治天下，官吏失道则会使其君主昏乱，仁者失道也就无所谓

为贤，小人失道则足以诛灭其身。古代圣贤之人所行，和现在相同；古代小人之所困顿，也与现在相同，明证如此。”

学道真人问：“怎么知道人即将兴衰即将衰败呢？”天师说：“大人即将兴盛，必有奇文显现，贤能之人辅助他治理天下；家人即将兴盛，若有求必应，你的仁善也就可推知了。”学道真人问：“怎么招致这样贤能之士呢？”天师说：“都是凭借念思，精念涵咏不止，其事即来。”学道真人曰：“太神妙了，道之宰治，能不努力践行吗？”天师说：“三纲六纪之所以能长久很好地发挥作用，是因其执守道本，不失其理治，所以长吉乐。天之寿命。不夺人之所愿。木行质性仁，念思仁即致东方，东方主理仁。五方都是如此，天下万事，各随其类。所以帝王念思安定，其理治亦清静，是类相感动之故。古代学者，取法自己，现在的学者，反而效法他人；古代学者积精以安定身心，现今学者尚浮华之文，不积精安身，反聚精于文，这是不知根之故。”

学道真人问：“常人为何屡屡有灾病呢？”天师回答说：“所以肝神离去，出游于体外而不正常返回人体，眼睛就会失明；心神出游，其嘴唇就会呈青白色；肺神出游，其鼻不通；肾神出游，其耳聋；脾神出游，使人口不知甘味；头神出游，使人头晕脑胀；腹神出游，使人腹之中央很不谐和，什么也不能消化；四肢神离去，使人瘫痪。神精之性常居于空闲之处，不居于污浊之处；欲念思神魂使回返体内，都应洗心防患，悬立神、精之象于香洁之室中，百病即会自行消亡；不洗心防患，精神不肯返归于人体。这都是上天一起举告人的读神罪过，所以人之疾病累积过多，使死者不断。

《太平经》曰：学道真人说：“人的精和神，常居于空闲之处，不居于污浊之间；欲念思使精返归体内，都宜洗心防患于香洁之室中，百病自会消除；不洗心防患，则精、神不肯返归人体；都是上天一齐举告人读神的罪过，所以人的疾病株累寸积，使死的人不断。

【评析】：

本部经文全缺，系据《太平经钞》而补。由十四个部分组成，就内容而言，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阐述了《太平经》的理论基础。作者改造先秦以来有关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优劣论的理论成果，提出了神、真、仙、霸递相为治的历史退化论，借以说明《太平经》出现的历史基础；作者发挥《周易》“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善恶报应论，提出了“承负说”并加以系统阐述。认为，人行善反得祸殃，行恶反得福祉，归咎于先人功过报应流及后世，这种承负之祸，由身、家、国以至万事万物，解除这些灾祸正是《太平经》赖以出现、天师真人借以问对以至传道的出发点和现实依据；宣扬揉合了包括元气论、气化论、五行说等在内的天人感应论。认为，道是人须臾不可离却的本根，“大人失之不能平其治，中士失之乱其君，仁人失之无从为贤，小人失之灭其身。”“天下之事，各从其类”，“天人一体，可不慎哉！以类相召。”“太阴太阳中和之气共为理，更相感动，人为枢机”，所以人能乐生恶死，“太和”盛气则应运而生；守一养性，“真神”则安而不露；“帝玉思靖，其治亦静”，则瑞应出，图书生，天下长苦乐而无祸乱。并根据生产和生活经验申明火为君长，可改变木、金、水、土四行的道理，为汉之火德说张目。天人感应论构成《太平经》修真、修道的理论基石。

其次，修道成真的途径。道是万物元首，从元气自然到天地三光无不由道而生，守道而行，它通过刚柔、动静等阴阳对立面的和谐统一表现出来。

依据这个原理，作者提出了“悬象还神”，“端身靖身”的守一精神修炼术。认为，“一”为道之根、气之始、命之系，众心之主，所以，修道成真必须“念思本根”、“治内治近”，在静空中悬立，意守脏器，追回出游体外的神、精，使神存形安，百病去除。具体到君臣，则君宜清心人道，臣宜守德；具体到帝王、王后，则帝王应法天，皇王应法地，共同包容持养万物百姓。修道的捷径则在“决之于明师，行之于身”，即必须寻得明师指点，并加以身体力行。

第三，修道的“道效”。作者认为，修道守一具有治身治国的双重效用。就个人而言，合气、守一、顺道，可以“身变形易，与神道同门，与真为邻，与神入同户”，即益寿延年，归仁延命。作者例举合精气神为一，产生“始正赤，终正白，久久正青，洞明绝远复远”的心理体验，加以说明，就国家而言，三名同心即天之阳气、地之阴气、人之中和气三气及其具体化的天地人、日月星、山川上、父母子、君臣民都必须和合通达，则可以共同兴利帝王，调鬼神，退夷狄，瑞应来，消灾弭祸，“吾欲使天下万神和亲，……天地长悦，百神皆喜，令人无所苦。帝王得天之力，举事有福”，天下可以达到一种协调和谐即“乐”的理想状态。这是对《周易》“中和”思想的道教化改造和实际运用；就帝王而言，应效法元气自然、天地三光雷电四时五行以至阴阳雌雄，守道而行，做到无所不能生养、制化，使万物人民各得其所。这里，作者极力突出帝王和王后的地位和作用，称其为“天地第一神气”的化身，这些都是服从于《太平经》兴利帝王的直接政治目的的。总概言之，精思并常保真道，就能求得兴生之乐的“道效”，垂拱之治的“道治”，这就是作者所要申述的修道的效用和目的。

丙 部

(卷三十五——五十一)

分别贫富 法 第四十一

“真人前，子连时来学道，实已毕足未邪？”“今天师不复为其说也，以为已足，复见天师言，乃知其有不足也。今意极讫，不知所当复问。唯天师更开示其所不及也。”“行，真人来。天下何者称富足^{〔一〕}，何者称贫也^{〔二〕}？”“然，多所^{〔三〕}有者为富，少所^{〔四〕}有者为贫。”“然子言是也，又实非也。”“何谓也^{〔五〕}？”“今若多^{〔六〕}邪伪佞^{〔七〕}盗贼，岂可以^{〔八〕}为富邪^{〔九〕}？今若^{〔十〕}凡人多也^{〔十一〕}，君^{〔十二〕}王少，岂可称^{〔十三〕}贫邪？”“愚暗生见天师有教，不敢不言，不及有过。”“子尚自言不及，俗人安知贫富之处哉？”“今唯天师令弟子之无知，此若婴儿之无知也，须父母教授之乃后有知也。”

【校勘】

〔一〕《钞》无“足”字。〔二〕《钞》无“也”字。〔三〕《钞》无“所”字。〔四〕《钞》无“所”字。〔五〕《钞》无“何谓也”三字。〔六〕《钞》无“若多”二字。〔七〕《钞》无“佞”字。〔八〕《钞》无“以”字。〔九〕“邪”《钞》作“也”。〔十〕《钞》无“若”字。〔十一〕《钞》无“也”字。〔十二〕“君”《钞》作“帝”。〔十三〕“称”《钞》作“谓”。

【注释】

贪官：富，指大地所生养的万二千物包括“瑞应”之物“毕备足”，反则为贫。毕足未：全部了解领悟与否。极讫：到尽头了。不及：尚未知晓的道法。多：指财富拥有。愚暗生：学道真人自谦之称。处：区处。

“善哉，子之言也！太谦，亦不失之也。诺，真人自精，为子具言之。富之为言者，乃^{〔一〕}毕备足也^{〔二〕}。天以凡^{〔三〕}物悉生出^{〔四〕}为富足，故上皇气出，万二千物具^{〔五〕}生出^{〔六〕}，名为富足；中皇物小减^{〔七〕}，不能备足万二千物，故为^{〔八〕}小贫；下皇物复少于中皇，为大贫；无瑞应，善物不生，为^{〔九〕}极下贫。子欲知其大效，实比若田家，无有奇物珍主，为贫家也；万物不能备足，为极下贫家，此天地之贫也。万二千^{〔十〕}物俱出，地养之不中伤，为地富；不^{〔十一〕}而善养，令小伤，为地小贫；大伤，为地大贫；善物畏见，伤于地形而不生，至为下极贫；无珍宝物，万物半伤，为大困贫也；悉伤，为虚空贫家。此以天为父，以^{〔十二〕}地为母，此父母贫极，则子^{〔十三〕}愁^{〔十四〕}贫矣，与^{〔十五〕}王治相应。是故古者圣^{〔十六〕}王治^{〔十七〕}，能致万二千物，为上富君也^{〔十八〕}；善物不足三分之二，为中富之^{〔十九〕}君也^{〔二十〕}；不足^{〔二十一〕}三分之一，为下富之^{〔二十二〕}君也^{〔二十三〕}；无有珍奇善物^{〔二十四〕}，为^{〔二十五〕}下贫^{〔二十六〕}君也；万^{〔二十七〕}物半伤，为衰家也；悉伤，为下贫人。古者圣贤^{〔二十八〕}乃^{〔二十九〕}深居幽室，而自^{〔三十〕}思道德^{〔三十一〕}，所及贫富，何须问之，坐自知之矣。”

【校勘】

〔一〕《钞》无“者乃”二字。〔二〕“也”《钞》作“矣”。〔三〕“凡”通作“万”。〔四〕《钞》无“出”字。〔五〕“具”《钞》误作“异”。〔六〕《钞》无“出”字。〔七〕“小减”《钞》作“减少”。〔八〕“为”《钞》作

“乐”。[九]《钞》无“为”字。[十]《钞》无“二千”两字。[十一]“不”下十七字《钞》无，但有“不能养物为大贫”七字，“而”读如“能”，本书“而”与“能”往往通用。[十二]《钞》无“以”字。[十三]“子”上《钞》有“其”字。[十四]“愁”《钞》作“日”。[十五]“与”下七字《钞》无。[十六]“圣”《钞》作“帝”。[十七]“治”上《钞》有“以道”二字，“治”下《钞》有“天下”二字。[十八]《钞》无“也”字。[十九]《钞》无“之”字。[二十]《钞》无“也”字。[二十一]《钞》无“不足”二字。[二十二]《钞》无“之”字。[二十三]《钞》无“也”字。[二十四]“无有珍奇善物”《钞》作“琦物不生”。[二十五]《钞》无“为”字。[二十六]“贫”下《钞》有“之”字。[二十七]“万”下十四字《钞》无。[二十八]“圣贤”《钞》作“有道帝王”。[二十九]《钞》无“乃”字。[三十]《钞》无“自”字。[三十一]“道德”下《钞》有“而万物自足，岂不乐哉”两句。

【注释】

精：指精思。 为言者：讲的是。 万二千物：此为《太平经》作者用术数推导出来的物种数目。 中皇：指介于上皇和下皇之间的太平气。

瑞应：吉祥的兆应。 善物：指自身生命力很强的动植物。 见：同“现”。

所及：指波及面。

“善哉善哉！今唯天师幸哀帝王久愁苦，不得行意，以何能致此贫富乎？”“善哉善哉！子之难问也，已入微言要矣。然，所行得失致之也。力行真道^[一]者，乃^[二]天生^[三]神助其化，故^[四]：天神善物备足也；行德者，地之阳养^[五]神出^[六]，辅^[七]助其治，故半富也^[八]；行仁者，中和^[九]仁^[十]神出^[十一]助其治，故小富也^[十二]；行文者，隐欺之阶也，故欺神出^[十三]助之，故^[十四]其治小乱也；行武者，得盗贼神⁽¹¹⁾出助之，故其治逆于天心，而伤害^[十五]善人也^[十六]。道者，乃天所案行也。天者最神，故真神出助其化也；地者养，故德神出助其化也；人者仁，故仁神出助其化也；文者主相文欺⁽¹²⁾，失其本根，故欺神出助之也，上下相文，其事乱也；武者^[十七]以刑杀伤^[十八]服人，盗贼亦以^[十九]刑杀伤^[二十]服人，夫以怒喜猛威服人者，盗贼也，故盗贼多出，其治凶也，盗贼多以财物为害⁽¹³⁾，故其治失于财货也。故古者上君以道服人，大得天心，其治若神，而不愁者，以真道服人也；中君⁽¹⁴⁾以德服人；下君以仁服人；乱君以文服人；凶败之君将以刑杀伤服人。是以古者上君，以道德仁治服人也，不以文刑杀伤服人也，所以然者，乃鄙用⁽¹⁵⁾之也。上君子乃与天地相似，故天^[二十一]乃^[二十二]好生不伤也^[二十三]，故称君称^[二十四]父也；地以^[二十五]好养万^[二十六]物，故称良臣^[二十七]称母也；人者当^[二十八]用心仁^[二十九]而爱育似于天地，故称仁也。此三^[三十]者善也^[三十一]，故得共治万物^[三十二]，为^[三十三]其^[三十四]师长也。夫欺⁽¹⁶⁾刑者，不可以治，日致凶矣，不能为帝王致太平也，故当断⁽¹⁷⁾之也。今真人以吾书付有道德之君，力行之，令效立与天相应，而致太平，可名为富家，不疑也；可无使帝王愁苦，反名为贫家也。今民间时相谓为富家，何等也？是者但俗人妄语耳，富之为言者，乃悉备足也。一事不具，辄为不具足也。故古者圣贤不责备于一人者，言其不能备之也，故不具责之也。今八十一域国⁽¹⁸⁾，物各少不备足也，不能常足也，故从他国取之也。今一家有何等富哉？真人其好随俗人妄言邪？”“不敢不敢。”“子既学慎言，无妄谈也。夫妄谈，乃乱天地之正文⁽¹⁹⁾，不可为人法⁽²⁰⁾，慎之。”

【校勘】

[一]“力行真道”《钞》作“帝王行道”。[二]《钞》无“乃”字。[三]《钞》无“生”字。[四]《钞》无“故”下八字。[五]《钞》无“之阳养”三字。[六]《钞》无“出”字。[七]《钞》无“辅”字。[八]《钞》无“故半富也”四字。[九]“行仁者中和”《钞》作“行中和者”。[十]“仁”《钞》作“人”。[十一]《钞》无“出”字。[十二]《钞》无“故小富也”四字。[十三]《钞》无“出”字。[十四]《钞》无“故”下十七字。[十五]《钞》无“害”字。[十六]《钞》无“也”字。[十七]“武者”《钞》作“武治天下”。[十八]《钞》元“伤”字。[十九]“亦以”二字《钞》作“市”。疑《钞》脱“以”，亦讹“市”。[二十]“伤”《钞》作“害”，“伤”下《钞》无“服人”二字，但有“也”字。[二十一]“天”上《钞》有“为帝王法之本意以类相报”十一字。[二十二]“乃”《钞》作“以”。[二十三]《钞》无“不伤也”三字。[二十四]《钞》无“称”字。[二十五]“以”字下“好”字上，《钞》有“宁静”二字。[二十六]“万”原作“凡”，今依《钞》改。[二十七]《钞》无“称良臣”三字。[二十八]《钞》无“人者当”三字。[二十九]“仁”下八字《钞》作“仁爱万物”。[三十]“三”《钞》讹“二”。[三十一]《钞》无“也”字。[三十二]《钞》无“得共治万物”五字。[三十三]“为”上《钞》有“称”字。[三十四]《钞》无“其”字。

【注释】

行意：治国大法的要意。 难问：诘难性的发问。 微言要：微言大意。 生神：泛指司生之神。 阳养神：泛指助天化生的地神。地性好养，故称。 中和：阴阳交合之气，其形为人。 仁神：仁惠之神。 文：文彩，指条规繁多的礼制法度。 阶：台阶，喻指起因。 欺神：欺诈之神。(11)盗贼神：指使人为盗作贼之神。《太平经》认为万事万物俱有神灵支配，故语。(12)文欺：指冠冕堂皇的欺诈行为。(13)害：指伤杀人。(14)中君：中等君主。(15)鄙用：不屑于任用。鄙，轻视，鄙视。(16)欺：指礼文。(17)断：废弃不用。(18)八十一域国：战国阴阳家邹衍认为，中国称为赤县神州，九个象赤县神州那样大的州，合成一个人州，外有小海环绕；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外有大海环绕；再往外，才是天地的边际。此印中国内分冀兖等九州，九九八十一，合为一大州。(19)天地之正文：指大地神书。(20)人法：人所遵行的法则。

“唯唯。今天师既加恩爱，乃怜帝王在位，用心愁苦，不得天意，为其每具开说，可以致上皇太平之路。愚生受书众多，大眩童蒙，不知当复问何等哉？唯天明师，悉具陈列其诚。”“善哉善哉！然，天法阳数，阴数二。故阳者奇，阴者偶。是故君少而臣多。阳者尊，阴者卑，故二阴当共事一阳，故天数一而地数二也。故当二女共事一男也。何必二人共养一人乎？尊者之傍不可空，为一人行，一人当立坐其傍，给侍其不足。故一者，乃象天也；二者，乃象地也；人者，乃是天地之子，故当象其父母。今天下失道以来，多贱女子，而反贼杀之，令使女子少于男，故使阴气绝，不与天地法相应。天道法，孤阳无双，致枯，今天不时雨。女者应地，独见贱，天下共贱其真母，共贼害杀地气，令使地气绝也不生，地大怒不悦，灾害益多，使王治不得平。何也？夫男者，乃天之精神也。女者，乃地之精神也。物以类相感动，王治不平，本非独王者之过也。乃凡人失道轻事，共为非，

其得过非一也，乃万端，故使治难平乖错也。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此贼杀女，深乱王者之治，大咎在此也。”

【注释】

童蒙：年幼未开化。这里是自谦之辞。 阳数：指一、三、五、七、九。与下文阴数相反。数，指基数。 奇：单数。 贼杀：虐杀。 时雨：应时而雨。 真母：即地。 男者，乃天之精神：人禀元气之阴阳精气而生，禀阳精气多者为男，反之则为女，故语。 物以类相感动：此为汉代盛行的天人感应论。 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源自《老子》，“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孝经》亦谓：“天地之性人为贵。”

“今天师为王者开辟太平之阶路，太平之真经出，为王者但当游而无事。今是伤女，为其致大灾，当奈何之乎？”“善哉！子之问也，得天心矣。然天下所以贱恶女者，本恶过在其行。”“何谓也？愿闻之，试得记于竹帛，万万世不敢去也。”“善哉！子今能记之，天下无复杀女者也。”“唯唯。愿记之，以除帝王之灾，吾所乐也，以救冤女之命。”“善哉！子已得益天算矣。”“何谓也？”“然，活人名为自活，杀我名为自杀。天爱子可为，已得增算于天，司命易子籍矣。”“不敢也，不敢也。”“无可复让，此乃天自然之法也。然天下所以杀女者，凡人少小之时，父母自愁苦，绝其衣食共养之。非独人也，蚊行亦皆然。至于老长巨细，各当随其力而求衣食，故万物尚皆去其父母而自衣食也。贤者得乐，不肖得苦。又子者年少，力日强有余。父母者日衰老，力日少不足也。夫子何男何女，智贤，力有余者，尚乃当还报复其父母功恩而供养之也，故父母不当随衣食之也。是者名为弱养强，不足筋力养有余也，名为逆政。少者还愁苦老者，无益其父母，父母故多杀之也。今但为乏衣食而杀伤之，孰若养活之者，而使各自衣食乎？真人！是诚冤绝地统，民之愚甚剧也。”

【注释】

游而无事：终日游乐而无所事事。 其行：指女子婚前有赖父母养育，婚后又不能赡养父母。 竹帛：竹简和丝帛。 天算：即天寿。其享寿有未尽者，所余部分则由天另行掌握。此是以一年为一算。 活人：使人活。 可为：对真人的举动感到可心。 司命：掌管人间生死之神吏。 籍：此指长生簿。 绝其衣食共养：此指父母养育不易。共，供。 蚊（qí）行：泛指用脚行走的动物。 老长巨细：指成年以后。 太子何男何女：做子女的无论是谁。 父母不当随衣会之也：汉制，民男二十，则编入国家户籍，以应摇役。此句和下文，是基于这种现实，对子女应尽义务作出的一种解释，其理论根据则是违反阳尊阴卑的所谓天法。 愁苦：指女子出生后凭空给父母增添了沉重负担。 无益其父母：汉制，凡民女十五至二十岁不嫁者，征收五倍人口税。 地统：地之统系，与天统、人统相对而称。

“今小生闻是，心大悲而恐愀，知冤者诚多，当奈何哉？”“然，夫好学而不得衣食之者，其学必懈而道止也；而得衣食焉，则贤者学而不止也。当使各有所利，不当使其还反相愁穷也。”“何谓也？”“夫女者无官，女之就夫，比若男子之就官也，当得衣食焉。女之就夫家，乃当相与并力同心治生，乃共传天地统，到死尚复骨肉同处。当相与并力，而因得衣

食之。令使贤 且乐，令使不肖者 且苦。比若土地，良土其物善，天亦付归之；薄土其物恶，天亦付归之；不夺其材力所生长也。天地尚不夺汝功，何况人乎哉！如是则凡人无复杀其女者也。”“善哉善哉！一大深害除矣，帝王太平已至矣。”“真人何以知之乎？”“然，夫父母与子，极天下之厚也，不得困愁焉，不宜杀之也。毋乃 杀其子，是应寇贼之气，大逆甚无道也，故其乱帝王治最深。夫女今得生，不见贼杀伤，故大乐到矣。”

【注释】

愀(hài)：愁苦。 道止：中途度止。 官：指终身独栖的处所。
治生：谋生。 共传天地统：指生儿有女。 贤：贤妇。 不肖者：指拙妇、蠢妇。 功：指劳作的成效。 厚：指感情的亲近程度。 毋乃：恐怕。

“然，子说是也，可谓知之矣。今天下一家杀一女，天下几亿家哉！或有一家乃杀十数女者，或有好之未生出，反就伤之者，其气冤结上动天，奈何无道理乎？故吾诚□□重知之也。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则令妇人无两心，则其意专，作事不复狐疑也。苦而无功，则令使人意常不和谐。此者，乃天性自然之术也。真人慎之，无去此书，以付仁贤之君，可以除一大冤结灾害也。慎吾书言，以示凡人，无肯去女者也，是则且应天地之法也，一男者得二女也。故天制法，阳数者奇，阴数者偶。大中古以来，人失天道意，多贼杀之，乃反使男多而女少不足也。大反天道，令使更相承负，以为常俗。后世者剧天下恶过，甚痛无道也。夫男者乃承天统，女者承地统，今乃绝地统，令使不得复相传生，其后多出绝灭无后世，其罪何重也！此皆当相生传类，今乃绝地统，灭人类，故天久久绝其世类也。

又人生皆含怀天气 具乃出，头圆，天也；足方，地也；四支，四时也；五藏，五行也；耳目口鼻七政，三光也；此不可胜纪，独圣人知之耳。人生皆具阴阳，日月满乃开胞而出户，视天地当复长，共传其先人统，助天生物也，助地养形也。今天地神信此家，故天地神统来寄生于此人，人反害之，天大咎之，而人不相禁止，故天使吾出此书以示后世也。事已发觉，而复故为者，名为故犯天法，其罪增倍，灭世 不疑。真人慎之，自励自励！”

【注释】

大中古以来：指夏商周以下的历史时期。 断绝地统，气使不得复相传生：指种族延续和繁衍受到人为的阻碍和破坏。 天气：指源于元气的阴阳精气。 头圆，天也：天是圆形的，人法天，故头部也是圆形的。 七政：七窍。 日月满乃开胞而出户：犹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淮南子·精神训》谓，人始孕一月而膏（形成粘稠形状），二月而肤（膨胀，dié），三月胎（成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灭世：指断子绝孙。

“唯唯。”“子今既已发觉此事，而逃亡 其书，子代人得罪坐 之矣。”“不敢不敢。”“行去，各为身计。”“唯唯。”

右分别说^{〔一〕}贫富、君王行之立吉、禁人断绝地统、以兴男女、平复王政。

【校勘】

〔一〕《钞》无“说”字。

【注释】

逃亡：指不授付，不传布。 坐：受惩罚。

一男二女法 第四十二

“真人前。今天太和平气 方至，王治且太平，人当贞邪 不当贞？何以当贞？”“夫贞者，少情欲不妄为也。”“噫，真人之说纯。大中古以来，俗人之失也，其师内妒，反教民妄为也。”真人曰：何谓也？”“夫贞男乃^{〔一〕}不施，贞女乃^{〔二〕}不化也^{〔三〕}。阴阳不交，乃出^{〔四〕}绝灭无^{〔五〕}世类也^{〔六〕}。二人 共断^{〔七〕}天地之统，贪小^{〔八〕}虚伪之名，反无后世，失其实核，此天下之^{〔九〕}大害也。汝向不得父母传生，汝于何得有汝乎？而反断绝之，此乃天地共恶之，名为绝理大逆之人也。其应乃使天地隔绝，天不肯雨，地不肯化生，何也乎？夫^{〔十〕}天不雨，即其贞不施也；夫^{〔十一〕}地不生万物，即其贞不化也。夫^{〔十二〕}天乃不雨，地乃无所生物，天下之大凶咎也，何以为善哉？观真人之说也，不顺天地之教，令逆天道，不乐助天地生化，反欲断绝之。子之吐口出辞，曾无负于皇天后土乎？”“无壮 不及 有过，见天师说，自知罪重不也。”“为 子言。事无当反天道，而以俗人之言，不顺天意，阴阳所以多隔绝者，本由男女不和。男女者，乃阴阳之本也。夫治事乃失其本，安得吉哉！”“今唯天师，当云何乎？”“然，太皇天上平气 将到，当纯法天。故令一男者当得二女，以象阴阳，阳数奇、阴数偶也，乃太和之气到也。如大多女，则阴气兴；如大多男，则阳气无双无法，亦致凶，何也？人之数当与天地相应，不相应，力而不及，故得凶害也。”

【校勘】

[一]《钞》无“乃”字。[二]《钞》无“乃”字。[三]《钞》无“也”字。[四]《钞》无“乃出”二字。[五]《钞》无“无”字。[六]《钞》无“也”字。[七]“断”《钞》作“绝”。[八]《钞》无“小”字。[九]《钞》无“之”字。[十]“夫”下十字《钞》作“天若守贞即时雨不降”。[十一]“夫”下十二字《钞》作“地若守贞即万物不生”。[十二]“夫”下十八字《钞》作“不施不生其害大矣”。

【注释】

一男二女法：指一夫二妻制。 太和平气：指太阳、太阴、中和之气的统一体。 邪：耶。 妒：指妒嫉真道。 世类：族姓系统。 二人：即贞男贞女两种人。男子属阳，为天精神，乃承天统；女子属阴，为地精神，乃承地统，故语。统，统系。 实核：指男施女化的新生命。 无壮：犹言乳臭未干。 不及：指对问题的认识没达到应有的高度。 不：下不为例之义。 为：对于。 和：交合。 男女者，乃阴阳之本：《易·系辞下》谓：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太皇天上平气：指无以复加的太平盛气。 法：效法。 法：指阳尊阴卑等法则。

“夫帝王后宫乃应土地，意云何哉？”“今真人所言，即助吾语也。夫女，即土地之精神也；王者，天之精神也。主 恐土地不得阳之精神，王气不合也。令使土地有不化生者，故州 取其一女，以通其气也。乐其化生者，恐其施恩不及，王施不洽，故应土地而取之也。遍施焉，乃天气通，得时雨也，地得化生万物。令太平气至，不可贵贞人也，内独为过甚深，使王治不和良，凡人亦不可过 节度也，故使一男二女也。”“善哉善哉！”

【注释】

夫女，即土地之精神也：人禀元气分化成的阴阳精气而生，受阴之精气多者为女，反之为男，故语。主：职在。州：此指九州。治：均匀。过：过分。

右^{〔一〕}顺天地，法^{〔二〕}合阴阳，使^{〔三〕}男女无冤^{〔四〕}者，致时雨^{〔五〕}令^{〔六〕}地化^{〔七〕}生^{〔八〕}，王治和平^{〔九〕}。

【校勘】

〔一〕《钞》无“右”字，但有“大”字。〔二〕《钞》无“法”字。〔三〕《钞》无“使”字。〔四〕“冤”下《钞》有“结”字。〔五〕“雨”下《钞》有“降二炁和”四字。〔六〕《钞》无“令”字。〔七〕《钞》无“化”字。〔八〕“生”下《钞》有“万物”二字。〔九〕“王治和平”《钞》作“帝王之道治立致太平”。

兴善止恶法 第四十三

“真人前。今太平气临到，欲使谨善者日益兴，恶者日衰却也。为其有伤杀人，盗贼发，为作政当云何乎？”“何谓也？”“谓临发所知也。如人君坐有所疑，而欲使善者大兴，恶者立衰也。盗贼起，使即时得也。”“其为政当奈何乎？”“今真人宜善记之。”“今天师使之，敢不言，每言不中天师法。”“何谦为言之？自古大圣人不责备于一人也。今子言不中，何谦乎？”“唯唯。但当赏善罚恶，令使其分明□□，即善者日兴，恶者日衰矣。”“子言是也，其赏罚独无名字邪？”“不及勤能一言，不敢复重。今唯天师大开示之。”

【注释】

兴善止恶法：指按照易纬八卦方位，聚众就坐，隔户呼问的一种教化与镇压双管齐下的为政方法。谨善者：恭谨良蓄的人。为作政：指采取相应的对付办法。临发：身临出事地点。坐：坐镇天下。勤：充其量、往好说之义。

“然。子主记之，为子具言之。长吏到其发所，悉召其部里人民，故大臣故吏使其东向坐，明经及道德人使北向坐，孝悌人使南向坐，佞家谨子使居东南角中西北向坐，恶子少年使居西南角中东北向坐，君自南向坐。何必正如此坐乎？各从其类，乃天道顺入立善也，盗贼易得，何谓也？大臣故吏投义处，此人去不仕，欲乐使以义相助也；明经道德投明处，欲使明其经道相助察恶也；孝悌投本乡，至孝者用心，故使归本乡也。孝悌者欲使常谨敬如朝时也，物生于东，乐其日进也。谨力之子投东南角者，东南长养之乡，欲乐其修治万物而不懈怠也；恶子少年投西南，西南者，阳衰阴起之乡，恶欲相巧弄，刑罚罪起焉，故猴猿便巧，处向衰之地置焉。东向南向北向悉居前，不谨子与恶子居其后。有酒者赐其各一器，无酒者赐其善言者⁽²¹⁾，使相助为聪明⁽²²⁾。

已毕⁽²³⁾也，君坐间处⁽²⁴⁾，居户内自闭也。一一而呼此众人，以尊卑始教其各言一⁽²⁵⁾，各记主名⁽²⁶⁾也。所言所记，后当⁽²⁷⁾相应者，后不相应者坐之。言而不相应者，大佞伪人也，后即知佞伪人处矣。言而相应者，久久乃赐之，进⁽²⁸⁾其人，毋即时也。何乎？将致怨⁽²⁹⁾。为人君父，而使其臣子致

怨，非慈父贤君也，故已毕，悉遣诸善人去。恶子少年，与⁽³⁰⁾吏俱逐捕，不得贼者，不得止也。真人用此书，以付上德之君，以示凡人，各知有此教，善者日兴，恶者日衰矣，盗贼邪奸得矣。”

【注释】

长吏：是指中央派往各州即监区的州刺史。部里：部，领辖之义。里，汉代基层行政单位，由百户居民组成。东向：坐西朝东。明经及道德人使北向坐：明经及道德人，均为汉代选举科目。前者主要指精通儒家一经者，后者包括有道、敦厚质直、仁贤等。北向，坐南朝北。孝悌人：汉代选举科目，包括孝廉、至孝等。东南角中西北向坐：句中东南适与西北相对。向，面向。西南角中东北向坐：句中西南与东北相对。君：指州刺史。义处：按照八卦方位，兑居西，属金行，代表义，故语。去不仕：指退休家居。明处：按照八卦方位，离居南，属火行，代表人住五常中的礼，火性明，故语。本乡：按照八卦方位，震居东，属木行，代表仁。仁者有心，万物始生东方，故语。力：指致力农耕。东南长养之乡：按照八卦方位，巽居东南，属木行，为万物随阳气生长过程中的散布阶段，故语。

西南者阳衰阴起之乡：按照八卦方位，坤居西南，属土行，时值农历六月。六月阴气在地下形成，与阳气构成消长进退之势，故语。猴猿便巧，处向衰之地置焉：在十二生肖中，猴为申，中属西南，故语。东向：指故大臣故吏。西向：指孝悌人。北向：指明经和道德人。有酒者赐其各一器：有酒者，指官府备酒的。一器，指酒量。(21)善言者：指官府用好言抚慰与激励。(22)聪明：指详听明察，(23)已毕：安排就绪。(24)坐间处：指坐北朝南的特设处所。按照八卦方位，坎居北，属水行，代表信。由于其为天正（历法名）之始，阳气此时生发，故被视作天纲地纪之所在。(25)言一：告知一桩事情或某种情况。(26)主名：指当事人。(27)当：属实。(28)进：提拔。(29)致怨：指告发属实者被被告发者所怨恨，或招来未被提拔者的嫉恨。(30)与：责成，责令。

“善哉善哉！何故先示之乎？”“夫^{〔一〕}天将兴雨，必先^{〔二〕}有风云，使人知之。所以然者，欲乐其^{〔三〕}收藏也^{〔四〕}，所^{〔五〕}以先示者，乐其为善者日兴，为恶者日止也。今太平气当^{〔六〕}至，恐人为恶乱其治^{〔七〕}，故先觉之也^{〔八〕}。为政^{〔九〕}当象^{〔十〕}天^{〔十一〕}。夫天不掩人之短，太古圣人不为也。名为暗昧政，反复致凶，不得天地心意，故先示之也。”“善哉善哉！君何故必居户内自闭，而使言者居户外乎哉？”“然，夫人将闻密言者，必心不自知前也。头面相近，傍人知之，令为言者得害矣。夫为人君长，受人聪明，后使其人得害，名为中伤忠信贤良股肱，后无肯复言者也。聪明闭绝，其政乱危者矣。又君者，阳也，居阴中；臣者，阴也，处阳中也。阴阳相得者，使人悦所言，进必尽信也，此天自然之法也。真人宁知之邪？”“唯唯。”“行去，勿妄言。此致太平之书也。”“唯唯。”

右兴善止恶，聪明达，立得盗贼，忠信者得诀法。

【校勘】

〔一〕《钞》无“夫”字。〔二〕“必先”《钞》作“先必”。〔三〕“乐其”二字《钞》作“令”。〔四〕《钞》无“也”字。〔五〕“所”下十八字《钞》无。〔六〕“当”下《钞》有“欲”字。〔七〕“乱其治”《钞》作“不止”二字。〔八〕《钞》无“也”字。〔九〕“为政”二字《钞》作“令帝王”。〔十二〕

“象”上《钞》有“法”字。[十一]“天”下《钞》有“地先视善道”五字。

【注释】

觉：使警觉。 太古：即上古，指天皇、地皇、人皇所谓的三皇时代。

闻：使闻知。 前：指后果。 君者，阳也，居阴中；臣者，阴也，处阳中：是说阴中含阳，阳中含阴。 诀：通“决”，决断。

【今译】

分别贫富法

“学道真人上前来，你连时来学道，实际上已经全部领悟与否？”“现在天师不再为我说，信为已经全部领会了，等再见天师之言，才知道还没有全部领会。现在意已到尽头了，不知所当再问，只望天师更相揭明尚未知晓的道法。”“来，学道真人你前来。天下什么称为富足，什么称为贫困？”“是这样，财物多的为富，财物少的为贫。”“但你这样说似乎正确，而实际上不正确。”“为什么呢？”“当今如果充满邪恶、伪善、佞人、盗者、贼人，难道可以称作富足吗？当今如果庸人拥有财富多，而帝王拥有的财富少，难道可以称作贫困吗？”“我这愚暗之人受天师教诲，不敢说大话，弄不明白有过失。”“你尚且自称弄不明白，一般人又怎么知道贫富的区处呢？”“今日只盼天师使弟子不再无知，这正如婴儿之无知，必须待父母教育他之后方才有所知一样。”

“好啊，你所说的话！过于谦逊，也不失为道。好，学道真人你精恩好学，就为你详尽地说一说罢。所谓富讲的是一切悉备充足。天以万物都生出为富足，所以上皇太平气出，万二千种物都一齐生出，称之为富足；中皇之太平气出万物稍减损，不能备足万二千种物，所以为小贫；下皇之太平气出又少于中皇，称为大贫；无吉兆瑞应，自身生命力极强的动植物也不生长，称为极下贫。你想知道其大的效用，实譬若农家，没有奇物珍宝的称为贫家。万物不能备足，为极下贫家，这是天地之贫。万二千种物都出现，地之养育不受损害，为地富；不能善养，而使有微小损害，则为地小贫；有巨大损害，则为地大贫；善物害怕出现，损伤于地形，而达不生之极，为下极贫；没有珍宝之物，万物大半伤残，为大困贫；完全损坏，为虚空贫家，这是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天父地母贫困至极，那么其子更日陷贫困，和帝王之宰治相应。因此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能招致万二千种物类，是上等富足之君主；极富生命力之动植物不足三分之二，是中等富足之君主；不足三分之一，是下等富足之君主；没有奇珍异物，是下等贫困之君主；万物大半损坏伤毁，是衰败之家；完全损坏，是最下之贫困人。古代圣贤之人深居于幽室，而自己念思道德之所波及，贫富何须用问，坐而知之矣。”

“好啊，好啊！现今只有天师担心帝王长久愁苦，不能得到治国大法的要意，怎么能招致此贫富呢？”“问得好啊！你的发问，已切中精微之言的要害。这样，所行的得与失也就可以推知了。努力践行真道的，天之司生神辅助其化生，所以上天使瑞应及富于生命力之万物毕备充足；实践仁德的，地之助天化生的长养神产生，辅助帝王宰治，所以为半富；实践仁的，人之仁惠神辅助帝王宰治，所以为小富；实践礼的，隐欺之阶梯，所以欺诈神出而辅助，所以帝王宰治为小乱；实践武的，所以使人为盗作贼之神出而相助，所以帝王之治背逆天心，而伤害好人。道，为天之所遵行。天最神明，所以

真神出而辅助其化生；地主包养，所以德神出而辅助其化生；人主仁爱，所以仁神出而辅助其化生；文者则以文相欺，违失道之本根，所以欺神出而辅助之，上下相欺，其事必乱；武者以武力刑杀征服人，盗贼也以武力刑杀征服人，因此，以怒、喜、猛、威征服人的，是盗贼，所以盗贼泛滥横行，其宰治必定有凶咎，盗贼多因财物伤害人，所以其治失败在于财货。

所以古代圣君，以道服人，极得天心，其宰治譬若神明而不愁苦了，是因为以真道服人；中等君主以德服人；下等君主以仁服人；昏乱之君以文服人；凶残败虐之君主则以武力刑罚伤杀服人。因此古代圣君，以道德仁治服人，不以文刑伤杀服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屑行用这些手段。圣明的君主与天地相似，所以天好滋生而不加伤害，所以又将君王称为父；地因好长养万物，所以又将良巨称为母；人则正用心于仁，其爱养育又与天地相似，所以称为仁。这三者为善，所以得以共同理治万物，为其师长。礼文刑罚不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否则会日益招致祸患，不能为帝王平治天下，所以应当废弃不用。现在学道真人将我的书呈献给有道德之帝王，努力实践，并使其效验与天之高远相应，而可致天下太平，可称为富家，是不容怀疑的；能够没有使帝王愁苦的，反而称为贫家。当今民间时有相称为富家的，是什么？这只是俗人瞎说，富说的是指一切充备毕足。只要一事不备，则是不具足。所以古代圣贤不责备于一人，是说他不能一人兼备，所以不敢责备于他。当今天下九九八十一洲，物各稀少而不备足，不能经常保持充足完备，所以从别国掠取。当今一家能富足到哪里去呢？真人大概喜欢随顺俗人的说法吧？”“不敢不敢。”“你既已知道谨慎为言，不要妄自谈论。妄自谈论，会使天地神书混乱，不为人所奉行，谨慎！”

“是是。现天现既恩爱有加，同情帝王在位，用心愁苦于不得天意，为其每每详细开导叙说，可以开启通向上皇太平之世的道路。我受书众多，昏乱蒙昧，不知道应当再问什么呢？祈天明师，仔细陈述诚条。”“好啊好啊！是这样，天之法则是代表阳性事物的基数为一，代表阴性事物的基数为二。所以阳为奇，阴为偶。因此帝王少而臣民多。阳为尊，阴为卑，所以二阴应当共同事奉一阳，所以天数为一地数为二。所以应以二女共同事养一男。为何定要二人共同事奉一人呢？是因为尊者之旁不可空缺，当一人侍奉时，另一人应站立或坐在旁边，以便供给、恃奉其不足。所以一象征天；二象征地；人是天地之子，所以应象征其父母。当今天下违失道旨以来，多轻贱女子，并且加以虐杀，使女子少于男子，所以使阴气中绝，不与天地之法相对应。天道之法，孤阳无偶，会导致干枯，使天下不应时令降雨。女子与地相应，却独独被轻贱，天下之人共同轻贱其真母，共同残害虐杀地气，使地气中绝而不复生，地大怒而不高兴，灾害更加增多，使帝王统治不得太平。为什么呢？男子是天之精神，女子是地之精神。万物各以其类相互应感，帝王统治不太平，本来并非只是帝王的过失。而是俗人违失道旨轻忽要事，共同作伤害天地之事，他们所造成的过失不是一个，而是千万个，所以使王治难以太平而乖背错乱。天地的本质，在万二千物之中以人之命为最珍贵，此种轻贱戕害女子的行为，使帝王之治大乱，其大患在此。”

“现在天师替帝王开辟了通向天下太平的道路，太平真经面世，作帝王的只是终日游乐而无所事事。当今如此残害女子，招致巨大的劫难，应该怎么办呢？”“好啊！你之所问，实得天心。天下人之所以轻视厌恶女子，源于厌恶她们于父母无益。”“为什么？我愿听一听，并将尝试记之于竹帛之

上，使之留存万世。”“好啊！你今日能记下来，天下之人将不再有残杀女子的了。”“对对。我愿记下来，以法除帝王之灾患，我所感到快慰的，是用它可以拯救无数冤女之命。”“好啊！你已经得以增益天寿了。”“为什么？”“使人活者称为自己使活，被人杀的称为自己使杀。天神对你的行为感到欢喜，你已经得以增延天寿，司命之神已将你的名册转记于长生簿之上了。”“不敢，不敢。”“不可谦让，这是天道自然的法则。天下所以残杀女子，一般人于幼小之时，其父母自身忧愁困顿，却总是节衣缩食地养育他们。不单人是这样，动物也是如此。至于成年以后，各应自食其力，所以万物尚且都不依赖其父母而自食其力，何况人呢！贤能者得到快乐，不贤者招致愁苦。又子辈虽年岁小，但不断成长其力量会取之不尽。而父母却日形衰老，其力量则日益衰耗枯竭。做子女的无论是谁、或智或贤，只要有力量，就应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而加以赡养。所以父母不应为衣食算计而残杀女婴。这称为弱者供养强者，体力不足者供养体力有余者，称为违逆政道。女子出生后为父母增添负担，于其父母无益，所以其父母加以残杀。现在只因缺乏衣食而杀害她们，哪如抚养她们，使其各自食其力呢？真人！这实在是绝于地之统系，庶民也太愚蠢了。”

“今天小生听到这些，心发大悲而担忧愁苦，知道冤者实在太多，应当怎么办呢？”“这样，好学却不得丰衣足食者，其学问必定懈怠而中途废止；得丰衣足食者，则贤士学而不止。应当使其各有其利可图，不宜使其相反而愁苦穷困。”“为什么？”“女子没有自己的宫室，女子嫁夫，犹如男子谋官，实为衣食所计。女子嫁于夫家，就应同心协力共谋生计，生儿育女，到死还象与骨肉同处一样。应同心协力，共谋衣食。使贤妇乐，使拙妇苦。譬若土地，肥沃之地其物必藏，天亦与之相应；浇薄之地其物必稀，天亦与之相应；天不掠其材力之所生长。天地尚且不掠其劳功，何况人呢！如此则常人不再会残杀女婴了。”“好啊好啊！一大恶害铲除，帝王太平之世就会到了。”“真人何以知道的呢？”“是这样，父母子女之情，是天下最深厚的，不是困穷愁苦至极，不应加以残杀。恐怕残杀其女，这是感应寇贼之气，最大逆无道的，所以对帝王理治天下是最大的祸乱之源。女婴如果现在得以存活，不被伤害残杀，所以大乐之世也就到了。”

“当然，你这样说，可以说是明白了。当今天下一家杀害一个女婴，要知道天下有几亿家啊！有的一家杀害数十个女婴，有的怀在腹中就被残伤，其冤气结于上而动天，怎么能说没有道理呢？所以我实在……（原文缺字）重知之也。人若各自食其力，则使妇人无二心，则其意念专一，作事不再有所怀疑。若困苦而无劳绩，则使妇人意念常不和顺谐调。这是天道本然之手段。真人要谨慎从事，勿离此书，将它呈献于仁慈贤能之帝王，可以剪除一大冤仇灾害。谨慎地恪守此书所言，借以开示凡人，不要再去干弃杀女婴之事，这也是应了天地以一夫二妻的准则。所以上天厘定的原则，阳数为奇，阴数为偶。夏商周以降，人违失了天道之旨，多残害女婴，乃使男多而女少数量不足。背逆天道，使殃祸递相流及后世，以之为司空见惯的习俗。后世之人于是更加重天下之罪过，深痛其无道。男子承担天统，女子承担地统；现在却令地统中绝，使种族的繁衍不再得以延续，其后多为绝灭无后，其罪业何等深重！本应延续种族，现在却断绝地统，翦灭人类，所以长此以往天会使人类灭绝。

再者说，人都须备养阴阳精气方可降世，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四

肢，象四时；五脏，象五行；耳目口鼻七窍，象日月星；如此不可胜数，只有圣人才知道。人生都是阴阳悉备，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与天地共长，共同承传先人之统绪，助天生物，助地养形。现在天地之神信赖此家，所以天地神统来寄生于此人，人不知却反加害于她，天对此极为憎恶，而入亦不互相加以禁止，所以天使我出此书以开示后世之人。其事已为天所知晓，却还依旧行事，叫做知法犯法，其罪责倍增，子孙断绝无疑。真人谨慎从事，自励自励！”“是是。”“你现在已发觉此事，却不传布此书，你就会代人受过。”“不敢不敢。”“去吧，各为自身算计。”“是是。”上面分别阐述了贫富之分，帝王践行立见吉效，禁止断绝地统、复兴男女之道，使王政复归于太平。

一男二女法

“真人前来。现在天之太平和气刚至，帝王之治太平，人是应当贞正还是不当贞正呢？如何得以贞正呢？”“所谓贞，即是寡情少欲不妄行乱为。”“嘿，真人所说至为纯正。夏商周以来，凡人的错失，在于其师自己妒嫉真道，教化民众妄行乱为。”真人说：“为什么？”“贞男不施生，贞女不化育。阴阳不相交感，于是导致族系的绝灭。贞男贞女一起断绝天地之统，贪慕虚伪之名，反而无后代，没有孕育出新生命，这是天下之大患。你当初要不是你的父母男施女化，于今哪里会有个你呢！而今却加以断绝；实为天地之所共同憎恶，称为绝理大逆之人。其效应则使天地相隔绝，天不应时而雨，地不肯化生万物。为什么呢？天不应时而雨，是其贞不施生；地不化生万物，即是其贞不化生。天不雨，地不生，是天下的凶咎，用什么为善呢？通观真人之言，不顺天地之教化，使背逆天道，不乐于辅助天生地化，反而想使之断绝。你所出之言辞，难道曾无辜负于帝王王后吗？”“我乳臭未干认识不够有所过失，今见天师所说，自知罪业深重下不为例。”“为你说一说。事不宜背逆天道，而在俗人看来，不顺天意，阴阳之所以多所相隔绝，概由男女不相交和。男女是阴阳之根本。宰理世事违失根本，怎会有好结果呢！”“现在只有天师，当说些什么呢？”“啊，太皇天之太平盛气将至，当纯而效法天。所以使一男宜得二女，以象征阴阳，阳数为奇、阴数为偶，于是太平之气到了。如若大多为女，则阴气偏盛；如若大多为男，则阳气无偶无法，也会招致凶患，为什么呢？人之数应与天地相应，若不相应且人为努力也不能加以改变，所以招致凶害。”

“帝王之王后，与土地相应，是什么意思？”“现在你所说的，正可佐证我的话。王后，是土地之精神；帝王，是天之精神，职在唯恐土地不得阳之精神，与王气不相合，使土地有不化生万物的，所以九州各娶一女，以沟通其气。乐观其化生万物，惟恐其施恩有所不及，王施有所不均，所以感应土地之气而取之。普遍施与，于是天气相通，得应时而雨，地得化生万物。使太平之气至，不可以贞人为贵，内独为过失甚深，使王治不和良。凡人也不可过分节制，所以让一夫有二妻。”“好啊好啊！”

上面所述因顺灭地之法则、和合阴阳、使男女无冤结、致时雨使地化生万物、帝王统治太平。

兴善止恶法

“真人近前。当今太平之气届将莅临，欲使恭谨良善之人日更一日兴旺，邪恶之人日更一日衰微。因为其伤害残杀生灵，盗贼产生，应当采取何种对策呢？”“什么对策？”“是说身临出事地点所知。若帝王坐镇天下有所狐疑，而欲使为善者昌大兴盛，为恶者立马衰败。盗贼一旦出现，便即时抓住。”

“其为政应当怎样呢？”“现在真人你应好好地记下来”。“今奉天师之命，怎敢不言，只是每言不一定合乎天师的原则。”“为什么说这样谦逊的话呢？自古以来大圣人从不责备于一人。现你的话不合乎我的话，又有什么值得谦逊的呢？”“是是。只应赏善罚恶，使其分明□□（原文缺），也就为善者日兴，为恶者日衰。”“你所言极是，其赏罚独无名吗？”“不懂充其量只能说一遍，不敢再加重复。今日唯祈天师加以开示。”

“好。你只管记下来，我为你详细地说一说。各州长官到其所，都召集所辖部里居民，原任大臣旧长官让其朝东向而坐，明经之人道德之人让其朝北向而坐，孝悌之人让其朝西向而坐，农家恭谨之子使其处于东南角中朝西北向而坐，恶子少年使居西南角中朝东北向而坐，长官朝南向而坐。为何一定要如此规定坐次呢？各归其类，是天道顺人立善，盗贼容易被抓住。为什么呢？故臣旧吏居于西方义位，是表明此人离休家居，想乐使以义相助；明经道德之人居于南方明位，想使明其常道而相助洞察邪恶；孝悌之人居于东方仁位，极为孝顺者之用心，所以使其归于本乡。孝悌之人想使其常恭谨如太阳初升之时，万物生于东方，乐观其日有所进。恭谨致力农耕者之所以放在东南角，是因为东南方长养之地，想乐观其长养万物而不懈怠；恶子少年放在西南，是因为四南为阴衰阳起之地，不想使其相互巧诈，刑罚罪起，所以猴猿便捷巧诈，使其处于衰败之地。故臣旧吏、孝悌之人、明经道德之人一律居于前，不恭谨之子与恶子少年一律居于后。官府备酒的赏给其一壶酒，不备膺的赐给其良言加以抚慰，使相互助为洋听明察。

安排就绪了，长官坐于朝南之位，居于门内而自己将门关上。隔户一一招呼这些人，按尊卑开始各教他们一事，并记下每位当事人的名字，所说所记，以后当属实，以后若不属实的要判罪。所说不属实的是大佞人、虚伪之人，以后就知道佞、伪之人的所在了。所说属实的人，以后会不断地加赐和提拔，并不一定会立刻加赐或提拔。为什么呢？惟恐招致怨恨。为人君父，而使其臣子相互招致怨恨，并不是慈父贤君，所以完事之后，将所有的好人也一并遣散。恶子少年，责令府吏一一追捕，抓不到贼，不得止息。真人用此书，呈献有德之帝王，开示凡人，都知道有此训教，使善者日兴，恶者日衰，盗贼邪奸之人容易抓住。”

“好啊好啊！为什么事先加以预示呢？”“天将降雨，一定先有风云，让人知道，所以这样，是想乐观其收藏。所以事先预示，乐其为善日渐增益，为恶日渐消歇。当今太平之气应至，惟恐人作恶以扰乱其理治，所以事先使其警觉。治理天下应当取法于天。天下掩饰人之短失，上古圣人也不干这样的事。所谓暗昧之政，一再招致凶患，不得天地之心意，所以预先警示。”

“好啊好啊！长官为什么一定处于门内且将门自己关上，页使说的人处于门外呢？”“啊，人将使密言闻知，自己心里一定不知道其后果。头与头相接近，旁人知道他们密言，使说话者得到祸害。为人君长，给人聪明，却使人受害，称作中伤忠信贤良之人股肱之臣，以后没有人肯再说了。耳不聪眼不明，其政治就会混乱危殆了。再者君为阳，处于阻中；臣为阴，处于阳中；

阴阳相贯通，使人和悦，所说进而一定会使人完全相信，这是天道自然的法则。真人竟知道吗？”“是是。”“去吧，不要乱说。这是导向太平之书。”“是是。”

上述兴善止恶、聪明洞达、立得盗贼、忠信者得以决断之法。

【评析】：

本部经文分为三大部分，就内容而言，大致有三个方面。

首先，与真人“多所有者为富，少所有者为贫”的世俗贫富观念相比照，篇中提出了“天以凡物悉生出为富足”，以“无瑞应，善物不生为极下贫”的新贫富观念，并认为帝王所奉行的统治政策，及所招致的相应各色神灵出助是导致这种贫富分别的重要原因。若帝王力行道德，招致“天生神助其化”，“地之阴养神出，辅助其治”，“中和仁神出助其治”，则可望跻身上富之君、中富之君、下富之君的行列，进入三等太平“富家”范围；反之，若重礼崇刑，招致“欺神出助”，“盗贼神出助”，则只能落得乱君以至衰败之君的下场，堕入下贫、衰家、极下贫家的境地。还认为“凡人轻道失事”也是使“王治不平”的重要原因，并例举残杀女婴的行为，认为贱杀女婴是“深乱王者之治”的“大咎”。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缺衣乏食是戕残女婴的重要原因之一，告诫人们不要残杀女婴而妨害王治。

其次，依据阳奇（一）阴偶（二）的“天数”论和阳尊阴卑的法则，认为孤阳无双、贪慕“贞男贞女”的虚名，不仅会使自己成为绝理大逆之人，而且还会导致天不雨、地不生的凶咎，为王治之一大深害。因此人们宜顺应天地之法，一男娶二女，和合阴阳，使男女无冤结，辅助天地生化，共传天地之统，这样才能使太平之气应运而至；帝王实行妃嫔制，目的是为了沟通和合九州之气，使王施均平和良。其中，关于凡人不可过度纵欲的劝诫，具有养生术的合理因素，对帝王妃嫔制的阐释是一种神学辩解。

其三，使“善者大兴，恶者立衰”，“盗贼易得”的为政之法。具体方法是，将故臣旧吏、明经道德孝悌之人、恭谨之子以及恶子少年、盗贼按照易纬八卦方位的空间设计，隔户而呼以试佞伪与否，对“言而相应”的“善人”，采取擢官进职的方式加以奖掖；对“言而不应”的“恶子少年”、“贼者”，则责令吏卒“逐捕，不得贼者，不得止也”。之所以要“隔户而呼”是因为要营造一种人进“真言”的社会氛围，使帝王聪明洞达，以实现太平之世的统治。帝王治世所以要将此兴善止恶的对策预先公诸于世，是遵循“天将兴雨，必先有风云，使人知之”的自然之法，欲使人事先有所警戒，以防患于未然。为善日兴，为恶日止。

守三实 法 第四十四

“真人前^{〔一〕}。”“唯唯^{〔二〕}。”“天下凡^{〔三〕}人行，有几何者^{〔四〕}大急？有几何者^{〔五〕}小急？有几何者日^{〔六〕}益祸凶而不急乎？真^{〔七〕}人宜自精^{〔八〕}，具言之。”“唯^{〔九〕}唯。诚言心所及，不敢有可匿。”“行言之。”“凡天下之事，用者^{〔十〕}为急，不^{〔十一〕}用者为不急^{〔十二〕}。”“子^{〔十三〕}言是也，虽然非也。欲得其^{〔十四〕}常急而不可废者^{〔十五〕}，废之天下绝灭无人。天文^{〔十六〕}并合，无名字者，故为大急。今子所言，但当前小合于人意，反长候致诸祸凶所从起也。真人前，吾今所问于子，乃问其常急而不可废置者谁也？”“今唯天师为其陈列，分别解示之。愚生自强过，一言不中，不敢复言。”“然，子言是也。知之乃可说，不知而强说之，会自穷矣。凡人所不及也，事无大小，不可强知也。及之无难，不及无易也。”“是故唯天师既开示浅暗不达之生，愿为开辟其端首。”“诺，听之。天^{〔十七〕}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其余悉不急，反厌人耳目，当^{〔十八〕}前善，而长为人召祸，凡^{〔十九〕}人皆得穷败焉。”

【校勘】

〔一〕“前”《钞》误作“问”。〔二〕《钞》无“唯唯”二字。〔三〕《钞》无“凡”下三字。〔四〕《钞》无“者”下二字。〔五〕《钞》无“者”下二字。〔六〕《钞》无“者日”二字。〔七〕“真”《钞》作“其”，“真”上《钞》有“神人言”三字。〔八〕“精”下《钞》有“而”字。〔九〕《钞》无“唯”下十五字。〔十〕《钞》无“者”字。〔十一〕“不”下《钞》有“事”字，疑衍。〔十二〕“急”下《钞》有“神人言”三字。〔十三〕“子”下八字《钞》作“似是而非也”。〔十四〕《钞》无“其”字。〔十五〕《钞》无“者”字。〔十六〕“天文”二字《钞》作“理”。〔十七〕“天”上《钞》有“夫”字。〔十八〕《钞》无“当”下五字。〔十九〕“凡”下十二字《钞》无，但有“亡家丧国若身绝后坐不急之务而致此祸患若此”二十字。

【注释】

三实，指饮食、男女、衣用等三大社会基本问题。行：指各项活动。几何者：多少项。大急：最紧迫。下“小急”依此。精：指精念义事象与要意。行言之：近前说来。子言是也，虽然非也：似是而非。天文：指由日月星构成的天象。并合：混成一团。名字：名称、名目。此句意谓废之便使天象失去依存和比较的对象，混成一团而叫不出哪是日、哪是月，哪是星的名称。因汉代天人一体说盛行，故语。长候：从长远方面等待。谁：哪些之义。强过：使气冒罪。知之乃可说，不知而强说之，会自穷矣：《老子》谓：“不知却自以为知，病也。”及之无难，不及无易：懂者不难，难者不懂。浅暗不达之生：真人自谦之辞。当前善：只顾眼皮底下的益处。长：长久。

“何谓也？”“愚哉！然^{〔一〕}天下人本生受命之时，与天地分，身抱元气于自然，不饮不食，嘘^{〔二〕}吸阴阳气而活，不知饥渴，久久离神道远，小^{〔三〕}失其指意，后生者不得复知^{〔四〕}真道空虚^{〔五〕}，日流就伪，更^{〔六〕}生饥渴，不饮^{〔七〕}不食便死，是一^{〔八〕}大急也。天地怜哀^{〔九〕}之^{〔十〕}，共为生可饮

食^[十一]，既饮既食^[十二]，天统 阴阳当见传^[十三]，不得中断^[十三]天地之统也，传之当象天地一阴一阳，故^[十四]天使其有一男一女，色相好^[十五]，然后能生^[十六]也。何^[十七]乃正使一阴一阳？夫^[十八]阳极者能生阴，阴极者能生阳，此^[十九]两者相传，比若寒^[二十]尽反 热，热尽反寒，自然之术也。故能长^[二十一]相生也^[二十二]，世世不绝天地^[二十三]统也。如^[二十四]男女不相得，便绝无后世。天下无人，何有夫妇父子君臣师弟子乎？以何相生而相治哉？天地之间无牝牡^[二十五]，以何相传？寂然便空，二大急也。故阴阳者，传天地统，使无穷极也。君臣者，治其乱，圣人师弟子，主 通天教^[二十六]，助帝王化^[二十七]天下，故此^[二十八]饮食^[二十九]与男女相须，二者大急。天道有寒热，不自障隐^[三十]，半伤杀人。故天为生万物，可以衣之；不衣，但穴处隐同活^[三十一]耳，愁半伤，不尽灭死也，此名为半急也。

所谓天道大急者，乃谓绝灭死亡也，急无过此也。夫人不衣，固不能饮食，合阴阳，不为其善。衣^[三十二]则^[三十三]生贤，无衣则生不肖^[三十四]也，故衣者^[三十五]，有以御害而已^[三十六]，故古者圣贤^[三十七]，不效玄黄^[三十八]也。饮食阴阳 不可绝，绝之天下无^[三十九]人，不可治也。守此三者，足^[四十]以竟其^[四十一]天年，传其天统，终者复始，无有穷已。故^[四十二]古者圣人以此为治^[四十三]也^[四十四]，其余^[四十五]不急，召^[四十六]凶祸物^[四十七]者悉已去矣。”

【校勘】

[一]“然”下五字《钞》作“夫人”二字。[二]“嘘”《钞》作“呼”。[三]“小”下六字《钞》作“渐失根本”。[四]“不得复知”《钞》作“复不知”。[五]《钞》无“空虚”二字。[六]“更”《钞》作“便”。[七]“饮”原作“饥”，疑讹，今依《钞》改。[八]《钞》无“一”字。[九]“哀”《钞》作“愍”。[十]《钞》无“之”字。[十一]“食”下《钞》有“之物”二字。[十二]“既饮既食”《钞》作“既食且饮”。[十三]“断”《钞》误作“统”。[十四]《钞》无“故”下五字。[十五]《钞》无“色相好”三字。[十六]“生”下《钞》又有“生”字。[十七]《钞》无“何”下八字。[十八]“夫”下十三字《钞》作“夫阴极生阳，阳极则生阴”。[十九]“此”下三字《钞》作“阴阳”。[二十]“寒”下十三字《钞》作“寒暑自然之理”。[二十一]《钞》无“长”字。[二十二]《钞》无“也”字。[二十三]“地”原作“神”，疑误，今依《钞》改。“地”下《钞》有“之”字。[二十四]“如”下十五字《钞》作“夫绝天地之统”。[二十五]“化”上《钞》有“而”字，“化”下《钞》有“成”字。[二十六]《钞》无“此”字。[二十七]“饮食”《钞》倒为“食伙”。[二十八]“衣”上《钞》有“夫衣者依也有”六字。[二十九]“则”《钞》作“即”。[三十]《钞》无“者下”二字。[三十一]《钞》无“而已”二字。[三十二]“圣贤”《钞》作“圣帝明王”。[三十三]“黄”下《钞》无“也”字，但有“之色但御寒暑而已”八字。[三十四]“无”下六字《钞》作“无复君臣父子之道”。[三十五]《钞》无“足”字。[三十六]《钞》无“其”字。[三十七]《钞》无“故”字。[三十八]“治”《钞》作“理”，避唐高宗讳。[三十九]《钞》无“也”字。[四十]“余”下《钞》有“皆”字。[四十一]“召”上《钞》有“但”字。[四十二]《钞》无“物”下十五字。

【注释】

抱元气于自然：元气，化生宇宙万物的无形实体。自然，原来就那样的情状与态势。《老子》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嘘吸：呼

吸。不饮不食、嘘吸阴阳气而活，不知饥渴：对《庄子·逍遥游》及《刻意》中某些描述的改造。神道：神灵所奉行之道。小小：渐渐。指：旨。统：统系。见传：得到传续。色相好：是说彼此容颜姣美而相互爱慕。生：迭相传生。反：返。牝（pìn）牡：鸟兽雌性曰牝，雌性称牡。主：职在。天教：上天的教导。天道有寒热，不自障隐：天道有寒暑，人类若不采取御寒避暑的防护手段。隐同活：躲着不出来同勉强活着一样罢了。善：指优生。不肖：不贤。不效玄黄：效，取用。玄黄，天地的正色，指代各种色彩。玄，深青色。阴阳：指男女招配。

“何谓也？”“此三者应天行。男^{〔一〕}者，天也；女者，地也；衣^{〔二〕}者依也，天地父母所以依养人形身也。过此三者，其余奇^{〔三〕}伪之物不^{〔四〕}必须之而活，传类相生也。反多以^{〔五〕}致伪奸，使治^{〔六〕}不平，皇^{〔七〕}气不得^{〔八〕}至，天道乖错，为君子重忧，六情所好，人人^{〔九〕}嬉之，而不自^{〔十〕}禁止，意^{〔十一〕}转乐之，因以致祸，君子失其政令，小人盗劫^{〔十二〕}刺，皆由此^{〔十三〕}不急之物为^{〔十四〕}召之也^{〔十五〕}。天下贫困愁苦，灾变连起^{〔十六〕}，下极欺其^{〔十七〕}上，皆以此为大害。所从来者久，亦非独今下古后世之人过也，传相承负，失其本真实。悉就浮华，因还自愁自害，不得竟其天年也，后生多事纷纷，但以其为不急之事，以致凶事，故常趋走不得止也。

【校勘】

[一]“男”上《钞》有“夫”字。[二]《钞》无“衣”下十六字，但有“衣食者中和”五字。[三]“奇”《钞》作“皆”。[四]“不”下十一字《钞》作“非可须为活”。[五]《钞》无“以”字。[六]“使治”《钞》作“致理”。[七]“皇”《钞》作“和”。[八]《钞》无“得”字。[九]《钞》无“人”下四字。[十]“自”《钞》作“能”。[十一]《钞》无“意”下四字。[十二]“劫”下《钞》无“刺”字，但有“心生家亡国败”六字。[十三]“皆由此”《钞》作“未尝不因”。[十四]《钞》无“为”字。[十五]《钞》无“也”字。[十六]《钞》无“连起”二字。[十七]《钞》无“其”字。

【注释】

过此三者：在三者以下的。奇伪之物：指金玉玩好等。须：赖。多以致伪奸：《老子》：“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重（chóng）忧：深忧、大忧。六情：指喜怒哀乐爱恶。承负：指前代罪过殃及后世。趋走：指为金玉玩好等奇伪之物奔波忙碌。

日^{〔一〕}就浮华，因而愁苦，不竟天年。复使后生趋走不止，山川为空竭，元气断绝，地气衰弱，生养万物不成，天灾变改，生民稍耗，奸伪复生。不急之物，为害若此。而欲悦耳目之娱，而不悟深深巨害矣。

上古所以无为而治，得道意，得天心意者，以其守本不失三急；中古小多事者，以其小多端也；下古大多忧者，以其大多端而生邪伪；更以相高上而相愁也，因生邪奸出其中也。内失其真实，离其本根，转而相害，使人眩乱，君子虽愁心，欲乐正之，所为亿万端，不可胜理，以乱其治。真人深思此意。”“善哉善哉！”

右守三实平气来邪伪去奸猾绝。

【校勘】

[一]本段为《合校》本附存《钞》文字。

【注释】

变改：指日益加剧。 稍耗：逐渐锐减。 上古：指天皇、地皇、人皇所谓三皇时代。 无为：顺适自然。 中古：指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

多事：指天灾人祸。 多端：指政令烦多。 高上：指竞奇斗奢之类。 正：矫正。

三急吉凶法 第四十五

“真人前。蚊行之属有几何 大急？几何小急？几何不急乎？”“然，各有所急，千条万端。”“皆名 为何等 急？”“蚊行各有所志 也，不可名字 也。”“真人已愁矣昏矣。子其故为愚，何一剧 也！”“实不及。”“子尚自言不及，何言俗夫之人失计哉？其不及乎是也。”“唯天师愿为其愚暗解之。”“然。蚊行俱受天地阴阳统而生，亦同有两大急、一小急耳。”“何谓乎哉？”“蚊行始受阴阳统之时，同仿佛 嘘吸，含自然之气，未知饮食也，久久亦离其本远；大道消竭，天气 不能常随护视之，因而饥渴。天为生饮食，亦当传阴阳统。故有雌雄，世世相生不绝。绝其食饮，与阴阳不相传，天下无虫支行之属，此两大急者也。其一小急者，有毛羽鳞亦活，但倮虫 亦生 活。但有毛羽者，恒善可爱，御寒暑；有鳞者，恒御害；非必须而生也，故为小急也。其余凡行，悉祸处 也。不守此三本，无故妄行，悉得死焉，此自然悬于天地法也。真人宜思其意，守此三行者，与天地中和相得；失此三而多端 者，悉被凶害也。”

【注释】

几何：多少。 皆名：统称，概称。 何等：什么。 志：指习性。

名字：指定出统一的名目。 故为愚：依旧愚昧。 何一剧：为什么竟那样厉害呢。 仿佛：指效仿人类。 自然之气：指元气。 天气：指具有施生作用的阳气。 倮（lǚ）虫：指身无羽毛鳞甲的动物。 生：生存。 凡行：各种动物。 处：居处。 多端：指属于细枝末节的诸多事体。

“善哉善哉！天师既开示，愿乞问一事。”“平行。”“今布根垂枝之属，不食不饮不衣，当奈何乎？”“噫！子学不日进，反日无知，何哉？亦有两大急一小急。”“何谓也？”“明听。”“唯唯。”“万物须雨而生，是其饮食也。须得昼夜，一暴 一阴。昼则阳气为暖，夜则阴气为润，乃得生长，居其处，是其合阴阳也。垂枝布叶，是其衣服也。其物多叶亦生，少叶亦生，是其质文 也。”

【注释】

布根垂枝之属：指植物。 暴：暴晒。 质文：质朴与文彩。

故无时雨，则天下万物不生也。天下无一物，则大凶也，是一大急也；不得昼夜、合阴阳气，物无以得成也，天下无成实物，则大凶，是两大急也。物疏 叶亦实，数叶亦实，俱实，不必当数叶也，是其小急也。实者，是其核 也。是故古者圣人守三实，治致太平，得天心而长吉，竟天年，质而已，非必当多端玄黄也。故迷于末者当还反中，迷于中当还反本，迷于文者当还反质，迷于质者当还反根。根者，乃与天地同其元 也。故治眩乱于下古者，思反中古；中古乱者，思反上古；上古乱者，思反天地格法；天

地格法疑者，思反自然之形；自然而惑者，思反上元灵气。故古者圣贤饮食气而治者，深居幽室思道，念得失之象，不敢离天法铢分之间也。居清静处，已行其意，其治立平，与天地相似哉！真人深惟思吾道言，岂知之邪？”
“善哉善哉！”

【注释】

时雨：应时令而至的雨水。疏：稀疏。实：结出果实。核：本质。

未者当还反中：未，指武力刑罚。反，返。中，指仁义。本：指道德。元：本原。格法：常法。形：形态。上元灵气：即元气。饮食气：修炼方术之一，即以呼吸吐纳先天元气养生延年。铢分：犹言极其密合程度。

“行，子已觉矣。而象吾书以治乱者，立可试不移时也。无匿此文，使凡人当自知质文所失处，深念其意，宜还反三真，无自愁苦以邪伪也。真人慎之！”“唯唯。”

右解万物守本，得三急而吉，失三急而有害。

【注释】

试：试验效应。三真：即三实。

事死不得过生 法 第四十六

“真人前。”“唯唯。”“孝子事亲，亲终，然后复事之，当与生时等邪？”“不也，事之当过其生时也。”“何也哉？”“人由亲而生，得长巨焉。见亲死去，乃无复还期，其心不能须臾忘。生时日相见，受教敕，出入有可反报，到死不复得相睹，皆念其悒悒，故事之当过其生时也。”“真人言是也，固大已失天道真实，远复远矣。今真人说尚如此，俗人冥冥是也，失天法明矣。”

【注释】

事死不得过生：事死，指为去世亲人治丧守孝。过生，指治丧、守孝所投入的人财物远远超过事奉父母生前。事亲：事奉双亲。事：指治丧、埋葬、祭奠等。不：同“否”。长巨：指长大成人。反报：指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反，同“返”。訾(zī)念：嗟叹思念。訾，通“咨”，嗟叹声。冥冥：暗昧无知。

“何谓也？唯天师。”“然，人生，象天属天也；人死，象地属地也。天，父也；地，母也，事母不得过父。生人，阳也；死人，阴也。事阴不得过阳。阳，君也；阴，臣也，事臣不得过君。事阴反过阳，则致逆气，事小过则致小逆，大过则致大逆，名为逆气，名为逆政。其害使阴气胜阳，下欺其上，鬼神邪物大兴，共乘人道，多昼行不避人也。今使疾病不得绝，列鬼行不止也。其大咎在此，子知之邪？子知之邪！”

“愚生大不及，有过不也。今见天师已言，乃恻然大觉。师幸原其勉强慎事，开示其不达。今是过小微，何故乃致此乎哉？”

“事阴过阳，事下过下，此过之大者也。极于此，何等乃言微乎？真人复重不及矣。又生人，乃阳也；鬼神，乃阴也。生人属昼，死人属夜，子

欲知其大深 放 此。若昼大兴长则致夜短，夜兴长则致昼短。阳兴则胜其阴，阴伏不敢妄见，则鬼神藏矣；阴兴则胜其阳，阳伏，故鬼神得昼见也。夫生人，与日俱也；奸鬼物，与星俱也。日者，阳也；星者，阴也，是故日见星逃，星见则日入，故阴胜则鬼物共为害甚深，不可名字也，乃名为兴阴，反衰阳也。使治失政，反伤生人。此其为过甚重，子深计之。”“唯唯。”

【注释】

乘：侵袭。 列鬼：众鬼。 大咎：大祸患。 大不及：太糊涂。
过：罪过。 不也：不下为例。 原：体谅。 小微：轻微。 何等：意谓还能叫它什么罪过。 大深：指罪过大而深重。 放：通仿，仿照。 见：同现。 俱：相伴随。 不可名字：不可名状。

真人^{〔一〕}复问神人：“孝子事亲，亲终后复事之，当与生时等邪？复有异乎？事之复过于生时？复不及也？人由亲而生，得长大，见亲终去，复无还期，不得受其教敕、出入有可反报，念念想象，不能已矣。欲事之过生，殆其可乎？”神人言：“子之言，但世俗人孝之言耳，非大道意也。人生象天属天，人卒象地属地。天，父也；地，母也，事母不得过父。生，阳也；卒，阴也，事阴不得过阳。阳，君道也；阴，臣道也，事臣不得过于君。事阴过阳，即致阴阳气逆而生灾。事小过大，即致政逆而祸大。阴气胜阳，下欺上，鬼神物大兴，而昼行人道，疾疫不绝，而阳气不通。君道衰，臣道强盛。是以古之有道帝王，兴阳为至，降阴为事。夫日，阳也；夜，阴也，日长即夜短，夜长即日短。日盛即生人盛，夜盛即鬼神盛。夫人以日俱，鬼以星俱。日，阳也；星，阴也，故日见即星逃，星见即日入，故阴胜即鬼神为害，与^{〔二〕}阴所致，为害如此也。”

【校勘】

〔一〕本段系《合校》本附存《钞》文字。〔二〕与：《合校》本为此，概系“兴”之误。

【注释】

神人：即天师。 殆：大概，或许。 至：头等要务。 以：与。

“故天道制法也，阴职常当弱于阳。比若臣当弱于其君也，乃后臣事君顺之；子弱于其父母，乃子事父母致孝也。如强不可动移者，为害甚深剧。故孝子虽恩爱，不能忘其亲者，事之不得过生时也。真人亦宁晓不耶？”

“唯唯。”“慎之慎之！凡事不可但恣意而妄为也。”“唯唯。”“子欲事死过于生，乃得过于天是何乎？乃为不敬其阳，反敬其阴，名为背上向下，故有过于天也。”“愚生大负，唯天师原之耳！”“不也，但自详计，言事皆当应法。”“唯唯。天师开示之，愿悉闻其不得过其生时意。”“其葬送，其衣物，所赍持治丧，不当过生时。皆为逆政，尚为死者得谪也。送死不应本地，下簿考问之失实，反为诈伪行，故得谪又深。敬其兴凶事大过，反生凶殃，尸鬼大兴，行病害人，为怪变纷纷。”

【注释】

宁：竟。 负：负罪。 法：指天法。 赍(jī)：携。 谪：指阴曹地府的处罚。 送死不应本地：移葬他方。 下簿：指阴曹地府对死鬼应划入何种名册。其名册分为三等，即乐游鬼、愁苦鬼、恶鬼。 兴凶事：举办丧事。 大过：太过分，大，太。

“以何明之耶？”“善哉，子难也！以上古圣人治丧，心至而已，不敢大兴之也。夫死丧者，天下大凶恶之事也。兴凶事者为害，故但心至而已，其饮食象生时不负焉。故其时人多吉而无病也，皆得竟其天年。中古送死治丧，小失法度，不能专其心至而已，失其意，反小敬之，流就浮华，以厌生人，心财半至其死者耳。死人鬼半来食，治丧微违实，兴其祭祀，不知何鬼神物来共食其祭，因留此祟人，故人小小多病也。下古复承负中古小失，增剧大失之，不心至其亲而已，反欲大厌生人，为观古者作荣，行失法，反合为伪，不能感动天，致其死者鬼不得常来食也。反多张兴其祭祀，以过法度，阴兴反伤衰其阳。不知何鬼神物悉来集食，因反放纵行，为害贼杀人，不止共杀一人者。见兴事不见罪责，何故不为之乎？是故邪气日多，还攻害其主也，习得人食随生人行不置也。阴强阳弱，厌生人，臣下欺上，子欺父，王治为其不平，而民不觉悟，故邪日甚剧，不复拘制也。是故古者圣贤事死，不敢过生，乃睹禁明也。真人亦岂已解耶？”“可恢哉！可恢哉！向天师不示，愚生心无由得知此也。”

【注释】

明：证明。 难：诘难。 上古圣人治丧，心至而已，不敢大兴之也：《易·系辞下》谓，古之下葬，用柴草厚裹死尸，埋在野地，不起坟，不种树作标志，服丧也没有固定期限。为此句所本。 负：缺少。 厌：通“压”。

财：才，仅。 荣：荣观，《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河上公注，“荣观，谓宫阙。”后亦用为荣名、荣誉之意。 贼杀：戕杀。 不止共杀一人者：是说鬼神物各自为害于人。 兴事：指人重丧炽祀。 何故不为之乎：是说乘机肆虐。 习：可以为常。 生人行：活人事死者超过其生前的那些举动。 不置：不止。 拘制：拘禁控制。 禁：指天禁。 恢（hài）：愁苦。 向：适才。

“真人前。子与吾合心，必天使子主问事，不可自易也，是以吾悉告子也。所以然者，今良平气且临至，凡事当顺，一气逆，转不至。何谓也？夫天道，当兴阳也而衰阴，则致顺；今反兴阴，而厌衰阳，故为逆也。反为敬凶事，致凶气，令使治乱失其政位，此非小过也。”

【注释】

主：负责。 易：轻率简慢。 良平气：良善平和之气。

上古^{〔一〕}之人理丧，但心至而已，送终不过生时，人心纯朴，少疾病。中古理渐失法度，流就浮华，竭资财为送终之具，而盛于祭祀，而鬼神益盛，民多疾疫，鬼物为祟，不可止。下古更炽祀他鬼而兴阴，事鬼神而害生民，臣秉君权，女子专家，兵革暴起，奸邪成党，谄谀日兴，政令日废，君道不行，此皆兴阴过阳，天道所恶，致此灾咎，可不慎哉？

【校勘】

〔一〕本段为《合校》本附存《钞》文字。

【注释】

炽祀：犹言淫祀，即祭祀频繁，成风。 专家：即当政、专权。 灾咎：灾殃。

真人无匿此书，出之，使凡人自知得失之处。夫治不调，非独天地人君之过也，咎在百姓人人自有过，更相承负，相益为多，皆悉坐不守实所致也。以离去其实，远本反就伪行而不自知。”

“何谓乎？”“生者，其本也；死者，其伪也。何故名为伪乎？实不见睹其人可欲，而生人为作知，妄图画形容过其时生也。守虚不实核事。夫人死，魂神以归天，骨肉以付地腐涂，精神者可不思而致，尚可得而食之。骨肉者无复存也，付归于地。地者，人之真母。人生于天地之间，其本与生时异事，不知其所职者何等也，故孝子事之宜知本，乃后得其实也。生时所不乐，皆不可见于死者，故不得过生，必为怪变甚深。真人晓不？慎之慎之！”“唯唯。善哉善哉，实已出矣！”“子可谓知之矣。行去！”“唯唯。”

右事生到终，本末当相应诀。

【注释】

调：协调。咎：罪责。益：增积。坐：牵累于。以：已。可欲：所称心如愿的。为作知：自以为知道死者需要什么。妄图画形容：操办各种丧具和丧礼。实核：实际核验。腐涂：朽烂成灰土。精神：即魂神、鬼魂。食：指享用祭品。人生于天地之间，其本与生时异事：人生前活在地上，死后在地下，对地母的侍奉本来就不一样。不知其所职者何等：活人并不清楚死者在地下被划定的职责究竟是什么。何等，什么。

生时所不乐：是说地母在死者生前所不喜欢的东西。必为怪变甚深：是说过生引起的恶果。实：本末情实。

【今译】

守三实法

“真人近前来。”“是是。”“天下凡人的各项活动，有多少项最紧迫？有多少项不太紧迫？有多少项目益祸凶而不紧迫的呢？真人应自己精思，详尽地说一说。”“是是，直言心之所想，不敢有所隐匿。”“来说一说。”“大凡天下之事，用的为紧迫，不用的为不紧迫。”“你所说似是而非。想得日常紧迫而不可废止之事，一旦废弃该事会使人类绝灭，日月天象混为一团而叫不出哪是日、哪是月、哪是星之类的名目，这样的事才可称为最紧迫的事。你刚才所说，只从当前来看与人意小合，而从长远来看则是招致诸种凶祸的肇端。我今天所问于你的，是问最紧迫而不可缺置的有哪些？”“现在只有天师为我陈述列举，分别加以阐释开示。愚生使气冒罪，说过一次已经错了，不敢再说。”“嗯，你所言极是。知道的才可以说，不知道的勉强说，会自陷困顿。常人所不懂的，事无巨细，不可勉强让他明白。懂者就很简单，不懂就觉得很难。”“因此承蒙天师既已开示我此浅暗不达之生，愿为后学开辟端首。”“那好，你听着。天下最紧迫之事有二种，不太紧迫之事有一种。其它的都不太紧迫，反而掩人耳目，使人只顾眼前利益，久之则为人招致祸患，常人都会于此而困穷衰败。”

“为什么呢？”“愚蠢啊！要知道天下之人在初生受命之时，与天地相分离，身体怀抱宇宙自然之元气，不饮不食，靠呼吸阴阳之气而活，不知道饥渴，久而久之背离神灵之道甚远，渐渐违失其旨意，后生之人不能再知道真道空虚，日渐流于人为，又有饥渴之念产生，不饮不食便死，是最紧迫之

事。天地哀怜于此，于是共同生养可饮食之物，既饮既食之后，天统阴阳于是得以延续，天地之统不再有中绝之虞，传续当象征天地一阴一阳，所以天使其有一男一女，相互倾慕异性之色。这样而后能迭相传生，是什么推动着一阴一阳的变化？阳极而生阴，阴极能生阳，此二者相互轮转，譬若寒尽反热，热极返寒，是自然之道。所以能长久相生，万世不绝天地之统。若男女不相交合，也就绝灭而无后世。天下无人，又哪里会有夫妇、父子、君臣、老师和弟子呢？又用什么去相生而相治呢？天地之间无阴雌阳雄，用什么相传续？寂然空漠，是为其次紧迫之事。所以阴阳是传续天地之统，使至于无穷之极。君臣是宰治乱世，圣人师弟子，主理沟通上天的教导，佐助帝王治理天下。所以饮食与男女之事，此二者为最紧迫之事。天道有寒有热，人类自身若不采取措施御寒避暑，天会杀伤人数大半。所以天为生万物，人类可以凭借它们来保护自己；若不能凭借它们来保护自己，只是处于穴中隐居权同活着而已。愁若于人之大半毁伤，但未被完全灭绝，这样称作半急。

所谓天道紧迫之事，是指绝灭死亡，紧迫之事没有超过此事的。人不穿衣，固不能饮食，和合阴阳，不为优生。有衣则生贤人，无衣则生不贤之人。所以衣服，只是为防御灾害之用而已，因此古代圣贤，不取用有色彩之衣。饮食、男女之事不可中绝，若中绝就会天下无人，不可理治。执守此三者，则足以终其天寿，传续天统，终则又始，无有穷尽。所以古代圣人以此来治理天下，其余则不太紧要，招致凶祸之物业已一并除夫。”

“为什么？”“此三类对应天行。男子，象征天；女子，对应地；衣服是说有所依靠，天地父母赖以养育人的身体。此三类以外，其他的诸如金玉玩好之类，不必赖之而活。以类相传相生。反而使人多变得虚伪狡诈，使理治不太平，皇气不能至，天道乖背错乱，为君子深忧，喜怒哀乐爱恶六情之所好，玩物丧志而不能自禁，意念转而以之为乐，由此而招致祸患，君子违失政令，盗劫心生，家败国亡，都是由此不紧迫之事所造成的。天下贫困愁若，灾害变异蜂起，臣民极端欺骗君王，都认为这是大的凶害，此是长久累积所致，并非只是下古后世人的过失。由是前世罪过殃及后世递相承传，愈来愈违失其本来的真实面目。一切归于浮华，仍还自加愁害，不得终其天年。后世多事纷纷，却认为是不紧迫之事，以至招致凶祸之事，所以经常为之奔波劳碌而不得止歇。

日趋于浮华，于是愁苦，不终其天寿，又使后生之人奔竞不止，山川因此而空虚枯竭，元气中绝，地气衰弱，生养万物不能，天灾日益加剧，生民逐渐锐减，好巧伪诈不断产生，不紧迫之事为害如此。只想图耳目之娱悦，却不明白其深刻之大害。

上古三皇时代所以顺适自然而为治，得道意，得天心意，是因其执守道本不违失三种紧迫之事。中古五帝时代小有天灾人祸，是因其政令逐渐增多；下古时代有大且多之令人忧患之事是，因其政令过于炽多而滋生邪恶伪善，又因互相竞奇斗奢而相愁苦，所以滋生邪恶奸诈于其中。内违失真实，背离本根，辗转相害，使人昏乱，君子虽然忧虑于心，欲图矫正，惜乎要做的事头绪太多，不能一下子理顺，结果使其统治混乱，真人应深刻地反思此中意味。”“好啊好啊！”

上面阐述的是执守三大问题、太平气来、邪恶伪诈去、奸巧狡猾绝。

三急吉凶法

“真人近前，动物之类有多少项最紧迫之事，多少项次紧迫之事，多少项不紧迫之事呢？”“啊，各有所面对的紧迫之事，千条万端。”“为什么统称紧迫之事呢？”“动物各有习性，不可指定出统一的名目。”“真人业已愁苦昏乱了。你依旧愚昧，为什么竟那样厉害呢？”“实在是弄不清楚。”“你尚且自称弄不清楚，何况凡夫俗子呢？他们连弄不清楚都还不知道。”“唯愿天师替愚暗的人加以阐说。”“好。动物都受天地阴阳之统系而生，也同样有二大根本问题，一个基本问题。”“是指什么？”“动物始受阴阳统系之时，与人类呼吸相仿佛，含养元气，不知饮食，久而久之也就背离其根本愈远。大道消耗枯竭，具有施生作用之阳气不能经常随时加以监护，因而产生饥渴。天为之产生可饮食之物，也应承传阴阳之统系，所以分别雌雄，世世相生而不中绝。断绝其饮食，和阴阳不相传续，天下再没有动物，这是二大根本问题。一个基本问题是，有羽毛鳞甲的动物存活，无羽毛鳞甲的动物也存活。有羽毛的，常善可爱，可御寒暑；有鳞甲的，常能抵御祸害；不是一定依赖才得以生存，所以为次紧迫之事。其余各种活动，都是祸之所居。不执守此三种根本，无故盲目行事，都会招致凶死，这是自然悬立于天地之法。真人应深思其意，执守此三行者，与天地中和气相切合；违失此三行而执守其他事体者，均被凶害。”

“好啊好啊！天师既已开示，祈愿乞问一事。”“慢慢讲。”“现今植物不食不饮不衣。应当如何呢？”“嗨，你的学问不仅不见日渐增益，反而日渐无知，为什么呢？植物也有二大急、一小急。”“为什么呢？”“听明白。”“好好。”“万物必须待雨而后生，雨是它们的饮食。必须得经昼暴晒夜阴凉。昼则阳气上升使其温暖，夜则阴气下降使其湿润，才能得以生长，所处之地，乃为阴阳相合。垂枝布叶，是它们的衣服。植物多叶亦可活，少叶亦可活，这是它们外观上的区别。”

所以没有应时而至的雨水，则天下植物不得生长。天下无一植物，则是大凶，是一大紧迫之事；不得经昼夜，和舍阴阳之气，万物无法得以成长。天下没有成熟完善之植物，则是大凶，是次紧迫之事。植物之叶稀疏结果实，数叶也结果实，都结果实，下一定应是数叶，这是次紧要之事。结果实，才是其本质的东西。所以古代圣人紧紧抓住饮食、男女、衣服三大问题，宰理天下可致太平。获天心而长保吉乐，终其天寿，只是保持质朴而已，不一定依靠繁多的典章制度。所以对武力刑罚迷恋的人应返归于仁义，对仁义迷恋的人应返归于道德；对典章制度迷恋者应返归其质朴，对质朴迷恋者应返归其本根。根与天地同其本原。所以理治动乱于下古之世的，念思返归于五帝中古之世；于中古之世的，念思返归于三皇上古之世；于上古之世的，念思返归于天地之常法；天地之常法仍有不得确定的，念思返归于自然状态；自然仍有所困惑的，念思返归于宇宙元气。所以古代圣贤以呼吸吐纳先天元气而得以理治，深居幽室之中念思道本，虑念得失之征象，不敢稍与天之常道相隔离。居于幽静之处，已获其意，用来统治天下可立致太平，和天地何其相似！真人要深刻领会我此道所言，难道还有不知道的吗？”“好啊好啊！”

“去吧，你已觉悟了。能效仿我之此书以理治天下的，可立竿见影。不要隐匿此书，要使凡人自知质朴、文饰之所失，深深念思其意，应回返于三实，不要因为邪恶虚伪而愁苦。真人谨慎行事！”“是是。”

以上阐述万物执守其本根，得三件紧迫之事而获吉，失三件紧迫之事而

得害。

事死不得过生法

“真人前来。”“是是。”“孝顺之于事奉双亲，双亲寿终，其后治理丧事，应和双亲活着之时相同吗？”“不应相同，办理丧事应当超过其活着之时。”“为什么呢？”“人由双亲而生，且由双亲得以长大成人。看到双亲死去，将再也没有回来的时候，心里总是念念不能忘怀。活着时每天相见，受其教导，出入可报其养育之恩，死了就再也看不到了，嗟叹思念忧闷不乐，所以事奉他们应当超过其活着之时。”“真人这样说，本已大大背离天道之真实，实在太远了，今天真人之见解尚且如此，凡人更是暗昧无知，违失天之常道也就由此可以想见了。”

“为什么？只盼天师开示。”“啊，人生象征天归属于天；人死象征地归属于地。天为父；地为母，事奉地母不得超过天父。生人为阳；死人为阴，事奉阴死不得超过阳生。阳为君，阴为臣，事奉臣民不得超过君王。事奉阴反超过阳，则招致逆气；事奉只是稍有超过招致小的逆气，大大超过则招致大的逆气，所谓逆气，即是逆政。其流害使阴气超克阳气，臣民欺诈君上，鬼神邪物泛滥，共同欺凌人道，多昼行对人并不回避。如今则导致疾病不得中绝，众鬼不得行止。大祸在此，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愚生太糊涂，有罪过下不为例。今日听天师所说业已凄然彻悟，所幸天师体谅我勤勉谨慎行事，开示我此不达之生，当今事死过生轻微，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状况呢？”“事奉阴超过阳，事奉下超过上，这是其罪过之所大。倘将此罪过推于极致，还能叫做轻微吗？真人你又糊涂了。再说活人为阳，鬼神为阴。活人属昼，死人属夜，你要知道其罪过深重若此。如果昼极长则会导致夜短，夜极长就会造成昼短。阳盛克阴，阴潜伏而不敢擅自出现，则鬼神藏匿；阴盛克阳，阳潜伏不出，所以鬼神得以白天出现。活人，和太阳相随；奸鬼之物，与星辰为伴。太阳为阳，星辰为阴，所以太阳出现星辰就隐遁，星辰出现则太阳沉没。所以阴胜则鬼物共同为害甚深，无可名状，于是称之为阴盛而阳衰。以此治理天下必然违失政道，伤害活人。这就是其罪过之深重，你应深刻加以反思。”“是是。”

真人又问神人：“孝顺之子事奉双亲，双亲歿后又加以事奉，应当和活着时相同呢？还是有所差别呢？事奉他们是超过活着时呢？还中不及干活着时呢？人赖双亲而得以生，得以长大，看到双亲离去，永无回还之时，再也无法得到他们的教导、出入再也无可回报其养育之恩，念念想象，不能自止。想事奉他们超过其生前，或许是可以的吧？”天师说：“你所说的，只是世俗之子的所谓孝，不是大道之意。人生而象征天属于天，人死而象征地属于地。天为父，地为母，事奉地母不得超过于天父。生为阳，死为阴，事奉阴死不得超过阳生。阳为君道，阴为臣道，事奉臣民不得超过君王。事奉阴超过阳，就会招致阴阳之气相背离而滋生灾害。事奉小超过大，就导致政治背逆大道而产生凶祸。阴气超过阳气，臣下欺骗君上，鬼神之物泛滥于世，而昼行于人道，疾病瘟疫不绝如缕，而阳气却阻塞不通。君道衰微，臣道强盛。因此古代圣贤帝王，以兴阳为第一要务，降阻力头等大事。日为阳，夜为阴，日长则夜短，夜长则日短。日盛则活人盛，夜盛则鬼神昌。人与日相随，鬼与星相伴。日为阳，星为阴，所以日现则星遁，星现即日没。所以阴盛则鬼

神为害，兴阴所招致的祸害概为此类。”

“所以天道裁制的常则，是阴职应常弱于阳。譬若臣民应弱于君王，以后臣民事奉君王时才会顺从；子女应弱于父母，事奉父母时方能孝顺。如若反而强盛而不可动移，则为害深重。所以孝顺之子即便感念父母之爱，不能忘记其双亲，事奉他们不得超过其活着的时候。真人竟连这也不知道吗？”

“是是。”“谨慎啊谨慎啊！凡事不可只是恣意妄为。”“是是。”“你想事奉死超过生，获罪于天的是什么？是不敬奉其阳，反敬奉其阴，叫做背离上而趋近下，所以获罪于天。”“愚生大罪，祈盼天师宽宥。”“下不为例，但应自身仔细思考，说任何事都应与天道之法相应。”“是是。蒙天师开示，我愿详备地听听事奉死者不得超过生时之意。”“葬送之礼，衣物之备，所携持治理丧事的，都不应超过活着之时。这些都是违失政道的。反而还使死者阴间被处罚。移葬他地的死鬼，在阴间记载名册查问之时背离本实，反而被以欺诈伪骗行为论处，所以受罚又加一层，喜欢过分铺张地举办丧事，反而滋生祸殃，鬼神泛滥于世，到处兴病害人，作怪不断。”

“凭什么加以证明呢？”“好啊，你之发问，拿上古三皇时代圣人治丧来说，只是心到神知而已，不敢大肆铺张。死丧是天下最凶恶之事。大张旗鼓地办理丧事是有害的，所以只是心到神知而已，而死者之日常用品却象活着时一样并不会缺少。所以当时人们多吉而无病，都得终其天寿。中古五帝时代送死治丧，稍失法度，不能止于心到神知，违失道意，反而稍有所铺张，流于浮华，而牵累活人，其心仅半至于死者，死者之鬼大半来吃，治丧稍有违失本实，大肆祭祀，即刻招致邪气，不知道什么鬼神之物来同食其祭品，因为留存作祟之人，所以此时人多有小病。下古之世又承殃于先世中古之过，更是增益其过而大大地加以背离，不止于心至于双亲而已，反而想牵累干活人，为后世观览古人者制作宫观，行为违失法度，反合而为虚饰，不能感动天，以致死鬼也不得常来食其供品。反多大张旗鼓地举行祭祀，超过法度，阴盛反伤衰其阳。不知道什么鬼神一起来共食祭品，而反放纵其行为，为害战杀人。只见重丧炽把不见有人对此责难。邪害为什么不乘机肆虐呢？因此邪气日益增多，反过来加害于主事之人。习以为常食用供品，致使活人事死过生的行为不止。阴强阳弱，牵累活人，臣民欺骗君上，子女欺骗父母，帝王不治因而不得太平，而百姓蒙然不觉，所以邪气日甚加剧，不再能加以控御。因此古代圣贤料理丧事，不敢超过事奉活人，是因见到天禁甚明之故。真人你业已知道了吗？”“可怕啊！可怕啊！刚才若天师不加开示，愚生之心是无法知道这些的。”

“真人近前。你和我心相符，一定是天让你负责洁问此事，不可轻慢的。因此我都告诉你了，之所以这样，当今良善中和之气即将来临，凡事宜顺，若一气逆反，良善平和之气转瞬即逝。为什么？天道应使阳盛阴衰，则招致顺；今反使阴盛而阳衰，则为逆。反喜欢大肆铺张丧事，招致凶气，使天下政位错乱，这不是一般的过失。

上古时代人们治丧，只是心到而已，送终不超过活着之时，人心纯朴，很少患病。中古时代人们治丧日渐违失法度，趋于浮华，竭尽资财作为送终之物，于祭祀之事大加铺张，所以鬼神更盛，百姓多疾病，鬼物作祟，不可止遏。下古时代更是淫祀他鬼而大兴阴事，事奉鬼神而残害生灵，臣民执掌君权，女子当政，兵乱祸起，好邪结党，谄陷阿谀日益风行，政今日益废黜，君道不得畅行，这都是大兴阴事超过阳事，天道对此憎恶，而招此祸殃，能

不谨慎吗？真人不要隐匿此书，而要使之流布天下，使凡人自知得失之所在。理治之不协调，并非只是帝王的过失，罪在百姓人人都有其过失，如此递相流殃及祸，相互累积增多、都因牵累于不执守本实所造成。已背离其本真，远离本根流于伪行而自己不知道。”

“为什么？”“生为本，死为伪。为什么称作伪呢？实在不知道死人之所欲，而活人自以为知道，妄自操办各种丧具丧礼超过其活着之时。执守虚妄不实际验核事实，人死后魂神归于天，骨肉归于地朽烂成灰土，魂神尚能不念思而自来，还可得以享用祭品。而骨肉则不再存在，归于地。地是人真正的母亲。人生前活在地上，死后埋在地下，对地母的侍奉本不一样，活人并不清楚死者之所职事究竟是什么，所以孝子应从根本上事奉双亲，才能得其真实。地母在死者生前所不喜欢的东西，都不能给予死者，所以不能超过活着之时，否则一定会作怪深重。真人知道吗？谨慎啊谨慎啊！”“是是。好啊好啊！本然的情实已经清楚了！”你可以说是明白了。去吧！”“是是。”以上所述事奉生死，本来宜相应诀。

[评析]

本部分为三个部分，主要阐述了自然界动植物、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并针对两汉时期淫把重丧之风进行了道教神学理论批判。

首先，认为古代圣人治理天下，紧紧抓住饮食、男女、衣服三件大事。因为不饮不食人类不能生存，男女不相交合，人类不能承续发展，缺乏御寒避暑的基本生活资料，则天“半伤杀人”，导致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危机，训示帝王“饮食，阴阳不可绝，绝之天下无人，不可治也”。因此必须执守三件关于人类存亡续绝的紧迫之事，加以妥善解决，以待太平之气的降临。相反，世人对“欲悦耳目之娱”的金玉玩好等不紧迫之事，“趋走不止”，造成“山川为空竭，元气断绝，地气衰弱，生养万物不成，天灾变改，生民稍耗，好伪复生”的“深深巨害”。作者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再生产和人口的生产再生产两个方面提醒帝王善自为治，可谓抓住了根本；然而，完全禁绝所谓“奇伪之物”，则反映了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慕往思上古的心态，是对人类多层面多向度心理需求的抑止和否定。

其次，“三急吉凶法”的主旨在于揭示“万物守本”则吉，趋未则凶的道旨。认为“蚊行之属”即动物觅食、雌雄相交、换毛脱羽鳞是最紧迫的三件大事，否则会死亡、绝种；布根垂枝之属，即植物得时雨沾溉、昼曝夜润、垂枝布叶是最紧迫的三件大事，否则便会不结果实。人倘能遵守道本，获取天心则能长保吉乐，终其天寿；帝王能保持质朴、无为，不依靠繁礼缛文而治，则可立致太平。所以，帝王治理天下必须由未返中、返本，由文返质、返根，由下古返归中古、上古、天地常法、自然之形以至上元灵气。这是对老子道家无为而治、道为本始思想的道教化改造和发挥。

其三，事死不得过生法，依据昼兴夜短、夜兴昼短的日常生活体验和阳兴阴伏、阴兴阳伏的阴阳理论，对治丧、守孝远远超过生

前事奉父母的程度这一重丧淫祀之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篇中认为，这种行为实质是“不敬其阳，反敬其阴，名为背上向下”，其结果“事阴反过阳，则致逆气”。“名为逆气，名为逆政”，造成“阴气胜阳，下欺上，鬼神物大兴，而昼行人道，疾疫不绝，而阳气不通，君道衰，臣道强盛。”因此，有道帝王必须顺从“阴弱于阳”的“天法”，以“兴阳为至，降阴为事”，方可平治天下。

试文书 大信法 第四十七

“大顽顿日益暗昧之生 再拜，今更有疑，乞问天师上皇神人。”“所问何等事也？”“请问耽书文，其凡大要，都为何等事生？为何职出哉？”“善哉善哉！子之问事，可谓已得皇天之心矣，此其大要之为解。天^{〔一〕}地开辟已^{〔二〕}来，帝王^{〔三〕}人民承负生^{〔四〕}，为此事出^{〔五〕}也。”

〔校勘〕

〔一〕“天”上《钞》有“王事解承负诀”六字，疑即下篇之题目，误入此处。又五讹王，法作诀。〔二〕“已”《钞》作“以”，“已”“以”古通。〔三〕“帝王”下《钞》有“大臣”二字。〔四〕《钞》无“生”字。〔五〕“出”下《钞》有“教”字。

〔注释〕

文书：指太平经之类“头足腹背、表里悉具”，专为解除“帝王人民承负之失”而制作问世的道经。大顽顿日益暗昧之生：真人谦称。顽顿，顽劣迟顿。上皇神人：对天师的尊称。上皇，天之神子。书文：指《太平经》。凡大要：内容要义。都：完全。职：使命。

“今乃为此事出，何反背先道养性乎哉？”“然，真人自若 真真愚昧，蒙蔽不解。向者见子陈辞，以为引谦，反真真冥冥昧昧，何哉？诺，真人更明开耳听。然^{〔一〕}，凡^{〔二〕}人所以有过责者，皆由不能善自^{〔三〕}养，悉^{〔四〕}失其纲纪^{〔五〕}，故有承负之责也。比若父母失至^{〔六〕}道德，有过于邻^{〔七〕}里，后生其^{〔八〕}子孙反为邻^{〔九〕}里所害，是即^{〔十〕}明^{〔十一〕}承负之责^{〔十二〕}也。今先王为治，不得天地心意^{〔十三〕}，非一人共^{〔十四〕}乱天^{〔十五〕}也。天大怒不悦喜，故病灾万端。后在位者复承负之，是^{〔十六〕}不究乎哉？故此书直为是出也。是故^{〔十七〕}古者大^{〔十八〕}贤^{〔十九〕}人^{〔二十〕}本^{〔二十一〕}皆^{〔二十二〕}知自养之道，故^{〔二十三〕}得治意，少承负之失也。其后世学人之师，皆多绝^{〔二十四〕}匿其^{〔二十五〕}真要^{〔二十六〕}道之文，以浮华传学，违失天道之要意^{〔二十六〕}。令后世日浮浅，不能善自养自^{〔二十八〕}爱，为此积久，因离道远，谓天下无自安^{〔二十九〕}全之術，更^{〔三十〕}生忽事 反斗禄^{〔十一〕}，故生承负之灾^{〔三十一〕}。子解意^{〔十二〕}，岂知之那？”

〔校勘〕

〔一〕《钞》之校文分两节，一节自此至“即明承负之贵也”止，又一节“是故古者”至“少无承负之失也”止。《钞》无“然”下九字，但有“凡自帝王大臣人民有承负过责流及后世”十七字。《道典论》无“然”字。〔二〕《道典论》所校之文，自此至“故生承负之灾”止。〔三〕《钞》无“自”字。〔四〕《钞》无“悉”字。〔五〕“纲纪”《钞》作“纪纲”。〔六〕《钞》及《道典论》皆无“至”字。〔七〕“邻”《钞》作“乡”。〔八〕《钞》无“生其”二字。〔九〕“反为邻”《钞》作“秘被乡”。〔十〕“是即”《钞》作“此乃”。〔十一〕《钞》无“明”字。〔十二〕“责”《钞》作“验”。〔十三〕《道典论》无“意”字。〔十四〕“共”《道典论》作“失”。〔十五〕《道典论》“天”下有“文”字。〔十六〕《道典论》无“是”下十三字。〔十七〕《钞》无“足故”二字。〔十八〕“贤人”《钞》作“帝王大臣人民”。〔十九〕“贤”《道典论》作“圣”。〔二十〕《道典论》无“人本”二字。〔二十一〕《钞》无“本”

字。[二十二]“皆”《妙》作“各”。[二十三]“故”下十字《钞》作“安有承负哉”。[二十四]《道典论》无“绝”字。[二十五]《道典论》无“其”字。[二十六]《道典论》无“要”字。[二十七]《道典论》无“之要意”三字。[二十八]《道典论》无“自”字。[二十九]《道典论》无“安”字。[三十]“更”下七字《道典论》无。[三十一]《道典论》引文止此。

[注释]

自若：仍旧。 纲纪：指行动准则。 至：最高的。 明：表明。 不究：无极尽。 夜：持。 学人：使人就学。 真要道：指真道。 安全：指身安形全。 忽事：轻慢行事。(11)斗禄：指争权夺利。(12)解意：化解思意。

“善哉善哉！见天师言，昭若开云见日无异也。”“行，子可谓已得道意矣。”“愚生蒙恩，已大解，今问无足时，唯天师丁宁 重戒之。”“然，夫人能深自养，乃能养人；夫人能深自爱，乃能爱人。有身且自忽，不能自养，安能厚养人乎哉？有身且不能自爱重而全形，谨守先人之祖统，安能爱人全人 愚哉！子宁深解不耶？”“唯唯。善哉善哉！”

[注释]

丁宁：叮咛。 全人：保全他人。

“行，子以为吾书不可信也。试取上古人所案行 得天心而长吉者书文，复取中古人所案行得天心者书策文，复取下古人所思务行得天意而长自全者文书，宜皆上下流视 考之，必与重规合矩无殊 也。乃子蒙 且大解，乃后且大信吾书言也。今天疾 人，后生者日益轻易 斗命试才 下愚乃言天无知，道天不效 也。夫地尚^{〔一〕}不欺人，种禾 得禾，种麦得麦，其^{〔二〕}用功力多者，其稼善，何况天哉！今故天积怨，下愚无知者，更相教轻事为愚，后生者日益剧，故生灾异变怪，非一也。是天与人君独深厚，比若父子之恩则相教，愚者见是，不以时报其君，反复蔽匿，断绝天路⁽¹¹⁾天复益忿忿，后复承负之，增剧不可移。帝王虽有万人之善，犹复无故被其害也。

故使为善者不明⁽¹²⁾，若无益也。令使下愚言天无知，固有以⁽¹³⁾乎哉？”

[校勘]

[一]“夫地尚”《钞》作“天”。[二]“其”下九字《钞》作“在用力多少其稼善恶”。

[注释]

案行：查验遵行。 流视：纵览通观。 重规合矩无殊：规，校正圆形的工具；矩，校正方形的工具；殊，差异。 蒙：蒙昧，不明之处。 疾：憎恶。 轻易：指行为轻率简慢。 斗命试才：拿命相斗来验试自己才能究竟如何。 道天不效：道，称说；效，天罚。 禾：指谷物。 愚：愚弄。(11)天路：指天与人君的沟通。(12)使为善者不明：指行善积各的人在社会上不能立身扬名。(13)有以：指有原因、有理由。

“今见天师言，心解与更生 无异也、善哉善哉！弟子虽多愁 天师，冒死问事，始若有过，已问得解，意大喜，不悔之也。”“夫无知而不问，无由得通达。子言是其意也。行，书多悉备，头足腹背，表里悉具，自与众贤共案之，勿复问。”“唯唯。”

右问天师文书众多、从上到下、所为出断诀。

[注释]

更生：再生。 愁：使忧愁。 书乡悉备，头足腹背，表里悉具：指《太平经》的完备、周密、深刻。

五事解承负法 第四十八

蔽暗弟子 再拜言：“夫大贤见师说一面，知四面之说；小贤见师说一负，知四负之说 故易为说也。其愚暗蔽顿 之人，不事见为说之，犹复心怀疑，故敢具问 天师。师既^{〔一〕}为皇天解承负之仇，为后土解承负之殃，为帝王解承负之厄，为百姓^{〔二〕}解承负之过 为万二千物解承负之责 又言，下愚弟子乃为天问事，不敢不冒过悉道之。愿具闻其意何等也？”“平言。”

[校勘]

〔一〕《钞》无“帅既”二字。〔二〕“百姓”《钞》作“万民”。

[注释]

蔽暗弟子：学道真人的谦称。 大贤见师说一面，知四面之说；小贤见师说一负，知四负之说：指求道者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负：隅，角落。

蔽顿：不开通、迟钝。 具问：深问。 仇：指皇天对此人的憎恶。 过：指所遭受的罪过。 责：指所遭受的谴责。

“今帝王人民有承负，凡事亦皆自有承负耶？”“善哉！子为天问事，诚详且谨。”“今每与天师对会，常言弟子乃为天问疑事，故敢不详也。”“善哉！子有谨良之意，且可属 事。行，今子乐欲令吾悉具说之耶？不惜难 之也。但恐太文，难为才用，具说天下承负，乃千万字尚少也，难胜 既为子举其凡纲，令使众贤可共意，而尽得其意，与券书 无异也。”“唯天师语。”“附开两耳，安坐定心听。”“唯唯。”

[注释]

对会：碰头讨论。 属：通“嘱”，委托。 难：指讲说艰难辛苦。 文：繁缛琐细。 才用：裁定应用，才：这“裁”。 难胜：承受不了。 券书：契据。

“然，天地生凡物，无德而伤之，天下云乱，家贫不足，老弱饥寒，县官 无收，仓库更 空。此过乃本在地伤物，而入反承负之。一大凡事解，未复更明听。今一师说，教十弟子，其师说邪不实，十弟子复行各为十人说，已百人伪说矣；百人复行各为十人说，已千人邪说矣；千人各教十人，万人邪说矣；万人四面，俱言天下邪说。又言者大 众，多传相征，不可反也，因以为常说。此本由一人失说实，乃反都使此凡人失说实核，以乱天正文，因而移风易俗，天下以为大病，而不能相禁止，其后者剧，此即承负之厄也，非后人之过明矣。后世不知其所由来者远，反以责时人，故重相冤也；复为结气 不除，日益剧甚，故凡二事解，真人复更明听。令一人为大欺于都市 中，四面行干市中，大言地且陷成涵水⁽¹¹⁾，垂泣且言；一市中人归道之，万家知之；老弱大小四面行言，天下俱得知之。乃使天下欺，后者增益之，其远者⁽¹²⁾尤剧。是本由一人言，是即承负空虚言之责也，后人何过乎？反以过时人⁽¹³⁾。三事解，然真人复更明听。

[注释]

云乱：象云搅动一样大乱。 县官：汉代称太子为县官。此指各级官府。 收：指赋税收入。 更：更迭，更替，轮转。 大：太。 征：证。 天正文：上天降示之正文，此指《太平经》 移风易俗：指邪说影响之巨。 结气：怨结之气。 都市：国都市场。(11)涵水：沉没一方的大水。(12)远者：指距离当初的程度。(13)反以过时人：反以罪责于当今之人。

夫南山有大木，广^{〔一〕}纵覆地数百步，其本茎一^{〔二〕}也，上有无譬^{〔三〕}之^{〔四〕}枝叶^{〔五〕}实，其下^{〔六〕}根不坚持地，而^{〔七〕}为大风雨^{〔八〕}所伤；其上亿亿枝叶^{〔九〕}实悉伤死亡，此即万物草木之^{〔十〕}承负大过也。其过在^{〔十一〕}本不在末，而反罪末，曾不冤结耶？今是末^{〔十二〕}无过，无故^{〔十三〕}被流^{〔十四〕}灾得^{〔十五〕}死亡。夫承负之责如此^{〔十六〕}矣，宁可罪后生那？四事解，然真人复更明听。南山有毒气，其山不善闭藏，春南风与风气俱行，乃蔽日月，天下彼^{〔十七〕}其咎，伤死者积众多。此本独南山发泄气，何故反使天下人承负得病死焉？时人反言犹恶，故天则杀汝，以过其人，曾不冤乎哉？此人无过，反承负得此灾，魂神自冤，生人复就过责之，其气冤结上动天。其咎本在山有恶气，风持^{〔十八〕}来，承负之责如此矣^{〔十九〕}。五事解，然真人复更危坐，详听吾言。

[校勘]

[一]“广”《道典论》讹作“枝”。[二]《道典论》无“一”字。[三]“譬”《道典论》作“贲”。[四]《道典论》无“之”字。[五]“叶”下《道典论》““华”字。[六]《道典论》无“下”字。[七]《道典论》无“持地而”三字。[八]《道典论》无“雨”字。[九]“亿亿枝叫”，《道典论》作“枝叶华”。[十]《道典论》无“之”字。[十一]“在”下《道典论》有“于”字。[十二]《道典论》无“是末”二字。[十三]《道典论》无“无故”二字。[十四]《道典论》无“流”字。[十五]《道典论》无“得”下四字。[十六]《道典论》无“如此”二字。[十七]“彼”疑作“被”。[十八]“持”《道典论》作“时”。[十九]“矣”《道典论》讹作“天”。

[注释]

广纵覆地数百步：指树冠覆盖的面积。步：汉以六尺为步。 本茎：树根与树干。 无皆（zī）：不可计量。譬，计量。 宁：难道。 南风：发自南方之风。 风气：指风中所裹挟的寿气。

本道常正，不邪伪欺人。人但座先人、君王、人师、父教化小小失正，失正言，失自养之正道，遂相效学，后生者日益剧，其故为此。积久传相教，俱不得其实，天下悉邪，不能相禁止，故灾变万种兴起，不可胜纪。此所由来者积久复久，愚人无知，反以过^{〔一〕}时君，以责时人，曾不重被冤结那？天下悉邪，不能自知；帝王一人，虽有万人之德，独能如是何？然今人行，岂有解那？若食尽欲得之，而病人独不能食，乃至于死亡，岂有解那？今交阴阳相得，尽乐有子孙，祭神求吉，而自若不能生子，岂有解那？夫人生尽乐好善而巨壮，而固反不肖且恶，岂有解耶？此尽承负之大效也。反以责时人，故不能平其治也，时人传受邪^{〔一〕}伪久^{〔二〕}，安能卒^{〔三〕}自改正乎哉？遂^{〔四〕}从是常冤，因为是连久，天怜之。故上皇道应元气而下^{〔五〕}也，子勿怪之也。”“以的^{〔六〕}何为初^{〔11〕}？”“以思守一^{〔12〕}。”“何也？”“一者，数之始也^{〔七〕}；一者^{〔八〕}，生^{〔13〕}之道^{〔九〕}也；一者^{〔十〕}，元气所起也^{〔十一〕}；

一者^[十二]，天之纲纪^[十三]也^[十四]，故使守思一^[十五]，从^[十六]上更下也。夫万物凡事，过于大末⁽¹⁴⁾不反本者，殊迷不解，故更反本也。

[校勘]

[一]“邪”原作“耶”，今依《道典论》改。[二]“久”上《道典论》有“已”字。[三]《道典论》无“卒”字。[四]“遂”下十字《道典论》无。[五]“下”《道典论》讹“不”。[六]“以”下十字，《云笈七签》作“何以为初思守一也”。《白帖》《御览》均无此十字。[七]《白帖》无“也”字。[八]《白帖》《御览》均无“一者”二字。[九]“生之道”《云笈》作“道之生”。[十]《白帖》《御览》《云笈》皆无“一者”二字。[十一]《白帖》无“也”字。[十二]《白帖》《御览》《云笈七签》皆无“一者”二字。[十三]“纲纪”《白帖》《御览》并作“大纲”。[十四]《白帖》无“也”字，《云笈七签》引文止。[十五]“使守思一”《白帖》作“守而思之一也”，《御览》作“守而思一也”。[十六]“从”下二十七字《白帖》《御览》皆无，但有“子欲养生（“生”《御览》作“老”），守一最寿，平气徐卧，与一相守，气若泉源，其身何咎，是谓真宝，老衰自去”三十二字。

[注释]

本道：本元之道，即真道，座；坐，牵累于。过：归过。今交阴阳相得：指夫妇同房。好善：指容貌漂亮。不肖：子不如父曰不肖。恶：指丑陋矮小。大效：有力的证明。卒：同“猝”，猛然，一下子。上皇道：犹言至道，即最高之道。(11)初：指践行自养自爱之道的首要之务。(12)守一：精神修炼方术，即高度集中和控制意念力的一套功夫。(13)生：指长生。(14)大末：以末为上。

欲^[-]解承负之责，莫如守一。守一久，天将怜之。一者，天之纪纲，万物之本也。思其本，流及其末。

[校勘]

[一]本段为《太平经钞》文字。

是以^[-]古者圣人将有可为作^[二]，皆^[三]仰占天文，俯视^[四]地理，明^[五]其反本之明效也。真人解未？”“唯唯。”“今譬子悒悒，已举承负端首，天下之事相承负皆如此，岂知之耶。”“唯唯。今天师都举端首，愚生心结已解。”“行，语真人一大要言。上古得道，能平其治者，但工自养，守其本也；中古小失之者，但小忽自养，失其本；下古计不详，轻其身，谓可再得，故大失之而乱其治。虽然，非下古人过也，由承负之厄会也。行文已复重，吾不复言，百言百同，无益也。可毋增书为文，今天辞已通囑于真人，”“唯唯。”“行，归思其要，以付有德君，书要为解承负出。”“唯唯。”

右问凡事承负结气诀。

[校勘]

[一]《钞》无“是以”二字。[二]“作”上《钞》无“可为”二字，“作”下《钞》有“也”字。[三]《钞》无“皆”字。[四]《钞》作“察”。[五]“明”下八字《钞》作“明其本末，睹其明效。”

[注释]

地理：指由水土沙石或山川湖泊、丘陵、平原构成的地貌。端首：指要领。工：精于。

[今译]

试文书大信法

“我此顽劣迟钝日益暗昧之生再拜。现在还有疑难，乞求天师上皇神人解答。”“所问的是什么事呢？”“请问《太平经》这类的经书，其内容要义，都是为什么样的事，起什么样的作用而产生的呢？”“好啊好啊！你所问之事，可以说已得皇天之心。此书的要义，概为解除天地开辟以来，帝王和百姓的流殃及祸，为这等之事而产生的。”

“即使是现在为此等事而出，为什么反而都先讲养性呢？”“啊。

真人仍旧真正愚昧，蒙蔽不解。刚才听你盲辞，以为谦逊，难道真是愚不可及，是吗？”“是。”“真人你应再张耳谛听明白。啊，凡人所以有罪过，都缘于他们不善于自我修养，都违失了其行动准则，所以有承负流殃之过。犹如父母违失了最高的道德，于其邻里有过失。

其后世子孙反为邻里承负流殃之害，这即表明承负之过失。当今之过是先王治理天下，不得天地之心意，并不是一个人违失背离了天道之故。天大怒不高兴，所以疾病灾害万端。其后在位的又承负其过失，这岂不是没有尽头了吗？所以此书特为此而作。因此古代帝王大臣百姓本来都知道自我持养之道，所以得到治理天下的要义，而少承负之过。其后世使人就学之师，都多隐瞒藏匿此有正要道之书，以浮华教化学徒，违失天道的要意；使后世日益陷于浮浅，不能好自修养保护。因为此流蔽累积，而背离道旨愈远，由此认为天下没有使自己身安形全的方法，反而滋生了轻慢行事的念头，陷入争权夺利之中，所以产生承负流灾余殃的结果。你化解此意，难道不知道吗？”

“好啊好啊！听天师所说，昭然若揭与开云见日无异。”“好，你可以说是业已获得道旨了。”“愚生承蒙您的恩泽，已大有所悟。今之所问没有满足的时候，愿天师重加叮咛告诫。”“好，人能深自持养，方能养人；人能深自自爱，方能爱人。于己身尚且自己轻忽，不能善自持养，岂能厚养他人呢？于自身尚且不能自爱深重而全真藻性，严谨执守先人一脉相传的世系，岂能爱人全人呢？愚蠢啊！你竟然不能深刻领悟吗？”“是是。好啊好啊！”

“啊，你认为我此书不可信。试取上古人所遵行的得天心而长吉之书文，再取中古人所遵行的得天心之书策文，又取下古人所思力行的得天意而长自保全其形之文书，都应一一加以纵览通观，一定和我此书相符无异。你由蒙昧而大悟，其后才能深信我此书所言。现在天憎恶人，后生之人的行为日甚一日地轻率简慢，拿命相斗以验试自己的才能，下愚之人于是说些无知之话，说天不会有罚。地尚且不欺瞒于人，种谷得谷，种麦得麦，其用力多的，他的庄稼必然长得好，何况天呢！今天所以天累积怨恨，是因为愚昧无知者，仍然轻忽世事，教导后生，使后之人受其愚弄的程度日益加剧，所以产生灾异变怪，不只一种。这是因为天与帝王独相厚，譬若父子之恩而警示帝王，愚昧之人看到了这些，却不按时报告自己的帝王，而一再隐匿，断绝天人沟通信息的途径，于是天更为忿忿不平，其后世承负先世过失，也就憎益加剧不可改变。帝王即使有万人之善，也没有办法避免无缘无故地受害。所以为善者不能立身显名，依然于国无益。假使下愚者说天不知道，有理由吗？”

“今日听天师所言，心之所悟与再生无异。好啊好啊！弟子虽然蒙暗而使天

师在自忧愁，冒死问事，如果有所过失，业已问明得解，心意欢畅，不会后悔。”“无知而不问，无所由而得通达。你所说的这个意思是对的。去吧，我此书头足腹背，表里内外均完备无遗、周密无隙，自己与众贤之人共同查考遵行，不要再问。”“是是。”

上面所述问天师文书众多，从上到下，所为出断决。

五事解承负法

蒙昧暗蔽弟子再拜说：“大贤之人听天师说一面，而知四面之说；小贤之人听天师说一隅，而知四隅之说，所以容易使他们明白。而愚暗迟钝之人，若该事天师没有加以开示，还心存怀疑，所以斗胆详问天师。天师既为皇天解除承负之仇恶，为后土解除承负之祸殃，为帝王解除承负之灾厄，为百姓解除遭受的罪责，为万二千物解除遭受的遣责；又说下愚弟子是为天问事，不敢不冒过失而一一道来。祈详闻其意如何？”“慢慢讲。”

“现今帝王百姓遭受承负之殃，万事也都遭受承负之殃吗？”“好啊！你为天问事，的确详尽而谨顺。”“现在每每和天师碰头讨论，常说弟于是为天问疑事，所以不敢不详尽。”“好啊！你有谨顺良善之意，而可资委托该事。好吧，今日你乐于使我一一细说吗？不吝惜讲话之艰难辛苦。只恐过于繁琐，难为裁定应用，因为要一一细说天下所遭受的承负祸殃，即便千万字也嫌太少；难以胜述。只好为你撮举其概要，使众贤之人可共同体悟，若尽得其意，和契据无异。”“望天师说吧。”“你要明开两耳，安坐定心仔细聆听。”“是是。”

“啊，天地产生万物，对无德者而加以伤害，天下象云搅动一样大乱，家贫不足，老者弱者饥寒交迫，官府没有赋税收入，仓库轮番空虚。此过失在地伤害万物，而入反遭受承负。一大凡事获得解决，不再需要仔细听。如当今有老师说法，教导十位弟子，该师的学说邪而不实，十弟子又各为十人说法，业已有百人伪说了；百人又各为十人说法，业已有千人邪说了；千人各教十人，业已有万人邪说了；万人四面，俱讲论天下邪说。又讲论者大多，多传相证，不可复返，因此而认为是通常的说法。这本由一个人讲说违失本实，而反使凡人讲说都违失道本，以乱上天所降示的正文，其移易风俗的影响甚巨。天下人认为是莫大的祸患，却不能加以禁止，后者于是愈演愈烈，这就是遭受承负所带来的厄难，并不是后人的过失这一点是很明白的了。后世之人不知道这种厄难其来甚为渊远，反而以此责难于当世之人，所以重相结冤；又为怨结之气不解除，日益加剧，所以凡二事获得解决，真人应更明白地听。使一人大肆欺骗于都市之中，四处行于市中，放言大地将沉陷成为沉没一方的大水，边说边涕泪纵横；整个市面上的人回到家里都传布此言，于是万家都知道了；老弱大小四处走动传布，天下都得以知道此事。若就天下人受欺骗而言，后者更为增益，其影响更为深远。这本由一人所说，这即是遭受空虚之言的承负之责，后人有何过失呢？反将罪责安在当今人的头上。三事已解，但真人还应更明白地谛听。

南山有大树，树冠纵横遮盖之地数千尺，而它的根干只有其一，上有不可计量的树枝树叶和果实，就下而言，它的根不坚固于地，而被大风大雨所伤毁；就上而言它的亿亿树枝树叶果实都被毁伤死亡，这就是万物草木遭受的承负过责。其过责在本而不在末，却反而怪责于末，不结冤吗？现在这未

（本来）没有过责，却无故遭受流灾而死亡。遭受承负的过责概为如此，难道可以怪罪于后生吗？第四事已获解，但真人亦更明白地谛听。南山有毒气，该山不善于闭藏，春天南方之风与风中所裹挟的毒气一起吹来，于是遮蔽日月，天下遭其祸殃，伤死者累积众多。此本为南山所独泄发之毒气，为什么反使天下人遭受承负之灾而病死呢？当世之人反而说是因为这些人仍旧作恶，所以天戕害他们，以此来怪罪其人，不是太冤枉了吗？此人没有过失，反遭承负之灾，魂神自以为冤枉，活人却又加以指责，其气冤结上通动天。罪责本在南山有毒气，南风裹挟而来，承负的罪责本来是如此。第五事已解，但真人又须正襟危坐，详细地聆听我讲。

“真道常行正道，不以邪恶虚伪欺瞒于人。人只牵累于先人、君王、人师、父所教化渐渐有所违失正道，违失正言、违失自养的正道，于是相互效仿学习，后生之人更是日甚一日地加剧，所以至此。久而久之所传之教，都违失其本实，天下皆邪，不能加以禁止。所以灾变万种兴起，不能一一记述。这种灾变累积久而久之，愚人无知，却以其罪归过于当世之帝王，以指责当世之人，不是又重结冤气吗？天下皆邪，不能自知；帝王一人，即使有万人之善德，又能怎么样呢？但当今人之行为，难道会有解除吗？假若食物已吃完而想得到，但病人却独不能吃，以至于死亡，难道会有解除吗？当今夫妇同房相交，甚乐有子孙后嗣，祭把神灵以求吉，但依旧不能生孩子，难道会有解除吗？人生都是乐于容貌漂亮并且身体壮实，却反而不如其父而丑陋矮小，难道会有解除吗？这都是遭受承负之灾的有力证明。反而以怪责于乡世之人，所以不能平治天下。当世之人传授邪伪之说很久，怎能一下子自己改正呢？于是由此常冤，因为是连久，上天怜悯，所以至道感应元气而下，你不要惊怪。”“以什么为践行自养自爱之道的首要任务？”“以念思执守道一。”“为什么呢？”“一是基数之始，一是长生之道，一是元气所由起，一是天之纲纪。所以使执守念思道一，是由上改变下。万物凡事，过失在于以未为上而不知归返其本，痴迷不解，所以必须更返其本。

想解除遭受承负的过责，莫如执守道一。守一既久，天将怜悯。一为天之纲纪，万物之本。念思道本，流布及于其末。

所以古代圣人将有所作为，都仰占验于日月天象，俯察验于水土地貌，以鉴明返本之功用。真人理解了吗？”“是是。”“今日叹恨你忧闷不乐，已撮举承负的要领，天下万事万物遭受承负都是如此，你难道不知道吗？”“是是。今天师撮举要领，愚生心中疑团冰释。”“来，告诉真人你一大精要之言。上古得道，能平治天下的，只是精于自养，是执守其本；中古得道，能平治天下的，只是稍忽自养，违失其本；下古思量不周，轻忽身形，认为可以再得，所以大有所失而为乱世。即使这样，也不是下古人之罪责，是由于承负的厄难际会之故，行文业已重复，我不再说，百言百同，无有助益。不要再增益我此书之文，现在天辞已通统嘱咐于真人。”“是是。”“去吧，回去琢磨其要领，以呈献给有德之帝王，此书总起来说是为解除承负而出。”“是是。”

上面所述是问凡事承负冤结之气诀。

[评析]

本篇分为两部分，主要阐述《太平经》的要义和效用以期使人们信从，例举五种天下承负之事说明解除承负之灾的方术。

首先，作者申明《太平经》的要义和作用，乃是专为解除“帝王人民承

负”之灾而制作。但人们对其效用则将信将疑。为了笃信此道经并切实加以遵行，作者通过纵览、通观三古书文，即对照“上古人所案行天心而长吉者书文”，“中古人所案行得天心者书策文”，“下古人所思务行得天意而长自全者文书”，结果，“书多悉备，头足腹背，表里悉具”的《太平经》与上古、中古、下古之书策文“重规合矩无殊”，因此真人应与“众贤共案之”，即共同遵行《太平经》的旨意，实现其既定的基本宗旨和主要使命。

其次，阐释万事承负的善恶报应论。认为万事皆有承负，皇天有“承负之仇”，后土有“承负之殃”，帝王有“承负之厄”，百姓有“承负之过”，万二千物有“承负之责”。并“都举”天下承负“端首”五事加以例释：官民无收，“过乃本在地伤物，而人反承负之”；邪说竟成常说，“本由一人失说实，乃反都使此凡人失说实核”，谣言传布天下，“本由人言，是即承负空虚言之责也”；南山大木伤死，“过在本而不在其末”，“此即万物草木之承负大过也”，“人受毒风伤死”，“其咎本在山有恶气，风持来，承负之责如此矣。”这种善恶报应论成为乱世凶象丛生，作者传布道经的现实依据。作者认为，要解除承负，必须“养性”。只有自己“深自养，乃能养人”；只有自己“深自爱，乃能爱人”。但解除承负的根本方法，“莫如守一”。此“一”为“数之始，生之道，元气所起，天之纲纪”。有德之君王工于自养，执守道本，则可“从上更下”，解除承负，效仿上古之世而平其治。

卷三十八丙部之四

师策文

师曰：“吾字十一明为止^{〔一〕}，丙午丁巳^{〔二〕}为祖始。四口治事万物理，子巾用角治^{〔三〕}其右，潜龙勿用坎为纪^{〔四〕}。人得见之寿长久，居天地间活而已^{〔五〕}。治百万人仙可待，善治^{〔六〕}病者勿欺诒^{〔七〕}。乐莫^{〔八〕}乐乎^{〔九〕}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

〔校勘〕

〔一〕《钞》无“明为止”三字，令依本书卷三十九《解师策书诀》补，《仙鉴于古传》作“名”为“士”。〔二〕“巳”《混元圣纪》作“未”。〔三〕“治”《钞》作“活”，疑讹，今依《仙鉴于古传》改。〔四〕《人纪仙鉴于古传》作“已”。〔五〕“居天地间活而已”《钞》脱误作“居治而已”四字。今《依仙鉴于古传》及《解师策诀》校补。〔六〕“治”《仙鉴于古传》作“理”。〔七〕“欺诒”《钞》作“欺殆”，《仙鉴于古传》作“轻给”，“始”字从《仙鉴于古传》改。〔八〕《钞》无“乐莫”二字，今依《仙鉴于古传》增补。〔九〕“乎”《仙鉴于古传》作“于”。

〔注释〕

师策文：又称“天策书”，是天师代天传意的押韵隐语，概称 90 字策。每句都有奇异的内涵。

〔今译〕

师策文

天师说：“我字十一明为止，丙午丁巳为祖始。四口治事万物理，子巾用角治其右，潜龙勿用坎为纪。人得见之寿长久，居天地间活而已。治百万人仙可待，善治病者无欺骗。乐莫乐乎长安市，使人寿如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

【评析】

本卷经文原缺，系据《太平经钞》而补。是天师传达天意的隐语，总共十三句，主要有三层含义。开首二句概述“守一”“归本”之义，宣扬火为君长的五行说；中间十句说明道经治身成仙、治国太平的双重效用；末句举其隐语成数九十，并将传布此道书的重任委于学道真人。

卷三十九丙部之五

解 而策书诀 第五十

真人稽首 再拜唯唯：“请问一疑事解。”“平言，何等也？”“天师前所与 愚昧不达之生策书 凡九十字。谨归，思于幽室，闲处 连日时，质性顽顿，昼夜念之，不敢懈怠，精极心竭，周遍不得其意；今唯天师幸哀不达之生，愿为其具解说之，使可万万世贯结 而不忘。”“善哉，子之难问乎！可谓天人 也。诺。真人详聆听，为子悉解其要意。”

[注释]

解：悉解，直解。对上篇《师策文》逐字逐句的解说。稽首：古代印叩头，最重的跪拜礼。唯唯：毕恭毕敬的样子。与：授予。策书：写在帛卷上的隐语。幽室：指设在旷野的修道处所。闲处：此指杜绝其他一切活动。贯结：贯结胸心。天人：犹言天民，指德返自然本性，能使他人归附的人。参《庄子·庚桑楚》。要意：切要的意旨。

真人请问神人^{〔一〕}：“前所赐不达之生策书九十字，未知趋向 义理所归，愿为——解，以遗 后世，贯结而不忘。”神人言：“为子直解之。”

[校勘]

〔一〕此段为《合校》本附存的以资参考的《太平经》文字。

[注释]

趋向：旨趣。遗（wèi）：留赠。

师曰：“吾字十一明为止^{〔一〕}：师者，正谓皇天神人师也；曰者，辞也，吾乃上^{〔二〕}辞于天，亲见遣，而下为帝王万民具陈，解亿万世诸承负之滴^{〔三〕}也；吾者，我也，我者^{〔四〕}，即天所急使神人也。今天以是承负之灾四流，始有本根^{〔五〕}，后治^{〔六〕}者悉皆随之失其政，无从得中断止之，更相贼伤，为害甚深，今天以为重忧。字者，言吾^{〔七〕}今陈列天书累积之字也；十者，书与天真 诚信洞 目应，十十 不误，无一欺者也，得而众贤^{〔八〕}，各^{〔九〕}自深计，其先人皆有承负也，诵^{〔十〕}之不止，承负之厄 小大，悉且已^{〔十一〕}除矣；一者，其道要正当以守一始起也，守一不置，其人日明乎^{〔十二〕}，大^{〔十三〕}迷解矣。明为止，止者，足也，夫足者为行生，行^{〔十四〕}此道者，但有日^{〔十五〕}益昭昭^{〔十六〕}，不复愚暗^{〔十七〕}冥冥也。十一者，土 也。明为止者，赤也，言赤气 得^{〔十八〕}此，当复更盛，王^{〔十九〕}（^{〔十一〕}）大明也。止者，万物之足也，万物始萌，直布根以本足生也，行此道，其法乃更本^{〔十二〕}元气，得天地心^{〔二十〕}，第一最善，故^{〔二十一〕}称上皇之道也。

[校勘]

〔一〕“止”《钞》误作“正”。〔二〕“上”《钞》误作“正”。〔三〕“滴”《钞》作“谴”。〔四〕《钞》无“我者”二字。〔五〕“本根”《钞》作“根本”。〔六〕“治”《钞》作“理”，避唐高宗讳。〔七〕《钞》无“吾”字。〔八〕“贤”下《钞》有“者”字。〔九〕《钞》无“各”字。〔十〕“诵”《钞》讹“谓”。〔十一〕《钞》无“已”字。〔十二〕《钞》无“乎”字。〔十三〕“大”《钞》为“天”。〔十四〕《钞》无“生行”。〔十五〕“有日”《钞》作“日有”。〔十六〕“昭”下《钞》有“然”字。〔十七〕《钞》无“暗”字。〔十八〕

“将”《钞》作“谓”。[十九]《钞》无“王”。[二十]“心”上《钞》有“之”字。[二十一]“故”《钞》误作“政”。

[注释]

辞：即辞告与其陈。 谪：所获的罪谴。 累积之字：指复文，印用两个以上的隶书合成的符篆秘文。 天真：指自然本性。《庄子·渔父》谓：“真者，所以受于大地，自然不可易也。” 诚：的确。 信洞：信实到了极点。洞，洞彻。 十十：百分之百。 厄：幼厄。 士：由十、一两字合并而成。 赤气：指火行之气，又称太阳之气。即最旺盛的阳气。(11)王：旺，指火气占居统治地位。当时盛行汉为火德说，故语。(12)木：以...为本。

丙^{〔一〕}午丁巳为祖始：丙午丁巳，火也，赤也；丙午者，纯阳也；丁巳者，纯阴也；阴阳主和 凡^{〔二〕}事，言阴阳气当^{〔三〕}复和合，天下而^{〔四〕}兴^{〔五〕}之^{〔六〕}也；为者，为利帝王，除^{〔七〕}凶害出也；祖者，先也，象 三皇德也；始者，反本初也，故^{〔九〕}行是^{〔十〕}道，当得^{〔十一〕}反上皇^{〔十二〕}也。四 口治事万物理：四而得口者，言也，能^{〔十三〕}日习吾书者，即得天正经 字也，令得其至^{〔十四〕}意，乃上与天心合，使万物各得其所，而不复乱，故言万物理也。子巾用角治其右者：诵字也，言^{〔十五〕}诵读此书而不止，凡事悉且一旦 而正，上得天意^{〔十六〕}，欢然而常喜，无复留^{〔十七〕}倍 也。

【校勘】

[一]“丙”下七字《钞》无。[二]《钞》无“凡”下四字。[三]《钞》无“当”字。[四]《钞》无“而”字。[五]“兴”《钞》讹“与”。[六]《钞》无“之”字。[七]“除”《钞》讹“阴”。[八]《钞》无“出”字。[九]“故”《钞》作“当”。[十]“是”《钞》作“此”。[十一]《钞》无“当得”二字。[十二]《钞》“皇”上有三字，“皇”下有“化”字。[十三]“能”《钞》作“皆”。[十四]“至”《钞》作“志”。[十五]《钞》无“言”字。[十六]“意”《钞》作“心”。[十七]《钞》无“留”字。

[注释]

丙午丁巳，火也，赤也：阴阳家用天干、地支表示五行。丙为天于午为地支；丁为天干，巳为地支；两两相配，都代表火行，故语。参《淮南子·天文训》：丙午者，纯阳也，丁巳者，纯阴也；丙午各为单数，属阳干与阳支，丁巳为双数，属阴干与阴支，故语。 和：和合。 出：出示， 象：象征。

四：指言字上部的一点三横。 正经：原始纯正的经典。 子巾用角治其右者，诵字也：用角二字组合，意为“诵”。子巾二字组合，中似宝盖，另成“字”。 一旦：一个早晨，极言其速。 留倍：指五大行星在逆行弧线中运行的迟疾情况。这在星占家看来，属于天之谴。

潜龙勿用坎为纪：潜龙者，天^{〔一〕}气还复初九，甲子岁也^{〔二〕}，冬至之日也^{〔三〕}，天地正始起于是也 龙者，乃东方少阳，木之精神也 民故天道因木而出^{〔四〕}，以兴火行 夫物将盛者，必当开通其门户也。真人到期月满^{〔五〕}，出此书，宜投之^{〔六〕}开明之地。开者，辟也，通也^{〔七〕}，达也，开其南，更调^{〔八〕}畅阳气，消去其承负之厄会也^{〔九〕}。潜者^{〔十〕}，藏也，道已往到，反隐藏也；勿者^{〔十一〕}，敢也，未也，先见文者，未知行也；用者，治也，事也，今天当用此书除灾害也^{〔十二〕}，玄甲岁^{〔十三〕}出^{〔十三〕}之，其时君^{〔十四〕}未能深原^{〔十四〕}书意，得能用之也；故言勿用者，见天文^{〔十五〕}未敢专信而即效案

(15)用之也^[十六]；信^[十七]用之者，事立^[十八]效见^[十九](16)响应⁽¹⁷⁾，是^[二十]其明证也，乃与天^[二十一]合，故^[二十二]响应也。

【校勘】

[一]“天”下《钞》有“阳”字。[二]《钞》无“也”字。[三]《钞》无“也”字。[四]《钞》无“而出”二字。[五]《钞》无“满”字。[六]《钞》无“之”字。[七]《钞》无“也”字。[八]“调”《钞》作“涤”。[九]《钞》无“也”字。[十]《钞》无“者”字。[十一]“者”《钞》作“用”。[十二]《钞》无“也”字。[十三]“出”《钞》作“除”。[十四]“原”《钞》作“源”，古通。[十五]“文”《钞》误作“又”。[十六]《钞》无“也”字。[十七]“信”下《钞》有“而”字。[十八]“立”《钞》讹“主”。[十九]“见”《钞》作“若”。[二十]“是”《钞》作“为”。[二十一]《钞》“天”下有“道”字。[二十三]《钞》无“故”字。

【注释】

潜龙勿用坎为纪：对《周易·乾卦》爻辞的发挥。潜，潜藏、潜伏。龙，传说中的尊贵神物。天气还复初九：天气，指天之阳气。初九，乾卦第一阳爻，时值农历十一月。甲子岁也，冬至之日也，天地正始于是也：甲子，历元，又称时元，即历法的起算点，古以夜半为一日之始，以合朔为一月之始，以冬至为一年之始，以恰好是夜半合朔冬至的时候为推算历法之始，名为甲子。龙者，乃东方少阳，木之精神也：少阳指不甚旺盛的阳气。木，指木行。天道因木而出：天道好生，木行主生，万物始生东方，故语。

以兴火行：按照五行相生的次序，木生火，故语。到期日月满：指及至季春三月。开明之地：指东南。往到：预先显现。行：施行、推行。(11)玄甲岁：即甲子冬至之日。(12)时君：此指汉桓帝。(13)原：推究。(14)天文：上天降示的神文。(15)效案：试行验证。(16)效见：效果显现。见，同“现”。(17)响应：如响之应声。

坎为纪者，子称坎；甲，天^[一]也，纲也，阳也；坎者，子也^[二]，水也^[三]，阴也，纪也；故天与地常合，其纲纪于玄甲子初出，此^[四]可为有德上^[五]君治^[六]纲^[七]纪也，故言坎为纪也。乃谓上皇天书，下为德君出。真经书以绳^[八]断邪，以玄甲为^[九]微初也。凡物生者，皆以甲为首，子为本，故以上甲子序出之也^[十]。

【校勘】

[一]“天”下六字《钞》作“天之纲纲阳也”。[二]《钞》无“子也”二字。[三]《钞》无“也”字。[四]此“下”《钞》无“可”字，但有“书”字。[五]《钞》无“上”字。[六]“治”《钞》作“理化”。[七]“纲”上《钞》有“作”字。[八]《钞》无“绳”字。[九]《钞》无“为”下十一字。[十]《钞》无“也”字。

【注释】

子称坎：子，十二地支之一，代表北方。坎，八卦之一。北方为坎卦所居之位，故语。纲：网上总绳，喻指事物的主宰。坎者，子也，水也：北方属水行，坎卦居北方，故语。纪：丝缕头绪，喻指事物的统领，仅次于纲。以绳断邪：绳，衡量。断，断绝。邪，指邪文邪言邪书。微初：指始生的状态。按汉代讖纬的说法，大正、地正、人正，所谓三正，即周历以11月为岁首，殷历以12月为岁首，夏历以正月为岁首，称之为三微之月。

微，指万物皆微生，其色不同：11月阳气始施于黄泉之下，物在地中色皆赤；12月阳气上升，物在地中色皆；正月阳气继续上升，物在地中剖甲而出，色皆黑。 序出之：指按次第出授上皇大书即《太平经》经文。

人得见之寿长久：人者^{〔一〕}，正谓^{〔二〕}帝王一人也，上德易觉、知行道书之人也。据瑞应文^{〔三〕}，不疑天道也，深得其^{〔四〕}意则寿矣，寿者^{〔五〕}，竟其天年^{〔六〕}也；长者，得无穷也；久者，久^{〔七〕}存也。

[校勘]

[一]《钞》无“者”字。[二]“谓”下《钞》有“人君”二字。[三]“文”《钞》讹“又”。[四]《钞》无“其”字。[五]《钞》无“者”字。[六]“年”《钞》作“寿”。[七]《钞》无“久”字。

[注释]

瑞应文：指河图洛书，此指《太平经》。天年：指120岁。长者，得无穷也：指长生不死。久者，久存也：久，永久。指登仙成神。

居天地间活而已^{〔一〕}；居者^{〔二〕}，处也；处天地间活^{〔三〕}而已者，当学真道^{〔四〕}也，浮华之文不能久活人也；诸承负之厄会，咎皆在^{〔五〕}无实核^{〔六〕}之道故也，今天断去之也^{〔七〕}。

[校勘]

[一]“活而已”《钞》作“有活也”。[二]《钞》无“者”字。[三]《钞》“活”上有“存”字，“活”下无“而已者”三字。[四]“真道”《钞》作“道真”。[五]“在”《钞》作“谓”。[六]“实核”《钞》作“核实”。[七]《钞》无“也”字。

[注释]

浮华之文：即浮华记。本经甲部谓：“离本已远，错乱不可常用，时时可记，谓之浮华记”。活人：使人活。

治百万^{〔一〕}人仙可待^{〔二〕}：治^{〔三〕}者^{〔四〕}，正也；天以此书正众贤之心，各自治^{〔五〕}病，守真去邪；仙可待者，言天下闻之，真道翕然悉出^{〔六〕}，往^{〔七〕}辅佐有德之君；治^{〔八〕}真道者^{〔九〕}，活人法也，故言^{〔十〕}仙可待也^{〔十一〕}。

[校勘]

[一]“万”《钞》作“方”。[二]《钞》“待”下有“其”字。[三]“治”《钞》作“理”。[四]《钞》无“者”字。[五]“治”《钞》作“理”。[六]“出”《钞》作“除”。[七]《钞》无“往”字。[八]“治”《钞》作“理”。[九]《钞》无“者”字。[十]“言”《钞》作“曰”。[十一]《钞》无“也”字。

[注释]

病：指上大对世人的忌恶，表现为灾变怪异现象层出不穷。翕(xì)然：不约而同的样子。治：研习传布。

善治病者勿欺殆^{〔一〕}；凡人悉愚，不为身计^{〔二〕}，皆以^{〔三〕}邪伪之文，无故自欺^{〔四〕}殆，冤哉^{〔五〕}！反得天重谪，而生承负之大责，故天使其^{〔六〕}弃浮华文，各守真实，保其一队^{〔七〕}，旦夕力行之，令人人^{〔八〕}各^{〔九〕}有益其身^{〔十〕}，无肯复自^{〔十一〕}欺殆者也^{〔十二〕}。

【校勘】

[一]“殆”应从《仙鉴》作“给”，下凡“欺殆”二字连文者，皆应作“欺给”。[二]“计”《钞》误作“神”。[三]“以”《钞》作“为”。[四]“欺殆”原作“欺治”，《钞》脱“欺”字，“殆”字依《钞》改。[五]《钞》无“冤哉”二字。[六]《钞》无“其”字。[七]《钞》无“一”字。[八]“人人”《钞》讹“久久”。[九]《钞》无“各”字。[十]《钞》无“其身”二字。[十一]《钞》无“自”字。[十二]《钞》无“也”字。

【注释】

殆：给，欺骗。 重谪：重谴。

乐乎长安市：乐者，莫乐于天^{〔一〕}上皇太平气至也；乎^{〔二〕}者，嗟叹其德大优无双^{〔三〕}也；长者，行此道者^{〔四〕}，其德善长无穷已也；安者，不复危亡也，得行此道者，承负天地之谪悉去，乃长安旷旷恢恢^{〔五〕}，无复忧也；市者，天下^{〔六〕}所以^{〔七〕}共致^{〔八〕}聚人处也；行此书者，言国民大兴云云^{〔九〕}，比^{〔十〕}若都市中人也。

【校勘】

[一]《钞》无“于天”二字。[二]“乎者”《钞》作“呼”字。[三]“双”上《钞》有“比”字。[四]《钞》无“者”字。[五]“旷旷恢恢”《钞》作“旷恢曠恢”，“曠”疑系“旷”之讹。[六]“下”《钞》作“之”。[七]《钞》无“以”字。[八]《钞》无“致”字。[九]《钞》无“云云”二字。[十]“比”《钞》误作“皆”。

【注释】

旷旷恢恢：开阔广大的样子。

使人^{〔一〕}寿若西王母^{〔二〕}；使人者^{〔三〕}，使帝王有天^{〔四〕}德，好行正文之人也。若者^{〔五〕}，顺也，能大顺行吾书，即天道也^{〔六〕}，得之者大吉，无有咎也；西者，人人栖存真道于胸心也；王者，谓帝王得案^{〔七〕}行天道者^{〔八〕}大兴而王也，其治^{〔九〕}善，乃无上也；母^{〔十〕}者，老寿之证也^{〔十一〕}，神之长也。

【校勘】

[一]《钞》无“人”字。[二]“母”下《钞》有“者”字；[三]《钞》无“者”字，但有“谓”字，[四]“天”《钞》作“大”。[五]《钞》无“者”字。[六]《钞》无“也”字。[七]《钞》无“案”字。[八]《钞》无“者”字。[九]“治”《钞》作“理”[十]“母”误作“毋”，今依《钞》改。[十一]“老”《钞》作“考”。《钞》无“也”字。

【注释】

天德：大的本性，即好生。 即：就，靠。 王（wàng）：统治天下。 神：休内诸神。神去身死，神在形存，人得老寿，乃是守神入神的结果。

比若四时周反始^{〔一〕}：比者比也^{〔二〕}，比^{〔三〕}若四时传相生、传^{〔四〕}相成，不复相贼伤也。其治^{〔五〕}无有刑也。

【校勘】

[一]“始”下《钞》有“者”字。[二]《钞》无“比也”二字。[三]《钞》无“比”字。[四]《钞》无“传”字。[五]“治”《钞》作“理”。

【注释】

比若四时传相生、传相成：指四季交替，万物春生、夏长、秋获、冬藏。 贼：虐杀。

九十字策传方士：九者，究也^{〔一〕}，竟也^{〔二〕}，得行此者^{〔三〕}，德^{〔四〕}乃究治^{〔五〕}天地阴阳万物之心也；十者，十十相应，无为 文也；字者，言天文上下字，周流遍道足 也；传者，信也，故为作委^{〔六〕}字符信 以^{〔七〕}传之也^{〔八〕}；方者，大方^{〔九〕}正也，持此道急往付归有道德之君，可以消去承负之凶，其治^{〔十〕}即方^{〔十一〕}且大正也；士者，有可^{〔十二〕}克志 一介 之人也，一介之人者，端心可教化属事，使往通此道也^{〔十三〕}。吾策之说^{〔十四〕}将可睹矣，真人岂晓解未乎？”

[校勘]

〔一〕《钞》无“也”字。〔二〕《钞》无“也”字。〔三〕“者”《钞》作“道”。〔四〕《钞》“德”上有“其”字，“德”下无“乃”字。〔五〕“治”《钞》误作“合”。〔六〕“委”字《钞》作“文守”。〔七〕《钞》无“以”字。〔八〕《钞》无“也”字。〔九〕《钞》无“方”字。〔十〕“治”《钞》作“理”。〔十一〕“方且”《钞》作“方”。〔十二〕《钞》无“可”字。〔十三〕《钞》无“也”字。〔十四〕《钞》脱“说”字。

[注释]

九者，究也，竟也：九为阳之极；究、竟，究尽。 究治：极为切合。

无为：指无为而治，帝王垂拱，终日乐游。 道足：真道毕备。 委字符信：即天书累积之字，复文。委，积。 克志：努力实现志向。 一介：一个。

“唯唯。善哉善哉！见天师言，大乐已至矣。”“子可谓已知之矣。”“愚生每有所问，自知积愁 天师，向不问，何从得知之！”“然，子言是也。贤圣有疑，皆问之，故贤圣悉有师也。不可苟空 强说也，夫强说适可一言，不能再转 也。”“唯唯，是以愚生不敢强说也。”“子言是也，大儒谦，亦不失之也。”

【注释】

积愁：位大师忧虑重重。 贤圣悉有师也：据《白虎通·辟雍》等书，神农氏以悉诸为师，黄帝以风后为师，颛（zhuo）顼（xu）以绿图为师，啻（kù）以赤松子为师，尧以务成子为师，舜以尹寿为师，禹以国先生为师，汤以伊尹为师，文王武王以大公吕望为师，孔子以老子为师。 苟空：无根据。

转：转折中述。

“今天师事事假 其路，为剥解 凡疑，遂得前问所不及，今欲有可乞问，甚不谦，不知当言邪不邪？”“疑者，平言勿讳。”“唯唯。古今贤圣皆有师，今天师道满溢，复当师谁乎？”“善哉善哉！子之间也，可谓睹微意矣。然吾始学之时，同问于师，非一人也，久久道成德就，乃得上与天合意，乃后知天所欲言，天使太阳之精神 来告吾，使吾语；故吾者乃以天为师，虽喻 真人，向天不欲言，吾不敢妄出此说，天必诛吾，真人亦知此诚重耶？子诚慎之。”

[注释]

暇：借，此为开启之义。 剥解：层层解示。 微意：深微的适意。

太阳之精神：由极盛的阳气所化成的神灵。 喻：晓喻，开导。

“唯唯，愚生问疑于天师，无不解者，心喜常不能自禁言，愿复乞问一事。”“行道之，”“唯唯。今天师比 为暗蒙浅生具说承负说。不知承与负，同邪异邪？”“然，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 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滴，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绝也。绝者复起，吾敬受此书于天，此道能都绝之也，故为诚重贵而无平。也，真人知之邪？”“唯唯。可该哉！可该哉！”“行去，勿复问。”“唯唯。”

右解师策书九十字诀。

【注释】

比：接连。 前：前因。 后：后果。 用：以，作“因”解。 无平：无法估量。平，指衡量的标准。

真券 诀 第五十一

“真人前，凡天下事何者是也？何者非也？”“试而即应，事有成功，其有结疾病 者解除，悉是也；试其事而不应，行之无成功，其有结疾者不解除，悉非，非一人 也。”“善哉！子之言真是也，言虽少，斯可解亿万事，吾无以加子之言也。夫欲效是非，悉皆案 此为法，可勿怀狐疑，此即召信 之符 也。”“何谓也？”“夫凡事情不信，何须必当考问之也？古者圣贤，但观人所行证验也，知之矣，明于日月 子说积善，不可变易也。欲知吾书，悉取信效 于是。真人知邪？”“唯唯。”“行去，名此为真券，慎勿遗，无投于下方，以为诀策书章 ”

右召信符、效书证真券。

[注释]

真券：全称效书证真券。券，契据，此足可为凭的神文。 结疾病：指大地对世人长久结积而成的僧恶与忧患，表现为灾变不绝。 非一人也：并非都是帝王一人的过错。 案：通“按” 召信：昭示信实。 符：凭证，此指符、符书。 古者、圣贤，但观人所行证验也，知之矣，明于日月：《老子·五十四章》谓：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 信效：真效、实效。 诀策书章：指道教的真文宝册。

[今译]

解师策书诀

真人叩首再拜唯诺：“请问一疑难之事的明解。”“慢慢讲，是什么？”“天师前所授予我此愚昧不达之生策书共九十字。回去谨慎地在幽室之中推敲，连 E 杜绝其他一切活动，但质性顽劣迟钝，尽管昼夜琢磨，不敢稍有懈怠，竭尽精神心力，还是左右不得其要领。今日祈天师哀怜我此不达之生，愿为我详尽加以解说，即使万万世贯胸结心而不忘。”“好啊，你之所问！可以说是德返自然的天民了。好吧，真人你仔细聆听，为你详尽解释真切的

要旨。”

真人请问天师：“前所赐我此不达之生共九十字，不知旨趣义理所归，愿为我一一加以解释，以留赠后世，贯结于心而不忘。”天师说：“为你加以直接阐释。”

天师说：“吾字十一明为止。所谓师，是皇天神人之师；所谓曰即辞告与具陈，我上辞告于天，亲被派遣，而下为帝王万民具陈，解除万世遭受承负之罪责。所谓吾，即我，我即天紧迫派遣的神人。现天以此承受之灾四溢，开始是遵循本根的，后世治理天下者都一一顺遂违失其政，无从得以中断制止，递相残伤，为害很深，今天为之深重忧虑。所谓字，是说我现在陈列天书的复文；所谓十，是说此书和自然本性的确信实到极点相应，百分之百的无误，没有一点欺骗的，得到而成为众贤之人的，各自深虑，其先人都遭受承负之灾，诵读此书不止，承负之灾厄不论大小，一并都已解除；所谓一，是道之纲要，正当执守道一为本始，执守道一而不废止，其人无事不通，大迷得以释解。明为止，所谓止，即是足，足为行生，践履此道的，只有日渐明白，不再愚昧昏暗。所谓十一，即是“士”。明为止，是赤，是说赤气于此，应更兴盛，火气大旺而明。所谓止，是万物之足，万物开始萌生，直下布根，以本足而生。践履此道，其法于是轮番以元气为本，得天地之心，第一最善，所以称盛明无此之道。

丙午丁巳为祖始：丙午丁巳即火，即赤；丙午属纯阳，丁巳属纯阴；阴阳职在和合万事万物，说阴阳气应再度和合，天下一一定兴盛；所谓是为为利于帝王，翦除凶害而出示；所谓祖，即先人，象征三皇之德；所谓始，是指返于本初，所以践行此道，应能返于三皇对民众的感化。四口治事万物理：所谓四而得口，即言，能每天坚持讲论我此书的，即得天原始纯正的经典之字，使得其最精微的意旨，于是上和天心相合，使万物各得其所，而不再致于乱，所以说万物理。子中用角治其右：即组合成“诵”字和“字”字，是说诵读此书不止，凡事都一个早晨就得其正，上得于天意，欣然而常感欢喜，不再留逆。

潜龙勿用坎为纪：所谓潜龙，天之阳气还复于初九，为甲子之岁，冬至之日，天地正始起于此；所谓龙，为东方少阳之气，木行之精神，所以天道因为木行而出，而兴火行；物将茂盛之时，一定开通其门户。真人到季春三月，出示此书，宜应投之于东南开明之地。所谓井，即足辟、通、达，开其南，转而调适通畅阳气，消除其所遭受的承负之劫厄交会。所谓潜，即藏，道已预先显现，反而隐潜起来；所谓勿，即敢、未，先见其文，未知其行；所谓用，即治、事，现天应用此书消除灾害，甲子冬至之日出示该书，其时帝王未能深入地推究此书之意，而加以运用；所以说勿用，是见天降神文未敢专信而马上试行验证而加以运用。相信并加以运用，立见效果如响之应声，这是其明证，于是与天相合，所以如响之应声。

所谓坎为纪，是说子和坎同居北方之位；甲为天、为纲、为阳；坎为子、为阴、为纪，所以天和地常相合，其纲纪在玄甲子之时初出，这可以为有德帝王理治其纲纪，所以说坎为纪。于是说上皇天书，下为有德王君而出。真经书是用以衡量断绝邪文邪言邪书的标准，因为玄甲为万物始生之初。凡物之生，都以甲为首，子为本，因此以上按甲子之序次第出授上皇天书即《太平经》。

人得见之寿长久：所谓人，恰指帝王一人而言，即有最高的道德且容易

觉悟、领悟并践行此道书之人。根据瑞应文（即《太平经》），不怀疑天道，深获其意者，则得长寿；所谓寿，即是终其天寿；所谓长，即是长生不死；所谓久，即是登仙成神。

居天地间活而已：所谓居，即处；居处天地之间存活而已，是说应仿学真道，浮华之文是不能使人存活成仙的；诸种承负之灾厄际会，罪责都在于没有本根之道使然，现在天中绝并使之离去。

治百万人仙可待：所谓治，即正，天以此书校正众贤人之心，各自对治病症，执守真道法除邪气；所谓仙可待，是说天下听闻此书，真道不约而在一起出现，往而辅佐有德的帝王；研习传布真道的，是使人活之法，所以说仙可待。

善治病者勿欺殆：凡人皆愚，不为自身谋虑，都以邪伪之书，无故地自欺欺人，不是冤枉吗！反得天之重谴，而遭受承负之责的惩罚，所以天让他们抛弃浮华之文，各执守其真实，保守先天元气，旦夕努力加以践行，使人人各有益于自身，不肯再自欺欺人。

乐乎长安市：所谓乐，莫乐于天皇盛明的太平之气降临，所谓乎，是唱叹其德之优举世无双；所谓长，是说践行此道的，其德善于长育无有穷尽；所谓安，即是不再危殆而亡，得以践行此道的，承负天地之罪谴一一消去，于是长且安开阔广大，不再有忧愁。所谓市，是天下所以共同招引聚集人群之处，践行此道的，讲论国民将大兴之类，犹如都市中之人。

使人寿若西王母：所谓使人，是指使帝王有好生之德，喜好践行正文之人；所谓若，即顺，能遵循我此书践行，就接近天道；得之者获大吉，不再有祸殃；所谓西，是指人人都将真道留存在胸心之间；所谓王，是说帝王得以遵行天道的，则大兴而统领天下，其理治之善，无有出其上的；所谓母，是长寿之明证，为诸神之长。

比若四时周反始：所谓比，即譬喻，犹若四季交替，万物随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再相互虐杀残伤，其理治没有刑杀。九十字策传方士：所谓九，即究、竟，得以践行此道的，其德极为切合天地阴阳万物之心；所谓十，是说百分之百的相符合，即无为而治之书；所谓字，是说天文上下之字，周流处处，真道毕备；所谓传，即信，所以制作复文符信以相传；所谓方，是指大方正，持守此道急忙去呈献给有道德的帝王，可以用来消除承负凶灾，其理治也就至为方正；所谓士，有可以努力实现志向的一个人，一个人详审其心可堪教化委托此事，使其往通于此道。我此策所说，大概可以观其全貌了，真人究竟弄明白没有呢？”

“是是。好啊好啊！听天师所说，大乐业已届临了。”“你可以说是已经明白了。”“愚生每有所问，自知使天师忧虑加码，刚才不问，又哪里得闻呢！”“是这样，你所说的很对。贤圣之人有疑难，都要问，所以贤圣之人都有先师。不能毫无根据地勉强为说，勉强为说仅可说一遍，不能再转折申说。”“是是，因此愚生不敢勉强为说。”“你说的对，鸿儒宁可谦逊，也不愿违失道本。”

“现在天师每事都开启其路，为层层解示所有疑难，于是得以向前，问所不懂的问题。今日想有所洁问，甚为不恭，不知道当问还是不当问？”“有疑问，慢慢讲不要有所隐讳。”“是是。古今贤圣之人有老师，今日天师于道有精湛的研究，又是师事于谁呢？”“好啊好啊！你之所问，可以说是看到了深微的道意。但我开始问学之时，一同问于老师，不止一个人，久而久之

之道成德就，方得与上天之意相合，其后知天所想说的话，天使太阳之气化成的神灵来告知我，让我说，所以我是以天为师。即便开导真人，若过去天不曾说，我也不敢妄自制作出此等说法，否则天一定会诛杀我，真人也知道此诫令的严格吗？你于诫条应当谨慎。”

“是是。愚师向天师问疑，没有得不到解决的，心中欣喜不胜言表，祈再问一件事。”“好，说吧。”“是是。今天师接连为我此暗蒙浅生一一陈说承负之论，不知承和负，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好，承为前因，负为后果；所谓承，是说先人本来承继天心而行，有小小的过失，而他们自己不知道，由此日积月久，相聚而多，今后生之人反而无辜受其罪谴，接连相传受其灾祸，所以前因为承，后果为负。所谓负，播流之灾祸也不是由一个人之治理，相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承，所以称作负。所谓负，是先人有负于后人；灾病更相承负，是说灾害未能善自中绝，中绝后又再起，我恭敬地由天接受此书，此道能一并加以断绝，所以是确实贵重而无法估价的。真人知道吗？”“是是。可怕啊，可怕啊！”“去吧，不要再问。”“是是。”

上面所述解释师策书九十字诀。

真券诀

“真人近前，大几天下之事什么为对？什么为错？”“试即应验，事有成功，灾变解除，都是对的；试其事而不应验，践行而不成功，灾变不能解除，都不对，并非只是帝王一人的过错。”“好啊！你所说的真是这样。文字虽不多，却可以说明亿万之事，我对你的说法没有补充。想查验是非，都宜依此为原则，不可再怀狐疑之心，这即是昭示信实之符验。”“为什么呢？”“大凡事物确实不相信，又何必加以考问呢？古代圣贤，只观察人的行为来加以证验，明辨昭若日月。你说积善，不能变易。想知道我此书，都于此取得真效，真人知道吗？”“是是。”“去吧，称此为真道天券，谨慎而勿丢失，晓喻世人，把它作为道教的真文宝册。”

上面所述召信符、效书证真券。

【评析】

本部分为两部分。主要是对丙部之四《师策文》匪夷所思的隐语要义进行逐字逐句的直解，以及对《太平经》灵验性问题所作的探讨。

首先，揭明《太平经》乃是天师为天所遣、为帝王万民所具陈的“十十不误”的符篆秘文和守一明法，使阴阳和合，“天下而兴”，“利帝王，除凶害”，承负一并除去，万物自足，天下归返“三皇之德”、本初之道。

其次，说明诵读、讲习、践行《太平经》的效用、效验。依照易学及汉代盛行的敝纬之说，“甲为首，子为本”，所以《太平经》按甲子序出授经文；将《太平经》与背离本经的浮华文相比较，说明讲习《太平经》的真道，执守道一，旦夕力行，于愚人则可“有益其身”，于众贤则可正心、守真、去邪，长存天地之间，传道辅政；于易觉知的帝王则可得天之上寿，登仙成神，于万物则各得其所，于四时则相生相成，无有刑罚，于国可拨乱反正，不再遭天谴。要之，帝王若“栖存真道于胸心”，并“大顺行吾书即天道”，则身可志寿之证验，国可得治善而大兴，承负“都能绝之”，以至呈现“上皇太平气至”“国民大兴”的熙乐效验。

其三，宣称《太平经》是“究治天地阴阳万物之心”且“周流遍道足”

的神圣经典，是天师“道成德就”“与天合意”“以天为师”、代天传言的神圣结晶，表明作者试图往寻一介“克志”之上，将《太平经》的思想传布于世，以“消去承负之凶”将《太平经》的理想变为现实，完成《太平经》应世而出的历史使命。并告诫学道真人要谨慎地遵守真道意旨，不可妄语。

其四，真券诀着重探讨《太平经》真道的灵验性，认为“试而即应，享有成功，其有结疾痛者解除，悉是也；试其事而不应，得之无成功，其有结疾者不解，悉非”，将“道以试成”作为“欲效是非”的“召信符”，“明于日月”的“真券”。旨在宣扬《太平经》的神验性，但注重“试”“行”，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卷四十丙部之六

努力为善法 第五十二

“真人前，天下之人凡有几穷乎？”“何谓也？”“谓平平无变，人有几迫穷乎？所穷众多，其所穷独无有名字邪？”“不可名字也。”“子未知也。天下之人有四穷。”

[注释]

穷：指人生难以摆脱的难题。平平无变：在一般情况下。迫穷：迫得穷途末路。名字：指概称，专称。

“何谓也？”“谓子本得^{〔一〕}于父母也，既生^{〔二〕}，年少^{〔三〕}之时，思其父母不能去，是一穷也；适长巨^{〔四〕}大自胜，女欲嫁，男欲娶，不能胜其情欲，因相爱不能相离，是二穷也；既相爱，即生子，夫妇老长，颜色适^{〔五〕}不可爱，其子少可爱，又当见养，是三穷也；其子适巨^{〔六〕}，可母^{〔七〕}养身，便自老长不能^{〔八〕}行，是四穷也。四穷之后，能得明师，思虑守道尚^{〔九〕}可，高才有天命者，或得度^{〔十〕}，其次或得寿，其次可得须臾乐其身^{〔十一〕}，魂魄居地下，为其复见^{〔十一〕}乐^{〔十二〕}。”

[校勘]

〔一〕《钞》无“得”字。〔二〕《钞》无“也既生”三字。〔三〕“年少”《钞》作“少年”。〔四〕《钞》无“适长巨”二字，但有“及其”二字。〔五〕《钞》无“适”字。〔六〕“适巨”《钞》作“只大”。〔七〕“母”《钞》作“无”。〔八〕“能”《钞》作“解”。〔九〕“尚”《钞》作“上”。〔十〕“度”下《钞》有“世”字。〔十一〕《钞》无“见”字。

[注释]

长巨自胜：指身体发育成熟，可以独立生活。胜：控御。老长：年龄逐渐增加。颜色适不可爱：指容貌衰老。见养：加以抚养。其子适巨，可母养身：指完成了抚养任务。老长不能行：指减除抚养子女的负担后，儿所适从。尚可：还有希望。有天命者：指生前就名列上天长生簿的人。本经卷 111《善仁人自贵年在寿曹诀》称，地上之生从中，有胎未生，名姓在不死之录。度：成仙。寿：此指天寿 120 岁，地寿 100 岁，人寿 80 岁。参卷 102《经大部数所应诀》。(11)可得须臾乐其身：指欢度晚年。(12)见乐：得到欣慰。

“何谓也？”“地下得^{〔一〕}新死之人，悉问其生时所作为^{〔二〕}，所更^{〔三〕}，以^{〔三〕}是生时可为，定名^{〔四〕}籍，因其事^{〔五〕}而责之。故事^{〔六〕}不可不豫防，安危皆其身自得也。真人慎之。见此诚耶？”“唯唯。天师乃敕以不见之言。”“然，所以敕教子者，见子常有善意，恐真人懈倦，故明示敕之耳。”“唯唯。”“真人今学，以何自期乎？”“以年穷尽为期。”“善哉！子志可谓得道意矣。然凡人行，皆以寿尽为期，顾有善恶尽耳。”

[校勘]

〔一〕“得”上《钞》有“悉”字。〔二〕《钞》无“为”字。〔三〕《钞》无“以”下六字，但有“因”字。〔四〕“名”《钞》误作“明”。〔五〕“事”《钞》作“所作”。〔六〕“事”《钞》没作“子”。

[注释]

地下：指阴曹地府，更：改正。以是生时可为：来判定生前符合天心地意的那些事情。是，判定，断定。定名籍：是说应把死鬼划归于哪种名册。据下文，鬼分三等，即乐游鬼、愁苦鬼、恶鬼。因：据。责：做出相应的处置。年穷尽：指活到上寿。期：指所期望达到的目标。顾：但。

“何谓也？愿闻之。”“然，守善学，游乐而尽者，为乐游鬼；法复不见愁苦，其自愁苦而尽者，为愁苦鬼；恶而尽者，为恶鬼也。此皆露见之事，凡人可知也。而入不肯为善，乐其魂神，其过诚重。”

【注释】

法复不见愁苦：是说人间法律本不应被人视为愁苦之事。自愁苦：指自犯刑法。露见：显而易见。

“何谓也？”“人生乃受天地正气，四时五行，来合为人，此先人之统体也。此身体，或居天地四时五行。先人之身常乐善无忧，反复传生。后世不肖反久苦天地四时五行之身，令使更自冤死，尚愁其魂魄。是故愚士不生计，不足久居也。故令欲使其疾死亡，于其死不复恨之也。精神但自冤怜，无故得愁患于此土。是故古者大贤圣深计远虑知如此，故学而不止也。其为^{〔一〕}人君者^{〔二〕}乐^{〔三〕}思太平，得天之心，其功倍也^{〔四〕}。魂^{〔五〕}神得^{〔六〕}常游乐^{〔七〕}，与天善^{〔八〕}（^{〔11〕}）气合。其不能平其治者，治^{〔九〕}不合天心，不得天意，为^{〔十〕}无功于天上，已到^{〔十一〕}终，其魂^{〔十二〕}神独见^{〔十三〕}责于地下，与^{〔十四〕}恶气^{〔12〕}合处^{〔十五〕}。是故太^{〔十六〕}古上圣之君乃^{〔十七〕}知此，故努力也^{〔十八〕}。愚人不深计，故生亦有谪^{〔十九〕}于天，死亦有谪^{〔二十〕}于地，可^{〔二十一〕}骇哉！”“弟子愚暗，不欲闻也。”“善哉！子既来学，不欲闻此，即且努力为善矣。”“唯唯。天师处地^{〔13〕}使得知天命，受教敕深厚，以何得免于此哉？”“善乎！子但^{〔二十二〕}急^{〔二十三〕}传吾书道^{〔二十四〕}，使天下人^{〔二十五〕}得行之，俱思其身，定精念，合于大道，且自知过失^{〔二十六〕}所从来也^{〔二十七〕}，即承负之责除矣。天地大喜，年^{〔二十八〕}复得^{〔二十九〕}反上古而倍矣^{〔14〕}。”“善哉善哉！”

[校勘]

〔一〕《钞》无“其为”二字。〔二〕《钞》无“者”字。〔三〕“乐”《钞》作“当”。〔四〕《钞》无“其功倍也”四字。〔五〕“魂”下《钞》有“魄”字。〔六〕《钞》无“得”字。〔七〕《钞》无“游乐”二字。〔八〕《钞》无“天善”二字。〔九〕《钞》无“治”字。〔十〕为”《钞》作“谓”，〔十一〕《钞》无“上已到”三字。〔十二〕“魂”上“其”字《钞》作“即”，“魂”下《钞》有“魄”字。〔十三〕《钞》无“见”字。〔十四〕“与”《钞》作“似”。〔十五〕《钞》无“处”字。〔十六〕《钞》无“故人”二字。〔十七〕“乃”《钞》作“预”。〔十八〕《钞》无“也”字，但有“为善”二字。〔十九〕〔二十〕“谪”上《钞》皆有“谴”字。〔二十一〕“可”下《钞》有“不”字。〔二十二〕《钞》无“但”字。〔二十三〕“急”《钞》作“速”。〔二十四〕《钞》无“道”字。〔二十五〕“人”上《钞》有“之”字。〔二十六〕《钞》无“失”字。〔二十七〕《钞》无“也”字。〔二十八〕《钞》无“年”字。〔二十九〕《钞》无“得”字。

[注释]

人生乃受大地正气，四时五行，来仑为人：此为汉代流行说法。参《内经·走问》卷一、卷三及《白虎通》卷八。 或：有幸。 反复传生：指世代繁衍。 愁义魂魄：指魂魄在地府受拷问。 久居：久活， 疾：快速。

恨：遗憾。 精神：即魂魄。 恚(huì)：恨，怒。 下士：愚蠢顽劣的人。(11)善气：参阅本经《东壁图》。(12)恶气：参阅本经《西壁图》。(13)处地：下凡。(14)年复得反上古而倍矣：年，年寿。汉代流行观念，上古之人质朴纯善，寿高百岁。参《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及《论衡》及《论衡·齐世篇》。

“行，辞小竟，真人努力勉之，异日复来。”“唯唯。”“得书详思上下，学而不精，名为恍惚。求事不得无形象，思念不致。精神，无从得往。”“善哉善哉！”右天师诫人生时不努力、卒死尚为魂神得承负之谕。

[注释]

形象：指形类和示象。

分解本末法 第五十三

“真人前，子既来学，当广知道意，少者可案行那？多者可案行耶？”“然，备足众多者，可案行也。”“噫！子内未广知道要意也。今^{〔一〕}天一也，反行地二，其意何也？”“今地，二也^{〔二〕}，反行人三，何也？愚“三”生愿闻其相行意。”

[校勘]

[一]《钞》无“今”字。[二]《钞》无“也”字。[三]《钞》无“愚”下八字。

[注释]

分解本末：分解，析解辨析。本末，天道为本、守元气为木、修炼到与元气相似的无形受气神人为木；地道、人道及其各自所包纳的事象，居二处三，位属中；过二而下，均为末。 广知：此指扩大知识，加深理解之意。

少者：指言简意精者。 多者：指言繁而意泛者。 备足众多：面面俱到又华而不实者。 内：内心。 天一也：指天在数列中的地位，下文地二、人三，例与此同。 行：支配，作用。 相行意：递相支配的道理。

“然，夫地为天使，人为地使，故天悦喜，则^{〔一〕}使今年^{〔二〕}地上万物大善^{〔三〕}。天不喜悦，地虽欲养^{〔四〕}也，使^{〔五〕}其物恶。地善，则居地上者人民好善，此其相使明效也。故^{〔六〕}治乱者由^{〔七〕}太多端，不得天之心，当还反队^{〔八〕}其本根^{〔九〕}。夫人言大多而^{〔十〕}不见是者，当还反其本要也，乃其言事可立也。故一言而成者，其本^{〔十一〕}文也；再转^{〔十二〕}言而止者，乃^{〔十三〕}成章句也；故^{〔十四〕}三言而止，反成解难也，将远真^{〔十五〕}，故有解难也；四言而止，反成文辞^{〔十六〕}也；五言而止，反成伪也；六言而止，反成欺^{〔十七〕}也；七言而止，反成破也；八言而止，反成离散远道，远复远也；九言而止，反成大乱也^{〔十八〕}；十言而止，反成灭毁也^{〔十九〕}。故经^{〔二十〕}(13)至十而改，更相传而败毁^{〔二十一〕}也。夫凡事毁者当反本，故反守一^{〔二十二〕}以为元初^{〔二十三〕}(15)。是故天^{〔二十四〕}数^{〔二十五〕}(16)起于一，十而终也^{〔二十六〕}，是天道^{〔二十七〕}自然之性^{〔二十八〕}(17)也。是故古者圣人间事，初一^{〔二十九〕}(18)卜^{〔三十〕}(25)占者，其吉凶是也^{〔三十一〕}(19)，守其本也^{〔三十二〕}。

十六]，乃天神下告之^{〔二十七〕}也；再卜占者，地神出告之^{〔二十八〕}也，三卜占者，人神出告之也^{〔二十〕}过此而下者^{〔二十一〕}，皆欺人不可占，故卦数^{〔二十二〕}则^{〔二十九〕}不中也，人辞^{〔三十〕}文多则不珍^{〔二十三〕}。”

[校勘]

[一]“则”《钞》作“即”。[二]《钞》无“年”字。[三]《钞》无“善”下三字。[四]《钞》“养”上无“欲”字，“养”下有“物”字。[五]“使”下十五字《钞》作“善即居民居善”。[六]“故”《钞》作“夫”。[七]“由”《钞》作“犹”。[八]“还反”《钞》作“反还”。[九]了本根”《钞》作“根本”。[十]《钞》无“而”下十九字，但有“亦致乱若本根何患哉”九字。[十一]“卜一”“本”上《钞》无“其”字，“木”下《钞》无“文”字。[十二]《钞》无“转”字。[十三]《钞》无“乃”字。[十四]《钞》无“故”字。[十五]“欺”《钞》作“败”。[十六]《钞》无“也”字。[十七]《钞》无“也”字。[十八]“经”《钞》作“终”。[十九]《钞》无“毁”字。[二十]“初”《钞》作“算”。[二十一]《钞》无“天”字。[二十二]“十而终也”，《钞》作“终于十”。[二十三]《钞》无“是天道”三字。[二十四]“自然之性”《钞》作“自然治乱之数”。[二十五]《钞》无“卜”字。[二十六]《钞》无“也”字。[二十七]《钞》无“之”字。[二十八]《钞》无“之”字。[二十九]“则”《钞》作“印”。[三十]“辞”上《钞》有“间”字，“辞”下《钞》无“文”字。

[注释]

大善：指长得特别好。养：指苔养万物。恶：指凋零枯败。好善：美好良善。人言：指各种治国主张。见是：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本要：根本与纲要。本文：原始经文。章句：分章逐句解说经文经义的一种体裁。解难：解释疑难，即解诂、训诂，亦为释经的一种载体。(11)将远真：已有远离本义的苗头。(12)文辞：繁缛夸饰之辞。文，文饰。(13)经：经典，即本文。(14)守一：守道。一，此指大造。(15)元初：基元本初。(16)大数：自然基数。(17)性：固有的属性。(18)初一：首次。(19)其吉凶是也：指预言的结果准确无误。(20)三卜占者，人神出告之也：据《尚书·金月泰》，周武王灭商后，病重，周公旦乃卜三龟，均得吉兆，翌日武王便病体痊愈。此事即为本文所谓古者圣人间事之例。(21)过此而下者：是说超过三次的。(22)卦数：指用着草筮占得出的卦爻规程数。(23)珍：珍贵。

“善哉善哉！今缘天师常哀怜其不及，愿复更乞一言！”“平行！”“数何故止十而终？”“善哉！子深执知，问此事法。然^{〔一〕}，天数乃^{〔二〕}起于^{〔三〕}一，终于十，何也？天初^{〔四〕}一也，下与地相得为二^{〔五〕}，阴阳具而共生。万物始萌于北^{〔六〕}，元气起于子；转而^{〔七〕}东北，布根于角；转在东方，生出达；转在东南，而悉生枝叶；转在南方而茂盛；转在西南而向盛^{〔八〕}；转在西方而成熟；转在西北^{〔十一〕}而终^{〔十二〕}。

物终当更反始^{〔九〕}，故为亥^{〔十三〕}，二人共抱一为三皇初^{〔十四〕}。是故亥者，核也，乃始凝核也^{〔十五〕}，故水始凝于十月也^{〔十〕}。壬^{〔十六〕}者，任^{〔十七〕}也，已任必滋日益巨^{〔十八〕}，故子者，滋也^{〔十九〕}，三而得阴阳中和气^{〔二十〕}，都具成而更反初起^{〔二十一〕}，故反^{〔十一〕}本，名为甲子。夫^{〔十二〕}天道生物，当周流俱具，睹天地^{〔十三〕}四时^{〔十四〕}五行之气，乃而^{〔十五〕}成也。一^{〔十六〕}气不足，即辄有不足也。故本之^{〔十七〕}于天地周流八方也^{〔十八〕}，凡数适十也^{〔十九〕}。真人宁解知之不在乎？”“唯唯。

善哉善哉！诚受厚恩。”“子勿谢也，何乎？”

夫师弟子功^{〔二十〕}〔23〕大重，比^{〔二十一〕}若父母生子，不可谢而解^{〔24〕}也。”

【校勘】

〔一〕《钞》无“然”字。〔二〕《钞》无“乃”字。〔三〕“于”下原无“一终于十何也”六字，疑经脱阙，今据《钞》补。〔四〕《钞》无“初”字。〔五〕“相得为二”《钞》作“二也”。〔六〕“于北”《钞》作“兆”。〔七〕《钞》无“而”字。〔八〕《钞》无“转在西南而向盛”句。“盛”据本经卷102及王部经文，当作“老”。〔九〕“当更反始”《钞》作“故当更始”。〔十〕《钞》无“也”字。〔十一〕“反”《钞》作“复”。〔十二〕《钞》无“夫”字。〔十二〕《钞》无“睹大地”二字。〔十四〕“时”原作“明”，疑误，个依《钞》改。〔十五〕“而”《钞》作“能”。〔十六〕《钞》无“一”下卜字。〔十七〕《钞》无“之”字。〔十八〕《钞》无“也”字。〔十九〕“凡数适十也”《钞》作“故数终于十”。〔二十〕《道典论》“功”上有“其”字。〔二十一〕“比”《道典论》讹作“此”。

〔注释〕

执知(zhi)：运用智识。知，通“智”。始萌于北：北，坎卦之位，为《易纬》所谓四正之一。属水行，极阴之地。阴极生阳，阳气在地下滋生万物，故语。元气起于子：于，卜二地支之一。代表北方，冬至即卜一月。《易纬》有“阳生于子”的说法。转而东北：转，指按顺时针方向运行。东北，区卦之位，为《易纬》所谓四维（隅）之一，属土行，时值农历十二月。东方：震卦之位，为四正之一，属木行，时值春分所在的农历二月。

达：幼苗冒出地面。东南：巽卦之位，为四维为一，属木行，时值农历四月。南方：离卦之位，为四正之一，属火行，时值夏至所在的农历五月。

西南：坤卦之位，为四维为一，属土行，时值农历六月。西方：兑卦之位，为四正之一，属金行，时值秋分所在的农历八月。(11)西北：乾卦之位，为四维之一，属金行，时值秋分农历十月。(12)终：终结。以上讲元气按八卦所属方位时令流转一川和万物在元气作用下的生长过程。(13)亥：十二地支最末位，代表西北与立冬所在的十月。(14)二人共抱一为二皇初：是对亥字字形的一种解释。二人指“亥”，一为男，一为女，男象征乾（大）道，女象征坤（地）道。二皇，指大皇、地皇、人皇。大地人合而为一，则为儿初。一指“亥”之“人”。(15)是故亥古，核也，乃始凝核也：是对亥字字义的一种解释。源于东汉音训词典《释名》。凝核，指元气使万物再度胚胎。(16)王：大千馆九位。依五行学说，四时、十天干同五行相配，冬属水，壬癸亦属水，故称十月在天下中属壬癸。参《吕氏春秋·孟冬记》。(17)任：是对壬字的解释。即阳气在地下孕育万物。任同“好”，孕育，(18)巨：指胚胎变大。(19)子者，讼也：滋，滋生，滋润。此是对于字的解释。(20)上而得阴阳中和气：二，指经过亥、王、子即凝核、孕育、滋生二个阶段。阴阳中和气，由元气分化而成的三气，此指三气合一，又结成元气的统一体。(21)都(dou)具成而更反初起：郁，共，全。更反初起，开始第二轮循环运动。(22)而：能。(23)师弟子功：作为弟子之师的功德。(24)解：了站。

“何谓也？”“父母未生子之时，愚者或但投其施于野，便著土而生草木亦不自知当为人也；洞洞之施，亦安能言哉？遂成草木，及乃得阴阳相合，生得成人，何于成草木乎哉？夫人既^{〔一〕}得生，自易^{〔二〕}不事善师，

反事恶下愚之^{〔三〕}师，乃教人以恶，学^{〔四〕}入邪中，或使人死灭，身尚有余罪过^{〔五〕}，并尽其家也。人或生而不知学问，遂成愚人。夫无知之人，但独愁苦而死^{〔六〕}，尚有过^{〔七〕}于地下。魂魄见事^{〔八〕}不得游乐，身死尚不得成^{〔九〕}善鬼。

〔校勘〕

〔一〕《逆典论》无“既”字。〔二〕《道典论》无“自易”二字。〔三〕“恶下愚之”《迫典论》作“愚”。〔四〕《道典论》无“学”字。〔五〕《道典论》无“过”字。〔六〕《道典论》无“而死”二字。〔七〕“尚有过”，《道典论》作“有愚”。〔八〕《道典论》无“见事”二字。〔九〕“尚不得成”《道典论》作“不得成于”。

【注释】

施：指精液。洞洞：指盲目。自易：自我放纵。事：事奉。身尚有余罪过，并尽父家：株连亲属，以至火门。愁苦：指触犯刑律而为之愁苦。尚有过于地下：受到阴间地府的惩罚。见事：指被勘问。

今^{〔一〕}善师学人也，乃使下愚^{〔二〕}贱之^{〔三〕}人成^{〔四〕}善人，善善^{〔五〕}而^{〔六〕}不止，更贤^{〔七〕}；贤而^{〔八〕}不止，乃得^{〔九〕}次圣；圣而^{〔十〕}不止，乃得深^{〔十一〕}知真道；守道而^{〔十二〕}不止，乃得^{〔十三〕}仙不死^{〔十四〕}；仙而^{〔十五〕}不止，乃得^{〔十六〕}成真；真而^{〔十七〕}不止，乃得成神；神而计^{〔十八〕}不止，乃^{〔十九〕}得与天比其德^{〔二十〕}；天比不止^{〔二十一〕}，乃得与元气比其德^{〔二十二〕}。元气乃包裹^{〔二十三〕}天地^{〔二十四〕}八方，莫不受其气而生^{〔二十五〕}。德乃复覆盖天地八方，精神乃从天地饮食，天下莫不共祭食之，尚常^{〔二十六〕}恐懈^{〔二十七〕}，不能致之也。是至^{〔二十八〕}善师生善弟子之功也^{〔二十九〕}，宁可谢不乎？“可骇哉！愚生触忌讳过言耳。”“何谦不置^{〔三十〕}，真人也。行，觉子使知可谢不耳。”“唯唯。”

右分解本末终始数、父子师弟子功要^{〔三十一〕}文。

〔校勘〕

〔一〕《御览》无“今”下六字，但有“人得善师”四字。〔二〕“下愚”二字《御览》作“凡”字。〔三〕《人道典论》无“贱之”二字。〔四〕“成”下《道典论》有“于”字。〔五〕《道典论》《御览》均无“善”字。〔六〕《御览》无“而”字。〔七〕“更贤”《道典论》作“更将成贤”。〔八〕《御览》无“而”字。〔九〕《御览》无“乃得”二字。〔十〕《御览》无“而”字。〔十一〕《道典论》无“得深”二字。〔十二〕《道典论》《御览》均无“而”字。〔十三〕《道典论》无“得”字。〔十四〕《御览》无“不死”二字。〔十五〕《御览》无“而”字。〔十六〕“得”下十一字《御览》作“与大比共神”。〔十七〕《御览》无“而”字。〔十八〕《御览》无“乃”下十一字，《道典论》“乃”下无“得”字。〔十九〕《道典论》无“其德”二字。〔二十〕“天比不止”原作“神神不止”，与上文重复，今依《道典论》改。〔二十一〕“德”《道典论》《御览》均作“得”，“得”下《道典论》又有“比”字。〔二十二〕《御览》无“裹”字。〔二十三〕“地”下“八方”《道典论》误衍“八地”二字。〔二十四〕“生”下《道典论》有“其”字。《御览》可挟之文止于“生”字。“生”下《御览》又有“是善师之功也。不得其善师，失路矣，故师师相传，乃坚于金石。不以师招传，名为妄作，则致邪矣，叛其去师，是去义道，是去其真道，自穷之术也，道有宗师祖师”六十一字。〔二十五〕《道典论》无“常”字。〔二十六〕“懈”《道典论》作“骇”。〔二十七〕“至”原作“主”，

疑近而讹，今依《遭輿论》改。[二十八]《道典论》校止。

[注释]

善善：以势为善。更贤：指进而成为贤人。次：位居。神而不止，乃得与天比其德：比，并列，指成为大神人。天比不止，乃得与元气比其德：指成为无形受气神人。祭食：指举行五把（门户、井、火、室中）请精、神享用；尚常恐懈：还常惟恐懈怠。致之：招来精、种。生：超度。过言：犯罪过而问。(11)置：收止。(12)功要：功法的紧要处。

乐生 得天心法 第五十四 “真人前。凡人之行，君王之治，何者最善哉？…‘广哀不伤，如天之行最善。’”“子言可谓得道意矣，然治莫大于象天也，虽然，当有次第也。”“何谓也？愚生勤能一言，不复再言也，唯天师陈之耳。”“然，凡人之行，君王之治也。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其次莫若善于乐成，常悒悒欲成之，比若自忧身，乃可也。其次莫若善于仁施与，见人贫乏，为其愁心，比若自忧饥寒，乃可也。其次莫若善为设法⁽¹¹⁾，不欲乐害⁽¹²⁾，但惧而畏之⁽¹³⁾，乃可也。其次人有过莫善于治⁽¹⁴⁾，而不陷于罪，乃可也。其次人既陷罪也，心不欲深害⁽¹⁵⁾之，乃可也。其次人有过触死⁽¹⁶⁾，事不可奈何⁽¹⁷⁾，能不使及⁽¹⁸⁾其家与比伍⁽¹⁹⁾，乃可也。其次罪过及家比伍也，愿指有罪者，慎毋⁽²⁰⁾尽灭煞⁽²¹⁾人种类⁽²²⁾，乃可也。夫人者，乃天地之神统⁽²³⁾也。灭者，名为断绝天地神统，有可伤败⁽²⁴⁾于天地之体，其受害甚深，后亦天灭煞人世类也。为人先生祖父母不容易也，当为后生者计，可毋使子孙有承负之厄。是以圣人治，常思太平，令刑格⁽²⁵⁾而不用也。所以然者，乃为后生计也。今真人见此微言⁽²⁶⁾耶？”“唯唯。”

【注释】

乐生：是指泛爱众生，普重人命。天心：指上大恶杀好生。广：泛爱之义。次第：指主从。勤：充其量。一言：一种看法。不复再言：指再谈就谈不上来了。生：使人生。成：成全他人。施与：施惠他人。(11)设法：制定法律。(12)不欲乐害：指以宽大为怀。(13)但惧而畏之：指只须发挥法律的成慑作用。(14)治：指教化。(15)深害：指轻罪重罚。(16)触死：犯下死罪。(17)事不可奈何：是说没有任何挽救的余地。(18)及：牵累，株连。(19)比伍：指邻居。汉制，五家为一伍，设伍长，负责举报事宜。五家亦必须相互监察，相互揭发，否则论罪。在汉法中，尚有犯死罪者夷其三族的规定。(20)慎毋：切莫。(21)灭煞：灭杀。煞，同“杀”。(22)人种类：指人姓宗族。(23)神统：人类禀受元气，山大施生，由地养育，而大地精、神又依存于人体之内，故谓之为神统。(24)败：损坏。(25)格：规范。(26)微言：稍微深远之言。

问^[-]：“帝王诸侯之为治，何者最善哉？”曰：“广哀不伤，如天之行最善。”“夫治，莫若大象天也；虽然，当有次第。”“何谓也？”“夫人最善莫如乐生，急急若渴，乃后可也。其次乐成他人善，如己之善。其次莫若人施，见人贫乏，谓其愁心，比若忧饥寒，乃可也。其次莫若设法，但惧而置之也。其次人有罪，莫若干治，不陷于罪过，乃可也。其次人有过触犯，事不可奈何，能不使其家与比伍，乃可也。其次罪及比伍，愿指有罪者，慎无绝嗣也。人者，天地神明之统；伤败天地之体，其为祸深矣。无

为子孙承负之厄，常思太平，以消刑格也。”

[校勘]

[一]此段为《太平经钞》文字。

“真人前。”“唯唯。”“真人真人，不及说乎？但引谦耶？一言之。”
“然，吾统乃系于地，命属昆仑。今天师命乃在天，北极紫宫。今地当虚空，谨受天之施，为弟子当顺承，象地虚心，敬受天师之教。然后至道。要言，可得口口口口口口口无有师弟子之义。但名为交口口口口口口其才，是名为乱学不纯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敕教，使道不明，一是一非，其说不可传于为帝王法，故不敢有言不也。”

[注释]

不及说：不懂才不谈看法吗。引谦：引以自谦。统乃系于地：统，统系。真人为神仙第三等级，其专精诚信与地相似，职在理地，故语。昆仑：山名。古传为大帝在地上的都邑，处于地中心，方八百里，高万仞。后被道家及浅纬说成是仙府治所。详参《山海经·海内西经》。本经卷120《不忘诚长得福诀》称，神仙之录在北极，相连昆仑，昆仑之墟有真人，上下有常。大师命乃在大，北极紫宫：是说至高神的居所。至道：最高之道。

“何谦！吾愿与真人共集议，之为善，亦无伤于说也，口口口口也，何乎？”“生有先后，知有多少，行有尊卑，居有高下。今吾可说，不若天师所云也。小人之言，不若耆老之睹道，端首之明也。天师既过，觉愚不及之生，使得开通，知善恶难之，何一卒致也？愿毋中弃，但为皇天后土。”然，今既为天语，不与子让也。但些子悒悒常不言，故问之耳。”
“不敢悒悒也。今见天师说，积喜且骇。何也？喜者，喜得逢见师也；骇者，恐顽顿学不遍，而师去也。今欲问汲汲，常若大渴欲得饮。何乎？愿得天师道传弟子，付归有德之君能用者。今阴阳各得其所，天下诸承负之大病，莫不尽悉愈⁽¹¹⁾者也。”“善哉！子之言也。详案吾文，道毕矣⁽¹²⁾；次⁽¹³⁾其上下，明于日月，自转相使⁽¹⁴⁾；今日思行之，凡病且自都除愈，莫不解甚，皆称叹喜。”“唯唯。”

右治所先后、夏天心诀、师弟子让说⁽¹⁵⁾。

[注释]

集议：共同讨论。为善：使其臻于完善。无伤：无妨碍。可说：自以为惬意的看法。小人：年轻人。耆(qi)老：年高望重者。过觉：认为有过错而加以开觉。何一年致也：哪能一下子就能实现呢。中弃：中途抛弃。让：推让，辞让。(11)愈：痊愈，得到治理。(12)道将华矣：是说修道成功有望。(13)次：梳理，排比、排列。(14)自转相使：指交替运用。(15)让说：相互敦促各言其说。

[今译]

努力为善法

“真人近前，天下之人共有几重难题呢？”“什么意思？”“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有几种逼迫无奈的事呢？”“此事甚多。”“人所逼迫无奈之事，难道没有指称吗？”“不可指称。”“是你不知道而已。天下之人有四重难题。”

“是什么呢？”“是说你本缘父母而生，既生之后，年幼之时，想其父母不能离开，是一重难题；等到成年，身体发育成熟能够独立生活，男婚女嫁，不能控制其情欲，因为相爱不能相离，是二重难题；既相爱，之后即生育后代，夫妇年龄逐渐增加，容貌衰老不可爱，其子年幼可爱，又应加以抚养，是三重难题；等到孩子长大，完成了抚养任务，使自己老长无所适从，是四重难题。四重难题之后，能得明师指点，思虑守道还有希望。有卓越才华得天命的人或可成仙，其次之人或可得其天寿，再次之人可欢度晚年，魂魄居于地下，可得到欣慰。”

“什么意思呢？”“阴曹地府得新死之人，都要考问他活着时的所作所为，以及改正的情况，来判定生前符合天心地意的那些事情，确定名册，根据其事做出相应的处置。所以事不可不预防，安全与危殆都由其自身承担。真人切要谨慎从事，见到这一诫条了吗？”“是是。承蒙天师教我以不见于典册之言。”“啊，所以训教于你，是因为见你常有善意，唯恐真人懈怠厌倦，所以明白无误地加以训示。”“是是。”“真人现在所学，自己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以活到上寿为目标。”“好啊！你的志向可以说是深获道意了。但凡人之行，都以寿尽为目标，但有善恶也完了。”

“为什么？愿听一听。”“啊，执守善学，游乐而死的，为乐游鬼；法律本不应被人视为愁苦之事，却自犯刑法而死的，为愁若鬼；作恶而死的，为恶鬼。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凡人都可以知道，但人却不肯为善，使其魂神喜悦，其过责实在深重。”

“为什么？”“人生而禀受天地之正气，四时五行，来和合为人，这是先人世系的维系物。此身体，有幸居处天地四时五行之中。先人之身体，常乐于善而无忧愁，世代繁衍，后世之人不是这样，反而长久使天地四时五行之身体愁苦，使替相在自冤死，还忧愁魂魄在地府里受拷问。因此愚昧之上不深入谋虑，不足以久活。所以即使使他速死去，对于其死也不再感到遗憾。魂魄只是自己枉白怜悯，平白无故地得愁恨于此愚蠢顽劣之人。所以古代大贤圣人，深谋远虑地知道是这样，所以学而不止。为帝王者，乐于谋虑致太平，得天心，其功倍，魂神得以经常游乐，和天之善气相合。其不能平治天下，是其宰治不合于天心，不得于天意，于上天无功，已到命终，其魂神独被怪责于地下，和恶气相处。所以大古上圣之帝王，深知此意，因此努力为之。愚昧之人不深刻思考，所以生为天所罪谴，死也为地所罪谴。可怕啊！”“弟子愚暗，不想听这等惊骇的话。”“好啊！你既来学，不想听这样惊骇的话，就应努力为善。”“是是。天师下凡，使我得知天命，受您教示深厚，怎么才能避免此等灾祸呢？”“好啊！你只要赶紧传布吾书之道，使天下人得以奉行，都思虑自己的身体，安定精神，与大道吻合，并且自己弄清楚过失之渊源，蒙受承负之灾的过失也就可以解除了。天地大喜，年寿得以复返上古而倍之。”“好啊好啊！”

“去吧，我的谈论告一段落，真人勉力而行，明天再来吧。”“是是。”“得此书仔细思考上下，学而不精审，叫做恍惚。求事不得无形类和示象，思念不招致精灵和神灵，无从得去。”“好啊好啊！”上述天师告诫人生时不努力，暴死还为魂神得承负之罪罚。

分解本末法

“真人近前，你既来学，应深刻领会真道意旨，言简而意精者可遵行呢？还是言繁而意泛者可遵行呢？”“啊，面面俱到言繁者，可以遵行。”“嗨！你心中尚未深刻领会真道要旨。现在天为一，反而支配地二，意思是什么呢？现今地为二，反作用于人三，为什么呢？”“愚主愿听这个递相支配的道理。”

“啊，地由天支配，人被地支配，所以天欢欣喜悦，则使今年地上万物长得特别好。天不欢欣喜悦，地即使想长养万物，却使万物凋零枯败。地善长养，则居地上的人民美好良善，这是递相支配的明证。所以统治昏乱，是因为头绪太多，不得天心，应当还复真道的本根。各种治国的主张大多，而不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应还复真道根本与纲要，于是言事才可成功。所以一言而成的，是原始经文；再经转折引申而止的，才成章句之学；所以三言而止，反而成了解释疑难的格式，已有远离本义的苗头，所以成了解释疑难。四言而止，反成繁缛文饰之言辞；五言而止，反成人伪；六言而止，反成诈欺；七言而止，反成破败；八言而止，反成与道离散甚远，远而又远，九言而止，反成大乱；十言而止，反成灭毁，所以经典本文至十而改；递相承传则败毁。大凡事毁，应当返归本根，所以返归守道以为基元本初。因此天数起于一，至十而终，这是天道自然固有的属性。因此古代圣人间事，首次占卜，所测吉凶的结果应验不爽，执守道本，于是天神降临而告知；第二次再卜，地神出来告知；第三次再卜，人神也来告知；过此三数而再卜的，都为欺人不能应验。所以用蓍草占卦也就不相符合，人间辞多则不珍贵。”

“好啊好啊！今日因为天师常哀怜我不懂，愿再问一问题。”“慢慢讲来。”“无数为什么终止于十？”“好啊？你深刻运用智识，问此事的法则。啊，天数起于一，终于十，为什么呢？天为初一，下和地相得而为二，阴阳相交而共同产生万物。万物开始萌生于北方，元气起于北方；转而向东北，布根于隅；转而向东方，生出幼苗；转而向东南，而备生枝叶；转而向西南方而茂盛；转在西南方而向盛；转在西方而成熟；转在西北方，而终结。万物终结当又重新归返于本始，所以为亥，二人共抱一为三皇初。所以所谓亥，即核，是开始元气使万物再度胚胎，所以水始凝聚于十月。所谓王，即好，业已孕育必定日益滋生长大，所以所谓子，即滋，经过凝核、孕育、滋生三个阶段而得阴阳中和之气，全都具备成形而开始第二轮的循环，所以返归根本，名为甲子。天道滋生万物，应周流俱具，观察天地四时五行之气，方能成就。若有一气不足，则就有不足，所以本诸天地周流于八方，数共计刚好为十。真人竟然不知道吗？”“是是。好啊好啊！的确蒙受您的厚恩。”“你不要谢我，为什么呢？作为弟子之师的功德大而重，犹若父母养育孩子，不是感谢可以了结的。”

“为什么呢？”“父母未生你之时，愚蠢之人有的只投施于旷野，便着上而长成草木，你自己也未必知道应当是人；盲目投施，又能怎么说呢？于是成为草木，等到得阴阳相交合；生得成人，何至于成草木呢？人既得生，自我放纵不事奉良师，反而事奉恶劣愚昧之师，于是教人以恶，学人邪途，有的使人生而死灭，自身尚有余罪，株连亲属以至灭门。人有生而不知学问的，于是成为愚昧之人。无知之人，不但只自己愁苦而死，还要受到阴曹地府的惩罚。魂魄被勘问不得游乐，身死之后还不得成为善鬼。

现今良师使入学，是使愚贱之人成就善人，以善为善而不止歇，进而成为贤人；为贤而不止歇，进而成为次于圣人；为圣而不止歇，方得深明真道；执守道一而不止歇，方得成仙不死；为仙而不止歇，方得成为真人；为真而

不止歇，方得成为神人；为神而不止歇，方得与天邻其德；与天并径而不止歇，方能和元气并其德。元气包裹天地八方，没有什么不受气而生。德于是又覆盖天地八方，精气神气又从天地饮食，天下莫不共同祭把供精、神享用。尚且经常惟恐懈怠，不能招来精、神。这是至善之师超度善弟子的功德，难道可以感谢吗？”“可怕啊！愚生触犯忌讳冒罪发问。”“过于谦逊不止，是真人。去吧，使你觉悟让你知道是不能感谢的。”“是是。”

上述分解本来终始数、父子师弟子功德紧要之文。

乐生得无心法

“真人近前。凡人之行，帝王之治，哪一个最善呢？”“泛爱而不伤害，如天之行最善。”“你之言可以说是深得真道意旨，但治莫大于取法于天，即便这样，应有主从。叩什么意思？愚生充其量也只能谈一种看法，再谈就说不上来了。祈愿天师为我加以说明。”“啊，凡人之行，帝王之治，人最善者，莫如常想存活他人，汲汲犹渴，其后方可。其次莫如以成全他人之乐，常忧虑而欲使之成，犹如自忧其身，方可。其次莫如善于仁爱施与他人，见人贫困，为其愁结于心，犹如为自己的饥寒忧愁一样，其后方可。其次莫如善为制定法律，以宽大为怀，只是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其后方可。其次人有过失，莫善于教化，而不陷于罪囚，方可。其次人既陷牢狱之后，心不欲图谋轻罪重惩，方可。其次人有过失犯下死罪，没有任何挽救的余地，能不使株连其家属及邻里，方可。其次罪过及于家属邻里，愿查办有罪的，切莫完全灭杀宗族，方可。人为天地之神统。灭，名为断绝天地神统，对天地之体有伤坏，其受害甚深，尔后也使天灭杀人之族类。作为人先生之祖父祖母不可轻慢简率，应为后人考虑，千万不要使子孙遭受承负之厄难。因此圣人平治天下，经常思虑如何使天下太平，使刑律发挥约束世人之行的作用而不任用。之所以这样，是为后人考虑。今日真人明白此精微深远之言了吗？”“是是。”

真人问：“帝王诸侯平治天下，以什么为最善呢？”天师说：“泛爱而不加伤害，如天之行最善。”“治，莫若法于天，即便这样，也应有次第。”“什么样的次序呢？”“人最善莫若喜悦生命，急迫若渴，其后方可。其次喜成全他人之美，如已经之美。其次莫若施惠于人，见人贫乏，为其愁结于心，如若忧虑自己的饥寒，方可。其次莫若制定法律，只起威慑作用，方可，其次人犯罪触犯刑律，事无可奈何，能不使其及于家属邻里，方可。其次罪株及邻里，愿查办有罪者，切勿断绝人家的后嗣。人为天地神明的统绪，使天地之体伤败，其为祸深重。不要使子孙遭受承受之厄难，经常恩守太平，以消除法律条文，”

“真人近前。”“是是。”“真人真人，你是不懂才不谈看法呢？还是只不过引以自谦呢？说一下。”“是。我的统系系属于地，命属昆仑。现天师命系天，居于北极紫宫。今地应虚而空，恭谨接受天的施化，为弟子应顺承，取法地之虚心，恭敬地接受天师的教示，这样之后最高之道最紧要的教义，可得□□□□□□□（原缺）。没有老师与弟子之义，只名为交□□□□□□□（原缺）其才，这叫做乱学而不纯正。□□□□□□□□□（原缺）训教，使道不明，一是一非，其说不能传布于为帝王取法，所以不敢乱说铸成大错下不为例。”

“何等谦逊，我愿和真人共同讨论使其臻于完善，亦无妨于其说。口口口口（原缺）为什么呢？”“人生有先后，知识有多少，行为有尊卑，居处有高下。现说在我自以为惬意的看法，不如天师所说。年轻人的看法，不如年高望重者对道的体察，本元明了。天师既已认为有过错而加以开觉我此愚不及之生，使得通达，除恶兴善殊非易事，哪能一下子就能实现呢？唯愿不要中途放弃，只为皇天后土。”“好，今日既为天而说，不和你推让了。只是有点郁闷不乐于经常不说，所以问你。”“不敢郁闷不乐，今日听天师说，喜惧兼集。”“是什么呢？”所喜是喜得逢见天师，所骇惟恐顽劣迟顿学不周遍而师就离去了。今日想问之迫切，常如极渴之人想喝一口水一样，为什么呢？愿使天师传道于弟子，呈付给有德帝王能加以任用。当今阴阳各归其所，天下诸种承负之祸，没有不都得到治理的。”“好啊，你之所说。仔细地体察我此书，修道成功有望；梳理于此书上下，明若日月，大凡疾病将都会自动解除痊愈，莫不彻底解决，都称叹喜悦。”“是是。”

上述治所先后、复天心诀，师弟子相互敦促各为其说。

[评析]

本部分为三部分。主要阐述努力为善的效用与不肯为善的恶果，规诫人们努力践行真道；分解本来终始之数，吁请败毁的末世须返本；凡人之行、君王之治修道施政效仿天心的八项要领。

首先，努力为善法，其理论基础是幽冥报应说。认为，面对人生“四穷”难题，即少年赖父母，婚后恋闺情，育后要抚养，年老无执事，必须得明师指点，努力行善，生时可得上寿乃至登仙，死后魂神得以经常游乐，和天之善气相和合，成为“乐游鬼”，人若不肯为善，于愚人而言，触犯刑律或大兴恶事，生为天所谴，得暴死或早夭，死为地所谴，受地府勘问，被贬入“愁苦鬼”“恶鬼”之列，魂神不得安宁；于帝王，若宰治不合天心，不得天意也，难免见责于地下，与恶气相处。要避免此等灾祸，必须赶紧传布天师代天制作的守善大道《太平经》，使天下人努力奉行，都思虑自己的身体。安定自己的精神，与大道相合，并且自己弄清楚过失之所在，遭受承负之灾的过失也就可以解除了。

其次，分解本末法，依据汉代盛行“元气乃包裹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气而生”的元气发生宇宙论揉合八卦说而成的象数模式，说明天一地二人三递相支配的本末说。“天数起于一，十而终也，是天道自然之性”，“凡事毁者当反本，故反字一以为元初。”不知本末者的原因和后果在于：“不事善师，反事恶下愚昧之师”，陷入邪道，不仅自己身死，余罪还要牵累于家人，使其绝灭；“不知学问”的“愚人”“无知之人”，不仅自己愁苦而死，余罪还要流及于地下，使其不得游乐。同时还指出了由愚趋善，由善而圣、而贤、而道、而仙、而真、而神，以至与天并德，和元气并德的超脱返本之道。认为这是至善天师超度善弟子的功德。针对汉末的衰世，作者认为“治乱者由大多端，不得天之心，当还返其本根；夫人言大多而不见是者，当还反其本要也，乃其言事可立也，”从而发出了“末世亟需返本”的强烈呼吁。

其三，乐生得天心法，依据天恶杀好生泛爱众生、“广哀不伤”

的仁德，提出了凡人修道、君王施政的八项要领：以乐生“汲汲若渴”始，次乐成、善于仁施、善为设法、善于治、不欲深害、不使其家与比伍，以“毋尽灭煞人种类”为末。基本主张是行善施仁，勿用“刑格”。其最终的目的是“但为皇天后土”气，“愿得天师传弟子，付归有德之君能用者”。

帝王果能采用此书，则可收“ 阴阳各得其所，无下诸承负之大病，莫不悉愈者也 ” 的大效，即“ 得天心矣 ”。

件古文 名书诀 第五十五

“日益愚暗，噤不闾生，谨再拜，请问一事。”“干言。”真人乃曰：“自新，力学不懈，为天问事。”“吾职当主授真人义，无敢有所惜也，疾言之。”“唯唯。今小之道书，以为天经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圣人之辞，以为圣经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大德之辞，以为德经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贤明之辞，以为贤经也。今念天师言，不能深知其拘校之意，愿天师闾示其门户，所当先后，令使德君得之以为严教也。敕众贤，令使各得生校善，意于其中也。”

[注释]

件：意为象计数物件一样来梳理校核。古文：指天地开辟以来所有流传于世的“天文、地文、人文、神文”以及人口诀辞。愚暗噤（méng）不闾（kā）生：学道真人谦称，暗噤不闾，昏暗蒙昧又不开通。闾，开。自新：主动改过自新。此为谦词。主：负责。义：道之真义。小之：使之精粹化。拘校：汇集整理。门户：指八千处。校着：考核究竟什么是善。校，考核。

“然，精哉！真人间事，常当若此矣。善哉善哉！诺，吾将具言之，真人自随而记之，慎毋失吾辞也。吾乃^{〔一〕}为天地谈，为上德君制作，可以除天地开辟以^{〔二〕}来承负之厄会，义^{〔三〕}不敢妄^{〔四〕}语，必得怨于皇天后土，又且^{〔五〕}负于上贤明道德之君，其为罪责^{〔六〕}深大也^{〔七〕}，真^{〔八〕}人知之耶？”“唯唯。”“然，所言拘校上古中古下古道书者^{〔九〕}，假令^{〔十〕}众贤共读视古今诸道文也^{〔十一〕}。如卷^{〔十二〕}得一善字^{〔十三〕}，如得一善诀事^{〔十四〕}，便记书出之。一卷得^{〔十五〕}一善，十卷得十善，百卷得百善，千卷得千善，万卷得万善，亿卷得亿善。善字善诀事，卷得十善也，此十亿善字；如卷得百善也，此百亿善字矣。书^{〔十六〕}而记之，于一间处，众贤共视古今文章，竟都录出之，以类聚之，各从其家，去中^{〔十七〕}复重，因次^{〔十八〕}其^{〔十九〕}要文字^{〔二十〕}^{〔十一〕}而^{〔二十一〕}编之，即^{〔二十二〕}已究竟^{〔二十三〕}^{〔十二〕}，深知古今天地入万物之精意^{〔二十四〕}矣^{〔二十五〕}。因以为文，成天经矣。子知之乎？”“善哉善哉！”

[校勘]

〔一〕《钞》无“乃”字。〔二〕“以”《钞》作“己”，古通。〔三〕“义”《钞》误作“议”。〔四〕“妄”《钞》误作“忘”。〔五〕“且”《钞》误作“承”。〔六〕《钞》无“责”字。〔七〕“也”《钞》作“矣”。〔八〕《钞》，无“真”下十字。〔九〕《钞》无“者”字。〔十〕《钞》无“假令”二字，但有“集”字。〔十一〕《钞》无“也”字。〔十二〕卷上《钞》有“一”字，疑经脱。〔十三〕“字”《钞》讹作“守”。〔十四〕“亨”下六字，《钞》作“便随事书记之”。〔十五〕《钞》脱“得”字。〔十六〕《钞》无“书”下十字，但有“随而书之出众贤共议”九字。〔十七〕《钞》无“中”字。〔十八〕“次”《钞》误作“此”。〔十九〕《钞》无“其”字。〔二十〕《钞》无“字”字。〔二十一〕《钞》无“而”字。〔二十二〕“即己”《钞》作“以”。〔二十三〕“竟”《钞》作“意”。〔二十四〕“意”原作“竟”，疑误，今依《钞》改。〔二十五〕《钞》无“矣”字。

[注释]

慎毋：切莫。 乃为天地谈：指代传天地要对世人讲的话。 制作：订立法度。 卷，每卷。 善字：精妙的用语。 善诀事：指确属结论不可移易的事象。诀，通“决”。 书出：录写。摘出。 间处：指特辟的校理场所。 竟都：竟，完毕后。都，全部总括。 家：此指以同类问题能从特定角度提出独到和深刻见解的派别。参考卷 50《去浮华诀》。(11)要文字：最重要、最关键的文字。(12)究竟：穷尽，囊括无遗。

“子已知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圣经中善字诀事，卷得一善也，十卷得十，百卷得百，千卷得千，万卷得万，亿卷得亿；如卷得十善字也，已得十亿矣；卷得百善字也，已百亿矣。贤明共记书，聚一间善处，已都合校之，以类相从，使贤明共安 而次之，去其复重， 即成圣经矣。真人知之乎？”
“唯唯。”

[注释]

安：得出恰切的结论。

“子已知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贤明辞，其中大善者卷记一，十卷得十，百卷得百，千卷得千，万卷得万，亿卷得亿；卷得十， 十亿矣；卷得百，百亿矣。已毕竟，复以类次之，使相从，贤明共安之，去其复重，编而置之，即成贤经矣。真人知之耶？”
“唯唯。”
“子已知之矣。如都 拘校道文经书，及众贤书文、及众人口中善辞诀事，尽记善者，都合聚之，致一间处，都毕竟，乃与众贤明大德共诀之，以类更相微明，去其复重，次其辞文而记置之，是名为得天地书文及人情辞，究竟毕定，其善诀事，无有遗失，若丝发之间。此道道 者，名为洞极 天地阴阳之经，万万世不可复易也。”
“善哉善哉！”
“行诸！真人可谓已觉矣。”

【注释】

置：厝置。 都：综括。 众人口中善辞诀事：指民间口头流传的好说法、好事例。 道道：演述大道。 洞极：通透至极。 复易：再改变。

“愚生不及，今愿复问一疑。”
“行言。”
“今天地开辟以来久远，河洛出文出图，或有神文书出，或有神鸟狩持来吐，文积众多，本非一也。圣贤所作，亦复积多，毕竟各自有事。天师何疑、何睹、何见？而一时示教下古众贤明，共拘校古今之文人辞哉？”
“然，有所睹见，不敢空妄愁下古贤德也。今吾乃见遣于天下，为大道德之君解其承负、天地开辟以来流灾委毒之滴。古今天文圣书贤人辞已备足，但愁其集居，各长于一事耳。今案用一家法也，不能悉除天地之灾变，故使流灾不绝，更相承负后生者，曰得灾病增剧，故天怜德君复承负之。天和为 后生者，不能独生此积灾诸咎也。实过在先生贤圣，各长于一，而俱有不达，俱有所失。天知其不具足，故时出河洛文图及他神书，亦复不同辞也。夫大贤圣异世而出，各作一事，亦复不同辞，是故各有不及，各有短长也，是也明其俱不能悉知究洞极之意，故使天地之间，常有余灾，前后讫 不绝，但有剧与不耳。是故天上算计之，今为文书，上下极毕备足。乃复生圣人，无可复作，无可复益，无可复容言，无可复益⁽¹¹⁾于天地大德之君。若天复生圣人，其言会复长于一业，犹且复有余流灾毒常不尽，与先圣贤无异也。是故天使吾深告敕真人，

付文道德之君以示诸贤明，都并拘校，合天下之文、人口诀辞，以上下相足⁽¹²⁾，去其复重，置⁽¹³⁾其要言要文诀事，记之以为经书。如是乃后，天地真文正字善辞，悉得出也。邪伪毕去，天地大病⁽¹⁴⁾悉除，流灾都灭亡，人民万物乃各得居其所矣，无复殃苦也。故天教吾拘校之也，吾之为书，不效⁽¹⁵⁾言也，乃效征验也。案吾文而为之，天地灾变、怪疾病、奸猾⁽¹⁶⁾[-]臣、不祥⁽¹⁷⁾邪伪，悉且都除去，比与阴日而除云无异也。以此效⁽¹⁸⁾吾言与吾文，□□万不失一也；如不力用吾文也，吾虽敬受天辞下语，见文不用，天安能空⁽¹⁹⁾除灾哉？自若文书内乱，人亦内乱，灾犹无从得去也。真人知之耶？”

“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校勘】

[-]詖(bā)疑“跋”或“詖”(妖)之讹。

【注释】

神文书出：讖纬之说。如吴王阖闾曾游禹山，遇仙人龙威丈人，为其入洞庭石室，取出大禹所藏天帝篆文素书一卷。神鸟狩持来吐讖纬之说。如周文王时，曾有赤雀口衔朱砂天书飞至其门户，预示周兴殷灭之类。事：指特定内容。愁：使愁。集居：共存并立。一事：一个方面。和为：即合为，本应当为。达：能达。讫：终。益：增。(11)益：有利。(12)足：补充。(13)置：编次。(14)大病：指天地对世人的痛恶深忌。(15)效：致力于。(16)不祥：不祥，详，通“祥”。(17)效：验核。(18)空：徒然。

“愿请问一疑事。”“平言之。”“今天地开辟以来，神圣贤人皆为天所生，前后主为天地语，悉为王者制法，可以除灾害而安天下者。今帝王案用之，不失天心阴阳规矩，其所作文书，各有名号。今当名天师所作道德书，字为何等哉？”“善哉！真人之问事也。”然，名为大洞极天之政事。”

【注释】

规矩：此指规律。字：专称，特称。

“何故正名为大洞极天之政事乎？”“然，大者，大也；行此者，其治最优，大无上。洞者，其道德善恶，洞洽天地阴阳，表里六方，莫不响应也，皆为慎善，凡物莫不各得其所者。其为道，乃拘校天地开辟以来，天文地文人文神文皆撰简得其善者，以为洞极之经。帝王案用之，使众贤共乃力行之，四海四境之内，灾害都扫地除夫，其治洞清明，状与天地神灵相似，故名为大洞极天之政事也。真人知之那？”“唯唯。可骇哉！可骇哉！”“行，子已觉知之矣。”

右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书人辞诀。

【注释】

撰简：编撰择选。

【今译】

件古文名书诀

“我此日益愚暗蒙昧不开之生恭谨再拜，请问一事。”“慢慢讲。”真人于是说：“主动改过自新努力学习而不获解，为天问事。”“我职本应负责传授真人道之真义，不敢有所吝惜，赶紧说。”“是是。今使之精粹化的

道书，以之为天之常经；汇集校理上古中古下古圣人之言，以之为圣经；汇集校理上古中古下古大德之言，以之为德经；汇集校理上古中古下古贤明之言，以之为贤经。今日念思天师之言，不能深刻领会汇集校理之意，愿天师开示入手的门径、所当先后，使有德之君得到它，以之为严教；教示众贤，使每个门生于其中考核究竟什么是善。”

“啊，精辟啊！真人问事，经常应当象这样。好啊好啊！嗯，我将为你详细地说，真人自己随手记下，切莫漏掉我的话。我是为天地代传其话，为上德之君王订立法度，可以解除天地开辟以来遭受承负之劫厄际会，义不敢妄自乱说，否则一定会得怨于皇天后土，又将辜负于上贤明道德之帝王，此造作罪责深重，真人知道吗？”“是是。”“啊，所说汇集校理上古中古下古道书，是假借给众贤士共读共视的古今诸种道书。若每卷得一精妙的用语，得一结论不可移易的事象，便加以记录并摘抄出来，一卷得一善，十卷得十善，百卷得百善，千卷得千善，万卷得万善，亿卷得亿善。精妙用语及不可移易的事象，每卷得十善，依此类推就是十亿例精妙用语；若每卷得百善，依此类推就是百亿例精妙用语。加以记录，聚集于一特辟的场所，众贤得以共同观览古今文章，完毕后全部摘录出来，以类相聚，各从其宗目，去除其中重复内容，按次序将最切要关键的文字加以编排，就已经囊括无遗，深刻领悟古今天地人万物的精意了。因此以之作文，成为天之经典。你知道吗？”“好啊，好啊！”

“你已知道了。汇集上古中古下古圣经中善字诀事，每卷得一善，十卷得十善，百卷得百善，千卷得千善，万卷得万善，亿卷得亿善；若每卷得十善字，依此类推业已得十亿善字了；每卷若得百善字，依此类推业已得百亿善字了。贤明之人共同记录此书，聚一间好地方，完毕之后全部加以合校，依类相从，使贤明共同得出恰切的结论而加以编排，去除重复的内容，就成为神圣的经典了，真人知道了吗？”“是是。”

“你已知道了。汇集校理上古中古下古贤明之人的言辞，其中大善之人每卷记一，十卷得十，百卷得百，千卷得千，万卷得万，亿卷得亿；每卷得十，依此类推得十亿；每卷得百，依此类推得百亿。业已完毕之后，又以类编排，使相从属，贤明之人共同切磋定论，去除重复内容，编而排之，就成贤经，真人知道吗？”“是是。”“你已知道了。若综括汇编校理道丈经书，及众贤书文及民间口头流传的好说法、好事例，都记录善者，共合聚拢，到一特辟场所，全部完毕之后，才和众贤明大德之人共同加以裁决，依类更相显示其精微意旨。去除其中重复的内容，编次辞文而加以记录，这叫做得天地书文及人情辞，终究完成之后，善诀事没有遗失，犹丝发之间。此演述大道，称为通透至极天地阴阳之经，万万世不能再更改。”“好啊好啊！”“去吧，真人可以说已经领悟了。”

“愚生弄不明白，今日愿再问一疑难之事。”“讲来。”“今天地开辟以来已经很为久远了，河出图洛出书，或有神文书出，或有神鸟衔持来吐，书文累积众多，本不止于一。圣贤所作，也更积少成多，毕竟各自有特定的内容。天师所疑、所睹、所见为何？而一时教示下古众贤明之人，共同汇集校理古今之文与人言吗？”“是的，有所睹见不敢空自昏乱使下古贤德之人愁苦。现今我为天所遣，降临凡间为有大道德的帝王解除承负祸殃、天地开辟以来流灾积毒之罪谴。古今天文圣书贤人言辞，业已毕备充足，只愁共存并立，各专一个方面。现在只遵行使用一家之原则，不能全部解除天地的灾

变，所以使流灾不断，使后世之人递相遭受承负之灾，称作得灾病增益加剧。所以天怜悯有德帝王又遭受承负之灾。天本当为后生之人，不能独生此等累积之灾诸种祸殃，其过责在先生之贤人圣人，各专于一，而都有所不通达，都有所不全面。天知道他们不完备充分，所以时出河图洛书及其他神书，也不再同言辞。大贤之人不同时代出现，各作一事，也不再同言辞，因此各有不及，各有短长，此明其不能完全都知道究明透彻透明之意，所以使天地之间，经常有余灾，前后终不断，只有剧与不剧之别。因此天上加以谋算，现在作文作书，上下极其完备充足，即使再降生圣人，也不能再制作，不能再增益，不能再容讲论，不能再有益于天地大德之帝王。即使天再降生圣人，其言会又专于一业，还将再有余流灾毒经常不断，和先世圣人贤人之时没有差异。因此天派遣我深重地告示真人，显书给有道德的帝王，传布于诸贤明之人，共同汇集校理，综合天下之书、人口诀辞，以上下相补充，去除其中重复内容，编排精要之言精要之文诀事，记录下来，以之为经书。如此而后，天地真文正字善辞，一并得以出现。邪恶虚伪一并去除，天地大病都被解除，流灾一并归于消灭，百姓万物于是各得其所，不再有殃苦。所以天教我加以汇集校理，我之著书，不致力于为言，而致力于证验。按我书行事，天地灾变各种古怪疾病好猾跋扈之臣、不祥邪伪之物，一切都将除去，犹若阴天而除去云翳一样没有差别。以此来证验我言与我书，□□（原缺）万无一失；若不努力任用我书，我即便恭敬接受天辞下传，发现书不被用，天怎能徒然解除灾难呢？依旧文书内乱，人也内乱，灾难也就无从得以消去。真人知道吗？”“是是。”“去吧，你已经知道了。”

“愿请问一疑事。”“慢慢讲来。”“今天地开辟以来，神人圣人都为天所生，前后负责为天地语，都为王者制定法度，可以解除灾害安定天地。今帝王加以遵行任用，不违失天心阴阳规律，其所作书文，各有名称，今当称天师所作之道德书，专称什么呢？”“好啊！真人所问之事，是这样，叫做大洞极天之政事。”

“为什么叫做大洞极天之政事呢？”“是这样，所谓大，即大；践行此道的，其治最优，大而无上。所谓洞，其道德善恶，透彻切合天地阴阳，表里上下四方，莫不如响之随声相应，都为慎善，大凡事物莫不各得其所。其为道，于是汇集校理天地开辟以来天文、地文、人文、神文，都择选编撰，得其良善，以之为洞彻通明之经。帝王遵行任用，使众贤共同努力加以践行，四海四境之内，灾害一并如扫地般除去，其统治洞彻清明，与天地神灵之行状相似，所以各为大洞极天之政事。真人知道吗？”“是是。可怕啊！可怕啊！”“去吧，你已经领会明白了。”

上述汇集校理上古中古下古文书人言诀。

【评析】

本部件古文名书诀，主要说明《太平经》的制作过程及社会功效、命名由来等问题。

作者认为《太平经》为“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天文圣书贤人辞”而来。因为这些书文“各有不及，各有短长”，而帝王又只“案用一家法”，所以天地开辟以来流灾委毒之滴不绝。而今“天怜德君”在受承负，遂使“众贤共读视古今诸文”，按照“如卷得一善字，如得一善诀事，便记书出之”的原则，“以类聚之，各从其家，去中复至，因次其要文字而编之。”从而勒成“得天地书文及人情辞”的“天经”《太平经》。这部经典是天师代天

传语特为帝王治世而制作。“吾乃为天地谈，为上德君制作，可以除天地开辟，以来承负之厄会。”“今吾乃见遣于天下，为大道德之君解其承负、天地开以来流灾委毒之谪。”遵行该书，可以除灾害、安天下。“案吾文而为之，天地灾变，怪疾病、奸猾諛臣，不详邪伪，悉且都除去，比与阴日而除云无异也”；若不案用遵行该书，“吾虽敬受天辞下语，见文不用，天安能空除灾哉？”正因为《太平经》有此效用，所以又称名为“洞极天地阴阳之经”、“大洞极天之政事。”

篇中对汉自董仲舒以后帝王实行“独尊儒术”的“一家法”及其流弊，站在道教的立场上，以天的口吻进行了公开的责难和批评。

九天消先王灾 法 第五十六

“凡天理 九人，而阴阳得，何乎哉？”“夫^{〔一〕}人者^{〔二〕}，乃理 万物之长也。其无形委气之神人，职在理^{〔三〕}元气；大神人职在理^{〔四〕}天；真人职在理^{〔五〕}地；仙人职在理^{〔六〕}四时；大道人职在理^{〔七〕}五行；圣人 职在理^{〔八〕}阴阳；贤人 职在理^{〔九〕}文书，皆授^{〔十〕}语；凡民^{〔十一〕}（^{〔11〕}）职在理^{〔十二〕}草木五谷；奴婢职在理^{〔十三〕}财货^{〔12〕}。”

【校勘】

〔一〕“夫”上《钞》有“倚说九人意，其无冤者乎王治因喜解先王之承负”二十一字，系本篇篇末篇旨。〔二〕《钞》无“者”下三字。〔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三〕“理”《钞》作“治”，唐人避高宗讳，《钞》又改回原字。〔十〕“授”《钞》作“受”。〔十一〕“民”《钞》作“人”，避唐太宗讳。

【注释】

九天消先王灾：九天，指九等人之天职。先王灾，指“万世帝王承负之灾”。理：署理。九人：九等人。汉古代以九等品评人伦，形成风尚，故语。得：协调相适。理：掌管，治理。无形委气之神人：委，积。又名委气之公，位仅次于至上神天君，如人间宰辅。天：自然之天空。圣人：属候补神仙。贤人：位次于圣，亦属候补神仙。授语：指向帝王通过不同方式进言。（11）凡民：一般老百姓。（12）奴婢职在理财货：指奴婢在主人经商活动中供役使。

“何乎？”“凡事各以类相理。无形 委气之神人与元气相似，故理元气；大神人有形，而大神与天相似，故理天；真人专又信，与地相似，故理地；仙人变化与四时相似，故理四时也；大道人长于占知吉凶，与五行相似，故理五行；圣人主和气，与阴阳相似，故理阴阳；贤人治文便盲，与文相似，故理文书；凡民乱债，无知，与万物相似，故理万物；奴婢致财，与财货相似，富则有，贫则无，可通往来，故理财货也。夫皇天署职，不夺其心，各从其类，不误也；反之，为大害也^{〔一〕}。故署置^{〔二〕}天之凡民皆当顺此，古者圣人深承知此，故^{〔三〕}不失天意，得天心也。真人今宁晓此不？”“善哉善哉！”“吾是所言，以戒真人，不失之也。”“唯唯。”“行努力。”

【校勘】

〔一〕《钞》无“也”字。〔二〕“署置”《钞》作“置署”。〔三〕《钞》无“故”字。

【注释】

形：指形体。专又信：指专力、忠实于真道。和气：此指人际关系中的平和雍容之气。便（pián）言：言论明晰畅达。便，同“辩”。文：与“质”相对而言，指文彩、文饰。乱债：纷乱昏愤。富则有：指财货的来源多。下句意与此相反。夺：失。署置天之凡民：署置，安排。天之凡民，皇天所施生的人类。

“愚生今心结不解，言是九人各异事，何益于王治乎不也？”“治^{〔一〕}得天心意^{〔二〕}，使此^{〔三〕}九气合和，九人共心^{〔四〕}，故能致上皇^{〔五〕}，太平也。如^{〔六〕}此九事不合乖忤，不能致太平也。此九事乃更^{〔七〕}迭相生成^{〔八〕}也^{〔九〕}，但人不得深知之耳，先圣贤未及陈之也，故久闭绝乎！”“然今一事不得治，不可平，何也？”“太上皇气太至，此九人皆来助王者治也。一气不和，辄有不是者，故不能悉和阴阳而平其治也。”“其来云何哉？”“无形神人来告王者，其心日明。大神人时见，教其治意；真人、仙人、大道人悉来为师，助其教化；圣人贤者出，其隐士来为臣；凡民奴婢皆顺善不为邪恶，是乃天地大喜之征也。其^{〔十〕}气不和，即^{〔十一〕}辄有不至者。”“云何乎^{〔十二〕}？”“元气不和，无形神人不来至；天气不和，大神人不来至；地气不和，真人不来至；四时不和，仙人不来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来至；阴阳不和，圣人不来至；文^{〔十三〕}字言不真，大贤人不来至；万物不和得^{〔十四〕}；凡民乱，财货少，奴婢逃亡。凡事失其^{〔十五〕}职，此正其害也^{〔十六〕}。今真人既欲救天乱气，宜努力平之，勿倦懈，慎之。”“唯唯。”“气得，则此九人俱守道，承负万世先王之灾悉消去矣。此人俱失其所，承负之害日增。此九人上极无形，下极奴婢，各调一气，而九气^{〔十七〕}阴阳调。夫人，天且使其和调气，必先食气；故上士将入道，先不食有形而食气，是且与元气合。故当养置茅室中，使其斋戒^{〔十一〕}，不睹邪恶，日练其形，毋夺其欲，能出无间^{〔十二〕}去，上助仙真元气天治^{〔十三〕}也。是为神士，天之吏也。毋禁毋止^{〔十四〕}，诚能就之，名为天士^{〔十五〕}，简阅善人，天大喜之，还为人利也。”“何谓乎哉？”“然此得道去^{〔十六〕}者，虽不为人目下之用，皆共调和阴阳气也。古者帝王祭天上神下食^{〔十七〕}，此之谓也。”

【校勘】

[一]“治”上《钞》有“言九人各易”五字，“治”下《钞》有“而”字。[二]《钞》无“意”字。[三]《钞》无“使此”二字。[四]《钞》无“九人共心”句。[五]《钞》无“上皇”二字。[六]《钞》无“如”下十四字。[七]《钞》无“乃更”二字。[八]“生成”《钞》作“成生”。[九]《钞》无“也”字。[十]《钞》无“其”字。[十一]《钞》无“即”字。[十二]《钞》无“云何乎”三字。[十三]《钞》无“文”下十一字。[十四]《钞》无“得”字。[十五]《钞》无“其”字。[十六]“此正其害也”《钞》作“为害右此”。[十七]人上当有“九”字

【注释】

九气：指元气、天气、地气、四时气、五行气、中和气、真气、顺气、财气。陈：指陈。太上：第一。太至：空前到来。时见：应时出现。见，同“观”。征：征兆。得：指各得其所。食气：又称行气、服气、或炼气，即以呼吸吐纳为主，辅之以导引、按摩，以求益寿延年。有形：指各种食品。茅室：指设在空旷之处的修炼场所。(11)斋戒：洗心日斋。防患曰戒。道教科仪。(12)无间：没有空隙处。(13)仙真元气天治：指十治中的前三治，即元气治、自然治、道治。详参卷76《六罪十治诀》。(14)毋禁毋止：指情不自禁、意不自止。(15)天士：天上之士，位如帝王太子。(16)去：指超凡脱俗。(17)下食：指天神享用祭品并降示瑞应，使人间所求不匮乏。详参《汉书·郊祀志》。

得此九人，能消万世帝王承负之灾。此九人上极无形，下极奴婢，各调

一气。故上士修道，先当食气，是欲与元气和合，当茅室斋戒，不睹邪恶，日炼其形，无夺其欲，能出入无间，上助仙真元气天治也。是为神士，为天吏之吏也。无禁无止，诚能就之，名天士，简阅善人，天大喜，还为人利也。夫得道去世，虽不时目下之用，而能和调阴阳气，以利万物。古者帝王祭天上诸神，为此神吏也。

“曾但 天精神自下食耶？”“善哉！子言是也。然，此人上为天吏，天精神为其君长，君与吏相为使，吏者职在主行。凡事，吏道人善有功。故君与其下，既下则说喜，故除人承负；吏不说，则道人有过于天。君吏俱不肯下临人食，故过责日增倍。身尚自得重过，何能除先王之流灾哉？真人亦晓知此不耶？”“可骇哉！吾大怖惶，恍若失气。今且过问 天师，不意乃见是说也。”“行，子努力。所说竟，当去矣。”“唯唯。”

右简阅^{〔一〕}九人，竟其志^{〔二〕}无冤者，平^{〔三〕}王治，天^{〔四〕}因喜解其先王^{〔五〕}承负。

【校勘】

〔一〕“阅”《钞》作“说”。〔二〕“竟其志”三字不可解，当依《钞》作“意其”。〔三〕“平”《钞》讹作“乎”。〔四〕《钞》无“天”字。〔五〕“王”下《钞》有“之”字。

【注释】

曾但：竟仅仅。主行：负责执行。道：禀告。说：通“悦”。过问：冒过求问。竟：完毕，穷尽。

验道真伪诀第五十七

“行事亦且毕不久。真人前，详受教敕。”“唯唯。”“自行此道之后，承负久故弥远，积厄结气，并灾委毒诚多，不可须臾而尽也。知力行是之后，承负之厄日少，月消岁除愈。”“何以知之乎？”“善哉！子之难也，可谓得道意矣。然，明听。行此之后，天下文书且悉尽正，人亦且尽正，皆入真道，无复邪伪，文绝去，人人自谨。其后生者尤甚，更相仿学，皆知道，内有睹其身，各自重爱。其后生者孝且寿，悉工自养老，颜色不与无道时等，后生者日知其至意以为家也。学复过其先，日益就^{〔11〕}相厚相亲，爱重有道人，兵革奸猾悉无复为者也。故承负之厄会日消去，此自然之术也。□□万不失一，是吾之文大效也，不可但苟空设善言也，亲以征验起，乃与天地响相应，何可妄语乎？故文书前后出，非一人蓄积^{〔12〕}难知情，是故吾道以诚也。子连时□□问，必乐欲知其大效：其效相反，犹寒与暑，暑多则寒少，寒多则暑少。夫天地开辟以来先师学人者，皆多绝匿其真道，反以浮华学之，小小益耶^{〔13〕}且薄^{〔14〕}后生者。日增益复剧^{〔15〕}，其故使成伪学相传，离天道积远，先为文者，所以相欺殆^{〔一〕}之大阶^{〔16〕}也。一欺不知，后遂利用之也。令上无复所取信，下无所付归命，因两相意疑^{〔17〕}，便为乱治。后生者后连相承负，先人之厄会聚并，故曰剧也。天今冤是^{〔18〕}，故吾语子□□也，真人努力，自爱勉之。子乃为天除病，为帝王除厄，天上知子有重功。”

“不敢不敢。”

右效行征验，道知真伪诀。

【校勘】

〔一〕“殆”当作“诒”或作“给”。

【注释】

行事：此指践行传道之事。 且毕不久：将要告一段落。 承负：指前代罪过殃及后世。 久故：长久旧积。 并灾：灾异同时发作。 是：指《太平经》所开列的真道。 尤甚：更进一步。 知道，内有睹：是说内心对真道道意都有体察。 家：喻指存身之本，此指真道极受信奉。 过：超过。(11)就：靠向，趋入。(12)畜(xù)积：这里是全部掌握又详加辨别之意。(13)耶：邪，邪僻。(14)薄：浮薄。(15)剧：更恶化。(16)欺殆之大阶：殆，给，欺骗；阶，台阶，喻指起因。(17)意疑：猜疑。(18)冤是：以是为冤。

四行 本末诀第五十八

“真人前。”“唯唯。”“人行有几 何乎？”“有百行万端。”“不然也。真人语几与俗人语相类似哉！人有四行，其一者或民。”“何谓也？”“然，人行不善则恶；不善亦不恶为浮平行；一善一恶，为不纯无常之行；两不可据，吉凶无处也。”“善哉！”“行吉凶有几何乎？”“有千条亿端。”“真人之言几与俗人同。吉凶之行有四，一者或。”“何谓也？”“然，凡事为行，不大吉当大凶，不吉亦不凶为浮平命，一吉一凶为杂不纯无常之^[-]，吉凶不占。”“善哉！”“行天地之性，岁月日善恶有几何乎？”“不可胜纪。”“子已熟醉，其言眩雾矣、天地岁月日有四行。一者 不纯，主为变怪。”“何谓也？”“然，真人明听。今天地岁不大乐当大恶，不乐亦不恶为浮平岁，一善一恶为天变惑岁。令今日不大善当大恶，不善亦不恶为浮平日月，一善一恶为惑行，主行为怪异灾。吾是但举纲见始，天下之事皆然矣。”

【校勘】

[一]“之”下疑有脱文：“命，两不可据。”

【注释】

四行：指世人行为的四种类属及其后果，亦即：大善之行与大吉后果，大恶之行与大凶后果，不善不恶的浮平之行与不吉不凶的后果，一善一恶的无常之行与吉凶莫测的后果。 几：几乎。 人有四行，其一者或：指四行中必有一行会占上。 浮平行：一般的行为。 不占：难以预测。 性：指固有的属性。 眩雾：堕入万里雾中。 一者：指其中之一而言。 主为变怪：主，指基本效用。变怪，各种灾异现象。 大地岁不大乐当大恶：指年景的好坏。

“何谓也？”“然，天下之万物人民，不入于善，必陷于恶；不善亦不恶为平平之行；一善一恶为诈伪行，无可立也；平平之行无可劝；大善与大恶有成名。”“何故正有此四行乎？”“善哉！子之难问，可谓得道意矣。然，大善者，太阳纯行也；大恶者，得太阴煞行也；善恶并合者，中和之行也；无常之行，天地中和，君臣人民万物失其道路也。故行欲正，从阳者多得善，从阴者多得恶，从和者这 浮平也，其吉凶无常者，行无复法度。是故古圣贤深观天地岁月日人民万物，视所兴衰浮平进退，以自知行得与不得，与用洞明之镜自照，形容 可异。”“善哉善哉！今当奈何乎？”“然，行守本，法天者，是其始也；法地者，其多贼也；法和者，其次也；

无常者，其行未^{〔一〕}也。”

【校勘】

〔一〕“未”当作“末”字。

【注释】

劝：勉。 成名：指流芳百世的美称或遗臭万年的恶号。 太阳纯行：太阳，指由元气分化成的最旺盛的阳气，阳主生，故谓之纯行。 太阴煞行：太阴，指由元气分化成的最旺盛的阴气。阴主杀，故谓之煞行。煞，凶煞。

善恶并合：指不善不恶。 正：此指所行方向。 这：作“迎”解。 形容：形体容貌。异，分辨出来之意。 贼：伤残。

“今人何故乃得至无常之行乎哉？”“然，先人小小佚失之，其次即小耶，其次大耶，其次大失道路根本，更迷乱，无可倚著其意，因反为无常之行，便易其辞，为无常之年也。是明道蔽未极也，当反本。夫古者圣人睹此知为未流，极即还反，故不失政也，而保其天命。故大贤圣见事明，是以常独吉也，真人乐重知其信效耶？”“唯天师开示之耳。”

【注释】

佚失：放纵而生过失。 倚著：靠定，收束。著，同“着”。 便易其辞：指巧言逞辩。 无常之年：指短命速亡。 明道蔽未极也：明，表明。未，当作“末”。极，指发展到极限。 天命：指上寿120岁。

“行岁本兴而未恶者，阴阳之极也；人后生者恶且薄，世之极也；万物本兴末无收者，物之极也；后生语多空欺无核实者，言之极也；文书多蓄委积而无真者，文之极也，是皆失本就末，失实就华。故使天地生万物，皆多本无末，实其咎在失本流就末，失真就伪，失厚就薄，因以为常。故习俗不知，复相恶，独与天法相违积久。后生者日轻事，更作欺伪，积习成神，不能复相禁，反言晓事，故致更相承负，成天咎地殃，四面横行，不可禁防。君王虽仁贤，安能中绝此万万世之流过？始失小小，各失若粟。天道失之若毫厘，其失千里，粟粟相从从聚，乃到满太仓，数万亿斛⁽¹¹⁾。夫雨一一相随而下流不止，为百川，积成四海水多。不可本去，故当绳之以真道。反其末极还就本，反其华还就实，反其伪还就真。夫末穷者宜反本，行极者当还归天之道也。夫失正道者，非小病也，乃到命尽后，复相承负其过。后生复迷复失，正道日暗，冥复失道，天气乖忤，治安得平哉？人人被其毒害，人安得寿？万物伤，多夭死。故比比敕真人传吾书，使人人自思失道意，身为病；各自忧劳，则天地帝王人民万物悉安矣。真人乐合天心，宜勿懈怠也。”

【注释】

岁本兴而未恶者：自农历十一月冬至甲子岁立，阳气始生，到来年十月阴气大盛，阳气入藏。 薄：浅薄。 世：世道。 核实：指真确内容。

文书：指各派著作。 实：推究核实。 厚：厚道。 神：指欺诈神。 成天咎地殃：指天地对世人的憎恶与惩罚。 太仓：设在京师的大谷仓。(11) 斛(hú)：十斗为一斛。

“唯唯。愿复问一疑。天师今是吉凶，曾但其时运然耶？”“善哉！真人之难，得道意矣。极上者当反下，极外者当反内；故阳极当反阴，极于下者当反上；故阴极反阳，极于末者当反本。今天地开辟以来，小小连失道

意，更相承负，便成邪伪极矣。何以知之乎？以万物人民皆多前善后恶，少成事，言前口口哉？前有实，后有虚。古者圣人常观视万民之动静以知之，故常不失也。”

【注释】

极上者当反下，极外者当反内，故阳极当反阴：上、外属阳，下、内属阴，故语。古者圣人，常观视万民之动静以知之：《老子》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善哉善哉！愿复乞问一事。”“行言。”“今若天师言，物有下极上极。今若九人，上极为委气神人，下极奴婢。下学得上行，上极亦得复万行不耶？”“善哉！子之问也。真人自若愚罔，未洞于太极之道也。今是委气神人，乃与元气合形并力，与四时五行共生。凡事人神者，皆受之于天气，天气者受之于元气。神者乘气而行，敌人有气则有神，有神则有气，神去则气绝，气亡则神去。故无神亦死，无气亦死，委气神人宁人人腹中不邪？”“唯唯。”

【注释】

下学得上行：指下愚卑贱之人通过拜随至善之师学道，可由善及贤，直至成为委气神人。自若愚罔：自若，依旧。罔，通“惘”，迷惑。洞于太极：洞，洞彻，彻底了解。太极，指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的形态。生：此指发挥施生的作用。事人神：事，事奉。人神，指五脏神等体年神灵。

凡圣^{〔一〕}人皆有极，上极为无形神人，下极为奴婢。神人者，乘气而行，敌人有气即为神，气绝即神亡。

【校勘】

〔一〕《太平经钞》文字。

“又五行乃得兴生于元气，神乃与元气并同身并行。今五行乃入为人藏，是宁九人，上极复下，反人身不？”“善哉善哉！初学虽久，一睹此说耳。”“然子学当精之，不精无益也。”“唯唯。见天师言，夫天道固如循环耶？”“然。子可谓已知矣。行去，有疑勿难问。”“唯唯。”右简天四行，实本末，太极以反政。

【注释】

五行乃得兴于元气：《春秋繁露》卷十三《五行相生》谓：“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有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此为本句之所从出。初学：真人谦称。精：指精念事象。勿难问：指不要怕问之意。简：择别。政：正。

【今译】

九天消失王灾法

“大凡天署理九等人，而阴阳协调相适，为什么呢？”“人为掌管万物的灵长，其无形积气神人，职在主理元气；大神人，职在主理自然之天；真人，职在主理地；仙人，职在主理五行；圣人，职在主理阴阳；贤人，职在

主理文书，都向帝王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言；一般百姓，职在主理草木五谷；奴婢，职在受主人役使主理财货。”

“为什么呢？”“大凡事物各以类相聚。无形积气神人和元气相似，所以主理元气；大神人有形体，而大神与天相似，所以主理天；真人专力忠实于真道，和地相似，所以主理地；仙人变化和四时相似，所以主理四时；大道人擅长于卜问吉凶，和五行相似，所以主理五行；圣人主司平和雍容之气，和阴阳相似，所以主理阴阳；贤人研究整理文献，言论明晰畅达，和文饰相似，所以主理文书；百姓纷乱昏愤无知，和万物相似，所以主理万物；奴婢招引财货，和财货相似，财货的来源多则富有，财货的来源少则贫穷，可使他们相互流通往来沟通贫富，所以主理财货。皇天安排职位，不失其心，各从其类而不误；否则，则为大害。因此安排皇天所施生的人类都应顺从此道，古代圣人深刻地秉知此意，以不失天意而得天心。真人现在竟不知道吗？”

“好啊好啊！”“我所说的这些话，用以警示真人，不要违失。”“是是。”

“努力践行去吧。”

“愚生今日心郁结不得解：既然说这九等人所主理的职事都不一样，于帝王平治天下又有何益呢？”“帝王之治得天心天意，使此九种气相合和，九种人齐心协力，所以能造就最盛明的太平。倘此九件事不相合和，乖背件逆，不能招致太平。此九种事递相生成，只是人们没有深刻地加以洞察，先圣先贤未来得及加以指陈，所以也就长久地封闭断绝了！”

“然而现今若有一事不得理顺，就不可能平治天下，为什么呢？”“至上皇气空前到来，此九人都来助治于帝王。若有一气不和，就不是这样，所以不能都和合阴阳而平治天下。”“至上皇气来干什么？”“无形神人来告示帝王，使帝王之心日益开朗；大神人应时出现，教给帝王治理天下的要旨；真人、仙人、大道人都来作顾问，辅助帝王教化众生；圣人贤人出仕，隐士来为臣下：凡民奴婢都顺服良善，不为邪作恶，这是天地大喜的征兆。若其中有一气不和，这些征兆就不出现。”“为什么呢？”“若元气不和，则无形神人不会降临；天气不和，大神人不会降临；地气不和，真人不会降临；四时不和，仙人不会降临；五行不和，大道人不会降临；阴阳不和，圣人不会到来；文字言不真实，大贤人不会到来；万物不和，不各得其所，百姓昏乱；财货贫少，奴婢逃亡。万事都违失其职守，这正是气不和所造成的祸害。现今真人既想拯救天下乱气，应该努力加以平治，不要厌倦懈怠，谨慎为之。”

“是是。”“若气相和合，则此九人都各守其道，天下遭受承负万世先王之灾都会消隐而去。此九人都违失其处所，天下遭受承负之灾会与日俱增。此九人上到无形神人，下到奴婢，各主调理一气，则九气阴阳协调。于人而言，天将使和调其气，一定事先使其行气；所以高明之士即将入道之时，事先不吃各种有形食品而先服食气，这样将与元气相合。所以应将他特养安置于茅室之中，使其洗心防患，不观邪恶之事，每天练治其身体，不要夺失他的欲望，能出于没有空隙之处，在上辅助仙真元气天治。这是神士，为上天之官吏。意不自止，的确能有所成就，则称为天士，检阅择取善人，天甚欢喜，还为利人。”“什么意思呢？”“然这样得道超凡脱俗者，即使不被人眼下所任用，却是共同调理阴阳相和之气的，古代帝王祭祀天上神使其下凡间享用，就是说的这种情形。”

“得到此九人，能消除万世帝王遭受承负之灾。此九人，上到无形神人，下到奴婢，各主调理一气。所以高明之士修养道德，先应食气，是想和元气

相和合，应在茅室之中斋戒，不观邪恶之事，每日持练其身形，不夺失欲望，能出入于没有空隙之处，上而辅助仙真元气天治。这是神士，为上天的官吏。意不能自止，的确能加以成就，名为天上，检视择取善人，天甚欢喜，还为人利。得道升天，即便不为眼下所用，却能调和阴阳之气，以利于万物。古代帝王祭神天上诸神，是为这样的神吏。”

“竟仅仅天之精、神自己下来享用吗？”“好啊！你所说极对。是啊，此人上为天吏，天精神是他的君长，天君和天吏的职责相互贯通，天吏的职责在于负责执行。大凡万事，天吏禀告人良善于天有功，所以天君和他一起降临凡间，既降之后则喜悦，所以解除人所遭受的承负之灾；若天吏不高兴，则禀告人于天有过失，天君天吏都不肯临人间享用，所以过失罪责与日倍增加，自身尚且蒙受重罪过失，又怎能解除先王所殃及的流灾呢？真人也该知道这些了吧？”“可怕啊！我感到十分恐怖惶惑，恍惚象失掉了气一样。今日冒过求问天师，没有想到听到这样的说法。”“去吧，你要努力。我要说的说完了，去吧。”“是是。”

上述检视择取九类人，终其志而无冤者，王治太平，天因而欣喜解除先王承负之灾。

验道真伪诀

“践行传道之事不久也将要告一段落。真人近前，详细地接受教示。”“是是。”“自从践行此道之后，遭受承负长久旧积更远，累积劫厄，聚结冤报之气，并发之灾积毒实在太多，不能一下子消失。知道努力践行此真道之后，遭受承负之灾厄日渐减少，逐月逐岁慢慢消除而痊愈。”“怎么知道的呢？”“好啊！你之诘难，可以说是得到真道奥旨了。好，听明白，践行此道之后，天下文书将一一校正，人也将被一一校正，都进入真道，不再有邪伪，这类文书也一并使其中绝，人人自己谨慎从事。后生之人更进一步，交相效仿学习，都体认真道，内心有所体察，各自尊重爱惜自己的身形。后生之人孝顺而长寿，都熟谙于自我持养而终，容貌和不体认真道时相异。后生之人每日体认最高的道德，以它为存身之本，日渐趋于相交厚相亲近，仰慕尊重有道之人，战乱奸诈狡猾都不再存在。所以承负之劫厄交会也逐渐消除，这是自然的途径。□□（原缺）万无一失，是我书最大的效验，不能只是无根据地设立善言，亲以证验而起，方与天地响相应和，怎么可胡乱说呢？所以文书前后出现，不是一个人全部掌握又详加辨别很难知其情实，所以我此道根据真确。你连时□□（原缺）问，一定乐于知道它的最大效验；它的效验相反，就象寒冷和炎热一样，暑多则寒少，寒多则暑少。天地开辟以来，先师使人就学，都多所隐匿真道，反而用浮华使人就学，渐渐日甚一日地流于邪僻浮薄，后生之人日渐增益使其加剧，因此使成其为伪学相传，背离天道更远，事先制定礼乐典章制度之人，因此成为互相欺骗的始作俑者。欺骗一次而百姓不知，其后于是更加以利用。使上不再有所取信，下不再有所付托命运，由此两相猜疑，这样就搅乱了其统治。后生之人其后接连相承负，先人所殃及的流灾聚拢到一起，所以说达到了极点。天现今以此为冤枉，所以我告诉你□□（原缺），真人努力，自爱自勉。你于是替天解除病痛，替帝王解除厄难，天在上知道你有很大的功劳。”“不敢不敢。”

以上证验践行的效验、大道明白真伪之诀。

四行本末诀

“真人近前。”“是是。”“人的行为有多少种呢？”“有百种万端。”“不是这样。真人之言几乎与俗人之言相类啊！人有四种行为，必居其中之一。”“是什么呢？”“这样，人的行为不是良善就是邪恶；不善不恶是一般的行为；有善有恶，是不纯正变化无常的行为；既不善也不恶，吉凶无定处。”“好啊！”“所行吉凶有多少种呢？”“有千条亿端。”“真人之言几乎和俗人一样，吉凶的行为有四种，必居其中之一。”“是什么呢？”“这样，凡万事之行为，不大吉就应是大凶，不吉也不凶是一般的命，有吉有凶是不纯正变化无常之命，不吉不凶，吉凶难以预测。”“好啊！”“天地固有属性的行为，岁月日的善恶有多少种呢？”“无以数计。”“你已大醉了，你的话如堕入云里雾中。天地岁月日有四种行为，就其中之一而言不纯正，基本效用是制造各种灾异现象。”“什么呢？”“啊，真人听明白。现今年景不大好就是大坏，不好也不坏是一般的年景，有善有恶是天变惑的年景。使今日不大好就应大坏，不好也不坏是一般的日月，有善有恶是惑行。基本效用是造作怪变灾异。我这里只是撮举纲要以见其端首，天下之事都是这样。”

“是什么？”“是这样，天下万物百姓，不入于善，则一定陷于恶；不善也不恶是一般的行为；有善有恶是欺诈虚伪的行为，不能自立；一般的行为，不能劝勉；大善与大恶，不是流芳百世就是遗臭万年。”“为什么刚好有此四种行为呢？”“好啊！你之诘问，可以说是得到真道奥旨了。啊，大善是最旺盛阳气之纯正行为；大恶是最旺盛阴气之凶煞行为；不善不恶是由太阴太阳之气交和而成的中和气之行为；变化无常的行为，天地中和、君臣人民万物都迷失其道路。所以行为想方正，从阳则多得善，从阴则多得恶，从中和则迎浮平，吉凶无常之人，所以不再有法度。因此古代圣贤深刻洞察天地岁月日百姓万物，看其所兴盛、衰败、浮平、进退，用以自知所行适合与否，和用通体明亮之镜鉴照自身，可以分辨形体容貌不同是一样的道理。”“好啊好啊！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样，行为执守道本，效法于天是其开端；效法于地，则多其伤残；效法于和，则其次；变化无常，则其行为末。”

“当今之人为什么得到变化无常之行为的呢？”“啊，先生之人渐渐有所放纵而生过失，其次就小有邪僻，其次则大有邪僻，其次大迷道路之根本，递相迷失昏乱，不能收束其意，由此而反适作变化无常之行，巧言逞辩，短命速亡。这是表明大道积弊至于最后的极限，应当归返根本。古代圣人看到这些，知道是末流，发展到极限就会返回，所以不违反政道，而持守其天命。所以大贤圣之人明断事理，因此他能经常保持自己有好的结果。真人乐于重新开始弄清楚它的实效吗？”“唯愿天师加以开导指示。”

“行年本兴末恶，是阴阳发展到极致之故；后生之人邪恶而浅薄，是世道发展到极致之故；万物本兴末无收，是万物发展到极致（之故）；后生之言多空虚欺骗之辞而无真确内容，是言语发展到极致之故；各派著作多累积而失真实，是文书发展到极致之故；这都是违失根本趋于末枝，违失果实归于花叶。所以使天地化生万物都多本而无末，推究其祸患在于违失本根流趋于末枝，违背真实趋近虚伪，违失厚道归于浅薄，由此习以为常。所以习行成俗而不知，又相仇恶，独与天道原则违背累积而久，后生之人日渐轻视万

事，交相欺诈伪巧，积习而成欺诈之神，又不能相互制止，反而谈论小事，所以导致灾殃的递相承负，造成天地对世人憎恶怨罚，四面泛行，不能禁止预防。帝王即便仁贤，怎能中止断绝此万万世的流灾呢？开始违失很小，各失如粟。违背天道好象只有毫厘之微，但实际上却违失千里。以粟之小而相累积，直到堆满大谷仓数十亿万斗，雨一滴一滴地相随而下流不止，累积成百条河流四海则水多。不可背离根本，所以应当用真道加以矫正。末枝发展到极限一定会还复其根本，花叶发展到极限一定会还复其果实，虚伪发展到极限一定会返其本真。末枝发展到极致应当归返根本，行为发展到极致应当归返天道。背离正道，不是小的祸患。即便到命尽而死，还要蒙受承负的过责。后生之人又一再迷失，正道日益昏暗，在昏暗之中又背离大道，天之气乖背怜逆，天下怎么能干治呢？人人都受其毒害，人怎能长寿？万物残伤，多夭折而亡。所以连连教示真人传布我此书，使人人都自我思忖若违背真道妙旨，则身形患疾；各自忧愁劳苦，天地帝王百姓万物也就都安定了。真人乐于与天心相合，应切勿懈怠疏忽。”

“是是。祈再问一疑。天师今所说的吉凶，竟仅于其时世气运而言吗？”

“好啊！真人之间难，得真道妙旨了。向上发展到极限的则复返于下，向外发展到极限的则复返于内，所以阳发展到极致则返归于阴；向下发展到极限则复返于上，所以阴到极致则返归于阳，未到极点则返归于本。当今天地开辟以来，逐渐相连违失道旨，递相承负，于是使邪诈虚伪发展到极致了。凭什么知道呢？因为万物都多前善后恶，已成事例者少，言前口口（原缺）呢！前有实，后空虚。古代圣人常观览查视万民的动静来加以体察，所以常不违失。”

“好啊好啊！祈再求问一件事。”“说来。”“今日如天师所说，事物有下限上限。现今有九等人，上限为积气神人，下限为奴婢。下愚卑贱之人（通过拜至善之师）学道可由善以至于积气之神人，向上行至极致也会又往下行吗？”“好啊！你之所问。今真人仍旧愚昧迷惑，尚未洞彻天地未分的混沌太极之道。今此积气神人，乃与元气合形协力，和四时五行共同施生。大凡事奉人体内的神灵，都受之于天气，天之气受之于元气。体内神灵乘御所受之气而行，所以人有气则有神，有神则有气，神离则气断，气无则神离。所以无神者死，无气者也死，积气神人难道不会进入人腹去吗？”“是是。”

凡人圣人都有极致，上极为无形积气之神人，下极为奴婢。神人乘御气而行，所以人有气则有神，气断则神无。

“又五行兴生于元气，神于是和元气一起同身并行。现今五行人为人之五脏，这九等人难道向上发展到极致则又向下，返于人身吗？”“好啊好啊！我此初学之人虽学很久了，但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但你所学应精念事象，不复思其言得其意没有助益。”“是是。听天师所说，天道本来就是如环之相循的吗？”“是的。你可以说已经明白了。去吧，有疑难不要怕问。”“是是。”

上述栋择天四种行为、核实本末、太极以返正。

【评析】

本部包括三个部分。主要阐述九等人各司其职以消除“万世帝王承负之灾”，以效行证验为标准验证浮华苟空之伪道，以反衬“自然之本”之真道即《太平经》的神圣性，分别以“天地岁月日人民万物”来诠释本末等内容。

首先，九天消先王灾法，按照“凡事备以类相理”的原则，将九等人的

主理职责进行了分别：奴婢“理财货”，凡民理“草木五谷”。此二类人是不入流的下等人；贤人理“文书”，圣人理“阴阳”，此二类人是候补神仙阶层，这类“上士”要入道登仙，为“天之吏”，必须食气“欲与元气相合”，于“茅室斋戒”，日练其形；大道人理“五行”，仙人理“四时”，真人理“地”，大道人理“天”，无形委气神人理“元气”，此五类人构成神仙世界，而以无形委气神人为最。从而构筑了一个由凡到圣、由圣到神的神仙谱系和进阶之道。九人各司天职，各调一气，“九气和合”，“九人共心”，共同佐助王治，可使天悦喜而解其先王承负之灾，太平气至；否则，若有“一气不和”，则不能“悉和阴阳而平其治”。主张“和”、“共”，从理论上而言，显系受到《周易》中和思想的影响；从效用上而言，在神仙世界的云遮雾障之下，折射出作者重名思想的吉光片羽。

其次，验道真伪法，是天师教敕真人辨别真道伪道的方法。认为，真伪之道效相反“犹寒与暑，暑多则寒少，寒多则暑少”。验试的方法则“不可但苟空设善言也，亲以证验起”，即注重效行证验。验证的结果，作者认为所谓伪道，是浮华苟空，足以构成“欺殆之大阶”，使承负劫厄愈演愈烈的浮华文。力行伪道，则“承负久故弥远，积厄结气，并灾委毒诚多，不可须臾而尽也。”真道则是深合“自然之本”，可“为天除病，为帝王除厄”，“万不失一”的《太平经》。力行其道，则“承负之厄日少，日消岁除愈”，作者将汉末“上无复所取信，下无所付归命”的乱治现实，归结为先学人绝匿“真道”，反以浮华之文教化众生。实质上是对西汉以来儒学正统的间接贬抑。

其三，四行本末说，依据“末穷者宜反本，行极得当还归”的“天之道”，对“天地岁月人民万物”的四行因果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法天得大善之行、太阳纯行，获大吉之果，为大善岁；法地得大恶之行、太阳煞行，获大凶之果，为大恶岁；法和得浮平之行、中和之行，获不吉不凶之果，为浮平岁；法道得无常之行、无法度之行，获吉凶莫测之果，为惑岁。其中诈伪无常之行危害尤为深重，“万物伤、多夭死”，“人人被其毒害”不得天寿，“天气乖忤”不得平治。其原因在于“先人小小佚失之，其次即小耶，其次大耶，其次大夫”。面对“失本就末，失实就华，失真就伪，失厚就薄”的现状，作者依据“极上者当反下，极外者当反内；故阳极当反阴，极于下者当反上，故阴极反阳，极于末者当反本”的法则加以对治，提出“反其末极还就本，反其华还就实，反其伪还就真”，反其薄还就厚，则“天地帝王人民万物悉安矣。”认为古代圣贤正是深明此道，洞察天地岁月人民万物之兴衰浮平进退，作为镜鉴，睹末流而知返，故“不失政”，能“保其天命”，“常独吉”。篇中分别本末的理论基础“天道固如循环”，虽含有矛盾转化的思想，但终究还是陷入了循环论。

卷四十三丙部之九

大小谏正 法 第五十九

真人稽首言：“愚生暗昧，实不晓得，今既为天视安危吉凶，乃敢具问道之诀。今世神抵，法岂亦有谏正邪？唯天师教敕，示以至道意。”“子之所问，何其妙要深远也！”“吾伏见人有所相谏正，故问天亦有相谏正不？”“善哉！子之所问，已得天道实核矣。天精已出，神抵悦喜矣。今且为子具说其大要意，今使可万万世不可忘也。”“唯唯。”

【注释】：

大小谏正：，谏正原指臣民对君主过失的规谏与举正。这里引申转为天神地祇对帝王发出的灾异谴告。大小，是指谴告存在先后轻重之分。诀：指秘决定论。神祇：天神曰神，地神曰祇。法：指天界法度。妙要：玄妙精要，语本《老子·二十七章》。伏见：敬词。此句是说臣谏君，子谏父，妻谏夫，各以讽谏、顺谏、窥谏、直谏、陷谏行事等。天精：此为天师对真人的赞语。阴阳五行说认为，人禀阴阳精气而生，男属阳，为天之精神，故语。

“然，天^{〔一〕}者小谏，变色；大谏，天动裂其身^{〔二〕}；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三光小谏，小事星变色；大谏，三光失度无^{〔三〕}明；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地也^{〔四〕}小谏，动摇；大谏，山^{〔五〕}土崩地裂；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五行小谏灾生；大谏，生^{〔六〕}东^{〔七〕}行虫杀人，南^{〔八〕}行毒杀人，西^{〔九〕}行虎狼杀人，北^{〔十〕}行水虫杀人，中央^{〔十一〕}行吏民克毒相贼杀人^{〔十一〕}；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四时小谏，寒暑小^{〔十二〕}不调^{〔十二〕}；大谏，寒暑易位^{〔十三〕}，时气^{〔十三〕}无复节度^{〔十四〕}；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六方^{〔十四〕}精气^{〔十五〕}共小谏，乱覆数^{〔十五〕}起^{〔十六〕}，中有^{〔十六〕}生虫灾，或飞或步^{〔十七〕}，多云风而不雨，空虚无实^{〔十八〕}；大谏，水旱无节^{〔十七〕}，贼^{〔十八〕}杀伤万物^{〔十九〕}人民；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飞步鸟兽小谏，灾人^{〔十九〕}；大谏，禽^{〔二十〕}兽食人，蝗虫大兴起；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鬼神精^{〔二十一〕}小谏，微数^{〔二十二〕}^{〔二十〕}贼病吏^{〔二十三〕}民；大谏裂^{〔二十四〕}死灭门^{〔二十一〕}；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六方^{〔二十二〕}小谏，风雨乱发狂，与^{〔二十五〕}恶毒^{〔二十三〕}俱行伤人^{〔二十六〕}；大谏，横加绝理^{〔二十四〕}，瓦^{〔二十七〕}石飞起，地土^{〔二十八〕}上柱^{〔二十五〕}皇天，破室屋，动山阜^{〔二十六〕}；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天地音声^{〔二十七〕}之^{〔二十九〕}小谏，雷电小急声^{〔三十〕}^{〔二十八〕}；大谏，人^{〔三十一〕}多相与污恶，使霹雳数作^{〔二十九〕}；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吏民小谏，更变色^{〔三十〕}；大谏，多相^{〔三十三〕}贼伤^{〔三十三〕}^{〔三十一〕}；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天^{〔三十四〕}地六方八极大谏，俱欲正河雒^{〔三十五〕}文^{〔三十二〕}，出^{〔三十六〕}天明证，天下瑞应书见，以谏正君王，天^{〔三十七〕}下莫不响应；谏而不从，因而消^{〔三十八〕}亡矣。天道经会^{〔三十三〕}当用，夏以次行^{〔三十四〕}。是故古者圣贤见^{〔三十九〕}事，辄惟论思其意，不敢懈怠^{〔四十〕}，失毛发之间^{〔三十五〕}，以^{〔四十一〕}见微知著。故^{〔四十二〕}不失皇天心，故能存其身，安其居^{〔四十三〕}，无忧患，无^{〔四十四〕}危亡。凶^{〔四十五〕}不得来者^{〔四十六〕}，计事校算^{〔四十七〕}，实^{〔四十八〕}乃天心意同也。”

【校勘】：

〔一〕“天”上《钞》有“天谏正书”四字，系本篇篇末篇旨。〔二〕《钞》脱“身”字。〔三〕“无”《钞》作“不”。〔四〕《钞》无“也”字。〔五〕《钞》

无“山”字。[六]《钞》无“生”字。[七]“东”《钞》作“木”，《淮南子·天文篇》：东方木也。[八]“南”《钞》作“火”，《淮南子·天文篇》：南方火也。[九]“西”《钞》作“金”，《淮南子·天文篇》：西方金也。[十]“北”《钞》作“水”，《淮南子·天文篇》：北方水也。[十一]“中央”《钞》作“土”，《淮南子·天文篇》：中央土也。[十二]《钞》无“小”字。[十三]“气”《钞》改作“候”。[十四]“方”《钞》讹作“六”。[十五]《钞》无“覆数”二字。[十六]《钞》无“有”字。[十七]“常节”《钞》作“节度”。[十八]《钞》无“贼”字。[十九]“物”下《钞》有“及”字。[二十]“禽”《钞》作“鸟”。[二十一]“精”下《钞》有“物”字，疑经脱。[二十二]“微数”《钞》误作“崩起”。[二十三]“吏”《钞》误作“使”。[二十四]“裂”《钞》作“刑”。[二十五]《钞》无“与”字。[二十六]“人”下《钞》有“民”字。[二十七]“瓦”《钞》误作“风”。[二十八]“地土”《钞》作“土地”。[二十九]《钞》无“之”字。[三十]《钞》无“声”字。[三十一]《钞》无“人”下七字。[三十二]《钞》无“相”字。[三十三]“贼伤”《钞》作“贼”。[三十四]“天”上《钞》有“夫”字。[三十五]“雒”《钞》作“洛”。[三十六]“出”下《钞》有“矣”字。[三十七]“天”原作“大”，疑误，今依《钞》改。[三十八]“消”上原无“因而”二字，疑脱，今据《钞》补。[三十九]“见”下八字，《钞》作“终日思唯”。[四十]“忽”《钞》作“怠”。[四十一]《钞》无“以”字。[四十二]《钞》无“故”字。[四十三]“居”《钞》误作“民”，“民”下有“养万物”三字。[四十四]《钞》无“无”字。[四十五]“凶”下《钞》有“祸”字。[四十六]《钞》无“者”字。[四十七]“校算”《钞》作“投算”。[四十八]实”下七字，《钞》作“与天意同矣”。

【注释】：

变色：指白昼忽冥之类。 动裂其身：指天崩。 消亡：指在一定期间内不再示警谴告，任从人间业已存在的危险情急继续恶化下去。 星变色：指恒星不发光、流星飞步、彗星出现之类。 三光失度无明：指日蚀、月蚀、五大行星脱离运行轨道之类。动摇：指局部地震之类。 灾生：指宗庙起火、桑谷共生、大石自立之类。 东行：即木行。参《论衡·商虫篇》， 南行：即火行。参《论衡言毒篇》。 西行虎狼杀人：西行，即金行。金行之精为白虎，故语。参《论衡·遭虎篇》， 北行水虫杀人：北行，即水行。水行之精为玄龟，故语。(11)中央行吏民克毒相贼杀人：中央行，即土行。土行为阴阳交合之中和所在。人以中和治，则进退两可，变易无常，故语。克毒，刻毒。克，通“刻”。(12)寒暑小不调：指恒温、恒寒即持续高温或严寒之类。(13)寒暑易位：指季节颠倒。(14)时气无复节度：是说二十四节气错乱。参见《论衡·寒温篇》。(15)精气：此指风、寒、热、湿、燥、火六气。参《素问·五运行大论篇》。(16)数(shuò)起：频繁发生。(17)步：蠕动。(18)空虚无实：指农作物十分不饱满。(19)灾人：指犬崇狐魅之类危害人。(20)微数：暗中屡屡。(21)裂死灭门：是指大兴瘟疫或让吏民生发反心，陷入死界的深渊。参卷 98《神司人守本阴祐诀》。(22)六方：指太岁诸神。参卷 112《有过死谪作河梁诫》。(23)恶毒：指毒气。参卷 37《五事解承负法》。(24)绝理：指毁灭性的惩罚。(25)柱：通“拄”，撑持。(26)阜(fù)：丘陵。(27)天地音声：指自然界的声响。(28)雷电小急声：是指迅雷突起晴空或冬雷之类。(29)霹雳数作：汉俗认为，人拿不洁净的食物让他人食用，必

惹天怒，招雷击杀。详参《论衡·雷虚篇》。(30)更变色：更，迭相。《周易·革卦》爻辞称：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31)多相贼伤：指案件增多直至造反。(32)俱欲正河洛文：是说使河洛文归于本正。正，使正。(33)经会：经，即常规，会即遇合。(34)复以次行：是使节次依序循行。(35)失毛发之间：犹言毫厘不差。(36)校算：校核筹算。

“善哉善哉！愚生已解。今唯明天师既陈法，愿闻其因而消亡意，党开之。”“善哉善哉！子之心也。然，天道乃祐 易教，祐至诚，祐谨顺，祐易晓，祐易敕。将要^{〔一〕} 入君 厚，故教之；不要^{〔二〕}其厚者，不肯教之也。其^{〔三〕}象效，犹若^{〔四〕}人相与亲厚则相^{〔五〕}教示以事；不相与至厚，不肯教示之也。教而不听，忿^{〔六〕}其不以时用其言，故废而置之，不复重教示之也^{〔七〕}。于是灾变^{〔八〕}怪便止^{〔九〕}不复示敕 人也。如是则虽贤圣，聾暗 无知也；聪明 闭塞，天地神抵不肯复谏正^{〔十〕}者也。灾异日增不除，人日衰亡，失其职 矣。

【校勘】：

〔一〕“要”《道典论》作“与”。〔二〕“要”《道典论》作“与”。〔三〕《道典论》无“其”下三字。〔四〕“若”下《道典论》有“世”字。〔五〕《道典论》无“相”字。〔六〕“忿”原作“忽”，疑形近而讹，今依《道典论》改。〔七〕《道典论》无“也”字。〔八〕《道典论》无“变”字。〔九〕“止”原作“心”，疑“止”草书作“心”，转讹为“心”，今依《道典论》改。〔十〕“正”《道典论》误作“止”。

【注释】：

党：通“说”，畅直。 祐：保护救助。 要(yào)：约结。 入君：天子。 厚：指关系深。 象效：是说同类事象和同类结果。 敕：诫。 暗：此指日无所见。 聪明：指对危险情态的掌握与认识。 职：指等级秩序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分工。

天之所祐者，^{〔一〕}祐易教，祐至诚，祐谨顺，祐易晓，祐敕^{〔二〕}。天之于帝王最厚矣，故万般误变 以致之。不听其教，故废而致之，天地神明不肯复谏正也，灾异日增，人民日衰耗，亡失其职。

【校勘】

〔一〕本段为《合校》本附存《太平经钞》文字。〔二〕“敕”上疑脱“易”字。

【注释】

万般误变：指灾异谴告。

故^{〔一〕}古者圣贤^{〔二〕}，旦夕垂拱，能深思虑^{〔三〕}，未尝敢失天心也^{〔四〕}。故能^{〔五〕}父事皇天，母事皇地，兄事日，姊事月，正天文^{〔六〕}，保五行，顺四时，观其进退，以自照正行^{〔七〕}，以深知^{〔八〕}天^{〔九〕}得失也^{〔十〕}。唯天地自守要道，以天保应图书 为大命，故所行者悉得应若神，是乃独深得天意也。比若重规合矩，相对而语也。故神灵为其动摇 也，如逆不肯用其谏正也，乃要 天反与地错，五行四时为其乱逆，不得其理。故所为者不中，因而大凶矣，此之谓也。子宁晓未？”“唯唯。”

【校勘】：

[一]《钞》无“故”字。[二]“圣贤”《钞》作“圣帝明王”。[三]“虑”《钞》作“察”。[四]“未尝敢失天心也”，《钞》改作“天心不放失之”。[五]《钞》无“能”字。[六]“文”原作“父”，疑误，今依《钞》改。[七]“行”上《钞》有“其”字。[八]“以深知”《钞》作“自知”。[九]《钞》无“天”字。[十]“也”《钞》作“矣”。

【注释】：

父事皇天，母事皇地，兄事日，姊事月：父事：象事奉父亲那样来事奉。下三句同此。本讖纬说。《春秋纬·感精符》谓，“圆丘以祭天，方译以祭地，东郊以祭日，西郊以祭月。行：指行为与举措。要道：指近在胸心，做满四海之道。图书：此指《太平经》。大命：指根本所在。动摇：指出助王治。要：要挟，强迫。

“故天地之性，下亦革谏其上，上亦革谏其下，各有所长短，因以相补，然后天道凡万事，各得其所。是故皇天虽神圣，有所短，不若地之所长，故万物受命于天，反养体于地。三光所短，不若火所长；三光虽神且明，不能照幽寝之内，火反照其中。大圣所短，不若贤者所长。人之所短，不若万物之所长。故相谏及下，极小微，则不失道，得天心。故天生凡事，使其时有变革，悉皆以谏正人君，以明至德之符民不可不大慎也。夫天地万物变革，是其语也。”

【注释】：

革谏：革正规谏。《易·革卦》象辞谓：志不相得曰革。幽寝：内室。符：标志。语：对世人的谏言诚语。

“唯唯。皇天师既示晓，愿效于人。”“诺。子详聆吾言，而深思念之。臣有忠善诚信而谏正其上也，君不听用，反欲害之，臣骇，因结舌为瘡，六方闭不通。贤儒又畏事，因而蔽藏；忠信伏匿，真道不得见。君虽圣贤，无所得闻，因而聋盲，无可见奇异也。日以暗昧，君聋臣瘡，其祸不禁；臣昧君盲，奸邪横行；臣瘡君聋，天下不通，善与恶不分别，天灾合同，六极战乱，天下并凶，可不慎乎哉？”“唯唯。”

【注释】：

瘡(yīn)：哑。奇异：此指奇文异策。合同：共发并作之义。战乱：此指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阴阳二气乖逆交斗，乱成一团。

“故古者圣贤重灾变怪，因自以^[-]绳正，故万不失一者^[-]。实乃与要文大道同，举事悉尽忠，无复凶。子重诫之，谨慎吾言。”“唯唯。”“然，夫天高且明，本非一精之功德也；帝王治得天心，非一贤臣之功。今吾之言，但举其纲见始，凡事不可尽书说也，子自深计其意。”“唯唯。”“行去矣，说何极乎？勿复有可问也。”“唯唯。”

右天谏正书诀。

【校勘】：

[一]《道典论》无“以”字。[二]“者”《道典论》作“也”。

【注释】：

重：重视。绳正：指按天意来矫正。要文：指《太平经》这样的道经经文。忠：指信守要文大道。精：指日为阳精，月为阴精等。始：

端点，相初。 极：尽头。

【今译】

大小谏正法

真人叩首而说：“愚生暗昧，实在不明白真道，今日既是为天观览安危吉凶，于是才敢深问真道的秘诀。现世天神地抵天界法度难道也有所规谏革正吗？愿天师教示，开示至道秘旨。”“你之所问，为什么竟那洋玄妙精要而深远呢！”“我谨见人有相规谏革正之事，所以问天也有相规谏革正的吗？”

“好啊！你之所问，业已得到天道真义了。天精业已出现，天神地祇欣悦欢喜。现在将为你详细述说真道重大切要的意旨，今使你能万万世不能忘怀。”

“是是。”

“啊，天若小有规谏则白昼忽冥，大有所谏则天崩身裂，若规谏而不被采纳则在一定时期内不再出现。日月星对小事有所谏则流星飞布彗星出现，大有所谏则发出日蚀月蚀，若规谏而不被采纳则在一定时期内不再出现。地小有所谏则局部地震，大有所谏则上崩地裂，规谏而不被采纳，则在一定时期内不再出现。五行小谏则灾生，大谏则发生向东行虫杀人，向南行毒杀人，向西行虎狼杀人，向北行玄龟杀人，向中央行则官吏百姓刻毒相互残杀人，规谏不被采纳则在一定时期内不再出现。四时小有所谏则寒暑气候稍有不调和，大谏则寒暑季节错位颠倒，二十四节气错乱，规谏不被采纳，在一定时期内不再出现。上下四方风寒热湿燥火六气共同小有所规谏，动乱又频繁发生。其中发生虫灾，有的飞行有的蠕动，多云多风却不下雨，农作物空虚不饱满；大规谏水灾旱灾没有正常的节度，虐杀残伤致死万物百姓；规谏不被采纳，在一定时期内不再出现。飞步马兽小谏，则作灾于人类；大谏则乌兽吃人，蝗虫大肆泛滥；规谏不被采纳，则在一定时期内不再出现。鬼神之精小谏，暗中屡屡残伤官吏百姓；大谏，则大兴瘟疫让吏民生发反心陷入死罪深渊；规谏不被采纳，则在一定时期内不再出现。太岁诸神小谏，风雨乱发狂，和毒气一起行伤于人；大谏，则横加毁灭性的惩罚，瓦石飞起，地土上撑皇天，破坏室屋，动震山陵；规谏而被采纳，则在一定时期内不再出现。自然界声响小谏，迅雷突起晴空；大谏，人多相互污恶，招惹天怒霹雳屡作；规谏不被采纳，则在一定时期内不再出现。官吏百姓小谏，迭相改变神色；大谏，多相残伤；规谏不被采纳，则在一定时期内不再出现。天地六方八极大谏，使河洛文归于本正之位，出示天之明证，天下祥瑞兆应之书出现，用以规谏革正帝王，天下人莫不响应；规谏不被采纳，则在一定时期内不再出现。上天真道常规与遇合都应运用，又按序循序。所以古代圣贤处理事情，往往只论思其意，不敢懈怠轻忽，毫厘不差，以见微而知著，所以不违失皇天之心，所以能存留身形，安定居处，没有忧患，没有危亡。凶事不得来，谋事校核筹算，实在是与天之心意相同。”

“好啊好啊！愚生业已领悟。今天承蒙明达天师既已陈述法度，愿听在一定时期内不再出现之意，加以畅直开示。”“好啊好啊！你的心意。好，天道是保护救助容易教化，保护救助至为真诚，保护救助恭谨顺良，保护救助容易领悟，保护救助容易教示之人的。即将约结帝王关系深厚，所以加以教示；不约结帝王关系深厚，不肯加教示。同类事象之结果，犹如人相互亲近深厚，则以事相教示；若干相互亲近深厚，则不肯加教示。教示但不听，

恼怒他不因时而任用其言，所以加以废止而已，不再重复教示，由是灾变怪乱便止息，不再开导训示于人。如此，则即便贤圣，也会聋暗无知。对危情险态缺乏认识，天神地祇不肯再加规谏革正，灾异日渐增益而不得解除，人日渐衰败死亡，违失其所职。

天所保护救助的，是保护救助容易教化，至为真诚、恭谨顺良、容易领悟、教示之人。天和帝王之交甚为深厚，所以用灾异谴告来加以警示。不听从其警示，所以废止警示，天地神明不肯再加以规谏革正，灾异日渐增益，百姓日渐衰败耗竭，皆失其职事。

所以古代圣贤，从早到晚整日垂衣拱手而治，是因为他们能深思熟虑，未曾敢违失天心。所以能象事奉父亲那样事奉皇天，象事奉母亲那样事奉皇地，象事奉兄长那样事奉太阳，象事奉姊妹那样事奉月亮，校正天文，保持五行，顺遂四时，观察其进退变化，用来自我对照行为举止，因为深刻知晓天之得失之故。只有天地自己执守要道，以天保应图书为根本所在，所以所行都能符验如神。这是独深得天意，犹如合乎规矩方圆，是相对待而说。所以神灵因为他而出助王治。若违逆其道不肯采纳规谏革正，则强迫天和地行反而相错，五行四时因而违乱背逆，不得其理治，所以所作所为不相符合，因而大凶，就是说的这种情形。你竟然知道吗？”“是是”。

“所以天地固有属性，下也革正规谏其上，上也革正规谏其下，各有长短，由此而相互补充，这样之后天道大凡万事各得其所。因此皇天虽然神圣，也有短处，不如地之长处，所以万物接受天命于天，而养育身形于地。日月星之短处，不如火之长处；日月星虽然神圣而明耀，却不能朗照于内室之中，而火却能照明于其中。大圣之短处，不如贤者之长处。人之短处，不如万物之长处。所以相互规谏以至于下，尽于极小极微，则不背离真道，得天心。所以天生万事，使它们因时变革，都一一用来规谏革正帝王，用以作为烛明最盛明德行的标志，不能不严格谨慎。天地万物变革，这是它对世人的谏言诫语。”

“是是。皇天之师既已开示晓喻，愿效核于人。”“好。你仔细聆听我讲，并且深刻地加以领会。臣民有忠诚良善真诚信用规谏革正于君王，但帝王不听不用，反想加害于他，臣民害怕了，因而结舌而装聋作哑，天地六方闭塞不通达。贤明之儒士又胆小怕事，因而隐蔽藏匿；忠诚信用之人隐伏藏匿，真道不能得以出现。帝王虽然圣明贤达，无从得听，因而象聋人盲人一样，不能看到奇文奇策。日渐昏暗愚昧，帝王如聋子臣民象哑巴，灾祸也就不能抑制；臣民愚昧帝王如瞎子，则奸诈邪僻泛滥；臣民如哑巴帝王象聋子，天下否塞不通达，善与恶无从分辨，天灾共发并作，天地六极乖逆交斗乱成一团，天下充满凶险，能不慎慎从事吗？”“是是。”

“所以古代圣贤重视灾变怪异，由此而自己按天意来矫正，所以万元一失，实际上是与《太平经》这样的要典大道相同，撮举事类都完全信守要典大道，不再有凶灾。你要重视我对你的告诫，谨慎地遵循我的话。”“是是。”

“啊，天高远而明亮，本不是仅仅一种精气的功德；帝王平治天下得天心，也不是仅仅一位贤臣的功劳。今日我所说，只是撮举其纲要以见其端始，大几事象不能完全书记口说，你自己要深刻地琢磨真道妙旨。”“是是。”“去吧，说怎么会有尽头呢？不再有可问之事了。”“是是。”

上述天规谏革正书诀。

【评析】

本部依据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谴告灾异说，进行道教化的改造与发挥，极言天谴的种种表现及谏而不从的危险后果，以使帝王执守《太平经》真经大道。

篇中列举了天谏、日月星之谏、地谏、五行谏、四时谏、六方精气谏、飞步鸟兽谏、鬼神之神谏、六方谏、天地音声谏、吏民谏、天地六方八极谏，以及“谏而不从”的后果。其理论依据则是“天地之性，

下亦革谏其上，上亦革谏其下，各有所长短，因以相补，然后天道凡万事，各行其所”。皇天、三光、大圣有所长，亦各有所短。所以“天生凡物”，通过“天地万物变革”的特殊语言来“谏正人君”，帝王“不可不大慎”。否则，若“臣有忠善诚信而谏其上也，君不听用，反欲害之”，最终会导致“臣昧君盲”、“君聋臣暗”，“天下不通，善与恶不别，天灾合同，六极战乱，天下并凶。”解除此凶灾而使君道常正的方法，一是效仿“古者圣贤”，一则是谨守《太平经》所说的“要言大道”。并以“天有五枯”即佑易教、至诚、谨顺、易晓、易敕以及天与帝王独相交厚来劝诱帝王执守善道。表明了作者迫切希望变革东汉末年乱治现实的政治愿望。

卷四十四 丙部之十

案书明刑德法第六十

真人 纯谨敬拜，“纯今所问，必且为过责甚深。吾归思师书言，悉是也，无以易之也。但小子愚且蒙，惛悒 不知明师皇天神人，于何取是法象。今怪师言积大□□，愿师既哀怜，示其天证阴阳之诀、神祇之卜要效。今且不思，心中大烦乱，所言必触师之忌讳，又欲言不能自禁绝，唯天师虽非之，愿以天之明证法示教，使可万万世传，昭然无疑，比若日中之明也，终始不可易而去也。”

“然，子固固 不信吾言邪？子自若未善开通，知天心意也。子自若愚乎？愈 于俗人无几耳。以为吾言可犯⁽¹¹⁾也，犯者乱矣，逆者败矣。吾且与子语，皆已案考⁽¹²⁾于天文，合于阴阳之大诀⁽¹³⁾乃后言也。子来者为天问事，吾者为天传言制法，非敢苟空伪言佞语也⁽¹⁴⁾。子生积岁月日幸不少⁽¹⁵⁾，独不见扰扰⁽¹⁶⁾万物之属，悉尽随德而居，而反避刑气邪？此者，纯^{〔一〕}皇天之明要证也，所以严^{〔二〕}敕人君之治、得失之效也^{〔三〕}。”“唯^{〔四〕}唯。”今若且觉而未觉，愿重问其教戒。”

【校勘】

〔一〕《钞》无“此者纯”三字。〔二〕“严”《钞》作“明”。〔三〕《钞》无“也”字。〔四〕《钞》无“唯”下十六字。

〔注释〕

纯：真人名。 是：正确。 易：代替。 惛：诚挚；悒，忧郁不安。

明师皇太神人：对天神的敬称。 诀：秘决定论。 非：责怪。 日中：人阳最高时。 固固：鄙陋，蒙昧。 愈：超过。(11)犯：冒犯。(12)考察：验证察考。(13)大诀：根本性的决断；后言，背后的诽议。(14)佞：邪。(15)此句是说在世多年。(16)扰扰：纷纭貌。

“然，夫刑德者，天地阴阳神治之明效也^{〔一〕}，为万物人民之^{〔二〕}法度。故十一月大德在初九，居地下 德时在室中，故内有气，万物归之也^{〔三〕}。时刑阳^{〔四〕}在上六，在四远野^{〔五〕}，故外无气而清^{〔六〕}也，外空万物，士众皆归王德，随之入黄泉之下。十二月德在九二，之时 在丑 居土之中⁽¹¹⁾而未出达⁽¹²⁾。时德在明堂⁽¹³⁾。万物随德而上，未敢出现⁽¹⁴⁾，上有刑⁽¹⁵⁾也。正月寅⁽¹⁶⁾，德在九三⁽¹⁷⁾，万物莫不随盛德乐⁽¹⁸⁾〔七〕于天^{〔八〕}地而生⁽¹⁹⁾，时德居庭⁽²⁰⁾。二月德在九四⁽²¹⁾，在卯⁽²²⁾。已去地⁽²³⁾，未及天，滴⁽²⁴⁾〔九〕在界上⁽²⁵⁾，德在门⁽²⁶⁾，故万物悉乐出窥于门也^{〔十〕}。三月盛德在九五⁽²⁷⁾，辰，⁽²⁸⁾上及天之中，盛德时在外道巷⁽²⁹⁾，故万物皆出居外也。四月巳⁽³⁰⁾，德在上九⁽³¹⁾，到于六远八境⁽³²⁾，盛德八方，善气阳气莫不响应相^{〔十一〕}生。扰扰^{〔十二〕}之属，去⁽³³⁾内^{〔十三〕}室之野处，时刑在万物之根，居内室，故^{〔十四〕}下空^{〔十五〕}无物，而上茂盛也，莫不乐从德而^{〔十六〕}为治也。是治以德之^{〔十六〕}大明效也^{〔十八〕}。”

“今谨已闻用德，愿^{〔十九〕}闻用刑。”“然，五月刑在初六⁽³⁴⁾，在午⁽³⁵⁾，地下，下内清⁽³⁶⁾〔二十〕无气，地下空⁽³⁷⁾。时刑在室^{〔二十一〕}中，内无物，皆居外。六月刑居六二⁽³⁸⁾，在未⁽³⁹⁾，居土之中，未出达也。时刑在堂^{〔二十二〕}，时刑气在内，德气在外，扰扰之属莫不乐露其身，归盛德者^{〔二十三〕}也。

【校勘】

[一]《钞》无“也”字。[二]《钞》无“之”字。[三]《钞》无“也”字。[四]刑，’《钞》讹“形”。[五]《钞》无“远”字。[六]“清”《钞》讹“消”。[七]“閤”《钞》作“阅”。[八]《钞》无“天”字。[九]“谪”《钞》作“适”。[十]“皆”《钞》作“悉”[十一]“相”《钞》在上文“应”字之上，慢系传写失次。[十二]“扰扰”《钞》在“生”字之前。[十三]“内”《钞》讹“四”。[十四]《钞》无“故”字。[十五]“空”《钞》误作“室”。[十六]《钞》无“而”字。[十七]《钞》无“之”字。[十八]《钞》无“也”字。[十九]“愿”《钞》作“未”。[二十]《钞》无“清”字。[二十一]“室”《钞》讹“空”。[二十二]“堂”上《钞》有“明”字。[二十三]《钞》无“者”字。

【注释】

神治：神妙之治。 法度：不可违背的准则。 初九：乾卦第一爻。支是卦形的基本构成单位，用“一”和“——”两种符号来标示。“一”象征阳性，称阳爻，以奇数“九”作代称。“——”象征阴性，称阴爻，以偶数“六”作代称。卦形由六爻组成，自下而上排列第一至第六，其顺序用“初、二、三、四、五、六”各字来表示。初九，在这里象征阳气初生阶段。阳气初生则阴气极盛，阴极而生阳。 居地下：此句是说阴气潜伏地下滋生万物，德亦随而从之。 室中：又称内室，是阴阳家为显现刑、德升降之势所取用的术语之一，表示最初的居留处所，纯系喻意，比喻初起情形。这种猎喻武的术语，本篇共有七个，源于《淮南子·天文训》。 气：指施生之气。 时：谓农历十一月。十一月为冬至所在，于月建称建子，即北斗星斗柄指向正北月份。属于阴阳更始的起点；上六，坤卦第六爻，这里象征阴气极盛阶段。 四远野：与“室中”相对，是阴阳家所区定的刑德居留处所之七，喻指最高情形。 九二：乾卦第二爻，这里象征阳气形成阶段，阳气形成，则阴气由极盛初降。 丑：十二地支第二位。这里指月建，即北斗星斗柄指向东北的建丑之月。(11)居土之中：是说阳气由黄泉上升到地层中部，德亦随而从之。(12)出达：冒出地面。(13)明堂：阴阳象所区定的刑德居留处所之二，在“室中”之上，喻指上升情形。(14)见：现。(15)十二月德在明堂，则刑由四远野收缩到另一居所六远八境，仍有很强成势，故万物不放出现。(16)寅：十二地支第二位，这里指月建，即北斗星斗柄指向偏东北方向的建寅之月。(17)九二：乾卦第三爻，这里象征阳气跃动阶段。阳气在地层上部跃动，则阴气在空间继续降退。(18)閤：同窥；生，生出地面。(19)庭：阴阳家所区定的刑德居留处所之三，在“明堂”之上，喻指移进情形。正月德居庭，则刑由六远八境收缩到另一居所道巷。(20)九四：乾卦第四爻，这里象征阴气上升阶段。(21)卯：十二地支第四位，这里指月建，即北斗星斗柄指向正东方的建卯之月，此月为春分所在。(22)阳气已出地面。(23)谪：适。(24)界上：指阳气和阴气的交会之处。(25)门：阴阳象所区定的刑德居留处之四，介于“庭”和“外道巷之间”，喻指平衡对等情形，是居内与居外的分界线。(26)九五：乾卦倒数第五爻。这里象征阳气升达阶段。阳气升达，刚阴气衰微。(27)辰，十二地支第五位。这里指月建，即北斗星斗柄指向偏东南方向的建辰之月。(28)外道巷，阴阳家所区定的刑德居留处所之五，喻指延伸情形。(29)巳：十二地支第六位，这里指月建，即北斗星斗柄指向东南的建巳之月。(30)上九：乾卦第六爻。这里象征阳气大盛阶段。(31)六远

八境：阴阳家所区定的刑德居留处所之六，喻指扩散情形。(32)去：到。(33)初六：坤卦第一爻。这里象征阴气初生阶段。阴气初生则阳气极盛，阳极而生阴。(34)午：十二地支第七位。这里指月建，即北斗星斗柄指向正南方的建午之月。此月为夏至所在。(35)清：枯寂。(36)以上三句，是发挥董仲舒阴常积于空虚不用之处的观点而立说，故有下文的诸种描述。(37)六二：坤卦第二爻。这里象征阴气形成阶段，阴气形成，则阳气由极盛而初降。(38)未：十二地支第八位。这里指月建，即北斗星斗柄指向西南的建未之月。

七月刑在^{〔一〕}六三，申之时，刑在庭，万物未敢入，固固乐居外。八月刑在六四，酉，时上^{〔二〕}未及天界，时德在门，万物俱乐，闾于门，乐入随德而还反也。九月刑在六五，在戌，上及天^{〔三〕}中。时刑在道巷，万物莫不且^{〔四〕}死困^{〔五〕}，随德入藏，故内日兴，外者空亡。十月刑在上六民亥。时刑及六远八境四野，万物扰扰之属，莫不入藏逃，随德行，到于明堂，鼓行^{〔六〕}自怀居内^{〔11〕}，野外空无士众，是非^{〔12〕}好用刑罚者见从^{〔七〕}去^{〔13〕}邪哉^{〔14〕}？

〔校勘〕

〔一〕《钞》脱“在”字。〔二〕“上”《钞》作“尚”，上尚古通。〔三〕《钞》无“天”字。〔四〕“且”《钞》讹作“旦”。〔五〕“困”《钞》讹作“因”。〔六〕“行”下《钞》有“之”之类？二字。〔七〕“从”《钞》作“徒”。〔八〕《钞》元“去”字。

〔注释〕

六三：坤卦第三爻。这里象征阴气跃动阶段。申：十二地支第九位，这里指月建，即北斗星斗柄指向偏西方向的建申之月。六四：坤卦第四爻，这里象征阴气跃动阶段。酉：十二地支第十位，这里指月建，即北斗星斗柄指向正西方的建酉之月。此月为秋分所在。此句不言刑在门而言德在门，盖缘崇德贱刑之故。反：返。六五：坤卦第五支，这里象征阴气升达阳气衰微。戌：十二地支第十一位。这里指月建，即北斗星斗柄指向西北方向的建戌之月。上六：坤卦第六支，这里次征阴气大盛阶段。阴气大盛，则阳气退伙。亥：十二地支最末位。这里指月建，即北斗星斗柄指向西北方的建亥之月。(11)跂行，泛指用脚行走的动物；自怀居内：指开始冬眠。(12)是非：这难道不是。(13)见从去：万物和士众招随离去；从，前后跟随。(14)邪哉：疑问词连用，表示强调语气。

但意欲^{〔一〕}内怀以刑，治其士众，辄曰为其^{〔二〕}衰少也。故五^{〔三〕}月内怀一刑，一群众叛；六月内怀二刑，二群众叛；七月内怀三刑，三群众叛；八月内怀四刑，四群众叛；九月内怀五刑，五群众叛；十月内怀六刑，六^{〔四〕}群众叛，故外悉无物，皆逃于内，是明证效也。故以^{〔五〕}刑治者，外恭谨而内叛，故士众日少也。是故十一月内怀一德，一群众从^{〔六〕}；十二月内怀二德，二群众从^{〔七〕}；正月内怀三德，三群众从^{〔八〕}；二月内怀四德，四方^{〔九〕}群众从^{〔十〕}；三月内怀五阳盛德，五群众^{〔十一〕}贤者入从；四月内怀^{〔十二〕}六德，万物并出见，莫不扰扰，中外归之，此天明^{〔十三〕}法效也。

【校勘】

〔一〕《钞》无“欲”字。〔二〕《钞》无“其”字。〔三〕《钞》无“故”字。〔四〕“六”下《钞》有“方”字。〔五〕《钞》无“以”字。〔六〕〔七〕〔八〕

《钞》皆无“从”字。[九]《钞》无“方”字。[十]《钞》无“从”字。[十一]《钞》无“众”字。[十二]《钞》无“怀”字。[十三]“明”下《钞》有“堂”字。

【注释】

但：只要。 辄：就，日：一天天。

二月八月，德与刑相半，故二月物半伤于寒，八月物亦半伤于寒；二月之时，德欲出其士众于门，刑欲内其士众于门，俱在界上，故二月八月万物刑德适相逢，生死相半，故半伤也。子今乐知天地之常法，阴阳之明证，此即是也。夫刑乃日伤杀，厌畏之，而不得众力，反曰无人；德乃舒缓日生，无刑罚而不畏万物，反曰降服，悉归玉之，助其为治，即是天之明证，昭然不疑也。今人不威畏不可治，奈何乎哉？”然，古者圣人君子，威人以道与德，不以筋力刑罚也。不乐为善德，劣者反欲以刑罚威惊以助治，犹见去也。夫刑但可以遗穷解卸，不足以生万物，明扰扰之属为其长也。今使人不内附，反欺诈，其大咎在此。二月八月^[-]，德与刑相半，故万物半伤于寒。夫刑日伤杀，厌畏之，而不得众力。古者圣人威人以道德，不以筋力刑罚也。

【校勘】

[一]此段是附存以资参考的《太平经钞》文字

【注释】

二月为春分所在，八月为秋分所在，阴阳二气均等，日夜时间平分，所以出此语。语本《淮南子·天文训》。内：纳。王：尊从。筋力：暴力。见去：民众被逼而叛离。遗穷：指落下众叛亲离的恶果；解卸，解除一时的压力。长：支配性的力量，大咎：大祸患，大过错。

今子比连时来学，问事虽众，多畜积文，则未能纯信吾书言龙，得此宁解未哉？”纯稽首敬拜，“有过甚大，负于明师神人之言，内惭流汗；但愚小薄至贱，学日虽多，心顿不能究达明师之言，故敢不反复问之！甚大不谦，久为师忧不也。”

“但为子学未精耳，可慎之。天乃为人垂象作法，为帝王立教令，可仪以治，万不失一也。子欲知其意，正此也，治不惟此法，常使天慢慢，忿忿不解，故多凶灾。子戒之！天将兴之者，取象于德；将衰败者，取法于刑，此之谓也。吾之言，谨与天地阴阳合其规矩，顺天地之理，为天明言，纪用教令以示子也。吾之言，正若锋矢无异也，顺之则日兴，反之则令自穷也。天法神哉神哉！是故夫古者神人、真人、大圣所以能深制法度，为帝王作规矩者，皆见天文之要⁽¹¹⁾，乃独内明于阴阳之意，乃后随天地可为以治，与神明合其心，观视其可为也，故其治万不失一也。”

为垂象作法^[-]，为帝王立教令，可仪以治。王道将兴，取象于德；王道将衰，取象于刑。夫为帝王制法度，先明天意，内明阴阳之道，即太平至矣。

【校勘】

[一]此段是附存的以资参考的《太平经钞》文字。

【注释】

比：近来。此句是说绝大多数都仅仅为了积累一些道经经文。宁：竟。顿：迟顿。究达：彻底领悟。不也：下不为例了。垂象：垂示

兆象。 仪：奉为准则。 纪用：纲纪汰式。 神：神验。(11)要：妥领；纲要。

今愚吏人民，以为天法可妄犯也，自恣不以法度，故多乱其君治也，大咎在此也。今子得书，何不详结心意，丁宁 思之？幽室闲处，念天之行，乃可以传天之教，以示敕愚人，以助帝玉为法度也。将举刑用之，当深念刑罚之所居，皆见从 去，寂然无士众独处，故冬刑在四野无人，万物悉叛之内藏，避之甚。夏刑在内，万物悉出归德，地下室内中空，刑寂然独居，皆随德到野处。德在外，则万物归外；德在幽空，则物归内。”

“天刑 其威极盛，幸能厌 服人民万物，何故反不能拘制 其士众，独不怪斯 那广“明 刑不可轻妄用，伤一正气，天气乱；伤一顺气，地气逆；伤一儒，众儒亡；伤一贤，众贤藏，凡事皆有所动摇。故古者圣人、圣王、帝主，乃深见是天戒书，故畏之不敢妄为也，恐不得天心，不能安其身也。上皇天德 之人，乃独深见道德之明效也，不厌固，不畏骇，而士众归之附之，故守道以自全，守德不敢失之也。

子得吾书诵读之，而心有疑者，常以此书一卷，自近旦夕常案⁽¹¹⁾视之，以为明戒证效，乃且得天心意也。违此者，已与天反矣。是犹《易》之乾坤，不可反也⁽¹²⁾；犹六甲⁽¹³⁾之运，不可易也；犹五行固法，⁽¹⁴⁾不可失也；犹日月之明，不可掩盖也；犹若君居上，臣在下，故不可乱也。”

此所以明天地阴阳之治，有好行德者。或有愚人反好刑；宜常观视此书，以解迷惑。务教人为善儒，守道与德，思退刑罚，吾书口回正天法度也。夫为道德易乎？为刑罚难乎？爱之则日多，威之反日无也。子疾去矣，为天传吾书，毋疑也。吾书言不负于天地六合⁽¹⁵⁾之扰扰也。”

【注释】

丁宁：叮咛，此处为反复的意思。 从：相随。 大刑：肃杀之气。

幸：希望。 拘制：拘禁控制。 斯：此，这。 明：表明。 亡：逃亡。

上皇：第一。 厌固：指强胜弱，上凌下。(11)旦：早晨；案：考察。(12)乾为阳，为大；坤为阴，为地，尊卑位定，故日不可反。反，颠倒。(13)六甲：六旬之首，即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十大干与十二地支依次组合为六十单位即六十数子，周而复始，用以标示岁月推移。(14)五行固法：指五行相生和五行相胜。即木生火，人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15)六合：指上下四方。

“唯唯。诚归思过，惟论上下，不敢失一也。”“行，戒 之慎之。子不能分别详思吾书意，但观天地阴阳之大部 也。从春分到秋分，德居外民万物莫不出归王外，蛰虫出穴，人民出室；从秋分至春分，德在内，万物莫不归王内，蛰藏之物悉入穴，人民入室，是以德治之明效也。从秋分至春分，刑在内治，万物皆从出至外，内空，寂然独居；从春分至秋分，刑居外治外民无物无气，空无士众，悉入从德；是者明刑不可以治之证也。

故德者与天并心同力，故阳出亦出，阳入亦入；刑与地并力同心，故阴出亦出，阴入亦入。德者与生气同力，故生气出亦出，人亦入；刑与杀气同力，故杀气出亦出，入亦入。德与天上行 同列，刑与地下行 同列。德常与实者同处，刑与空无物同处。德常与兴同处，故外兴则出，内兴则入，故冬人夏出；刑与衰死气同处，故冬出而夏入，死气者清，故所居而清也。

故德与帝王同气，故外王则出阴，内玉则入刑⁽¹¹⁾；刑与小人同位，故所居而无士众也。物所归者，积帝王德，常见归，故称帝王也。刑未尝与物同处，无士众，故不得称君子。是故古者圣人独深思虑，观天地阴阳所为，以为师法，知其大口口万不失一，故不敢犯之也，是正天地之明证也，可不洋计乎？可不慎哉？自然法也，不以故人也⁽¹²⁾，是天地之常行也。今悉以告子矣。子宜反复深思其意，动作毋自易⁽¹³⁾。”

“唯唯，不敢负。”“行，吾已悉传付真法语于子，吾忧解矣。为天除咎⁽¹⁴⁾，以敕⁽¹⁵⁾至德，以兴王者，子毋敢绝⁽¹⁶⁾，且蒙其害。”“唯唯。”右案天法、以明古今前后、治者所好得失诀⁽¹⁷⁾。

[注释]

戒：防备、警惕。大部：这里指主要界标。居外：即由门→外道巷→六远八境→四远野→六远八境→外道巷→门。在内：即由门→庭→明堂→空中→明堂→庭→门。内治、循环路线在内。治外循环路线在外。上行：往上升。下行：往下降。清：枯寂。外王：指正统天子执政，占统叙地位。出阴：排斥后宫内宦努力。(11)内王；指女王临朝称制；入刑：指陷入刑杀状态中。(12)古以德合大地者，称之为帝，德合仁义者，称之为王，由此应别优劣。(13)以：因；故入：熟人。(14)易：轻慢，草率。(15)咎：凶。(16)敕：正。(17)绝，擅自不传。(18)好：指奉行的治国指导思想。此句是对全篇主旨的概括说明。

【今译】

案书明刑槽法

真人纯恭敬叩拜，说：“我今日所问的都是一些极深奥的问题。我认为天师所说的道理都是正确的，没有谁能超过。鄙人愚顿且蒙昧，现在诚恳，悒郁地面对天神，思考者如何夫学习法则拟象。今惊奇地发现天师所说的“积大（原文缺），愿天师哀怜小子无知，向我传授阴阳秘诀以及天神地神最重要的灵验。我百思不得其解，心中极为烦乱，所说的话必会触犯天师的忌讳，可想说乃至无法禁住，虽然天师会责怪我，但愿上天明证示教，使我们所说的道理明白无误地流传万世。就像如日中天，永远不会消失。

“对啊，你不是一直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吗？你还是没有真正地开窍，没有理解上天的意志。你仍然十分愚昧！比一般的俗人还要愚昧。你以为我的话可以随便冒犯吗？冒犯者将会遭到祸乱，违反者将会失败。而且我与你说的道理，都已在天象中得到验证察考。并于阴阳的根本性决断相合。不会再有人背后议论。你来是讨教上天的事情，我是为上天传播真理，制定法规，定不胡言乱语。

你活了这么大岁数，经历的事情不少，可偏偏弄不清纷坛繁杂的大千世界。这是不是随德而居，躲避克杀之气做法？这样做，纯粹是为皇天做鲜明切要的证据。所以要严行人君之治。这才是政治成败的关键。“是。”“今日听您一番教诲，似明白又不明白，我想再向您请教。”

“行啊，刑德是天地阴阳神妙之治显明的效验，是天下不可违背的准则，所以十一月大德在初九，阳气潜伏于地下滋生万物，德亦随而从之。德在室中，故会有施生之气，此时万物归附。十一月冬至，刑在坤卦倒数第六爻，是阴气极盛之时，位于最高最远之地，野外无气枯寂，士众归附，王德随之

入黄泉之下。十二月德在九二，这是乾坤卦倒数第二爻。此时阳气形成，阴气由极盛而渐衰。这时是十二地支中的丑时，阳气渐渐由黄泉上升到地层中部，德亦而随随之，但尚未冒出地面。万物随德而上，但终究不敢出现在地面。因地面有克杀之气。正月位于寅，是十二地支的第三位。德在九三，即乾卦倒数第三卦，阳气向上跃动，阴气在空间继续降退，万物随着盛德的升跃欣喜地开始窥视大地，德在“庭”，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二月德在九四，即乾卦倒数第四爻。阳气继续上腾，阴气降下，此时是卯，十二地支的第四位，阳气冒出地面，德亦随而从之，但尚未入天，恰恰在阳气与阴气交会之处，德位于“门”，在居内与居外的分界线上，与刑处在界线上窥看纷繁的世界。三月盛德在九五，即为乾卦倒数第五爻，是阳气升达阶段，而阴气衰微，丁巳为辰时，十二地支第五位。阳气上达天之中，盛德延伸，万物出于居外。四月巳，十二地支的第六位，德在上九，即乾卦倒数第六爻，此时阳气大盛，阴气退伏，阳气呈扩散状态，远被八方，善气阳气相辅相生，纷繁的万物，从内室涌出，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这时刑位于万物的基部，居内室，阳进阴退，德升阴降的周期运动完成。此时德显现出明显的效应。”

“今以恭敬的态度学习了德内容。现在想学习关于刑的知识。”“可以，五月刑在初六，是坤卦倒数第一爻。此时为阴气初生阶段，阴气初生而阳气极盛。在午时，即十二地支第七位，地下枯寂，尚无施生之气。空荡无物。刑位于室中，德居四远野，万物在户外，六月刑居六上，即为坤卦倒数第二爻，阴气进入形成阶段，阳气由极盛而初降。此为未时，即十二地支第八位，居土之中，尚未通达。此时刑在明堂，德由四远野迟居六远八境，克杀之气在内，德气在外，纷繁的万物欣喜地暴路自身，归属盛德之气。七月刑在六三，即坤卦倒数第三爻，阴气在地层上部跃动，阳气在空间继续降退。此为申时，十二地支第九位，刑在庭，德由六远八境退居道巷，万物不敢入，一如既往地乐居在外。八月刑在六四，即坤卦倒数第四爻，阴气上腾，阳气降下。此为酉时，十二地支第十位。刑还没有到达阴阳交会之点，德在门，万物欣喜地在门处窥视，随德而返。九月刑在六五，即坤卦倒数第五爻，阴气升达，阳气衰微。此为戌时，十二地支第十一位。刑上及天中，居道巷，万物处于困死境地，随德入藏，因则内室日兴，外者空无。十月刑在上六，即坤卦倒数第六爻，阴气大盛，阳气退伏。此为亥时，十二地支最末位。刑延及六远八境四野，纷繁的万物均四处逃藏，随德行至于明堂。用脚行走的动物开始冬眠，野外空空如也，至此阴进阳退，刑升德降的周期运动过程宣告完结，德刑将开始新一轮循环。这场周期运动难道不是用刑罚作标准而使万物和士众相随而去的吗？

只要内心想着刑的存在，并以此治理士众，衰败会一天天减少。因而五月内有一刑，一方群众叛；六月内怀二刑，二方群众叛；七月内怀三刑，三方群众叛；八月内怀四刑，四方群众叛；九月内怀五刑，五方群众叛；十月内怀六刑，六方群众叛；因而外皆无物，万物逃于内，这是明显的证明效验。所以刑治，外表看起来恭谨，但有内叛，士众日少。因而又必须要十一月内怀一德，一方群众入从；十二月内怀二德，二方群众入从；正月内怀三德，三方群众入从；二月内怀四德，四方群众入从；三月内怀五阳盛德，五方群众贤者入从；四月内怀六德，万物出现，纷坛繁盛，中外归属，这也是上天作出的明显的效验。

二月八月，德与刑相半，所以二月有半物伤于寒，八月也有半物伤于寒；

二月份，德想把士众赶出门外，所以二月八月，万物刑德相逢，生死各半，双方均是半伤。你今日喜知天地运行的规律” 阴阳的明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刑一天天伤杀万物，万物受压抑而惧怕它，因而不得众力，可刑反说无人；德一天天滋生，没有刑罚，没有万物的惧怕，反而万物降服、遵从，并助德为治，这也是上天的明证，明明白白，不必怀疑。

“今天众人畏权势，不好治理，有什么办法吗？”’ 古时候的圣人君子以道德治理天下，而不用暴力刑罚来对待天下。如果不善于用善德治理，坏人就趁机以刑罚暴政来对待天下。这样，民众被逼而叛离。刑尽管解除了一时的压力，但落得个众叛亲离的恶果。这样做，不足以使社会发展，而且动乱之因素将成为支配性的力量。今使人不内附，反而欺诈，大祸患在此。

二月八月，德与刑各半，所以口口万物有一半被寒所伤。刑一天天伤杀万物，万物受压而恐怕刑，刑不得众力。古时候圣人以道德的威严治理天下，而不使用暴力刑罚。

近日你连续不断的学习，提的问题很多，但大多数问题都仅仅是为了积累一些道经经文，并没有真正相信我所说的话。你学了这些还是没有全盘理解啊。”

纯叩头恭敬相拜，说：“我的过失大重，有负于明师神人的教训，内心惭愧而流汗。虽然鄙人愚昧德少以至下贱，但还是从您这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可是我迟顿而不能彻底领悟明师的教诲，所以不得不再次请教！这是极不谦恭的举措，长时间给您添麻烦了，下不为例吧。”

“你向学但未精通，可要谨慎。上天为人重示兆象，为帝王立教令，这些可奉为治理天下的准则，千万不可失去机遇啊。你想学习的内容，正在这里。如果治理天下不依据这种方法，常会使上天忧闷不乐，不高兴，不理解，就会发生凶灾。你要警戒啊。上天将兴旺的时候，取象于德；将衰败的时候，取法于刑，这就是我要说的内容。我说的话，只是与天地阴阳的规矩相合，顺应天地之理，为上天明言纲纪法式教令，以来证明道理。我的话，正象锋利的箭头，顺从会一天天兴旺，违反则会衰亡，天法神验啊！所以古时候的神人、真人、大圣都能深知法度，为帝王制定规矩，并在天文纲要中体现出来。他们还深谙阴阳之道，随天地运动以治理天下，与神明相合，观察他们的作为，就知道他们所做的会万元一失。”

为垂示兆象制法，为帝王立教令，可用准则来治理天下。王道将兴旺，取象于德；王道将衰败，取象于刑。为帝王制汉度，要先理解天意，深谙阴阳之道，这样天下就会太平了。

“今愚昧的官吏对待人民，认为天法可以冒犯，放纵而不遵守法度，因而多给君王添乱子，大错即在此。今日你得书，为何不详细解说其意，反复思考呢？在幽室闲处，思索上天的行为，就可以传上天之教，以向愚人证明，以帮助帝王维持法度。将要用刑之时，一定要明确刑罚所处的位子，才能顺其自然。寂静之中无士众存在，所以冬刑处在没有人迹的四野，万物相叛而藏匿，以避灾害。夏刑在内，万物悉出归德，地下室内全空，刑寂然独居，随德到野处。德在外，万物在外；德在幽室，万物归内。”

“天刑的威严到达极盛，希望能压服人民万物，为何反不能拘禁控制士众，这不是怪事吗？”“这表明刑不可滥用。伤一正气，天气将乱；伤一顺气，地气逆反；伤一儒，众儒逃亡；伤一贤，众贤藏，凡事都会动摇。所以古时候的圣人、圣主、帝王都深深懂得上天的戒律，畏惧上天而不敢随便违

背天意。害怕不得人心，从而丧失掉统治权。具有优秀品性的人，一定深谙道德的明证，不会以强欺弱，以上凌下，不会畏惧权势，士众也会归向他们，所以这些人能守道而保存完整的人格，守德而不敢失去优秀的品性。你得到我的书而阅读，如有疑问，常将一卷书从早到晚细细琢磨，可明白无误地得到证明效验，并得到上天的心意。不这样做，就会与上天相违，就像《易》中的乾坤，不可违背；像六甲之运，不可更改；像五行固法，不可失去；像日月之明，不可掩盖；更像君居上，臣在下，不可乱套。之所以说明天地阴阳道理，是对那些有德行的人而言的。而那些愚蠢的人，反喜好刑，当然更要常看这些书，以解迷惑，要教人为善为儒，守道守德，思退刑罚，我的书正与天意法度相合。行道德容易吗？行刑罚难吗？爱会一天天增多；威会一天天减少，你赶快走吧，去为上天传授我的书，不要再犹豫，我的书不会负于天地上下四方的芸芸众生。”

“是是。我真心诚意地反思过错，再三思索，不敢再有所过失。”

“好的，你要警惕、谨慎。你如果不能详细分辨思索我书的意旨，可观察天地阴阳主要的界标，从春分到秋分，德居外即由门→外道巷→六远八境→四远野→六远八境→外道巷→门。万物全都外出，蛰虫出穴，人民出；从秋分到春分，德在内，即由门→庭→明堂→庭→门，万物全都由外到内，蛰虫入穴，人民入室，这是德治明显的效验。从春分至秋分，刑在内治，万物从内室走至户外，内室空，寂静独居；从秋分到春分，刑居外治外，此时无物无气，空无士人，万物与士众都归属于德。这是刑可以治理天下的明显的例证。所以德与上天并心同力，阳出而德出，阳入德入；刑与地并心同力，故阴出而刑出，阴入刑入。德与施生之气同力，所以生气出德出，生气入德入；刑与杀气同力，杀气出刑出，杀气入刑入。德与上天升腾同列，刑与地下降同列。德常与实在事物在一起，刑与虚无的事物在一起。德常与兴盛气在一起，外兴则出，内兴则入，因而冬入夏出；刑与衰死气在一起，因而冬出而夏入，死气者枯寂，刑所居处地也是死气一团。所以德与帝王同气，正统天子执政，排斥后宫内宦势力；女主」临朝称制，则陷入刑状态中；刑与小人同位，所居没有士众。万物归向于合天地之气的德，归向于合仁义的王，常有万物归附，才能称为帝王。刑未曾与物同处，没有士众，因而不能称君子。古时候圣人独自思虑，观天地阴阳运行规律，作为行为的准绳。知道这些才会万无一失，所以不冒犯天意，这才是正天地的明证，这等大事可以不细密谋划吗？可以不谨慎吗？自然法则，势不由人，是天地运动的规律。今日把道理全部传授与你，你应该反复思索其中的奥妙，千万不要草率从事。”

“是是，我不会违背您的教诲。”

“你走吧，我已把所有的真法传授给你，再也没有什么忧虑了；为天除凶，以正至德，以兴德合仁义之气。你不要擅自传授道经，以免遭凶害。”

“是是。”

以上所说重要的天法，是明确说明古今前后统治者奉行治国的指导思想，此秘诀不可丢失。

【评析】

刑德是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阳为德，德出则万物生；阴为刑，刑出则万物死。本篇借用真人纯与天师的对话，将刑德运动变化的规律纳入治理天下的理论之中。篇中用乾坤两卦六爻配十二月月气，用“空中、明堂、庭、门、外道巷、六远八境、四远野”共七个分布处所，示其初起、上升、移进、

对等、延伸、扩散、终极的不同情形，以此来演示阳进阴退，德升刑降的态势与过程，反复强调德实而刑虚空；德兴盛而刑衰死；德随天上行而刑随地下行；德可治天下而刑不可治天下；德与帝王同气而刑与小人同位。并断定这是“天地阴阳神治之明效。”由此力倡道德政治，反对严刑峻法，同时也要求民众无条件遵守封建国家的各项律令。本篇是对黄老无为之治的治国理论 and 以黄仲舒为代表的西汉道、儒两家刑德论的进一步阐述和发挥。

卷四十五 丙部之十一

起土出书诀 第六十一

“下愚贱生不胜，心所欲问，犯天师忌讳，为过甚剧。意所欲言，不能自止，小人不忍情愿，五内发烦慙困悒。请问一大疑，唯天师既待以赤子之分，必哀原其饥渴汲汲乎！”“行，道之。何谦哉？”

“唯唯。今天师乃与皇天后土常合精念，其心与天地意深相得，比若重规合矩，不失毛发之间也。知天地常所忧口口，是故下愚不及生冒慙，乃敢前具问，愿得知天地神灵其常所大忌讳者何等也？”

“善乎，生精益进哉！子今且可问正入天地之心意，人得知之，著贤人之心，万世不复去也。吾常乐欲言，无可与语，今得真人间之，心中诀喜，且为子具分别道之，不敢有可隐匿也。所以然者，乃恐天地神灵深恶吾，则为身大灾也。真人但安坐明听。”“天地所大疾苦，恶人不顺与不孝”。

“何谓也？愿闻之。”“善乎，子之难也。夫天地中和凡三气，内相与共为一家。反共治生⁽¹¹⁾，共养万物。天者主生，称父；地者主养，称母；人者主治理之，称子。父当主教化以时节，母主随父所为养子，子者生受命于父，见养食于母，为子乃当敬事其父而爱其母。”

【让释】

不胜：承受不了。过：过大。五内：五脏。赤子：对大师的赞誉。

精念：关键性的主旨。规、矩：校正几何图形的工具。冒慙：表现出羞愧。可问：合宜之间。具：详尽。难：诘难。(11)治生：掌理化生之事。(12)此句是说上大通过八风二十四节气向世人发布行政命令。

“何谓也？”“然，父教有度数时节，故天因四时而教生养成，终始白有时也。夫恶人逆之，是为子不顺其父。天气失其政令，不：得其心，天因大恶人，生灾异，以病害其子。比若家人，父怒治其子也。其变即生，父子不和，恨子不顺从严父之教令，则生阴胜其阳，下欺其上，多出逆子也。臣失其职，鬼物大兴，共病人，好猾居道傍，诸阴伏不顺之属，咎在逆天地也。真人是又可不顺乎？”

此乃自然之术，比若影之应形，与之随马不脱也，诫之。”“唯唯。”“今天师乃与皇天后土常合精念^[一]，其心与天地意深相得，比若重规合矩，不失毛发之间也。知天地常所忧悒，得知天地之大忌讳者，何等也？”“天地神灵深大疾苦，恶人不顺不孝。”“何谓也？”“夫天地中和三气，内共相与为一家，共养万物。天者主生，称父；地者主养，称母；人者为治，称子。子者，受命于父，恩养于母，为子乃敬事父而爱其母。”“何谓也？”“然，父教有度数时节，故因四时而教生成，恶人逆父之意，天气失其政令，比若家人，父怒其子，父子不和，阴胜阳；下欺上，臣失其职，鬼物大兴。”

【校勘】

[一]此段为附存的以资参考的《太平经钞》文字。

【注释】

度数：指所奉持的准则。此句是说春生、夏长、秋获、冬藏。恶：讨厌，憎恨。生：出现。子属阴，父属阳，故言。此句是说兴瘟疫。傍：旁。阴伏：暗中潜藏。随马：随顺之马。

“今谨已敬受师说天之教敕，愿闻犯地之禁。”“诺，真人明听。”“唯唯。”“天者，乃父也；地者，乃母也，父与母俱人也，何异乎？天亦天也，地亦天也。父与母，但以阴阳男女别耳，其好恶者同等也。”

天者养人命，地者养人形，人则大愚蔽且暗，不知重尊其父母，常使天地生凡人，有悔，悒悒不解也。”

“何谓也？”“善哉，子之言也，深得天地意，大灾害将断，人必吉善矣。”“何谓也？唯天师分别之。”“然今天下之人皆共贼害、冤其父母。”

“何谓也？”“四时天气，天所案行也，而逆之，则贼害其父。”“何谓也？”“今人以地为母，得衣食焉，不共爱利之，反共贼害之。”

“何谓也？”“然，真人明听。人乃甚无状，其穿凿地，大兴起土功，不用道理，其深者下著黄泉，浅者数丈。母内独愁恚，诸子大不谨孝，常苦忿忿悒悒，而无从得通其言。古者圣人，时运未得其道之，遂使人民妄为，谓地不疾痛也。地内独疾痛无訾，乃上感天，而入不得知之。愁困其子不能制，上诉于天，诉之积久，复久积数民，故父怒不止，灾变怪万端并起，母复不说常怒，不肯力养人民万物。父母俱不喜，万物人民死，不用道理，咎在此。”

【注释】：

别：区别。人隶属于天，故出此语。生凡人：使凡人生存。“案”通“按”。土功：土木工程。用：接。时运：宿命论认为世变变迁或个人遭遇都由命定，因称时世或遭遇为“时运”，及：赶上；道：讲叙，宣明。此句是说次数越来越多，达到极限。

后生所为日剧，不得天地意，反恶天地，言不调；又共疾其帝王，言不能平其治。内反人人自得过天，而不自知。反推其过以责其上，故天地不复爱人也，视其死亡忽然。人虽有疾，临死啼呼，罪名明白，天地父母不复救之也，乃其罪大深过，委顿咎责，反在此也。其后生动之尤剧，乃过前，更相仿效，以为常法，不复拘制，不知复相禁止，故灾日多，诚共冤天地。天地，人之父母也，子反共害其父母而贼伤病之，非小罪也，故天地最以不孝不顺为怨，不复赦之也。人虽命短无数者，无可冤也。真人岂晓知之邪？”“唯唯。”

天地之位^{〔一〕}，如入男女之别，其好恶皆同。天者养人命，地者养人形，今凡共贼害其父母。四时之气，天之按行也，而入逆之，则贼害其父；以地为母，得衣食养育，不共爱利之，反贼害之。人甚无状，不用道理，穿凿地，大兴土功，其深者下及黄泉，浅者数丈。独母愁恚诸子大不谨孝，常苦忿忿悒悒，而无从得通其言。古者圣人，时运未得通其天地之意，凡人为地无知，独不疾痛，而上感天，而人不得知之，故父灾变复起，母复怒，不养万物。父母俱怒，其子安得无灾乎？夫天地至慈，唯不孝大逆，天地不放，可不该哉。

【校勘】

〔一〕此段为附存的以资参考的《太平经《钞》》文字”

【注释】：

不调：指节气时令。忽然：很平常，很一般。委顿：推卸。诚：的确，实在。数：人的寿命有定。悒，愁苦。

“今天使子来具问，是知吾能言，真人不可自易，不可不慎也。”“唯唯。”“今人共害其父母，逆其政令，于真入意，宁可久养不邪？故天不大矜之也。”“今师哀愚生为其具说，以何知天地常忿忿悒悒，而怨恶人数起土乎？”“善哉，天使子屈折问之，足知为天地使子问此也。”“诺。”“吾甚畏天，不敢有可隐，恐身得灾，今且使子昭然知之，终古著之胸心，不可复忘也。”

今有一家有兴功起土，数家被其疾，或得死亡，或致盗贼县官，或致兵革斗讼，或致蛇虎狼恶禽害人。大起上有大凶恶卜^[一]，小起土有小凶恶^[二]，是即^[三]地忿忿^[四]，使神灵生此灾也^[五]，故天地多病人，此明证也。子知之邪？”

“唯唯。今或^[六]有起上反吉无^[七]害者，何也？”“善^[八]哉，子之间也，皆有害，但得良善上^[九]者，不即病害人耳^[十]，反^[十一]多四方得其凶，久久会且害人耳^[十二]。得^[十三]恶地者^[十四]，不^[十五]忍人可为，即害之也，复并害远方。”“何也？”“是比若良善肠之人也，虽见冤，能强忍须臾，心不忘也，后会害之；恶人不能忍，须臾交行。”“善哉善哉！今地身体积巨，人比于地，积小小，所为复小不足道，何乃能疾地乎哉？”“善哉，子之难也！天使子分别不明此。”“以何知之？”“以其言大倦倦。子今欲云何，心中涸悒，欲言乃快，天地神精居子腹中，敬子趣言，子固不启知也。凡人所欲为，皆天使之。”“诺。不敢有可匿也。”“子明听。”“唯唯。”

或起土不便为灾者^[十六]，得良善地也；即灾者，得凶恶地也。主能害人，并害远方，何谓也？比若良善之人，虽见冤害，强忍须臾，心终不忘也；恶人不能忍须臾，便见灾害了，地体巨大，人比于地积小，所穿凿安能为害也？

【校勘】：

[一]“有大凶恶”《钞》作“大灾起”。[二]“有小凶恶”《钞》作“小灾起”。[三]《钞》无“即”字。[四]《钞》《囊》皆元“忿”字。[五]“生此灾也”《囊》作“此以之灾多病也”。自“人起土”至此一段《囊》入下文“即害之也”之后。[六]《囊》无“或”字。[七]“无”下《囊》有“病”字。[八]“善”下六字《囊》作“答曰”。[九]“土”《囊》作“地”。[十]“耳”《囊》作“也”。[十一]《囊》无“反”下七字。[十二]“耳”《囊》作“也”。[十三]“将”上《囊》有“若”字。[十四]《囊》元“者”字。[十五]《囊》无“不”下九字，但有“即病害人”五字。[十六]此段为附存以资参考的《太平经钞》文字。

【注释】：

矜：哀怜。 终古：永久。 良苦土：指风水土地。 此句是说恶地以大在其上人土功不能容容。 见：受。 交行：以牙还牙。 趣言：急言。 主：当事者，指善恶之地。

“今子言：人小小，所动为不能疾地。今大人 躯长一丈，大十围，其齿有龋虫，小小不足道，食人齿。大疾当作 之时，其人啼呼交 且齿久久为堕落悉尽。夫人比于天地大小，如此虫害人也。齿尚善 金石，骨之坚者也；夫虫，但肉耳，何故反能疾是子 ？人之疾地，如此矣。子知之邪？行，真人复更明开耳。”“唯唯。”

然比夫人躯长一丈^{〔一〕}，大十围，其齿龋问虫，小小不足道，食人齿。大疾当作之时，其人啼呼，久久齿为之堕落悉尽。人比于天地大小，如此虫与人矣。齿若金石之坚者，小虫但肉耳，而害物若此。

“夫人或有长出丈，身大出十围，疽虫长不过一寸，其身小小，积小不足道也，居此人皮中，旦夕啮之，其人病之，乃到死亡，夫人与地大小，比若此矣。此虫积小，何故反贼杀此人乎？真人其为愚暗，何故大剧也，将与俗人相似哉？”“实不及。”“子尚不及，何言凡人乎？”“有过有愚，唯天师，愿闻不及业，幸为愚生竟说其意。”

“诺，不匿也。吾知天地病之剧，故口口语子也。行，复为子说一事，使子察察重明知之。”“唯唯。”

“今大丈夫力士，无不能拘制疥虫。小不足见也。有一斗所共食此人，病之疾痛不得卧，剧者著床。今疥虫蚤虱小小，积众多，共食人，蛊虫者杀人^{〔11〕}，疥虫蚤虱同使人烦磁，不得安坐，皆生疮疡。夫人大小比于地，如此矣。宁晓解不？”“唯唯。”

今有大丈夫巨力之士，无不能制虬虫者^{〔二〕}。一升虬虫共蚀此人，乃病痛不得卧，剧者著床。今虬虫虱小小，积众多，共食人，蛊虫者能杀人，蚤虱同使人烦懣，不得安坐，皆生疮耳。人之害天地，亦若是耳。

【校勘】：

〔一〕〔二〕此二段均为附存的以资参考的《太平经钞》文字。

【注释】

大人：指身材高大的人。 当作：发作。 啼哭支：连哭带叫。 善：超过。 是子：指上说身材高大者。 疽：痛疽，即肿块。 大剧：太厉害。

不及：认识不到。 察察：分析明辨，丝毫不放过。 疥虫：疥癣虫。^{〔11〕} 蛊虫：相传为人工培养成的一种毒虫。

“行，今子或见吾所说，如不足以为法也，今为子言之。人虽小，其冤愁地形状，使人昭然自知，深有过责，立可见也，今一大里有百户，有百井；一乡有千户，有千井；一县有万户，有万井；一郡有十万户，有十万井；一州有亿户，有亿井。大井一丈，中井数尺，小井三尺，今穿地下著黄泉，天下有几何哉？或一家有数井也。今但以小井计之，十井长三丈，百井长三十丈，千井三百丈，万井三千丈，十万井三万丈。天下有如此者凡几井乎？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脉也。冷穿子身，得其血脉，宁疾不邪？今是一亿井者，广从凡几何里？子自详计之，天下有几何亿井乎哉？故人为冤天地已明矣。

子贼病其母，为疾甚剧，地气漏泄，其病人大深，而入不爱怜之，反自言常冤天地，何不纯调也？此不反邪？是尚但记道诸井耳。今天下大屋丘陵，及穿凿山阜，采取金石，陶瓦竖柱^{〔11〕}，妄掘凿沟读，或闭塞奎阙，当通而不得通有几何乎？今是水泉，或当流，或当通，又言闭塞穿凿之几何也？

今水泉当通，利之乃宣^{〔12〕}，因天地之利读，以高就下。今或有不然，妄凿地形，皆为疮疡；或有塞绝，当通不通。王治不和，地大病之，无肯言其为疾病痛者。地之精神，上天告诉不通，日无止也，天地因而俱不说喜，是以大和纯气难致也^{〔13〕}，真人宁解不邪？”

【注释】：

法：标准。里：东汉基层行政单位，由百家组成，设里魁，归乡统辖。里下又有司，一司五十家，故此处称人里。乡：东汉基层行政单位。或说十里为乡，或说十里为亭，十亭为乡。乡置乡官，包括有秩、三老、游缴等，掌管一乡政令、教化和治安。州：两汉所设监察区名，连京畿在内，共计十三州，每州设刺史，其辖领范围不等。几何：多少。此句是说地母受害之大。此句所云，是秦汉问的通行看法。详见《论衡·书虚篇》。广从：东西为广，南北为纵。从：通纵。病人：使人受害。尚但记道：尚且仅记说。大屋：华美的住宅；冢：坟墓，这里指帝王贵人的陵区。(11)此三句是说开矿和烧制建筑材料。(12)宣：宣泄。(13)太和纯气：指太阳、太阴、中和三气的融合体。

“唯唯。今人生天地之间，会当得室庐以自盖，得井饮之，云何乎？”
“善哉，子之言也。今天不恶人有室庐也，乃其穿凿地大深，皆为疮痍，或得地骨，或得地血。”“何谓也？”“泉者，地之血；石者，地之骨也；良土，地之肉也。洞泉为得血，破石为破骨，良土深凿之，投瓦石坚木于中为地壮，地内独病之，非一个甚剧。”

“今当云何乎？”地者，万物之母也，乐爱养之，不知其重也。比若人有胞中之子，守道不妄穿凿其母，母无病也；妄穿凿其母而往求生，其母病之矣。人不妄深凿地，但居其上，足以自彰隐而已，而地不病之也，大爱人使人吉利。”

“今愿闻自彰隐多少而可。”“凡动土入地，不过三尺，提其上。”“何止以三尺为法？”“然，一尺者，阳所照，气属天；二尺者，物所生，气属中和；三尺者，属及地身，气为阴；过此而下者，伤地形，皆为凶。”“古者穴居云何乎？”“同贼地形耳。多就依山谷，作其岩穴因地中，又少木梁柱于地中，地中少柱，又多倚流水，其病地少微，故其人少病也。后世不知其过，多深贼地，故多不寿，何也？此剧病也。”

穿地见泉^{〔一〕}，地之血也；见石，地之骨也；土，地之肉也。取血，破骨，穿肉，复投瓦石坚木于地中，为疮。地者，万物之母也，而患省若此，岂得安乎？凡人居母身上，亦有障隐多少。穿地一尺，为阳所照，气属天；二尺者，物之所生，气属中和；三尺者及地身，阴；过此已往，皆伤地形也。

今天不恶人有庐室也^{〔二〕}，乃恶人穿凿地太深，皆为创伤，或得地骨，或得地血者。泉是地之血也，石是地之骨也，地是人之母，妄凿其母，母既病愁苦，所以人固多病不寿也。凡凿地动土，入地不过三尺为法：一尺者，阳所照，气属天也；二尺者，物所生，气属中和也；三尺者及地身，气属阴；过此而下者，伤地形，皆为凶也。古者依山谷岩穴，不兴梁柱，所以其人少病也。后世贼土过多，故多病也。

【校勘】

〔一〕此段为附存以资参考的《太平经钞》文字，〔二〕此段是附存以资参考的《三洞珠发》卷一所撮录的《太平经》文字。

【注释】

洞：打通。壮：膨胀。彰隐：指昼作夜总的日常生活。炭：仗提前。生：此处指根深。病：损害；少微：稍轻。患省：添病又去探视，此是比喻说法。

“今时时有近流水而居，不凿井，固多病不寿者何也？”“此天地既怒，及其比伍，更相承负，比若一家有过，及其兄弟也。”“今人或有不动土，有所立，但便时就故舍，自若有凶，何也？”“是者行不利，犯神。”“何神也？”“神非一，不可豫名也。真人晓邪？”“唯唯。”“今时有近流水而居[一]，不凿井，何故多病不寿，何也？”答曰：“如此者，是明天地既怒，及其比伍，更相承负，比如一家有过，及其兄弟也。是知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脉，宁不病乎？”又云，有问者曰：“个人或有不动土，有所立，便旦时有就故舍，自若有凶，何也？”答曰：“如是者，行动不利，犯神凶也。”问曰：“犯何神也？”答曰：“神者非一，不可务名也。”

“是故人居地上，不力相教为善，故动作，过反相及也，是者冤。”“今人或大远流水，会当得井水饮之乃活，当云何乎？”“善哉，子之言也。然有故井者，宜使因故相与饮之，慎无数易之；既易，宜填其故，塞地气，无使发泄。饮地形，令地衰，不能养物也。填塞故，去中壮。”

“何谓也？”“谓井中瓦石材木也，此本无今有，此若人身中有奇壮，以为病也。”“可该哉！可该哉！乡不及天师详问之，但不知是。”

“真人来前。”“唯唯。”“子问事，恒常何一究详也？”“所以详者，比与天师会见，言人命在天地，天地常悦喜，乃理致太平，寿为后，是以吾居天地之间，常骇忿天地民故勉勉也。天地不和，不得竟吾年。”“善哉，子之言也。吾所以常恐骇者，见天地毒气积众多，贼杀不绝，帝王愁苦，其治不平，常助其忧之，子何豫助王忧是乎？”“吾闻积功于人，来报于天，是以吾常乐称天心也。”“善哉子意。”

“今天师既开通愚生，示以天忌，愿复乞问一疑事：今河海下田。作室庐，或无柱梁，入地法[二]三尺，辄得水，当[三]云何哉[四]？”“善乎，子之间也[五]。此同为害耳[六]，宜复浅之。此[七]者，地之薄皮也，近地经脉[八]。子[九]欲知其效，比若人，有厚皮难得血，血出亦为伤矣[十]，薄皮者易得血，血出亦为伤，俱害[十一]，故叶[十二]夫血者，天地之重信效也。夫伤人者，不复道其皮厚与薄也。见血为罪[十三]名明白。夫人[十四]象天地，不欲见伤，伤之则怒，地何独欲乐见伤[十五]哉？夫天地，乃人之真本，阴阳之父母也。子何[十六]从当得伤其父母乎？真人宜深念是于赤心。愚人或轻易，忽然不知，是为大过也。”

【校勘】：

[一]此段是附存的以资参考的《三洞珠囊》卷一所撮录的文字。[二]“法”《囊》作“未”。[三]“当”上《囊》有“复”字。[四]“战”《囊》作“也”。[五]“善乎子之问也”《钞》作“答曰”，[六]“耳”《囊》作“也”。[七]《囊》无“此”字。[八]“脉”下《囊》有“也”字。[九]《钞》无“子”下六字。[十]《囊》“矣”作“也”。[十一]《囊》无“俱害”二字。[十二]《囊》无“故”下十一字。[十三]《囊》无“罪”下“名明白”三字，但有“也”字。[十四]《囊》无“人”上“夫”字，又元“人”下“象大地”三字。[十五]“伤”下《囊》有“之”字。[十六]“子”上《囊》有“而”字。

【注释】

比伍：指深凿井，多凿井人家的近邻。东汉以五家为伍，设伍长，构成最基本的地方行政单位。 豫名：先讲出来。 务名：落实到哪头上。 数易：频繁更换。 究详：穷尽详细。 此句是说害怕自己使大地发怒。 豫助：乐助。 象：指人头回象天，足方象地之类。 真本：真元根本。人

京大地精气而生，故谓之真本。

“今子当得饮食于母，故人穿井而饮之，有何剧^[一]过哉^[二]？”“子^[三]言已失天心明矣。今人饮其母，乃就其出泉之处^[四]，敌人乳^[五]人之泉诉^[六]也，所^[七]以饮子处，比若地有水泉^[八]可饮人也。

今岂可无故穿凿其^[九]皮肤，而饮其血汁邪？真人难问，甚无意。”

“愚生有过，触天师忌讳。”“不谦也。然难问不极，亦不得道至诀也。不恶子言也，此必皇天大疾，乃使子来，口口问是，此故子言屈折不止也。”“今唯天师原之，除其过。愚生欲言，不能自禁止。”“平行，何所谦？子既劳为天地远来问，慎无闭绝吾书文也。”

“唯唯。凡人不见睹此书，不自知罪过重，反独常共过罪天地，何不和也？治何一恶不平也？”“不知人有过于天地，前后相承负，后生者得并灾到，无复天命，死生无期度也。真人努力，无灭去此文，天地且非怒人。”

“唯唯。”“真人被其滴罚，则凶矣。”“唯唯。”

“书以付归有德之君，宜以示凡人：人乃天地之子，万物之长也，今为子道，当奈何乎？俱各自深思，从今以往，欲乐富寿而无有病者，思此书言，著之胸心，各为身计。真人无匿也，传以相告语。

今天地之神，乃随其书而行，察视人言何也？真人知之邪？”

“今以何知其随人而行？”“以吾言不信也。子诚绝匿此书，即有病；有敢绝者，即不吉，是即天地神随视人之明证也，可畏哉！”

“唯唯。”

【校勘】

[一]《囊》无“剧”字。[二]“战”《囊》作“乎”。[三]《钞》无“子”下八字，但有“答曰不而”。[四]“处”下《囊》有“也”字。[五]“乳”下囊有“者”字。[六]《囊》无“诉”字。[七]《囊》无“所”下六字。[八]“泉”下《囊》有“也”字。[九]“其”《囊》作“母”。

【注释】

至决：最高的定论。屈折：辗转反复。个行：犹言直说。大命：指上大预赐的寿命。富寿：长寿。

“行，去，自励自励！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可得长安也。今乃反愁天地，共贼害其父母，以何为而得安吉乎哉？前后为是积久，故灾变不绝也。吾语不误也。吾常见地神上自讼，未尝绝也，是故诚知其口口。见真人比如丁宁问之，即知为天使真人来问，是天欲一发觉此事，令使人自知，百姓适知责天，不知深自责也。”

“今天何故一时使吾问是乎？”“所以使子问是者，天上皇太平气且至，治当太平，恐愚民川已天地忌讳不止，共乱正气，使为凶害，如是则太平气不得时和，故使子问之也。欲乐民不复犯之，则天地无病而爱人，使五谷万物善以养之也；如忽之，忿不爱人，不肯养之也。故将凶岁者，无善物；将兴岁民其物善，此之谓也。真人知之邪？”

“善哉善哉！古者同当太平，何不禁人民动土地哉？”“善乎，子之间事也。天地初起，未尝有今也。”“以何明之？”“今者天都举，故乃录委气之人神人、真人、仙人、道人、圣人、贤人，皆当出辅德君治，故为未尝有也。初阴阳开辟以来，录天民仕之，未尝有此也，故为最大也。”

“可骇哉！可骇哉！”

“是故都出第一之道，教天下人为善之法也。人善即其治安，君王乐游无忧。”“善哉善哉！乐乎乐乎！”“是故教真人急出此书，慎无藏匿，以示凡民。百姓见禁且自息，如不止，祸有后世，不复救。得罪于天地，无可祷也。真人宁知之邪？”“唯唯。”“行，去，书中有所疑乎，来问之。”“唯唯。”

右解天地冤结。

【注释】

上皇：最盛明。病：指对世人的憎恶。兴岁：兴旺的年份。此句是说皇大要超度世间的一切人。录：择录；妥气之神人至贤人，前四类神仙，后两类属于后补神仙。其职守参见本经卷四十二《九天消先王灾法》。

阴阳：这里指天地。此句是对全篇主旨的概括说明。

【今译】

“我下愚贱生，弄不懂以下几个问题，想提出来，又犯天师忌讳，那就过失大了。但想从师学习已不能自己，愿望十分迫切，乃至内心烦躁，忧愤，郁闷，再诚恳地请教一大堆难题，愿天师以其深厚的道德，像对待婴儿那样，耐心细致地教诲徒弟，您一定要哀怜体谅我渴望学道的心境！”“我教你学道就是了。你又何必过于谦虚呢！”

“是是，今日天师的思想和皇天后土的关键性要旨相合，天师的心意与天地之意相得，这就像校正几何图形的规、矩那样不差毫厘。您知天地常所忧……（原缺数字）。愚顿的学生不怕羞惭大胆地再提问题。盼望着得知那些天地神灵常所忌讳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呢？”

“好啊，你的学习日渐进步了。你今日所提的问题可合天地的心意。人获取知识，就迎合贤人的思想，万世过去不再返回。我高兴时就想说道，但无人交流，今日真人提问，蓄积心中的秘诀再不是秘密，让我来向你细细道来，不敢有所隐匿。不然天地神灵会不高兴，我也会遭大凶灾。真人请安坐明听：天地间所引为病患的事项，是人的不顺与不孝啊。”

“为什么呢？我愿听您叙说。”“你追问的是个难题啊。天地中有三气即天之太阳气，地之太阴气和由二气交合而成的人之中和气。三气相通相合共为一家，反过来掌理化生之事，共养万物。上天的职责是施生，称父；大地的职责是养育，称母；人按照天心地意治理万物，称子。父通过八风二十四节气向世人发布行政命令，母主随父进行养育，子生受命于父，而被母养育，为子必须敬事其父而爱其母。”

“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啊，父亲的教育，有所奉持的准则和时节，因而天有四时，即春生、夏长、秋获、冬藏的连续循环，并成为有终有始的固定的时令。如恶人相违，就是子不顺欺父。这样，天气会失去政令，不得父心。天因憎恨人，会发生灾异，以病害其子。就像一家人，父亲发怒而惩罚儿子一样。由于灾变而引发父子不和，父亲恨子不顺从严父的教令，就会出现子胜父，即阴胜阳的情况。下欺上，会多出逆子。臣子没有尽职，鬼物大兴，瘟疫大兴，好猾之徒增多，暗中还潜藏着不顺之徒，这些灾害都是因为违背天地的意志啊。真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这是自然的法则，就好像影子应有形，随顺之马不会脱离疆绳一样。你要警戒啊。”“是是。”

天师的思想和皇天后土关键性要旨结合，其心与天地的意念相得，就像规矩，不差毫厘。知天地常有忧虑，那么得知天地的大忌讳是什么呢？天地

神灵深大但有疾苦，恶人不顺不孝，为什么呢？天地中有三种气，相通相合共成一家，共养万物。上天主施生，称父；大地主养育，称母；人按照天心地意治理万物，称子。子受命于父，被母亲养育。做儿子的必须敬事父亲而爱其母亲，这是为什么？因为父亲通过八风二十四节气向世人发布行政命令，因而四时循环往复有终有始，恶人违反父命，上天失去其政令。就像一家人，父怒惩罚儿子。父子不和，就等于阴胜阳，下欺上，臣失职责，鬼物大兴。

“今恭敬听完尊敬的天师讲授的关于上天教示的理论，下面想听听什么是犯地之禁的理论。”“好吧，真人请听我说。”“是是。”“天，是父亲；地，是母亲；这就像人间的为父为母的情况一样，处于尊长地位，与纯粹所说的天就是天，地就是地不是一码事。父与母，又以阴阳来区别男女，他们的优缺点是一样的。人受命并隶属于天，受大地的养育并长大成人，人如果极度愚蠢、糊涂，不知道尊重父母，就会使天地对凡人的生存而感到后悔，天地会忧郁烦闷。”

“这是为什么呢？”“你问得好啊。你所说的话，深得天地心意，大灾害将断绝，人必违好事善事啊。”“这又是为什么呢？看来只有天师能详细说明。”“今天下之人，都在贼害，冤其父母。”“为什么？”“四时天气，天所遵循的规律，如相违背，是贼害其父。”“为什么？”“今人以大地为母，依靠大地而有衣食，但人们不去爱她、顺从她，反而共同伤害她。”

“为什么呢？”“好吧，真人请细细明听，人有大罪过，他们共穿凿大地，大兴土木工程，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凿地已至地最深处，即使浅处也有数丈。母亲的内心极度痛苦，又愁又怨，儿子们如此不恭敬不孝顺，但又无法同他们交流意见。古时候的圣人，在世事变迁时没有及时宣明道理，导致人民妄为，还认为大地没有病痛。母亲受到伤害内心痛苦到了极点，回避造灾的人们，想请上天帮助。母亲愁困不孝儿子的行为无法控制，即向父亲倾诉其冤。诉说的次数越来越多，达到极限，父亲发怒不止，各种灾害并起，母亲又不高兴，不肯养育人民万物。父母都不悦，万物人民死亡。不用再说更多的道理了，罪恶就在这里。后来，人们造灾活动日益加剧，不得天地心意，反憎恨天地，又说什么是节气时今不调顺；以后又痛恨帝王，说帝王没有治理好国家。内乱使得人人自信超过天地，而完全没有自知之明，将过错推给上天，因而上天大地不再爱人，把人类的死亡看作是根平常、很一般的事情。人患重病，临死啼呼，心中明白己生前的罪过，天地父母此时不再来解救，是因为罪大过深，但这些人反而推卸罪责。以后人们怨天地，恨帝王更甚，超过前朝，还有人相继仿效，以为常法，不再约束自己，不知道相互阻止造灾活动，因而灾害一天天增多，这实在是对于天地的冤枉。上天大地是人的父母，儿子们反共同伤害父母，并致使父母患重病，这可不是小罪过啊！所以天地最怨恨的是不孝不顺，这是不可原谅的。人的寿命很短暂，年寿有定，活到一定的岁数而死亡，没有什么冤枉的。真人知道这个道理吗？”“我懂了。”

天地所处的位置，象人间男女一样有区别，其长处短处都一样。人受命并隶属于上天，受养育于大地，人们反而共同去伤害父母。四时天气运行是上天按规律行事，而人们却去违背他，这是伤害父亲啊；大地是母亲，人们得到她的衣食养育，但人们不去爱护她顺从她，反去伤害她。人们的罪过太大，不按自然规律办事，穿凿大地，大兴土木工程，掘地已到地下最深处，

浅处也有数丈。母亲忧愁，忧患儿子们极不恭敬孝顺，常常痛苦以至忿闷、忧郁，可又无法与儿子们交流意见。古时候的圣人，在时事变迁的时候，没有与天地的心意交流。世人以为大地无知，大地痛苦到了极点想请上天帮助，而人们并不知道，所以父亲一次次兴起灾害，母亲也发怒，不养万物。父母都发怒，他们的孩子们能没有灾难吗？天地本是慈爱的，只有儿子不孝不顺，天地不免除灾害，这可是件麻烦事啊。

“今日使你来向我详细询问，是因为你知道我能讲出道理，真人不可轻视这些道理，不可不谨慎啊。”“是是。”“今天世人共同伤害父母，违背政令，依真人的意思，是否任其下去而不去阻止呢？这样上天不大会哀怜他们了。”“今天师哀怜愚蠢的学生为那些制造灾害的人们说情，我那里知道天地为此常忿恨忧虑，而怨恶那些大兴土木工程的人呢？”“好啊，上天使你反复提出问题，就知道你是为上天大地而请教问题了。我十分畏惧者天爷，不敢有任何隐瞒，以免遭灾，今使你明白了这些道理，并永久铭刻在心中，千万不可忘啊。今日有一家大兴土木工程，数家都会遭殃，或死亡，或各级政府受盗贼骚扰，或战乱打官司不断，或蛇蜂虎狼恶禽害人，大的土木工程是大凶恶，小的土木工程是小凶恶，这是因为惹得大地愤恨，使神灵产生众多的灾害，因而天地有很多人，遭受祸殃，这有明显证明，你知道吗？”

“明白。今也有兴修土木工程是好事而没有灾害的，那是为什么呢？”

“哦，你所问的这事，都有灾害，但得到风水宝地，不会立即害人，反而是四方之地有灾害，但时间久了人就有灾害了，恶地对人在其上大兴土木工程不能容忍，即有灾害，还会波及到远方。”“为什么呢？”“这就好比一个善良的人，虽受冤，但可强忍一阵子，心中不会忘记，以后还会报复；恶人不能忍受，受冤后马上就会以牙还牙。”

“对，对。今日大地身躯庞大，人与地相比，极为渺小，所以小的事物微不足道，怎么会对大地造成灾害呢？”“啊，你又在提难题了。是上天要你弄不明白这些问题吧。”“那么怎样才能弄清楚这些问题呢？”“你提的问题恳切但到了近乎愚昧的地步。你今日想说什么事，可心中诚挚而又忧郁，想一吐为快，天地神精居你腹中，让你快说，可你一惯自不量力。世人所想做的事，都是上天的命令。好吧，让我来代上天全盘宣讲道理，你仔细听着。”

“是是。”

大兴土木而没有发生灾害，是得风水宝地。立即发生灾害，是得凶地。善恶之地害人，虽受冤害，还能强忍一阵子，但心里不会忘记；恶人不能强忍，便会很快发生灾祸。大地身躯庞大，人与地相比实在渺小，穿凿大地怎么会发生灾害呢？

“你今日所说，人十分渺小，动一下不会带来灾害。身躯魁伟的人身高一丈，腰宽十围，牙齿有龋虫，至牙虫小的不可足道，但却吃人的牙齿。大病发作时，病人连哭带叫，牙齿久而久之慢慢全部脱落。人与天地相比，天地太大，人太小，这就像蛀虫害人的道理一样。牙齿超过金石，骨头也是坚硬的；那虫呢，是肉做的，为何反能使身材高大的人生病呢？人得疾病，就是这样上身的。你明白吗？你到前面来，真人会更加明白这些道理的。”“是是。”

身材魁伟的人高一丈，腰宽十围，而蛀虫极小，微不足道，但吃人的牙齿。大病发作之时，病人连哭叫，久而久之牙齿全部脱落。人与天地相比，天地太大，人太小，就像蛀虫与身材高大的一样。牙齿像金石一样坚固，小

虫是肉做的。但这可是一个害物啊。

“人有身高超过一丈，腰围超过十围的。疽虫不到一寸，其身极小，小得微不足道，而居于人的皮肤中，早晚啮之，人会得疾病，严重者会导致死亡。人与地相比大小差距太大，道理与此相似，此虫虽小，为何反伤害人呢？真人愚蠢糊涂到这种境地，与世俗的人又有什么两样？”“我还是没有认识到您说的道理。”“你没有认识，还谈什么凡人的事。”“我有罪过，有愚昧之处，只有天师才听我论说那些极不成熟的关于道的功业的理论，并且为愚蠢的学生讲授了那么多的道理。”“我毫无保留地向你传授道的功业”“我知道天地疾病极为严重，因而一次又一次说明。下面再向你说一事，希望你分析明辨，丝毫不要放过。”“是是。”

“今身材魁伟的大丈夫，没有能力控制、制服疥癣虫。小小虫难以看见，但有一个上下，就会把人吃掉，疾病痛苦使人坐立不安，病情加剧，使人卧床不起。今疥虫蚤虱虽不起眼，但积累众多，会共同吃人。蛊虫这种毒虫杀人，疥虫蚤虱使人烦恼，不能安坐，像浑身生了脓疮一样。人与地相比谁大谁小，道理也是一样。你明白了吗？”“明白。”

今有身材高大，力大无比的男子，也无法制服疥癣虫。一升蚘虫来吃这人，但生病痛，坐卧不安，病重会卧病不起。蚘虫蚤虱如此渺小，但积累多了，会一起将人吃掉。蛊虫这种毒虫能杀人，蚤虱使人烦恼，无法安坐，就像浑身长满了脓疮。人伤害大地，也像小小疥虫伤害人一样。

“好吧，今日你听我所说的这些道理，如果认为还不足作为标准，我再继续向你阐明道理。人虽小，可仇恨大地的形状，人们心里也明白，他们也有罪过，而且已有事例说明。今日一大里有百户人家，有百井；一乡有千户人家，有千井；一县有万户人家，有万井；一郡有十万户人家，有十万井；一州有亿户人家，百亿井。大井一丈，中井数尺，小井三尺，今日穿凿至大地的最深处，地母受害极深啊。有的一户还有数井。今日以小井来计算，十井长三丈，百井长三十丈，千井三百丈，万井三千丈，十万井三万丈，天下真的需要如此多的井吗？打井穿地为了是得到地下水，水是地母的血脉啊。假如说在你身穿洞，得你的血脉，你难道不得重病吗？今有一亿井，占地会有多少里？你仔细计算一下，天下已打凿了多少个井？所以人被上天大地所仇恨，这已是很清楚的了。

你使地母生疾病，而且疾病愈来愈严重，地气漏泄，也使人深受其害，而人不怜惜不哀怜地母，反而经常冤仇上天大地，怎么能这样不调顺呢？这不是违反天地之意吗？以上所说只是凿井的事情，今日天下华美的住宅和帝王贵人的陵区修建也是穿凿大山丘陵，此处开矿和烧制建筑材料导致妄掘水沟渠道，或者阻塞水流，这样，影响当通而没有通的水道又有多少呢？今日水泉，应当流通，可是闭塞、穿凿有多少呢？水泉应当能畅，这样有才利于水的宣泄疏通，按照天地的意志而形成的水道是从高往低处畅流。今日则不然，妄凿地形，疮痍满目；或水道阻塞，当通不通。王治不和，地母生大病，而此时却没有人为地母治病痛。大地痛苦向上天诉告不通，一天天没有止境地受伤害的情况，致使天地都黯然神伤，这也是太和神气难以到达的缘故。真人难道不理解吗？”

“是是，人生天地之间应当自盖房屋居位，凿井饮水，这样说对吗？”

“你说的对呀，今天我不反对人有室庐，而是憎恨穿凿大地的行为，伤害地母，都处都是疮痍，划得地骨，划得地血。”“为什么呢？”“泉是大地的血，

石是大地的骨；良土，是大地的肉。掘泉是放血，破石是破骨，深凿良土，投瓦石于地中使地中膨胀，地母受内伤，会殃及四方人众，今日怎么办呢？地是万物之母，爱地母，地母养育了人类，会忍厉负重。就像女人腹中怀有孩子，母就本无病，而不安份的人伤害母亲，伤害母亲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这样母亲就患大病了。人不能够随意深凿大地，人住在大地之上，能够进行昼作夜息的日常生活就足够了，这样大地不会患病，会爱人类，使人类过和平安宁的日子。

“今愿听昼作夜息的日常生活应有多少才合适。”“一般动土入地，不过三尺，一定不要超过三尺，”“为什么只以三尺为标准？”“当然啊，一尺阳光所照，气属上天；二尺万物根深，气属中和；三尺属地身，气为阴，超过上列幅度为下，就会伤地形，会发生凶事。

“古时候的人居住在洞穴中又怎么解释呢？”“同样会伤害大地。洞穴多在山谷，岩穴因在地中，地中又少木梁大柱！又多流水，那么损害稍轻，所以民得病的比较少。后代人不知前代人已犯下过错，进一步地去伤害大地，所以多不长寿，为什么呢？这是大地的病痛一日日加剧的原因。

穿地见泉水，是大地涌血；岩石是大地的骨头；土是大地筋肉。取血、破骨、穿肉，再在地中开矿和烧制建筑材料，使大地满身伤痕。大地是万物之母，假如地母患病又去探视，能心安吗？世人居住地母身上，多多少少可以进行日常生活。穿地一尺，为阳所照，气属天；二尺为万物根深，气属中和；三尺就。

触及大地身躯，属阴；掘地过三尺，就会伤害地母的身躯。

今天我并不反对人有庐室居住，只是憎恨人们凿地太深，弄得大地满是创伤，或得地骨，或得地血。泉是大地的血，石是大地的骨，而大地是世人的母亲。伤害母亲，使母亲愁苦生病，所以世人因得病而短寿。凡凿地动上，入地以大尺为标准；一尺为阴所照，气属天；二尺万物根深，气属中和；三尺触及大地身躯，气属阴；掘地过三尺，伤地母，都是凶事。古时候的人住山谷岩洞，内面没有梁柱，所以人很少生病。后世伤害地镍痼多，因而病痛增多。

“今世人时有选择近水的地方居住，不凿井，可仍然有生病短寿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此时天地既发怒，必连累那些曾凿井人家的近邻，或是前代人犯下的罪过，殃及后代，就像一家有过，连累而及他们的兄弟一样，”

“今天有的人没有动土，只是想这样做，想在方便的时候开始修建房屋，但依旧有凶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这类人的行为不利，冒犯了神。”

“什么神？”“神不止一位，不可先说出来。你明白吗？”“是是。”“所以人生在天地之间，不大力为地母做事，反而伤害地母，事情做过了头，反会使殃祸延及无辜，当然，无辜者是冤枉的。”“今人远离流水，或凿井饮地下水而生存，这又怎么解释呢？”“你问得好啊。如果原来已有水井，应该与故乡的人们共饮此水，不应频繁更换凿井；如果要凿新井，应把原来的井填塞，以塞地气，使地气无法发泄。伤害地形，会使地衰，不能养万物。填塞旧井，使大地体壮。”

“今日世人选择近水地区而居住，不凿井，为何也生疾病而短寿，为什么？”“答曰：‘这样做，是明知天地因人们凿井而发怒会连累他们的近邻，前代人有罪过，也全殃及后代，就像一家有罪过，会连累他们的兄弟一样。穿地者得地下水，水是大地的血脉，地母能不生病吗？’又说，有问者提问：

“今人没有动土的，只是心里想做，想在方便时就修建房屋，依旧有凶，为什么呢？”答曰：“这样做仍没有顺从大地，犯神凶了。”问曰：“犯什么神呢？”答曰：“神不止一位，不可能落在哪位头上。”

“为什么呢？”“这就是说井中瓦石材木，本不是今日有的东西，就像人体内的生长的赘生物，是疾病啊。”“真可怕，真可怕啊！刚才不是天师详细询问，我还不知道啊。”

“真人过来。”“是是。”“你提问题，为什么那样穷尽详细呢？”“之所以详细，是因为接连与天师相会讨论问题。人命系于天地，天地常悦喜，才可以治太平，寿在其后，我居于天地之间，害怕自己使天地发怒，因而努力把事情做好。天地不和，我也不会长寿。”“你说得好啊，我所常担心的是，见天地毒气日益增多，伤害天地不断，帝王愁苦，天下治理不好，常为天地担忧，你为何不去帮助帝王分担忧愁呢？”“我听说积功德的人，会报答上天，所以我常高兴地说我代表天心啊。”“你真是好心肠啊。”

“今天师既开导愚生，向我示教天忌，愿再请教一个疑难问题：今日人们在河海的低洼地建筑房屋，没有柱梁，掘地不过三尺，就得水，这种情况如何解释呢？”“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这同样是伤害大地，只不过掘地不太深罢了。这样做，是因为位于大地的薄皮之处，接近经脉。你要知这样做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比如人，皮肤厚难得出血，出血就是受伤，皮肤薄容易出血，血出同样是受伤，都是受伤害。血是天地的重要而真切的证据啊。伤害人的人，不管你的皮肤厚薄，出血就知道有罪责了。人就象天地，不想被伤害，受到伤害就会发怒，大地为何会愿意受到伤害呢？天地是人的真元根本，阴阳的父母，你为何要伤害父母呢？真人应深念这种赤子之心。愚昧的人对天地草率简慢，忽略不知，因而铸成大罪。”

“人们本是从母亲那儿得到饮食，所以人们掘井而饮地下水，这又有什么大的罪过？”“你的疾可能会失去天心啊。今人饮其母，就是出泉的地方，就象人乳，人在大地上掘泉，然后饮水，就加同地有水泉可供水饮。今日岂可无故穿凿人的皮肤，而饮其血汁吗？”你问的这个问题，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愚生有罪过，触犯天师忌讳。”“不必谦虚。难题还没有最后解决所以还没有得到最后的定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这会导致皇天的大疾，会使你来一步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是想让你辗转反复思索进而得到真道。”“今日感激能得到天师的体谅，不论我的过错。愚生还想提问，不能自禁止。”

“你慢慢讲吧，何必谦虚？你既然为了上天大地而从很远的地方来这里学习，我会全盘地把真道理告诉你。”

“是是，世俗的人不会看这些书，不知道自己的罪过深重，反而常怪罪天地，为何不与天地相和呢？为何不惩治那些伤害天地的人呢？”“不知道人对天地犯下的罪过，前代人犯下罪过后代人继续做，于是灾祸同时发作，人无法得到上天预赐的寿命，死生也没有期度。真人努力，也无法消除这类做法，天地不会无缘无故对人发怒。”“是是。”“真人真的受谴责惩罚，则是凶事。”“是是。”

“经书给有德的人，也可向凡人宣示：人是天地之子，万物之长，今天做子之道，该怎样做呢？都应该好好考虑这些问题，从今以后，想快乐长寿的人，要想想书中所讲的道理，牢记在心中，作为在世的计略，对真人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把道理原原本本传给你。今日天地之神，都是随书中的道理

而行事。并察视人说些什么，真人知道吗？”

“你怎么知道随人而行的事？”“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如果你拒绝匿隐此书就会得疾病；有敢毁掉此书，即不吉，这是天地神随时察考人的明证，可怕啊！”“是是。”

“你走吧，要有信心勇气！人命在天地，要安定，必先安定天地，然后才能有长久的安宁。今日让天地发愁，共同伤害父母，这怎么能得到安宁吉祥呢？前后连续不断地犯下罪过，所以灾害不断啊，我常见地神到天庭告状，一直没有中断，所以我知道（缺字）。见真人接连反复求教，就知道是为天使真人来询问，如果上天发觉此事，百姓只会责怪上天，而不知反省自己所犯下的罪过。”“今人如何使我来问这些问题呢？”“之所以派你来询问，是上天最盛明的太平气到了。天下太平，恐惧愚昧的人犯天地忌讳不止，共乱正气，使天下有凶害。如是这样，那么太平气不能和时气相和，所以使你来询问，想要人民不再犯下伤害地母的罪过，那么天地不会憎恨世人而爱天下人，养育五谷万物；如果忽然天地不高兴不爱人，不愿养育万物，是受到世人的伤害。因而凶岁时，无善物；而兴旺的年份，万物茂盛，我说的道理就在这，真人明白吗？”

“您说得好！古时候太平年月1为何不禁止人民兴建土木工程呢？”“你问得好啊，天地初形成时，不象今天的样子。”“以什么来说明呢？”“今日皇天要超度世间的一切人，所以择录神人、真人、仙人、道人、贤人、给他们委以重任，让他们辅助国君治理天下，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天地开辟以来，择录修德之人，恢复本性而能使归附的人用之，这也是以前没有，而且这是件最重要的事。”“真是件令人惊奇的事！所以天下都出最高道法来作为教化天下人为善的法则啊，人善即天下安定，君王乐游无忧。”“这才是好事！这才是快活事！所以教真人赶快把这本书拿出来，谨慎但不要隐藏，向人民示教，百姓得知会中止再做伤害地母的事，如不这样做，灾祸延及后世，再也无法拯救了，得罪了天地，祈祷也没有用。真人明白这些道理吗？”“是是。”“你去吧，书中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再来问我。”“是是。”

以上所说是的关于天地受伤害的情况。

【评析】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是现代人对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呼吁。可早在封建社会的东汉时代，道家学派就提出了“为子之道”是促使“理（治）太平寿为后”的“大和纯气”的到来，本篇认为：漫无节制地多打深井、修筑大屋、兴建陵墓、采矿烧窑、以及随心所欲地开沟截流，纯属取地血，破地骨、穿地肉、毁伤“地母”的天然形体。非仅“犯地之禁”，而且违天“教敕”，导致天父地母交相怨怒，灾祸“万端并起”，积久不绝，夺人寿命，王治太平。为解除这种“天地冤结”，本篇强调，世人必须从“不孝大逆”的高度来反省自身行为的严重性，必须按太阳，太阴，中和三气“相与为一家”的自然之术，动地不过三尺；水乡作“室庐”宜应宅基更浅，免伤地母“经脉。”旱区饮用水，尤须故井共用。打新井，亦应填故井，剔除井中瓦石材木，以塞地气，谨伤地衰等等。尽管文字中带有宗教宿命论的色彩，但以人与天地相比，人与虫相比的角度来阐述保护大自然，保护人类生存空间的道理，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的、历史的意义。

道无价却夷狄法 第六十二

“天师将去，无有还期，愿复乞问一两结疑。”“行，今疾言之，吾发已有日矣，所问何等事也？”“愿乞问明师前所赐弟子道书，欲言甚不谦大不事，今不问入，犹终古不知之乎？”“行，勿讳。”“今唯明师开示下愚弟子。”“诺。”

“今师前后所与弟子道书，其价直多少？”“噫！子愚亦大甚哉！乃谓吾家平耶？诺。为子具说之，使子觉悟，深知天道轻重、价直多少。然，今^{〔一〕}且^{〔二〕}赐子千斤之金，使子以^{〔三〕}与国家，亦^{〔四〕}宁能^{〔五〕}得天地之欢心，以调阴阳，使灾异尽除，人君^{〔六〕}帝王考^{〔七〕}寿，治致上平^{〔八〕}耶？今赍万双之璧玉，以归国家，宝而藏之，此天下之^{〔十〕}珍物也，亦宁^{〔十一〕}能^{〔十二〕}使六方太和之气尽见，瑞应悉出，夷狄却去万里，不为害耶^{〔十三〕}？”

【校勘】

[一]“今”上《钞》有“平道德价数贵贱解通愚人心”十二字，系本经篇末旨。[二]“且”《钞》误作“一旦”。[三]《钞》无“以”字。[四]《钞》无“亦”字。[五]《钞》无“能”字。[六]《钞》无“人君”二字。[七]“考”《钞》作“老”。[八]“上”《钞》作“太”。[九]《钞》无“玉”字。[十]《钞》无“之”字。[十一]《钞》无“亦”字。[十二]《钞》无“能”字。[十三]《钞》无“耶”字。

【注释】

去：离去，指转往他处授道。 结疑：百思不解的疑问。 发：动身。
不事：不该这样做。 宜：通值。 平：衡量的标准； 上平：第一等太平。 赍：持。 瑞应：吉祥的兆应，如凤凰至，芝草生之类。 夷狄：古代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蔑称。 都去：退去。

今^{〔一〕}吾所^{〔二〕}与子^{〔三〕}，道毕具，乃能使帝王深^{〔四〕}得天地之欢心，天下之^{〔五〕}群臣^{〔六〕}遍说^{〔七〕}，跂行 动摇之属莫不忻^{〔八〕}喜，夷狄却降，瑞应悉出，灾害毕^{〔九〕}除，国家延命，人民老寿，审能好善，案^{〔十〕}行吾书，唯思得^{〔十一〕}其要意，莫不响应，比若重规合矩，无有脱者也。成事 大□□，吾为天谈，不欺子也，今以此天法奉助有德帝王，使其无忧，但日游，其价直多少哉？子之愚心，解未乎哉？”

“诺。”复为子陈一事也。天下之人好善而悦人者，莫善于好女也，得之乃与其共生子，合为一心，诚好善可爱，无复双也。今以万人赐国家，莫不悦且喜，见之者使人身不知其老也，亦宁能安天地，得万国之欢心，令使八远响应，天下太平那哉？吾道乃能上安无极之天，下能顺理无极之地，八方莫不悦乐来降服，扰扰之属者，莫不被其德化，得其所者也。是价巨多少，子自深计其意。

子欲乐报天重功，得天心者，疾以吾书报之。如以奇伪珍物累积之上柱天，天不为其说喜也，不得天之至心也。欲得天心，乃宜旦夕思吾书言，已得其意，即亦得天心矣，其价直多少乎？

故赐国家千金，不若与其一要言可以治者也；与国家万双璧玉，不若进二 大贤也，夫要言大贤珍道，乃能使帝王安枕而治，大乐而至太平，除

去灾变，安天下，此至大贤要言奇道，价直多少乎哉？

故古者圣贤帝王，未尝贫于财货也，乃常苦贫于士，愁大贤不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疏少，以是不称皇天心，而常愁苦。

若但欲乐富于奇伪之物，好善之，不能得天地之心而安四海也；积金玉璧奇伪物，纵横千里，上至天，不能致大贤、圣人、仙士，使来辅治也。

【校勘】

[一]《钞》无“今”字。[二]“所”下《钞》有“以”字。[三]“与”《钞》作“告”。[四]“深”《钞》误作“保”。[五]《钞》无“之”字。[六]“臣”《钞》误作“神”。[七]“跂”《钞》作“蚊”，[八]“忻”《钞》作“悦”。[九]“毕”《钞》作“悉”。[十]《钞》无“案”字。[十一]《钞》无“得”字。

【注释】

毕具：全面又深妙。 编：同“遍”；说，通“悦”。 跂：通蚊；动摇，指植物。忻：同“欣”。 成事：已成事项，汉代惯用语。 双：伦比之义。 二：与万双相比较而言，意谓大贤胜过璧玉万倍。 珍道：罕有之道。即下文所谓奇道。 疏少：稀少。 奇伪之物：指各种奢侈品，详参本经卷三十六《守三实法》。

子详思吾书，大贤自来，共辅助帝王之治，一旦而同计，比若都市人一旦而会，万物积聚，各资所有，往可求者。得行吾书，天地更明，日月列星皆重光，光照纡远八方，四夷见之，莫不乐来降服，贤儒悉出，不复蔽藏，其兵革皆绝去，天下垂拱而行，不复相伤，同心为善，俱乐帝王。吾书乃能致此，其价直多少，子亦知之耶？

欲与国千斤金^{〔一〕}，不若与一要言，以致治太平，除灾安天下。古者帝王未尝患财货，乃患贫于士，愁大贤不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疏少，以是不称皇天之心。若积金玉奇物，纵横千里，直上至天，终不致大贤、圣人、仙士来，赖助帝王之治。

【校勘】

[一]此段是附存以资参考的《太平经钞》文字。

【注释】

重光：日有重日，月有重月，星有重星，放射双重光辉。当指日晕、月晕和星明等天象。 纡：维系。古九州以外，还有八远，亦方圆各千里，成为维系大地的极限。详见《淮南子·地形训》。远，指边远之地。 垂拱：垂衣拱手，这里形容天下大治之甚。

故古者圣贤，独深知道，重气平也，故不以和土，但付归有德；有德知天地心意，故尊道重德。愚人实奇伪之物，故天书不下，贤圣不授，此之谓也。子其慎之矣，吾言不误也，子慎吾道矣。夫人持珍物璧玉金钱行，冥尚坐守之，不能寐也。是尚但珍物耳，何言当传天宝藏图书，乃可以安天地六极八远乎？出，子复重慎之。”“唯唯。”

“吾书乃天神吏常坐其傍守之也，子复戒之。”“唯唯。”“吾书乃三光之^{〔一〕}天神吏常随而照视^{〔二〕}之也。”“唯唯。”“吾书即天心地意也，子复深精念之。”“唯唯。”“子能听吾言者，复为子陈数不见之事。”“唯唯。”

“出口入耳，不可众传也。帝王得之天下服，神灵助其行治，人自为善，不日令而自均也。”“唯唯。弟子六人悉愚暗，无可能言，必触忌讳。今俱唯师自为皇天陈列道德，为帝王制作万万岁宝器，必师且悉出内事无隐匿，诚得伏受严教密敕，不敢漏泄。”

“诺。今且为子考思于皇天，如当悉出，不敢有可藏；如不可出，亦不敢妄行。天地之运，各自有历，今且案其时运而出之，使可常行，而家国大吉，不危亡。所以不付小人，而付帝王者，帝王其历，常与天地同心，乃能行此；小人不能行，故属君子，令付其人也。”

右平道德价数贵贱、解通愚人心⁽¹¹⁾。

【校勘】

[一]《钞》无“之”字。[二]《钞》无“视”字。

【注释】

道：指上天所谓奇道、真道。此句是说传布《太平经》。三光：日月星。陈数：列举。不见之事，指秘密不传的事项。此句是说要慎择授经授道的对象。均：平均，谐和。此句本子《老子·三十二章》。《想尔注》谓：“王者尊道，吏民企效，不畏法律，乃畏天神，不敢为非恶，皆欲全身，不须令敕而自平均。”弟子六人：指跟从天师学道的所谓六方真人。其中一人名纯。内事：指涉及天机的玄秘之事。历：指定数，周期。

属：通嘱。(11)平：衡量。此句是对全篇主旨的概括说明。

【今译】

“天师将离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返回，想再请教一两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难问题。”“你走近点，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我准备出发已有数日了，你还打算问什么问题吗？”“想请教天师前日赐给弟子的那部道书，这时候提问是极不恭敬的，我不该这样做，但今天不问个明白，以后永远都弄不明白了。”“你这样做没有犯什么忌讳。”“今日弟子望明师开教下愚弟子。”“你说吧。”

“天师前后授与弟子道书，其价值多少？”“噫！你真是极其愚蠢，你认为我的道有衡量的标准吗？好吧，现在我详细向你叙说，使你觉悟，深深明白天道的轻重，价值多少。今天我赐与你上千斤的金子，让你献给国家，也可以得到天地的赞美，以致调正阴阳，使灾异全除，持上万双璧玉，赠给国家，将珍宝贮藏起来，因为这是天下的珍物，也能使上下四方之气显现，吉祥的兆应出现，夷狄退却万里，这样不会有祸害吗？”

今日与你谈论得全面而又深妙，这才能使帝王深得天地的欢心，天下群臣都高兴，天下万物欣喜万分，夷狄归附，瑞象显现，灾害全除，国家政权巩固，人民高寿。世人的行为规范以我书《太平经》为查考遵行的准则，思索书中要旨，莫不响应，就像对待校正几何图形的规矩一样，一板一眼按书中要求行事。已成事项（缺字），我为上天谈论道理，不会欺骗你的。今日以天法奉命帮助有德帝王，使他们无忧无虑，一日日过得快活，这价值能值多少？你这个蠢顿的学生，我难道还没有向你解释清楚？”“是是。”“再向你说一事件。天下姣美而讨人喜爱的人，莫过于漂亮女人，得到一好女子与她共同生活，生儿育女，合为一心，实在是好事善事可爱之事，是天下无可伦比之事。今以上万好女赐国家，没有不高兴欣喜的，见这事使人不知道人会衰老，这也能安天地，得万国之欢心，今八远之地响应，这样天下不就太平吗？我的道可以上安无极之天，下可顺理无极之地，八方都欣喜来降服，

纷繁的万物，全都受德化，各按其规律生活。这些价值多少，你要深深地思索。人若想向上天报大功，做得天心的人，快快向上天汇报我的书，如果你把我的书作为奇珍物珍藏起来，向上天隐瞒，老天爷会不高兴的，就不会得到上天的欢心。想得天心，要从早到晚思考我书中所说的道理，如果领受其中意旨，即得天心，这其中的价值又有多少呢？所以赠给国家千金，不如进一要言可以治理天下；赠给国家万双壁玉，不如进二位贤人，要言、大贤是罕有之道，可以使帝王安枕而治国。天下大乐而太平，除去灾变，安定天下，大贤要言是奇道，这价值又值多少呢？所以古时候的圣贤帝王，财货对他们从不贫乏，但常苦干有知识的人不多，忧愁大贤不来，人民不聚，都想外附，人民日渐稀少，这样就不称皇天之心，皇天常愁苦。若想得到各种奢侈品，喜欢这些东西，就不能得天地之心而安定四海；积聚金玉以及各种奢侈品，横纵千里，上通天，也不能致大贤、圣人、仙士来辅助治理国家啊。

你仔细思考我书的道理，大贤自来，共同辅助帝王之治，一旦而共同考虑这些问题，就像都市人都聚集京师，万物积聚，合资所有，去寻求可得到的东西。按照我书行事，天地更明，日月列星皆重放光芒，光辉照耀，贤儒全出，不再蔽藏，战争祸事再不会发生，天下大洽，再不会有相互伤害的事发生，世人同心做善事，帝王全乐。我的书能达到这藻目标，价值又值多少？你能知道吗？

想赠给国家千斤重金，不如进一要言，这可以使天下未曾有财货之缺，而是缺少士人，忧愁大贤不来，人民不聚，都想外附，人民一天天减少，所以不称皇天之心。假如积累金玉珍宝奇物，纵横千里，直至上天，终不会有贤圣仙士出来辅助帝王治理天下。

古时候的圣人贤者，深深懂得真道，看重气平，因而不依凭安乐之乡，但归附德；有德可知天地心意，故尊道重德。愚昧的人看重奢侈之物，所以天书与他们无缘，贤者圣人不接受他们，就是这个道理。对这个问题你要慎重，我说的话不会错，你要重视我传授给你的道。人持珍物壁玉金钱行走，夜晚坐守这些宝物，不能睡觉，如果说尚且仅是为珍物，还谈什么传天书秘图书《太平经》才可以安定天地六极八无之地呢？我要走了。再叮嘱你，要谨慎啊。”“是是。”

“我的书是天神吏守护着我而写成的，你要小心才是。”“是是。”“我的书是三光之神吏的照视下而写成的。”“是是。”“我的书就是上天心意，你要再细细的阅读。”“是是。”“子要听我的话，再列举秘密不传的事项。”“是是。”

“传道之时，要谨慎选择授经授道的对象。帝王得道天下服从，神灵会帮助治理，人自为善，不久天下会变得祥和。”“是是。弟子六人都愚昧糊涂，不会谈什么道理，必触忌讳，今日只有天师亲自为皇天陈列道德，为帝王制万万岁宝器，天师必会全部告知涉及天机的玄秘之事，而不会隐瞒。我们真诚恭敬地叩首，接受严教密敕，不敢漏世。”“好吧，今日为你们思考讨论关于皇天的问题，一旦全部说出，不敢有半点隐藏；有的如果说不明白，也不敢乱说。天地运行各自都有周期，今日查考时势机会，再决定远出，而且可常行，国家大吉，不会危亡。所以真道不付小人而付帝王，帝王的气数、命运、常与天地同心，才能行道；小人不能行，故委托君子，令君子协助传道。”

以上所说的是衡量道德价值贵贱，解通愚人不通的问题。

【评析】

《太平经》作为道教“ 宝秘图书 ”，所传奇道、珍道其价值无量。远非金玉，美女可比。本篇用无限拔高“ 奇道，珍道 ”的方法，来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注意，从而达到从封建帝王到平民百姓对道教的向往和归附。文中充满气数时运的神秘色彩。但以后的历史证明；东汉末年，社会步入宦官于政、外戚篡权、军阀混战的大动荡之中，道教天师的密法并没有能够拯救社会的崩溃，而是进入了中国历史上长达近四百年之久的黑暗、战乱、分裂的时期。

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 第六十三

“真人前。凡为人臣子民之属，何者应为上善之人也？真人虽苦，宜加精为吾善说之。”“唯唯。但恐反为过耳。”“何谦？诺。诚言。”“今为国君臣子及民之属，能常谨信，未尝敢犯王法，从生到死，讫未尝有重过，生无罪名也，此应为最上善之人也。”“噫！子说似类之哉，若是而非也。子之所说，可谓中善之人耳，不属上善之人也。行，真人复为吾说最上善孝子之行当云何乎？宜加精具言之。”

“今所言，已不中天师意，不敢复言也。”“何谦？真人取所知而言之，不及者，吾且为子达之。”“唯唯。然上善孝子为行也，常守道不敢为父母致忧，居常善养，旦夕存其亲，从已生之后、有可知以来，未尝有重过罪名也，此为上孝子也。”“噫！真人所说，类似之又非也。此所说，谓为中善之人也，不中上孝也。”

“不及为过。”“非过也。今乃以真人为师弟子行作法，真人视其且言何耳。今子言财如是，俗人愚暗无知，难教是也。积愚日久，见上善孝之人，或反怪之。子不及，为子说之。”“唯唯。”

“行，虽苦，复为吾具说上善之弟子。”“今已有二过于天师，不敢复言也。”“行，子宜自力加意言之。为人弟子见教而不信，反为过甚深也。但不及者，是天下从古到今所共有也。平说之。”“唯唯。然为人弟子，旦夕^{〔一〕}常顺谨，随师之教敕所言^{〔二〕}，不失株分，不敢妄说，乱师之文^{〔三〕}。出入不敢为师致忧。从见教于师之后，不敢犯非^{〔四〕}邪，愉愉日向为善，无有恶意^{〔五〕}，不逆师心，是为上善弟子也。”“噫^{〔六〕}！真人言，几类似之，是非上善之弟子也，财^{〔七〕}应中善之弟子耳。”

【校勘】

〔一〕《道典论》无“常”字。〔二〕《道典论》无“敕所言”三字。〔三〕《道典论》无“文”字。〔四〕“历”下八字，《道典论》无。〔五〕“意”《道典论》误作“音”。〔六〕“噫”《道典论》误作“意”。〔七〕“财”《道典论》作“方”。

【注释】

苦：遇难题而难以作出解答。致：招引，引来。此句是对真人的谅解的话。作法：传道法。此句是说你要是在传道时该讲些什么。不久株分：不差毫厘。株：半两的十二分之一。分：一铢的十二分之一。

“实不及。愚生见师严敕，自力强说三事，三事不中明天师意，为过责甚重，恐夏有罪不除也。”“凡人行，有不及耳，子无恶意，无罪也。今天下人俱大愚冥冥，无一知是也。极于真人，说事常如此，今何望于俗夫愚人哉？其常不达，信其愚心，固是也。”“天师幸事事哀之，既罔示之，愿复见为达其所不及，恩惟明师师行。”“吾将为真人具陈说之，子宜自力，随而记之。”“唯唯。”

“诺。”“然，夫上善^{〔一〕}之臣子民之属也^{〔二〕}，其为行也，常旦夕忧念其君王也。念欲安之心，正为其疾痛，常乐帝王垂拱而自治也，其民臣莫不象之而孝慈也。其^{〔三〕}为政治，但乐使王者安坐而长游，其治乃上得天心，下

得地意，中央 则^[四]使万民莫不欢喜^[五]，无有冤结失^[六]职者也。跂行之属，莫不向风而化为之，无有疫死者，万物莫不尽得其所。

天地和合，三气俱悦，人君为之增寿益算，百姓尚当复为帝王求奇方殊术，闭藏隐之文莫不为其出，天下响应，皆言咄咄。善哉，未尝有也。上老至于婴儿，不知复为恶，皆持其奇殊之方，奉为帝王，帝王得之，可以延年；皆借其君且老，治乃得天心，天地或使神持负药，而告子之，得而服之，终世不知穷时 也。是所谓为上善之臣子、民臣之行所致也。真人宁晓知之不邪？”“唯唯。”

跂行之属^[七]，莫不向风而化，万物各得其所。天地和悦，人君为增寿，上老至于婴儿，不知复为恶。天下且惜其君恐老，天地必使神人持负灵药告之，帝王服之，寿无穷矣。

【校勘】

[一]《钞》脱“善”字。[二]《钞》无“也”字。[三]《钞》无“其”下十七字。[四]《钞》无“则”字。[五]“喜”《钞》作“心”。[六]《钞》无“失”下四字。[七]此段是附存以资参考的《太平经钞》文字。

【注释】

闾(kāi 开)：开启。 中央：指人间，人间由大地交合而诞生，故曰中央。 穷时：指寿无命终。

“子可谓已觉矣。是故太古上皇帝第一之善臣民，其行如此矣。以何能求之，致此治正也？以此道。吾道正上古之第一之文也，真人深思其意，即得天心矣。吾敬受是于天心矣，而下为德君解灾除诸害，吾畏天威，敢不悉其言？天且怒，吾属书于真人，疾往付归之上德君，得之以治，与天相似，与天何异哉？”

“善乎善乎！见天师言，承知天太平之平气真真已到矣。其所以致之者，文已出矣，乐哉复何忧？今民非子事，何故见善即喜，见恶则忧之乎？所以然者，善气至，即邪恶气藏，吾且常安，可无疾伤；夫恶气至，则善气藏，使吾畏灾不敢行，天下皆然。故吾见善则喜也。”“善哉，子之言也。”

“天师幸哀，已为说上善臣子民之法，愿复闻上孝之术。”“善哉，子难问也。然^[一]，上^[二]善第一孝子^[三]者，念其父母且老去也^[四]刚，独居闲^[五]处念思之，常^[六]疾下也。于何得不死之术，向^[七]可与亲往居之，贱财贵道活而已。思弦歌哀曲^[八]，以乐其亲，风化其意，使入道也，乐得^[九]终古与其^[十]居，而^[十一]不知老也。常为求索 殊方，周流远所也^[十二]，至诚乃感天，力尽^[十三]乃已也，其^[十四]衣食财^[十五]自足，不复为后世置珍宝也^[十六]，后悉^[十七]愁苦父母，使其^[十八]守之^[十九]。家中先死者，魂神尚不乐愁苦也。食而不求吉福，但言努力自爱于地下，可毋自苦念主者也，是名为太古上皇最善孝子之行。四方闻其善，莫不遥为其悦喜，皆乐思象之也，因相仿效，为帝王生出慈孝之臣也。

夫孝子之忧父母也，善臣之忧君也，乃当如此矣。真人今旦所说，但财应平之行，各欲保全其身耳，上何益于君父师，而反言为上善之人乎？此财名为自佑利之人耳。真人尚乃以此为善，何况俗人哉！自见行谨信，不犯王法，而无罪名者，啼呼自言不负天，不负君。

父师也，汝行适财自保全其身耳，反深自言有功于上，而啼呼天地，此悉属下愚之人也，不能为上善之人也。

今所以为真人分别具说此者，欲使真人以文付上德之君，以深示敕众贤，使一觉悟，自知行是与非，亦当上有益于君父师不邪？太上中古以来，人益愚，日多财，为其邪行，反自言有功于天地君父师，此即大逆不达理之人也。真人亦岂知之那？”“唯唯。”

【校勘】

[一]《钞》无“然”字。[二]“上”字上《钞》有“何为上善臣子之行也”句。[三]“子”下《钞》有“之行”二字。[四]《钞》无“也”字。[五]“闲”《钞》作“间”，间、闲通用。[六]《钞》无“常”下四字。[七]《钞》无“向”下七字，但有“以奉亲”三字。[八]《钞》无“哀曲”二字。[九]《钞》无“得”字。[十]《钞》无“其”字。[十一]《钞》无“而”字。[十二]《钞》无“也”字。[十三]“尺”《钞》讹作“书”。[十四]《钞》无“其”字。[十五]“财”《钞》作“才”，财通才。[十六]《钞》无“也”字。[十七]《钞》无“悉”字。[十八]《钞》无“其”字。[十九]“之”下《钞》有“此为善且第一孝子也”句。

【注释】

太古：三古之首，与中古，下古相对而言，亦称上古。上皇帝，指天皇、地皇、人皇。风化：劝导化解。此句是说都拿来为父母担忧用。食：指祭家鬼。主：指在世的双亲。

“子可谓已觉矣，今为行善，实大难也，子慎之。子不力通吾文，以解天地之大病，使帝王游而无忧无事，天下莫不欢喜，下及草木，子未能应上善之人也。财名为保全子身之人耳，又何以置天地乎？”

夫人欲乐全其身者，小人尤剧，子亦知之乎？”“唯唯。”“子可谓为已觉矣，慎之！”

“唯唯。今天师幸哀愚贱不达道之生，愿复闻上善之弟子行也。”“然[一]，上善之[二]弟子也[三]，受师道德[四]之后，念缘师恩，遂得成人，乃得长与贤者[五]相随，不失行伍，或得官[六]位，以报父母；或得深入道[七]，知自养之术也。

夫人[八]乃得生[九]于父母，得成道德于师，得荣尊于君，每[十]独居一处，念君父师[十一]将老，无有[十二]可以[十三]复[十四]之者[十五]，常思行[十六]，为师得[十七]殊方异文，可以报功者[十八]。惟[十九]念之正心痛也，不[二十]得奇异也，念之故行，更[二十一]学[二十二]事贤者，属托其师，为其言语，或使师[二十三]上得国家之良辅，今复上长[二十四]有益帝王之治，若此[二十五]乃应[二十六]太[二十七]古上善之弟子[二十八]也。

及后生者，明君贤者，名为上善之人。若真人，今且可言易教谨信，从今不达师心，此者，财应顺弟子耳，但务成其身也，又何益于上，而言为善弟子乎哉？真人说尚言，而民俗夫愚人常自言有功于师，固是也。

夫为人臣及弟子，为人子，而不从君父师教令，皆应大逆罪，不可复名也。真人所说善于民臣、善弟子，其行财不合于罪名耳。愚哉子也，何谓为善乎？是故俗夫之人愚，独已洞达久矣。今以真人说绳之，已知其实失正路，入邪伪，迷惑久哉！是故天独深知之，故怒不悦，灾委积，更相承负是也。皆若真人言行，财保其身不犯非者，自言有功于天地旁人也，是其大愚之剧者也，子复慎之。

子言未尽合于天心也，吾所以使真人言者，不以故子也。但欲观俗人之

得失，以何为大过乎？故使子言之，视其在直非耳。子亦知之那？”“唯唯。”

【校勘】

[一]《钞》无“然”字。[二]《钞》无“之”字。[三]《钞》无“也”字。[四]“德”《道典论》误作“教”。[五]“者”《钞》作“柔”，《道典论》误作“仙”。[六]“官”《钞》作“名”。[七]“道”下《钞》有“味”字，系衍文。[八]《道典论》脱“人”字。[九]《钞》脱“生”字。[十]《钞》无“每”字。[十一]“父师”二字《钞》倒作“师父”。“师”下《道典论》衍“之”字。[十二]《钞》脱“有”字。[十三]“可以”《钞》倒作“以可”，《道典论》“以”，下有“报”字。[十四]复《钞》作报。[十五]《钞》脱“者”字。[十六]《道典论》无“行”字。[十七]“得”《钞》作“求”。[十八]《道典论》脱“者”字。[十九]《钞》无“惟”下上十六字，“惟”《道典论》作“每悔”二字。[二十]《道典论》无“不”下七字。[二十一]“更”上《钞》有“或”字。[二十二]学下《道典论》有“奉”字。[二十三]《钞》无“师”字，疑涉上文而衍。[二十四]《钞》与《道典论》皆无“今复上长”四字，但《道典论》有“又”字。[二十五]“此”下《钞》有“者”字。[二十六]“乃应”二字《钞》作“为”。[二十七]“太”《道典论》作“上”。[二十八]“上善之弟子”《钞》作“善弟子”，《道典论》作“之善弟子”。

【注释】

愚贱不达道之生：真人自谦之称。 缘：沿着，顺。

“行，子已觉矣。本觉真入之时，不欲与真人语言也。见子惓惓，日致善也，故与子深语，倦道天地之意，解帝王之所愁苦，百姓之冤结，万物之失理耳。今既为子陈法言义，无所复惜也，子但努力记之。”“唯唯。”“吾向睹几何弟子，但不可与语，故不与研究意语也；故吾之道未尝传出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去，子晓矣。”

“然，天师既哀弟子，得真言不讳。君贤则臣多忠，师明则弟子多得而不讳而言。”“善哉，子之言也，得觉意，行，言之。”“今天地实当有仙不死之法、不老之方，亦岂可得耶？”“善哉，真人问事也。然，可得也。天上积仙不死之药多少，比若太仓之积粟也；仙衣多少，比若太官之积布帛也；众仙人之第舍多少，比若县官之室宅也。常当大道而居，故得入天。大道者，得居神灵之传舍室宅也。若人有道德，居县官传舍室宅也。”

天上不惜仙衣不死之方，难予人也。人无大功于天地，不能治理天地之大病，通阴阳之气，无益于三光四时五行天地神灵，故天不予其不死之方仙衣也。此者，乃以殊异有功之人也。子欲知其大效乎？比若帝王有太仓之谷、太官之布帛也。夫太仓之谷，几何斗斛？而无功、无道德之人，不能得其一升也；而人有过者，反入其狱中，而正尚见治，上其罪之状，此明效也。

今人实恶，不合天心，故天不具出其良药方也，反日使鬼神精物行考，答击其无状之人。故病者不绝，死者众多也，此若县官治乱，则狱多罪人，多暴死者，此之谓。

如有大功于帝王，宫宇积多，官谷有布帛，可得常衣食也。夫人命帝王，但常思与善人为治，何惜爱哉？人君职会，当与众贤柔共平治天下也。夫君无贤臣义无孝子，师无顺善弟子，其为愁不可胜言也。

是故上古三皇垂拱，无事无忧也，其臣谨良，忧其君，正常心痛，乃敢助平天下也，尚复为其索得天上仙方，以予其君也，故其君得寿也。或有大

功，功大尚得俱仙去，共治天上之事，天复衣食之，此明效也，不虚言也。夫中古以来，多妒真道，闭绝之，更相欺以伪道，使人愚，令少贤者，故多君臣俱愁苦，反不能平天下也，又多不寿。非独今下古人过也，所由来久矣，或大咎在此，子亦岂知之那？”“唯唯。”

【注释】

太官：这里指掌管宫庭御、宝货、珍膳的少府。少府为皇家私库，其长官为九卿之一。 传舍：供来往的人住宿的馆舍。 此句形容用人问审讯和刑罚来比附上天的作为。 所述上古情形，实际上是宗教虚言。

“故今天上积奇仙衣，乃无亿数也，但人无大功，不可而得之耳。比若人有县官室宅、钱谷、布帛，常当大道而居，为家不逃匿也；而无功德者，不能得谷一斗、钱一枚、布帛一寸，此明效也。故太古中古以来，真道日衰少，故真寿仙方不可得也。而人过得独寿者，极是其天下之大寿也。”

“何也？”“真道德多，则正气多，故人少病而多寿也；邪伪文多，则邪恶气多，故人多病而不得寿也，此天自然之法也，故古者三皇之臣多真道也，故其君多寿；五帝之臣少真道，故其君不若三皇之寿也；三王之臣复少真道，不能若五帝也；五霸之臣最上功伪文祸，无有一真道，故多夭死，是明效也。其中时时得寿者，极天下之寿人也。子重知之耶？”“唯唯。”

“是故古者圣贤，但观所得瑞应善恶，即自知安危吉凶矣；其得上善文应者，其治已最无上矣；其得中文应者，已象中人矣；其得下文应者，已象下人矣。”“何谓也？”“谓得文如得三皇之文者，即其上也；若得五帝之文者，即其中也；若得三王之文者，即其大中下也；如得五霸之文者，即其最下也。”

“何以明如斯文乎？”“善哉，子之言也。教其无刑而自治者，即其上也；其出教令，其惧之小畏之者，即其中也；教其小刑治之者，即其大中下也；多教功伪，以虚为实，失其法，浮华投书，治事暴用刑罚，多邪文，无真道可守者，即是其下霸道之效也。古有圣贤，但观可得天教敕，即自知优劣矣。”

“愿闻教者，使谁持往乎？然，或为其生贤，辅助其治，此若人家将兴，必生贤子也。或河洛为其出应文图，以为券书，即是也。子知之耶？”“唯唯。”

“复为真人更明之：家人且衰，生子凶恶；人君且衰，天不为生贤良辅也。人家且衰，子孙不好真正道德，反好佞伪浮华，功邪淫法，即成凶家矣。且人家兴盛，必求真道德，奇文殊方，可以自救者；君子且兴，天必予其真文真道真德，善人与其俱共为治也。河洛尚复时或敕之，灾害日少，瑞应日来，善应日多，此即其效也。”“善哉善哉！”

“行，去，真人勉之力之，当有功于天，当助德君为聪明。”“何谓也？”“欲有大功于天者，子今又去世之人也，不得誉于治，以何得有功于天乎？”“今当奈何哉？”“但以文书归付德君。德君，天之子也，应天心，当以此治报天重功，而以安天下，兴其身，即子亦得吉，保子寿矣。”“善哉！唯唯。”

【注释】

五帝：指黄帝、颛顼（zhu ānx ū）、帝喾（kù）、尧、舜。 三王：指大禹、成汤、周文王和武王。 古传黄河曾有龙马出图，伏牺氏依据它创制

八卦；洛水曾有神龟出书。大禹依据它作为《洪范》（《尚书》篇名）。券书：指上天降示的足以为凭的神书。券，契据。寿：真人属地，地寿百岁，而仙界百岁为一日，则真人之寿，可得而知其久长。

“行，去，三行之说已竟矣。以是示众贤凡人，后世为善，当若此也。勿敢，但财利其身者，自言为善上，以置天君父师也。真人所说人行也，尚可折中以上，及其大下愚、为恶性恶行者积多，讫不可胜名，以书付下古之人，名深自实校，为行以何上有益于天君父师，其为行增但各自佑利而已邪？天深知人心□□哉，故病者众多也。”

“善乎！愚生得睹天心师言，已大觉矣。”“子可谓易觉之人也。今世多下愚之人，自信愚心，不复信人言也，过在此。毁败天道，使帝王愁苦者，正起此下愚之士，反多妒真道善德，言其不肖而信其不仁之心。天病苦之，故使吾为上德之君出此文，可以自致能安其身，而平其治，得天心者。太古上皇之君深与天厚者，正以此也。真人宁晓不邪？”“唯唯。”

“行，子已知之，去矣，行，思之。”“唯唯。愿复请问一事。”“行，言。”“天师陈此法教文，何一众多也？”“善哉，子之难也，可谓得道意矣。然天下所好恶善，义等而用意各异，故道者，大同而小异，一事分为万一千五百二十字，然后天道小耳，而王道小备。若令都道天地上下、八方六合、表里所有，谓此书未能记其力也。真人宁知之那。”“唯唯。”“行，子已知之矣。以此书付道德之君，令出之，使凡人自思行得失，以解天地之疾，以安帝王，其治立平。真人晓邪？”“唯唯。”“行；去，自历勿忽也。”“唯唯。”

右分别君臣父子师弟子、知其善恶行得失占。

【注释】

此句数字以其数位相加，即1+1+5+2，适为9，乃阳数之极。此句是对全篇主旨的概括说明。

服人以道不以威诀 第六十四

“真人前。凡人当以严畏智诈常威胜服人邪？不宜邪？子自精言之。”“然，人致当以严畏智诈胜服人。”“何也？”“夫人以此，乃能治正人。”

“噫！真人内但俗人之人知耳，未得称上真人也。其投辞皆类俗人，不入天心也。夫上真人投说，乃当与天心同也。今以严畏智诈胜服人，乃鬼神非恶之也；乃阴阳神非恶之也；非独阴阳神非恶之也，是故从天地开辟以来，天下所共病苦而所共治者，皆以此胜服人者，不治其服者。故其中服而冤者，乃鬼神助之，天地助之。天地助之，敌人者亦治其胜人者，而助服其服者也。

是故^{〔一〕}古者三皇上圣人^{〔二〕}胜人，乃以^{〔三〕}至道与德治人^{〔四〕}胜人者^{〔五〕}，不以严畏^{〔六〕}智诈也。夫以严畏^{〔七〕}智诈刑罚胜人者，是^{〔八〕}正乃寇盗贼也。夫寇^{〔九〕}盗贼亦^{〔十〕}专以此胜服人，君子以何自^{〔十一〕}分别，自明殊异乎^{〔十二〕}，而真人言当以此，曾不愚哉？

【校勘】

〔一〕《钞》无“是故”二字。〔二〕《钞》无“人”字。〔三〕“以”《钞》作“与”。〔四〕《钞》无“人”字。〔五〕《钞》无“者”字。〔六〕“严畏”《钞》作“威严”。〔七〕“严畏”《钞》作“威严”。〔八〕《钞》无“是”

字。[九]《钞》无“寇”字。[十]《钞》无“亦”字。[十一]《钞》无“自”字。[十二]“乎”下《钞》有“故道德之君常将严威智诈为盗贼之行矣”十七字。

【注释】

人：这里主要指统治者。严畏智诈常威：指刑罚、权术和武力等。胜服：压服、胁迫。

是正从中古以来，乱天地者也，子知之那？是故上古有道德之君，不用严畏智诈治民也。中古设象，而不敢用也。下古小用严畏智诈刑罚治民，而小乱也。夫下愚之将，霸道大兴，以威严与刑罚畏其士众，故吏民数反也。是故以道治者，清白而生也，以德治者，进退两度也，故下古之人进退难治，多智诈也。

天以道治，故其形清，三光白；地以德治，故忍辱；人以和治，故进退多便其辞，变易无常故也。天正为其初，地正为其中，人正最居下，下极故反上也。”

“以何知其下极也？”“以其言进退无常，出入异辞也。此三气下极也，下极当反上就道，乃后得太平也，与天相似；就德乃中平也，与地相似；就和乃得小乱也，与人相似；就严畏智诈刑罚乃日乱，故与霸君相似，刑罚大起也。今真人反言当以严畏智诈，此乃乱天义者也。”

“今天师言，不当以严畏刑罚也，天何故时遣雷电辟历取人乎？”“善哉！子之难也，得其意。然所以取之者，人主由所敬重，事欲施恶，以易冤人，人有乃至尊重，反使与人六畜同食，故天治之也，而助其服人食此人，恶之也。是故天下无大无小，轻易冤人者也，悉共见治也，而怜助服者也。

故君子胜服人者，但当以道与德，不可以寇害胜人、冤人也。夫严畏智诈，但可以伏无状之人，不可以道德降服而欲为无道者。当下此也，比若雷公以取无状之人，不可常行也。

与天心逆、治欲得天地心者，乃行道与德也，故古者圣贤，乃贵用道与德、仁爱利胜于人也，不贵以严畏刑罚惊骇，而胜服人也。以此邪在、安威骇服人者，上皇太平气不得来助人也。所以然者，其治理人，不知或有大冤结而畏之不敢言者。比若寇盗贼夺人衣服也，人明知其非不敢言，反善名字将军上君，此之谓也。或有力弱而不能自理，亦不敢言，皆名为闭绝不通，使阴阳天气不和。

天之命人君也，本以治强助劣弱为职，而寇吏反以此严畏之威也，乃以智诈惊骇之。使平气到，德君治，恐以是乱其正气，故以此示真人也，以付上德君，以示诸贤及凡人，使吏民自思，治当有益于上，慎毋乱之也。真人党晓知之邪？”

“唯唯。”“行，子已觉矣。去常慎言，毋妄语也，天非人。”“唯唯。”“凡人不及，不若好问也。”“唯唯。”

右分别胜服、天地人鬼神所非恶、所助法。

【注释】

象：指象刑，即有表示五等的特制服饰来加于罪犯身上，以示耻辱。

下愚：指春秋五霸。汉代易纬《乾坤凿度》称坤性德厚，默塞、沉厚，本经续加发挥，谓地乃德之长，万物之母，常忍辱居下，不自言劳苦。天正：即以冬至所在的十一月为岁首的周历。其时天之阳气始施黄泉之下，物

得萌生，故这里称之为初。 人正：即以正月为首的夏历，其时万物破壳而出，人得加功展业，开门就职，故这里称之为最居下。 三气：指天之太阳气、地之太阴气、人之中和气。三气均由元气分化而成，始为太阳气，继为太阴气，终为中和气。 六畜：马牛羊猪犬鸡。 雷公：指雷神。 此句是对全篇主旨的概括说明。

【今译】

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

“真人上前来，凡是作为人臣子民之类的人，怎样做才能够得上是最好的人？真人虽然难以作出确切的解答，但应该深刻思考，为真善传播尽力。”
“是是。”“我恐怕做不好。”“何必谦虚呢？来，照直说吧。”“今为国君臣子及民众之类的人，要常恭谨诚实，未曾敢犯王法，从生到死，一生没有犯过大错，活着时没有罪名，这样才是最好的人。”“噫！你说这一类的话，不属于上等好人。你在为我说说最好的孝子的行为是什么？应注意用精确的语言全面详细地叙说。”

“我今所言，已不合天师的意思，不敢再说了。”“何必谦让呢？”

真人择取自己所知道的说吧，闹不明白的，我再来为你宣明。”“好吧。我认为最好的孝子的行为是，常守道而不敢招惹父母生气，在一生中，了解父母的一切，未曾有过大的罪名，这就是最好的孝子。”“真人所说这类话又不对，你所说的，只是中等善人，够不上最好的一类啊。”“我又说得太不好。”“没关系。今天仍然把真人作我的弟子而传授道法，你应该考虑在传道上该讲些什么，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俗人愚昧无知的人才那样说，那是些难教的人。你的观点不改变，见到最行孝的好人，还会遭到责怪。你没有说到点子上，听我来讲叙道理。”“是是。”

“这又是一个疑难问题，我再让你详细叙说什么是最好的学生。”“今日已在天师面前犯了两个错误，不敢再说了。”“没什么，你应该努力，深刻领会我说的道理。做学生，在受教诲时而没有诚意，那就是深深的罪过。这尚没有说到家，这个问题是天下从古到今所共同遇到的，让我慢慢说。”

“是是。做学生的，从早至晚顺从谨慎，老师讲什么，学生听什么，不得有丝毫差错，不敢随便乱说而乱了老师的思路。出出进进不敢惹老师生气，学习知识一切依从于老师，不敢犯过错，暗暗地一天天学习有用的知识，没有恶意，不违老师意愿，这就是最好的学生。”“噫，真人的这些话意思差不多，这不是指的最好的学生，仅仅只是中等学生。”

“我说得不好。愚生见天师严格要求，自己尽力说了三件事，但都不切合天师的心意，过错太大，恐怕再犯过错就无法解救啊。”“一般人像这样做，还不如你呢，你又没有恶意，即没有罪过。今天下人全都愚蠢昏昧，什么都弄不清楚。就像你这位真人，说事也就这样，对那些俗夫愚人还有什么过高的要求！那些人不通情达理，过于自信地愚蠢，这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天师希望对任何事都关照，既开启教导我，请您再说说我弄不懂的问题，愿听天师教诲。”“好啊，我将为真人详细论说，你应该努力学习，随时做好记录。”“是是。”

“最好的民臣，他们的行为是早晚都忧念君主，惦记君王的心是否安宁，想着君王有什么病痛，常乐帝王治理国家顺利，最优秀的臣子会自修身，老

百姓竞相仿效。他们所实行的政治，能使帝王安坐而长游，上得天心，下得地意，生活在人间的万民莫不欢喜，大家和睦相处，人人都有事情可做。就是那些用脚行走的动物，也因为人间的和睦而归化，天下没有生病死亡的人，万物莫不尽得其所。

天地和合，三气俱悦，人君增寿，百姓再次为帝王求奇方殊术，各种神书秘籍纷纷被寻找出来，天下响应，人们都说：‘好啊，这真是以前从未有的神奇事啊！’从古稀老人至年幼婴孩，再不知什么是恶事，都持奇殊之方，奉给帝王，帝王得之，可以延年益寿；民臣常怜惜君王渐老，治理国家得天心这类事，天地指使神仙持负仙药，像对待儿子那样，让君王服下仙药，因而会永远不知寿尽命终。这就是所谓最好的民臣的行为，真人竟知道吗？”

“ 是是。 ”

用脚行走的那些动物，因为人间的和睦相处而归鱗，万物各得其所。天地和悦，人君增寿，上至老人下至婴孩，再不知什么是恶事。天下怜惜君主衰老，天地派神人持仙药送来，帝王服仙药，万寿无疆。

“ 你听了我讲的话可能已经明白了许多道理，所以最最远古时，天皇、地皇、人皇最好的臣民的行为就是这样。以什么标准要求，致此有这样醇正的政治呢？这就是依我所说的道。我道正是上古时代第一重要的真道，真人深思其意，就可得天心。我恭敬接受天心，而下为德君解灾除害，我惧怕天威，岂敢不按天意行事？天如果发怒，我就把书托付给真人，你赶快把书归付给上德帝王，使天得以治理，与天上的治理相似，人间与上天会有什么不同呢？ ”

“ 这真好事啊！听了天师一席话，才知道上天太平之平气真正地到了。其所以达到这种境界，是文书已出来了，真是快活事，又什么可担忧的呢？今臣民不像做儿子那样服事帝王，为什么见善事就高兴，见恶事就忧虑呢？因为善气至，即邪恶气藏，我们就可常安宁，没有疾伤；恶气至，即善气藏，使人们惧怕灾害而不敢行，天下都一样，所以我见善气则喜。 ” “ 你说的好啊。 ”

“ 天师哀怜我，已为我说了做最好世臣民的标准，现在想听听什么是最好的行孝之术。 ” “ 你问得是一个难题啊。做得最好的孝子是父母年老将要离开人世的时候，独自思念父母，经常为此焦灼得发病，到处寻求不死亡术，孝子活着的标准是贱财贵道。用平和的音乐安慰父母并与父母居住在一起，以使亲友高兴，劝导化解心中的焦虑，进入善道，使父母永远高兴地与儿子生活在一起，而不知衰老。孝子常为父母求索治病的药方，并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其诚意感动上天，上天也会帮忙。衣食财自足，不再为后代添置珍宝，反而全都拿来为父母受用，让父母保管。家中先去世的人，魂神尚不愁苦，于是祭祀家鬼但并不求助保佑，告慰死者在地下自爱，不要苦念在世的双亲。这才是名为太古上皇最好的孝子的行为。四方闻其善行，莫不为孝子喜悦，并且都乐于向孝子取法，仿效他的行为，认为孝子是帝王调教出来的慈孝之臣。孝子忧虑父母，善臣忧虑君王，都是这样。真人今朝所说，仅仅才够上一般的孝行，各自只想保全自身的利益，上无益于君父师，这怎么说得上是最好的人呢？这仅仅才是保佑自身利益的一类人，真人将这类人看作善人，更何况俗人！你自以为行为谨慎、稳重、不犯王法，而且无罪名，叫嚷着自己不负天，不负君父师，自己的行为是自保全身，反而深信有功于上天，呼喊天地，这些是属于下等的愚昧之人的做法，不能成为最好的人。今

日之所以与真人分类讨论这些问题，是想使真人将文章送归上德之君，然后向众贤宣明，使全部人觉悟，自己知道自己的行为为教师获是对是错，这样才上有益于君父师，对吗？太古中古以后，人愈来愈蠢，愈来愈重财，这是邪道，一些人反而自言有功于天地君父师，这是些大逆不道的人。真人也知道这些吗？”“知道。”

“你可以说已经觉悟了。今日行善事，难啊，你要谨慎。你如果不努力弄通我文中的意思，以解天地对世人行为的痛恶深忌，使帝王游乐，无忧无虑，天下皆大欢喜，下至草木，你就不算是最好的善人，仅仅才是保全你自身快活，小人尤其愿意这样做，你知道这些道理吗？”“是是。”“你看来已经明白了，谨慎啊！”“是是。今天师哀怜愚生不长进，愿再请教最好的学生的行为准则是什么。”“好吧。最好的学生是，从老师学习道德之后，念念不忘师恩，遂得成人，于是长久与贤者相随，不会被排斥在道德圈外；或得官位，以报孝父母；或深入道，知道自养的方法。人由父母所生，但从老师那儿学习道德，从君王那儿得到荣尊，每独居一处时，思念君父师将老，而没有能够报答，常思考自己的行为，为老师获求殊方异文，可以报教诲之恩。每当思念老师，思绪痛苦时，是没有为老师求得奇异之书。想着的事就做，更进一步地学习事奉贤者，托奉老师的名义，推行老师的主张，或使老师上得国家的辅助，今日居上而长久有益于帝王治理国家。若做到这样，才算是太古时最好的学生。这些人恩泽流及后代以及明君贤良之辈，这些人也成为好人。就像真人，今日赞许真教，并谨慎恭信，性格随合不惹老师生气，这样做，才够得上顺从的学生。可追求自身利益的学生，又何益于上天，这样的人怎么能说是好学生呢？真人持这种论点，而那些俗夫愚人更加会常自言对老师有功德。”“人臣的下属及学生，作为人子，而不听从君父师的教令，都是大逆罪，不在另定罪名。真人听说好人民臣，好弟子，他们的行为与罪名不合。你真是愚蠢，什么是善的标准？俗夫之类的人愚昧，也会洞若观火看问题。今日以真人的论说来衡量，已知没有说在点子上，入了邪道，迷惑太久了！上天深深知晓，故不高兴而生气，聚积灾害，前代罪过会殃及后代。全都痿你所说的，行为仅只是保全自身而不犯罪，自言对天地旁入有功，是更加愚蠢的人，你要谨慎。你的话没有与天心相合，我所以使真人发表意见，是有原因的，但想知道俗人的得失，这是什么大过错吗？所以我让你说，从而辨清什么是邪恶，什么是正直。这些你也明白吗？”“明白了。”

“好吧。你已经觉悟了。使真人觉悟之时，不再与真人谈过多的道理。见你诚恳，一天天变善，才与你谈很深的道理，谈天地之意，化解帝王的愁苦、百姓的冤结和万物失去治理的窘境。今日既为你陈列道法，讲述道意，再没有什么吝惜的，你要努力记录下来。”“是是。”“我一直有许多弟子，但不能与他们多说，也不可能把话说到家，所以我的道法，还没有传出去，你知道吗？”“明白。”“你去吧，你已经明白道法了。”

“天师既哀怜弟子，讲真道而无隐瞒，君王贤明臣多忠诚，天师明白那么学生多可直言。”“说得好啊，你论说问题又进了一步，继续说吧。”“今天地确实有神仙不死之法、不老之方，这些可以得到吗？”“你问得这事是可以得到的。天上聚积神仙不死之药有多少，就像太仓的积粟；仙衣多少，就像太官聚积的帛布；众仙人的住所多少，就像天子的室宅。众仙人常当大道而居，因而能入天。大道是居住神灵的馆舍。人有道研可居天子的馆舍。上天并不吝惜仙衣不死的药方，但难给予人。人对天地无大功，不能治理天

地大灾，通阴阳之气，无益于日、月、星；无益于四时节气；无益于五行；无益于天地神灵，所以上天不给人间不死之方和仙衣。这些宝物，可以给那些有突击表现的有功之人。你想知道此事的明显效果吗？这就像帝王有太仓之谷、太官的布帛。太仓之谷，有多少斗，多少斛？数不清呀！而无功、无道德之人，不能得其一升。人犯下罪过，被关入大狱，正等待判决，列举其罪状，这又是一明显的证据。今人确实罪恶很多，不合天心，所以上天不出良药仙方，反一日日使鬼神精物勘验答击有罪过的人。所以病者不断，死者众多，就如同县官治乱，狱中多罪人，多暴死者，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说人对帝王有大功，宫宇积多，官谷有布帛，则可丰衣足食。人的性命掌握在帝王手中，但常思念与善人治理天下，何怕借爱、吝嗇性命？人君的职责所在，是与众贤用柔术，即安抚的方法共治天下。君无贤臣，父无孝子，师无顺从美德的弟子，其忧愁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上古三皇治理天下，无事无忧，臣僚谨慎恭良，为君王担忧，为天下担忧，于是敢协助君王平天下，还为君王索得天上仙方，送给君王，所以君王增寿啊。如有大功，功大得全随神仙而去，共治天上之事，天赐衣食。这是明证，不是虚言。中古以来，世人多妒真道，不接受真道，而且以伪道相互欺骗，使人们变得愚昧，使贤者减少，君臣都愁苦，不能平天下，人又多不长寿。这不仅仅是下古人才有的过错啊。过错很早就有了，或者说大祸患就在此，这些你也知道吗？”“知道。”

“今日天上积奇方仙衣上亿数，但人没有大功，不可得到。就像有功德的人有天子馆舍、钱谷、布帛，常在大道居住，得享荣华富贵；而没有功德的人，不能得谷一斗、钱一枚、布帛一寸，这是明证。太古中古以后，真道一日日减少，因而真寿仙方不可得也。如果人有罪过而独得高寿，这人是侥幸者。”“为什么呢？”“真道德多，那么正气就多，人少得病而多长寿；邪伪文多，那么恶气就多，因而古时多病而短寿的人多，这是上天自然法则。人者三皇之臣多真道，所以君王多长寿；五帝之臣少真道，所以君王不如三皇高寿；三王之臣更少真道，不如五帝；五霸之臣崇尚虚假之功，文饰之祸，没有一点真道，所以早亡，这也是明证。这其中也时时有高寿的人，那是把早死的人而未享尽的年寿都侥幸地揽在自家一人身上了。这道理你明白吗？”“明白了。”

所以古时候的圣人贤人，只要观看所得吉祥的兆应和善恶，就立即知道安危吉凶了；得到道经的人，是最好的人；得到德经的人，是中等人；得到儒经和法家著作，就是下人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说，得文如得三皇之文，只略强于中下等；若得五霸之文，是最下等啊。”“为什么明显地以文来判断高下呢？”“你问得好啊。教化没有刑法而能够自治，是位于上；出教令而惧怕，是小小的畏惧，位于中；出教令而用小刑法治理天下，略强于中下等；教化多虚伪，以虚为实，失去法则，浮华写书，治理政事暴用刑法，多邪文，无真道可守，就是下霸道的明证，古时圣贤，通过观察而得无效示令，就自己知道做得是好是坏。”

“想听听真教是由谁主持并传播一事？”“行啊。或是在世的贤人，辅助治理天下，就像某人家将兴旺，生贤子一样。或是河洛会出应文图，以此作为上天降示的足可为凭的神书，你知道吗？”“知道了。”“再为真人作进一步说明：家人衰，生子凶恶；人君衰，上天不为生出贤人良臣辅助政治。人家衰，子孙不好行真正道德，反好佞伪浮华，陷入房中术中，导致乱家的恶果。人家兴盛，必求真道德，奇文殊方，可以自救；君子兴，上天会象对

儿子那样来赐教真文、真道、真德，赞同人与其共同治理天下。河洛书再次显现或授与你，灾害日少，吉祥的兆象日来，善事日多，这就是明证也。”

“好事啊。”

“真人应当勤勉努力，应当对天有功，应当辅助德君变聪明。”

“为什么？”“想对上天立大功的人，即进入神仙的第三等级。不得颂扬政治，又怎么对上天有功呢？”“今日有什么办法呢？”“可以用文书付归德君。德君是上天的儿子，顺应天心，用这种治理方法，向上

天报重功，使天下安宁，而你自身也会得善得吉兆，保你长寿。”“那太好了。”

“好了。三个方面的内容我都说完了。以后你要将真道向众贤凡人宣示，这样做后世才能行善。”“不敢。仅仅为自身谋利，自己认为自己做得好，上面还有天君父师在检验啊。”“真人所说人的行为，还可折中为上愚、大下愚，这些人恶性恶行积累日多，已经无法说清。以书付下古之人，各自会深刻切实检查，这样做才能有益天君父师，其行为，仅仅只是各自保护自己的利益吗？天深知的人心（原文缺两字），所以生病的人很多。”

“好啊！愚生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上天心意和天师的高论，已大大觉悟了。”“你还是个聪明人。今日世上多愚昧的人，这些人自信愚心，不再相信人言，罪过就在此。他们毁败天道，使帝王愁苦，正是这些极愚蠢的人，反而谄妒真道善德，言语不伦不类而信不仁之心，上天极为痛苦，因而指使我为上德之君做这篇文章，这样可以安宁自身，天下大治，得上天心意。太古上皇之君与上天感情深厚，正是这个道理。真人难道不明白吗？”“明白。”

“好啊，你已明白道理，去吧，边走还要边思索。”“是是。愿再请教一个问题。”“说吧。”“天师讲叙法教，文章为什么竟那样多？”“你又提了一个难题，可以说得真道了，天下所喜欢的善恶，意义相同而用意不同，所以天道是大同小异的。一事分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然后是天道的精粹之义，而王道基本具备。若综论天地上下、八方六合、表里所有，我的书尚未能全面记录。真人明白吗？”“明白。”“行啊，你已经清楚了。把此书付给道德之君，然后向示人宣示，使凡人自思行为的得失，以化解天地疾病，以安慰帝王，他们的治理会安宁太平。真人晓得吗？”“知道。”“以后要磨砺自己，不要轻慢。”“是是。”

上面分别论说了君臣父子老师学生知道善恶行为得失的占验。

服人以道不以威决

“真人上前来，大凡人君都是用刑罚、权术、武力等压服世人吗？这样做不适宜吗？你应当好好思索再发言。”“我认为人君极应当用刑罚、权术和武力来制服人。”“为什么呢？”“人君这样做，可以使人端正。”“噫！真人只有俗夫饮类人的认识，不能称上第一等的真人啊，你就问题发表看法近似俗人，不合天心。第一等的真人叙说，才与天地相同。今日用刑罚、权术、武力来制服人，是寄居在人体内的神精魂鬼谴责憎恶；不是鬼神谴责憎恶，而是天神地神谴责憎恶；不是天神地神谴责憎恶，是从天地开辟以来，天下所共受其病痛而共同治理的事。最终，严畏智作全部被天下人所治服。而上天不治被严畏智诈压服的人。那么其中被严畏智诈治服而受冤的人，有鬼神帮助，天地帮助。有天地帮助，人也治制严畏之人，并帮助能使人心悦诚

服的人。古时候三皇上圣人征服人，是以至高无上的道与德征服人，不行严畏智诈的作法。用严畏智诈征服人，正是寇盗贼的作法。寇盗贼专用此法制服人，君子以什么来说明他们与寇盗贼的做法有别，从而宣明与寇盗贼有极大的差异呢？真人也这样认为，也是够愚蠢的！

这正是从中古以来天地开始变得混乱，你知道这些吗？上古有道德的君主，不用严畏智诈治民。中古有了刑罚，但不敢用。下古少用严畏智诈刑罚治民，而有小乱。拙劣的统治者——春秋五霸，大兴霸道，用威严与刑罚制服士众，因而吏民频繁造反。所以用道治理天下，政治清明而人民长寿；用德治理，政治稍逊道治处于两可之间；所以下古民众进退难治，多用权术、武力。天以道治，天空澄净，日月星明亮；地以德治，万物之母常忍辱居下，不自言劳苦；人以中和相治，怎样对自壶有利就怎样说，变化没有规律。从冬至十一月开始，十二月为中，人在正月加功展业，开门就职，走入极限再返回。”

“那什么是下级呢？”“说话进退无常，出入乱说，这就是三气的下极，下极走入极限就返回真道，以后就是太平世界了，这与天相似；就严畏智诈刑罚而说会导致一日日混乱，与霸君相似，刑罚大起。今真人反而说用严畏智诈，这是乱上天的法度啊。”

“今听天师所说，不当用严畏刑罚，那上天为何时时派遣雷电霹雳伤害人呢？”“你这个问题提得好，说明你理解了我的意思。雷电伤人，是上天对帝王的本来态度，在处理事情时滥用刑法，会造成轻易冤杀。人本是万物之长，反而使人与六畜一样，所以上天要惩罚人，并帮助那些被迫与六畜同食的人，憎恨那些逼人恶食的人。天下的帝王臣民无大无小，凡轻易冤害人的，都会被受到处罚，上天只怜悯那些顺从的人。因而君主制服人，当用道与德，不可以伤害顺从的人，冤杀人。严畏智诈，罪大无可名状，严畏智诈取代不了道德对无道者的感化力量，严畏智诈只是在最万般无奈时才作为一种手段使用，就像雷公曾伤害无辜之人，不可常发生一样，迎合天心，想得到天地心意，要行道行德，所以古时候的圣贤，重视用道与德、厚爱于人来制服人，轻视用严畏刑罚去惩罚、制服人。以此来纠正、安定威慑治理天下，而最盛明的太平气是不会来助人相治的。所以，治理人，不知道或有大冤害而惧怕不敢说话的人，就像寇盗贼夺人衣服，人明知他这样做不对，但不敢言，反而称寇盗贼为将军上君等好听的名字，这是我要说的一种情况。还有的人力弱而不能申诉，也不敢说话。这些都导致闭绝不通，使阴阳天气不和。

上天授予统治权给人君，原本是要人君以治强助劣为职，而强盗般的官吏反借机行严威慑之术，用权术对付百姓。上天平气到，德君治，由于强盗般的官吏行严威之术恐怕会出现扰乱正气的情况，所以将书教示真人，真人上付德君，以后再向诸贤凡人示教，使臣民自己思考问题。这种治理方法有益于上天，切莫扰乱。真人觉悟明白了吗？”

“天师说的极是。”“好吧，你已明白道理，离开天师以后要谨慎说话，不要随便发言，不要责怪人。”“是是。”“如有不懂的事，一定要请教。”“是是。”

以上分别说明了如何制服人以及天地人鬼所谴责憎恶、所助天法的问题。

【评析】

什么是第一流的臣民？什么是最好的学生？什么是最佳孝子？天师依据

道教的伦理道德规范向真人纯作了详细而周密的论证。文中宣示上善三行：臣民旦夕忧念君王，乐其垂拱长游而自治，并且惜君恐老；孝子愁思父母而病痛，竭财殫力使入道，告慰家鬼莫牵念，孝闻四方成典范；弟子眷眷顾念师恩，极力弘扬师法，使业师荣膺“国家良辅”的美誉。但那些仅保全其身的臣子弟子，属于“大愚之列。”上善三行已架构起树立道教天师权威以及以君父师取代君父夫的“三纲”新格制，但狭隘的宗教排他性，又使本卷不顾历史事实地拔高道教，贬低儒、法，实不可取。

本卷第二部分在讨论统治方针与统治策略问题时，提出力倡道治与德治，反对法治、霸治，这是黄老思想的再现，同时对于批判东汉的强权也具有进步意义。

三合相通诀 第六十五

纯谨再拜，“请问一事。”“真人所疑者，何等也哉？”“朝学暮归，常居静处，思其要意，不敢有懈也。今天师书辞，常有上皇太平气且至，今是何谓为上？何谓为皇？何谓为太？何谓为平？何谓为气？”“真人今且何睹何疑，一时欲难问微言意哉？”“所以及天师遍具问书文意者，书上多道上皇气且至，而不得其大要意。今不及天明师诀问之，恐后遂无从得知之，故敢不具问之也。”

“善哉子之言，万世不可易也。夫天至道、大德、盛仁时已到，皇灵乐人急行之，故天气 讽子之心，使子旦夕问，天法察察，吾甚怪之。诺，真人安坐，为子具分解其字意，使可传而无极时。然上为字者，一画也，中央复画一直，上行复抱一，一而上得三一，上行而不止，不复下行也，故名为上者，乃其字无复上也，反上为下。下者，一画也，亦中央复画直，下行复抱一，其行遂下，不得复上，故名为下也。夫志常欲下行者，久久最下，无复下也；比若浊者，乐下为地，故地最下，无复下也。上为字者，常上行，不得复下，比著清者，乐上行为天，天乃无上也。是故天之为法，名各各自，字各自定，凡天下事皆如此矣。故^{〔一〕}圣人制法，皆象天^{〔二〕}之心^{〔三〕}意也。守一而乐上卜，卜者，问也，常乐上行而卜问不止者，大吉^{〔四〕}最上之路也。故上字一画，直上而卜。下为字者^{〔五〕}，一下而卜，卜，问也，常思念问，下行者极无下，故乐下益者不复得上也。故上常无上字者，乃言其治当日上行，合天心，复无上也。”

“善哉善哉！明师幸哀为其解‘上’字，愿复闻‘皇’为字者。”“一‘日’而‘王’，‘日’上一者，天也；天者数一，天得日，昭然大明则王，故为字，‘一’与‘日’、‘王’并合成‘皇’字也。一为天，天亦君长也，日亦君长也，王亦君长也，三君长相得成字，名为皇。皇者，乃言其神盛煌煌，故名为皇也；皇天下第一，无复能上者也。”

皇字者^{〔六〕}，一日而王。上一者天，数得一，得日照，然后大明则为王；一与日、王合，而成皇字也。一为天，天亦君也，日，君德也，王亦君长也，三君长共成皇。言盛德煌煌，天下第一，无复能上者也。

【校勘】

〔一〕“故”《钞》作“夫”，“夫”上《钞》有“天师书辞常有上皇太平气且至何谓也”十六字。〔二〕《钞》脱“天”字。〔三〕《钞》无“心”字。〔四〕《钞》无“者大吉”三字。〔五〕《钞》无“者”字。〔六〕此段是附存的以资参考的《太平经钞》文字。

【注释】

讽：暗示。 一：指道，上字去横，余画似卜。 数：指自然基数。天由元气最先凝结而成，象成数生，故为数一。 此句从《白虎通》说，又加以神学改造。

“善哉善哉！师幸哀开以皇字，愿闻其太平气之字。”“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行如天，凡事大也，无复大于天者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平者，比若地居下，主执平也。地之执平也，比若

人种善得善，种恶得恶，人与之善，用力多，其物子好善；人与之鲜鲜，其物恶也。气者，乃言天气悦喜下生，地气顺喜上养；气之法行于天下地上，阴阳相得，交而为和，与中和气三合，共养凡物，三气相爱相通，无复有害者。太者，大也；平者，正也；气者，主养以通和也；得此以治，太平而和，且大正也，故言太平气至也。”

“善哉善哉！此者乃独言天地中和气，当合相通共治耶？凡事皆当三合共事耶？”“善哉善哉！子之言也，已得天法，帝王象之以治，比若神矣。然为真人具说之，自随而记之。”“唯唯。”

“元气与自然太和之气相通，并力同心，时恍恍未有形也，三气凝，共生天地。天地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凡物。凡物与三光相通，并力同心，共照明天地。凡物五行刚柔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成共万物。四时气阴阳与天地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兴生天地之物利。孟仲季相通，并力同心，各共成一面。地高下平相通，并力同心，共出养天地之物。蠕动之属雄雌合，乃共生和相通，并力同心，以传其类。男女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此皆本元气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乃道可成也。

太者^{〔一〕}，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有大于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比若地居下执平。比若人种刈，种善得善，种恶得恶。耕用力，分别报之厚。天气悦下，地气悦上，二气相通，而为中和之气，相受共养万物，无复有害，故曰太平。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男女同心而生子，父母子三人同心，共成一家，君臣民三人共成一国。

【校勘】

〔一〕此段是附存的以资参考的《太平经钞》文字。

【注释】

三合：始见于《楚辞·天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又《春秋谷梁传·庄公三年》：“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

元气：指作为宇宙万物之本原的无形存在与实体。自然（之气）指处于本然状态的无形存在与实体。太和之气，指阴阳相持未分、处于氤氲交融状态的无形存在与实体。以上三气，与汉代所谓太初、太始、太素相近似。恍恍：浑沌溟濛状。三人：指父母子。种刈：播种与收割。指农事活动。

共生和，三事常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职，共成一事，如不足一事便凶。故有阳无阴，不能独生，治亦绝灭；有阴无阳，亦不能独生，治亦绝灭；有阴有阳而无和，不能传其类，亦绝灭。故有天而无地，凡物无于止；有地而无天，凡物无于生；有天地相连而无和，物无于相容自养也。故男不能独生，女不能独养，男女无可生子，以何而成一家，而名为父与母乎？故天法皆使三合乃成。故古者圣人深知天情，象之以相治。故君为父，象天；臣为母，象地；民为子，象和。天之命法，凡扰扰之属，悉当三合相通，并力同心，乃共治成一事，共成一家，共成一体也，乃天使相须而行，不可无一也。一事有冤结，不得其处，便三毁三凶矣。故君者须臣，臣须民，民须臣，臣须君，乃后成一事，不足一，使三不成也。故君而无民臣，无以名为君；有臣民而无君，亦不成臣民；臣民元君，亦乱，不能自治理，亦不能成善臣民也。此三相须而立，相得乃成，故君臣民当应天法，三合相通，并力同心，共为一家也。比若夫妇子共为一家也，不可以相无，是天要道也。此犹若人

有头足腹，乃成一身，无可去者也；去之即不足，不成人也，是天地自然之数也。

故古者圣人取法于天，故男子须得顺善女与为治，然且有善子。男者，君也；女者，臣也；子者，民也。故天命治国之道，以贤明臣为友，善女然后能和其子也，善臣然后能和其民也。善女然后能生善子，善臣然后能生善民，民臣俱好善，然后能长安其上也。真人欲乐知其效，天者，君也；地者，臣也；天雨周流，雨之善地，生物善；雨之恶地，生物恶，此之谓也。

今父母君臣，尚但共持其大纲纪耳。大要实仰衣食于子，人无子，绝无后世；君少民，乃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是故古者大圣贤共治事，但旦夕专以民为大急，忧其民也。若家人父母忧无子，无子以何自名为父母，无民以何自名为君也。故天之法，常使君臣民都同命，同吉凶，同一职，一事失正，即为大凶矣。中古以来，多失治之纲纪，遂相承负，后生者遂得其流灾尤剧，实由君臣民失计，不知深思念，善相爱相通，并力同心，反更相愁苦。夫君乃一人耳，又可处深隐，四远冤结，实闭不通，治不得天心，灾变怪异，委积而除。天地所欲言，人君不得知之，大咎在此。不三并力，聪明绝，邪气结不理，上为皇天大仇，下为地大咎，为帝王大忧，灾纷纷不解，为民大害，为万物大疾病，为是独积久矣，非独今下古人过所致也。真人亦知之乎？”

“知如此久矣，实不知其所由致。故问之。诚冤，今当奈何之乎？”“然天太平气方到，治当得天心，乃此恶悉自除去，故天使吾具言之。欲使吾救其失，为出正文，故使真人来悉问之也，此所由生凶也。不象天地元气自然法，不三相通，并力同心，故致此也。若三相通，并力同心，今立平大乐，立无灾。”

【注释】

纲：网上总绳；纪：丝缕头绪。二者均喻指事物的统领部分。

“愿闻治之当云何乎哉？”“急象天法，如比上为也。天法，凡事三并力同心，故天以三光为文，三光常相通共照，无复绝时也。天券出以来，人以书为文以治，象天三光，故天时时使河洛书出，重敕之文书人文也，欲乐象天洞极神治之法度，使善日兴，恶日绝灭。书者，但通文书三道行书也。君宜善开导其下，为作明令示敕，教使民各居其处而上书，悉道其所闻善恶。因却行，亦可但寄便足，亦可寄商车载来，亦可善自明姓字到，为法如此，则天下善恶毕见矣。君导天气而下通，臣导地气而上通，民导中和气而上通。真人传书，付有德之君，审而聆吾文言，立平立乐，灾异除，不失铢分也。吾书敬受于天法，不但空陈伪言也。天诛杀吾，子亦知是谪重耶？”“唯唯。”

“欲得吾书，信得即效司之，与天地立响相应，是吾文信也。以此大明效证，可毋怀狐疑。夫治国之道，乐得天心自安者，但行此，效与天响相应，即天与人谈之明券也。吾但见真人常乐助有德之君，欲报天重功，故一二言之耳。吾知其失，在此闭不通□□得书，君为制作明教善令。言从今以往，吏民宜各居其处，力上书，悉道善恶，以明帝王治，以通天气，勿得相止，止者坐其事三年。独上书尽信，无欺文者，言且召而仕之。其仕之云何，各问其才能所长，以筋力所及署其职。何必署其筋力所能及乎？天之事人，各因其能，不因其才能，名为故冤人，则复为结气增灾。所以然者，人所不及，虽生之死，犹不能为也。

今人所乐，极乐得善物金玉也。今使明君有教，言人有能扶手尽得天下县官金银奇伪之物，不以过汝，尽以与汝，其人极乐得之也；力而不及，物系其两手，弊尽之，犹不能致也。今为人父母君，将署臣子之职，不以其所长，正交杀之，犹不能理其职事，但空乱其官职，愁苦其民耳。官职乱，民臣愁，则复仰呼天，自言冤，上动天，复增灾怪。故古圣贤欲得天心，重慎署置，皆得人心，故能称天心也。

其称天心云何？行之得应其民，吏日善且信忠，是其效也；则迁之以时，是助国得天心之人也。或但有乐，一旦贪名得官，其行无效，不称天心无应者。夫帝王乃承天心而治，一当称天心，不称天心为过。故其治无善放应，当退使思过。如此，则天已喜，而天下莫不尽忠信，尽其能力者也。幽隐远方闻之，无藏其能者也。其上书急者，人命至重，不可须臾。人且复啼呼冤，今复结增怪变，疾解报之。其事可忍者须秋冬。”

“何必须秋冬乎？”“然，秋者物毕成，冬者物毕藏，天气定也。物以仲秋八月成熟，其实核可分别，故当顺天地之法，始以八月分别视之。九月者，天气之究竟也，物到九月尽欲死，故当九月究竟读视之，观其善恶多少。十者，数之终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天正以八月为十月，故物毕成；地正以九月为暑月，故物毕老；人正以亥为十月，故物毕死。三正竟也，物当复生，故乾在西北。凡物始核于亥，天法以八月而分别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实核之，故天地人三统俱终，实核于亥。故十月而实核，下付归之。所以然者，此八月九月十月三月也，天地人正俱毕竟，当复反始。不实不核，不得其意，天地且不悦喜，其灾不除，复害来年。故八月而分别视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而实核，下付归之，令使吏民悉得更思过失，不敢复为也。来年吏民更谨，凡物悉善矣。不归使思过，固固民臣居下失政令，不自知有过，其心不易，天道固固恶不易矣，故当付归之也。

【注释】

反：同“返”。返初，指随具有施生功能的天之阳气入藏地下，重新开始胚胎。天正：三正之一，即周历。周历以冬至所在的十一月为岁首，比夏历早两个月，所以此处这样说。地正：即殷历。殷历以十二月为岁首，比夏历早一个月，所以此处这样说。人正：即夏历。夏历以正月为岁首，于月建即北斗星柄所指十二地支代表的空间方位，则属建寅之月。依顺序推，十月则为建亥之月。所以此处这样说。乾，乾卦，代表纯阳之象。按照汉代易纬的说法，西北属于四维即四隅之一，为盛阴所在，亦为阳气始萌之时，由于阳尊阴卑，所以乾卦位于西北，表示阳之祖微据始。这里所说，即搬用易纬之说。

真人欲知其效，今年所付归，因书一通自置之，亦教吏民自记一通置之，视善恶多少，名为天券；来年付归，复置一通，视善恶多少；来年复付归，置一通，视善恶多少；下疏与上所记置，当繇相应，名为天征合符。令吏民更易心为善，得天意，所上当多善，若令大易，当大善；若令固固无变不易，所上固固；如令为恶不止，所上当益恶；吏民大欺忿天，所上当大恶增剧，故是天洞明照心之镜也。

不失铢分，以明吏民治行。夫天地比若影响，随人可为，不脱也。真人幸有善意，努力卒之慎之。子虽来问此，若无事无益天，内默视子，口可言。”“以何明之？”“以言也。夫人言事，辞详善，人即报之以善，响亦应之以

善；其言凶恶不祥，人亦报之以恶，响亦应之以恶也。凡事相应和者，悉天使之也。子宁解耶？”“唯唯。”

“夫天乃高且远、尊严，安可事事自下与人言语乎？故其法皆以自然应和之也。子今心开不？”“唯唯。已解，愿及天师复假一言。”

“行道之。”“中古皇无文，不三相通，以何能安之乎？”“善哉，子之言也。天运使其时人直质朴，其人皆怀道而信，又专一，但流言相通，人人各欲至诚信，思称天心，乃无一相欺者也。故君臣民三，并力同心相通，故相治也。如使不同心为一家，即乱矣。今者承负，而文书众多，更文相欺，尚为浮华，贤儒俱迷，共失天心，天既生文，不可复流言也。但当实核得其实，三相通即天气平矣。天法者，或亿或万，时时不同，治各自异，术各不同也。今者太平气且至，当实文本元正字，乃且得天心意也。子不能分别，天地立事以来，其治亿端，行其事，悉得天应者是也；不得天应者，非也；

是即其大明天券征验效也。宁解耶？”“唯唯。”

“行去，勿得复问。今非不能为子悉记天地事立以来、事事分别、解天下文字也，但益文难胜记，不可为才用，无益于王治，故但悉指授要道而言。夫治不理本，由天文耳，是天地大病所疾也，古时贤圣所共憎恶也。故道为有德君出，不敢作文，皆使还守实，求其根，保其元，乃天道可理，国自安。真人虽好问，勿复令益文也，去思之。”“唯唯。”

右包裹元气自然天地、凡事三合相通、并力同心、天明券、和皇平治法

。

【注释】

繇（zhòu）：通“籀”，卜兆的占词。 中古皇：指伏羲、神农、燧人。孝经纬书谓，三皇无文，设言为教而民不违。 本元正字：指各派著作中确属守本原：保根基的纯正判断，即正宗统治术。参见本经卷九十一《拘校三古文法》。 此句是对全篇主旨的概括说明。

【今译】

三合相通诀

真人纯恭敬地再行礼，说：“请教一个问题。”“真人弄不明白的是什么问题？”“早学晚归，常居静处思索《太平经》的经文主旨，不敢有所松懈。天师的书上说，常有上皇太平气到来，我想问问，什么为上？什么是皇？什么是太？什么是平？什么是气？”“真人今日如何有这么多体察，这么多疑问，一时诘难发问，我能用精微深远的语言回答吗？”“所以我向天师全面地询问书中旨意，书上多称上皇气且至，而不明其中要旨。今日如得不到天师决断答案的论说，以后恐怕没有机会了，所以要详细地请教这些问题。”

“你问得好，万世不可更改。上天位于道、大德、盛仁，时机已到，皇天有灵高兴见人急行，天气暗示人心，会使你早晚询问。天法会摆出丝毫不放过的样子，我感到是惊异。真人请坐，我为你具体分解其中奥秒，使真道广远流传。‘上’这个字，底下是一横，中央再画一竖，上面还有一短横，由横竖而构成一个上字，共三笔划。中间一竖朝上无限延伸，而下面却行不通，故读音为上，这个字不能再上，释义为至上，由上变为下。‘下’这个字，中间一竖，竖旁有一短横，中间一竖朝下无限延伸，而上行却行不通，所以读音为下。人想做下行者，久而久之走入最下，再无法下入时，就像元

气的重浊部分，喜欢下入大地，所以地居于最下处，再没有超过的；上这个字，表示常上行，不得再下，就像元气的轻清部分，喜欢上行至天，天是无上的。所以天为法，命名各有各的特定形体与含义。凡天下事，都是如此。圣人制法，都象上天的心意，守道而喜爱上卜。卜，就是问的意思，常乐上行而不停止地请教问题的人，处在大吉，即是上之路，所以上字底下一横，去掉就成为卜。下这个字，去掉上面一横也变成卜，卜是问的意思，常思念向下行的人，无可再下，如喜爱往下不断下滑，不可能再往上。持续向上而又经常不知道什么叫到头了的那个人，会说治理天下当一天比一天上行，合天心后，可再不往上了。”

“太妙了！明师怜惜我，解释了‘上’字，想再听听‘皇’字的解释。”
“‘皇’由一日而王组成，‘一’与‘日’、‘王’并合，即成‘皇’字。一为天，天也是君长，日也是君长，王也是君长，三君长相得成字，名为皇。皇，就是神盛煌煌的意思，皇，位在天下第一，没有谁能居于其上。”

皇字，由“一”、“日”、“王”组成，上一短撇为天，天的数为一，得日照，然后大明主宰宇宙，一与日、王合，而成皇字。一为天，天是君；日是君德，王是君长，三君共成皇，意思是盛德煌煌，天下第一，没有谁能居于其上。

“您说得好啊！天师怜惜我，开启‘皇’字大意，愿再听‘太平气’的意思。”“‘太’是大的意思，是说积聚崇高而广大的德行，任何事情之大，不会再大于上天。‘平’的意思是治理天下公正、均平，任何事都能得到妥善解决，不再有好私情况发生；平，就好像地位居在下，职责在执平，又好像农民庄稼种得好有好收成，种得不好没有好收成的道理一样。人爱庄稼，用力多，作物果实就丰硕；人在种庄稼时用力极少，作物果实就量微质劣。‘气’指的是阳气悦喜施生，阴气顺喜上养。气的阳施阴化的规律，行于天下地上，阴阳相得，交而为和，与中和气三合，共养万物，三气相爱相通，不再受到伤害。‘太’是大的意思；‘平’是正的意思；‘气’，主养可以通和，得此以治理天下，太平而和，而且大正，所以说太平气到达。”

“说得妙啊！这就是说天地中和气，相合相通就可以共同治理天下吗？任何事都需要三合共事处理吗？”“你问得好，已得天法。帝王效仿上天治理国家，就象神仙一样。下面我为真人详细叙说，你随时记录下来。”“是是。”

“元气与自然之气、太和之气相通，并力同心，处在浑沌溟濛的状态，三气凝固，共生天地；天地与中和之气相通！并力同心，共生万物；万物与日月星相通，并力同心，共同照明天地。万物五行、事物的两种属性是刚健柔静，它与中和之所气相通，并力同心，化成供养万物；春季少阳之气、夏季太阳之气、秋季少阴之气、冬季太阴之气与天地中和气相通，并力同心，兴生天地，会使万物的自身用途给人类带来好处；每季度的三个月并力同心，各自在五行中的方位中起作用。大地上的山川平原相通，并力同心，共出养天地万物；动物雄雌相合，共生和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这些都是来自元气、自然之气、天地授予的生存法则，任何事情有三气相通，真道即可成就。”

太，大的意思，是说聚积增多大如天，没有什么能够大于天的，平，是治理平均的意思，凡事都整治，没有不平的，地居下执平，比如人从事农事活动，农活做得好，收成就好；农活做得差，收成就差，耕田用力，收获果

实就丰硕。天气高兴而下，地气高兴而上，二气相通，就成为中和之气，相互交融共养万物，不会再有灾害，故称太平。天地中和之气同心共成一家；君臣民三方面，共成一国。

天下呈和谐状态，三事常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职，共成一事，如不成一事就会有凶祸。所以有阳无阴，阳不能独立，治理世道无法进行，有阴无阳，阴也不能独立生存，治理世道也会中断；有阴有阳而无中和之气，不能传万物种类，也会绝灭物种。所以有天而无地，万物没有依托、栖存之处；有地而无天，万物失去生命的来源；有天地相连而无中和之气，万物不能相容自养。所以男不能单独生子，女不能单独养育，男女不可生子，如何组成家庭？如何成为父亲与母亲？天的法则就是都让三合相通。因而古代圣人深知天情，效法上天进行治理，故君为父，象天；臣为母，象地；民为子，象和。上天命法规定，繁复的万物都当与三合相通，并力同心，才可共同治成一事，共成一家，共成一体，这是上天法定依存而行的事，不可缺一。一件事有冤结，没有化解，便有三毁三凶之祸。因而君要依靠臣，臣依存民，民依存臣，这样才能治理天下，三者缺一，三者都无法成事。君无民臣，就没有做君的名份；有臣民而无君，也无法有臣民；臣民没有君王，天下混乱，不能治理，也不能成好臣民。君臣民三方面须相互依存而立，相得而成，君臣民当应天法，三合相通，并力同心，共为一家。这就像夫妇子共为一家一样，不可缺一，这是上天要道。比如一个人有头有足有腹，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人，身体器官不可去掉，去掉一个就不足，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是天地自然的定律。

古代圣人，按上天法则行事，男子须得顺从善女，两者相合，如此才有善子。男是君，女是臣，子是民，因而天命治国之道，以贤明臣为友。友好对待女子然后能与良善之民相合，民臣都友好和善，然后能长安君王。真人想知道事情结果，天是君，地是臣。天降雨流泽大地，降雨是善事，万物善；降雨是恶事，万物恶，就是这个道理。

今父母君臣，掌管着事物的统领部分，大的事情是要给以子衣食，人若无子，就断绝了后世；君少民，就会衣食不足，天下民心愁苦。所以治理国家的大道，就是要以民为本。没有民众，君与臣没有什么可治，没有什么可理。古时圣贤共同治事，早晚都以民众的事为首要之务，为民众担忧。假若家人父母忧虑没有儿子，无子以何名目为父为母，无民又以什么名目做君主。上天法则，常使君臣民都是同样的命运，同吉凶，同化成万物之事，若一件平常的事失误，就会有凶祸。

中古以来，治理天下大的方略常失误，前代罪恶流及后代，后世的灾祸尤为加剧，实在是君臣民的过失，他们不知深深思念，友善相爱相通，并力同心，反而更相愁苦。君是一人，可深隐宫室，四方有乱，而不知消息，治理不得天心，灾变怪异，累积而无法除去。天地想说的道理，人君也不知道，大过错就在这里。君臣民不合力，各自不了解实际情况，邪气聚结不治，上是皇天对世人的怨恨，下是大地对世人的憎恨，这成为帝王的大忧，灾祸纷纷，无法化解，为民大害，为万物大害，这些都是积聚已久的事，不仅仅是下古人所造成的。真人你也知道这些吗？”“知道这些已经很久了，但不知道造成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想再请教。这些冤害，今日当如何处置呢？”“上天太平气刚到，治理要得天心，那么这美恶事全会被除去，上天使人详细叙说，就是要我解救流弊，为天下出正文，所以上天使你来向我请教。如果生

凶祸，原因就是没有效法天地元气法，三者不相通，假如三者相通，并力同心，天下太平大乐，没有灾害。”

“关于治的道理，又当如何讲呢？”“立刻仿效天法，比照本篇起首所谓‘治当上行’。天法，就是凡事要三件事并力同心，因而天以日月星象的变化向世间显示天意怒喜的教令，日月星常相通共照，不会泯灭。上天降示的足可为凭的神文出世以来，人以书为治理天下，日以察阳，月以察阴，星以察阴阳，交合于中央的三光呈现，上天时时使黄河、洛水出书，一而再，再而三敕书以人，就像透彻至极的神妙之治的法度，从而使善日兴，恶日绝灭。书，即通文书，是官吏、邑民、行人应诏所上的意见书。君王应善于开导下属，为作明令示敕，使民众各在自己的居处上意见书，从中得知善恶。如果惧怕直接上书，可托付顺路人捎带，也可托商车带来，或者干脆署上自己的名字直接递呈，用这种法度治天下，天下善恶都可清楚显现。君王导天气而下通，臣导地气而上通，民导中和气而上通。真人传授《太平经》，交付有德之君，使德君明确而能听从我书中的道理，天下立即太平祥和，灾异除去，不差毫厘。我书敬受于天法，决不会说空话假话，不然的话，上天会诛杀我。你知道什么是最重的罪罚吗？”“知道的。”

“想得知我书的可靠性，要立即仿照施行，很快与天地响应，这才是我书的信义。以此作明确效证，不须怀疑。治国之道，乐道天心而安，但按我书行，可得到与天响应的效果，即上天与人交流的明证。我曾见真人常常乐助有德之君，想在上天那儿报大功，所以多说了一二句。我也知道有些失误，在此不说。（原文缺两字）得书，君王为此制作明教善会，说从今以后，吏民应各居其处，力上书，尽论善恶，以明白帝王政治，以通天气，不得阻挠，阻挠者要判罪三年，单独上书并畅所欲言的人，帝王要召请进宫做官。做什么官适合，各问才能所长，根据办事能力给予官职。为什么要根据办事能力来判断呢？上天安排人，是各尽其能；不会找理由刻意难为人，不然会使冤气集结。所以人不及上天，人从生到死，没有上天就不会有什么作为。

今人所高兴的，是极高兴得到美物金玉。假如今日明君有教令，说世人有能轻易尽得天下帝王的金银奢侈之物，得到后不会归罪于人，尽量给予人，这个人极高兴得到这些食物；东西太多而担负不起，两手抓满了东西，最后倒下累死，结果还是什么没能得到。今日做人的父亲、母亲、君王，将任臣子一职，如不用其人的长处，应该绞杀，因为这就等于不能尽职尽责，而空用官职，愁苦民众。官职乱，民臣愁，民众仰天长呼，自言冤愁，惊动上天，又增灾害。所以古时圣贤想得天心，慎重设置官职，皆得人心，因而称天心。

称天心以会如何呢？被选任的官员真有政绩，民吏会一日日友善信忠，这已见成效；官员到时升迁，定是助国得天心之人。或有人为享乐一旦贪名做官，其行为无效，不称天心，无人响应。帝王承天心而治理天下，一旦称天心，就把是否称天心做为赏罚的统一标准，所以贪名得官者在位没有极好的效应，必须罢官让他们思过。这样做，上天欣喜，天下莫不尽忠尽信，尽所有的力量辅佐治理，遁世贤士们在远方得知喜讯，再不会隐藏自己的才能。如果遇上告发重大案情或自诉深冤的，人命至重，不能延误片刻。人在呼嚎诉冤，情况更趋复杂，要迅速做出处理。当事者要忍耐心等待至秋冬。”“何必待至秋冬呢？”“秋天收获季节，冬天贮藏季节，天气所定。物以仲秋八月成熟，果实可分别，因而顺天地之法，从八月开始分别视看。九月的天气是阳气衰微而阴气渐盛，物到九月都衰死，所以在九月结束一切，观其善恶多

少。十这个数，是自然基数的最的一位，所以物在十月返初。天正以八月为十月，万物成熟；地正以九月为十月，万物枯败，人正以亥为十月，万物全死。三正交错循环一圈，物复生，故乾卦在西北，万物在亥时凝核。天法以八月而分别视看，九月结束，十月对各地上书予以审核验定。所以天地人三正全部完结，审核验定在亥，十月而实核，民众归付。八月、九月、十月这三个月，天地人运行全部结束，然后再一次重新开始。不审核，不验定，不得其意，天才都蚘高兴，灾害不除，再害来年，所以八月分别审视，九月结束，十月审核验定，下付归亡，会使吏民都轮番思考过失，不敢再犯过错，来年吏民更加谨顺，万物全友善。假如不反思过错，民臣一如既往地执迷不悟，又犯过错，而又不知道自己有过错，毛病不改，天道会一如既往地憎恨其顽固不化。所以这些入应归付上天。

真人想知道事情的结局，今年就可见分晓，道书要存档立案，也要使吏民记录，阅读，根据善恶多少，记在天券上，天券是上天降示的足可为凭的神文；第二年再检查行为检验善恶多少；过一年再总结，再立档案，检验善恶多少，总结的分项记录与原来的存档立案与卜兆相应，这就是与上天相征。假如使臣民百姓递相变得友善，终于得天意，这样上天多行善；假如下大力气进行变更，就会大善；假如一直没有进行变更，就是顽固不化；假如为恶不止，上天也会变恶；臣民百姓欺骗行为使天愤怒，上天因上当更加发恶，上天对人间的行为明察秋毫，不差毫厘，以明确使臣民百姓行事。天地之间就好像影子随形，响应随声，那么与人一样，不能脱离。真人如有善意，努力实现它，完成它。你虽来问此问题，但对天的事奉没有功绩，而上天曾对你教诲，并一直在进行暗中监察。”“有什么证明吗？”“用言辞叙说即是证明。人论说事情，言辞吉善精妙，人就会以善相报，上天也会以善作出回应；言辞凶恶不祥，人也会以恶相报，上天也会以恶作出回应。万事相应相合，都是上天在起作用，你能够理解吗？”“明白了。”

“上天高大、遥远、尊严，怎可能事事亲自过问，与人用言语交谈呢？所以无法都以自然法则相应和。你现在还不明白吗？”“已经明白了，愿向天师再请赐一点学问。”“好吧。”“中古皇没有文字，也没有什么三道行书，以什么来安定天下呢？”“这个问题你问得好。自然的气数恰使那个时代的人质朴，人们怀真道而诚信，执守先天元气，口传教令使真道流传，人人都想做到诚信，都想使上天满意，没有一个相互欺骗的。君臣民三个方面，并力同心相通，所以能相互理解。假如说不同心为一家，天下就会大乱。今日历史发生了变化，各个学派的著作众多，文章以文饰来相互欺骗，变成浮华的习尚，就是贤儒也沉溺其中，共失天心。上天既让《太平经》出世，不可再让伪饰流言传播，对各派著作进行鉴别，从中筛出真实的内容，天臣民相通，就是天气平和之象。天法，或亿或万，条款极为繁多，但时时有不同，治理方法各不同，统治术也各不相同。今日太平气到来，应对各派著作进会验核，看是否做到了守本原、保根基、与正宗统治术相合，才可得天意。你不能逐项区辨天地立事以来，治理了无数事端。天下运动着的任何事物，都表明与上天相应是正确的；而没有与上天相应的，是错误的，这就是上天神券证验的效果。你能理解吗？”“明白了。”

“你走吧，不要再问。今天不是不能为你全部记下天地立事以来的事情、事事逐项区辨、解释上天降示的文字等问题，但繁琐论说难以记下，不可使人归附，也无益于王治，所以只传授要道主旨。治理天下不抓住根本问题，

上天会通过垂象来谴告，这是天地最怕受伤害，最忌讳的，也是古时贤圣所共同憎恶的。真道有德君出现，不敢泡制文饰之说，天下全诚守信，求得根本，保持本元，这样天道可顺，国家安宁。真人虽好提问题，可忽略了根本，论说常华而不实。你一边走一边思考吧。”“是是。”

以上所说是元气自然天地、万事要君、臣、民三合相通、并力同心、上天明晓神券、和合最盛明的太平之治等问题。

【评析】

“三”本为数词，道教用“三”作为代名词，或指道、德、人；或指体、神、气；或指神、气、精；或指天、地、人等。而本卷所说的“三”，系指处于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上的各类事物，由此而构成三种基本要素，如天体中的日月星、家中父母子、国中君臣民等。“合”与“相通”则是指三种基本要素的相互依存、相存联结、相互作用及最终结果——通而为一，即“共治一职，共成一事，共成一家，共成一国，共成一体”。对于这“天地元气自然法”，绝对不可违背，违背即乱。文中以“三气相通”为名号，吁请朝廷鼓励官吏、邑民、行人竞相上交反映各地灾异冤结的三道行书，并据历家和讖纬的“三正论”，提出了处理三道行书的具体办法。而篇首逐字诠释“上皇太平气”的字意，篇末倡言“守术、求根、保其元”，则点出了《太平经》全经的基本宗旨与核心思想之所在。

卷四十九 丙部之十五

急学真法 第六十六

“真人前，今良和气且俱至，人但当游而无职事，当以何明其心而正其意，常使其忽然忘为邪恶，而日好为善，不知置？令帝王垂拱而无可治，上善之人满其朝，忠信孝子皆毕备，当以何致之乎？真人有天性好善之心，常汲汲 忧天道，宜自精，具陈说之。”“然，但当急学之以真道、真德、真仁耳。”“何以当学以真道哉？”“然，道乃能导化无前，好生无辈量。夫有真道，乃上善之名字；夫无道者，乃最恶衰凋凶、犯死丧之名称也。”“真人此今但说真，善哉！吾无以加之。何以当学之以真德？”“夫人有真德，乃能包养无极之名字。夫无德者，乃最劣弱困穷小人之名字也。”

“善哉，真人之言，吾复无以加之也，真真是也。何以当学之以仁道也？”“仁者，乃能恩爱，无不包及，但乐施与无穷极之名字。夫不仁之人，乃好德反，恶典与，是乃大贪鄙之名称，与禽兽同志，无可以自别异也，”“善哉！真人之言，吾复无以加此也。今真人说三事，吾无以加此也。今人当学为善邪？不当邪？”“当力学为善。”“夫为善，亦岂有名称字不邪？”“小子不及，唯师开示之。”

“然，夫为善者，乃事合天心，不逆人意，名为善。善者，乃绝洞无上，与道同称；天之所爱，地之所养，帝王所当急，仕人君所当与同心并力也。夫恶者，事逆天心，常伤人意；好反天道，不顺四时，令神祇所憎，人所不欲见，父母之大害，君子所得愁苦也，最天下绝凋凶败之名字也。故人之行，失吉辄入凶，离凶则入吉；一吉一凶，一善一恶，为不纯谨之徒，子宁知之？”“唯唯。”“今于真人意，凡人之行云何哉？”“然，人今不力学道，辄为无可知道，辄名无道之人。夫无道之人，人最为凶恶也。今不为学德，辄为无可知德，夫无德而好伤害之人，乃凶败之符也。今人不力学仁，已不仁矣；夫不仁之人，乃与禽兽同路。人与禽兽同心，愈于死少耳。今人不旦夕力学善，失善即入恶。夫恶乃死凶之处，故凡人不力学吉，辄乃[一]入凶，夫凶乃下恶名称。”

【校勘】

[一]“乃”《道典论》作“且”。

【注释】

汲汲：形容心情急切，努力追求。

“善哉，子已长入真道，不复还反恶矣。今真人久怀智而作愚，何哉？”“不敢。”“行，子幸有能，极陈子所言，吾甚喜之。今能极于此，子曾但见吾言说，反中弃而止耶？”“不敢也。见师比敕使说，适意有所不及，不敢悉言之。”“善哉子之言，常大谦。”“今能极意真门，唯天师录示所不及。”

“然，子向所言悉是也。是故古者大圣三皇，常自旦夕力学真道，见不好学真道者，名为无道之人，夫无道之人，其行无数，天之大重怨。夫无道之人，本天不欲覆盖，地不欲载也，神灵精鬼所不欲祐，天下所共苦也。圣人贤者君子乃大疾无道之人，故古者上皇之时，人皆学清静，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学真道，乃后得天心地意。人不力学德，名为无德之人。夫无

德之人，天不爱，地不喜，人不欲亲近之。其行常行事不为德，乃为王者致害，为君子致灾，鬼神承天教，不久与为治，是故古者贤圣大儒，见无德之人，不与其通言语也。不力旦夕学仁，即且忽事为不仁。夫不仁之人，言即逆于凡事，伤人心，不合天意，反与禽兽相似，故古者圣贤不与其同路也。今人不事师力学善，即且愚暗，不知为善也，反且恣其无知之心，轻为恶。夫恶人，下愚蔽暗之人，其行乃不顺天地之道，尚为君子得事，戮其父母，愁其宗亲，为行无法，鬼神承天心为使，不喜之。为害甚处三，法所当诛。古者圣贤以为大怨，故古者悉自实核其学问也，合于天心，事入道德仁善而已，行要当合天地之心，不以浮华言事。所以然者，且失天法，失之即人凶绝短命矣，或害后世。天道不误，有格法。夫不力学大吉之道，反事者轻忽自易，必且入凶。

夫^{〔一〕}凶者乃天地人万物所疾恶，不可久存，是大患之本，祸之门户，过而陷其中便死，不得还悔过反故也。天下莫不共知之，而下士大愚，常共笑道，不知守道，早避凶害，传传为愚，更相承负。后生愚暗，复剧于前。故真道闭而不通，令人各自轻忽，不能究竟其天年，其大咎过，乃由此也。真人见吾书，宜深计之，慎无闭藏，以付贤柔明，使其觉悟。

是故古道乃承天之心，顺地之意。有上古大真道法，故常教其学道、学德、学寿、学善、学谨、学吉、学古、学平、学长生。所以尽陈善者，天之为法，乃常开道门；地之为法，常开德户。古者圣贤为法，常开仁路。

【校勘】

〔一〕“夫凶者”以下至“祸之门户”，《道典论》卷四凶徵条引全同。

【注释】

无数：不得天算，即生前所注定的寿龄。清静：指清心寡欲，致虚守静的一套修身养性的功夫。参见《老子·十六章》。恣：放纵，无顾忌。

宗亲：指五宗九族以内的亲属。此句意指鬼神在人体和幽冥中充当人之生死贵贱的主宰者。平：指柔和、清虚等处世养性之术。

故古者圣贤，与天同心，与地合意，共长生养万二千物，常以道德仁意传之，万物可兴也；如以凶恶意传之，凡物日衰少。故有道德仁之处，其人日多而好善；无道德仁之处，其人日衰少，其治日贫苦，此天地之格悬法。夫有至道明德仁善之心，乃上与天星历相应，神灵以明其行。故古者圣贤常思为善无极，力尽乃以不敢有恶，念凶路也。夫下愚之人，其心常闭塞，实无知，不可复妄假之以凶衰之恶路也。不自知大失天道，相随为恶，以为常习俗，不能自退还也。是以吾上敬受天书教敕，承顺天心开辟之，大开上古太平之路，令使人乐为善者，不复知为恶之术。

天下之人其志也常高，而其所成者反常下，不能应其本所志念也。故夫上士忿然恶死乐生，往学仙，勤能得寿耳，此上士是尚第一有志者也。中士有志，疾其先人夭死，忿然往求道学寿，勤而竟其天年耳，是其第一坚志士也。其次疾病多而不得常平平，忿然往学，可以止之者，勤能得复其故，已小困于病，病乃学，想能禁止之，已大病矣。其次大病剧，乃求索道术可以自救者，已死矣。是故吾书教学人，乃以天长寿之法，旦夕自力为之，才得且平平耳；如以平平之法学，凡人已入凶矣。愚者不知天下凡人，其本志所为，常念善高已者，不能应其所志。故为其高举之，上极于仙，即才得保其天年耳。夫大贤者志十得十，必与吾道书相应；中贤者志十，或中止更懈，

才得五，小人朝志之，暮忘其所言。故大高举者，乐使其上中下各得其心所志念。

今下古人大愚，去真道远，力学以天正文法，才不陷于伪欺耳；学以平平之文，已大欺矣；学以习文好言，大伪奸猾已起矣。天以帝王为子，恶下欺上。夫人行下多伪，即上道德仁君无所信，下民人无所附归其命。夫力旦夕教学以真道耳，力学以善道，才得平平之道也；力学以平平之道，已入浮华矣；入浮华，凡人大迷惑穷困矣，便成大凶大恶之路，帝王为愁苦，人不可治。真人欲知是信，比若人家慈父母，日教其子为善，自苦绝衣食养之老，尚固固为恶，何况凡人乃相示教以浮华之文哉！以吾书不信也，使凡人见吾书者，各自思所失。中古以来，有善道者皆相教闭藏，不肯传与其弟子，反以浮华伪文教之。为是积久，故天道今独以大乱矣。天地灾怪，万类不空也。贤儒宜各深思□□然吾今虽不旦夕与俗人同处，昭然已知之矣。天下大疾苦之，故使吾出此文以告属之，吾不空也。真人实宜重慎之，且有天谪。”“唯唯。不敢也，每见天师言，常骇慄。”“子之言是也，即天且大悦大喜，不害子也。”“唯唯。”

【注释】

万二千物：是《太平经》作者用术数推导出来的物种数目。参见本经卷九十三《国不可胜数诀》。星占家和讖纬之学认为，其国有道，德至八表，则状如半月的景星在本月末、下月初出现，助月为明，使人可以夜间作业。五大行星也接既定轨道顺行。德至于天，则北极星、北斗星和日月都为这大放光辉。

“凡人虽力旦夕学，敕教以真德，尚才得平平之德耳；学以平平之德，已入邪伪德矣；学以邪伪德，愚人已无复数矣。无有真德，恣心而行，此纯君子之贼。力学以上仁，才得成中仁耳；力学以中仁，其行才平平，无有仁也；学以不仁，愚人已成盗贼矣，不自知杀伤，无复数。恣意而行，不用道理，是正天怨地咎，人之大贼。力旦夕学以大吉之道，才得中吉耳；学以中吉，才得小吉耳；学以小吉，此已入凶道矣；学以凶道，已不复救矣。俱大暗昧无一知，见天道言其不真，但欺调纯信其愚心妄言，上干天文，下乱地理，为百姓害灾。是故吾道书学凡人也，乃大学之，使其上列真仙，如不能及真仙，可得平安，不为有德之君忧。真人宜深思惟吾言，勿复反怪之。”“唯唯。”

“今吾乃为天谈，当悉解天地开辟以来承负之责，不能大张之，以上大道大德之法，上寿之术，上善之路。人失诸暗昧，诚久信其愚蔽之心，人会为恶，不可禁止，犹复不能解其承负天地之谪过。真人宁晓吾言耶？”“唯唯。”

“夫圣贤高士，见文书而学，必与吾书本相应，不失丝发之间；中士意半达，必得其半；下士自力，勤能不失法，所以大举天民。凡人者乐其上下中无失法者，皆得正道，各自爱，不敢轻事为大忧。上士得吾道，学之不止，可为国之良臣，久久得其要意，可以度世，不复争讼事视权也；中士学吾道，可以为良善小臣，可以竟其天年；小入学吾道，可以长谨，父慈、母爱、子孝、兄长、弟顺、夫妇同计，不相贼伤，至死无怨。魂神居地下，尚复长，不复见作事，不见名为恶，子无夭年戮死者也。

夫古者本元气天生之时，人尽乐学欲仙，尚不能寿；才使人各畏死，不

犯刑法耳。夫下古人大愚，反诵浮华相教，共学不寿之业，生时忽然、自言若且无死，反相教无可爱惜，共兴凶事，治死丧过生。生乃属天也，死乃属地，事地反过其天，是大害也。吾以是行占之，知其俱愚积久，无一知也。凶事兴，即鬼大盛，共疾杀人，人不得竟其天命。

夫力学真道，才得伪道，力学真德，尚才得伪德耳。何况下古之人，反相学以浮华之文，其去道远哉！困穷不得复相拘制，反相教为章奏法律，辩慧相持长短。夫教其为仁，尚愁其不仁，及教其学为不仁之路。天乃为人垂法，天自名为大道，地自名为德。所以然者，夫天地，乃万物之父母，凡事君长，故常导之以善，不敢开昌、导教之以凶恶之路，而况人乎？

人者，天之子也，当象天为行。今乃失法，故人难治。教导之以道与德，乃当使有知自重自惜自爱自治。今反开之以刑法，使其视死忽然，尚勇力自轻，令使传相治，因而相困，反更相克贼，迭相愁苦，故天下人无相爱者，大咎在此。真人知之耶？慎之。”“唯唯。”

【注释】

数：这里指上天预先赐定的寿龄，即所谓天算。《太平经》宣扬一种观点：几杀伤人者等于自杀，伤人者等于自伤。参见卷三十五《分别贫富法》。真仙：真人与仙人。为《太平经》所拟定的神仙系统中的三、四等级。以上两句是说在阴间不受到处罚。本经卷四上《努力为善法》谓，地上得新死之人，悉向其生时所作所为以及改正的情况，据此加以赏罚，分别被列入乐游鬼、愁苦鬼、恶谪的名籍。

“夫力敕教其仁，尚苦不仁，下古之人反相教数书，已大薄矣，其相憎怨不得绝。力教其为吉，尚若不吉，下古之人反相敕力学死丧之具，豫与凶事以待之，日死不以其寿，几灭门矣，而不自知过误，临时呼天号地，自言冤，王治不平，使我失年。内行自得之，愚人不防其本，罪定乃悔，不为谨以无益也，虽号死其口，犹不复救矣。

故吾今力敕教以大仙经道，才仟其寿阶耳；学人以德，才使其仁；学人以仁，才使其平平，保其故，不敢相欺夺人财物也。学人以平平，已失法矣；学人以法，已失相克贼矣；学人相克贼，已入大武矣；入大武，即民已无罪而欺矣，困穷也成盗贼。故吾承天道法，开大吉之门，闭其凶恶之路，开天太平之阶，人人诵之，且各自谨，无可复治也，致今天时运转乐，王者乃长游而无事。

是故吾书悉考凡事之本元，才得其中也；考其中，已得其下矣；学愚人以下，已大乱矣。今下古，所以帝王虽有万万人之道德仁，思称天心，而凶不绝者，乃承负 灾乱以来独积久，虽愁自苦念之，欲乐其一理，变怪盗贼万类，夷狄猾 夏，乃先王之失，非一人所独致，当深知其本，是以天使吾出书，为帝王解承负之过。真人以吾道不与天相应，今但案吾文行之，不夫诛分，立相应矣，是吾文大信。不力行以解冤结，天道安能默空相应乎？夫愚不学，安能贤乎？夫贫而不耕，安能收耶？学辄日贤，耕辄有收。行吾书，其□□如是矣。吾保之，不学无求贤，不耕无求收，子知之乎？”“唯唯。”

“真道以正也，大德兴盛仁，各得其所矣。治平而言，莫不失一，真人解未？幸欲报天地之功而得寿者，努力信道勿懈。”“唯唯。今愚生欲复有问，不敢卒言。”“平行。”“今天师以何知人大无道德仁也？”“善哉子

之言，观其人行言云何。”“愿闻之。”“然，睹道人而忿然反非之，以知其洞无道之人；睹德而非恶之，以知为大无德之人；睹仁而非之，以知为大恶不仁之人；睹善谨而非之，以知为不谨不善之人。天性：凡同志者相爱，异志者相憎，善人亦疾苦恶人，恶人亦疾苦善人。真人宁解不？”“唯唯。”

“夫古者圣贤见人，不即与其语，但精观占视其所好恶以知之矣。正以此镜其行，万不失一。”“善哉。”“故夫道者，乃同皇天同骨法血脉，故天道疾恶好杀，故与天为重怨；地者与德同骨法血脉，故恶人伤害，为大咎；夫仁与圣贤同骨法血脉，故圣贤好施仁而恶夺，故与圣人仁为仇。是故昔者圣贤，深知此为三统所案行，故其制法不敢违离真道与德仁也。故天行者与四时并力，天行气，四时亦行气，相与同心，故逆四时者，与天为怨；地者与五行同心并力，共养凡物，未当终死而见伤害，与地为大咎；圣贤与仁同心并力，故游居常尊道而贵德，倚附仁而处，如人好夺而不仁，与圣贤为怨仇。敌火为心，心为圣，故火常倚木而居，木者仁而有心。火者有光，能察是非，心者圣而明，故古者大圣贤，常倚仁明而处，归有道德仁之君。故吾重戒真人，以吾书付归有道德仁明之君，必且乐好吾道，深知其意，案而效之，与神无异。吾不自誉于真人也，行之得应，必如重规合矩，乃后下古之人且念吾言。”“唯唯。”“行去，力之勉之，力学道德为仁，余者无可为者。出此书，无令藏。”“唯唯。”

右重明贤人心、以解愚暗、书疑者宜取诀于此。

【注释】

溜(liú)同流。猾(g)夏：骚扰中原。按照五行学说，人体五脏同五行相配，心属火行，所以此处这样说。五行相生，木生火。仁为五常之首，五常配五行，仁属木，故而此处这样说。此句是对全篇主旨的概括说明。

【今译】

急学真法

“真人上前来，今良善太和之气已到，人在游乐，忧哉忧哉，一派安乐景象，此时应使心明亮，心纯正，常常是不知不觉之中忘掉了邪恶，一天天善气至，邪气不知去向，天下大治，歌舞升平，朝夕忧念帝王并为帝王延年益寿而尽力。第一流的人占满朝廷，忠信孝子都已准备为国为民效力，还需要什么吗？真人有先天的好善心肠，常努力寻求，担心忧虑天道，当然想知道更多的精念事象与义理，下面，我将详尽地告诉你。”“那太好了。我现在急于想学的是真道，真德、真仁。”“为什么要首先学真道？”“因为真道能通导化解，是无可比拟的，有真道，就有了第一流的美号；如果是无道，那就是最最恶衰凋凶的事情，那就获得了一个死丧的名称。”“真人今日看来只论一个真字，好啊，我不再给你加任何一个字。下面，你再说说要学习真德？”“人有真德，就包容了一个宇宙迷濛浩莽的原始形态的名字，而无德的人，是最劣弱困穷的小人的名字。”

“说得好啊！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说得真实正确。那你为什么又要学习仁之道呢？”“仁的意思就是恩爱、无所不包，但乐施予没有意义的空头支票，就是不仁道的人，就是喜奸伪道，憎恨借赠，就是极为贪鄙的名称，与禽兽没有什么两样。”“谈得好啊！我同意你的看法。今真人说了三件事，

我都没有什么补充的。今人应该努力学善吗？或者说不学善？”“当然应该努力学善。”“那么学善，是否也有名称的不同呢？”“我弄不清楚，希望天师开导我。”

“为善，就是事合天心，不逆人意，这就是善的意思，善是极其透彻，没有能超过的一种概念，并与道别名，它被上天所爱、大地所养、帝王所看重的，臣僚们希望与它同心并伶。如果是恶，就会事逆天心，常伤人意，常反天道，不顺四时，令天神地神憎恨。对于恶，人们不想见，父母认为是大害，君子见而发愁苦，这是天底下最为绝调凶败的名字。人的行为，失去吉就入凶，离开凶就入吉，人的行为如是一吉一凶，一善一恶，就不是一个纯正谨慎的人，你知道吗？”“知道的。”“今天依你的意思，凡人的行为，应当怎么做？”“人如果不努力学道，就会一无所知，可以称之为无道的人。无道之人，是人群中最恶最凶的。今不努力学德，就不知道什么是德，没有德就好害伤人，这就是凶败的证明。今人不努力不仁，就是不仁，不仁的人，可以说与禽兽同路。人与禽兽同心，这样的人很难死里逃生。今日一天到晚不努力学善，失去善即入恶，恶是死凶所居的地方，所以世俗的人不努力学吉，就学入凶。凶是天下的恶名称。”

“好啊，你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入真道了，不会再返回恶。今真人早已智略，却在我这儿装傻，这是为什么？”“不敢。”“请你近前来。看来你有求道、悟道的天赋，听了你说的那些话，我非常高兴，你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实在不简单。你曾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现在想中途放弃呢？”

“我不敢。见天师接连说话，恰巧有我弄不清的问题，不敢全说出来。”“其实你谈得不错，但常常过于谦虚。”“今日能登堂入室，希望天师层层开示教导我，使我学会那些弄不懂的东西。”

“你刚才所说是真话。古时候大圣为天皇、地皇、人皇，常常努力从早到晚学习真道，见到那些不好好学习真道的人，称他们为无道之人。无道的人，一生不知寿命长短，这是上天极为怨恨的。无道的人，天不想覆盖，地不想载育，神灵精鬼不愿保佑，天下都感到愁苦。圣人贤人君子都痛恨无道的人。古时最盛明的时代，人都学清心寡欲，深深了解天地的心情，所以都学真道，这才得天心地意。

人不努力学德，名为无德的人。无德之人，天不爱护，地不喜欢，人也不想亲近他。这些无德的人做事不以德为标准，结果给帝王添害祸，给君子添祸乱，鬼神禀承天教，立即拒绝帮助。所以，古时贤圣大儒，见到无德之人，不与他们进行言语交流。一天到晚不努力学习仁，就是轻慢行事为不仁。不仁的人，言谈与凡事相违，伤人心，不合天意，反而与禽兽相似，所以古时圣贤不与这些人同路。今人不从老师努力学善，就是愚昧糊涂，不知道什么是善，反而放纵自己的无知之心，这就轻易地滑向了恶。恶人是最愚昧、最阴险、最糊涂的人，行为不顺天地之道，常常给官吏惹事，杀父母，使宗亲哀愁，行为无法，鬼神禀承天意，对恶人主宰。恶人为害有三点，即扰政、累亲、怒鬼神，所以对恶人要绳之以法，应当诛灭。古时圣贤把恶人看成大怨，所以这些圣贤全都查验自身的学问，一直到合于天心，事入道德仁善才罢休。行为总之应该要合天地之心，不应以浮华论事。不然的话，就会失去天法，失去就会凶绝短命，或许还会殃及子孙。天道不会有错，并有常规，不努力学习大吉之道，并相违背的人，就是轻慢，就是放纵自己，必会入凶。凶是天地人万物所痛恨的，不可久存，是大患的根本，大祸的门户，经过就

会陷入死亡，不得再有悔过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一点，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而下等人、愚昧的人，却无所谓，不知守道，不知早避凶害，递次相传这种愚昧，前代罪过殃及后代，后代更加愚蠢糊涂，并超过前代。这样，真道闭塞而不通过，使人各自轻慢无所谓，一辈子都不能安宁渡过，大罪过就是由此而来的。真人见到我的书，应该深深地思索考虑，谨慎但不要闭藏，可交付给贤明的、安抚治民定策略的人，使他们觉悟。

所以古道承上天之心，顺大地之意，有了上古大道真法，常教人学道、学德、学寿、学善、学谨、学吉、学古、学平、学长生。所以陈列妙道，上天为此作法规，常开“生”之门；大地为此作法则，常开“养”之户；古时圣贤为此作法则，常开“施”之路。

古时圣人贤人，与天同心，与地同意，其长久生养一万二千物，常以道德仁义相传，万物兴盛；如以凶恶善传之，则万物一天天衰败减少。所以有道德仁的地方，那里的人一日日渐多而且吉祥福庆；没有道德仁的地方，人就日益减少，其治理日益贫苦，这就是天地高悬垂照的定法。如果说有至道、明德、仁善之心，上可与天星历相应，寄居人体内的神灵，定期向天庭禀告其人的道功德业。古时圣贤，常思考为善行为有没有边际，尽量做到不敢再出现恶，害怕再有凶路。极其愚昧的人，心灵难以开窍，确实无知，不可能再去教育他们说凶衰就是恶路的道理。不知道大失天道，会相随为恶，并已经习以为常，不可自拔。因此我上敬受天书教示，承顺天心开辟，大开上古太平之路，会使人愉快地做善人，不再知道什么是恶的作法。

天底下志向远大的人，其成就反而居下，完全不能实现自己预定的追求目标。所以高士讨厌恶死乐生，去学仙道，充其量就是长寿，这是高士，是第一有志向的人；中士有志，痛恨先人早亡，坚决去学道求寿，最好的结局是得天年，以上是就高士、中士而论；其次是讨厌疾病而多不得安康，坚决学道并有学有所成，其结果只能恢复到原来的体质；从小疾病缠身，病中求学，中途想停止，已大病发作了；其次是大病加剧，仍然求索道术以为可以成道，却已死去了。所以我的书是教人学习长寿的方法，从早到晚努力学习，也只是一般成绩，如果以一般的方法学习，凡人已进入凶境了。愚昧的人不知道，天下凡人的志向及行为，常常希望达到美好、高远的目标，一般人都好高骛远，不能根据自己实际情况作出决策。所以这里突出揭示《太平经》的主旨，上通于神仙，才能长寿。大贤人十人中必有十人同我的《太平经》相应；中等贤人十人有志向于学习，如中途变更，只有五人与《太平经》相应；一般的人，早晨学习，晚上就忘掉了我的教诲。所以《太平经》中所揭示的意图与做法，使所有的人都乐于学习，但各种人所收到的效果却不一样。

夏商周以后的历史时期，人们都十分愚蠢，离天真太远，所以努力学习《太平经》的法则，才不会陷于虚伪欺诈；如果学得很一般，是大欺骗；学习浮华不是好事，大的虚伪奸猾已开始了。上天以帝王为子，憎恨下欺骗上的行为，人的行为必定邪伪，这也就表明道德仁君没有权威性，下层百姓不知道把身家性命托附给谁。如果努力地早到晚学习，教授真道，努力学习善道，只能得一般的道；努力去学一般的道，已进入浮华；进入浮华，凡人会极为迷惑穷困，这便下入大凶大恶之路，帝王愁苦，不可救药。真人想知道真实效果，我不妨给你举个例子：比如一家人，父母慈爱，天天教儿子善道，父母过苦日子，但却养活儿子一辈子，可儿子一如既往为恶。父母教儿子如此，何况凡人之间相互教示的是浮华的文字！如果不相信我的书，但可

使凡人看我的书，然后各自思考自己的过失。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以后，有善道的人都把学问隐藏起来，不肯传给弟子，反而用浮华伪文教授。这种情况积聚太久，所以天道今日大乱，天地出现灾怪，万和不见。贤儒都应各自深（缺字）。我今天虽然不是一天到晚与俗人在一起，但很清楚天下的事。天下有大疾苦，才使我出《太平经》示教、告嘱凡人，我心里感到很踏实。真人确实要慎重，不然会忽然招来恶果。”“我不敢的。每听天师的教诲，常恐惧地发抖。”你说得是实话，上天十分地高兴，将不会加害入你。”“是是。”

“凡人虽然从早到晚努力学习，从上天那儿得到真德，但也只是得到一般的德；学习一般的德，已进入邪伪德的路数；学习邪伪的德，愚昧的人再不会活得太久了。没有真德，欺骗行事，这是挂着正人君子的名号而实际上行同盗贼。努力学习第一流的仁，只能得中仁；努力学习中仁，行为一般，没有什么仁；学习不仁，愚昧的人即成盗贼，实际上也在伤害他人。欺骗行事，不用道理，正是使上天怨怒，大地责备，人就成为最大的贼，努力地从早至晚学习大吉之道，才得到中吉；学习中吉，才得小吉；学习小吉，已进入恶道；学习为恶之道，人就无可救药了。极其愚昧糊涂面没半点知识的人，见上天不说真话，而且欺骗上天，只相信那些胡说八道的话，上犯天象，下乱地貌，给百姓带来灾害。所以我逆的书使凡人学习，并且要下功夫学习，使人进入真人与仙人的行列；如不能成为真人仙人，也可得平安，不会让有德之君忧虑。真人应深深思考我的话，不要以后反过来责怪我。”“是是。”

“今天我来代表皇天对世人讲话，并将全都解释天地开辟以来出现灾异由谁承负的问题。在这里，不可能展开前面所论说的天道大德的法则和第一等长寿法术和第一等学善之路。人因为愚昧而走邪路，时间长久深深陷入愚衺的意念而不能自拔，人会变恶，无法禁止，犹其不能化解人类很多年以来伤害天地的罪过。真人能理解我说的话吗？”“明白。”

“圣贤高士，见我真道之书而学习，必与我书本旨相应，不差毫厘；如努力学习，勤奋向上，可以不失天法。还会大大超过天民——即那些修道养德归复本根而能使人依归的人。凡人高兴最优秀的人、中等之人以及平常百姓都不失天法，都得正道，各自爱，不敢掉以轻心，以生忧患。优秀的人才得我道，努力学习不松懈，可成为国家良臣，久而久之得道要旨，可以上列真仙，不会再有什么争议，完全摆脱人间俗事；中等之人学我道，可以成为良善小臣，可随应自然法则而长寿；凡人学我道，可以永久恭谨、父慈、母爱、子孝、兄长爱护、幼弟合顺、夫妇同心，不相残害，至死无怨。人死后魂神居地下，也会成为乐游鬼，在阴间不受惩罚，他们的后代也不会早夭或死于非命。

古代化生宇宙万物的无形实体元气出现，此时为天生之时，人们都乐于学习，想成仙人，但人不能长寿，这样又使人们都畏惧死亡，不犯刑法。下古时人们都愚昧，反而去学习浮华伪教，学习短寿的门道。活着时对父母的态度是漫不经心，自己说死不了，反对学习真教，耗费钱财，共兴恶事，可父母死后，才想起来大办丧事，以显孝心。人活着属于天，死后属于地，供奉地反而超过上天，是大害。我于是根据这种情况推测，知道愚昧之极，日积月累已不可救药。恶事兴起，即鬼大盛，其同伤害人，人不可能长寿。

人想学真道，可结果学到的是伪道；努力学习真德，可学到的是伪德，可见真道与真德得之极难。何况下古以后的人反而去学习浮华文章，那样离

真道德更远了！困穷导致不能再拘禁控制局面，反而竞相上疏条陈法律，各逞高明，辩论着是增刑还是减刑，是重刑还是轻刑的问题。示教人们为仁，又愁苦不仁，反又教学习不仁之路。上天于是为人立法则，天自名为大道，地自名为德。所以，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凡是由君长负责：天地因此将世人引向善，不愿开启提倡、引导示教凶恶之路，天地都这样做，何况人呢？

人是上天之子，应该仿效上天的行为。今日失去法则，所以人难治理。用道、德教导人，并且使人知道自重、自惜、自爱、自治，今天反而大用刑法，使人认为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崇尚武力，轻看生命，使人们之间去相互征服，陷于凶斗的人们更热衷于相互灭杀，灾难痛苦一个接一个，天下没有相亲相爱的人，大祸害就在这里啊。真人知道吗？你一定要谨慎！”“是是。”

“努力灌输仁，但世人仍苦不仁，下古以后的人们反而相互学习儒家五经，世风衰薄，相互憎恨怒怨不断。努力示教吉，世人又苦不吉，下古以后的人们反而相继学习死丧之事，像对待凶事那样，并以为乐事。一天天地人们不能得长寿，几乎要灭掉宗族了，可人们仍然不知道自己的过失错误，临死呼天号地，大喊冤枉，说帝王治理不好，导致我早死。问题的根本在于人们的思想行为，愚昧的人不从根本入手解决问题，罪定了，想反思悔改，但不谨慎，仍然无济于事，虽然临死呼叫的唇焦舌烂，但无法解救生命。所以我今日示教第一流仙人的常道，才能提高世人的寿命；使人学习道德，才能有仁；使人学仁，才能使人保持一般原状，不敢相欺，不敢夺人财物。人学习只处于一般状况，已失天法；使人学习法律，免除相互灭杀；使人学习相互灭杀，进入穷兵黩武局面；进入穷兵黩武，民众没有罪名仍然相互欺骗，困穷导致盗贼兴起。所以我禀承上天道法，开大吉之门，闭塞凶恶之路，天上没有太平的阶梯，人人吟诵真经，各自谨慎，再不需要治理什么，这样，致使时势气运转乐，帝王可长游而无事。

我的书全部考察了凡事的根本，才能把话说到点子上；考察其中根本，只是下策；让愚人学下等之术，将会生大乱。下古以来，帝王虽然有万万人的道德和仁，挂念上天，但恶事仍不断，灾乱相继发生，积聚日久，虽然独自忧愁苦念天下，仍想乐于得天道，盗贼祸乱众多，夷狄骚扰中原，这些都是先王的过失，不是一个人造成的灾祸，应该深深了知事情的根本。所以上天让我写书，为帝王化解多少年积累下来的罪过。真人认为我的道不与天相应，可今日查考我的文章，并且按此行动，的确不差毫厘，已经相应合了，这说明我的书非常可信。不竭力行动化解冤结，天道怎么能凭空相应？愚味而不学习，怎么能成贤人？贫穷而不耕作，怎么会有收获？学习就会一日日向贤人靠近，耕作就会有收获，按我的书行事，其（原文缺二字）就是这样。我保佑你！不学习就不必要去求贤人，不耕作就没有什么可求跽，你明白吗？”“明白。”

“真道已正，这样就使德光大，仁兴盛，各得其所。我的书所论说的道理，不管哪句话，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真人能理解吗？幸运地想报天地之功从而长寿的人，需努力信真道而不要松懈。”“是是。现在学生又有个问题想请教，可不敢冒失提问。”“你慢慢讲吧。”“今日天师是如何知道人没有道德仁呢？”“你问得好。这个问题只要观察人的行为、言语就行了。”“愿意听天师教导。”“好吧。观察道，人然后愤然反对，责难，就知道这是一个彻头踏尾的无道之人；忤察德，这个人又去非难、憎恨德，就知道这

个人是个极其没有德的人；观察仁，这个人又去非难仁，就知道这是一个极为大恶不仁的人；观察善谨同样也夫责怪，就知道这是一个不谨慎不友善的人。天性：就是说同志的人相爱，不同志的人相互憎恨，善人也会痛恨恶人，恶人也会痛恨善人。真人你理解这个道理吗？”“明白。”

“古代的圣人贤人见到人，不会立即同这个人说话，而是认真仔细地进行观察，就知道这个人的好恶。以此为参照鉴定的标准，不会出现任何差错。”

“天师说得好！”“道就是与皇天同骨法血脉，所以天道痛恨好杀，好杀会导致上天的重怨；地与德连同骨法血脉，所以圣人贤人喜好施仁而夺恶，恶与圣人仁结为大仇。过去的圣人贤人深深懂得这饮切为天统、地统、人统所考察，因而制造法则，不敢违离真道与德仁啊。上天行动，与四季测力同行，天行气，四季也行气，相应同心；因而违背四季，就与上天结怨；地与五行同心并力，抚养万物，万物尚未终死而被伤害，就对地犯下罪过；圣人贤人与人心同心并力，所以圣人贤人游乐居住常尊重道就会有显贵的德，并倚附仁而处。如果有人蛮不讲理而不仁，就是与圣贤为冤仇。火为心，心为圣，所以火常倚木而居，木属仁而有心，为有光，能明察是非，心圣而明，所以古代大圣大贤，常倚仁明而处，归附有道德仁之君。我再次告诫真人，将我的书交给有道德仁明的君主，君主会喜好我道，深知其中要旨，考察而效法，与神仙没有区别。我可不是在真人面前自吹自擂。行动要有回应，就如同重规鹵矩，有一个严格的标准，以后下古时代的人会阅读我的书。”“是是。”

“你走吧，要努力，要勤勉，努力学习道德与仁，其它的没有什么可说得了。出示《太平经》，不要隐藏。”“是是。”

以上所说，层层照亮明贤人心，化解愚昧昏暗之人，凡对真道书有疑惑的问题可在这儿找到答案

【评析】

真道、真德、真仁、真善，共同组成早期道教的真法，四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四者之间，道承天统，德承地统，仁承人统，善则“绝洞无上。”真道真在“好化生”无以伦比，与天同一“骨法血脉”；真善真在“事合天心，不逆人意”，与道名异而实同。本卷还对与“四真”相反的无道、无德、无仁进行了批判，指出是“大患之本，法所当诛。”同时还要区别真道与伪道、善道与凶道、平平之道与邪伪之道；区别上仁，中仁、平平之行。通篇所述，尽管带有宗教神秘色彩，但体现了道教在初生草创阶段对老子《道德经》全部思想的筛选提炼，对儒家“仁”论的采撷，对阴阳五行说的汲取，对三者的糅合与改造。其中真仁、善的道德观，至今有积极向上的意义。

去邪文飞明古诀 第六十七

六端真人 纯稽首再拜谨具：“敢问上皇神人求真，吾欲使天地平安，阴阳不乱，常顺行，灾害不得妄生，王者但日游冶，为大乐之经，虽所问上下众多，岂可重闻乎？”

“善哉深乎！子之所问也，何其密达也！正问此要会，子其欲进至道而退去邪文邪？诺。今且悉说之。子积善于天，吾何敢匿之？今为子眷眷其善，究于神明之心，吾不言不行，恐逆天意。若天故使子求问之也，为子具分别言，自随而记之，慎无遗也。”

帝王能力用吾书，灾害悉已一旦除矣，天下咸乐，皆欲为道德之士，后生遂象先世，老稚相随而起，尽更知求真文校事，浮华去矣。心究洽于神灵，君无一忧，何故不日游乎哉？如是天地凡事，各得其所，百神因而欢乐，王者深得天意，至道往祐之，但有日吉，无有一凶事也。吾言诚诚□□，万物失一也。但恐得之不行，众邪结也。灾异浮华，天地阴阳之大病也；大病而不治，以何得解愈哉？子既来问事，为天语言，子详思吾书上下之辞，幸有至意，慎无乱之。”“唯唯。诚得归便处，日夜惟思，得传而记之，反覆重疏，冀其万世无有去时也。”

“天地开辟，言语书文，前后相因，事同气者以类相明，求其类而聚之，其道日以彰明，无有衰时也。故自古到今，众圣共为天谈，众贤者同其辞，共为圣谋。帝[一]王者，天之贵子[二]也。子承父教，当顺行之，以除[三]天地之[四]忧，因得其祐，故常思力行之。”

吾道□□哉？见事当觉，不觉天地神明，当更求亿亿万万、千千百百、十十一一、事皆当相应，然后乃审可用也。为不相应，急复求索。其兄弟应比类，且有相应，不失一者，是也，凡事皆当如斯。”“以何审知其相应乎哉？相应者，乃当内究于心，外应于神祇，远近相动，以占事覆下，则应者是也；不相应者，说皆非也。慎之无妄言，令使人无后世也。所以然者，其说妄语无后，不可久用，故使人无后也。治道日衰，乖逆皆异言，此实非也，皆应乱天文地理，不应圣人心者，神不可使也。故言者，当内究于人情心，乃后且外洽究于神祇也。是者，即拱得失，天文之戒也。积文以类相从，使众贤聚之，撰 其中十十相应，应于人心神祇者以为文，共安其意，试之以覆下，如此乃万世不可易也。覆者，乃谓占事则应，行之则应至，是也。然后可以困 成天经法，是正所谓以调定阴阳，安王者之大术也。此乃可以转凶祸以为福，使人民更寿。”“，何故乎？天文地理正，则阴阳各得其所；阴阳各得其所，则神灵俱大喜；神灵喜，则祐人民，故帝王长安而民寿也，可不力勉乎哉矣？”

【校勘】

[一]“帝”上《钞》有“夫”字。[二]《钞》无“也”字。[三]“除”《钞》误作“降”。[四]《钞》无“之”字。

【注释】

六端真人：又称六方真人，是随天师学道的六个弟子的道号。据本经卷六十八《戒六子诀》，乃指上方玄真、下方顺真、东方初真、南方太真、西方少真、北方幽真。喻指性质大同小异的事物。撰：通“选”，择取。

困：锤炼、熔铸之义。

飞明者，三光之小者也，皆连于地下，乃上悬系于天，其动与地人民万物相应和，是要文之证也。其书文占事，百百十十相应者是也，不相应和者非也，是以升量平之，其邪文邪书悉尽绝去矣。取过事以效今事，随天可为，视天可兴，无乱天文，与天同力，可谓长吉。夫天但可顺不可逆也，因其可利而利之，令人兴矣；逆之者令人衰失天心意亡矣。”

移行试验类相应占诀 第六十八

凡移徙转行之交，天行书也，阴阳交合，天文成。帝王人民万物，皆以其理中行，得其意者吉，失其意者悉凶。事有逆顺，不可不谨善详也。

欲知其审，以五五二十五事试之，取故事二十五，行事二十五家，详记其岁月时所从来，其五音属谁手。以占吉凶，验百百十十相应者，是也。此审得天地之分理，安王者不疑也，民臣不失其职，万物各得其所，不若此书言，乱邪之文不可用也。以升量之，误人之文，有敢用者，后世无子。所以然者，贼伤人民，失天地之分部。天地主生，人反乱其阴阳，故令使人无后也。古者无文，天反原之，已出天行书之后，皆已知天道意，而故为之犯者死，多不寿而凶，正此也。

施有兄弟，以类相应和，五岳万里相应，以精详念思，其中事善，善相应；贱，贱相和，其多少高卑，万不失一也。

常效以五五二十五气，应为二十五家，二十五丘陵，书十百相应，地讖也。比其气相加，兄弟地也。其人民好恶同。又诸色禽兽草木相类，此即同气地也。以此分明，地审相应不。水气兄弟者，其鱼鳖相类，以是为占，分别其所出，万物凡事，其可知矣。其象同者，其形同也；其象异者，其形异，是非正此也。

丹明耀御邪诀 第六十九

丹明耀者，天刻之文字也，可以救非御邪。十十相应愈者，天上文书，与真神吏相应，故事效也；十九愈者，地文书，与阴神相和；十八相应愈者，中和人文也。以此效之，其余皆邪文也，不可用也。所以拱邪之文也，乃当与神相应，不愈者皆误人，不能救死也。

或有鬼神所使书文，不可知，而治愈者，是人自命禄为邪之长也，他人不能用其书文也，以此效聚众刻书文也，邪乃可刻，而尽使之无人之野处也，是文宜一一而求之，不可卒得也。

草木方诀 第七十

草木有德有道而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谓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治事立诀愈者，名为立愈之方；一日而愈，名为一日而愈方；百百十十相应愈者是也。

此草木有精神，能相驱使，有官位之草木也；十十相应愈者，帝王草也；

十九相应者，大臣草也；十八相应者，人民草也；过此而下者，不可用也，误人之草也。是乃救死生之术，不可不审详。

方和合而立愈者，记其草木，名为立愈方；一日而愈者，名为一日愈方；二日而治愈者，名为二日方；三日而治愈者，名为三日方，一日而治愈者方，使天神治之；二日而治愈者方，使地神治之；三日而治愈者方，使人鬼治之；不若此者，非天神方，但自草滋治之，或愈或不愈，名为待死方。慎之慎之。此救死命之术，不可易事，不可不详审也。

【注释】

原：宽恕。 施：大尺名，长七尺。这里是测量土地高下、水泉深浅的意思。 兄弟，喻指测量结果的类属。 治事：指医事。

生物方诀 第七十一

生物行精，谓飞步禽兽跂行之属，能立治病。禽者，天上神药在其身中，天使其圆方而行。十治愈者，天神方在其身中；十九治愈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愈者，人精中和神药在其身中。此三者，为天地中和阴阳行方，名为治疾使者，比若人有道而称使者神人、神师也。

是者，天地人精鬼使之，得而十十百百而治愈者，帝王上皇神方也；十九治愈者，王侯之神方也；十八治愈者，大臣白衣至德处士之神方也；各有所为出，以此候之，万不失一也。此三子皆为天地人行神药以治病，天使各受先祖之命，著自然之术其中，不得去也。比若凤凰麒麟，著德其身；比若蜂蛰，著毒其身，此之谓也。

当深知天道至要意，乃能明天道性，有益于帝王治，使人不惑也。如不知要文，但言天下文书，悉可用也。故十七中以下皆为邪，不与三端相应，为害甚深。故治十伤一者，不和天心意；十伤二者，不得地意；十伤三者，不得人意；十伤六七以下，皆为乱治，阴阳为其乖逆，神灵为其战斗。是故古者圣王帝主，虽居幽室，深惟思天心意，令以自全，自得长寿命。

吾书辞上下相集，厕以为文，贤明读之以相足，此乃救迷惑，使人长吉而远凶害，各当旦夕思其至要意，以全其身。夫古今百姓行儿歌诗者，天变动，使其有言；神书时出者，天传其谈，以付至德，救世失也。

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有可贼伤，方化，须以成事，不得已，乃后用之也。故万物芸芸，命系天，根在地，用而安之者在人。得天意者寿，失天意者亡。凡物与天地为常，人为其王，为人王长者，不可不审且详也。

【注释】

蛰(chài)：蝎类。 三瑞：指凤凰至，麒麟出，黄龙现。 战斗：兴灾作怪的意思。 幽室：这里指深宫。 厕：分类排比。 蠕动之属：指爬行动物。 此句是说急需动物的某一部位入药。

去浮华诀 第七十二

欲得知凡道文、书经意正，取一字如一意。比若甲子者何等也？投于前，使一人主言其本，众贤共违而说之，且有专长于天文意者，说而上行，究竟于天道；或有长于地理者，说而下行，洽究于地道；或复有长于外傍行，究

竟四方；或有坐说，究于中央；或有原事，长于万物之精，究于万物；或有究于内，或有究于外，本末根基华叶皆已见，悉以类象名之，书凡事之至意，天地阴阳之文，略可见矣。

其头足皆具，上系下连，物类有自然。因共安其意，各书其辞，善者集成一说。是以圣人欲得天道之心意，以调定阴阳，而安王者，使天下平，群神遍悦喜，故取众贤荣贯中而制以为常法，万世不可易也。今所以失天道意者，夫贤者一人之言，知适达一面，明不尽睹，不能周流六方，浚究达内外七处，未能源万物之精，故各异说，令使天书失本文，乱迷惑者，正此也。

凡事欲正者，各自有本可穷，阴阳不复易，皆当如此矣。不者，名为孤说独言；不得经意，遂从一人之言，名为偏言。天地之性，非圣人不能独谈通天意也。故使说，内则不能究于天心，出则不能解天文明地理，以占覆则不中，神灵不为其使，失其正路，遂从惑乱，故曰就浮华，不得共根基至意，过在此，令使朴者失其本也。今天道失正，阴阳内独为其病，乖乱害气数起，帝王愁苦，其心不能禁止，变气连作，人民不寿，以此为大咎。

贤明共失天心。又去圣人流久，遂不能得其分理，此名为乱道。

所以然者，经道凡书记，前后参错，为天地谈。凡事之头首，神灵之本也，故得其本意者，神灵不复战怒而行害人也，则恶气闭藏，盗贼断绝；盗贼止，则夷狄却降，风雨为其时节，是天悦喜之明效也。喜则爱其子。是故帝王延命也，泽流其人民，则及其六畜禽兽，究达草木；和气俱见，则邪恶气消亡，则正气更明，是阴阳自然之术法。犹比若昼日用事，则夜藏；小人逃亡，则君子行。详思此言，此言所以益命，分明阴阳而说神也。

以为吾书不然也，道以试成，欲知其得失。今试书一“本”字，投于前，使众贤共违而说之，及其投意不同，事解各异，足以知一人之说，其非明矣，安能理阴阳，使王者游而无事乐乎哉？

是故执本者少，而说者众，则无不穷矣；执本者众而说者少，日使道浮且浅，浅而不止，因而乱矣；乱而不止，阴阳不善，邪气便起。故圣王乃宜重本，君子正始也，则无不理矣。不重尊其本，不正其始，则凡事失纪，万物云乱，不可复理。精之明之，惑道邪书去矣。

【注释】

类象：指甲子一词所代表的物类事象。投意：指出发点。纪：丝缕头绪，喻指统帅者。

天文记诀 第七十三

天地有常法，不失铢分也。远近悉以同象，气类相应，万不失一。名为天文记，名曰天书。亿亿万万、千千百百十十，若十二日一周子亦是也，十二岁一周子亦是也，六十岁一周子亦是也，百二十岁一周子亦是也。或亿子而同，或万子而同，或千子而同，或百子而同，或十子而同，俱如甲子也。

其气异，其事异，其辞异，其歇诗异，虽俱甲子，气实未周，故异也。以类象而呼之，善恶同气同辞同事为一周也。精考合此，所以明古，复知今也；所以知今，反复更明古也。是所以知天常行也，分明洞达阴阳之理也。

书辞误，与不前后宜，当以相足，歌音声事事同，所谓大周、中周、小周法也。得其意，理其事，以调和阴阳，以安王者，是可以效天常法书也。比犹若春秋冬夏，不复误也。今后生皆用命少，未睹一周，何知大小中有三

周哉？古常神道乎？故遂失正路，睹须臾之间，又未能洞通古今神文，遂从偏辞，自言是也。正犹春儿生而死，不睹秋事；夏生而终，不睹冬事。说者当时各见其目前可睹者□□，故虽十辩之，犹不知也，内不然此也。使天文不效者，正是也。

故事 不空见，时有理乱之文，道不空出，时运然也。故古诗人之作，皆天流气，使其言不空也。是故古者圣贤帝王，见微知著，因任行其事，顺其气，遂得天心意，故长吉也；逆之则水旱气乖迁，流灾积成，变怪不可止，名为灾异。众贤迷惑，不知但逆气，不顺时务所为也，不可不重慎哉。

使天文不效者^{〔一〕}，时有理乱，道不空出。古者帝王见微知著，因任行其事，顺其气，遂得无意，如长吉。逆之则水旱气乖忤，流灾积成，变怪不可止，名为灾异。众贤迷惑，不知逆顺之道。

天所以使后世有书记者，先生之人知旦寿、知自然，入虚静之道，故知天道周终意，若春秋冬夏有常也。后生气流久，其学浅，与要道文相远，忘前令之道，非神圣之人，不能豫知周竟，故天更生文书使记之，相传前后，可相因乐，欲使其知之以^{〔二〕}自安也。逢其^{〔三〕}太平，则可^{〔四〕}安枕而治^{〔五〕}；逢其^{〔六〕}中平，则可力而行之；逢其^{〔七〕}不平，则可^{〔八〕}以道自辅而备之，犹若夏至则为其^{〔九〕}备暑，冬至则为其^{〔十〕}备寒，此之谓也。天道有常运，不^{〔十一〕}以故人也，故顺之则吉昌，逆之则危亡。天道战斗，其命伤，日月失度，则^{〔十二〕}列星乱时气行；知^{〔十三〕}顺时气，日月得度，列星顺行，是天之明证也。能用者自力，无敢闭藏，慎^{〔十四〕}无贼伤。天之秘书，以归仁贤，原^{〔十五〕}明上下，令以^{〔十六〕}自安。

【校勘】

〔一〕此段为附存参考的《太平经》文字。〔二〕《钞》无“以”下四字。〔三〕《钞》无“其”字。〔四〕《钞》无“可”字。〔五〕“治”《钞》作“理”。〔六〕《钞》无“逢其”字。〔七〕《钞》无“其”字。〔八〕《钞》无“则可”二字。〔九〕《钞》无“为其”二字。〔十〕《钞》无“为其”二字。〔十一〕《钞》无“不”下五字。〔十二〕《钞》无“则”字。〔十三〕《钞》无“知”下十八字。〔十四〕《钞》无“慎”下十一字。〔十五〕《钞》无“原”字。〔十六〕《钞》无“以”字。

【注释】

象：指各种物象与事象。周：周遍，即大循环，大聚合。事：指灾异。迁(w)：逆。旦寿：极言人生短促。贼伤：指对天书的扼制与诋毁。

灸刺诀 第七十四

灸刺者，所以调^{〔一〕}安三百六十脉，通阴阳之气而除害者也^{〔二〕}。三百六十脉者，应一岁三百六十日，日一脉持事，应四时五行而动，出外周旋身上，总于头^{〔三〕}顶，内系于藏，衰盛^{〔四〕}应四时而动移。有疾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故当治之。

灸^{〔五〕}者，太阳之精，公正之明也，所以察奸除恶害也。针者^{〔六〕}，少阴之精也，太白之光^{〔七〕}，所以用义斩伐也^{〔八〕}。治百中百，治十中十，此得天经脉讖书也，实与脉相应，则神为其^{〔九〕}驱使；治十中九失一，与阴^{〔十〕}脉相应，精为其驱使；治十中八，人道书也，人意为其使；过此而下，不可以治

疾也，反或伤神^[十一]。甲脉有病反治乙，名为恍惚，不知脉独伤绝。

故欲^[十二]乐知天道神不神，相应与不也，直置一病人^[十三]前，名为脉本文，比若书经道本文也^[十四]。令众贤围^[十五]而议^[十六]其病，或有长于上，或有长于下，三百六十脉，各有可睹，取其行事，常所长而治诀者，以记之，十十中者是也，不中者皆非也，集众行事愈者，以为经书，则所治无不解决者矣^[十七]。

天道制脉，或外或内，不可尽得而知之也，所治处十十治诀，即是其脉会处也。人有小有大，尺寸不同，度数同等，常以窻穴分理乃应也。道书古今积众，所言各异，名为乱脉也；阳脉不调，反治阴脉，使人被咎，贼伤良民，使人不寿。

脉乃与天地万物相应，随气而起，周者反始。故得其数者，因以养性，以知时气至与不也，本有不调者安之。古者圣贤，坐居清静处，自相持脉，视其往来度数至不便，以知四时五行得失，因反知其身衰盛，此所以安国、养身、全形者也，可不慎乎哉！人惑随其无数灸刺，伤正脉，皆伤正气，逆四时五行，使有灾异；大人伤大，小人伤小，尽有可动，遥不居其处者，此自然之事也。是故古圣贤重之，圣帝王居其处，候脉行度，以占知六方吉凶，此所谓以近知远，以内知外也，故为神要道也。

【校勘】

[一]“调”下《钞》有“和”字。[二]《钞》无“也”字。[三]《钞》无“头”字。[四]“衰盛”《钞》误作“裹咸”。[五]“灸”《钞》作“火”。[六]“针”《钞》作“刺”，疑当作“刺”。[七]“光”《钞》作“质”。[八]《钞》无“也”字。[九]《钞》无“其”字。[十]“阴”《钞》讹作“除”。[十一]《钞》脱“神”字。[十二]《钞》无“欲”字。[十三]“人”下《钞》有“于”字。[十四]《钞》无“也”字。[十五]《钞》脱“围”字。[十六]“议”《钞》作“识”。[十七]“矣”《钞》作“也”。

【注释】

三百六十脉：指人体经络系统的总和。自《灵枢经》已有此说。（dà）穴：指陷进去的穴位。以上数句，属于宗教偏见。古医经《素问》早在《阴阳应象大论篇》中就指出，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为此还有专篇《缪刺论》，详见原书卷五和卷三十七。

神祝文诀 第七十五

天上有常神圣要语，时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应气而往来也。人民^[一]得之，谓为^[二]神祝^[三]也。祝也，^[四]祝百中百，祝^[五]十中十，祝^[六]是天上神本文、传经辞也。

其祝有可使神佞^[七]为除疾^[八]，皆^[九]聚十十中者，用之所向无不愈者^[十]也。但以言愈病，此天上神讖语也，良师帝王所宜用也。集以为卷，因名为祝讖书也，是乃所以召群神使之，故十愈也。

十九中者，真神不到，中神到，大臣有也。十八中者，人神至，治民有也。此者，天上神语也，本以招呼神也，相名字时，时下漏地，道人得知之，传以相语，故能以治病。如使人之言，不能治愈病也。

夫变事者，不假人须臾，天重人命，恐奇方难卒成，大医失经脉，不

通死生重事，故使要道在人口中，此救急之术也。欲得此要言，直置一病人于前，以为祝本文，又各以其口中的密秘辞前言，能即愈者，是真事也；不者，尽非也，应邪妄言也，不可以为法也。

或有用祝独愈，而他傍人用之不决效者，是言不可记也。是者鬼神之长，人自然使也，名为孤言，非召神真道也。人离天遥远，欲知其道真不？是与非相应和，若合符者是也，不者非也。

【校勘】

[一]“民”《襄传注》作“众”。[二]《襄传注》无“为”字。[三]“祝”《襄传注》作“咒”，祝“咒”通用，下同。[四]《襄传注》无“祝也”二字。[五]《襄传注》无“祝”字。[六]“祝”下十一字《襄传注》无。[七]《襄传注》无“佞”字。[八]“疾”上《襄传注》有“灾”字。[九]“皆”下六字《襄传注》无。[十]《襄传注》无“者”字。

【注释】

佞(xiàn)：怒不可遏之义。 大医：官名，掌医药，大通“太”，这里泛指高明的医生。

葬宅诀 第七十六

葬者，本先人之丘陵居处也，名为初置根种。宅，地也，魂神复当得还，养其子孙，善地则魂神还养也，恶地则魂神还害也。五祖气终，夏反为人。天道法气，周复反其始也。欲知地效，投小微贱种于地，而后生日兴大善者，大生地也；置大善种于地，而后生日恶者，是逆地也；日衰少者，是消地也。以五五二十五家冢丘陵效之，十十百百相应者，地阴宝书文也；十九相应者，地阴宝记也；十八相应者，地乱书也，不可常用也；过此而下者，邪文也，百姓害书也。欲知其审，记过定事，以效来事，乃后真伪分别。可知吾书，犹天之有甲，地之有乙，万世不可易也。本根重事效，生人处也，不可苟易，而已成事，□□邪文为害也，令使灾变数起，众贤人民苦之甚甚。故大人小人，欲知子子孙孙相传者，审知其丘陵当正，明其故，以占来事。置五五二十五丘陵以为本文，案成事而考之，录过以效今，去事之证，以为来事。真师宜详，惟念书上下，以解醉迷，名为占阴覆文，以知祖先，利后子孙，万世相传，慎无闭焉。

诸乐古文是非诀 第七十七

诸乐者，所以通声音，化动六方八极之气，其面和，则来应顺善；不和，则其来应战逆。夫音声各有所属，东西南北，甲乙丙丁，二十五气各有家。或时有集声，相得成文辞，故知声。聆声音以知微言，占吉凶。

举音与吹毛律相应，乃知音弦声，宫商角徵羽，分别六方远近，以名字善恶云何哉。精者，乃能见其精神来对事也。

故古者圣贤调乐，所以感物类，和阴阳，定四时五行。阴阳调，则其声易听；阴阳不和，乖逆错乱，则音声难听。弦又当调，宜以九九，次其丝弦，大小声相得，思之不伤人藏精神也，不调则舞乱，无正声音，不可所，伤人藏精神也，故神祇瑞应奇物不来也。故得其人能任，长于声音者，然后能和合阴阳化也。

以何知之也？为之神明来应，瑞应物来会，此其人也；不者，皆乱音，不能感动，故不来也。故凡事者，当得其人，若神；不得其人，若妄言；得其人，事无难易，皆可行矣；不得其人，事无大小，皆不可为也。是故古圣贤重举措，求贤无幽隐，得为古。得其人则理，不得其人则乱矣。

古文众多，不可胜书。以一事况十，十况百，百况千，千况万，万况亿，亿况无极，事各自有家类属，皆置其事本文于前，使晓知者执其本，使长能用者就说之，视其相应和，中者皆是也，不应又不中者，悉非也。欲知古圣人文书道审不也，此比若呼人，得其姓字者皆应。鬼神亦然，不得姓字不应，虽欲相应和，无缘得达，故不应也。

故古者名学为往精，精者，乃精念其事象可宜，夏思其言也；极思惟此书策，凡事毕矣。书卷上下众多，各有事，宜详读之，更以相足，都得其意，已毕备。不深得其要意，言道无效事，故见变不能解阴阳战斗。吾书乃为仁贤生，往付有德，有德得之，以为重宝，得而不能善读，言其非道，故不能乐其身，除患咎也。夫大道将见，其如无味乎？用之不可既乎？众贤原之，可以和刚柔，穷阴阳位乎？诸文书毕定，各得其所，不复愤愤乎？

【注释】

此句指万声（宫商角徵羽）、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十二律（黄钟、林钟、大簇（còu）、南吕、姑洗（xī n）、应钟、蕤（ruí）宾、大吕、夹钟、无射（yì）、仲吕。指天地要对世人讲的话。

恶悉去矣，上帝大乐，民无崇乎？泽及小微，万物扰扰，不失气乎？复反于太初，天地位乎？邪文已消，守元气乎？一者，道之纲；二者，道之横行；三者，已乱不可明也。吾道即甲子乙丑，六甲相承受，五行转相从，四时周反始。书卷虽众多，各各有可纪。比若人一身，头足转相使。一字适^{〔一〕}遗一字起，贤者^{〔二〕}次之以相补^{〔三〕}。合其^{〔四〕}阴阳以言语，表里相应如规矩。始诵无味有久久，念之不解^{〔五〕}验至矣。灾害去身神还聚，人自谨良无恶子，名之^{〔六〕}为无刑罚^{〔七〕}，道化美极也。明案吾文以却咎，奸^{〔八〕}祸自止民自寿，原未得本无终给。

十十相应，太阳文也；十九相应，太阴文也；十八相应，中和文^{〔九〕}也；十七相应，破乱文也；十六相应者^{〔十〕}，遇^{〔十一〕}中书也；十五相应，无知书也，可言半吉半凶文也^{〔十二〕}；十四中者，邪文也；十三中者，大乱文也；十二中者，弃文也；十一中者，迭^{〔十三〕}中文也；十十^{〔十四〕}中者以^{〔十五〕}下，不可用，误人文也。随伤多少，还为人伤，久久用之不止，法绝后灭门^{〔十六〕}。此^{〔十七〕}十十文也。

右却邪而致正文法

【校勘】

〔一〕“适”《钞》作“只”。〔二〕“者”《钞》作“之”。〔三〕“补”《钞》作“辅”。〔四〕《钞》无“其”字。〔五〕“解”《钞》作“懈”，“解”古通“懈”。〔六〕《钞》无“名之”二字。〔七〕“罚”下《钞》有“而”字。〔八〕“奸”《钞》作“祸”，“祸”上有“扌”字。〔九〕“文”《钞》作“书”。〔十〕《钞》无“者”字。〔十一〕“遇”《钞》作“过”。〔十二〕《钞》无“也”字。〔十三〕“迭”《钞》作“佚”，“迭”能作“佚”。〔十四〕“十”《钞》误作“七”。〔十五〕“以”《钞》作“已”，“以”“已”通作。〔十六〕“门”《钞》作“嗣”。〔十七〕“此”下《钞》有“为”字。

【注释】

上帝：第一流的帝王。 遗（wèi）：赠送，这里是有的放矢的意思。
迭：通“佚”。 法：定律。 此句是对全篇主旨的概括说明。

【今译】

去邪文飞明古诀

六端真人之一的纯叩头再拜，谨慎地提问：“斗胆地请问上皇真人，请求得到一个正确的答复。欲想使天地平安，阴阳不乱，大自然按规律有秩序地运行，灾害不轻易地发生，为王为君者每日只是游玩潇洒，这是经典中讲天地人生至大至乐的部分。这个问题许多人都问过，天师能将其中的道理讲一遍吗？”

天师回答说：“你所问的问题，道理很深，问的好哇！你所思考的，相雕周密通达，问到了点子上。你要悟得最高境界的道理、摒弃错误的观念么，那好，我今天把我所知道的都讲给你听。你想明白积善于天的道理，我怎么能不知无不言呢？你有一颗向道的拳拳之心，这是与神明之道相合的。我不讲还真的不行，因为那样作会违背天意。是老天爷的安排要你来问我这个问题的吧，我详详细细讲给你听，我随口讲到那儿，你记到那儿，不要遗漏了。

帝王如能竭尽全力按我书行事，所有灾害一旦消除，天下太平快乐，所有人都争作当有道有德的正人君子。青壮年效法先世，老人小孩都跟着这样作，大家你追我赶，核正言行、明辩是非，于是大家返朴归真，去尽浮华。如此则心与神灵相合相通，无忧无虑，怎么会不天天悠哉游哉、快活逍遥？这么一来，天地之间的所有事，都能各得其所，百神因此而欢乐，当君王的深得天意，有最高道行的人会主动地去帮助他，君王就会天天大吉，万事大吉。我所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每一句都是真理。只是我忧虑有人学到了我讲的道理但不实行，众邪不解，结聚在心。灾害异变浮华都是天地阴阳的大病，大病不治，怎么会痊愈呢？你既然来问有关天地自然的问题，你详细地把我书中的上下语句融会贯通，就会明白其中的深奥道理，千万别乱了文章的秩序。”

纯回答说：“遵命。我回去后，一定日思夜想，将天师所说的下来，分条注解，希望天师所讲的真理传之万万世永不磨灭。”

“天地开辟，语言文字先后产后，互有因果。语言文字中事象相同、气类相应的那些内容，按类分别，集聚一处，其中的道理一天比天明了，就没有不明白的时候。所以从古到今，众位圣贤要对世人说的话，对入世的干预都是一模一样的。帝王是上天的贵子，子承澄教，应顺应天道，以此解除天地之忧，这样就能得到天地的福佑。所以要想着天道并身体力行。”

“观察到的事物就要觉悟到其中的道理。如果不能觉察到天地神明这样深奥的道理的话，也应当求得亿亿万万、千千万万、十十一一，所有的事和象都相应，然后方能应用。若不应，须尽快再次求索。性质相同的事物就象兄弟相近一样，气类相应，一点不差，这才是正道。凡事都应当如此。”

“怎样确切知道它们是相应的呢？”

“相应的事物，应当是内究于心，外应于神灵，动时远近相应，占卜所示的预兆和事物后来变化的结果，都是相应的；如果不相应，认识就是错误

的。

一定要谨慎、不能说瞎话，说瞎话就会断子绝孙。这是因为，瞎说不会有真实的结果，不可久用。思想方法衰败落后、背逆潮流的人，言行不一，这种错误与非正常的天文地理相应，而不应圣人之心，也就不能感动神灵，从而得到庇护。所以说要先合乎人心人情，然后才能通神明。是非对错，老天会凸现事象，以示垂戒。

积累众多的天象以类相从，使众贤汇聚，选择其中十十相应并且与人心神灵相应的部份作为经文，大家都感到合适妥当了，并用占卜的方法加以检验，如此才能万世不可改易。所谓检验，就是说占问事情一一相应，行动的结果也一一相应，才是确定无疑的了。然后才可以提炼成天经法。天经法正是调定阴阳、安邦治国的大术，这个经法可以转祸为福，逢凶化吉，使人民长寿。”“为什么呢？”“天文地理正，阴阳就会各得其所；阴阳各得其所，那么神灵都会皆大欢喜；神灵们高兴了，就会保佑人民，所以帝王可以长治久安而人民健康长寿。怎么可以不在天经法上下功夫呢！

所谓飞明，就是仅次于日食月食和星掩的天体异常现象，这些异常天象都上连着天、下连着地，天象的变化与地下人民万物相应和，这就是经典经文的证明。经文所写的用来占问事情，百分之百相应的话就是正确的经文，如不相应和就不是正确的经文。拿是否相应和作标准，所有的邪文邪书将会全部绝迹。用过来的事例来验证目前的事，就会明白：顺从天意事可成，业可兴，不会有异常天象，与天同心协力，正所谓长吉。老天，只能顺应不可违逆，用天之利，可以使人兴旺。逆天者衰败，失去天的心意就会灭亡啊！”

移行试验类相应占诀

凡是适应性无所不在的神降道文，就是天行书。阴阳交合，日月星辰运行，帝王人民万物，都按天道行事，得到天意的就会吉利，失去天意的都遭到凶难。事有逆顺，一定要谨慎、认真，仔细地对待。

要想知道其中详细的道理，举五五二十五事试验：取旧有的事例二十五桩，又取二十五事中的当事人，以此来占问吉凶，百百十十相应的，就是正确的。这就是得到天地各种各类事物的道理，道理明白了，帝王不应当怀疑，民众就会不失其职，万物也就能各得其所。不是天经法上说的邪乱文字，不可以用它。经过权衡比较，明知是误人的文字仍然采用的人，后代无子。这是因为贼伤了人民，使阴阳失位；天地主管人类繁衍，使阴阳混乱，必然断子绝孙。古时候没文字，天反而可以宽恕，已经有了天行书，大家都知道天意，反而故意违犯1短命鬼就很多了，道理就在于此。

用施这种大尺测量土地高下、水泉深浅，并以类相分，就会发现同类的东西相应相合，五岳万里相应，深入研究探讨，会进一步观察到，大地万物中一事善，必有善类与之相应，一事恶，必有恶类与之相和，其余多与多，少与少，高与高，低与低，都是如此，绝无例外。

就以常见的二十五气作为例证，与二十五气相应的是二十五人的类别及姓氏所属以及二十五丘陵。验证的结果十不失一百不失一，这就是土地的预言，极其灵验。二十五气中，同一类的气性质相同就像兄弟一样。一方风土出一方人物生一方物产，虽然地方不同但生活在同一类气中的人民性格却相同，气类相同的地方长出的草木禽兽也相同。肤过来说，人民性格相同、物

产相同处的土地才是同一类的地。以这个作标准，就能判断出不在同一地区的地其地气是否相同。水乡也是这样，气类相同的水域鱼鳖相同。按照这种方法分别万物及万物所生的基础，世间万物都可以深入地了解了。凡事物在抽象方面的特征是相同的，那么在具体的形体和形状上也一定是相同的；抽象方面是不同的，形体上也一定是相异的。

丹明耀御邪诀

所谓丹明耀乃是上天镌刻的文字，它是用途是可以挽救过失、抗御邪恶。用经书文字来治病，根据疗效可以划分出经书的种类。凡是能够百分之百的治愈，就是天上文书，它与天上众神相应，所以能包治百病。治愈率达百分之九十者，与地上的众神相合。治愈率达到百分之八十者，是天地相交而生的中和之气。其余的经文都是邪文，不可用。之所以要把邪文拱走，是因为经文必须与众神相合，不相合的经文不能治病，害人性命。

也有些不属于丹明耀的经书，是何鬼神所书，不清楚，有的人用了病也会好，这只是该人命注定罢了，别人拿了同样的经书却治不好病。邪文经书和滥制的符录多用于荒野无人之处。丹明耀这样珍贵的经书符录却不会滥制，很难轻易得到。

草木方诀

草木中有道有德有官位的才可以用作治病的药物，这些草木称作草木方药，是神草木。能够起死回生的原本是天上神草木降临到凡间；能够让一个垂死的人多活一年的药物也是下到凡间的天木。有绝对把握立马治好病的药方叫立愈方，一日之内治好病的叫一日而愈方，这两种方子都有百分之百的神奇疗效。

具有精神听从调遣的草木是当官儿的专用品。治愈率达百分之百的，是帝王使用的草木；达百分之九十的是大臣草；达百分之八十的是人民草。治愈率再差的就是误人之草就不可用了。这里讲的可都是涉及列入的生命的大事，不可不慎重仔细。

对症下药，病立马就好了，就要把所用的草木记下来，这个处方就叫作立愈方；以此类推，一天之内治好病的叫一日而愈方；二天之内能治好病的叫二日方；三天之内能治好病的叫三日方。一日方实为天神掌管，二日方地神掌管，三日方人鬼掌管。除此之外的药方和草木只不过起点滋补作用，治病时或好或不好，这样的药方叫作待死方。一定要慎之又慎呀，人命关天，决不可草率行事啊！

生物方诀

珍奇的飞禽走兽身体中的某一部位用作治病有奇效。天上神药在这些禽兽身上，天就让它们或走圆步或迈方步。百分之百疗效的，天神方在它们身上；百分之九十疗效的，身上有地精方；百分之八十疗效的，人精也就是天地交合的药方在其身中。这三种就是天地阴阳中和药方，叫作治病使者，就像有道之人被人称作神人神师使者一样。

所以说这些药分别由天地人精鬼掌管。由这些药物组合成的处方，治愈率达百分之百的是帝王天子方，百分之九十的是王侯方，百分之八十的是大臣和世外高人。各类药物分别为各种人所产生，这绝对不会有错。这三种药方都是天地神为人类治病创造的神物，上天让这些珍禽异兽禀受其类形体，又赋予某种禀性，形体和禀性紧密相联，不能改变。比如，凤凰麒麟，上天赋予它高贵的德性，又比如蜂蝎之类，身上有毒。

只有深刻知道天道的要意，才能明白天道的属性，才能有利于帝王的统治，使民众不迷惑。如果不懂得经典要文，就会一味强调天下文书都可用。实际上，效果在百分七十以下的都是邪文，没有相应的三瑞，邪文的害处很大。所以治十人，一人未愈，就与天心不合，二人不愈与地意不合，三人不愈与人情不合；六七人不愈就是乱治，阴阳将会错乱，神灵不安就会降灾兴祸。所以古时候的帝王虽然居住在深宫，也下功夫探求天意，以求长治久安，他们自身也可以长寿。

我的经书内容上下相集，分类排比写成文字，贤德开明的人读了可以得到充实和提高。这是救助迷惑沉溺的人，使人们长久吉利、远离凶害的经典要文，大家务必要昼思夜想，寻求经文中的要言深意，以保全身体和性命。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儿歌民谣都是天意，天变动时，借助人口道出；黄河得龙图，洛水得龟书，都是天让龙、龟传达旨意给至德有道的君王，救助人世缺失。

天道恶杀好生，凡是能够蠕动的动物都有知觉，不要轻易宰杀取为药物。治病时急须动物的某一部位入药，如果动物正在孵化阶段，必须等到化育成熟，不得已，才用作药物。芸芸万物，命联系天，生活在大地，使用万物并让万物自然生长的权利在人。用物对得到天意的就可长寿，失去天意的人就会死亡，万事万物和天地共生存，人为万物之王，为万物之王的人类中的长者即帝王，不可不慎重详察啊！

去浮华诀

要想知道经书道文纯正的旨意，就得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字。比如，计算时间的甲子究竟怎么回事。把问题提出来，让一个人主讲，大家提出不同看法互相辩论，有擅长天文的人往上追索，探究天道，擅长地理的人向下追寻，务必合乎地道，有精通风水的人，探寻四方，能够坐而论道的人在中央考究，能通人事精万物的人让他研究万物，有的人寻找事物内部的规律，有的人寻找事物外部的联系，这样一来，事物的本末根基花叶都弄清楚了，再将与甲子相应的事物分门别类并命以名称，加以记录，弄清了这些事物的规律，与天地阴阳相合的经文就产生了。

事物首尾都具备，上系下连是所有事物具备的内部定律，分门别类地正确认识事物内部这种定律并将正确的认识记录下来，形成经文上的一种学说。所以圣人要想得天道的心意，从而调定阴阳，帮助帝王治理邦国，使天下太平，群神皆大欢喜，必得众位贤能知名之士依据、融会、贯通经文之说，制定出人类社会基本法规，这样的法规万代不可更改。

如今之所以失去天道之意，原因是，单独一个贤者的言论主张，毕竟智识有限，眼光有限，不能观察上下前后左右六方，不能尽知天道地道等内外七处，无法穷究万物的本质，所以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不同。这就使得天书失

去了最开始的定论、众人心中迷乱疑惑。

凡是要想得到正确的认识，都必须穷究事物的本质，事物的阴阳二重性不可变易，认识所有的事物都得是这样。否则就成了孤说独言；不遵从经文之言，反而依从一家之言，这就叫做偏言。天地有它固有的属性，不是圣人决不能一个人独自谈论通天意，因为仅凭一人之力，内不能究天心，外不能解天文地理，用他一个人的理论占卜不灵验，神灵不肯帮助他，这样就会失去正路，走上惑乱，也就是“就浮华”，到了这一步，必然违背事物的本性，失去天心天道。天道失正，阴阳变乱造成病殃，乱气邪气害人的气不断袭来，帝王废尽心机，也不能禁止，灾气连连发作，人民大多短寿。这就是就浮华的大错特错的地方。

贤德开明的人都失去了天心，大家不肯依从圣人，天长日久，习以为常了，这样连事物的某一个方面的道理也不明了，这就是乱道。凡是符合天道的经书文字，都是前后贯通、代天地讲话。事物的主要的方面，也就是神灵的本性，得到了这个本性，神灵不会因为恼怒而害人，那么恶气就会闭藏，盗贼绝迹，内部没有盗贼了，边患也就消除了，还会风调雨顺，这都是上天喜悦的效验。上天高兴了，就会爱护自己的儿子，作为上天之子的帝王就会延长性命，恩泽施及人民和禽兽、草木；太和之气尽皆显现，正气旺盛，邪气消亡，这是阴阳自然的造化，就像太阳白天当空照耀、夜晚落山，小人逃亡君子就会行事一样。仔细想想，就会明白，我的这种说法之所以能帮助人安身立命，是因为我明了阴阳自然从而使得神灵喜悦。

不相信我经书的人，可以试一试——只有试验才能知道是非对错，现在写一个‘本’字丢在大家面前，让众位贤人各按自己的意思加以解说，各人的出发点不饮样，理解也一定不同。这样就足以知道每一个个人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他那错误的观点怎么能够调理阴阳、使帝王不必为国操劳呢？

因此，追求经书的最原始的本义的人很少，各人都忙着建立自己的学说，这样就必然陷入窘迫的境地；大家都埋头追寻事物的本质，没有人著书立说也不行。两种情形都会使道越来越浅浮，浅到一定地步，就乱；乱得不到控制，阴阳不调，邪气便产生了。所以圣明的君王一定要重本，君子要端正始基，做到了这一点，天下一定会大治，不重本不正始，万物失去头绪失去首领将会象天上的云一样混乱，没法理清。都明白无误地懂得这个道理，迷惑正道的邪书就会消除。

天文记诀

天地运行有它的法则，这个法则是一点也不差的。无论远近只要事象和物象相同的天象，同类之气就会相应，这种相应可以说是万无一失的，记载这样相应的天象的书是天文记，又名叫天书。亿亿万万、千千万百十，按天干地支记日记年，十二天为一周子，十二年为一周年，六十年为一轮，一百二十年为两轮，无论数字大小，都逃不脱这个法则。

五行之气流传，朝代发生了变化，政事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帝王的言论和思想也不一样，歌诗也不同。虽然都是按甲子流转，但是气类不同，因为一个大循环中的各个阶段不一样。按事象类属来归并，对古今全部善恶现象作出梳理，使异气各就各位、各种思想各种政事都轮番出现一次，才算周流已毕，完成一个大循环。穷考这其中的道理，才能够既明古又知今，知今

又可以更好地明古，从而知悉天地法则，洞察阴阳之理。

书上记载有错误，与实际不符，就要补充纠正。只有歌、音、声、事都相同，才符合大周中周小周法则。明白其中道理，又按照这个道理行事，就可以帮助帝王治好天下，这就是效法天书的功用，这么作就像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错不了。如今这些后世生的人寿命短，连一周也就是一个大循环也无法看完，那里又懂得什么大中小三周，懂得什么古时的常法和神道。所以失去正途，眼光短浅，又未曾见过河图洛书，没有读过神妙道文，只有依从一家之言，还自自为只有自己才正确，这正好比是春天生春天死的小儿不见秋事，夏天生夏天死的小儿不知冬事。讲道的人都不过是依据他当时所知道的那一点点事立论，虽然反复巧辩，还是根柄不懂大中小周之法。使天文不效，都是这些人干的。

所以灾害不会凭空而生，上天事先就会垂象；至高至妙的道也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而是时势运会该当如此。古代的诗人的作品，都是天让他宣泄时气，不说空言，因此圣明贤德的帝王，从细微的事情中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来，所以循天道行其事，顺运气得天心，从而长治久安；反过来就会违逆天心，怪气时起，灾害就会发生，众贤迷惑，不知道审违逆天气天时所造成的。太可怕了，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啊！上天之所以让人世有书本记载，是因为古时候的人寿命长，既知道生命的一刹那又懂得自然，进入心灵空明宁静状态，所以懂得天道周转流通、循环终始的道理，就像明白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一样。后人受邪气侵袭已久，学识浅薄，离真理很远，忘记了前贤的道理。不是神圣的人不能预知天道循环变化的全过程，所以上天不断生出可以显示瑞应的文书，并让世人记录下来，代代相传，让人们知晓，以安于天道。太平盛世，有了这天书就可以安枕而治于天下，比太平略差一点的中平时代，有了天书可以身体力行，碰上乱世，可以防范未然保全性命，就像夏天来了准备防暑，冬天到了准备御寒一样。天的运行有它自然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上天运行中发生混乱，天的元气受到损伤，日月星辰运行乱了套；知道顺天道时气，日月运行正常，众星运行正常，这就是上天垂象所得到的明证。能用天书的人自会得到好处，但千万不要把天书封闭起来，不要诋毁天书。上天赐给的经书，是要归圣贤所有的，据天书推考上下，自己可以安身。

灸刺诀

针灸医术是用来调理安定三百六十脉，通阴阳之气消除百病的。三百六十脉对应着一年三百六十天，每一天有一脉发挥生理作用，脉络系统的变化按四季五行进行，外部周旋身体上下、统领于头顶，内部与脏腑相连，脉络的盛衰与四季相连。有病了，脉络就不与四时相应、气血流转不正常，或者郁结，或者损伤，逆顺不常，到这时就要用针灸治疗了。

灸是太阳的精气化成的，公正至明，所以能察奸除害；针是太白之光化成的，所以用金属来斩伐百病。

用针灸治病，治一百人好一百人，治十人好十人。这是得到天神相助与天经脉书相合，与脉象相应。治愈率达到百分九十，就是与阴脉相应，得到地精的帮助。治愈率达百分之八十的，是与人道书相合，是得到人体内精神帮助。治率低于百分之八十的，就没有必要替人治病了，一定要治，反而会

伤害人的元神。甲脉有病反而治乙脉，就是恍惚，不懂得脉象会致人于死地。

要想知道天道神还是不神，经书与脉象相应与否，拿一个人体模型放在病人身前，与书经道文相比，让众位良医围在病人身边，众位医生中，有的人擅长治身体上部，有的人擅长治身体下部，三百六十脉，都看得清清楚楚，取过去的临床病案来医治，并记下医治结果，治愈率达百分之百的就是天书，其它的都不是天书。用这种方法治愈率达百分之百的，其医案也可以作为经书。

人体按照天道产生脉络，或者在外或者在内，不能全部知晓。针灸过某一穴位，病百分之百的好了，这个穴位就是治疗该病最轻当的地方。人踮身体有大有小，尺寸不同，但比例是相同的，按照肌肉纹理掐定穴位错不了。古今医书多得阐得了，说法都不一样，这就叫做乱脉；分明是阳脉不调即浮脉，而去治阴脉，会使病人受伤，人受到伤害也就不可能长春。

脉与天地万物相应，随着四时五行气数运转，运行一周再返回到起点，由此而知道脉络运行规律。顺应规律，就会明白时气与脉络是否相应，不相应了，就要加以调整。古时候的圣贤，坐卧在非常安静的处所，自己给自己把脉，根据气脉运行的度数知道是否失常，并进而知道四时五行与脉络不合的地方，知道自身盛衰，这都是安身立命、保全健康的大事，怎么可以不慎重呢？

不懂医理胡乱地扎针用灸，会伤害人体最重要的十二经脉，伤正气，违逆五行四气，就会有灾祸；这样做，大人物伤害也大，小人物伤害也小，但总归都有伤害，都会阴阳失调。所以古代的圣贤特别看重这一点，圣明的帝王在位，把住自己的脉搏，找出脉象，并以此预测国家的吉凶祸福，这就是所谓以近知远、以内知外，是近在胸心、散满四海的真道。

神祝文诀

上天诸神经常发出权威性的敕语，在固定的日子里传授给世人，以此来驱使人体内部四时五行精神对应着自然气数运行。人民行到这些敕语，称它为神咒。咒是百灵百验的，是上天神界传下的最原始的天文，就像人间的经书一样。

这些神咒可以驱使上界诸神为人消灾除灾除疾，其效用可以说是百分之百，没有什么病不能治。这些治病的咒语是天上诸神的预言秘语，帝王以及帝王的老师使用它并把它们汇编成卷，就叫作咒书，因此可以召唤驱使群神，治愈百病。治愈率在百分之九十的，真神不到中神到，这样的咒书只可供大臣使用，治愈率在百分之八十的，是体内诸神相助，这样的咒书是给老百姓用的。这是因为，天上神语，原本是上天众神彼此呼唤时的语言，他们在相互呼唤名号时，常常传到地下，被有道之人听到，又用来召唤众神，所以能治病。如果按照随便一个走路的人的话来喊他治病，病是好不了的。

人们如果碰到突发性危难病症，上天爱惜人命，恐怕一下子找不到奇妙的药方，连高明的医师也束手无策，延误病情，所以将最要紧的道法藏在人的口中，这就是救急的秘诀。要想得到这种秘诀，就得将一病人放置于前，作为试验标本，让众位医师各自念各人心中的秘诀，能够立马治好病的就是真咒文，其它的都不是真咒文是邪文，而邪文是不能用的。

葬宅诀

葬就是祖先坟陵所在处，是一个家族的根；宅就是魂魄所居之地，祖先的魂魄是要看顾儿孙的，祖先所居的地方好，就会福佑子孙，地方不好，魂魄不安就会伤害子孙。五代祖先死去，还会转世为人。老天爷效法元气，元气一年四季流转运行，周而复始，循环不已。

欲想知道那块地好，将一些劣等植物的种子种下去，后来越长越旺盛，就是大生地，将珍贵的种子种下去，后来越长越差，是恶地；地上的植物越长越少，就是消地。拿五五二十五家坟地相比较，百试百灵、十试十灵就是地阴宝书文，再差的就是邪文，会伤害百姓，千万不可用。要想知道究竟，用过去确凿无疑的事例来验证将来的事，这样真伪就会分明，就可以知道我的经书就像天有阳干、地有阴干一样，万万世不可以改变。

作为根基的坟宅必须讲求事效，与活人相关，决不要随便变动；从过去的旧例看，凡是使用邪文的一定会引起祸害，灾难四起，贤能的人和老百姓一起受苦。所以说，无论贵贱，要想子子孙孙相传不绝，就一定要弄清楚坟墓的位置是否得当。要想知道得当与否，可以用过去的二十五座坟墓作为例子，考察它们的过去，并研究它们的现状，这样就可以预知未来。一定要明白真切可以为师的是经书就是太平经，反复念太平经经丈，就可以解除困惑，用它来占阴界之事，定坟地，可以知道祖先的心意，一定可以福佑后代。这样的经书不要让它封闭，要让它广为流传。

诸乐古文是非诀

五声八音等各种乐器能够通声音、感化振动六方八极之气。如果乐与某个方位的气相合，与乐相应的气也会顺善，如果不合，相应的气就会恶逆。声音与方位是相关的，在空间上与东西南北相应，时间上与甲乙丙丁相应。二十五气各与一种声音相应，构成乐曲与歌诗一体的音乐。所以明白乐理的人，聆听声音，知道天地要对世人讲的话，从而可以预测吉凶祸福。

音和吹毛律相应，才知道音弦乐中的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才能分别六方远近并用恰切的专称来给善恶命名，精通音乐的人能够与天地山川和万物的精灵对话并以此来处理事情。

所以古时的圣贤能以调理音乐的手段来感化物类、调和阴阳、定四时五行。阴阳调和，声音才动听，阴阳不和，五音杂乱难听，调和弦乐的办法是用标准音器竹制律管黄钟，用九九纯阳之数，然后才转动丝弦，使得大小声音相协调，听起来不伤人五脏六腑内的精神，如果不调理弦律，声音杂乱，听不到正音，这样的声音不能听，听了要伤人五脏六腑内的精神，伤了精神，天地之神和各种奇物瑞兆龟不会出现。所以说只有精通音律的人才能使得阴阳调和万物感化。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明出现了，各种瑞物也会来汇合，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精通声音的人；否则就是乱音，不能感动神明。所有的事，合适的人做就会像神明一样，不得当的人就不会有好的结果。用人得当，不论是难事还是易事，都可以成功，用人不当，不论事情大小，都会落空。因此古时圣贤非常注重用人之道，求贤若渴，即便是隐藏在深山老林的人也要找出来作事，这才算得上是古人遗风。治天下的人用人得当就天下大治，否则就会大

乱。

上古以来，各类著作多的不得了。拿一件事来比照十件事，又拿十件事来比照百件事，以此类推，百比千，千比万，万比亿至于无限，对每一种事物及其现象和规律，都各有各的见解。让各家都把他们的最原始的论断放在身前，让熟悉理论的人手拿经文书本，让擅长实践该派理论的人讲说，如果说的和书本上一致，就是正确的；说得不对不相应，就是错误的。欲想知道古时圣人的经书对与错，用这个办法就像喊他的名字一样，喊错了就不会答应。鬼神也是这样，喊错了姓名不会回答，虽然想他帮助，也无法把意愿传达给他，所以得不到鬼神的帮助。

所以古人每每说学问是古时候的精深，精就精在对事物的现象认识十分透彻了，再考虑用什么语言表达最合适；深思熟虑，才全部记录下来。经文书卷上下众多，各有各的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并修改补充，使得内容和表述完全一致了，才算是完成。如果不是深深领会了天道要意，自称得到了道也无济于事，看到了事物变化也不能消除各种灾异现象。我的经书是为仁德贤明的人才产生的，只给那有德行的人，有德行的人得到我的经书，作为重宝，但如果不能有正确的读法，讲出来的东西仍然不符合天道，那就不能有益于他的身体，不能除去病痛和灾祸。

大道将要显现，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么？大道的用途无穷无尽吗？众位贤人仔细想一想，大道可以调和刚柔、究尽阴阳么？各种经书写成以后，不再错讹篡乱么？众恶尽去，第一流的帝王得到最大的快乐，民众没有苦难么？上天的恩泽遍及所有的物类，连最贱的也不例外，万物纷纷扰扰，不会失去元气，那么元气还会归于太初天地未分那时的状态么？邪文已经消失，就能永远守住元气么？

第一位的是天的阳气及其表现形态，它是道的纲；第二位是地的阴气及其表现形态，它是道的分支，第三是人的中和之气及其表现形态，更是枝枝节节弄不清楚了。我的道如同干支相配即甲子乙丑、六甲相互承受，如同一年四季周而复始、五行相生相克，法则不可违。

经书卷帙虽多，但分类排比，各有各的内容，就像人的身体一样，从头到脚，互相联贯。每一个字都有每一个字的用途，有的放矢，贤能的人将这些文字加以排比并将前后内容互相补充印证，都是合乎阴阳的，表里相应合乎规矩。刚开始读时觉得没有什么味道，但越读越想读，不断地读下去不松懈，效验就会出现，刑罚也可以废止了，以道感化天下，社会达到极美的状态。仔细地查考和学习我的经文就会摒弃错误，奸祸自会停止、人民自会长寿，这样的世道会永远如此。

百分之百的相应是上天的文字，百分之九十相应的是大地的文字，百分之八十相应是人文，百分之七十相应是破乱文，百分之六十相应，是效用在半以上的经书，百分之五十相应是无知书，可称半凶半吉的文字，百分之四十相应是邪文，百分之三十相应的是大乱文，百分之二十相应是应该丢弃的文字，百分之十相应的是废弃遗失因而极不完整的文字。百分之七十以下就不可用，长久地使用而不废止，必定会绝后灭门，这是不可更改的规律。总而言之，一定要弄清楚那些才是具有百分之百效用的道书。

以上讲的是抵御邪文、归于正文的法则和道理。

【评析】

本卷阐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具有普遍的联系。地上

的所有动植物不仅和它们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紧密相关，而且和日月、四时都有关系，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也都和天地阴阳相连，音乐、疾病乃至社会安定与否都与天地万物相应。同类相应，同气相和，善与善相应，恶与恶相和。最聪明的人就要深刻认识事物间的这种普遍并总结出规律，从而顺应事物变化的规律，防患于未然。这是一种联系辩证法，是道家思想中的精华。

本卷还明确地指出，人的认识有高低之别。人们根据各自对宇宙天地万物的认识形成各自的理论和不同的学派。检验各种理论和各个学派正确与否，就是实践；治病时治愈率如何，治国时效验如何，都要通过实践，这是一种朴素的实践论。

站在狭隘的立场上维护本门本派的利益，本卷反复强调只有太平经才是天神所传的至高至圣之大道，其余的或为邪文或为乱文，用之则灾变则祸生甚且绝后灭门。

校文邪正法 第七十八

纯稽首战栗再拜。“子复欲问何等哉？”“纯今见明师正众文诸书，乃为天谈也，吾恐该惊，不知可先后，当以何能正得此书实哉？”“子欲^[二]乐得其实者，但观视^[三]上古之圣辞，中古之圣辞，下古之圣辞，合其语言，视其所为，可知矣。复视^[四]上古道书、中古道书、下古道书，三合以同类相招呼，复令可知矣。”

“今^[五]凡书文，尽为^[六]天谈，何故其治时^[七]乱^[八]时不平？愿闻之。”“然能^[九]正其言，明其书^[十]者理矣；不正不明，乱矣。正言详辞必致善^[十一]，邪^[十二]言凶辞必致恶^[十三]。今^[十四]子难问不止，会乐欲知之，欲致善者^[十五]，但正其^[十六]本，本正则应天文，与圣辞相得，再转应地^[十七]理，三转为人文，四转为万物，万物则生浮华，浮华^[十八]则乱败矣。

天文圣书^[十九]时^[二十]出，以考元正始，除其过者置其实；明理凡书，即天之道也。得其正言者，与天心^[二十一]意相应，邪也致邪恶气，使天地不调^[二十二]，万物多失其所，帝王用心愁苦，得复乱焉，故当急为其考正之。

今^[二十三]念从古到今，文^[二十四]书悉已备具矣，俱愁其集居而不纯，集厕相乱，故使贤明共迷惑，不知何从何信，遂失天至心，因而各从其忤是也。使与天道指意微言大相远，皆为邪言邪文，书此邪，致不能正阴阳，灾气比连起，内咎在此也。吾见子问之，积眷眷不忍，故反覆为子具道其意，疾疏吾辞，自深思念之。夫凡事者，得而不能专行，亦无益也；若能行之，除大谪也。夫天文乱，欲乐见理，若人有剧病，欲乐见治也。”

[校勘]

[一]“此”下原有“之五十三”及小注“原缺五十二卷”十字，今皆删去。[二]《钞》无“子欲”二字。[三]《钞》无“视”字。[四]“视”《钞》作“思”。[五]《钞》无“今”字。[六]“尽为”二字《钞》作“皆”。[七]“时”下《钞》有“矣”字。[八]《钞》无“乱”下七字。[九]“能”下《钞》有“其言”二字。[十]“明其书”三字《钞》无。[十一]“善”下《钞》有“也”字。[十二]《钞》脱“邪”字。[十三]“恶”《钞》误作“怨”，“怨”下并有“矣”字。[十四]《钞》无“今”下十一字。[十五]《钞》无“者”字。[十六]《钞》无“其”字。[十七]“地”《钞》误作“天”。[十八]“浮华”二字《钞》无。[十九]“圣书”二字《钞》无。[二十]“时”《钞》误作“将”。[二十一]《钞》无“心”字。[二十二]“调”《钞》误作“谓”。[二十三]“今”《钞》误作“念”。[二十四]《钞》无“文”字。

[注释]

所谓天文圣书多由汉代讖纬的编造。

“何以乎哉”“然子自若愚耳，诚无知乎？剧病不以时治也，到于死亡；天文不治正，至于大乱，四时为其失气，五行逆战，三光无正明，皆失其正路，因而毁败；人民云乱，皆失其居，老弱负荷，天死者半。国家昏乱迷惑，至道善德隔绝，贤者蔽藏，不能相救，是不大剧病邪？故当力正之。

今愚人日学游浮文，更迭为忤，以相高上，不深知其为大害，以为小事也，安知内独为阴阳天地之大病乎哉？天下不能相治正者，正此也。夫神祇

所疾苦，故使子来反复问之也，见书宜旦夕宿夜，深惟思其要意，不可但自易，不为皇天重计也。今帝王无所归心，其咎甚大。吾今虽与子相对二人而谈，以为小事，内乃为皇天是正语议，不敢苟空妄言，其咎在吾身，罪重不可除也。神祇之谪人，不可^{〔一〕}若人得远避而^{〔二〕}逃也。子^{〔三〕}敢随吾轻辞便言，若俗人陈忤相高上也。”

“唯唯，不敢也，见天师言，且^{〔四〕}愀且喜，诚得尽力，冀得神祇之心，以解天下^{〔五〕}忧，以安帝王，令^{〔六〕}使万物各得其所，是吾^{〔六〕}愿也。”

“子愿何一独善，不可复及也，”“然吾所以常独有善意者，吾学本以思善得之，故人悉老终，吾独得在；而吾先人子孙尽已亡，而吾独得不死，诚受厚命，惭于仓皇，无以自效，报之复之也。常思自竭尽全力，不知以何效哉！见天地不调，风雨不节，知为天下大病，常怜之。”“今得神人言，大觉悟，思尽死以自效于明天，以解大病，而安地理，固以兴帝王，令使万物各得其所，想以是报塞天重功，今不知其能与不哉？愿复乞问，不及于明师。”

“善哉，子之言也。今见子言，吾尚喜，何言天哉？吾书□□，万不失一。子但努力勿懈而理之，是可以复天功，不复疑也。帝王行之，尚且立得其力，何况于子哉？吾连见子之言，吾不敢余力也；吾虽先生，志不及子也。今俱与子共是天地，愿与子共安之。吾欲不言，恐得重过于子，反得重谪于天。子更详聆之，复为子反复悉分别道之。正文者，乃本天地心，守理元气。古者圣书时出，考元正字，道转相因，微言解，皆元气要也。再转者，密辞也；三转成章句也；四转成浮华；五转者，分别异意，各司其许；六转者，成相欺文。章句者，尚小仪其本也，过此下者，大病也。乃使天道失路，帝王久愁苦，不能深得其理，正此也。子幸欲报天恩，复天重功。天者，不乐入与其钱财奇伪之物也，但乐人共理其文，不乱之耳。今吾见睹子初来学之时，以为子但且问一两事而去，何意乃欲毕天道乎？吾言而不正，天道略可见睹矣。子乐欲正天地，但取微言，还以逆考，合于其元，即得天心意，可以安天下矣。”

[校勘]

[一]“不可”《钞》作“非同”。[二]“而”《钞》作“易”。[三]“子”下三十五字《钞》无。[四]“下”下《钞》有“之”字。[五]《钞》无“令”字。[六]“吾”下《钞》无“愿也”二字，但有“守三实太平气来邪伪去奸猾绝灭”十四字，盖系错简（即本经卷三十六《守三实法》篇末篇旨）。

[注释]

神人：对天师的敬称。

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文，以类召之，合相从，执本者一。人自各有本事，凡书文各自有家属，令使凡人各出其材，围而共说之，其本事字情实，且悉自出，收聚其中要言，以为其解，谓之为章句，得真道心矣。可谓为解天之忧，大病去矣，可谓除地之所苦矣，可谓使帝王游而得天心矣，谓使万物各得其所矣。

是者，万不失一也。吾见子之言□□，知为天使，吾不敢欺子也；今欺子，正名为欺天。令使天不悦喜，反且灭吾年，名为负于吾身，又上惭于皇天，^{〔一〕}愀无益于万民，其咎甚大，子努力记之，但记吾不敢有遗力。”

“唯唯，见师言也，心中恐骇。既为天问理，不敢道留止也。犹当竟之

耳。师幸原其不及，示告其难易，故敢具问其所以。今文书积多，愿知其真伪。”“然，故固若子前日所问耳。十百相应者是也，不者，皆非也；治而得应者是也，不者，皆伪行也。欲得应者，须其民臣皆善忠信也。”

“何以言之？然子贤善，则使父母常安，而得其所量；妻善则使夫无过，得其力；臣善则使国家长安；帝王民臣俱善，则使天无灾变，正此也。子宁解耶？不解耶？行，吾今欲与子共议一事，今若子可刺取吾书，宁究洽达未哉？”

“小子童蒙，未得其意。”“子试言之，吾且观子具解不？”“今若愚生意，欲悉都合用之，上下以相足，仪其事，百以校千，千以校万，更相考以为且可足也；不者，恐不能尽周古文也。”“然，子之言真是也。子前所记，吾书不云乎，以一况十，十况百，百况千，千况万，万况亿，正此也。”

“唯唯。愿闻其校此者，皆当使谁乎？”“各就其人而作，事之明于本者，恃其本也。长于知能用者，共围而说之，流其语，从帝王至于庶人，俱易其故行，而相从合议。小知自相与小聚之，归于中知，中知聚之，归于上知，上知聚之，归于帝王。然后众贤共围而平其说，更安之，是为谋及下者，无遗算，无休言，无废文也。

小贤共校聚之，付于中贤，中贤校聚之于大贤，大贤校聚之，付于帝王。于其□□成理文，是之无误，真得天心，得阴阳分理，帝王众臣，共知其真，是乃后下于民间，令天下俱得读正文。

如此，天气得矣，太平到矣，上平气来矣，颂声作矣，万物长安矣，百姓无言矣，邪文悉自去矣，天病除矣，地病亡矣，帝王游矣，阴阳悦矣，邪气藏矣，盗贼断绝矣，中国盛兴矣，称上三皇矣，夷狄却矣，万物茂盛矣，天下幸甚矣，皆称万岁矣。子无闭塞吾文！”

“唯唯，不敢蔽匿也。既受师辞，诚报归之。匿之恐为重罪，成事也。”“善哉，子之言也。已得天心，子名为已报天重功。”“唯唯，诚得退归闲处，思其至意，不解懈也。”“行去矣，勿复疑也。”

右考文诀。

[注释]

童蒙：这是真人纯的自谦之辞。成事：汉代惯用语，这里是有例援的意思

[今译]

校文邪正法

真人纯战战兢兢再向天师行跪拜礼。“你又想问什么问题呢？”

“纯今日见天师正在整齐划一各种经书，将要代天说话，我又惊恐又愁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这些书？”“你想得到经书，还要看上古时代的天皇、地皇和人皇怎么说，中古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怎么说，夏商周以后的圣王怎么说，将他们看法合起来，再看你的行为，就知道结果了。然后回头看看上古道书、中古道书、下古道书，通过归类将三古道书上下贯通；相互对照，经书的主旨内容就知道了。”

“今日凡是书文，都是在代天说话，为什么治理天下，天下一时混乱一时不平？想听天师高见。”“能顺正言论，明白真道，天下大治；不正不明，天下大乱。理正言论，用吉祥之辞必会致善，邪恶言语凶辞必致恶。你又接

连提出疑难问题，恰巧我对这类问题也感兴趣。这就是说，想要致善，要正根本，本正才能与日月星构成的天象相合；与圣人言论相得，即与地象相合；第三个步骤是转向礼乐等项典章制度的书文；第四个步骤是转向万物，万物生出枝叉花朵，这时会出现乱败的景象。

黄河龙马出书，洛水灵龟出图等等之类的瑞应文书出现，应该考索本原，端正本初，剔除清理浮华文饰的内容，留下真实的内容。理顺天下书，这些成绩应归就上天之道。从书中得到正言，与天心意相应；反过来，如从书中得邪语，会致邪恶气，天地不调，万物多乱了秩序，帝王用心愁苦，又一次发生混乱，所以要急于考正源流。

我读了从古到今文书，都了解得比较详备，可这些书都有杂乱不纯的问题，把这些书聚合并列又不好归类，因而贤明之人读书感到迷惑难懂，不知所措，这样，就逐渐失去上天的最高意旨，从而导致各自读书各自陷于乖谬。这就与天道旨意、精微深远之言相距太远，因为这些书是邪言邪文，载录如此邪文，导致阴阳秩序颠倒，灾气一个接一个，天地从内心对世人的怪罪就在这里。我见你提出问题，而且是积累多日一直想问，所以我反复为你详述，我说得可能太急，你自己再深深思索。任何事情，想做而又不专心去做，没有什么益处；假如能行动，那除掉了大罪。”“天象混乱，想得到校正，就像人有重病，希望得到治疗一样，这里面的原因又当如何解释呢？”

“你还是那样不开窍，难道你真是无知吗？重病不抓紧时间治疗，就是在等死；天象不治理归正，会导致大乱，四季节气不顺，五行自相打乱相生相克的顺序，日蚀、月蚀出现，一切都乱套了，最终导致毁败；人民乱成一团，都失去居处，老弱背负肩扛，四处逃亡，早死短命者过半，国家昏乱迷惑，真道真善真德隔绝，贤人蔽藏，不能相救，这是不是剧烈的病灾？所以要尽力纠正。今日愚昧的人一日日学习游浮伪文，还相互挑毛病，各人都自以为高明，常以为我在你上，却不知道已陷入大害之中，还以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内心知道这恰恰是阴阳天地的大灾难吗？天下不能相互纠正混乱的秩序，原因就在这里，天神地神有所疾苦，所以派你来反复提出问题，你见到我的书要从早至晚阅读，深深思索其中要意，不可轻率放弃，不为皇天再去考虑什么。今日帝王无所归心，祸患太大。我今日虽然与你二人交谈，表面看来是小事，但实质却是为皇天进行论证，不敢与我随便乱说，就像那些俗人各自标谤自己的做法一样。”“绝对不敢。听天师一席话，又害怕又高兴，我一定尽力，希望得到天神地神的欢心，以化解天下忧愁，以安宁帝王，使万物各得其所，这才是我的心愿。”

“你的心愿为什么那样独善，再不可能超越吗？”“我所以常独有善意，是因为在学习时注意抓住根本，思索善的主旨而得到的，人都会衰老，都会死，我独独活到现在，而我的先人子孙都已死亡，而我独独不死。我是得到了皇天赐寿的恩惠，在上天面前我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再为上天做些什么。我常思考怎样竭尽全力报效上天，不知道会有什么效果！见天地不顺，风雨不调，知道是天下大病，常为此怜惜。今日得神人，大大觉悟，思索到死以报效盛明的上天，以化解天下大病而安大地，以便帝王兴旺，从而使万物各得其所，然后向上天报重功，今天不知能否做到？愿再次将不明白的道理提出，向天师请教。”“你说得好。听你的一番话，我很高兴，何况上天呢！我的书（原文缺二字），万万不要遗失。你要努力地、坚持不懈地学习，并要理解，这才可以报答上天，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帝王为报答上天，尚且努

力行事，何况你这位真人呢？我接二连三地听你发言，我不敢对真道有所保留而不传授与你，我虽然是你的老师，可我的志向不如你啊。今日与你共同讨论天地事，愿我们二人都平安顺利。有些话我不想说，说过了头你会受不了，上天也会责怪我。下面你要仔细聆听，我再为你分别详说正道。

正文，是天地心的根本，遵循顺理元气——化生宇宙万物的无形实体。圣人圣书出现的时候，需要考索根源，端正本字，道转相沿袭，微言精义的解析，都是元气的纲要；再转，是深密详细的冗辞；三转而成细碎繁琐体式；四转成浮华文字；五转自成一家之言；六转开始相互欺诈之文。细碎繁琐之文体还奉守根本，过此以后，是大病。从而导致天道失路，帝王久久愁苦，不能深得其理，原因正在这里。

你希望图报天恩，为天再立大功。天不喜欢给人钱财及金玉玩好等奢侈品，但喜欢与人共同理顺圣文，使其不乱。今日我体察你初来学习的时候，以为你只问一两个问题就回去，为何现在想把天道都问个明白？我说的话不一定都对，从天道中可以体察。你想顺正天地，一定要从书中撷取精微深远之言，以迎接考校，合于天之根本，即可得天意，可以使天下安宁。

汇集校理上古、中古、下古众文诸书，然后归类，编排，掌握根本旨意的只一人，其余各自掌握立说的来源与根据，这些书各自都分属某一学派，这样可以使每个人都有材料，可共同议论问题，对天下根本要旨的讨论，从书中取材料，收聚书中要言，进行解释，这就是章句，这样即可得真道心了，这就是化解上天忧虑，大灾害除去，解除地母苦痛，游乐而得天心，让万物各得其所。这样做，才算是万不失一。我听你说的那些（原文缺二字），知道你受天的指派，我不敢欺骗你。如果说我欺骗了你，就是欺骗上天，会使老天爷生气，我的寿命会减少，背上有个罪过的声名，又上惭于皇天，对万民也没有好处，这个罪过可大了。你要努力记住这些话，记住我不敢再保留什么东西。”

“是是。听了天师的教诲，心中恐惧惊怕。既然是为问事，不敢半途而废，尤其要努力。天师能够体谅我以前的学术肤浅，向我传授天教的疑难问题，所以我才敢一个一个问题详细地询问。今日手中文书积聚，想知道如何辨别真伪。”“行啊，其实这个问题你前日已问过。对于文书，有十人百人相应合，就是真书；没有什么人相应合就是伪书；治理天下而有相应合的是顺应民心，反之，就是伪行。

想得到天下顺应相合，必须要民臣都是善、忠、信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说，一个人贤善，就可使父母常安宁，这个人就达到了抚养的目的；妻子善，可以使丈夫不犯罪过，丈夫从妻子那儿得到了帮助；臣善可使国家长安；帝王民臣都善，可使上天没有灾变，道理就在这里，你能理解吗？不理解？你走近点，我今与你共同议论一事，今天假如你择取了我的书，是不是极其周洽通晓书中的意思呢？”“我幼稚无知，不理解您的意思。”

“你试着说说，我来看看你是否真踰理解了。”“今日依我的看法，对您的书首先是全都贯通合用，上上补充，确立标尺，一百个问题检校一千次，一千个问题检校一万次，更要相互查考，这样才可认为完备了；不这样做，恐怕不能使古书完备、周祥。”“你今日说得是真话。你前面谈我的书时说：以一比照十，十比照百，百比照千，千比照万，万比照亿，道理是一样的。”

“是是，我想知道校核这些书，由谁来做呢？”“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而定，明确我书主旨，可以做这项工作；才智过人的能人，大家以他为中心

进行讨论。我的书传布开去，从帝王到平民百姓，都容易改变以前的行为，从而与我的书相从合议。有少数人能理解书中道理，从而聚集讨论，有较多的人理解书中道理，就有较多的人聚集讨论，以后有更多的人理解书中道理，就有更多的人聚集讨论，最后归于帝王，天下众贤聚集一起论说衡量我书中道理，重新确定，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做到不遗留问题，不留半截话，也不说废话。小贤在一起核校真书，然后上交中贤，中贤核校以后上交第一流的大贤人，大贤核校后交给帝王，于是（原缺二字）成理文，再没有错误，真正得到天心，得阴阳区别的道理，帝王众臣都知我书其真，以后传于民间，使天下都能得诵读我的真书。如果这样，皇天阳气尽得，太平之世来到，上平气到人间，颂声阵阵，万物长安，百姓没有怨言，邪文都自动迟走，天病除去，地病死亡，帝王游乐、阴阳欣喜，邪气藏隐，盗贼断绝，中国盛兴，高呼伟大的天皇！伟大的地皇！伟大的人皇！此时夷狄退却，万物茂盛，天下深以为幸，都呼万岁！你不要隐藏我的书！”

“是是，我不敢蔽匿。既然得天师教诲，一定深深报答。匿藏恐怕会犯下罪过，以前有这方面的例证。”“你说得好，已得天心，你的名字已上报上天，为你记大功。”“感谢天师我现在退归闲处，思考您书上的要旨，孜孜以求，永不松懈。”“你走吧，再有什么疑问了。”

[评析]

以上所说是考校古今众文书诸书。本卷通过天师与真人纯的对话，揭示了众文诸书的性质和类属有正有邪，凡结果必能“致善者”，都为正文；凡结果必能“致恶者”，悉为邪文。天文由“守理元气”蜕变邪文“相欺”，中间经历了应天象、转应地理、转人文、转万物、转生浮华、最后转生乱败的运动轨迹，提出了执本驭众、以一驾万、类召合视、择要互补、集议试行、行看效应的校核方法，由此透露出作者急于建立统一的道教理论的愿望。卷中关于真人恩善、学道、得寿的讨论，折射出道教提倡以忠诚信善为大的伦理道德思想。

丁 部

(卷五十二——六十八)

胞胎阴阳规矩正行消恶图

神人语真人：内子已明也，损子身，其意得也。其外理自正，瞑目内视，与神通灵，不出言，与道同，阴阳相覆天所封。长生之术可开眸，子无强肠宜和弘，天地受和如暗蜚。

欲知其意胞中童，不食十月神相通。自然之道无有上，不视而气宅十二重。故反婴儿 则无凶，老还反少与道通。是故画像十二重，正者得善，不肖独凶。

天道常在，不得丧亡，状如四时周反乡，终老反始，故长生也。子思其意无邪倾，积德累行道自成。才不如力，道归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夫道若风，默居其傍，用之则有，不用则亡。

贤者有里，不肖有乡，死生在身常定行，天无有过，人自求丧，详思其意，亦无妄行。天与守道力行故长生，人不肯为故死倾，记吾戒子，道传其人则易行。古者圣贤传道，饮血为盟。天道积重，愚人反轻。

道乃万物之师也，得之者明，失之者迷。天地虽广大，不遗失毫厘，贤知自养，比与神俱语，是乃阴阳之统，天地之枢机也。古者圣贤深知之，故以自表，殊天道之要也，内以治身，外以消灾。不当为之，乃与天地同忧。

〔校勘〕

〔一〕原缺五十二卷，今以《钞》补。

〔注释〕

婴儿，喻指柔和无欲的状态。 饮血为盟本属战国以前诸侯会盟定约的主要方式，此处言及于此，可证明至迟在东汉后期，它已被引进道教作为宗教仪式。 本经卷五十三《分别四治法》谓！天地人民万物，本共治一事，善则俱乐，凶则俱苦，故同忧也。

〔今译〕

天师告诫真人：内心已洞照明亮，你要减损七情六欲，才能得天意，这样，处理现实问题或事务才能顺达。闭上眼睛进行内省，与人体内外诸神沟通意旨，不说话，也可与道达成默契、合同，阴阳二者相得互用，上天封授给人以道，使人长寿。长生的法术可开眼，你不要横暴，而应平和光大，天地运行，天常下施，其气下流；地常上术，其气上和，两气交于中央，以成中和，生万物，天地内明而外暗。

想知道腹中胎儿是怎么回事，怀胎十个月，胎儿已在胞中得先天元气。胎儿在腹中以调理自身内气循环为主，呼吸不用口鼻，守神于内，看不见外部世界，可元气流驻在十二地支所代表的空间和月令，所以返回柔和无欲的状态就无凶事，老返少就与道通。画出十二地昼所处的方位图，正者得善，邪恶者独凶。

天道按规律运行，不会灭亡，情状如四季交替一轮后返回东方，走到极限后又重新开始，所以长生。你头脑中所思考的没有邪凶的倾向，积累真德积累善行真道自然行成。禀赋出众不如竭力践行真道，道归学道之人，如果没有欺骗人，道不虚行。道像风一样，默默跟随人旁，用之则有，不用就亡。

贤者居住在里，须有仁德才好，不肖之人归宿在乡，乡是向衰之地，死生对每个人都有，但生前要专一行善。上天不会有什么过错，人有什么不吉

利的事是自己找来的，人要详加思索，不要胡乱行动。上天赞许那些守真道行善事从而长寿的人，人不肯为意外的事情而败毁自己。你要全力记住我告诫你的话，真道传给人后就容易流传，古代圣贤传道，有饮血盟誓的仪式。实行了这种仪式，天道积重，愚人反轻。

道可以说是万物的老师，得道的人心里明亮，失道的人迷惑不解。天地虽然广大，不失毫厘，贤人智人懂得修炼，从而可与神交流，这就体现了阴阳的统系，体现了天地的关键处和玄妙处。古代的圣贤深懂这个道理，因而显扬、彰明自己，进而凸现天道的纲要，内可以治身，外可以消灾。不仅仅这样去做，而且还与天地同忧。

[评析]

胞胎阴阳规矩，是指位居食气方术之上乘的“胎息”养生法及其所寓示的阴阳自然天道。正行消恶，则指端正心性，归于“和弘”，积德和善，慎无妄行，从而免却凶害丧亡。本卷以具有特色的韵语形式，论说了“道乃万物之师”，守气行道通神，方能内以治身，外以消灾，“老还返少”得长生的道理。

分别四治法 第七十九

真人纯稽首战栗：“吾今欲有所复问，非道事也。见明师言事，无不解决者，故乃敢冒惭复前，有可问疑一事。”“何等？平行，吾即为子说矣。”“夫^{〔一〕}帝王之仕^{〔二〕}大^{〔三〕}臣，皆当老，少子本非^{〔四〕}治世人也。”

“何^{〔五〕}为问此哉？”“吾见天气，间者比连不调，或过在仕臣失实，令使时气不调，人君不明，灾害并行，道人亦伤。今^{〔六〕}天地三光，尚为其病，故无正明，道士于何^{〔七〕}自逃，独得不伤？故吾虽得^{〔八〕}独蒙天私久存，常不敢自保。初少以^{〔九〕}来，事师问事，无能悉解之者^{〔十〕}。今不冒惭，重问于天师，解决^{〔十一〕}其要意，恐遂^{〔十二〕}无复以^{〔十三〕}得知之也^{〔十四〕}。恩唯明师既加，不得已为弟子说其所不及。”

[校勘]

[一]“夫”上《钞》有“分别四治”四字，疑系题目。[二]“仕”《钞》作“士”。[三]“大”《钞》误作“失”。[四]“治”《钞》作“理”。[五]《钞》无“何”下五字。[六]“今”《钞》误作“令”。[七]《钞》无“何”字。[八]《钞》无“得”字。[九]“以”《钞》作“已”，“已”通“以”。[十]《钞》无“者”下八字。[十一]“诀”《钞》作“决”，“诀”通“决”。[十二]《钞》无“遂”字。[十三]《钞》无“以”字。[十四]《钞》无“也”字。

[注释]

此句是说学道妙在自悟自得，问来问去不是学道者之所为。

“善哉！子之言也。今旦见子之言，吾知太平之治已到矣。然，吾且悉言之，子随而详记之。”“夫治者有四法：有天治^{〔一〕}，有地治^{〔二〕}，有人治^{〔三〕}，三气极，然后跂^{〔四〕}行万物治^{〔五〕}也。”

“愿闻其意。”“天治者，其臣老，君乃父事其臣，师事其臣^{〔六〕}也。”“夫臣乃^{〔七〕}卑，何故师、父事之乎^{〔八〕}哉？”“但其^{〔九〕}位者^{〔十〕}卑下^{〔十一〕}，道德者^{〔十二〕}尊重。师、父事之者，乃事^{〔十三〕}其道德，当与其^{〔十四〕}合策而平天下也。地治^{〔十五〕}者，友事其臣，若与其^{〔十六〕}同志同心也^{〔十七〕}。地^{〔十八〕}者阴顺，母子同列，同胞同忧，臣虽位卑，其德而和，^{〔十九〕}和平其^{〔二十〕}君之治。

人治者，卑其用，臣少小小，象父生其^{〔二十一〕}子，子少^{〔二十二〕}未能为父作策也^{〔二十三〕}，故其治小乱^{〔二十四〕}矣，跂行万物并治者，视其臣子若狗，若草木，不知复详择臣而仕之，但遇官一仕，名为象人无知也。何故乎哉？

[校勘]

[一][二][三]“治”《钞》皆作“理”。[四]“跂”《钞》作“歧”，通“歧”。[五]“治”《钞》皆作“理”。[六]《钞》无“师事其臣”四字。[七]《钞》无“乃”字。[八]《钞》无“乎”字。[九]《钞》无“其”字。[十]《钞》无“者”字。[十一]《钞》脱“下”字。[十二]《钞》无“者”字。[十三]“事”《钞》作“师”。[十四]“与其”二字《钞》作“以”。[十五]“治”《钞》作“理”。[十六]“与其”二字，《钞》作“以”。[十七]《钞》无“也”

字。[十八]《钞》脱“地”字。[十九]《钞》无“而和”二字。[二十]

《钞》无“其”字。[二十一]《钞》无“其”字。[二十二]“少”下《钞》有“小”字。[二十三]《钞》无“也”字。[二十四]“其治小乱”四字，《钞》作“乱小”。

象人者，财象人形，苟中而已，不为君计也，故善争之也。象天治者^{〔一〕}，天^{〔二〕}下之臣，尽^{〔三〕}国^{〔四〕}君之师、父也，故父事^{〔五〕}之，人爱其子，何有危时？夫^{〔六〕}师、父皆能为其子解八方之患难，何有失时也^{〔七〕}。象地治^{〔八〕}者，天下之臣，皆国^{〔九〕}君之友也。夫同志合策为交，同忧患，欲共安其位；地者，顺而承上，悉承天志^{〔十〕}意，皆得天心，何有不安时乎？象人治^{〔十一〕}者，得中和之气，和者可进可退难知，象子少未能为父计也，欺其父也。臣少，未能为君深计，故欺其君也^{〔十二〕}。少者，生用^{〔十三〕}日月少，人^{〔十四〕}学又浅，未有可畏，故欺也，故其^{〔十五〕}治小^{〔十六〕}乱矣。象跂^{〔十七〕}行万物^{〔十八〕}治^{〔十九〕}者，行者^{〔二十〕}无礼^{〔二十一〕}义，万物者少知，无有道德。夫跂^{〔二十二〕}行万物之性^{〔二十三〕}，无有上下，取胜而已，故使^{〔二十四〕}乱败矣。

[校勘]

[一]“象天治者”，《钞》作“夫治天下者”。[二]“天”上《钞》有“视”字。[三]“尽”《钞》作“皆”。[四]《钞》无“国”下三字。[五]《钞》无“事”下三字。[六]《钞》无“夫”字。[七]《钞》无“也”字。[八]“治”《钞》作“理”。[九]《钞》无“国”字。[十]《钞》无“志”字。[十一]“治”《钞》作“理”。[十二]《钞》无“也”字。[十三]《钞》无“用”字。[十四]“人”《钞》作“为”。[十五]《钞》无“其”字。[十六]“小”《钞》误作“少”。[十七]“跂”《钞》作“蚊”。[十八]《钞》无“万物”二字。[十九]“治”《钞》作“理”。[二十]《钞》无“跂行者”三字。[二十一]“礼”《钞》误作“理”。[二十二]“跂”《钞》作“蚊”。[二十三]《钞》无“之性”二字。[二十四]《钞》无“使”字。

[注释]

此句是用动植物物竞天择来喻指臣僚争斗。

象天治^{〔一〕}者，^{〔二〕}仁好生，不伤；象^{〔三〕}地治^{〔四〕}者，顺善而成小伤；象人治^{〔五〕}者，相利多欲，数相贼伤，相欺怠；^{〔六〕}象跂^{〔七〕}行万^{〔八〕}物而治^{〔九〕}者，终无成功，无有大小^{〔十〕}，取胜而已。观此之治，足以知天气上下中极未失。治欲乐第一者，宜象天；欲乐第二者，宜象地；欲乐第三者，宜象人；欲乐第四者，宜象万物。象天者独老寿，得天心；象地者，小不寿，得地意；象人者寿减少；象万物者死，无时无数也。

象天者，三道通文，天有三文，明为三明，谓日月列星也。日以察阳，月以察阴，星以察中央，故当三道行书，而务取其聪明，书到为往者，有主名而已，勿问通者为谁；象地者，二道行书；象人者，一道行书，尚见苟留；象跂行万物者，才设言，复无书也。”

“今是者，天使如是邪？人自为之邪？”“时运也。虽然，帝王治将太平，且与天使其好恶，而乐象天治；将中平者，象地治；将小乱者，法人治；将大乱而不可理者，法跂行万物治。”“此何故乎哉？今当以何救之？”“然，天将兴之。瑞应文琦书出，付与之，令使其大觉悟而授之。将衰者，天匿其文不见，又使其不好求之。”

“贤臣者，但得老而已邪？”“不也。老者，乃谓耆旧老于道德也，象

天独常守道而行，不失铢分也，故能安其帝王。老而无一知，亦不可仕也。”

“其师、父事之云何？友之云何？子之云何？其万物之云何哉？”“父事之者，乃若子取教于严父也，乃若弟子受教于明师也，当得其心中密策秘言圣文，以平天下，以谢先祖宗庙，以享食之。其德以报天重功，故能得天下之心，阴阳调和，灾害断绝也。其友事者以忠信，相与合策，深计善恶难易。其子事者，必若父有伏匿之事，不敢以报其子；子有匿过，不敢以报其父母，皆应相欺，以此为阶也。其万物者，大乱无数。夫物者，春夏则争生，秋冬则争死，不复相假须臾也。”

纯再拜：“所问多，过诚重，甚不宜，诚有过于师。吾又且不敢匿此文也，见而不行之，恐得过于皇天，吾今当于何置此书哉？”“子既问之，子为力特行，逢能通者与之，使其往付归有德之君。帝王象之，以是为治法，必且如神矣；得而不能深思用之，天亦不复过于也。”“唯唯，不敢逆师言。”

“然，吾言亦不可大逆也，此乃天地欲平，而出至道，使子远来具问此法，天使吾谈，传辞于子，吾亦不空言也。天不欲言而吾言，无故泄天之要道，吾当坐之。子得吾言，而往付归，亦无伤无疑。吾告子至诚，天乃更与帝王厚重，故戒之也。天之运也，吉凶自有时，得而行之者，吉不疑也。”

“谨问行者人姓字为何谁乎？”“然，天之授万物，无有可私也，问而先好行之者，即其人也。大道至重，不可以私任，行之者吉，不行者疑矣。”

“谨更问天地何睹何见，时者欲一语言哉？”“实有可睹见，不空言也。天以安平为欢，无疾病，以上平为喜，故使人民皆静而无恶声，不战斗也，各居其所，则无病而说喜，则天言而不妄语也。若今使阴阳逆斗，错乱相干，更相贼伤，万物不得处其所，日月无善明，列星乱行，则天有疾病，悒悒不解，不传其言，则病不愈。故乱则谈，小乱小谈，大乱大谈。是故古今神真圣人为天使，受天心，主当为天地谈话。天地立事以来，前后以是为常法，故圣人文，前后为天谈话，为天言事也。”

“言谈皆何等事也？”“在其所疾昔。文失之者为道质，若质而不通达者为道文，疾其邪恶者为道正善也，使其觉悟。”

“今天地至尊自神，神能明，位无上，何故不自除疾病，反传言于人乎？”“天地者，为万物父母，父母虽为善，其子作邪，居其中央，主力其恶逆，其政治上下，逆之乱之；父母虽善，犹为恶家也。

比若子恶乱其父，臣恶乱其君，弟子恶乱其师，妻恶乱其夫，如此则更相贼伤大乱，无以见其善也。天地人民万物，本共治一事，善则俱乐，凶则俱苦，故同忧也；向使不共事，不肯更迭相忧也。是故天地欲善而平者，必使神真圣人为其传言，出其神文，以相告语，比若帝王治欲乐善，则有善教，今此之谓也。子欲乐知天心，以报天功，以救灾气，吾书即是也，得之善思念之，夫天心可知矣。”

“唯唯，不敢忽，愿师复重敕一两言。”“然，夫善恶各为其身，善者自利其身，恶者自害其躯。子既有畅善意，乃忧天地疾病，王者不安，其功极已大矣。但详思之，子行善，极无双，勿复止伤之也。使念善顺，常若此。”

“唯唯，不敢懈怠也，不敢懈怠。”

右分别治所象安危法。

[校勘]

[一]“治”《钞》作“理”，[二]“仁”《钞》误作“人”。[三]《钞》脱“象”字。[四]“治”《钞》皆作“理”。[五]“治”《钞》皆作“理”。

[六]“怠”《钞》作“殆”，“怠”“殆”通用，疑系“给”字之误。[七]“跂”《钞》作“歧”。[八]《钞》无“万”下三字。[九]“治”《钞》作“埋”。[十]“大小”《钞》作“上下”。

[注释]

小伤：指正常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伤残。 瑞应文琦书出：是说黄河有龙马出图，洛水有灵龟出书以及赤雀衔书之类。亦包括《太平经》这样的神书在内。 宗庙：古代帝王祭礼祖宗的处所，凡七庙，按辈份排列。 帝王为天子，故这里出此语。 上为父，在上，地为母，在下，故子“居其中央”。

[今译]

真人纯战栗着向天师行跪拜礼：“我今日想提的问题，不是关于学道的事。听天师说论，解决了一切秘诀，所以仍然敢大胆地像以前那样，再提一个我疑惑的问题。”“什么问题？你起来，我马上对你谈论真道。”“帝王委任大臣应选择年长的人，年轻人还不是治理国家的人才。”“你为何提这样的问题？”“我见天之阳气，近来接连不调，恐怕是在委任大臣方面有所失误，导致四时五行之气紊乱，人君没有区分，灾害并行，有道之人也受伤害。今天地日月星，也引为忧患，出现日蚀、月蚀、流星等天象，身怀方术的道士不知逃往哪里，叫我怎不伤心？我虽然独得上天的特殊恩惠，也常常不敢自己保全自己。我从刚刚懂事的时候开始，就拜师于您，在您这儿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今日不怕羞惭，再向天师请教，化解秘诀要旨，以后恐怕再难得有机会向您学习了。今日希望天师开恩，再给弟子讲解那些我闹不清楚的问题。”

“你问得好啊！今朝听你说的话，我就知道太平之治已经到了。可是，我还要详细论说，你随时做好记录。治，有四种方法：有天治、有地治、有人治；元气分化而成天之太阳气、地之太阴气、人之中和气，三气共同达到极限，然后用脚行走的动物及万物都可治理。”“愿听您解析其中的意思。”“天治是指臣老了，可是君王像待父亲那样对待臣，像待老师那样对待臣。”“臣僚与君相比，臣僚位卑，为何君王要像对待老师、父亲那样尊重臣呢？”“臣僚位置卑下，有道德的人尊重他，像对待老师、父亲那样尊重他，以为臣僚是有道德之人，君主常与臣僚共同筹策天下大事。地治，是指君主像朋友那样对待臣僚，与臣同志同心。地属于阴顺，臣民同列，共生同忧，臣的地位虽卑，因有德而和，所以能与君主和顺均平治理天下。人治，是指臣处于卑下的位置，帝王以父亲对待儿子的姿态看待臣僚，不把臣僚放在眼里，臣僚也不为帝王出谋划策，此时天下治理出现小乱。用脚行走的动物及万物参与其中，将臣僚看作狗，看作草木，不知道再如何选择臣僚并委以重任，而是随便乱用人，那些胡乱被选择的人实际没有真才实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些被选中的人仅仅只有人形，活着苟且偷荣，不为君主献计献策，而且热衷于争权夺势。

天治的法则是，国君对天下的臣僚就像对待老师、父亲一样，臣僚反过来像爱护儿子一样爱护国君，这会有什么危险？作为老师、父亲，臣僚为其子解决八方患难，任何时候都不会失误。地治的法则是，天下臣僚与国君都是朋友。志道同合，共同策划天下大事，忧患天下大事，共同做稳定政权的工作。地是顺而承上，完全禀承上天的意志，赢得天心，天下怎么会不安定呢？人治的法则是得到天之太阳气同地之大阴气交合而成的中和之气，和顺的时候可进可退，结果难以预料，臣僚既被君王视同少儿之辈，则以少儿之

辈的态度来回报君王。臣僚处在这种境地，不可能为君王出谋划策，而是去欺骗君主。处在少儿小辈的臣僚，因为极少参与政治，学问又浅薄，没有威信，欺骗君主，这样，天下会出现小的混乱。那些爬行动物以及天下万物也在被治理的范围之内，动物不讲礼义，万物没有什么知识，没有道德。这些动物、植物没有上下之分，只有上下争斗，这样，天下就会乱败。天治的法则是讲仁、好生而不伤害；地治的法则是顺成善而有小伤；人治的法则是倾向利和多欲，屡屡相互虐杀，相互欺骗怠慢，这就象天下的动物植物，没有大小，只有相互之间的争斗，观察这样一种治，就可以知道天气上下中以致到各自的极限，整个世界再没有办法治理。倾向第一流的治理，就是天法；第二等是地法；第三等是人法；第四等象万物。按天法可长寿，得天心；按地法寿命稍减，得地意；按人法，寿命减少；按万物法，会与死亡相撞，生死没有固定的期数。

按天法则，官吏、邑民、行人应诏分别上意见书，这说是三道通文，明为三明，称为日月星。日是观察阳，月是观察阴，星是观察阴阳的交会处。三种人上呈意见书，上天取其中精华，然后送回批复，书上列有善恶当事的人名字，不要问送书人是谁；按地法则，只有二道行书；按人法则，只有一道行书，而且常被拖延着不处理；对于天下动物植物，仅仅做点口头的敷衍，不再有复书。”

“今日依您的说法，是天使之如此呢？还是人自身使之如此呢？”“是时势运会。帝王治理使天下太平，与上天的态度好恶有关。呈愉快象，是天治；平和象，是地治；将小乱，是按人法治；将大乱而无法收拾，是跂行万物治。”“这是为什么呢？今日当用什么方法解救呢？”“天将兴盛，瑞应文书具出，传至天下，令世人大觉悟并传授瑞书。如果天将衰，上天会藏匿瑞文，不让它们显现，使人们无法寻找。”“贤臣们到老了会不会走上邪路？”“不会的。老人是年高而久负声望的人，对道德更加熟悉，象上天独常守道而行，不差毫厘。所以年老的贤臣能安定帝王。如果人老了而没有任何知识，不可以委以重任。”“那前面所说的帝王对臣僚象对待老师父亲一样，像朋友一样，像儿子一样，像万物一样，这些又当如何解释？”“待臣像父亲，就总从严父那儿得到教诲，就像学生从明师那儿学习道理，从而得到密策秘言圣文，以平定天下，以报谢先祖宗庙，以在宗庙进行祭祀活动。到了这时，帝王之德可以向上天报重功，所以能得天下之心，阴阳调和，灾害断绝。帝王对待臣僚像朋友那样，可以达到忠信的境地，帝与臣相互合谋策略，讨论计划善恶难易之事。帝王对臣僚像对待儿子那样，就像父亲有什么隐瞒之事，不敢告诉儿子；儿子有不可告人的勾当，不敢报告父母，都是在相互欺骗，这就是事情向恶转化的起因。到了万物介入治理之事，大乱无定数。一切植物，春夏争相生长，秋冬争相死亡，完全不懂得相互忍让。”

纯再行跪拜礼：“我提的问题很多，有些话说过了头，有些话很不适宜，恐惧犯下了过错。我今日不敢隐藏这些书，见到这些书而又不传道，恐怕会得罪皇天，我今天应该如何处置这些书呢？”“你问到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你努力去做，遇到传递人就进行传授，使传递人再传讨给有德之君。帝王取法，以此为标准，得书一定要迅速；假如帝王得了书又不去深思，不能用于治理天下，上天也不会怪罪你。”“是是，我不敢违背天师的话。”“我的话也是不能违背，这是天地走向平和，并出现至高无上的道，才使你从很远的地方来详细询问这些法则。上天让我谈道，传道给人，我也不会空谈。

上天不愿意说的而我随便说了，就是无故泄露上天指使万物自理的真道，我就会受到惩罚。你学道后，再去传道，毫无疑问不会有什么伤害。我教你要诚实，上天与帝王会更加厚爱你，所以再次提醒你。上天运行，吉凶有规律，按规律办事，毫无疑问，吉祥之气会伴随着你。”

“恭敬地再提一个问题，得天道并按天道行事的人是谁呢，能告诉我他的姓名吗？”“天养育万物，没有什么偏爱，最先学习传道的人才是真人。传授真道是最重要的事，不可以随心所欲，按上天意旨传道则吉祥，不按上天意志传道则疑惑。”“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天地是怎样观察世俗世界，是如何定期向世人示警表态？”“确实有可观察的事情，天地不会说话，上天以安定平和为快乐之事。天对世人没有憎恶之意，以太平为大喜事。所以使人民皆宁静而不要相互责骂，不相互争斗，各居其所，这样就不会彼此伤害，大家都高兴，上天也不会垂象谴告。假如说使阴阳之气相斗，错乱相犯，更进一步相互虐害，万物就失去各自的居所，日月暗淡，失去光明，天上星辰脱离运行轨道和原来的天体位置，上天有疾病，忧闷不快活，不向人间说话，而且疾病也无法痊愈。出现了混乱状况，天下即会出现流言谣言，小混乱出现小规模的流言谣言，大混乱出现大规模的流言谣言。所以古今真神圣人作为天使，接受天的旨意，职责在于为天他说话。天地同意传真道，就以此为常法，圣人的书，前后都为天谈话，为天论事。”

“为无论事都是怎样在论说呢？”“论说中常有矛盾痛苦的事，比如说言论如果不讲求礼乐制度这些有文彩的东西，就走向返朴归真之道；若拘泥于礼乐之道就是浮夸，明白了这个弊端，讲正道，才能做到真正觉悟。”

“今天地位于至高无上的神明地位，神能指明一切，地位极高，为何不亲自除掉疾病，反而向人传言呢？”“天地是万物的父母，父母虽善，其子作坏事，位居中央，专门违背父母，那么政治上下会发生混乱，父母虽然善，对这些就像对仇家。这就像儿子憎恨父亲而添祸乱，臣憎恨君王而添祸乱，学生憎恨老师而添祸乱，妻子憎恨丈夫而添祸乱，这样的事情接连发生，导致天下会发生更大的相互伤害的大祸乱，无法再见到真正的善。天地人民万物，本应共治天下事，有了善大家都高兴，遇上了恶大家痛苦，所以是共同分担忧愁；假设大家不共事，就不肯相互分担忧愁，所以天地要使天下行善，有平行之气，必使真神圣人代天传言，出具神文，让天下人相互转告，这就好比帝王想天下乐善，就有善教，今天的情况就是如此。你想知道上天的心意，向上天报功，解救灾气，我的书就能解决问题，得到我的书认真阅读，思索，天心可以知晓。”

“是是。不敢轻慢，愿天师再赐教一两句话。”“好的。善恶各自有独立的形体，善是有益于自身，恶是自害其躯。你既然有使善宣扬传播的意图，就会担忧天地疾病，君王不安，你的功德已经很大了。但仔细想想，你行善，还没有达到无以伦比的境地，所以要不断努力，不要中途停止。常常想着善一切都会顺利，你要经常这样去做。”“是是，不敢松懈怠慢。”

以上分类论说的是治理天下安危的法则。

【评析】

四治的内容包括天治、地治、效仿人治和效行万物治。针对封建时代至关重要的君臣关系问题，卷中反复强调：君像天治，君应象对待父亲、老师那样对待臣僚；君像地治，则象朋友那样对待臣僚；君像人治，只会把群臣视同子辈；君像效行万物治，则把臣僚看成了犬马草木，无疑会招致天下大

乱。四治治理法则的结果，天治得太平长寿，地治中平，稍高寿，人治小乱，跂行万物治天下大乱。层层相连的因果逻辑关系，反映了早期道教理论中因果报应理论和宿命论的特色。

卷五十四丁部之三

太平经卷之五十四

使能无争讼 法 第八十一

“吾所问积多，见天师言事，快而无已，其问无足时，复谨乞一两言。”
“平行。”“今吾愿欲得天地阴阳、人民跂行、万物凡事之心意，常使其喜善无已，日游而无职无事，其身各自正，不复转相愁苦，更相过责，岂可得闻乎哉？”“子今且言，何一绝快殊异！可问者，何一好善无双也！然，若子所问，犹当顺事，各得其心，而因其材能所及，无敢反强其所不能为也。如是，即各得其所欲；各得其欲，则无有相愁苦者也，即各得其心意矣，可谓游而无职事矣。”

天地之间，常悉使非其能，强作其所不及，而难其所不能。时睹于其^{〔一〕}不能为，不能言，不怜而教之，反就责之，使其^{〔二〕}冤结，多忿争讼。民愁苦困穷，即仰而^{〔三〕}呼皇^{〔四〕}天，诚冤^{〔五〕}诚冤，气感动六方。故致灾变纷纷，畜积非一，不可卒除，为害甚甚^{〔六〕}，是即失^{〔七〕}“天下之人心意矣。终反无成功，变怪不绝，太平之气，何从得来哉？故不能致太平也^{〔八〕}”，咎正在此。虽欲名之为常平，而内乱何从得清其治哉？子今问之，欲深知其审乎！

【校勘】

[一]《钞》无“其”字。[二]《钞》无“其”字。[三]“仰而”《钞》作“而仰”。[四]《钞》无“皇”字。[五]“冤”下《钞》无“诚冤”二字，但有“结”字。[六]《钞》无“甚”字。[七]“失”《钞》误作“告”。[八]“也”《钞》误作“气”。

【注释】

争讼：指吏民冤结、忿然中辨诉讼的社会现象。积：极，甚。无足时：没有足够的时间。平行：犹言“直说”、“径直道来”。跂（qí）行：泛指用脚行走的动物。使非其能：使，驱使，任使；非其能，不是其能力所堪胜任的。难：为难，刁难。时：经常。审：详情，问题的始末。

天地之性，万^{〔一〕}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万物虽^{〔二〕}俱受^{〔三〕}阴阳之气，比若鱼不能无水^{〔四〕}，游于^{〔五〕}高山之上，及其有水，无有^{〔六〕}高下，皆能游往^{〔七〕}；大木不能无土^{〔八〕}，生于江海之中。是以古者圣人明王之授^{〔九〕}事也，五土各取其所^{〔十〕}宜，乃^{〔十一〕}其物得好且善，而各畅茂，国家为其^{〔十二〕}得富，令宗庙重味而食^{〔十三〕}，天下安平，无所^{〔十四〕}疾苦，恶气休止，不行^{〔十五〕}为害。

如人不卜^{〔十六〕}相其土地而种^{〔十七〕}之，则^{〔十八〕}万物不得成^{〔十九〕}，竟其^{〔二十〕}天年，皆怀^{〔二十一〕}冤结不解，因而天终。独^{〔二十二〕}上感动^{〔二十三〕}皇天。万物无可收得^{〔二十四〕}，则^{〔二十五〕}国家为其^{〔二十六〕}贫极，食不重味，宗庙饥渴，得^{〔二十七〕}天下愁苦，人民更相残贼，君臣更相欺诒^{〔二十八〕}，外内殊辞，咎正始^{〔二十九〕}起于此。是^{〔三十〕}者尚但万物不得其所，何况人哉？天下不能相治正，正由此也。此者，大害之根，而^{〔三十一〕}危亡之路也，可不慎哉？可不深思虑之胸心乎？

故古者，大圣大贤将任人，必先试其所长，何 所短，而后署其职事，因而任之。其人有过，因而责之，责问其所长，不过 所短。是者不感天也，反为习进此家学，因而慎之，故能得天下之心也。令后世忽事，不深思惟古圣人言，反署非其职，责所不能及，问所不能睹，盲者不睹日，瘖者⁽¹¹⁾不能言，反各趣⁽¹²⁾得其短，以为重过，因而罪之。不为欲乐相利⁽¹³⁾，反为巧弄，上下迭相贼害，此是天下之大败也。

【校勘】

[一]“万”上《钞》有“天下”二字。[二]《钞》无“虽”字。[三]“受”《钞》讹作“受”。[四]《钞》脱“无水”二字。[五]《钞》脱“于”字。[六]“无有”二字《钞》作“不限”。[七]“游往”《钞》作“去矣”。[八]“土”《钞》讹作“上”。[九]“授”《钞》讹为“爱”。[十]《钞》无“乃”字。[十一]《钞》无“所”字。[十二]《钞》无“为其”二字。[十三]“而食”《钞》作“食之”。[十四]《钞》无“所”字。[十五]“行”下《钞》有“而”字。[十六]《钞》无“卜”字。[十七]“种”下《钞》有“植”字。[十八]“则”《钞》作“即”。[十九]《钞》无“得成”二字。[二十]《钞》无“其”字。[二十一]“怀”《钞》讹作“坏”。[二十二]《钞》无“独”字。[二十三]《钞》无“动”字。[二十四]“无可收得”四字，《钞》作“不收”。[二十五]《钞》无“则”字。[二十六]《钞》无“为其”二字。[二十七]《钞》无“得”字。[二十八]“论”《钞》作“殆”。[二十九]《钞》无“始”字。[三十]“是”下二十七字，《钞》无。[三十一]《钞》无“而”字。

【注释】

任：听从，听凭。 五土：指青、赤、白、黑、黄五色土。 重味：指祭品率盛。 卜相：占验察视。 此句是说植物的生长过程。 天终：指植物因土质不良而萎缩枯死。 残贼：残伤虐杀。 何：什么。 过：怪罪。

家学：世袭的专门技艺，如天文、地理等。(11)瘖(yīn 音)者：哑巴。(12)趣(cù)：催促，促使。

自古者诸侯太平之君，无有奇神道也，皆因任心能 所及，故能致其太平之气，而无冤结民也。祸乱之将起，皆坐 任非其能、作非其事职而重责之。其刑罚虽坐之而死，犹不能理其职务也。灾变连起，不可禁止，因以为乱败，吉凶安危，正起于此。是以古者将为帝王选士，皆先问视，试其能，当与天地阴阳瑞应相应和不。不能相应和者，皆为伪行。”

“其相应和奈何？”“大人 得大应，小人得小应，风雨为其时节，万物为其好茂，百姓为其无言，鸟兽跂行为其安静，是其效 也。故治乐欲安国者，审 其署置。夫天生万物，各有材能，又实各有所宜，犹龙升于天，鱼游于渊，此之谓也。

夫治者，从天地立以来，乃万端。天变易，亦其时异，要 当承天地得其意，得其所为也。天者，以三光为书文记，则一兴一衰，以风为人君。地者，以山川阡陌为文理，山者吐气，水通经脉，衰盛动移崩合，以风异为人臣。人者，以音言语相传，书记文相推移。万物者，以衰盛而谈话，使人想而知之。

【注释】

心能：心智与才能。 坐：由于。 瑞应：吉祥的兆应。不，同“否”。《尚书·尧典》谓，尧在禅位舜之前，先让舜推行德教，又让舜进入山麓森

林接受烈风雷雨的考验。此即这里所云之例。 大人：指以帝王为首的圣人在位者。 效：效验。 审：慎重对待。 妥：总之。 三光：日月星。此句是说上天通过风的变化对人间帝王发布指示。按照阴阳五行和汉代讖纬的说法；立春则有条风到来，需要赦免轻罪犯人，释放牢狱囚徒；春分则有明庶风到来，需要厘订疆界，整治田畴；立夏则有清明风到来，需要拿出钱帛，聘问诸侯；夏至则有景风到来，需要封授有功德的人；立秋则有凉风到来，需要报谢土地之功，祭祀四方诸神；秋分则有闾阖风到来，需要申明象征性的示辱刑罚，整修仓床；立冬则有不周风到来，需要营筑宫室，修缮城郭；冬至则有广莫风到来，需要判决死罪，执行狱刑。这叫顺风八风行八政。详见《淮南子·天文训》、易纬《通卦验》、《白虎通·八风》。三书所述八政，略有出入。 此二句系本讖纬为说。《春秋元命苞》谓，山乃气之苞含，用以含精藏云，故而触石而出。又《河图扩地象》称，昆仑山地下有八核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此句是说大风拔木等异常现象是臣僚专权或图谋不轨的预兆。这种说法出自京房《易传》。详见《汉书·五行志》。

人者，在阴阳之中央，为万物之师长，所能作最众多，象神而有形，变化前却，主当疏记此变异，为其主言。故一言不通，则有冤结；二言不通，辄有社塞；三言不通，则有隔绝；四言不通，和时不应，其生物无常；五言不通，行气道战；六言不通，六方恶生；七言不通而破败；八言不通而难处为数家；九言不通，更相贼伤；十言不通，更相变革⁽¹¹⁾。故当力通其言也。”

“古者无文，以何通之？”“文乃当起⁽¹²⁾，但中止天地者⁽¹³⁾几何起，几何止，但后世不睹之耳。中古三皇⁽¹⁴⁾，当无文而设言⁽¹⁵⁾，下古复有⁽¹⁶⁾。天地之气，一绝一起，独神人⁽¹⁷⁾不知老所从来，经历多故，知其分理⁽¹⁸⁾，内当有文，后世实不睹，言其无有。”

“何故时有文，时无乎哉？”“天气且弊⁽¹⁹⁾，人且愚薄不寿，不能有可刻记。故敕之以书文，令可传往来，以知古事。无文且相辩讼⁽²⁰⁾，不能相正，各自言是，故使有文书⁽²¹⁾。此但时人愚，故为作书，天为出券文⁽²²⁾耳。”

【注释】

阴阳：这里指天地。 此句详参《老子·二十五章》、《孝经·圣治章》、《礼记·礼运》及伪《古文尚书·泰誓》。 象神：指人灵如神。

前却：进退。 主：职在。疏记：分条记载。 主：指君主。 杜塞：阴塞。

和时：指四季的正常交替。 行气：指五行之气。道战：指违背五行生克关系的异常现象。如木害金、火害水之类。 此句是说各自独立。(11)变革：指改朝换代。(12)起：发明，出现。(13)此句是说文字产生后又被大地所沉没。(14)中古三皇：指伏羲氏、神农氏、燧人氏。(15)当：适逢。设言：以言设教。《孝经纬》称，三皇设言民不违。(16)下古：指夏商周以下的历史时期。此句是说文字到下古又再现了。(17)神人：指修道修到第一等级的神仙。(18)分理：指阴阳明分之理。(19)弊：通“蔽”，隐藏，埋没。(20)辩讼：打官司。(21)以上四句盖本《易传·系辞》为说。《系辞》称，后世圣人用文字来代替以前的结绳而治，百官据以处理政事，百姓据以明察事理。(22)券文：指可用作凭证的天书神文。券：契据。道教有左契、右契之说。见《老子想尔注》。

“见师言，已知之矣。愿闻今通气当云何？”“但三道通行八方之书，民吏白衣之言，勿苟留。急者以时解之，不急者随天地万物，须七月物终，八月而简视，九月而更次，十月而不归，三年上书而尽信诚者，求其人而任之。此人乃国家之良臣，聪明善耳目，因以视聆，不失四方候也。帝王得之，曰安而明，故当任之。”

“其任之云何乎？”“必各问其能所及，使各自疏记所能为，所能分解⁽¹¹⁾所能长⁽¹²⁾，因其天性而任之，所治无失者也。故得天下之欢心，其治日兴太平，无有刑，无穷物⁽¹³⁾，无冤民，天地中和⁽¹⁴⁾，尽得相通也，故能致寿上皇⁽¹⁵⁾。”

所以寿多者，无刑不伤，多伤者乃还伤人身⁽¹⁶⁾。故上古者圣贤，不肯好为刑也；中古⁽¹⁷⁾半用刑，故寿半；下古多用刑，故寿独少也。刑者，其恶乃干⁽¹⁸⁾天，逆阴阳，畜积为恶气，还伤人。故上古圣贤不重用之者，乃惜其身也；中古人半愚，轻小用刑，故半贼⁽¹⁹⁾其半；下古大愚，则自忽⁽²⁰⁾用刑，以为常法，故多不得寿，咎在此。

【注释】

此句是说官吏、邑民、行人应诏所上意见书。之所以定为三道，系仿天有三文——日月星，日以察阳，月以察阴，星以察中央即阴阳交合处。参见本经卷五十三《分别四治法》及丙部《三通相合诀》。白衣：指有道之士。苟留：指拖延不处理。急者，指事关人命的重大举报。物终：指基本成熟。简（jiǎn 肩）：据《三通相合诀》，当作简。简视：即阅视，观其善恶多少。更次：指梳理完毕。不：据《三通相合诀》，当作“下”字。下归：批转回去。以上程序，是根据所谓天正、地正、人正（周历、殷历、夏历）三正的交错推移来安排的。详见《三通相合诀》、卷一百十九《三者为一家阳火数五诀》。聆：听取。候：占测。（11）分解：区辨化解。（12）长：统领。（13）穷物：穷绝之物。（14）天地中和：指三气，即由元气分化而成的三种形态。（15）上皇：天之神子日上皇。（16）本经宣扬一种观点：杀伤人等于自杀伤。见丙部《分别贫富法》。（17）中古：这里指伏羲等三皇以及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18）干：触犯、冒犯。（19）贼：伤残。（20）忽：轻率。

读此书者、宜反复之，重之慎之，死生重事，不可妄也。夫子贤明者为父计，臣贤明者为君深计；子不贤，不肯为父深计；臣不贤明，不肯为君计。是少年者，即是其人身邪，其人邂逅吉凶者，流后生，此格法也。

是故上古圣帝王将任臣者，谨选其有道有德，不好杀害伤者，非为民计也，乃自为身深计也。故得天地心意，举措如与神俱，此之谓审举得其人，而得人力之君也。如此乃感神祇，乃后天上真神爱之，因而独寿也。好用刑，乃与阴气并，阴者杀，故不得大寿。天之命，略可睹而知矣，天地人所疾恶同耳。”

右得天地人民万物欢心、国兴家安、天下无争讼者。

【注释】

是：此等。流后生：殃及后代。格法：格式化的常法。举措：安置，任用。语本《论语·为政》。审举：审慎处理选举。神祇（qí 其）：天神曰神、地神曰祇。并：并合。命：威令。此句是对全篇主旨的概

括说明。

【今译】

“我所问的问题很多，天师您讲道论经有问必答，滔滔不绝，但我现在没有足够的时间问更多的问题了，只想不揣冒昧再求教一两件事情。”“请直接讲来。”“现在我非常希望能够让天地阴阳、人类等可行走的动物及其它万事万物都自由顺遂、心满意足、自得其乐，从良行善不已，每天只是游玩而无职无事，而各自又自正其身，不再彼此干扰、互相责备，没有忧愁苦恼，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听听您的见解吗？”“你今天提问，真是直接了当、痛快淋漓！所问之事，又是多么切中要害！好，你所问的这类问题，是在说应当使万事顺遂，各得其心，对此只要能依据其才能加以任用，不强其所难，不使之为其不能为便可以了。如果做到了这样，就可以使之各得其所，各得其欲，不会有彼此牵连、忧愁苦恼的事，也就是你所说的各得其心意，逍遥自在而无职无事。

天地之间，经常有人使他人去担任其能力不堪胜任的工作，强求他人去做其所做不到的事情，而又因此去非难其不能为。他们目睹这些人不能做，不能说，而不仅不予以同情帮助，反而责备他们，使其蒙冤生仇，忿然申辨诉讼。这些人长期愁苦困穷，于是只好对天呼嚎：实在冤枉，实在冤枉！其情其境，天地鬼神为之感动，于是灾变不断，积重难返，祸殃难以在短期内很快解除，为害甚巨，失去天下人心。这样到最后反无成功，变怪不绝，太平之气又从哪里来呢？不能出现太平盛世，其原因正在这里。即使勉强出现常平之世，那内乱又如何消弭，社会又如何得到治理呢？对你今天所问的这个问题，你要深知其前因后果之详情。

天地固有的属性，是万事万物各有各的规律，各有各的作用和特长，所以应当根据其特长和能力加以任用，所不能做的事情是不能强求的。万物都受施阴阳之气，各自都有所长有所短，这就好象鱼不能离开水而游于高山之上，等到有了水，则无论高低，都能随意畅游；大树不能没有泥土而生长在江海之中。所以古代的圣人明君为政命事，都使五方之上各取其宜，各得其所，从而使万物能够向乐行善，繁荣茂盛，国家因此富足，宗庙祭品因此丰盛，天下太平，没有疾苦，恶气消弭，不再为害天下。

如果人们不占验察视土地之土质优劣就耕种，那么所种之物就可能不生出，生出了也不能完成其全部的自然生长过程，而各自内怀冤结，萎缩枯死，这将感动皇天。万物没有收成，于是国家极端贫穷，百姓生活困苦，宗庙祭品也简单、匮乏，普天之下，哀鸿遍野，许多人为生计所迫而互相残伤虐杀，君臣之间也互相欺骗，政见不一，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择土而种。上述只是万物不得其所而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何况人呢？天下不能互相治正，正是因为类似这样任非其人的结果。这类事情，是大祸害之根由，是危亡之路，难道不应该谨慎吗？难道不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吗？

古代大圣大贤将要任用一个人，必先考察其长处与短处，优点与缺点，然后委以职事，任其所为；其人有过错，根据具体情况斥责，只责问其所擅长的方面的过错，而不怪罪其短处方面出现的问题。这样不会触怒上天，被斥责者也可因此熟悉并提高自身的专长，更加谨慎履行其职责，所以古代大圣贤能得天下之人心。后世之人，处事轻率，不深思和听取古人的教诲，用人署非其职，责所不能，问所不知。就好象是明知盲人看不见太阳，哑巴不能说话，而偏偏不顾其生理缺陷，使其从事需要看和说的事情，当他们不能

胜任的时候，又以为是其大错，而怪罪他们。不是为使他人快乐而给予他人便利和帮助，而是尔虞我诈，互弄机巧，上下迭相虐杀迫害，此乃天下之大败。

自古以来的诸侯、太平之君，并没有什么神奇的道术，而只是用人时能依据其心智与才能而加以任用，所以能招致太平之气，没有蒙冤生仇之人。祸乱之起，皆是由于任非其能、署非其职却重重的责备的缘故。这种责备即使是刑事惩罚，判以死罪，也还是不能使之胜任其职，而只会使灾变连起，难以禁止。乱败之产生，吉安变为凶危，其原因都在这里。所以古人为帝王选士，皆先要询问、考察和试用，看是否与天地阴阳吉祥的兆应相应合，不能相应和，均为错误的举措。”

“相应和又怎么样呢？”“圣人帝王得大应，普通百姓得小应，风调雨顺，万物处于顺畅茂盛最佳状态，百姓生活安宁祥和，鸟兽虫鱼各安其份，不相残害，这就是效验。所以凡欲使政治修明，社会秩序安定的统治者，都要慎重对待署职任用之事。天生万物，各有其本能，各有其适宜，如同龙腾跃于苍天，鱼畅游于深渊，这都是同一个道理。

治国安邦，从天地开辟以来就是一个千头万绪、十分复杂的问题。天之变化，斗转星移，意味着时势之不同，人们遵循天地变化之普遍的规律，了解其变化的原因和要产生的后果。上天，以日月星三光记录和显示其变化，通过风的变化对人间帝王发布警示。大地以山川阡陌为外观表象，山，蕴精藏云，苞含大地之元气，水，存于江河，流通大地之经脉。盛衰枯荣，动移崩合，大风拔木等异常现象都是臣僚专权或图谋不轨的预兆。世间凡人，以语言声音交流，以文字记载相承传。自然万物，以衰盛枯荣更替规律示之于世，使人类能感受而了解。

人，处在天地之中央，为自然万物之师长，能有所作为的最多，聪慧灵敏象神仙一样，能够自如变化进退，只是有形体而已，其职分应当分条记载清楚上述各种变异，为其君主进言。一言不通，有冤情私忿；二言不通，就会导致上下言论不畅；三言不通，则有隔膜和绝交；四言不通，则四季交替紊乱，万物生长异常；五言不通，五行之气生克规律就会遭到破坏；六言不通，四面八方到处生恶；七言不通，社会就会出现破败趋势；八言不通，人心涣散，离心离德，国家就会发生分裂；九言不通，天下大乱，互相残害；十言不通，就要改朝换代了。所以，统治者应当重视和致力于使言论畅通。”

“古代没有文字，用什么来交流传递信息呢？”“文字是曾经被发明了的，只是后来又被天地所沉没了，至今已不知产生多少回，又沉没了多少回，只是后世之人不能亲眼见到罢了。中古伏羲氏、神农氏、燧人氏三皇时代，适逢没有文字而只能以言设教，到了商周以后的下古时期，文字又出现了。天地之气，时而断绝时而产生，唯独修道修成第一等神仙的神人才不知老从何来，他们历经许多变故，深知其阴阳明分之理。古代是有文字的，后世之人没有亲眼所见，才说那时没有文字。”

“为什么有时候有文字，有时候又没有文字呢？”“天之元气被蒙蔽而断绝，人们才变得愚笨浅薄、难以竟其天年，天下没有可供人们用来刻记的东西。所以上天赐给天下可供书写的文字，使人们可以相互交流感情，传递信息，从而也知道古代的事情。没有文字，打官司时，不能提供书面证词，而凭口说也只能是各言其事，各说各的理。所以上天使天下有文字书法，使后世圣人能够用文字来代替以前的结绳记事，百官据以处理政务，百姓据以

明察事理。总之，由于世人愚笨，上天才为其提供文字，提供足可用作是非凭证的天书神文。”

“天师这样讲，我已经明白了。再想听听今天应当怎样使元气相通？”

“只要使官吏、邑民、行人应诏所上意见书能够到处传布交流，百姓、官吏、道士等的建议不被延误，不被忽略而无人问津就可以了。事关人命的重大举报，要即时、经常地予以处理，不重要的举报则要遵循天地万物之性，顺其自然地安排解决程序，例如收到上书的第七个月应拿出基本成熟的处理意见，第八个月加以审察，观其善恶多少，第九个月梳理完毕，第十个月批转回去。有连续三年上书都情况属实且态度诚恳之人，可加以委用。这种人乃是国家之良臣，他们耳聪目明，洞察社会，听取民众言论，不会丧失四方占测之功效。帝王得到他们，可以说是安全和贤明之举，应当任用。”

“该怎样任用他们呢？”“一定要分别询问他们的能力和水平，使他们分清自己所能做到的事情，所能区别化解和统领的东西，然后根据每个人的特性专长加以任用，这样的举措就不会有失误了。能取得天下之欢心，执政英明，社会兴盛，天下太平祥和，没有刑罚，没有穷绝之物，没有蒙冤之民，天、地、中和三气能够完全相通，便能得到上皇般的寿命。

人之所以长寿，是因为没有触犯刑罚，没有受到伤害，包括没有伤害他人，因为伤害他人自己也必然会受到伤害。因此上古天皇、地皇、人皇三皇时代的圣贤之人，都不愿动用刑罚，中古伏羲、黄帝等五帝时代，半数之事用刑罚处理，所以长寿的只有一半；下古时代，人们滥用刑罚，所以长寿者很少。刑罚，其危害会冒犯天神，违背阴阳之道，久而久之积聚起来便酿成恶气，反过来变本加厉地伤害人身。所以上古圣贤们不重用刑罚的原因，乃是怜惜其身体。中古时代的人半愚半智，还能有节制地施用刑罚，所以只有一半人伤残；下古人完全愚蔽，不自重而轻率用刑，把它当作经常性的处事方法，所以多数人都不能长寿，其过错就在这里。

读我这本书，应该反反复复，高度重视，谨慎对待，因为生死大事，不可随随便便。儿子孝顺，应为父辈认真考虑；臣子贤明，应为君王深谋远虑。儿子不孝，不愿为父辈着想，臣子不贤明，不愿为君王谋略。这些人性命不长，就是因为其本人不正派；而且他们所不期而遇的吉凶还会殃及后代，这些都是天地间格式化的常法。

上古圣人帝王任用臣子，谨慎地选用有道德、不喜欢动用刑罚杀戮伤害人的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百姓着想，而是为自身的性命作周密而长远的考虑。按照天地之本性，秉承天地之心意，象天神一样举贤任能，此乃审慎处理选举，以得到真正合适的人，可以得到人力之枯助。可以感动天神与地神，可以得到上天真神的喜爱，因而能够长寿。天之威令，大致可以如此洞明而知晓，天、地、人所疾所恶都是相同的。

以上是关于天、地、人民、万物欢心，国家兴盛家庭安康、天下没有忿然申辩诉讼的内容。

【评析】

本篇论述的是吏民冤结、忿然申辩诉讼的社会现象。作者认为，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在于帝王任非其人，署非其职，反而强人所难，重责严惩。其结果，非徒争讼不绝，上下相欺相残贼，而且灾变连起，祸乱迭生。为清除这“大害之根，危殆之路”，作者提出三条对策：一是因人天性与特长，通过试用和试用的“阴阳瑞应”，来署职授事；二是鼓励天下通三道行

书，主记灾异使君臣民“通气”；三是倚重道德之上而慎用刑罚。其间贯穿着“重生致寿”的思

想和“承天顺地感神祇”的说教，也含有为道徒打开入仕之门的用意，以及对东汉统治者刻剥诛求民众的讥斥。至于文中关于文字起源和隐没重现的宗教式悬测，显然是替“天出券文”和《太平经》，寻找并编列历史上的神学依据。

卷五十五丁部之四

太平经卷之五十五

力行博学诀 第八十二

“今大命可知与未乎？”“虽然可知矣，见明师比言，大迷惑已解，唯加不得已，愿复丁宁之。”“然，吾道可睹意矣，得书读之，常苦其^{〔一〕}不熟，熟者自悉知之。不善思其至意^{〔二〕}，不精读之，虽得吾书，亦无益也；得而不力行，与不得何异也^{〔三〕}？见食不食，与无五谷何异？见浆不饮，渴犹不可救^{〔四〕}。此者^{〔五〕}非能^{〔六〕}愁他人也^{〔七〕}，还自害，可不详哉？故圣人力思，君子力学，昼夜不息也，犹乐欲^{〔八〕}象天，转运而不止，百川流聚，乃成江海。

子慎吾言，记吾已重诫，子其眷眷心可睹矣。为善与众贤共之，慎无专其市^{〔11〕}。夫市少人，所求不得。故人不博学，所睹不明，故令使见其真道。不得其宴意，不信道，则疑不笃^{〔12〕}乎？咎在此，人之所以自穷者也。故当深惟思其意，以令自救辅也。”

上对寿命指^{〔13〕}。

【校勘】

〔一〕《钞》无“其”字。〔二〕“至意”《钞》作“志竟”，疑“至”误“志”，“意”误“竟”。〔三〕《钞》无“也”字。〔四〕“犹不可救”，《钞》作“可救乎”。〔五〕《钞》无“者”字。〔六〕《钞》无“能”字。〔七〕《钞》无“也”字。〔八〕《钞》无“欲”字。

【注释】

此句是天师对真人的发问。大命，指寿命。比言：指接连的教诲。

此句是说求知依然若渴。睹：察悟。至意：最高的真道意旨。五谷：麻、黍、稷、麦、豆。愁他人：使他人愁苦。详：详察。慎：表示告诫，相当于“千万”。眷眷心：指学道传道的至诚心意。（11）专其市：独此一家，即专擅真道之义。市：贸易市场，喻指道法的流布。（12）笃：太重。（13）此句是对全篇主旨的概括说明。对：答对。指：通“旨”。

知盛衰还年寿法 第八十三

天之授^{〔一〕}事，各有法律。命^{〔二〕}有可属，道有可为出，或先或后，其渐豫见。比若万物始萌于子，生于卯，垂枝于午，成于酉，终于亥。虽事^{〔三〕}豫见，未可得^{〔四〕}保^{〔11〕}也。事各有所为，至光景^{〔12〕}先见，其事未对^{〔13〕}，豫开其路。天之垂象^{〔14〕}也，常居前，未尝随其后^{〔五〕}也。

得其人而开通^{〔15〕}，得见祐助^{〔16〕}者晕也；不开^{〔六〕}不通，行之无成功，即非其人也，以是^{〔七〕}为明证。道审^{〔17〕}而言，万不失一也^{〔八〕}。但是其人，明为其开，非其人则闭。审得其人，则可以^{〔九〕}除疾，灾异自消，夷狄^{〔18〕}自降，不须兵革，皆自消亡。

【校勘】

〔一〕“授”《钞》误作“受”。〔二〕“命”《钞》误作“令”。〔三〕“事”《钞》作“使”。〔四〕《钞》无“得”字，〔五〕《钞》无“也”字。〔六〕“开”

《钞》误作“可”。[七]“以是”《钞》作“是以”。[八]《钞》无“也”字。[九]《钞》无“以”字。

【注释】

知：意为预测、先知。盛衰：兼指世人寿禄和国运政局两方面而言。还年寿，乃是对“真道神书”所独具的至高效应的集中概括。授事：授付人间诸事体。法律：常规定律。命：指人命三品，详见下文。渐：指这象。语本《周易·渐卦》。豫：通“预”。子：十二地支第一位。这里代表坎卦所在的十一月。卯：十二地支第四位。这里代表震卦所居的正东方位和春分所在的二月。午：十二地支第七位。这里代表离卦所居的正南方位和夏至所在的五月。酉：十二地支第十位。这里代表兑卦所居的正西方位和秋分所在的八月。亥：十二地支最末位。这里代表乾卦所居的西北方位和立冬所在的十月。以上关于万物萌芽、生长、繁茂、成熟、衰亡乃至胚胎新萌芽的过程，系据汉代《易》学纬书为说。(11)保：确保那样。(12)景：同“影”。(13)对：对应，兑现。(14)垂象：垂示兆象；(15)开通：指对真道心开意通。(16)见祐助：被保佑救助。(17)审：妥实，确切。(18)夷狄：古代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蔑称。

万物之生^{〔一〕}，各有可为设张，得其人自行，非其人自藏。凡事不得其人，不可强行；非其有^{〔二〕}，不可强取；非其土地，不可强种，种之不生，言种^{〔三〕}不良，内不得其处，安能久长？六极八方，各有所宜，其物皆见，事事不同。若金行在西，木行在东，各得其处则昌，失其处则消亡。故万物著于土地乃生，不能著于天；日月星历反著于天，乃能生光明。夫道如此矣，故有其人，星在天，时有明，堕地反无光，即非其处也，故乱常。道有可为出，不妄行，是其人则明，非其人则不可行。夫道乃深远不可测商矣，失之者败，得之者昌。

欲自知盛衰，观道可著，神灵可兴也。内有寿证候之，以此万不失一也，此乃神书也。还年之期，其道至重，何可不思？故传之仁贤明，试使行之以自命。是其人应当并出，贤知并来，神书并至，奇方⁽¹¹⁾自出，皆令欢喜，即其人也，以此为效。不如此言，或但先见，非可得行也，当遗⁽¹²⁾后来。道不妄出也，实有可⁽¹³⁾之，但问其人，令使自思。道之可归，亦不可禁，亦不可使，听其可之，观其成功，道不可空。虽然，夫才不如力⁽¹⁴⁾，力不如为而不息也⁽¹⁵⁾。夫天下之事，皆以试败⁽¹⁶⁾，天地神灵皆试人，故人亦象天道而相试也。得见善者，其命已善矣；其见恶者，命已疑⁽¹⁷⁾矣。自古到今，不至诚动天，名为强求，或亦遂得之⁽¹⁸⁾，强求不得，真非其有也，安可强取？其事以不和良，乖忤⁽¹⁹⁾错乱。

【校勘】

〔一〕《钞》无“之生”二字。〔二〕“有”《钞》认作“友”。〔三〕《钞》脱“种”字。

【注释】

设张：设置张列。六极：上下四方极远之处。金行：五行之一，以五方配五行，西方属金。下文木行，则配之以东方，商：计算，估量。

著：这里是降临之意义。寿证：长寿还年之证。神书：指《太平经》。

自命：自身延寿。此句指帝王。应：指吉祥的兆应。(11)奇方：如本经丙部所列《草木方》、《生物方》之类。(12)遗(wèi 卫)：赠，留给。

(13)可：认可。(14)才：指禀赋。力：指努力学道。(15)以上二句是说应该孜孜求道和行道。(16)败：这里指真相毕露。(17)疑：没有定数之义。(18)此句是说侥幸得到它经，也会得而复失。(19)乖忤：违逆。

人命有三品 归道于野，付能用者；不能用者，付于京师，投于都市，慎无闭绝，后世无子。传书圣贤及与道士，无主无名，付能用者。道自有可之，不可各人，可附言语，犹若大木归山，水流归海，不可禁止也。天性使然，顺之者昌，逆之者败亡。神书欲出，亦不可闭藏，得其人必自扬，不得其人暗聋盲，身则不悦，目中无光。精读此策文，乐也夫矣。天昌延命之期数，皆在此中也。

太平之气，皆已见焉；民慈爱谨良，皆以出焉；贤圣明者，皆已悦焉；殊方奇文，皆以付焉；勉行不懈，以自辅焉；明王圣主，皆以昌焉；夷狄却除，皆以去焉；万民幸甚，皆以无言，天寿已行，不复自冤，老以命去，少者遂全。书传万世无绝，子孙相传，日以相教，名为真文万世无易，令人吉焉。道以⁽¹¹⁾毕就，便成自然，有禄⁽¹²⁾自到，无敢辞焉。大人得之以平国，中士得之为良臣，小人得之以脱身⁽¹³⁾。

上通道意是非之策文⁽¹⁴⁾。

丁部第四云：欲知吾道大效，付贤明道德之君，使其按用之，立与天地乃响应，是其大明效证验也⁽¹⁵⁾。

【注释】

三品：指上寿一百二十岁，中寿八十岁，下寿六十岁，分别应太阳气、太阴气、中和气之命。参见本经乙部《解承负诀》。又卷一百二《经文部数所应诀》，说法与此有出入。此句是说闭绝将招致断子绝孙的恶果。与道士：授付身怀方术之人。附言语：指按神书所说的去做。此句是说其乐广大。也夫，语气词连用。央：大。期数：期运气数。汉代春秋纬书《佐且期》谓：君臣和，得到协度（符合法度），则日月大放光明，上下俱昌，延年益寿。谨良：谨顺良善。勉：尽力。天寿：即人命三品。此句是说得善终。(11)以：通“已”。(12)禄：指命中注定的福禄。(13)脱身：免祸。(14)此句是对全篇主旨概括说明。通：通报，传达。道意：真道的奥义妙旨。策：占测，原指占卦所用的蓍草。(15)此段是《合校》本附存的《太平经》文字，出自《云笈七签》卷之《四辅》。

【今译】

力行博学诀

“现在关于寿命的问题清楚不清楚了？”“承蒙天师谆谆教诲，

我们的大疑惑已解，但求知若渴的我，愿意了解得更加深入细致，希望天师能继续多多指教。”“好！我所传之道的意旨可以被察悟了。得书读之，就怕读得不熟，读熟了自然会明白其全部意思；不认真思考书中最高之真道意旨，不精读深思，即使得到了我的书，也没有什么益处；得到了我的书流于空读而不能切实执行，与没有书又有什么不同呢？看到了食物却不去吃，与没有五谷何异？见到了饮料却不喝，渴仍然不能解。这种情况，不仅使他人愁苦，而且也会害了自己，难道不应该详察吗？所以圣人致力于思虑，君子致力于研学，他们这样做昼夜不息，乃是取法于天之运转不止和百川流聚

汇成江海。

你只要谨慎听取我的话，铭记我的劝诫，你学道传道的至诚心意便可昭然于世了。行善要与众位贤人共同为之，千万不要专擅真道。从事道法传播流布的人太少，人们有所求时便难以满足。人不博学，对所见所闻便不会清楚，所以要使之见真道，学真道。不明其要意，不相信道法，疑惑能不很多吗？祸患都起自这里，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总是自感困穷的原因。所以应当深思其意，以能自我救辅。”

以上是答对寿命问题的内容。

知盛衰还年寿法

上天授付人间诸事体，各有常规定律，人命三品各有所属。道法之作用显明于世，有的先有的后，其迹象会预先显现出来。这好比万物都开始萌芽于子，生长于卯，繁茂成熟于酉，衰亡于亥。虽然事情预兆会事先显现出来，但以后发展的结果却不一定能确保是所预示的那样。事情各有各的发展规律，若其影事先能被看见，但不能与其事相应和，上天会预先开辟其继续发展的道路。天之垂示兆象，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前，未曾有跟随其后的。

适宜于学道传道的人对真道心开意通，就能被保佑救助；不能心开意通，实践起来不成功，即说明他是不适宜于学道传道的人，以此为明证，是万无一失的。只要是适宜的人学道法，则坦然为其开示；要是不适宜的人，道法则隐蔽不现。适宜的入学道传道，则加以除去疾病，灾异自消，夷狄自降，一切敌对力量都不须动用武力，而能被消亡。

万物之生长，各有各的设置张列规律，从事者是合适的人自会成功地行事，不是合适的人自会失败而行不通，凡事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就不可勉强为之；不是应该有的，就不可强取；不是合适的土地，就不可强行种植，种了也不会生长，有些人因此一无所获却说种子不好。土质和位置都不宜，所种之物又怎么能长久生长呢？六极八方，各有各的规律，万事万物虽然都能看见，但实际上各不相同。比方说五行中的金行在西方，木行在东方，他们如果各居其位则昌盛，方位错乱则消亡。万物落附于土地才能生长，而不能附着于皇天；日月星辰浮于天上，才能发出光亮。道的规律就是这样，所以要求事有其人。星星在天上，才能经常发光，坠地不亮，就是因为处错了位置，违背了规律。道可以发生作用，但不是胡乱盲目而行，人如果合适则行得通，人如果不合适则行不通。天之道法，深邃奥妙，不可测估，逆之则败，顺之则昌如果想知道世人寿禄如何以及国运政局之盛衰，可以察看道法是否降临于世，神灵是否兴作，也可用长寿还年道术来占验，用此法占测会万无一失，此法就在这本《太平经》之中。还年之期如何关键取决于采用什么道法，怎么能不认真考虑呢？所以我们把《太平经》传授给仁义贤明之人，在他们身上试验一下，使其发挥作用而延长他们的寿命，如果被试之人适当帝王，吉祥的兆应会同时显现，贤人智者一并来归，神书俱现，奇方自出，一切都顺遂欣然。以这些情况作为效验，便可知他是称职的帝王。如果没有出现上述情况，或者说只是先前出现而后来又消失了，则都是不可行的，其结果都会影响后来，到最后发生作用。道是不会随便降临显现于世的，有些道确实被世人认可了，则可求问得此道之人，然后自加揣摩深思即可获得。道之作用于世人，既不能人为禁止，也不能强行使然，人们只要听其自然，遵

行其规律，察验其作用结果便可，道是绝对不会什么作用也没有的。有禀赋，还要努力学道，努力学道，还要坚持不懈地行道。天下之事物，都要加以试验其真相才能显露，天地神灵都考验人，人也取法天道而互相考验。看见了好善东西的人，其命运也好；看到了凶恶东西的人，其命运就吉凶难测。从古到今，学道之人，若不能以至诚感动上天，只能说是被迫勉强求道，即使有时候侥幸得到了道，也会得而复失。被迫和勉强都不能求得，说明道确实不能该他所拥有，怎么能强行取之呢？行事不能与吉祥的兆应相应和，说明其于天道是违逆错乱的。

人的寿命有三品，一品应和太阳气得上寿一百二十岁，二品应和大阴气得中寿八十岁，三品应和中和气得下寿六十岁。把道法向民间传布，支付给能用之人；如果没有人能，则向京师和其它都市传布，交付给那里的可用之人，千万不要使之湮没得不到传布和施用，否则将会断子绝孙的。传布神书给圣贤授付神书给身怀方术的道士，不一定要是自己的主人或知道姓名的熟人，只要交付给能用的人即可。道法自有其功能和作用，不会因人而变化，得道之人完全可以按神书所说的去做，道之作用如同大树归山，水流归海，不可阻挡和禁止。天性使然，顺天者昌盛，逆天者败亡。神书现世，亦不能被闭藏，只要被合适之人所获得必定会得到传播，不合宜的人得了，其人会变得又聋又瞎，身体不适，眼神无光。精读此书，其乐广大。天昌延命之期运气数，都在这里。

现在太平之气，都已经显现出来；人民之仁慈谨顺良善，都已表现出来；贤人圣人聪明之人，都已显得十分喜悦；怪方奇文，都已交付给了能用之人；人们能努力行道不止以自我辅助；明王圣主，都因此贤明达于鼎盛；夷狄之进攻均被击退，边境从此休战；万民幸福，毫无怨言，生活祥和安宁；人命三品得到顺利施行，不再有自感冤屈之人，人们都能老有所终，少有所养。神书要万世不绝地传布，要子孙相传，日以相教，使真道正文万世不变，永远给人们带来吉祥嘉应。现在道法形成并传布完毕，下面要使其自然发挥作用，人们命中注定的福禄会自行来临，难以推脱掉。大人得道可以治国，普通人得道可以为良臣，小人得道可以免祸。

以上是传达真道的奥义妙旨及其是与非的占策之文。

丁部第四说：欲知我传之道有大效验，可以将其交付给贤明通达之君王，让其谨慎利用，天地会迅速与之配合响应。这便是我所传之道作用之妙之大的明白效验和确凿证据。

【评析】

本卷两篇经文，《力行博学诀》要求人们精读熟记《太平经》，深思全书至要意旨，全力以赴地坚持传布道法。作者保证说，只要这样做，象皇天运转而不止，如百川流聚成江海，就能得寿长生。而对“疑道”行经，则断定为“自穷”之路。

《知盛衰还年寿法》论述“真道神书”《太平经》所独具的至高效应。作者宣明：真道神书包容着“天昌延命”的“期数”。既殊难强求，又因人而出，并且深远神妙，绝对不可违抗，也无法禁止，非能闭藏。要想得其“祐助”，必须力加践行。一旦践行，则大人足以平国，中士可为良臣，小人亦能脱身。通篇借“寿证”，旨在使全社会特别是帝王成为《太平经》的信奉者。为此又亮出了上天垂象论和人命三品说。

与神约束诀^{〔二〕}

应天理、上下和合、天灾除、奸伪断绝讖本文。上古之人，皆心开目明耳洞，预知未然之事。深念未然，感动无情，卓然自异，未有不成之施。所言所道，莫不笃达，不失皇虚之心。思慕无极之智，无极之言，知人寿命进退长短，各有分部⁽¹¹⁾，常以阴阳合，得消息⁽¹²⁾上下，中取其要⁽¹³⁾，与众神⁽¹⁴⁾有约束，但各不得犯天地大忌，所奉所得，当合天意。

〔校勘〕

〔一〕原缺卷五十六至六十四，今依《钞》补，《钞》未分卷。〔二〕《钞》佚题目。本篇内容，与《敦煌目》卷五十六所列标题《与神约束诀》大致对应，现配补篇名。

〔注释〕

理：治。讖（chèn 衬）本文：绝对灵验的预言式的经典原始文字。讖：诡为隐语，预决吉凶为讖。此句疑系本篇主旨的概括说明，据全经的一般体例，当置篇末。洞：听得透彻。未然：尚未发生。无情：指日月星辰及万物。卓然自异：不同于众。施：指上天的恩赐。笃达：至诚明达。皇虚：指至高神天君。天君积气而无形，故称。无极：指长生成仙神，上见无极之天，下见无极之地，傍行见无极之境。参见本经卷一百四十《某诀》。(11)分部：指上天在人生前为之注定的生死簿和虔诚修道和获得的不同天报。(12)消息：阳退阴进曰消，阴退阳进曰息。上下：指阳升阴降，阳降阴升。(13)中：基中，指阴阳交合变动的过程。要：大要。(14)众神：指人体内外诸神。

文书相白，上至天君，天君得书，见其自约束分明，乃后出文，使勿自怨，中直自进，不白自闻。音声洞彻，上下法则，各不失期，恐有不及，未曾有不自责，时常恐有非，见督录。神相白未曾懈，有过见退用。故重复语敕，反复辞文，宜不违所言。是天之当所奉承，神祇⁽¹¹⁾所仰，皆如法，常不敢息。恐有不达，所受⁽¹²⁾非一，皆当开心意，恐违期。神有尊卑，上下相事⁽¹³⁾，不如所言，辄见疏记⁽¹⁴⁾，忧心恻恻⁽¹⁵⁾，常如饥渴欲食。天君开言，知乃出教，使得相主⁽¹⁶⁾，文书非一，当得其意，后各有信⁽¹⁷⁾。

【注释】

文书：指众神记录世人善恶的报告书和世人奏请天庭除厄的祈告辞，前者即下文所谓“督录”、“疏记”，后者则称“上章”，本经卷一百一十一有《大圣上章诀》。白：禀告。天君：指至高神。本经壬部谓，天君委气，故名天君，尊无上。中直：指符合要求，能够名列神仙簿籍。此句是说天君预知一切。法则：遵照执行之义。期：约定的条文。不及：指与天君教令有差距。非：过错。见督录：被神仙记录在案。此句是说天君对失职之神进行处罚，如谪作河梁山海，在都市卖菜四十年之类，参见本经卷一百一十二第三、四篇诫文。(11)神祇（qí 其）：天神曰神，地神曰祇。(12)所受：指所接受的教令。(13)上下相事：统领与隶属。(14)疏记：分条记录过恶。(15)恻恻：悲痛貌。(17)信：信实。

历术分别吉凶诀^{〔一〕}上古之人，失得来事⁽¹⁸⁾，表里上下，观望四方，四维⁽¹⁹⁾之外，见其纪纲⁽²⁰⁾。岁月相推⁽²¹⁾，神通更始⁽²²⁾，何有极时。星数之度⁽²³⁾，各有其理⁽²⁴⁾，未曾有移动，事辄相乘⁽²⁵⁾，无有复疑。皆知吉凶所起，故置历纪⁽²⁶⁾。

【校勘】

〔一〕《钞》佚题目，本篇内容，与《敦煌目》卷五十六所列标题《历术分别吉凶诀》大致对应，现据此配补篇名。

【注释】

(18)此句是说对未来之事思忖得失。(19)四维：四隅，即东北、东南、西南、西北。(20)纪纲：丝纂头绪为纪，网上总绳为纲，喻指事物的统领部分。这里指阴阳之位的划分和四季的交区。本经有大地入界说，详见卷六十九《天讖支于相配法》。(21)推：推移。(22)神通：指神灵随时令节气与人交结。更始：周而复始。(23)此句是说星辰在天空中各有固定的分布位置。(24)此句是说对世人分别进行监视察照。(25)乘：计核。(26)历纪：历法纲要。

三百六十日，大小推算，持之不满分数，是小月矣。春夏秋冬，各有分理。漏刻上下，水有迟快，参分新故，各令可知，不失分铢。各置其月，二十四气前后，箭各七八⁽¹¹⁾，气有长⁽¹²⁾日，亦复七八。以用出入，祠⁽¹³⁾天神地⁽¹⁴⁾，使百官承漏刻期，宜不失⁽¹⁵⁾，脱之为不应⁽¹⁶⁾，坐罪⁽¹⁷⁾非一。故使昼夜有分，随日长短，百刻为期，不得有差。

【注释】

大小：指大尽法和小尽法。 分数：指一个朔望月的长度为 $29\frac{43}{81}$ 日。

朔望月的长度变化于29和30日之间，若按30天计算，即为大月；按29天计算，即为小月。二者交替采用，则可避免朔的时刻即新月逐月推迟或逐月提前的错乱现象，保证朔必发生在每月初一。 分理：四季明分之理。漏刻：古代最重要的计时器之一。漏指漏壶，利用其滴水多寡来计量时间。刻指刻箭，即在漏壶中插入一根标竿，称之为箭，箭上刻有一条条横划，表示日以下的时间单位。箭底部托有箭舟，浮于水面。水流出或流入壶中时，箭下沉或上升，借以指示时刻。 此句是说出水速率随同壶中水的多少而发生变化。水多则流速快，水少则流速慢。 参：“三”，三分，指一日百刻，昼夜各长多少刻又有规定。即以太阳的出没为标准，冬至日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日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分秋分则昼夜漏均为五十刻。此句亦可解作，将二十四节气的每一节气，分为三候。如立春，初候为东风解冻，次候为蛰虫始振，末候为鱼上冰。古代历法，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这样一年有四时，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新故：指物候变化。 令：时令。 前后：指将每一节气划分为前后两段。如此，则凡四十八气，一气约为七天半。(11)七八：即七八天。郑玄注周礼，有四十八箭，是为一气更换一等。这里所谓等各七八，即指此言。(12)长日：从冬至到夏至，昼渐长，称长日。(13)祠：祭祀。(14)如汉制举行五部迎气之礼，均规定自夜漏未尽五刻开始。(15)应：应验。(16)坐：坐罪。指受到神灵惩罚。

有德之国，日为长，水为迟，一寸十分，应法数。今国多不用，日月小短，一刻八九，故使老人岁月，当弱反壮，其年自薄，何复持长时？如使国多臣，枢机衡舒迟，后生蒙福，小得视息，不直有恶，复见伐矣。

惟天地之明，为在南方，巳午同家，离为正目，当明堂⁽¹¹⁾之事。日照明，以南向北，阳气进退，亦不失常⁽¹²⁾。阴阳相薄⁽¹³⁾，以至子乡⁽¹⁴⁾，寒温相直⁽¹⁵⁾，照彻自然，甚可喜。

【注释】

以上三句，是对昼夜漏刻制度的宗教臆解。此句是改百刻为一百二十刻而言。此制始于西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仅实行两个月。新莽再度拾起，不久亦废止。当弱反壮：年龄本应低却反高了。臣：指道德之臣。枢：运转于天空正中之义。机衡：璇玑玉衡的略称，即为北斗七星。其中第一星至第四星，分别名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合称璇玑。第五星至第七星，分别名为玉衡、开阳、摇光，合称玉衡。舒迟：指运转速度平缓放慢。直：通“值”，身当。见伐：被杀伐。星占家把北斗第四星又称作伐星，第五星又称作杀星，认为伐星掌天理，伐元道；杀星掌中央，助四旁，杀有罪。此句是说有恶必将招致的后果。惟：作语气词，用于句首。巳午：地支第六位与第七位，分别代表东南方与正南方。巳之本义，乃谓四月阳气毕布，万物已经定型，形成文彩。午之本义，乃谓五月阴气冒地而出，与阳气相忤逆，万物垂枝布叶。巳为偶位，属阴支；午为奇位，属阳支；二者配五行，均为火行，故曰同空。离：八卦之一，位居南方，象征日，代表火行。正日：指离卦居于四正卦的统领地位。四正指东南西北四个正位，其中震卦位于东，离卦位于南，兑卦位于西，坎卦位于北。分配春夏秋冬，各主春分、夏至、秋分、冬至。(11)明堂：天帝布政之宫，指东方七宿中的心宿。《太平经》作者宣扬当时盛行的汉为火德说，认为心为火为王者，犹若日出于东而位在南方。详见卷六十九《天谶支干相配法》。(12)常：指阳气从六月至十月逐渐衰退，入藏地下，重新凝结。参见卷四十四《案书明刑德法》。(13)薄：通“搏”，搏斗。(14)子乡：子为地支第一位，子乡则为其所代表的正北方和十一月冬至，系坎卦所居之位。此际阴极生阳，阳气生于地下。(15)直：对应。此句是说阴生于午（夏至），阳生于子（冬至），子午相对，构成冬夏寒暑的分界。

生养之道，少阳太阳，木火相荣，各得其愿，是复何争？表里相承，无有失名，上及皇耀，下至无声，寂静自然，万物华荣，了然可知，不施自成，天之所仰，当受其名。

机衡所指，生死有期。司命奉籍簿数，通，书不相应，召所求⁽¹¹⁾神簿问⁽¹²⁾相实，乃上天君。天君有主领所白之神⁽¹³⁾，不离左右⁽¹⁴⁾，其内外见⁽¹⁵⁾敬，亦不敢私承⁽¹⁶⁾，所上所下⁽¹⁷⁾，各不失时。太阴司官⁽¹⁸⁾，不敢懈止。

【注释】

生养：化生与养长。少阳：不太旺盛的阳气，散布在春季和东方。太阳：最旺盛的阳气，散布在夏季和南方。木火：指木行与火行。木为东方，主生；火为南方，主养。木生火，火倚木，故曰相荣。失名：指违逆生养之道的罪名。皇耀：指日月星辰。无声：指水土山石。此句是说不得上天防禁之教，也能成道长生。此句是说名列真仙簿籍。司命：这里指命曹，即天庭掌管人间生死的机构。籍簿：据本经庚部经文所述，有

所谓世人生预著其岁月日时的长寿之籍，善人之籍，死籍，众神记录世人善恶功过的簿册等。数通：如几道，指正副本。书：指神灵上报的举告文书。此句是说情况存在不符之处。(11)所求神：指对世人负有监保之责的神灵。参见卷一百一十一《善仁人自贵年在寿曹诀》。(12)簿问：对照善恶簿册来勘验。(13)此句是说大神。本经壬部谓，大神为上皇人之尊者，自名受气之公，常在天君左则，掌管明堂文书，曲领太职。所白：所禀告天庭的。(14)此句是说大神同天君的亲密关系，形同人间帝王与宰辅。(15)见：受到。(16)私承：指大神偏私处置。(17)所上：指让善人升天供职。所下：指让恶人入土受审。(18)此句是说天庭所设的司法机构和供职其中的神灵。本经卷一百一十二《七十二色死尸诫》和《有过死谪作河梁诫》谓，太阴法曹，掌理罪状，按轻重减人寿命，直至收取形骸，考问魂神。

正营门阁，恐自言事，辄相承为善，为要道。牒其姓名，得教则行，不失铢分。上古之时，有智虑，无所不照，无所不见，受神明之道，昭然可知，亦自有法度，不失其常。

从太初已来，历有长短，甚深要妙。从古至今，出历之要，在所止所成。辄以心思候算⁽¹¹⁾，下所成所作，无不就并数⁽¹²⁾，相应绳墨⁽¹³⁾。计岁积⁽¹⁴⁾，日月大分为计⁽¹⁵⁾。

【注释】

正营：惶恐不自安。正，通“怔”。门阁：门指天门，阁指天君存贮仙籍神策的金室。参见卷一百十《大功益年书出岁月诫》。此句是说虔敬追求登仙成神的人。委道：指能近在胸心，散满四海的真道。牒：注册之义。教：指天君和大神的教令。照：明察。太初：元气始萌，谓之太初。言其气广大，能为万物之始本，故名太初。亦即天地未分前的混沌状态。

历：历法。太初没有历法，这是道教的虚构。要妙：精微。要：纲纪、关键。迄于东汉，世行历法主要为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西汉太初历、三统历，东汉四分历。所止：指明运行的位置。所成：指四时备成。(11)候算：占测推算。(12)就：切合。并数：指天地阴阳的交合之数。本经卷九十三《国不可胜数诀》谓，岁月数，独十二，尚五岁再闰其中，此应天地并数，故十二月反并为一岁，尚从闰其中。(13)此句是说应验的程度丝毫不差。(14)此句是说推算上元积年。上元为制定历法的理想总起点，积年是从上元起算、积到某时的年数。在东汉，上元积年由带有神秘性的高位数字构成。(15)此句是说求定上元的标准。即某年十一月甲子那天，不仅恰好是夜半朔旦冬至，而已日月五星在同一个运行位置上，呈现出“合璧连珠”的吉利天象。大分：指行度，即运行位置。

禁酒法^{〔一〕}

今天地且大乐岁，帝王当安坐而无忧，民人但游而无事少职，五谷不复为前，无有价直。天下兴作善酒以相饮，市道尤极，名为水令火行，为伤于阳化。

凡人一饮酒令醉，狂脉^{〔二〕}便作，买卖失职，更相斗死，或伤贼，或早到市，反宜乃归；或为奸人所得，或缘高坠，或为车马所克贼⁽¹¹⁾。推⁽¹²⁾酒之害万端，不可胜记。

念四海之内，有几何市，一月之间，消五谷数亿万斛⁽¹³⁾，又无故杀伤人，

日日有之，或孤独因以绝嗣，或结怨父母置害，或流灾子孙。县官长吏，不得推理⁽¹⁴⁾，叩胸呼天，感动皇灵⁽¹⁵⁾。使阴阳四时五行之气乖错，复干上皇⁽¹⁶⁾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气⁽¹⁷⁾逆行。盖无故发⁽¹⁸⁾民令作酒，损废五谷，复致如此之祸患。

【校勘】

[一]本篇经文和原题已佚，这里据《太平经钞》配补经文。《敦煌目》卷五十七，列有《禁酒法》篇题，与本篇内容相符，现据以配补篇名。[二]“脉”《要修科仪戒律钞》作“咏”。

【注释】

此句是说如今天地要降给人间盛明安乐的太平年景。此句是说只有丰收，没有荒歉。直：通“值”。市道：指集市等交易场所。水：指五行中的水行。本经卷六十九《天谶支于相配法》谓，酒乃水之甘泉者和浆饮最善者，气居太阴，为水之王。火行，代表太阳之气（最旺盛的阳气），象征君主。东汉盛行汉为火德说，而按五行相克的顺序，水克火，所以这里把纵酒名为水令火行。阳化：指帝王以道化民。狂脉：指神经兴奋、血管膨胀。作；发作。此句是说撒酒疯。贼：虐杀。反宜：违反常规。此句是说夜深或数日才回家。缘：从。此句是说跌死。(11)此句是说出车祸。(12)推：推究。(13)斛(h 胡)：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14)皇灵：即皇天。皇天有灵，故称。(15)旱：疑当作“干”，冒犯。上皇：最盛明。(16)太和气：指天之太阳气、地之太阴气。人之中和气的统一体。(17)发：纵容，鼓励。

但使有德之君，有教敕明令，谓吏民言，从今已往，敢有市无故饮一斗者，笞三十，谪三日；饮二斗者，笞六十，谪六日；饮三斗者，笞九十，谪九日，各随其酒斛为谪，酒家亦然，皆使修城郭道路官舍。所以谪修城郭道路官舍，为大土功也。土乃胜水，以厌固绝灭。令水不过度伤阳也。水，太阴也，民也，反使兴王，伤损阳精，为害深矣。修道路，取兴大道，以类相占，渐置太平。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四《饮酒缘》引《太平经》云：真人问曰：“天下作酒以相饮，市道元据，凡人饮酒洽⁽¹¹⁾醉，狂⁽¹²⁾便作，或即斗死，或则相伤贼害，或缘此奸淫，或缘兹高墮，被酒之害，不可胜记。念四海之内，有几何市，一日之间，消五谷数亿万斗斛，复缘此致害，连及县官，或使子孙呼嗟，上感动皇天，祸乱阴阳，使四时五行之气乖反。如何故作狂药⁽¹³⁾，以相饮食？可断之以⁽¹⁴⁾否？”

神人曰：“善哉！饮食，人命也。吾言或有可从⁽¹⁵⁾或不可从。但使有德之君教敕，言从今以往，敢有无故饮酒一斗者，笞二十，二斗杖⁽¹⁶⁾六十，三斗杖九十，一斛杖三百，以此为数。广令天下，使贤人君子，知法畏辱，必不敢为。其中愚人有犯即罚，作酒之家亦同饮者。”真人曰：“或千里之客，或家有老弱，或祠祀神灵，如何？”神人曰：“若千里君子，知国有禁，小小无犯，不得聚集，家有老疾，药酒可通。”

【注释】

从今已往：自今而后。笞：肉刑之一，即打板子。谪：使役刑之一，即发配服苦役。厌固：压服禁遏住天然受制之物。厌：通“压”。王：旺，指占统治地位。这是汉代五行休五说的专用术语。阳精：火行之

精。取：取象。兴：兴行。占：占验。自此以下，是附存的以资参考的他书授引文字。元据：指占满人。元：大。(11)洽：指酒兴甚浓。(12)狂药：对酒的贬称。(13)以：与。(14)可从：认为对而听从。(15)杖：肉刑之一，即杖击。

上下失治法

考天地阴阳万物，上下相爱相治，立功成名，使心治一家，使人不复相憎恶，常乐合心同志，令太和之气日自出，而大兴平，六极同心，八方同计。所治者若人意，莫不皆响应而悦者。本天地元气，合阴阳之位。邪恶默然消去，乖逆者皆顺，明大灵之至道，神祇所好爱。

吾乃上为皇天陈道德，下为山川别度数，中为帝王设法度，中贤得生善意。因以为解除天地大咎怨，使帝王不复愁苦，人民相爱，万物各得其所，自有天法常格在不匿。

古者圣帝明王，重大臣，爱处士，利人民，不害伤；臣亦忠信不欺君，故理若神。故贤父常思安其子，子常思安乐其父，二人并力同心，家无不成者；如不并力同心，家道乱矣，失其职事，空虚贫极，因争斗分别而去，反还相贼害。杀父子分身血气而生，肢体相属如此，况聚天下异姓之士为君师父乎？故圣人见微知著，故重戒慎之。

【校勘】

[一]本篇经文和原题已佚，现在分别据《太平经钞》和《敦煌目录》配补。

【注释】

此句是说天地八界，详参本经卷六十九《天谶支干相配法》。大灵：指先于天地而存在的元气混沌状态。至道：最高之道。所：宜，适宜于。

度数：指地理方位及其阴阳属性，象征意义，与天与人的对应关系等等。

法度：指效天仿地的一整套施政兴国的原则与措施等。中贤：一般的贤人贤士。咎怨：指天地对世人的憎恶与怨恨，其表现形式为灾异不绝又日益严重。常格：不可改变的准则。处士：隐居不仕的人。这里指道术之士。属：联属。

夫师；阳也，爱其弟子，导教以善道，使知重天爱地，尊上利下；弟子敬事其师，顺勤忠信不欺，二人并力同心，图画古今旧法度，行圣人之言，明天地部界分理，万物使各得其所，积贤不止，因为帝王良辅，相与合策共理致太平。如不并力同计，不以要道相传，反欲浮华外言，更相欺殆，逆天分理，乱圣人之辞，六极不分明，为天下大灾，帝王师之，失其理法，反与天地为大仇，不得神明意，天下大害者也。

【注释】

此句是就师弟子尊卑关系而发。图画：筹谋策划。部界：部区界划；分理：指各自的主领事体。合策：像占卦那样契合地来揣度酌定。外言：外学之论，即儒学等学派的主张。师：奉从之义。

阴阳施法、观物知道德诀^[一]人生具备阴阳，动静怒喜皆有时。时未牝牡之合也，是阴阳当主为生之效也。天道三合而成，故子三年而行。

三三为九，而和道究竟，未知牝牡之合，其中时念之，未能施也。

天数五，地数五，人数五，三五十五⁽¹¹⁾，而内藏⁽¹²⁾气动。四五二十⁽¹³⁾，与四时气⁽¹⁴⁾合而欲施，四时者主生，故欲施生。五五二十五⁽¹⁵⁾，而五行气足，而任施。五六三十⁽¹⁶⁾而强，故天使常念施，以通天地之统⁽¹⁷⁾，以传类⁽¹⁸⁾。会三十年而免⁽¹⁹⁾老当衰，小止闭房内⁽²⁰⁾，天下⁽²¹⁾行之属，人象⁽²²⁾天地纯耳，其余不能也。

故天地一日一夜共润万二千物⁽²³⁾，尽使生。夜则深，昼则燥。深者，阴也；燥者，阳也，天与地日共养此万二千物具足⁽²⁴⁾也。天之法，阳合精为两⁽²⁵⁾。阳之施，乃下入地中，相从共生万二千物。其二千者，嘉瑞善物也⁽²⁶⁾。

【校勘】

[一]下文疑系另一篇，但佚题目，乃据《太平经钞》配补。《敦煌目》卷五十九；题曰《阴阳施法》，卷六十又有《观物知道德诀》。这两个篇题，同本篇的内容大略相同。

【注释】

此句是说人从出生就天然具备阴阳的属性与特质。因古代认为人禀阴阳精气而生，故有是语。动：属阳；静：属阴；怒：属阴，喜：属阳。时：固定的期限。牝（pìn 聘）牡之合：指男女交合。此句是说发育尚处于未成熟阶段。三合：指元气上凝成天，名为一；下凝成地，名为二；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子：男孩；行：会自由行走。九：阳数之极，这里指九岁。和道：指天道始于一，成于三，终于九。究竟：完结。中：内心。施：指男性形成生殖能力。以上三句，是说九岁男童虚弱朦胧产生了性冲动。说本《老子·五十五章》。以上三句是说天地人各有五行（木金水火土）之气，故其数相对应，俱为五。(11)此句是说十五岁。(12)内藏：指五脏。按照五行说，肝属木，心属火，脾属火，肺属金，肾属水。(13)此句是说二十岁。(14)四时气：指春之少阳气，夏至太阳气，秋之少阴气，冬至太阴气。(15)此句是说二十五岁。(16)此句是说三十岁。(17)统：统系，男属天统，女属地统。(18)类：族类。(19)会：恰值。此句是说到六十岁免却性生活。(20)房内：指夫妻同房。(21)象：效法。(22)润：润，润化。万二千物：这是《太平经》作者用术语推导出的物种数目。(23)具足：一物不少。(24)阳合精：阳精与阴精相结合。为两：指构成对立双方的新的统一体。(25)此句是说芝草之美。

夫万二千物，各自存精神，自有君长，当共一大道而行，乃行通流。天道上下，往朝其君，比若人共一大道，往朝王者也。万二千物精神，共天地生，共一大道而出，有大有中有小。何谓也？乃谓万二千物有大小，其道亦有大小也，各自生自容而行。故上道广万步为法，次广千步为法，其次广百步为法，其次广十步为法，其次广一步为法。凡五道，应五方，当共下生于地，共朝于天，共一道而行。是以大道广万步，容中道千步，小道百步，鼈道十步，毛道一步。物有大小，各自容往来。

凡乃上受天之施，反下生施地，出当俱上朝天也，故大道但可张，不可妄翁也。翁之辄不相容，有不得生者，或有伤死。不得生出者，令人绝无后代；伤者伤人，死者杀人。古者圣人不敢废绝大道者，睹天禁明也。

子以何天道得伤？道者，天也，阳也，主生；德者，地也，阴也，主养；万物多不能生，即知天道伤矣；其有不生者，即知天克有绝者矣。一物

不生一统⁽¹¹⁾绝，多则多绝，少则少绝，随物多少，以知天统伤。夫道兴者主生，万物悉生；德兴者主养，万物人民悉养，无冤结。

【注释】

精神：精灵神灵。此句是说神龟为甲壳动物君长之类。详参本经卷九十三《方药厌固相治诀》。广：东西为广，这里指宽度。步：六尺为步。法：规格。鼈（lí 离）道：细道，通“厘”。毛道：极细之道。张：张布。翕（xì 隙）：收缩。此句和下句都是说报应。天禁：上天的禁忌。

子：你，指学道真人。据下文，此句“何”下当有“知”字。(11)统：指药物。

书用丹青诀、天子皇后政诀^[一]吾书中善者^[二]，使青为^[三]下面丹字^[四]，何^[五]乎？吾^[六]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七]，仁而有心，赤者太阳，天之正色^[八]。吾道太阳，仁政之道，不欲伤害也。

天子者，天之心也；皇后者，地之心也。夫心者，主持正也。天乃无不覆，无不生，无大无小，皆受命生焉，故为天。天者，至道之真也，不欺人也，万物所当亲爱，其用心意，当积诚且信，但常欲利不害，不负一物，故为天也。夫帝王者，天之子，人之长，其为行，当象此。夫子者，当承父之教令严敕，案而行之，其事乃得父心志意，可为良家矣。如不承父教令，其家大小不治，即为贫家矣。财反四去，常苦不聚，其事纷纷，灾变连起，大得愁苦，过在此矣。古者帝王将行，先仰视天心，中受教，乃可行也。

夫皇后之行，正宜土地。地乃无不载⁽¹¹⁾，大小皆归，中无善恶，悉包养之。皇后，乃地之子也，地之心也，心忧凡事，子当承象母之行若母，乃为孝子。夫天地之与皇后相应者，比若响之与声，于其失小亦小，失大亦大，若失毫发之间，以母不相得志意。古者皇后将有为，皆先念后土，无不包养也。无不可忍，无不有常⁽¹²⁾，以是自安，与土心相得矣。若失之，则灾变连起，刑罚不禁，多阴少阳，万物不茂，过在此。夫是二人⁽¹³⁾正行者，则神真见⁽¹⁴⁾，真道出，贤明皆在位，善物悉归国。

【校勘】

[一]本篇经文和原题已佚，现据《太平经钞》配补。《敦煌目》卷六十列有《书用丹青诀》，卷六十一题曰《天子皇后政诀》，与本篇基本接近。[二]“者”下《襄传注》有“悉”字。[三]《襄传注》无“为”字。[四]“字”《襄传注》作“目”。[五]“何”《襄传注》作“合”。[六]“吾”下《襄传注》有“之”字。[七]“生”普通刻本《襄传注》作“主”。[八]“色”下《襄传注》有“也”字。

【注释】

善者：指重要精微的论断。使青为下：指用青色帛做底衬。丹字：用红色来写标题。此句是说《太平经》的装帧形式与书写特点。据《后汉书》卷三十《襄楷传》及李贤注，本经为帛书写本，帛取青白色，上面打有朱红界划即竖格，青首丹日，即青色帛作标表，红色列题目。丹青之信：丹青这两种颜料，不易褪色，故这里曰信。生：化生。以五色配五行，青属木，木主生，故言。仁：以人伦五常配五行，仁属木。接五行

相生的顺序，木生火，而火为心，故说青者仁而有心。太阳：最旺盛的阳气，主养。此句是说赤色是火行的象征物。本经卷六十九《天谶支于相配法》谓，外卷象木，内赤象火，是为天之正色，此句是说职在施生与

养长人民万物。覆：覆盖。宜：顺合。(11)载：承托。(12)常：指阳尊阴卑的纲常礼教。(13)二人：指帝王与皇后。(14)神真：神人真人。

解天 九人诀、分别九人诀、求寿除灾诀^{〔一〕}

元气，阳也，主生，自然而化；阴也，主养凡物。天阳，主生也；地阴，主养也。日与昼，阳也，主生；月星夜，阴也，主养。春夏，阳也，主生；秋冬，阴也，主养。甲丙戊庚壬，阳也，主生；乙丁己辛癸，阴也，主养。子寅辰午申戌，阳也，主生；丑卯巳未酉亥，阴也，主养。亦诸九，阳也，主生；诸六，阴也，主养。男子，阳也，主生；女子，阴也，主养万物。雄，阳也，主生；雌，阴也，主养。君，阳也，主生；臣，阴也，主养。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

一阳不施生，一阴并虚空，无可养也；一阴不受化，一阳无可施生统也。阳气一统绝灭不通，为天大怨也；一阴不受化，不能生出，为大咎。天怨者，阳不好施，无所生，反好杀伤其生也；地所咎，在阴不好受化，而无所出养长，而咎人反伤其养长也。天不以时雨，为恶凶天也；地不以生养万物，为恶凶地也。男不以施生，为断天统；女不以受化，为断地统。阴阳之道，绝灭无后为太凶，比若天地一旦毁，而无复有天地也。

【校勘】

〔一〕本篇经文和原题已佚，现据《太平经钞》配补。《敦煌目》卷六十二至六十四，题曰《解天 九人诀》、《分别九人诀》、《求寿除灾诀》这三个篇题，同本篇内容有相似之处。

【注释】

自然而化：按本然固有的情状与态势来化成。此句是说十天干中的单位数，均属阳干。此句是说十天干中的双位数，均属阴干。此句是说十二地支中的单位数，均属阳支。此句是说十二地支中的双位数，均属阴支。此句是说乾卦的六阳爻。爻为构成卦形的最小单位，分阳爻、阴爻而种，其符号各为“—”、“--”，其题名则阳爻用“九”表示，阴爻用“六”表示。诸九，即由下往上效的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此句是说坤卦的六阴爻，即由下往上数的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统：统系。咎：憎恨。天统：三统（包括地统、人统在内）之首。男为阳，故属天统；女为阴，故为地统。

是故圣贤，好天要文也。天者，众道之精也。贤者好道故次圣；贤者入真道，故次仙；知能仙者必真，故次真；知真者，必致神。神者，上与天同形合理，故天称神，能使神也。神也者，皇天之吏也；神人者，皇天第一心也。天地之性，清者治浊，浊者不得治清。精光为万物之心明，治者用心察事，当用清明。

今神人、真人、仙人、道人、圣人、贤人、民人、奴婢，皆何象乎？然，神人者象天，天者动照^{〔11〕}无不知。真人者象地，地者直^{〔12〕}至诚不欺天，但顺人所种不易也。仙人者象四时，四时者，变化凡物^{〔13〕}，无常形容^{〔14〕}，或盛或衰。道人者象五行，五行可以卜占吉凶^{〔15〕}，长于安危。圣人者象阴阳，阴阳者象天地以治事，合和万物^{〔16〕}。圣人亦当和合万物，成天心，顺阴阳而行。贤人象山川，山川主通^{〔17〕}气，达远方，贤者亦当为帝王通达六方。凡民

者象万物，万物者生处无高下，悉有民，故象万物。奴婢者衰世⁽¹⁸⁾所生，象草木之弱服者，常居下流，因不伸也，奴婢常居下，故不伸也，故象草木。

【注释】

天要文：上天降示的切要文书。精：指化身、主宰。次圣：位居圣人之列。贤人与圣人，在《太平经》构建的神仙等级序中，属于第六等与第五等，为候补神仙。贤：据上下文义，当作“圣”字。仙：《太平经》所构建的神仙第三等级。第四等为道人，即上句所云入真道。本经卷四十《分解本末法》述之较完整明确，即：圣而不止，乃得深知真道；守道而不止，乃得仙不死。本篇第五段所言，意与此同。真：神仙第二等级。致：到达。神：神人，为神仙第一等级。神：神妙。使神：驱使神灵即下文所谓天之吏。象：取象。(11)动照：运转照耀。(12)直：直辅开来。(13)变化凡物：指万物随季节而春生、夏长、秋获、冬藏。(14)形容：形体客状。(15)卜占吉凶：指依据五行生克的关系正常与否，来占测人间吉凶。(16)此句是说使万物处于阶调状态。(17)此句系本汉代讖纬为说。春秋纬《说题辞》称，山乃言宣，即合泽布气，调五神。《元命苞》谓，水为元气津渡，其义言演，即阴化淖濡，流施潜行。(18)衰世：指祖父辈命运不济之时。

故奴婢贤者，得为善人；善人好学，得成贤人；贤人好学不止，次圣人；圣人学不止，知天道门户，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与皇天同形，故上神人舍于北极紫宫中，也与天上帝同象也，名天心神；神而不止，乃复踰天而上，但承委气，有音声教化而无形，上属天上，忧天上事。神人已下，共忧天地间六合内，共调和，无使病苦也。

《正一法文太上外箓仪·下人四夷受要箓》引《太平经》云：奴^[一]婢顺从君主，学善能贤，免为善人良民，良民善人学不止成贤人，贤人学不止成圣人，圣人学不止成道人，道人学不止成仙人，仙人学不止成真人，真人学不止成大神人，大神人学不止成委炁神人。

“愿闻绝洞弥远六极天地之间，何者最善？”“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最为善，故天第一，地次之，神人次之，真人次之，仙人次之，道人次之，圣人次之，贤人次之。此八者，皆与皇天心相得，与其同意并力，是皆天人⁽¹¹⁾也，天之所欲仕也。天内各以职署⁽¹²⁾之，故思虑常相似也，是天所爱养人也。天者，大贪寿常生也，仙人亦贪寿，亦贪生。贪生者也，不敢为非，各为身计之。”

【校勘】

[一]这一段是附存的以资参考的他书授引文字，其大意并见于本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七十《贤不肖自知法》中。

【注释】

舍：居留北极紫宫，指北极星所在的紫微垣，又称中宫。星相家视北极五星中最大最亮的那颗星为至高天神，紫宫为其住所。汉代讖纬则称之为天皇太帝，谓其含元秉阳，舒精吐光，居紫宫中，制取四方，冠有五采文。

踰：通“逾”。委：积。以上六句，是说超级神仙无形委气大神人。

六合：上下四方。免：指解除奴婢身份。炁（qì 气）：同“气”。绝洞：透彻至极。弥远：周遍各方。六极：上下四方的尽头。三万六千：极言其广。皇天心，指无所不欲施生。(11)天人：有道之人。《庄子·天下

篇》谓：不离于宗（根本），谓之天人。(12)此句是说神人职在理天，真人理地，仙人理四时，道人理五行，圣人理阴阳，贤人理文书往来。详见本经卷四十二《九天消先生灾法》。

【今译】

与种约束诀

根据天道而治理，则天地上下和谐一致、天灾可免、奸猾伪劣之人事断绝，这是绝对灵验的预言式的经典原始文字。上古天皇、地皇、人皇三皇时代的人，都心胸开阔、思路宽广、耳聪目明，能预知尚未发生的事情。其对尚未发生之事的深切关注，能感动日月星辰及天下万物，他们与众不同，上天的恩赐没有完不成的。他们所言所道，莫不至诚明达，不会违背和辜负至高神天君的心意。他们思慕渴望长生成仙神，有上见无极之天、下见无极之地的智慧和言论，知道人之寿命的增减长短、上天在每个人生前为之注定的生死簿和虔诚修道获得的不同天报。他们常常用阴阳之道来验合，以此获知阴阳之进退升降，在阴阳交合变动的过程中获得阴阳之大要。他们与人体内外诸神有协约，能达成默契和共识，每件事都不触犯天地之大忌，所奉所得，都合乎天意。

众神用记录世人善恶的报告书、世人用奏请天庭除厄的祈告辞向天上的至高神天君禀告，天君得到这些文书，见其紧凑明晰，合情合理，便发布文书，告诉人们不要自怨自艾，凡是符合要求能够名列神仙簿籍者，自然会登仙成神，即使不禀告，天君也会预知一切。天君教令之声音通透明彻，上天下地都应遵照执行，不违犯约定的条文。欲登仙成神之人由于担心与天君教令有距离，未有不自责的，他们经常害怕犯有过错而被众神记录在案。众神向天君的禀告，未曾有懈怠和停止。天君对有过错失职者要进行处罚，所以天君反复告诫，再三发文，要求众人不要违犯其教令。这些都是上天所要求奉承，地神所要求敬慕和遵从的，它们应象道法一样，经常地被遵照执行而不被废弃。天君的教令难以通达四方，众人所接受的教令不一致，所以众人应当广闻博学，用心思索，时常检查自己是否违犯了天君教令之约文。神仙有尊有卑，有上下之分，有统领与隶属之别，世人若不能按要求行事，其过错罪恶就随时会被分条记录在案，所以有些人忧心忡忡，焦虑痛苦，经常象处在饥渴而又没有饮料和食物的状态一样。天君了解了情况才会发出教令，才会使众人认真执守。教化之文书可以不一致，但天君教令的主要主旨应当都包含进去，以后随着不断地被检验核实，各自都会留下信实可靠的内容。

历术分别吉凶诀

上古之人，思付未来之事的得失时，要观察验测天地表里上下，四面八方内外，才能弄清阴阳之位的划分和四季的区定。光阴荏苒，斗转星移，神灵随时令节气与人交结，周而复始，没有终极之时。星辰在天空中各有固定的分布位置，它们对世人进行监视察照，未曾有所移动，所显示的兆象也往往准核应验，使人们都知道吉凶是怎么产生的，人们因而制定了历法纲要。

一年三百六十天，用大尽法和小尽法推算，时间长度不满一个朔望 $29\frac{43}{81}$

月日长度的月份，算是小月。春夏秋冬，各有四季分明之理。计时器漏刻的刻箭有升有降，出水速度有快有慢，一年之中，不同季节的昼夜长短时刻都有规定，并且反映了物候的变化，人们可因此而详知各种时令，不会有丝毫差错。一年之中的各月都依此建置，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分为前后两段，每段一气共 48 气，每过一气更换一次漏刻的刻箭，则每箭有七、八天。节气中冬至到夏至，白昼渐长，亦只有七、八天。根据漏刻的这些规律来考虑时间之变化，祭祀天神地祇，安排各种礼仪活动，不会发生错乱，如果时间不准就会发生不应验之事，而受到神灵各种各样的严重惩罚。所以使昼夜明确界分，随着每天的长短变化而变化，约定漏刻中一百刻为一日，不能有差错。

有德之国，每天时间长，漏刻水流速度慢，一寸一分都与法数相应和。现在许多国家多不用原来的计量制度，改一日百刻为一日一百二十刻，使得每日每月时间变短，漏刻中每箭由原来的七八天变成现在的八九天。所以在人生岁月中，年龄本应小的反而却高了。人的寿命长短是自然的事情，实际上总是那么长，又怎么能通过改变计时制度使之延长呢？如果要使国中贤臣明相多起来，要使北斗七星运转至天空正中时运转速度平缓放慢，使后代蒙福，就应该重视天地时运之规律，不再生恶而招致被杀伐的严重后果。

天地之界划是非常明晰的，在南方，地支中巳午同在一个基本方位，同属火行，离卦在位于东南西北的震离兑坎四正卦之中居于统领地位，执掌象征和代表天帝布政之宫的心宿所执掌的事宜。阳光普照，阳气进退不违背阳气从六月至十月由逐渐衰退到入藏地下，再重新凝结的规律。阴气和阳气相交汇，到了子和坎卦所代表的正北方和十一月冬至，冬夏寒暑便有了明显的分界和对应，与自然界的实情完全相符，甚是令人欣慰。

化生与养长之道，散布在春季和东方的少阳之气与散布在夏季和南方的太阳之气，东方主生的木行与南方主养的火行，都能相依相生，各得其愿，又怎么会完全相冲突呢？使天地表里都能相互顺承，便不会有违逆生养之道的罪名，使上至日月星辰、下至水土山石的万事万物顺遂自然，无声无息，繁华茂盛，昭然而现，则即使未得到上天防禁之教，也能成道长生，因为这些正是上天所希望和要求的，能做到这样的人应当名列真仙簿籍。

北斗七星各有所指，世人生死之命由天君安排。天庭中负责人间生死的机构命曹，掌管着众神记录世人未生即被预著的年寿、生死之籍、善人之籍以及在世善恶功过的簿册正副本，他们对于神灵上报的举告文书，发现有情况不属实的，便召来对世人负有监保之责的神灵，对照善恶簿册来勘验，然后上报天君。天君下面有主管众神向天庭禀告事宜的大神，他们不离天君左右，在天庭内外都受到尊敬，能秉公办事，不敢徇私枉法，他们让善人升天供职，让恶人入地受审，既不会错误处置也不会拖延耽搁。供职于天庭司法机构中的太阴司官，从不敢松懈怠慢。

虔诚追求登仙成神的人，一想到天庭大门和天君存贮仙籍神策的金室就会惶恐不安，从而时时小心自己的言行，动辄互相勉励行善，追求近在胸心、能散满四海的真道。他们一旦登仙成神，仙籍神策注册了其姓名，对于天君和大神的教令更会认真执行，不敢有半点违抗。上古时代的人，有智慧有谋略，无所不能明察，无所不了然于胸，神明之道，昭然可知，而且自有法度，不曾越轨失常。

从天地未开、万物混沌、元气始萌之太初以来，不同历法规定的年月有长有短，但无不精微奥妙。从古到今，制定历法的关键，在于测定日月运行

的位置和四季的分布。动辄需要殚精竭虑加以占测推算，这样制作的历法，完全切合天地阴阳交合之数，其应验的程度丝毫不差。推算制定历法的理想总起点是上元积年，这一年的十一月甲子那天，不仅恰好是夜半朔旦冬至，而且日月五星在同一个运行位置上，呈现出“珠连璧合”吉利天象。

禁酒法

如今天地要降给人间盛明安乐的太平年景，帝王应当尽可放心地稳坐江山而无忧无虑，百姓也只需专心劳作而祥和安宁地过日子，这些年中只有丰收，没有荒歉，物丰粮足，市场价格低廉而稳定。但天下兴起制作美酒且聚众畅饮之风，集市等交易场所尤其盛行，这被称为是“水令人行”，因为酒乃水之王，水克火，纵酒有伤火行，有害于帝王以道化民。

人只要一饮酒至醉，便神经兴奋，血管膨胀，必撒酒疯。酗酒不仅使买卖不顺，影响生意，而且还会导致酒徒互相殴斗，非死即伤。有的人很早就到了集市，但饮酒误事，违反常规，夜深或数日之后才回家，有的人因饮酒被奸滑之徒所欺骗，有的人酗酒之后走路神智不清而从高处坠落摔死，有的人因车祸而成为轮下冤鬼，总之，酒的危害，不胜枚举。

你们想想四海之内，又有多少集市？一月之中，饮酒不仅消耗五谷数亿万斗，而且使许多人无端受到伤害，伤人事件每天都有发生。有的光棍和孤寡之人因此而断子绝孙，有的人因此与父母发生仇怨而导致一系列恶果，有的人还使饮酒之害殃及子孙后代。各级政府官吏，对五花八门的酗酒案难以审断判决，捶胸顿足呼天，震动皇天之灵，致使阴阳二气、春夏秋冬四时、木火土金水五行违逆错乱，而且扰乱最盛明的太平君对天下的治理，导致太和气违反常规而逆行。这些都是纵容黎民百姓酿酒、酗酒，损失浪费五谷所导致的祸患。

只要让贤明有德之君，颁布诏令，晓喻天下，从今以后，吏民胆敢在集市等公共场所无故饮酒一斗的，打三十大板，发配服苦役三天；饮酒二斗的，打六十大板，发配服苦役六天；饮酒三斗的，打九十大板，发配服苦役九天，再饮更多的，其处罚依次类推而逐渐加重，酒家也照此处罚。其中苦役乃是使犯令之人修建道路城廓官舍，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壮大土行之气的运作功能。因为土克水，这样可以压服禁遏住天然受制之物的绝灭，使水行不过分地损伤阳气。水，属于最旺盛的阴气，象征和代表着黎民百姓，如果使其在五行中占统治地位，损伤火行之精，那么这样所导致的恶劣后果则将是极为严重的。修建道路，取象于开辟通途大道，以此占验和补救，以逐渐建立太平盛世。

《要修科律戒律钞》第十四卷《饮酒缘》引用《太平经》的文字说：真人问道：“天下酿酒而饮，于是集市道路满是纵酒之人。凡人饮酒，酒兴必浓，有的借机奸淫妇女，有的人从高处坠地摔死，酗酒之害，不可胜记。想想四海之内，又有多少集市？一天之内，便可消耗五谷数亿万斗，而且还因此生出许多祸害，累及天下各级官吏。家人亲友们痛苦呼嚎，感动皇天之灵，祸乱阴阳，使四时五行之气错乱失常。人们为什么要特地酿造这种‘狂药’而斟饮呢？可不可以予以禁止断绝呢？”

神人说：“好啊！民以食为天，我所说的话你们认为对的就听从，认为不对的就不听从。只要使贤明有德之君，颁布诏令，晓喻天下，从今以后，

敢有无故饮酒一斗的打三十杖，饮酒二斗的打六十杖，饮酒三斗的打九十杖，饮酒一斛的打三百杖，以此类推，广令天下，使贤人君子，知法畏辱，必不敢犯。其中对于刁顽愚民要有犯即罚，酿造和提供酒的店家亦与饮酒之人同样处罚。”

真人说：“有的人是千里迢迢远来之客，有的人家中还有老弱病残，有的人要用酒祭把神灵，那又怎么办呢？”神人说：“如果有远方来客，要使其知道本国有禁酒之令，喝少量的可以不追究，但不得聚众而饮；家有老弱病残，用来治病养身的药酒可以饮用。”

上下失治法

我们要使天地阴阳万物，上下相爱相治，立功成名，心意和要求与施行和治理协调一致，使人们不再相互憎恨，而能齐心协力、志同道合，使天之太阳气、地之大阴气、人之中和气的统一体太和之气每天都自发产生，从而形成太平之气，以致六极同心、八方同德。这样天下被治理者就没有不感到称心如意，一呼百应而心悦诚服的。只有以天地元气为根本，应合天地八界阴阳之方位，才会使邪恶悄然消去，乖逆者变得顺从，才能使先于天地存在、处于混沌状态的元气和绝对灵验的最高之道豁然显明，天神地祇能得到其所喜爱的东西。

我上为皇天传布天道地德，下为山川考辨区分地理方位、阴阳属性，以及天与人的对应关系，中为帝王制定效天仿地的一整套施政兴国的原则与措施。听我之言，一般的贤人贤士可以因此而萌生善意，世人可以解除用灾异表现出来的天地对世人的憎恶与怨恨，使帝王不再愁闷苦恼，人民相爱，万物各得其所。上天之道法是不可改变的准则，而且自行发生作用而不隐匿。

古代圣明的帝王，尊重大臣，惠爱道士，便利人民，不事伤害；臣子也忠信而不欺君，因而天下之治理合乎天神的心意要求。贤父常常想着使儿子安定，儿子常常想着使父亲高兴，二者齐心协力，家道没有不兴盛的；如果不能齐心协力，家道便会混乱衰败，难以安居乐业，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家人为平分可怜的财物争斗呕气，分道扬镳，各奔前程，甚至回头来还互相虐杀伤害。血亲父子、亲生骨肉尚且如此，更何况统括天下异姓别族、芸芸众生的君、师、父呢？所以圣人见微知著，特别劝诫人们要谨慎处之。

师长属阳，要爱其弟子，用善言真道孜孜教诲引导他们，使之懂得尊天爱地，尊上利下；弟子敬奉其老师，要顺从勤奋、忠信不欺，二人齐心协力，筹谋策划研习古今之法度。师长、弟子要遵行圣人之教诲，明察天地之部区界划及其各自的主领事体，使万物各得其所，要积贤不止，从而成为帝王的优良辅佐，密切配合帝王，像占卦那样契合地来揣度酌定施政策略、协力治理国家，从而共建太平盛世。如果不能齐心协力、同心同德，不传播能近在心胸，散满四海的真道，反而迷信浮华言论和异端邪说，互相欺诈，逆天悖理，不听圣人之教诲，就会使得天界上下四方区划边际模糊不清，酿成天下的巨大灾难，迫使帝王反过来听命于他们，丧失统治法度，与天地生结深仇大恨。总之，违背神明之心意，便导致天下的大害。

阴阳施法、劝物知道德诀

人从出生就天然具备阴阳的属性与特质，动静喜怒都有固定的时间和规律。人之发育处于未行男女交合之事的未成熟阶段时，其阴阳即有职在化生不绝的生育效能。天道使元气上凝成天，下凝成地，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出人类，天道即由这三部分组合而成，所以小孩子三岁才能自由行走；天道始于一，成于三，终于九，所以小孩子到了九岁才具备阴阳之道，但还不知男女交合之事，只是内心经常产生朦胧的冲动和欲望，还没有生殖能力。

天地人各有本火土金水五行之气，其数均为五。人到了十五岁，五脏中阴阳之气开始躁动。到二十岁，四时气——春之少阳气、夏之太阳气、秋之少阴气、冬之太阴气文汇融合而需要散播，而四季职在生成，故有实施萌生之举。到二十五岁，五行之气充足，可胜任交合之事。到三十岁，身强体壮，总想交合施欲，以续接天地之统系，传承人间之族类。三十年之后即六十岁的时候，人变得年老体衰，要求减少性生活，停止夫妻同房。天下所有用脚行走的动物中，只有人能准确地效法天地，其余的都不能。

天地一昼夜，可润化一万二千物而使它们全部生长。万物在夜晚接受滋润而萎藏，在白天得到蒸发而舒展，夜施属阴，日作属阳，天与地每天供养这一万二千种物，而不会漏掉一种。天之法，是阳精与阴精融合而构成的新的统一体，阳之施播，进入地下，与阴相合共生一万二千事物，其中二千种是吉祥美好的物种。

一万二千种物，各自都内含着精灵神气，自有其君长，因而只有共同遵循普遍性的大道，才能互相谐调沟通，天道上下万物，才能都前往朝奉其君长，这就好象共有一大道的人们，去朝奉其帝王一样。一万二千种物同在地中生长，他们的精灵与神灵同在一个大道中显现，但他们有大中小之分。这怎么解释呢？一万二千种物有大有小，其道也有大有小，各自都按照一定的规模而生长。所以一等道的宽度以万步为规格，二等道的宽度以千步为规格，三等道的宽度以百步为规格，四等道的宽度以十步为规格，五等道的宽度以一步为规格。总共有五种不同规模的道，与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相对应，这些物下共生于地，上共朝于天，中共有一大道而生息。所以大道宽广万步，可以包容于步之中道，百步之小道，十步之细道，一步之微道。物有大小，各自从容生长，循环不息。

凡是受上天之施种，落入地中而生长的事物，长成后都要朝奉皇天，这样大道才可传布，不可胡乱收缩。大道收缩就不能容纳事物，使有的物不能生出，有的物在生长中或伤或死。而万物不能生长，就会使人断子绝孙，死伤者也必定会殃及他人。古代圣人之所以不敢废绝大道，就是因为清楚地看到了上天的这些禁忌。

你凭什么知道天道能够伤人呢？道，属于天和阳，职在使物生成；德，属地和阴，职在养育万物；如果万物多不能生长，即可知道是被天道伤害了的结果；如果其中有完全不能生出的，即可知道是被天道克灭而绝种了。一物不生，意味着一个物种要绝灭，不生的多则物种绝灭的多，不生的少则物种绝灭的也少，随着万物生长的多少变化，便可知天之统系伤害的程度。职在生成的道兴起，万物皆生；职在养育的德兴起，万物都能得到养育，无怨无伤，和睦相处。

书用丹青诀、天子皇后政诀

我书中重要精微的论断，都用青色帛作衬底，用红色来写标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传之道如同丹、青一样可信，而丹、青是两种不易褪色的颜料。青色代表化生，象征仁义和诚心；赤色，代表阳气最旺盛的太阳，是天之正色。我传之道职在施生与养长人民万物，不会有任何伤害。

天子是天之心，皇后是地之心，而心是主持正义的。天上没有天不能覆盖、不能化生的事物，万事万物无论大小，都能受天之施种而生长，天也因此才能成为天。天是最高之道真谛的象征和代表，不欺骗任何人，是万事万物所应当亲爱的。天之用心和动机极其诚实守信，它积善行德，兴利除害，不辜负一事一物，因此成为天。帝王，是天之子，人之兄弟，其行为，应当取法于天道人德。儿子应当听从父辈教诲而严于律已，经常检点自己的行为，对父辈的事奉着能使父辈称心如意，则所在家庭便是善良人家。如果儿子不听从父辈教令，家中老小反目，那么这一家即会变为贫穷之家。家庭不合，家财尽散，财源断绝，琐事纷扰，灾祸不断，从而愁苦不堪、痛不欲生，其过错都在于子不顺父。古代帝王将要进行某一项活动之前，要先仰观天心，倾听天下意见，然后才敢付诸行动。

皇后的所作所为，应与大地相顺合。大地承载一切，万事万物无论大小，都要落生于此，无论善恶，都能为其所包养。皇后是地之子，地之心，心中应时刻惦念着世间凡事。儿子只有顺承和取法母亲之行为，才能成为孝子。天地与皇后相呼应的关系，就好像响动与声音的应合一样，天地损伤小，皇后损伤也小；天地损伤大，皇后损伤也大，如果二者之间发生了些微不一致的情况，则是因为天下母亲的心愿没能实现的缘故。古代皇后将有所作为，都要先想到土地，因此没有她所不能包容养育的。皇后能容忍地之一切，其行为没有不合乎阳尊阴卑纲常礼教的，所以能够安宁快乐，使大地称心如意。如果皇后违背了这些，则大地上灾变不断，刑罚滥施，阴多阳少，万物衰败。帝王与皇后二人行为端正，统治英明，则神人真人现身，真道出世，贤明之人能在其位谋其政，所有良善的东西都能归该国所有。

解天 ䷗ 九人诀、分别九人诀、求寿除灾诀

化生宇宙万物的无形实体元气，属阳，职在施生，它按事物本然固有的情状与态势来化成万事万物。阴，职在养长世间凡物。天属阳，职在施生；地属阴，职在养育。太阳与白昼，属阳，职在施生；月亮、星辰、黑夜，属阴，职在养育。春与夏，属阳，职在施生；秋与冬，属阴，职在养育。十天干中的奇位数甲丙戊庚壬，属阳干，职在施生；偶位数乙丁己辛癸，属阴干，职在养育。十二地支中的奇位数子寅辰午申戌，属阳支，职在施生；偶位数丑卯巳未酉亥，属阴支，职在养育。乾卦六九，属阳爻，职在施生；坤卦六六，属阴爻，职在养育。男子，属阳性，职在施生；女子，属阴性，职在养育。万物之中雄的属阳，职在施生；雌的属阴，职在养育。君主是阳，职在施生；臣子是阴，职在养育。天下一切事物，都是一阴一阳，并且因此才能生出和得到养长。

一阳不施生，则有一阴失去养长对象，而无所养成；一阴不接受施生，则有一阳不能施生统系。阳气使一统系绝灭不嗣，是所天极为怨恨的；阴气不接受阳施，使万物不能成长，是地所极其怨恨的。天所怨恨的是阳不经常施生，使万物无以化生，而一物不能化生又极易杀伤其它已经生成的万物；

地所憎恨的，是阴不喜欢接受天之施生，使万物无以养长，而且殃及人类和伤害其已得到养育生长的事物。天不适时下雨，是凶恶之天；地不能生养万物，为凶恶之地。男不施生，将会断绝天统；女不接受化生，将会断绝地统。阴阳之道，绝灭无后是最严重的凶灾，好象天地一旦毁灭，而不会再有天地了。

圣贤之人，喜爱上天降示的切要文书。天是各种道的主宰。贤人能喜爱真道，故能位居圣人之列；圣人能接受真道，故可位居仙人之列；懂得如何成仙的人，才能成为真人，位居真人之列；懂得真人之道的仙人，才能成为神人。神人，与上天同形，极为神妙，能与天共同治理天，能驱使神灵。神灵乃是皇天之官吏，神人乃是皇天的第一等心腹。天地之本性，是清明的东西可治服污浊的东西，而污浊的东西则不能治服清明的东西。精灵之光为万物之心发出的光亮，治理万事万物音，只有清明廉洁的，才能观察到。

如今神人、真人、仙人、道人、圣人、贤人、平民、奴婢，都取象于什么呢？是这样的，神人取象于天，而天，运转照耀，无所不知。真人取象于地，大地直铺开来，坦然而无垠，至诚而不欺天，顺承人愿，人种什么它长什么结什么，从不中途变异。仙人取象于四季，四季使万物随时令而春生夏长，秋获冬藏，使万物的形体容状不断变化，有时茂盛，有时衰枯。道人取象于五行，用五行生克的关系正常与否，占测人事吉凶，告知人事处境的安危。圣人取象于阴阳二气，阴阳取法于天地而对万物产生作用，使万物协调，所以圣人应当使万物和谐，顺遂天愿，应和阴阳之道而行事。贤人取象于山川，山川职在通气，使阴阳五行之气通达致远，因而贤人应当使帝王之治理通达六方。平民百姓取象于万物，万物在能够生存的地方，无论高下到处都有，所以平民取象于万物。奴婢，是祖父辈命运不济时所生之人，取象于草木这等柔弱顺眼的东西，草木常常生长在河流两岸及低洼处，不能伸展自如，自由生长，所以奴婢总是地位卑下，不能出人头地，故取象于草木。

奴婢当中贤明出众的人，可以成为善人；善人乐于学道，可以成为贤人；贤人学道不止，可以位居圣人；圣人学道不止，可以知道入道之门径，入道不止，炼就长生不老之术，则可以变成仙人；仙人努力不懈，便可成为真人；真人努力不止，便可成为神人；神人努力学道不止，乃能与皇天同形，成为居住在北极星所在的紫宫中的上等神人，乃能与天上帝君同象，成为天心神；神人在此基础上再努力不止，会越天而上，承受并积存元气，变成能用声音教育感化却没有形体、位居皇天、为天上之事操劳的超级神仙无形委气大神人。神人之下的诸神，共同为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操心劳神，使之和谐相处，不致有灾祸和痛苦。

《正一法文太上外箴仪·下人四夷受要箴》引用《太平经》中的话说：奴婢顺从君主，学善能贤，便可被取消奴婢身份成为良善人家，良民善人学道不止可成为贤人，贤人学道不止可成为圣人，圣人学道不止可成为道人，道人学道不止可成为仙人，仙人学道不止可成为真人，真人学道不止可成为大神人，大神人学道不止可成为委气神人。

“希望听听透彻至极、广袤无边的天地之中，什么最善？”“浩瀚无垠、广阔无边的天地之间，长寿为最善，故天第一善，地第二善，神人第三善，真人第四善，仙人第五善，道人第六善，圣人第七善，贤人第八善。这八种人，都与无所不欲施生的皇天之心相通，与天同心协力，都是有道之人，是皇天所乐于封官署职的。他们各自在天地间署职理事，其中神人理天，真人

理地，仙人理四时，道人理五行，圣人理阴阳，贤人理文书往来，它们的思虑往往相似，是皇天所乐于养长的人。天，非常渴望永世长存，仙人也渴望长寿，贪恋生命。贪恋生命的人，不敢为非作歹，因为他们各自都要为自己身家性命考虑。

【评析】

本卷有数篇道文，原经已佚，其内容和篇名现据《太平经钞》和《敦煌目》配补。

《与神约束诀》本篇以短命和长寿为支点，借助想象中的“上古之人”敬神求生的举措，一方面极力宣扬天庭与神灵对世人命运的主宰作用和行为善恶的监察职能，要求世人完全拜倒在天威与神威之下，做“要道”的虔诚奉行着；另一方面用历法为工具，论述“木火相荣”的养生之道和“阴阳相薄”的自然定律，强调“寂静”成道，标列“有德”竟可奏收计时为之一改常规的奇效，并将重生延命的四想德入历法的“候算”之中。古代天文学如何被早期道教所用，由此可见端倪。

《禁酒法》，列举天下纵酒的广大危害，归结为“水令火行”，有伤“阳化”，又据土克水这条五行相克的原理，提出肉刑与使役刑——“笞、杖、谪”并用兼施的禁断对策，从而为全社会奉行“大道”开辟坦途。

《上下失治法》由天地阴阳“相爱相治”，推及人间君臣、父子、师弟子应当“并力同心”，并为维系或背离这种关系准则的各自表现与结局，作了程式化的说明，统括在“天法常格”之下。值得注意的是，篇中道出了《太平经》的编著宗旨：“上为皇天陈道德，下为山川别度数，中为帝王设法度。”

《阴阳施法、劝物知道德诀》运用阴阳数理，解说人体的发育阶段和不同阶段上生殖机能的变化和运作，成为全经兴国广嗣之术的一部分。由阳施阴化、天生地养的自然之法出发，作者反转来又宣称万物各有精、神，共上朝天，由此拟设出因物大小、任其顺适生长、自我容身和“往来通流”的“五道”——大道、中道、小道、厘道与毛道，强调大道包容其它四道，只能张布而不可以收缩。其旨归，则在以此“天禁”，来敦促帝王兴用“主生”之道和“主养”之德。

《书用丹青诀、天子皇后政诀》一方面通过对《太平经》装帧设计和书写特点的自我表述，宣明其传布“太阳仁政之道”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强化帝王皇后分别为天地之子、天地之心的至尊地位，由此敦请“二人”法天效地，案行施生之道与包养之德，并以“灾变连起”，为其失行之警。这主要是对东汉中期女主专权的神学反拨。

《解天 九人诀、分别九人诀、求寿除灾诀》首先通过列举自然界到社会领域的众多事象，申论阴阳相依存之道和相分离之害；其次谱列贤人、圣人、道人、仙人、真人、神人这四等由侯补神仙至正式神仙构成的等级序列，对此六人和超级神仙无形委气大神人及民人、奴婢所谓九等人，逐等进行法象说明，并为奴婢开示顺君学道，由贱居下流依次成为超级神仙的上行之路。最后，强调天地之间，“寿为最善”，要想贪寿长生，必须“不敢为非”。

卷六十五丁部之十四

太平经卷之六十五

断金兵法 第九十九

六方真人纯等谨再拜白：“欲有所问天法，不敢卒道，唯皇天师假其门户，使得容言乎？”“道之，勿有所疑也。”

“唯唯。今惟天师乃为帝王解先人流灾承负，下制作可以兴人君，而悉除天下灾怪变不祥之属。今愚生欲助天，太阳之气使遂明，帝王日盛，奸猾灭绝，恶人不得行，盗贼断亡，袄孽自藏，不复发扬，岂可闻乎？”“善哉，六子之问也，天使诸真人言”。诺，君子已遂无忧，小人袄臣不敢作矣，其胜已出，灾自灭息矣。今为诸弟子具陈天格法，使不失铢分，自随而记之。”“唯唯。”

“然，天法垂象，上古圣人常象之，不敢违离也。故常^{〔一〕}厌不祥，断狡猾，使袄^{〔二〕}臣不得作者，皆由案天法而为之。欲使阳气日兴，火^{〔11〕}大明，不知衰时者，但急绝由金气^{〔12〕}，勿使其^{〔三〕}王也。金气断，则木气^{〔13〕}得^{〔四〕}王，火气大明^{〔14〕}，无衰时也。”

【校勘】

〔一〕《钞》无“常”字。〔二〕“袄”《钞》作“妖”。〔三〕《钞》无“其”字。〔四〕《钞》无“得”字。

【注释】

六方真人：拜随天师学道传道的六个弟子的统称。据丁部《戒六子诀》，分别指上方玄真，下方顺真，东初真、南太真，西少真，北幽真。纯：人名。其他五人姓名，已佚。白：禀告。天法：皇天道法。卒道：唐突言说。卒，同“猝”。容：容许。疑：迟疑。遂：道，通路。袄孽：物类反常的现象。草水之属曰袄，中豸之属曰孽。袄：同“妖”。作：兴作。

胜：降服物。见陈格法：详尽陈述格式化的常法。（11）火：五行中的火行。（12）金气：金行之气。（13）木气：木行之气。（14）按照五行体王说，金王，则火囚（困囚），木死；木王，则火相（强壮）、金囚。以上三句，即本此为说。

“何谓也？”“然^{〔一〕}，人^{〔二〕}君当急^{〔三〕}绝兵，兵者，金类也，故当^{〔四〕}急绝之故也^{〔五〕}。今反时时王者，赐人臣以刀兵。兵，金类也，乃帝王赐之王者王之，名为金王。金王则厌木而衰火，金王则令甲乙木行无气，木断乙气，则火不明。木王则土不得生，火不明则土气日兴，地气数动，有袄祥，故当急绝灭云兵类。勿赐金物兵类，以厌绝不祥，此也天厌固与神无异。”

“愿闻金兴厌木，何故反使火衰也？”“善哉！子之难问^{〔11〕}，可谓入道矣。真人欲乐知其大效。是故春从兴金兵，则贼伤甲乙木行，令天青^{〔12〕}帝不悦，天赤帝大怒，丙丁巳午不顺^{〔13〕}。欲报父母^{〔14〕}之怨，令使火行多灾怪变，生不祥^{〔15〕}害奸猾^{〔16〕}。其法反使火治，愤愤云乱^{〔17〕}不可乎？大咎在此也。”

【校勘】

[一]《钞》无“然”字。[二]“人”《钞》误作“天”。[三]《钞》无“急”字。[四]《钞》无“当”字。[五]《钞》无“故也”二字。

【注释】

王者：指帝王。东汉恩赐，有斧钺、尚书宝剑、剑带佩刀、剑履上殿等。此句即就此而发。王之：使之兴旺。厌木：克木。衰火：使火衰微。

甲乙：天干第一位和第二位。天干配五行，则甲乙属木。再配以阴阳，则甲为阳木，乙为阴木。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木生火，故而这里出此语。以上四句，仍是推演五行休王说。按照五行休王说，木王则土死；火王则土相；土王则火体（休退）。以上二句即申此意。数（shuò 朔）：屡屡。

祲祥：凶吉的兆名。这里专指凶兆。云：语中助词，无实义。厌固：压服禁遏住顽固死硬之物。本经己部有《方药厌固相洽谈》。(11)难问：诘难式发问。(12)青帝：太微垣天区五帝神之一，名曰灵威仰，其于春起受制，主木行。下文赤帝，则名赤爆怒，(13)于夏起受制，主火行。参见春秋纬《文耀钩》及《河图》、本经卷九十三《敬事神十五年太平诀》。(14)巳午：地支第六位第七位。干支配五行，丙丁巳午同属火。(15)父母：五行相生，施生者为父母，受生者为子，木生火，则木为火之父母，火为木之子。(16)五行说认为：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旱落，天下大旱，虫螟为害，民多疾疫，山陵无收；夏行春令，则蝗灾大作，暴雨迭至，秀草不实，五谷不熟，百虫时起，谷实剥落，百姓流亡。这里则把人为的行政之失变为金木火三行的意志化纷争了。参见《礼记·月和令》《淮南子·时则训》。(17)愤愤（kuì 溃）：昏暗貌。云乱：像云搅动般纷乱。

“善哉善哉！愿闻何故必多祲民臣狡狴盗贼乎？”“为真人重说，使子察察知之。天之格法，父母见贼者，子当报怨。夫报怨之家，必聚不祥、伪佞狡猾少年能为无道者，乃能报怨为反逆也。是故从赐金兵，厌伤木也，火治不可平也。此者，天常格法也，不可以故人也。

六真人以吾吾不信，但急断金兵，敢有持者，悉有重罪，即时火灾灭除，其治立平，天上莫不言‘善哉’！所以然者，火乃称人君，故其变怪最剧也，其四行不能也。子欲重知其明效，五星荧惑，为变最剧也。此明效也，其四星不能。子慎吾书吾文，天法不失铢分。”“唯唯。”

帝王戒赐兵器与诸侯^[一]，是王金气也。金气王则木衰，木衰则火不明，火不明则兵起之象。火者君象，能变四时，荧惑为变最效，天法不失铢分。

“行，为六子重明陈天之法。故金气都灭绝断，乃木气得大王，下厌土位，黄气不得起，故春木王、土死也。故惟春则天激绝金气于戊⁽¹¹⁾，故木得遂兴，火气则明、日盛，则金气囚，猾人断绝。金囚则水气休，阴不敢害阳则生下⁽¹²⁾，慎无灾变。木气王，无金，则得兴用事⁽¹³⁾，则土气死⁽¹⁴⁾。生民臣忠谨且信，不敢为非也。是天之格法券书也，天地之常性常行。子知之耶？”“唯唯。”

【校勘】

[一]自此下一段是附存的以资参考的《太平经钞》文字。

【注释】

见贼：被虐杀。不祥：这里指武器。《老子·三十一章》谓，兵者，不祥之器。格法：规矩，法则。故人：熟人。此句是说势不由人。灾：灾异。东汉盛行汉为火德之说，故而此出此语。四行：指木金土水，以

上详参本经乙部《安乐王者法》。五星：指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天之法：即五行休王说。黄气：土色黄，故称其气为黄气。(11)戊：天干第五位，这里代表中央方位。(12)阴：指水行。阳：指木行。生下：指水生木。(13)用事：起主宰作用。(14)以上十七句，是说春季木王，则火相，土死，金囚，水休。这是按五行迭相生而间（隔位）相胜的原理推导出来的。

“行，子已知矣。今复为六子重明天法，使□□。今天下从兵，金气也。又王者或以岁始赐刀兵，或四面巡狩止居，反赐金兵。王者，王也，以金兵赐人，名为王金。金王则水相，金王则害木，水相则害火。西北，阴也；东南，阳也；少阴得王，太阴得相也，名为二气，俱得胜其阳。其灾生下，狡猾为非，阴气动则多妄言而生盗贼，是天格法也。六子知之耶？”“唯唯。”“然，六真人已知之矣，慎天法。”“唯唯。”

“今愿请问：东南，阳也，何故为地户？今西北，阴也，反为天门⁽¹¹⁾？”“然，门户者，乃天地所以初生，凡物所出入也。是故东南，极阳也，极阳而生阴，故东南为地户也。西北者为极阴，阴极生阳，故为天门。真人欲知其效，若初九⁽¹²⁾起甲子，初六⁽¹³⁾起于甲午，此之谓也。故天道比若循环，周者复反始，何有解已⁽¹⁴⁾。其王者得用事，事微气⁽¹⁵⁾复随而起矣。”“善哉善哉！”

【注释】

岁始：新年伊始。巡狩：视察各地。王：名词作用动词，统话之义。王金：使金气占据统治地位。以上是说金王则水相，火囚，木死。

少阴：指金气所在的西方。太阳：指水气所在的北方。阳：指东西相对的东方木，与北相对的南方火。妄言：指宣称当作天子等。地户：东南的代称。于《易》为巽卦之位。(11)天门：西北的代称，于《易》为乾卦之位。(12)初九：乾卦第一阳爻的爻题。这里代表阳气始生，潜藏地下。甲子：历元，即历法的起算点，指恰好是夜半合朔冬至的那一天。汉代易纬有阳生于子的说法。(13)初六：坤卦第一阴爻的爻题，这里代表阴气始生，潜藏地下。甲午，指衣历五月夏至之时。汉代易纬有阴生于午的说法。(14)解已：松解止息。解，通“懈”。(15)微气：指孕育滋生之气。相当于八卦休王说中的胎气。《白虎通·诛伐》对此气已有过类似的描述。

“复为六真人具陈一事：王者大兴兵，则使木行大惊悚无气，则土得王起；土得王，则金大相；金大相则使兵革数动，乾兑之气作，西北夷狄猾盗贼数起。是者自然法也，天地神灵，不能禁止也。故当务由厌断金物，无令得兴行也。”“善哉善哉！见师说天法，知其可畏矣。”“子知畏之，则吉矣。”

“今皇天明师幸哀其愚蔽，不达于道，乃具为明陈天法。今是独为一君生耶？天下之为法，悉如此耶哉？”“然，天以是为常格法，虽然，木行火行，无妄从兴金，岳使钱得数王，盗行以为大害，使治难平也；反使金气得大王，为害甚甚。能应吾天法断之者立吉矣。治兴，袄臣绝，天法不欺人也。”

“愿闻天以此为格法意诀。”“然，详哉，六子问事也。然，天地以东方为少阳，君之始生也，故日出东方。以南方为太阳，太阳，君也，故离为日，日为君。南方，火也，火为君；南方为夏，夏最四时养长，怀妊⁽¹¹⁾

盛兴处也，其为德最大，故为君也，以此为格法。虽然，音为角⁽¹²⁾者，并于东方；位为火者⁽¹³⁾，并于南方。今太平气盛至，天当兴阳气，故吾见六真人问事，知为天使之，故吾为六真人具说，所以兴太阳君⁽¹⁴⁾之行法，真人慎之。”“唯唯。”

【注释】

此句是择取五行休王说辗转推导出来的。即金王则木死，火囚；水王，则火死，火死化生土，土遂大盛。参见卷六十九《天谶支于相配法》。此句亦属五行休王说的定律之一。乾兑：指位后西北的乾卦与位居正西的兑卦。八卦配五行，此二卦为金行。幸哀：敬词。幸子哀怜的意思。达：通达，通晓。岳：如山般。少阳：与少阴相对应。下文太阳：与太阴相对应。离：八卦之一，其卦象象征日，故而这里出此语。五方配五行，南方属火。夏：这里指仲夏五月。(11)怀妊：指万物处于生长期中的繁茂阶段。(12)角：五音之一。五音配五行，角属木。《白虎通》卷三《礼乐》及《五行》谓：角，跃也，言阳气动跃。(13)此句是说徵(zhǐ)音。同上《白虎通》谓：徵，上止也，言阳气至极。(14)太阳君：火德之君。

王者赐下法 第一百

“今天师幸^{〔一〕}哀为愚生陈天法悉具，愿复问一事。今帝王见群臣，下及民人。天法：为人父母，见其臣，是王者贤子也，故助王者治理天地也。民者，是王者居家不肖子也，为^{〔二〕}王者^{〔三〕}主脩^{〔四〕}田野治生。见之，会当有可以赐之者^{〔五〕}；不赐则^{〔六〕}恩爱不下加民臣^{〔七〕}，令赤子无所诵道^{〔八〕}，当奈何哉^{〔九〕}？”“善^{〔十〕}哉，真人之言也。

然，见贤者赐以文，见^{〔十一〕}饥者赐^{〔十二〕}以食，见^{〔十三〕}寒者赐以^{〔十四〕}衣。”“见^{〔十五〕}贤者何故赐之以^{〔十六〕}文乎？”“所^{〔十七〕}以赐以文者，文者生于东，明于南，故天文生^{〔十八〕}东北，故书出^{〔十九〕}东北，而^{〔二十〕}天见其象^{〔十一〕}。虎有文^{〔二十一〕}(12)，家^{〔二十二〕}在寅^{〔十三〕}，龙有文^{〔二十三〕}(14)，家^{〔二十四〕}在辰^{〔十五〕}，负^{〔二十五〕}而上天^{〔十六〕}，离为文章在南行^{〔二十六〕}(17)。故三光为文，日^{〔二十七〕}最大明。故文者生于东，盛于南^{〔二十八〕}，故日出于东，盛于南方^{〔二十九〕}。天命帝王，当^{〔三十〕}象天^{〔三十一〕}为法，故当赐文，以兴太阳、火之行也。日^{〔十八〕}兴火，能分别睹文是与非，文亦所以记天下是非也。”“善哉善哉！“行，六真人已知天道，大觉矣。”

【校勘】

〔一〕《钞》无“为”字。〔二〕“者”下《钞》有“居家”二字。〔三〕“脩”《钞》作“修”，“脩”通“修”。〔四〕“可以赐之者”，《钞》误作“四者”二字。〔五〕《钞》无“则”字。〔六〕《钞》无“臣”字。〔七〕“无所诵道”，《钞》误作“无以讼盗”。〔八〕《钞》无“哉”字。〔九〕“善”下八字《钞》无。〔十〕《钞》无“见”字。〔十一〕“赐”下《钞》有“之”字。〔十二〕《钞》无“见”字。〔十三〕“以”《钞》作“与”。〔十四〕《钞》脱“见”字。〔十五〕“之以”二字《钞》作“与”。〔十六〕《钞》无“所”下六字。〔十七〕“生”下《钞》有“于”字。〔十八〕“出”下《钞》有“于”字。〔十九〕《钞》无“而”下四字。〔二十〕“文”下《云及三洞神符记》有“章”字。〔二十一〕《钞》无“家”字。〔二十二〕“文”下《云及三洞神符记》有章字。〔二十三〕《钞》无“家”字。〔二十四〕“负”下二十一字，《云及三洞神符记》

无。[二十五]《钞》无“行”字。[二十六]“日”下十四字《钞》无。[二十七]“南”下《云笈七签》有“是知真文初出在东北也”十字。《云笈七签》所校，自“文者生于东”至此止。[二十八]《钞》无“方”字。[二十九]《钞》无“当”字。[三十]“天”《钞》误作“之”。

【注释】

见：召见，会见。此句是说帝王的地位。不肖子：子不似父曰不肖。此句是对庶民群臣的等级区定。会当：正应。赤子：指纯正忠诚如初生婴儿的人们。诵道：赞诵、传诵。东汉恩赐，有秘书（宫廷藏书）、列仙图、道术秘方之类。这里所言及下文当赐何文之论，即缘此而发。东方属木，木色青，故而这里出此语。明：光明，盛明。南方属火，火色赤，故而这里出此语。天文：《易·贲传》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本经卷五十《移行试验类相应占诀》称：阴阳交合天文成。东北则为阴气所尽，阳气所始，自阴复阳，万物向生的方位。书：指真文道经。(11)见：同“现”，显现。象，兆象，指下文所谓虎与龙。(12)虎：古代视有阴精而居于阳。文：指虎皮上的花纹。《论衡·书解篇》谓：物以文为表，虎猛，毛纷纶。此句“文”下，《云笈七签》卷七和《三洞神符记》所引俱有“章”字。(13)寅：地支第三位，这里代表东北方和农历正月，汉代以十二支配属十二种动物，寅则属虎。详见《论衡·物势篇》。(14)龙：古代视为阳精，潜居阴中而上通。《论衡·书解篇》谓：龙鳞有文，于蛇为神。此句“文”字下，《云笈七签》卷七和《三洞神符记》所引俱有“章”字。(15)辰：地支第五位，这里代表东南方和农历三月。其于动物，则配龙。(16)负：指身负文采。《易·乾·九五》爻对称：飞龙在天。九五为乾卦第五爻题，于时则为六阳中的农历三月，故上文称，家在辰。(17)离：八卦之一，象征日，位居南方。章：大明之义。南行：即火行。五方配五行，南方为火。(18)日：一天比一天。

“今皇天明师为天具道法，既无可惜，愿闻赐之当以何文哉？”“详乎！六子为天问事也。然，当如此，凡事常苦不口口，然，乐象天法而疾得太平者，但拘上古、中古、下古之真道文文书，取其中大善者，集之以为天经，以赐与众贤，使分别各去诵读之。今思其古今要意，为化民臣之大义，当奈何？因以各养其性，安其身。如此者，大贤儒莫不悦喜也，而无恶意。各得惟念天地之法，知之，则令使人上尊爱其君，还惜其躯，深知明君重难得。其中大贤仁者，常恐其君老，分别为索殊方异方，还付其帝王。故当赐以道书文。”“善哉善哉！”

“子已知之矣。今或自易，赐之以兵革金物，归反各思利事，而上导武气，化流小愚民，则使利事生，而兵兴金王，狡猾作，盗贼起。金用事，贼伤木行，而乱火气，是天自然格法。子知之耶？”

“唯唯。愿问何不赐之以他文经书？”“然，他书非正道文，使贤儒迷迷，无益政事，非养其性。经书⁽¹¹⁾则浮浅，贤儒日诵之，故不可与之也。然同可拘上古圣经善者，中古圣经善者，下古圣经善者，以为文，以赐之。但恐非养性之道，使人不自重，而反为文⁽¹²⁾也。然凡文善者，皆可以赐之，使其诵习象之，化为善也。”“善哉善哉！”“六子已觉之矣。”

【注释】

具：详述。惜(yīn音)：静寂无声。此句是说言无不尽。拘：汇集。天经：即道经。天好施生，道亦好施生，故为天经。参见本经卷七

十三至八十五《阙题》（五）。殊方异方：如本经丙部草木方、生物方之类。利事：争权夺利之事。导：倡导。化流：染化流及。按照五行休王说，金王，则木死，火囚（困囚）。以上三句，即申说此意。自然格法：本然固有的法则。（11）经书：这里指儒家经典。（12）文：文饰。

兴衰由人诀 第一百一

“今天师幸都为愚生言，愿问赐饥者以食，寒者以衣意。”“然，夫饥者思食，寒者思衣，得此，心结念其帝王矣，至老不忘也；思自效尽力，不敢有二心也。恩爱洽著民间，如有所得奇异殊方善道文，不敢匿也，悉思付归其君，使其老寿。是故当以此赐之也，此名为周穷救急。夫贤者好文，饥者好食，寒者好衣，为人君赐其臣子，务当各得其所，则天下厌服矣。”“善哉善哉！”

“是以天性：上道德而下刑罚。故东方为道，南方为德。道者主生，故物悉生于东方；德者主养，故物悉养于南方。天之格法，凡物悉归道德，故万物都出生东南而上行也，天地四方六阳气，俱与生物于辰巳也。子知之耶？”“唯唯。”

“天之法下刑，故西、北，少阴、太阴，为刑祸。刑祸者，主伤主杀，故物伤老衰于西，而死于北。天气战斗。六阴无阳，物皆伏藏于内穴中⁽¹¹⁾，畏刑兴祸，不敢出见⁽¹²⁾。天道恶之下之，故其畜生⁽¹³⁾，悉食恶弃⁽¹⁴⁾也。是故古者圣人睹天法明，故尚真道、善德、奇文而下武也，是明效也。今刑祸武，生于西、北而尚之，名为以阴乘⁽¹⁵⁾阳，以贱乘贵。多出战小，令民臣不忠，无益王治，其政难乎！真人宁知之耶？”“唯唯。”

【注释】

结念：心所专注，积想所在。洽著：周遍彰显。厌服：满足归服。厌，通“餍”，满足。上：崇尚。下：贬抑。属意动用法。东南于叫为四月，本经壬部谓，天生万物，春响百日欲毕终。上行：继续生长。六阳气：指乾卦六爻所代表的农历十一月至来年四月渐次上升的阳气。辰巳：地支第五位与第六位。这里代表农历三月与四月。古以秋季、冬季断狱行刑，故称刑祸。此句是说阴进阳退，阴长阳消。六阴：与六阳相对，指坤卦六爻所代表的五月至十月渐次上升的阴气。无阳：指阳气衰歇。（11）此句是说自十月后，万物皆随阳气入藏地下。（12）以上参见本经卷四十四《案书明刑德法》。（13）畜生：这里指家畜。（14）恶弃：指人食剩的劣质物品。（15）乘：侵袭。

“子可谓以觉矣。是故古者圣贤，常尚道德文，常投于上善处，而兵革战备投于下处。一人独居，则投文于床上，而兵居床下，如是则夷狄自降，盗贼日消灭矣。”“善哉善哉！”“行，子可谓已知之矣。六子详思吾书意，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众贤，吾之言不负天地贤明也。行去，辞小竟也。事他所疑，乃复来问之。”“唯唯。”

“今六真人受天师严教，谨归各居闲处，思念天师言，俱有不解，唯天师示诀之。”“行，言何等也？”“今天乃自有四时之气，地自有五行之位，其王、相、休、囚、废自有时，今但人兴用之也，安能乃使其生气，而王相更相克贼乎？”

“咄咄⁽¹¹⁾，噫！六子虽日学，无益也，反更大愚，略类⁽¹²⁾无知之人，何哉？夫天地之为法，万物兴衰反随人。故凡人所共与事，所贵用其物，悉王生气；人所休废，悉衰而囚。故人所兴事者，即成人君长师⁽¹³⁾也；人所争用物，悉贵而无平⁽¹⁴⁾也；人所休废物，悉贱而无贾直⁽¹⁵⁾也。是故天下所兴用者王，自生气，不必当须四时五行气也。故天法，凡人兴衰，乃万物兴衰，贵贱一⁽¹⁶⁾由人。

【注释】

以：己。 上善处：最高处，第一位。 小竟：告一段落。 闲处：指清静的修道处所。 唯：语气助词。用于句首，无义。 言何等：说什么。

四时之气：指春之少阳气，夏之太阳气，秋之少阴气，冬之太阴气。 五行之位：指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 此句是说五行休王说。汉代阴阳家宣称，五行之气在一年四季中迭有交代，并借用王、相、休、囚、废来加以描述。王：表示旺盛；相，表示强壮；休：表示休退；囚：表示困囚；废：表示死亡。按照五行生克原理，春则木王，火相，土废，金囚，水休。其余依此类推。 以上所问，意谓人怎能改变五行休王的定律呢？(11)咄咄，感叹词，表示惊讶。(12)略类：近似。(13)君长师：指支配力量。(14)平：指稳定的价码。(15)贾直：通“价值”。(16)一：全。

是故古者圣人，知天格法不可妄犯也，故上古时人，深知天尊道、用道、兴行道，时道王。中占废不行，即道休囚，不见贵也。中古兴用德，则德王。下古废至德，即德复休囚也。故人兴用文，则文王，兴用武，则武王，兴用金钱，则金钱王，兴用财货，财货王。天下人所兴用，悉王，自生气。其所共废而不用者，悉由凡物，何必乃当须天四时五行王乃王哉？子学何不日昭昭，而反日益冥冥无知乎？

真人用意，尚如此，夫俗人共犯天禁，言其不然，故是也。今以子况之，人愚独久矣。若真人言中，类吾为天陈法，为德君解承负先王流灾，将有误人不可用者那？如误，何可案用乎？六子若有疑，欲知吾道之大效，知其真与不，令疾上付贤明道德之君，使其按用之，立与天地乃响相应，是其人明效证验也。今真人尚乃不能深知是，人能使物兴衰进退；俗人比于子，冥冥与盲何异哉？”

“今见天师分别为愚生说之，已解矣，有过不也。”“夫人既学也，当务思惟其要意，勿但习言也而知其意诀，是天地与道所怨也。又学者，精之慎之。”“唯唯。”“行去，记此天政事，可以厌猾袄，勿使德君失政事文也。”“唯唯”。

【注释】

见贵：被珍视。 文：指礼仪等项制度与规范。 是：如此。 况：比况。 类吾：好象我。 案用：查考遵行。 不也：下不为例之义。 精：指精念事象及其义旨。

【今译】

断金兵法

纯等六位学道传道弟子谨再拜并禀告天师：“我们想请教一些皇天道法，但不敢唐突言说，只有请上皇天师您恩赐机会，容许我们讲出来，好吗？”

“请说出来，不要有所迟疑和顾虑。”

“是是。如今天师您为帝王解除先人所造成而殃及后世的罪恶，下凡传道布法以使世间君王统治兴旺，使天下之灾祸、怪异等不祥之事全部消除。现在最旺盛的太阳之气已使兴利除恶之道路明达通畅，帝王之治兴盛，奸猾之徒灭绝，恶人碰壁，盗贼藏匿，物类异常现象自行消亡不再蔓延发展，如今愚生们想替天行道，可以听听这是怎么回事吗？”“好啊！六位真人间的好。想必是皇天使诸位真人说这番话，好，现在君子诸事顺遂，无忧无虑，小人奸臣不敢兴风作浪，只要降服物一出现，一切灾异祸患就自行消亡止息。现在为弟子们详尽陈述皇天格式化之常法，其准确程度毫厘不差，请听好并记住。”“是是。”

“是这样的，皇天之法垂示兆象，上古圣人经常效法它们，不敢违背偏离，所以能制服不祥之兆，断灭狡猾之徒，使奸臣不得兴作，这都是遵行皇天之法的结果。如果要使阳气日益兴盛，火行大显光明，不知道衰世为何物，只要急速断绝金行之气，不要让其占居统治地位，发挥主宰作用即可。金行之气断绝了，则木行之气便会占居统治地位，发挥主宰作用，这样就不会有衰世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是这样的，统治者应该立即销毁兵器，因为兵器，属于金行之类，所以应迅速销毁。如今的帝王，却赐予属下宝剑等兵器。兵器，属金行之物，帝王把兵器作为赏赐之物，便是使金行之气兴旺，这称之为“金旺”。金气旺盛则克木，使火衰微，使甲乙木行无气，木行无气则火气不明。木行之气旺则土行之气不能产生，火行之气不明则土行之气日兴，地气屡屡躁动，出现凶兆，所以应当迅速销毁兵器之类的东西。不要赏赐金类兵器，以消除不祥之兆，这是皇天的要求。世人压服禁遏住顽固死硬之物，与我们神人没有不同。”

“想听听金兴克木，是什么原因反而使火行衰微呢？”“很好！你们能这样洁难式发问，可以说已经入道了。看来真人乐于知道兴金克木的大效验。这是因为春季大肆制作金属兵器，会虐杀损伤甲乙木行，使上天职在掌管木行的青帝不高兴，使上天职在掌管火行的赤帝大怒，使属火的丙丁巳午不顺畅。施生如同父母之木行有许多怨恨，作为回报，火行会产生许多灾异怪变、妖害奸猾。世人的这些作法使火行之气骤然旺盛，昏暗象云搅动般纷乱，大祸害就来自这里。”

“好啊，好啊！我们还想听听为什么这样就一定会导致许多刁民奸臣、狡猾之徒、盗匪窃贼呢？”“我为真人再说说，使你们能详细了解它们。皇天之格式化的常法，是如果父母遭到虐杀，做儿子的就应当为其报仇。而在有仇要报的家中，必定收藏有武器，有伪佞狡猾、年少无知、莽撞无道之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报仇而打败冤家。所以随便赐人兵器，会克伤木行，使火行之气过于旺盛。这些情况，是天之固有法则，是势不由人的。”

六位真人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可信，可以用实践加以检验，只要立即断绝帝王赐臣刀兵之举和随之而起的尚武好斗之风，对敢有私持兵器之人，定以重罪，并将兵器立即销毁，则各种灾异必定自行消除，天下必得到大治而迅速太平，天下之人莫不拍手称快。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火行乃是今世帝王的象征，其产生灾异怪变最厉害，另外一个原因是火行太旺，破坏了五行之间正常生克关系，其它木金土水四行就不能发挥作用。你们如果想知道其明显的效验，只要看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中的火星，它的明亮度和运行变化最

厉害，这就是明显的效验。这种剧烈变化是其它四行不会有的。你们要谨慎对待我给你们的天法，它们作为天法是不会有丝毫差错的。”“是是”。

“帝王要谨慎对待赏赐刀兵给诸侯，因为兵器兴盛意味着金气兴旺。金气旺则木气衰，木气衰则火气不明，火气不明则是战争将起的兆象。火气是帝王之象，能变转四季，火星之变化便是最好的效验，天之法则是不会有丝毫差错的。好，我为六位弟子再透彻阐明五行休旺之法。金气全部断绝，木气便能够大旺，下克土行，使土气不能产生，所以春天木气兴旺、土气死灭。春季皇天于代表中央方位的戊猛然断绝金气，使火气昌明。太阳炽盛，则金气困囚，奸猾之徒绝灭。金气困囚则水气休亡，阴之水行不敢损害阳之木行，于是水生木，天下不会有灾变。木气兴旺，没有金气，则木行能够兴作并起主宰作用，土气死灭。黎民百姓官吏臣子都忠顺善良，恪尽职守，不敢为非。这些都是如契据一样切合有效的神书所包含的天之法则、天地之固有本性和普遍永恒的运行规律。你们知道吗？”“知道了。”

“好，你们已经知道了。现在再为你们透彻阐明皇天道法，使……（原文缺字）。如今天下所大肆兴作和滥用的兵器，属于金气。帝王有时候在新年伊始，赏赐臣属刀兵，有时候视察各地，也以刀兵作为赏赐。帝王，是一国之最高统治者，以刀兵赏赐他人，也就是使金气占居统治地位。金气兴旺则水气强壮，损害木气，水气强壮则损害火气。西、北属阴，东、南属阳，金气所在的西方少阳气能够兴旺，水气所在的北方太阴气能够强壮，这里所说的两种气，都能够克服东方木行之阳气和南方火行之阳气。滥赐兵器的最后结果是，灾异频生，奸猾之徒到处横行，为非作歹，阴气躁动，多发僭越大逆不道之事，盗贼蜂起，这是天之法则。六位弟子知道吗？”“知道了”，“好，六位真人已经知道，就一定要谨慎对待天法。”“是是。”

“现在想再请问：东、南属阳，何故为地之门户？西、北属阴，何故又为天之门户？”“是这样的，所谓门户，乃是天地之气所能从中萌生、凡物所能从中出入的地方。东南属阳，极阳在此，而阳极生阴，所以东南为地之门户。西北属阴，极阴在此，而阴极生阳，故为天门。你们如果想知道其效验如何，只要看一些实际的例象即可，例如乾卦之初九起于历元甲子，坤卦之初六起于夏至甲午，就属于上面所说的情况。所以天道循环在反，周而复始，什么时候也不会松懈止息。当起统治和控制作用的气能够占居主宰地位时，其孕育滋生之气又会随之而起。”“好啊，好啊！”

“再为六位真人详细讲述一事：帝王大肆赏赐刀兵，世人尚武好斗，使木行惊惧无气，土行猛然兴起；土行兴旺，则金行强壮；金行强壮，则导致战乱频起，乾卦与坤卦之气兴作，西北少数民族匈奴、羌氏中的刁蛮之徒经常发动叛乱。这些都是自然界的法则，是天地神灵所不能禁止的。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禁绝和销毁兵器，不要让其得到制造和使用。”“好啊，好啊！听到天师讲述了天法，我们知道其可畏了。”“你们知道其可畏就好。”

“如今皇天圣明天师幸予哀怜我辈愚蠢闭塞，孤陋寡闻，不能通达于天道，才为我们详述无法。天法现在只为一个帝王而存在吗？天下之法，都是如此吗？”“是，皇天以此作为普遍的固定法则。即便如此，木行、火行也不会随便纵容金行兴作，使金钱如山般一直泛滥并统摄世人之灵魂，使抢劫和战争屡起而造成大灾难，使天下得不到治理而常无宁日；使金气更加兴旺，为害更烈。人们只要能够按照我所陈述的天法进行决断行事，便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天下得治，奸臣绝灭的效验，都说明天法从不欺人。”

“愿听听关于天以此作为固定法则进行决断的事。”“好，六位弟子提问真是详细具体。是这样的，东方作为少阳之气所居的方位，是帝王所产生的地方，所以太阳在东方升起。南方是太阳之气所居的方位，太阳之气是帝王之象征，故离卦的卦象象征太阳，太阳象征帝王。南方属火，火为君；南方配属仲夏五月，而仲夏是一年四季中最能养长万物、万物最繁茂的时期，功德最大，故象征和代表君王。天以这些作为普遍法则。即便这样，五音中属木行的角音属于东方；属火行的徵音属于南方。如今太平之气盛然而至，皇天应当兴作阳气，我见六位真人问这些事情，知道是皇天让你们这样做的，所以我为六位真人详细全面地予以陈述和解答，以此来回报、展扬火德之君的苦心和善意，真人们要谨慎对待这些法则。”“是是。”

王者赐下法

“今天有幸得到天师怜悯，为愚辈详细全面地阐述了天法，我们想再问一事：如今帝王经常召见群臣、会见庶民。帝王如同万民之父母。群臣，如同帝王贤孝之子，帮助帝王治理天下，庶民如同帝王家中不肖之子，只能为帝王负责整治田野，为朝廷提供财源。帝王会见臣民，应该赏赐他们一些东西，如果不恩赐，则浩荡之王恩便不能泽及群臣、庶民，使纯正忠顺的人民无所赞颂，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好啊！真人们所说的这番话。应该这样，召见贤者应赐以文书，召见饥者应赐以食物，召见寒者应赐以衣服。”

“召见贤者为什么要赐之以文书呢？”“所以要恩赐文书，是因为文采生于东方，盛明于南方，天文生于东北，真文道经出自东北，皇天会显现这些东西的兆象。虎皮有花纹，其归宿在寅，故虎配寅；龙鳞有花纹，归宿在辰，故龙配辰，身负文采腾飞上天。离卦象征和代表文采在火行中大显光明，所以日月星所显现的文采，太阳最明亮。文采生于东方，盛明于南方，所以太阳从东方升起，在南方最明亮。皇天要求帝王，应当效法皇天制定统治法则，赐贤以文书，以振兴太阳之气、火行之气。火行一无比一天兴盛，能够分门别类、清楚明了地洞察文书的是与非，文书也因此能记载天下之是非。”“好啊好啊！”“好，六位真人已经知道天之道法，应该完全觉悟了。”

“现在天师替天详述道法，已经是言无不尽了。下面想听听应当恩赐什么文书？”“六位弟子为天问事可真是详细啊！好，应该是这样的，世间凡事常苦不……（原文缺字）。好，乐于取法于天道而迅速使天下太平的统治者，要汇集上古、中古、下古之真迫文书，取其中之精华部分，编纂起来定为道经典籍，以恩赐给诸位贤臣，让他们各自拿回去认真诵读。今天通观古今帝王治理天下、教化庶民和规范大臣，最关键的原则和方法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养其性情，让其心情愉快，身体舒适安逸。这样做，贤人儒士没有不感到愉快的，不会有报怨和厌恶情绪，能够主动思虑、了解熟悉天地之法则，爱其君王，怜惜帝王身体，深知圣明的君王是多么难得。其中非常贤善而仁义者，总是担心其君王年老体衰，于是寻求长生不老之灵丹妙药，送给其帝王。所以帝王应当恩赐他们以真道文书。”“好啊好啊！”

“你们已知道了上述道法。现在有的帝王自以为是，漫不经心，恩赐臣子以兵革武器等金属物品，受赏之人返回之后自恃手中有武器和军队，便图谋不轨，争权夺利。加上尚武好斗之风染化流及愚民小人，同室操戈之事更是时有发生。总之兵器兴作，金气兴旺，诡诈流行，盗贼不断。金行起支配

作用，则虐杀残伤木行，使火行衰乱，这是皇天本然固有的法则。你们知道吗？”

“知道了。想问一下为什么不能恩赐其他的经文书籍呢？”“是这样的，其他的书文不是正宗的道文，只会使贤人儒士受迷惑而无所适从，对治理天下没有什么益处，更不能怡养性情。儒家经典浮华浅陋，且贤人儒士每天都在诵读他们，因此无需赐予他们。然而，对于旁门左道、异端学说，同样可以汇集其中的精华部分，编辑成文书，作为恩赐之物。就总体而言，由于它们不是养性之道，我们担心它们会使人们不能明辩是非，反而作为文饰之用。凡是好的文书，都可以恩赐，让贤人儒士诵读学习并付诸实践，以化作善良之言行。”“好啊好啊！”“六位弟子应该明白了。”

兴衰由人诀

“现在幸蒙天师为我们解疑传道，想听听恩赐饥饿的人以食物、寒冷的人以衣服的详细情况。”“好，饥饿的人渴望食物，寒冷的人需要衣服，他们得到了这些东西，心中会念念不忘其帝王，到老都会记得，一心只想尽忠效力，不敢有二心。皇恩浩荡，泽被民间，如果他们得到了奇方异术和灵验精善的道文法书，不会私自藏匿，都会想到交付给自己的国君，使其长生不老。所以应当恩赐饥寒者

以食物衣服，此称之为“周穷救急”。贤人喜欢文书，饥饿的人喜欢食物，寒冷的人喜欢衣服，做为万民之君王对臣民进行恩赐，务必应当使他们都各自能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这样天下之人才能得到满足而归服。”“好啊好啊！”

“皇天的本性是崇尚道德而贬抑刑罚。东方为道，南方为德。

道，职在施生，所以万物都主于东方；德，职在养长，所以万物都养成于南方。皇天之普遍法则，是万物都归属于道法，万物都出生于东南而后再继续生长，天地之东南西北四方和从十一月至来年四月渐次上升的六阳气，都在三月与四月创生万物，你们知道吗？”“知道了。”

“皇天之法贬抑刑罚，所以西、北和少阴气、太阴气，都象征和代表断狱行刑，亦即“刑祸”。刑祸，职在伤杀，所以万物都伤残衰者于西方而死亡于北方。阴进阳退，阴长阳消，五月至十月阴气上升、阳气衰歇，万物皆随阳气入藏地下，畏惧刑祸，不敢出见。天道厌恶贬抑刑罚，所以家畜都吃人食剩的劣质物品。古代的圣人看到了天法之圣明，因而崇尚真道、善德、奇文而鄙弃武力，这便是清楚的效验。如今刑祸与武力，生于西、北而被崇尚，可说是阴气欺凌阳气，低贱欺凌高贵，从而导致争权夺利，兵连祸结。庶民、臣子不忠不孝，有损于王道政治，这真是执政者的灾难啊！真人竟不知道这些吗？”“知道了。”

“你们可说已经明白了。古代圣贤之人，总是崇尚道德文书，常常把它们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把兵革武器装备投于不显眼的地方，如果是帝王一人居住，则把文书放在床上，兵器放在床下，这样周边夷狄自然降服，盗贼日益减少直至消亡。”“好啊好啊！”“好，六位弟子可以说已经知道了。你们要详细认真思考我之书的思想，把书交付给崇尚道德之帝王，传示给诸位贤人，我的话是不会负于天地中贤明之士的。好，现在暂时告一段落。你们若还有其它问题可以再来问。”“是是。”

“现在我们六位真人承蒙天师严厉教诲，回去之后曾各自到清静、适宜于修道的处所，思考天师所讲的话，觉得不是十分懂，请天师再为我们讲讲，帮助我们决断。”“你们有哪些问题不清楚，请讲来。”“如今皇天有春之少阳、夏之太阳、秋之少阴、冬之太阴四时五行之气，大地本身有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五行之位，其兴旺、强壮、休退、困囚、死亡自有时间规律，今天人们兴用它们，怎么能使其产生气数，从而改变五行休王的定律呢？”

“哎呀，噫！六位弟子虽然每天学习却无长进，反而变得更加愚蔽，近似于无知之人了，这是为什么呢？天地虽然创设了许多法则，但万物之兴衰最终却是随人愿的。世间凡人所共同事奉、珍视重用的物品，都兴旺产生气数；人们所抛弃鄙视的，都衰歇而困囚。人们所提倡追求的事物，可以成为人的支配力量；人们所争相使用的物品，显得珍贵而价码却不稳定；人们所抛弃报废的物品，显得低贱而完全没有价值。所以天下人们所兴作使用的东西，自然会产生气数，不必依赖四时五行之气。天之法则表达的是世间凡人之兴衰，也表达万物之兴衰，世间万事万物，贵贱全由人。”

“古代圣人，知道天之固定法则不可随便违背。上古时代的人，深知皇天尊重道、使用道，从而创设和执行道，当时道占主宰地位。中古时代的人废弃道不执行道，天道休囚而不被珍视，但中古时代的人兴用德，使德兴盛并占据主宰地位。下古时代的人废弃最高之德，德又休囚了。世人如果倡导和使用礼仪等级制度与规范，则德占主宰地位，天下皆仁；如果倡导和使用兵器武力，则武力占居主宰地位，刑罚战祸不断；如果倡导和使用金钱，则金钱占居主宰地位，整个社会，金钱唯上；倡导和使用财货，则财货占居主宰地位，整个社会物欲横流。凡是天下人所倡导和使用的东西，都自然会占居主宰地位，产生气数，其所共同废弃而不使用的东西，都是顺从听命于凡物的，何必需要依赖四时五行的兴旺才兴旺呢？你们学道为什么不是日益清楚，而是日益糊涂无知呢？”

你们真人对天道的理解，尚且如此，凡夫俗人共犯皇天的禁忌，说其不好不灵，便不足为怪了。今天以你们的情况比况他们，可知俗人们愚蔽孤陋寡闻已经很久了。如果真人们说得对，象我一样为皇天陈述道法，象我一样为有德之君解除先王所犯而流承殃及后世的罪恶之灾难，又怎么会误人子弟而没有什么作用呢？如果有错误，什么可以查考呢？又应该遵行什么呢？六位弟子如果有怀疑，想知道我传之道是否有很灵的效验，是否真实可信，可以迅速把《太平经》向上交付给贤明道德之君，使其遵照执行，你们可以发现我的道会立即与天地相应和，这便是该帝王称职和所用道灵验可信的效验。如今真人尚不能完全明白，我之道能支配万事万物的兴衰进退，俗人与你们相比起来，更是糊里糊涂，这与瞎子又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天师为愚生们分门别类他讲解天道，我们已经清楚了。今天多有过错，一定下不为例。”“人既然学道，就应该思考其要意，不能只学其语言文字，而不知道其总旨秘诀，望文生义、不求甚解是天地与道都怨恨的。还有，学道要精念事象及其义旨并且谨慎地对待。”“是是”“好，记住这些皇天之施政事宜，用它们可以压服妖猾，你们不要使有德之君失去施政方略的重要文书。”“是是。”

【评析】

本卷共三篇道文，其主要内容如下：

《断金兵法》认为应该根据“五行休王”定律来断绝帝王赐臣刀兵和随之而起的尚武好斗的不祥风气。篇中强调，金气占居统治地位，则使具有生养功能的木气绝灭，火气衰乱，而代表阴物的水气得以强壮，象征女主的土气也会由休退状态辗转为大盛，再度同金气胜阳伤阳，结果必然是盗贼屡起，兵革数动，好猾为非，妖臣横行。反之，木气起支配作用，火气则日兴大明，金水土俱归衰消，结果必然是臣民无不忠信，治得兴平。这种“天之格法券书”，把“五行休王”的循环次序抽象出来，而置其时序于不顾，旨在突出火行为人君之象的主宰地位，宣明兴用“太阳君”火行的道法。这与当时盛行的“汉为火德说”，是同步合拍的；而与本经言及守气，必顺四时五行，又是相抵牾的。

《王者赐下法》讲述帝王会见臣民时对贤者、饥者、寒者进行恩赐所应掌握的法则及物品。篇中重在说明，见贤者应赐之以道经书文，使其各得养性之道，反过来亲君忧君，效忠于君。为此，又用《易》象和五行说，创制出一条“文生于东，明于南”的推尊《太平经》的天法。

《兴衰由人诀》共讲三部分内容：一是承接上篇，要求帝王对饥者赐食，寒者赐衣，为天下“周穷救急”作出表率，以求得百姓的感恩回报；二是告诫帝王崇尚道德，抑刑罚，黜武力，以免出阴“阴乘阳，贱乘贵”的局面；三是运用生活常识及历史现象，强调物事随人而兴废贵贱，道、德、文、武、财利何者得生“王”气，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人，而不必仰赖四时五行之气、“王相休囚废”的定律，并断言这也是“天格法”。早期道教的神学论证的偏执一端，在本篇和《断金兵法》适成对照，体现得尤为典型。

卷六十六丁部之十五

太平经卷之六十六

三五优劣诀 第一百二

“大暗愚日有不解，冥冥之生 稽首再拜，问一大疑。”“何等也？”
“书中比比道天上皇气 且下，今讫不知其为上皇气云何哉？”

“子乃知深疑此，可谓已得道意矣。行，明听，为真人具陈之。天有三皇，地有三皇，人有三皇；天有五帝，地有五帝，人有五帝；天有三王，地有三王，人有三王⁽¹¹⁾；天有五霸，地有五霸，人有五霸⁽¹²⁾。”

【注释】

此句是学道真人极度谦卑的自称。冥冥：昏暗无知。何等：什么。

比比：处处。上皇气：最盛明的太平正气。本经丙部《三合相通诀》对此有逐字的解释。此句所问，与《三合相通诀》显然矛盾，此由《太平经》成于众手所致。道意：真道的奥义妙旨。此句是作者按其元气分化成天地人三形体的观点，再结合人有三皇的古史传说附合而成，属于空洞的集合概念。下文所谓地有二皇，天地又有三王、五霸、例均仿此。关于天之至高神，《尚书》有“皇天上帝”，《楚辞·九歌》有“东皇太一”（又称上皇），即太阳神，《淮南子·地形训》有“太帝”，《史记·封禅书》有“太一”，星占和纬书有天皇大帝，名耀魄宝等。凡此种种，均为《太平经》提出天有三皇说，创设了神学前提。此句所谓三皇，说法甚为歧异，通常指伏羲、神农、燧人。这在《太平经》中被视为中古三皇。至于“天皇、地皇、人皇”之说，原义亦指人间统治者，《太平经》则视为上古三皇。在这里，又被肢解、增益了。按照阴阳五行和讖纬说，在太微天区有五帝座，即苍帝灵咸仰，赤帝赤嫫怒，白帝白招拒，黑帝计光纪，黄帝含枢纽。它们为北极星天皇太帝的辅佐。按照阴阳五行说，东方木帝为太皞（伏羲氏），南方火帝为炎帝（神农氏），西方金帝为少皞（颛顼氏），北方水帝为颛顼（zhu ān x ū），中央土地为黄帝。这五方神帝既是同太微五帝相通的，又是同人间三皇五帝相重迭或相出入的。纬书《龙鱼河图》又有“五岳君神”之说，后世道教又生“五岳大帝”之称。此句所谓五帝，通常指黄帝、颛顼、帝喾（hù 酷）、尧、舜。（11）此句所谓三王，通常指夏禹、商汤、周之文王与武王。（12）此句所谓五霸，通常指春秋时代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何谓也？”“天有三皇若三光，地有三皇若高下平，人有三皇著君臣民也^{〔一〕}；天有五帝若五星，地有五帝若五岳，人有五帝若五行^{〔二〕}五藏也^{〔三〕}；天有三王若三光，地有三王若高下平，人有三王若君臣民；天有五霸若五星，地有五霸若五岳，人有五霸若五行五藏也。”

“天师幸哀怜愚生，加不得已，示以天法，愿闻其优劣云何哉？”“善哉，子之难问，可谓得天意，乃入天心，可万万世贯结，著不复去也。然天之三皇，其优者若日，其中者若月，其下者若星也，其优劣相悬如此矣。地之三皇，其优者若五岳，其中者若平土，其下劣者若下田也，其优劣相悬如此矣。人之三皇，其优者若君，其中者著臣，其下者若民，其优劣相悬如此矣。”

天有三王谓三光^[四]，五霸为五岳，与人地皆同。天之三皇，其优者日，中者月，下者星；地之三皇，优者五岳，中者平土，下者田野；人之三皇，优者君，中者臣，下者民。

天之五帝，其优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三也；其下者，比若四分星，有其三也。地之五帝，其优者，比若四分五岳，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三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其三也。人之五帝，其优者，比若四分大国，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其三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三也。

天之三王，其优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大星，有其二也。地之三王，其优者，比若四分五岳，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其二也。人之三王，其优者，比若四分大国，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二也。

【校勘】

【一】《钞》无“也”字。【二】《钞》无“五行”二字。【三】《钞》无“也”字。【四】自此下一段是附存的以资参考的《太平经钞》文字。

【注释】

高下平：指山丘、水洼地、平原。五岳：指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著：显列之义。相悬：相差。四分日：把太阳分成四等分。以下文例，均与此同。

天之五霸，其优者，比若四分日，有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一也；其下者，比若四分大星，有一也。地之五霸，其优者，比若四分五岳，有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一也；其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一也。人之五霸，其优者，比若四分大国，有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一也；其下者，比若四分民，有一也。此乃天道不远，三五各自反也。故天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地亦自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人亦自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也。”

“其何一多也！愿天师分解其诀意。”“然，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各有自祖始。故三皇者，其祖头也；五帝者，其中兴之君也；三王者，其平平之君也；五霸者，是其未穷劣衰，兴刑危乱之气也。故到五霸，乃四分有一者，天道其统几绝也。过此下者，徵未能复相拘制，比若大弱不能制强，柔不能制刚，少不能制众。道且大乱，不能复相理，故更以上复起。”

“何谓也？”“然九皇者，皆始萌于北，五帝者始生于东，三王者茂盛于南，五霸者杀成于西也。天生万物者，阳气因元气，从太阴合萌生，生当出达，故茂盛于东；既生当茂盛，故盛于南⁽¹¹⁾；既茂盛当成实，故杀成于西⁽¹²⁾。”

【注释】

反：同“返”。指各归其位，本经壬部称：北方为皇之始，东方为帝之始，南方为王之始，西方为霸之始。下文亦述此意。诀意：决断的深意。

祖始：本初、基始。此句是说比五霸更严重的。此句是说从三皇状态重新来。九皇：指天三皇、地三皇、人三皇的总和。九皇一词，始见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以上四句和以下整段说明文字，

都是按照汉代《易》学纬书的八卦为框架的宇宙生成和运转图式来解释历史的嬗递过程。王莽代汉后的地皇三年（公元 22 年），也曾有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霸象冬的类似说法。 合：交合。于时为冬，印阴历十月至十二月，方位则为西北、正北和东北，属于乾卦、坎卦、艮卦用事的阶段。在此阶段，阴极生阳，阳气在地下潜伏、萌动、上升、孕育万物。易纬称之为阳始于亥，生于子，形于丑， 出达：冒出地面。 东：震卦之位，于时为早春二月。(11)南：离卦之位，于时为五月。(12)杀成：衰减成熟。西：兑卦之位，于时为八月。

天地阴阳道都周。夫物不可成实，死而已，根种实当复更生，故令阴阳俱，并入天门，合气于乾，更以上始，此天地自然之性也。”“善哉善哉！夫天地人，何不共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乎？”“善哉，子之难，得其意。夫天地人分部为三家，各异处。夫皇道者，比若家人有父也；帝道，比著家人有母也；王道，比若家人有子也；霸道者，比若家人有妇也。今三家各异处，岂可共父母子妇耶？是若人分为三家，宁得共父母子妇乎？真人宁晓不？”“唯唯。”“慎之，亦无妄枉难也。天道自有格常法，不可但以强抵触之也，不敢不行努力。”

“唯唯。虽每问事，犯天师讳，不问又无缘得知之，欲复乞一言。”“平行。”“今是四十八部，四十八部其行云何哉？”“善乎详哉！子之间事也。此行得天心意，灾变不得起也；失天要道者，灾变不绝，故使前后万万世更相了承负。夫善为君者，乃能使灾咎自伏消，其所失至要自养之道者，反使邪气流行，周遍天下，故生是余灾，反为承负之厄会⁽¹¹⁾。”

“何谓也？”“然，精听吾言。”“唯唯。”“天之上君若日，中者若月，下者若星也；地之上君若五岳，中者若平土，下者若下田也；人之上君若君，中者若臣，下者若民也。有其全者⁽¹²⁾，其人民万物，悉无病平安，无为盗贼欺伪佞者也，天地无灾变，所谓上优有其全者也。淇四分有其三者，其三分人平善忠信，其一分伤亡，或为盗贼，共为邪恶变怪，多少随此四分之一。其四分有其二者，其半人民万物有病，为不信，半人有欺伪之心，其天怪变半。其四分有其一者，其三分者悉病，无实，欺为佞，皆为盗贼，无有相利之心，一分者为善耳。天怪前后不绝，不处甲处乙，会不去其部界中也。”

【注释】

都周：循环一圈。 天门：指西北、乾卦之位。易纬《乾坤凿度》谓，圣人画乾为天门，万灵朝会众生成，其势高远。又引《万形经》云，天门辟开元气，《易》始于乾。本经卷六十五《断金兵法》亦曰，西北为极阴，阴极生阳，故为天门。 此句是说从头再度循环。 共：合并，统一。 枉难：徒然诘难。 强：心使气曰强。见《老子·五十五章》。 平行：慢慢讲。 四十八部：指九皇、十五帝、九王、十五霸，合计四十八人。 要道：指能使万物自理的真道。 至要：最高最紧要。 自养之道：指由具有特定内涵的自爱、自好、自亲所构成的养性之道，详见本经卷一百二《经文部数所应诀》。(11)厄会：劫厄交会。(12)此句是说集天地人之上君于一身者。

“何故乎？”“善哉，子之言也。是令尽有者，其道德悉及之，德所及者能制之，故尽善，万物，都蒙其道德，故平平也。其四分有其三者，

其道德不及一分，故一分凶也。其四分有其二者，其半道德不及覆盖，故半凶也。其四分有其一者，德微，财 及一分，不及其三分，故三凶也。是故古者圣人帝玉欲自知优劣，以此占 之，万不失一也。”

“所不及，何故病乎？”“道德不能及无，为无君长，万物无长，故乱而多病，奸猾盗贼不绝也。古者以此占治，以知德厚薄，视其气与何者相应，以此深知治之得失衰盛，明于日月也。”

“善哉善哉！以何救其失乎？”“善哉，今真人以既知天经，当止此流灾承负万物也。夫灾以何止之？”“唯天师教众贤，使得及上皇气。”“然，宜各论真道于究，各思初一，以自治劳病，即由复优，尽令有之矣。”

“善哉善哉！”“行，真人戒事。”

“唯唯。谨已敬受四十八部戒矣。其行道长短云何哉？”“详乎子问也。”“不敢不详，天道致重，师敕致严，故敢不一二问也。”“善哉，知为弟子数，可以通天道意。然天道有三：道应太阳、太阴、中和⁽¹¹⁾。优者行外，其次行中，其次行内，霸者无道，但假路三王之内道，最短。天皇大优者最行外，九皇共一道相次，劣者在内，其优者步行而不移⁽¹²⁾，其次微移，其次微知⁽¹³⁾；十五帝共一中道也，其优者行外，其次行而知，其劣者行而疾也；三王九人，共一内道骑行⁽¹⁴⁾，其次小疾，其劣者驰也；十五霸最假内极路⁽¹⁵⁾，其优者飞若行外，其中者若飞而疾，其劣者若矢⁽¹⁶⁾也、真人知之乎？”“善哉善哉！”

【注释】

尽有者：即上文所谓上优有其全者。 及：延及推广到。 平平：平安又平安。 财：才，仅仅。 占：占验。 无：指上文所谓无病，无盗贼，无灾变的三无境地。 究：极点。 初一：本始，即无为而治。 劳病：指烦苛的政治举措。 致，极。(11)数，本份，规矩。(12)此句是指由元气分化而成的三气。(13)移：摇动。(14)知：指摇动尚有知觉。(15)骑行：象骑马一样行进，(16)极路：最狭窄之路。(17)矢：箭矢。以上数句，系本汉代讖纬为说。《孝经钩命决》称，三皇步，五帝趋，三王驰，五霸骛。意思是时代越往后，道德越衰微，政刑越急促，而日月的运行也为之做出稳步、小跑、急驰、飞奔的不同反映，由此显出各自的优劣来。

“真人前，子问此事，何一详也哉！”“然，吾初生以来，怪岁一长一短，日一厚，日一薄，一前一却，不及天师问，恐遂不知之，愿闻其意。”

“善哉，子之言也。然厚者，天之日也；其次厚者，地之日也；其次厚者，人之日也；其最薄者，万物之日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去，勿复竟问。是者，子之私也，非难为子穷说之也，天下会无以为，亦无益于帝王承负厄会，百姓之愁苦，敌不为子分别道耳，不借之也。”“唯唯。多犯天师讳，有大过。”“不谦也，乐欲知天上之事者，有私乃来，为子悉说之。”“唯唯。”“行去。”

右分别九皇十五帝、九王十五霸行度⁽¹¹⁾优劣法。

【注释】

岁：每年，一长一短：指夏季白天长，冬季白天短，参见《论衡·讥日篇》。 此二句是说太阳的外观大小、距离地面的远近和光照强弱。 此句是说太阳的东升西落现象。 此句是说旭日初升。 此句是说烈日当空。

此句是说日西斜。 此句是说日薄西山。 私：个人问题。 会：正需要。

以为：用它来施引。 惜：吝惜。(11)行度：日月循环运行的度数。这里指为政施教所达到的地步。此句是对全篇主旨的概括说明。

【今译】

三五优劣诀

“我们这些非常愚蔽昏昧无知的学道真人，每天都有不懂的问题，现在我们谨叩首再拜，请教一个我们完全疑惑不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太平经》中处处说皇天之最盛明的太平正气上皇气将要普降人间，我们如今竟还不知道最盛明的太平正气上皇气到底指的是什么。”

“你们能够对这个问题深加怀疑，说明你们已经得到了真道的奥义妙旨。好，仔细听清楚，我来为诸位真人详尽陈说。天有三皇，地有三皇，人也有三皇（伏羲、神农、燧人）；天有五帝（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汁光纪，黄帝含枢纽），地有五帝，人也有五帝（黄帝、颡顼、帝啖、尧、舜）；天有三王，地有三王，人也有三王（夏禹、商汤、周之文王与武王）；天有五霸，地有五霸，人也有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这是在说什么呢？”“天有三皇如日、月、星，地有三皇如山丘、水洼地、平原，人有三皇如君、臣、民；天有五帝如木星、火星、金星、水星、土星五大行星，地有五帝如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嵩山五岳，人有五帝如金、木、水、火、土五行，肝、心、肺、肾、脾五脏；天有三王如日、月、星，地有三王如山丘、水洼地、平原，人有三王如君、臣、民；天有五霸如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地有五霸如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嵩山五岳，人有五霸如金、木、水、火、土五行，肝、心、肺、肾、脾五脏。”

“天师幸予哀怜愚生们，不得已把天法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想再听听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的优劣情况怎么样。”“好啊，你们能这样诘难式地发问，说明你们已得到了皇天之法的真意，你们学道已深入到了天心，到了这一步，天道永世心贯胸结，昭然于心而不会再失去。天之三皇，其最优的象太阳，居中的象月亮，最低劣的象星辰，其优劣相差如此悬殊。地之三皇，其最优者如同山之五岳，居中者如同平原，最低劣的如同低洼水田，其优劣相差如此悬殊。人之三皇，最优者如同君王，居中者如同臣子，最低劣的如同庶民，其优劣相差如此悬殊。”

天有三王是说天有日、月、星，天有五霸是说天有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嵩山五岳，与人、地各有三王、五霸是一样的。天之三皇，其最优者如同太阳，居中者如同月亮，低劣者如同星辰；地之三皇，其最优者如同山之五岳，居中者如同平原，低劣者如同低洼田野；人之三皇，君王最优，臣子居中，庶民最劣。

天之五帝，其最优者好比是把太阳分成四等份，它占其中三份；居中者好比是把月亮分成四等份，它占其中三份；低劣者好比是把星辰分成四等份，它占其中三份。地之五帝，其最优者好比是把山之五岳分成四等份，它占其中三份；居中者好比是把平原分成四等份，它占其中三份；低劣者好比是把低洼田野分为四等份，它占其中三份。人之五帝，其最优者好比把大国分成四等份，它占其中三份；居中者好比是把大臣分成四等份，它占其中三份；低劣者好比是把庶民分成四等份，它占其中三份。

天之三王，其优者好比是把太阳分成四等份，它占其中二份；居中者好比是把月亮分成四等份，它占其中二份；低劣者好比是把山之五岳分为四等份，它占其中二份；居中者好比是把平原分成四等份；低劣者好比是把低洼田野分成四等份，它占其中二份。人之三王，其优者好比是把大国分为四等份，它占其中二份；居中者好比是把大臣们分为四等份，它占其中二份；低劣者好比是把庶民分成四等份，它占其中二份。

天之五霸，其优者好比是把太阳分为四等份，它占其中一份，居中者好比是把月亮分成四等份，它占其中一份；低劣者好比是把星辰分成四等份，它占其中一份。地之五霸，其优者好比是把山之五岳分成四等份，它占其中一份；居中者好比是把平原分为四等份，它占其中一份；低劣者好比是把低洼田野分为四等份，它占其中一份；人之五霸，其优者好比是把大国分为四等份，它占其中一份；居中者好比是把大臣分为四等份，它占其中一份；低劣者好比是把庶民分为四等份，它占其中一份。这就是所谓天道不远，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各归其位。这就是天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人也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

“它们真是多呀！希望天师能分别解释这些无法中央断性的深意。”“好，天、地、人本来是由同一种能化生宇宙万物的无形实体元气分化而成的三种形体，各自都有自己的基始。三皇是天地人的始祖，五帝是天地人形成发展中的帝君，三王是天地人正常时期的君王；五霸是天地人穷途末路、低劣衰败、兴作刑罚、危亡乱世之气的产物。到了五霸时期，其优者只占太阳、月亮（星辰、五岳、平原、洼地、大国、大臣、庶民的四分之一，天道之统系几乎绝灭。再往下比五霸更严重的，微弱衰乱不能加以拘禁控制，其局面已经是弱不能胜强，柔不能克刚，寡不能敌众。天道将要大乱，不能再加以治理，天地轮回，又要从三皇状态重新开始。”

“为什么这么说呢？”“天之三皇、地之三皇、人之三皇，这九皇，都始生于北方，五帝始生于东方，三王兴旺发达于南方，五霸杀虐伤乱于西方。天是这样创生万物的：阳气凭借元气，伴随阴气而行，至阴气达于极致即形成太阴气时，阳气潜伏于地下，再萌动、上升孕育万物；万物萌生冒出地面，初长于早春二月、震卦之位东方；万物已经生出就必定会茁壮成长，茂盛于五月离卦之位南方；万物已经长得茂盛，就必定会成熟结果，然后开始凋零于八月兑卦之位西方。至此天地阴阳之道循行一轮。万物如果不能成熟结果，死了就不会再有。根在有种子的情况下会再重新开始生长，此时天道又使阴阳交合，一并进入西北之天门，合气于乾卦之位，从头再度循环，此乃天地自然之固有的属性。”

“好啊好啊！天、地、人为什么不共有相同的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呢？”“好，你们能这样诘难，说明已得到其真意。天、地、人分成几个部分成为三家，各自居于不同的地方。有皇道，好比是一户人家中有父亲；有帝道，好比是一家人有母亲；有王道，好比是一家人中有儿子；有霸道，好比是一家人中有儿媳。现在天、地、人三家各自处在不同的地方，难道可以共有相同的父亲、母亲、儿子、儿媳吗？三家又怎么能够共父亲、母亲、儿子、儿媳呢？真入竟然这也不知道？”“是是，”“要多动脑筋，不要随便徒然诘难。天道自有其格式化的常法，不可以意气用事忿然怀疑，不可以不努力遵从实行。”

“是是。虽然每次问事，都触犯天师忌讳，但不问又无缘得知，因此还

请您允许我再说一句话。”“请直说。”“如今这里有九皇、十五帝、九王、十五霸共四十八部，这四十八部又是如何行事发挥作用的呢？”“好，难得你们问事能这么详细。它们的行为如果合乎皇天之心意和要求，各种灾变就不会发生；如果违背了皇天能使万物自理的真道，灾变便会纷起不绝，使前后干世万代互相殃及报应。只有善于施政的帝王，才能使前世流及后世之灾祸自行隐匿消亡；帝王若废弃了最高紧要的、能使人们自爱、自好、自亲之养性之道，便会使邪气流行，周遍天下，前世流及后世之余灾，会变成劫厄交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这样的，仔细听我讲。”“是是。”“天之上等之君好象太阳，中等之君好象月亮，下等之君好象星辰；地之上等之君好象山之五岳，中等之君好象平原，下等之君好象庶民。如果帝王集天地人之上等君于一身，则其人民、万物都平安无恙。国中没有盗贼、狡诈、奸伪之徒，天地没有灾变，这样的帝王乃是所谓集天地人之上等君于一身的最优秀的帝王。一个帝王如果具有天地人之上君的四分之三，那他统治下的人就有四分之三平安无恙，善良忠信，有四分之一或伤残亡，或变成盗贼，邓恶怪变的交相发生，都是随这四分之一而起的。如果具有天地人之上君的四分之二，那么他统治下的人民、万物就有一半有祸、不诚实，有欺诈骗骗之心，其天象有一半有不祥之怪变。如果有天地人之上君的四分之一，那么他统治下的人、物就有四分之三有病、不诚实、欺蒙奸诈，变成盗贼，没有互利之心，只有四分之一行善事。天之变怪前后相继不断发生，不是在此处就是在彼处，就是不离开其部界。”

“什么原因呢？”“好啊，你问得好。这是因为集天地人之上君于一身的最上等君，其道德能延及推广，其德之所及的地方能够得到控制和治理，这里的一切既好且善，万物都蒙受其道德，故能平安又平安。帝王如果具有天地人之上君的四分之三，则其道德不能延及推广到其四分之一的臣民，有四分之一处于凶险地位。具有上君道德四分之二的君王，有一半臣民是其道德所不能泽及影响到的，因而凶险。只具有上君道德四分之一的君王，其道德微少，仅仅能泽及四分之一的臣民，其余四分之三不能被惠及，因而凶险。古代的圣人帝王想知道自己的优劣等级，用上述方法进行占验，万无一失。”

“不能被道德延及惠施的人，为什么要生病呢？”“君长道德不能达到使天下无病、无盗贼、无灾变的三无境地，等于说是没有君长，万物没有君长，必定衰乱而多病，奸猾盗贼不断。古代的人以此进行占验处理，以弄清楚统治者的德之厚薄，通过察看统治者气数与什么相应和，来深入了解其施政之得失盛衰，这些道术如同日月般灵验和准确。”

“好啊好啊！那用什么来弥补其过失呢？”“好啊，现在真人已经懂得了天之真道，可以制止前世殃及后世的流灾再继续为害万物了。怎样制服这些灾祸呢？只有天师教诲众位贤人，使之能够通达皇气。”“对，应该全面彻底讲论真道，让帝王们各自思量无为而治，自行处理烦苛之政务，逐渐达到上等君，拥有天地人之上君全部道德。”“好啊好啊！”“好，真人们要谨慎从事。”

“是是，我们已有幸敬受了四十八部之戒律。后问它们的运作情况如何？”“你们问道真是详细啊。”“不敢不详细，天之大道极为重要，而天师戒敕又极其严厉，所以不敢不一一问清楚。”“好啊，知道了当弟子的本份和规矩，便可以贯通天道之真意。天道有三：它们分别应和由元气分化而

成的太阳、太阴、中和三气。优者行于外，居中者行于中，劣者行于内，五霸无道，只能借三王之内道而行，行程最短。天皇中最优者行于最外面，九皇共一道相排列，劣者行于内，其中优者步行而稳健，居中者稍微有点摇摆，劣者仅有摇动的知觉；十五帝共一中道，其中优者行于外，居中者行而有知觉，劣者急驰飞奔；三王九人共一内道像骑马一样行进，居中者小跑，劣者飞奔；十五霸只能假借内部最狭窄之路，其优者象飞一样行于外，居中者象快速的飞一样而倚，劣者如箭矢飞逝一样而行。时代越往后，道德越衰微，政刑越急促，日月运行也为之做出稳步、小跑、急驰、飞奔的不同反映，由此显出各自的优劣来。真人知道这些吗？”“知道了！”

“真人请上前来，你们问这件事情，为何问得这么详细呢？”“是这样的，我自懂事以来，就奇怪为什么一年中有的白天长有的白天短，为什么太阳有时候显得大、光照强、离地面近，有时候显得小、光照弱、离地面远，为什么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而从西边落下，这些现象如果不同天师，我们恐怕不能弄明白，因而想听您讲讲。”“你们说得好。初生之旭日，是天之太阳；当空之烈日是地之太阳；西斜之太阳是人之太阳；日薄西山夕阳是万物之太阳。”“真人知道这些吗？”“知道了。”

“快去，不要再问了。这些是你们个人的问题，不要多讲了，且治理天下不施用它们，它们无益于解除帝王所承负之流灾的劫厄交汇和百姓之愁苦，故不为你们详细讲述，请不要吝惜它们。”“是是，多有冒犯天师忌讳，罪该万死。”“不要过谦，如果乐于知晓天上的事情，个人问题也可来问，我定为你们详尽陈述解答。”“是是。”“快去。”

以上是分门别类地陈述九皇十五帝、九王十五霸为政施教之优劣的秘诀。

【评析】

本卷仅一篇，其主要内容是对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省称为“三五”）施布道德的广度与深度进行评判。

作者将老庄、《管子》到汉代讖纬所持后不如前、每况愈下的观点加以发挥，依据气化论和古史传说，拟构造出一个天地人相对应的三五系统，并且按照道德普及面的广狭和影响力的大小，各分上中下三等，区定为九皇十五帝、九王十五霸所组成的“四十八部”。用易纬的宇宙生成图式和万物随元气在八卦框架内生长死灭的过程，来解释皇道、帝道、王道、霸道的嬗递原因。对四十八部“行道长短”，则借“太阳、太阴、中和”三气及天地人三统论，结合孝经讖纬说，予以详尽说明。

通篇所持执复古返初的历史观，含有针砭东汉政治现实的客观意义，后世道教兴起的上三皇、中三皇、下三皇之说，亦与本篇结有不解之缘。

卷六十七丁部之十六

太平经卷之六十七

六罪十治诀 第一百三

“真人前，凡平平人 有几罪乎？”“平平人不犯事，何罪过哉？”“嗑，真人何其瞑冥也！”“愚生不开达，初生 未常闻人不犯非法而有罪也。”“子言是也，与俗同记。不睹凡人乃有大罪六，不可除也^{〔一〕}，或身即坐，或流后生^{〔二〕}。真人学，乃不见此明白罪，学独不病债债耶？”“愚生忽然，不病之也。”“子尚忽然，夫俗人怀冤结而死是也。诚穷乎遂无知，然而死讫 觉悟。天地开辟以来，凡人先矇 后开，何眚理^{〔11〕}乎？”

“愿闻之。”“然，人积道无极^{〔12〕}，不肯教人开矇^{〔三〕}，求生，罪不除也，或^{〔四〕}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断天生道^{〔13〕}，与天为怨^{〔14〕}，人积德无极，不肯力^{〔五〕}教人守德养性为谨，其罪不除也^{〔六〕}，或^{〔七〕}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乃断地养德^{〔15〕}，与地为怨，大咎^{〔16〕}人也。

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八〕}不除也^{〔九〕}，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乃此中和^{〔17〕}之财物也，天地所以行仁^{〔18〕}也，以相推通^{〔19〕}周足，令人不穷。今反聚而断绝之，使不得徧^{〔20〕}也，与天地和气为仇，或身即坐，或流后生，会不得久聚也，当相推移^{〔21〕}。

天生人，使人有所知，好善而恶恶也。幸有知^{〔十〕}，知天^{〔十一〕}有道而反贱道，而不肯力学之^{〔十二〕}以自救，或得长生，在其天统先人之体^{〔22〕}；而反自^{〔十三〕}轻不学，而死忽然，临死^{〔十四〕}，乃自冤，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令使生遂无知，与天为怨。所以然者，乃天自力行道，故常吉，失道则凶死。虽爱人欲乐善，著道于人身，人不肯力为道，名为无道之人，天无缘使得有道而寿也。乃使天道断绝，故与天为怨也^{〔23〕}。

【校勘】

〔一〕《钞》无“也”字。〔二〕流后生”《钞》作“流及后世”。〔三〕《钞》无“开目矇”二字。〔四〕或”下二十一字，《钞》无。〔五〕《钞》无“力”字。〔六〕《钞》无“也”字。〔七〕“或”下二十六字，《钞》无。〔八〕“罪”上《钞》有“其”字，〔九〕《钞》无“也”字。〔十〕《钞》无“幸有知”三字。〔十一〕《钞》无“天”字。〔十二〕《钞》无“之”字。〔十二〕《钞》无“自”字。〔十四〕《钞》无“忽然临死”四字。

【注释】

平平人：一般人。何其：多么。瞑冥：昏暗。开达：开明通达。

初生：有生以来。常：通“尝”。记：记识。坐：获罪。病：名词意动用法，把……当成弊病。忽然：无所谓，不在意。讫：终于。目矇：愚昧无知。（11）眚（c 疵）理：挑理。眚，通“疵”。（12）此句是说道法至为深厚。（13）生道：施生之道。（14）以上是讲第一罪。（15）地以养长万物为己任，故而这里出此语。（16）咎：罪过。以上是讲第二罪。（17）中和：阳气与阴气交合而成之气。亦即世间。（18）行仁：指向世人提供大自然的恩惠。（19）推通：转移流通。（20）徧：同“遍”。（21）以上讲第三罪。（22）在：使存在。天统：三统之首，与地统、人统相对称。男子禀受天之阳气而生，为天精神，故而此处这样说。参见《分别贫富法》。（23）以上讲第四罪。

人生知为德善，而不肯力学为德，反贼德恶养，自轻为非，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与地相反。地者好德而养，此人忽事，不乐好德、自爱先人体，与地为咎也。

天生人，幸使其之^{〔一〕}，人人自^{〔二〕}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三〕}，而不肯力为之^{〔四〕}反致^{〔五〕}饥寒，负其^{〔六〕}先人之体：而轻休其力不^{〔七〕}为，力可得衣食，反常自言愁苦饥寒，但常仰多财家，须而后生^{〔八〕}，罪不除也^{〔九〕}，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天地乃生凡财物可以养人者，各当随力聚之，取足而不穷；反休力而不作之自轻，或所求索不和，皆为强取人物，与^{〔十〕}中和为仇，其罪当死明矣^{〔十一〕}。此有^{〔十二〕}六大罪，而^{〔十三〕}天憎^{〔十四〕}恶之，其罪^{〔十五〕}不可除也。真人知之耶？”

“唯唯。愿闻天师，其为罪何一重也？”“噫！子日益愚，何哉？是乃灭门之罪也，何故言其重乎？”“愚生甚怪之，不知其要意，今唯天师更开示之，令使大觉悟，深知其意，不敢复犯也。”“然，真人言善哉！吾辞将见矣，真人宜自随而力记之。”“唯唯。”

“行，今皇天有道，以行生凡物，扰扰之属，悉仰命焉。今大柔道人，或默深知之，著其腹中，不肯力以教人也。夫教人以道，比若以火予人矣，少人来取之，亦不伤其本也；无极人来取之，亦不伤其本。今幸可供之，以教天下之人，助天生物，助地养形，助帝王修正，又使各怀道，求生恶死，令使治助治，人不复犯法，为邪凶恶，其心善，则助天地帝王养万二千物，各乐长主；人怀仁心，不复贼贱伤万物，则天为其大悦，地为其大喜，帝王为其大乐而无忧也，其功增不积大哉！”

【校勘】

[一]《钞》无“其”字。[二]《钞》无“自”字。[三]《钞》无“者”字。[四]《钞》无“之”字。[五]“致”《钞》作“使”。[六]《钞》无“其”字。[七]不”下二十二字，《钞》无。[八]《钞》无”后生”二字。[九]《钞》无“也”字。[十]“与”《钞》作“以”。[十一]《钞》无“当死明矣”，但有“不除”二字。[十二]《钞》无“有”字。[十三]《钞》无“而”字。[十四]《钞》无“憎”字。[十五]《钞》无“其罪”二字。

【注释】

忽事：轻慢对待。以上是讲第五罪。筋力，体力。须：赖。人物：他人物品。以上讲第六罪。柔：柔和。《老子》倡导守柔克刚，故有此称。无极：无数。正：通“政”。增：通“曾”，竟。

夫一人教导如此百愚人，百人俱归，各教万人，万人俱教，已化亿人，亿人俱教，教无极矣。此之善，上洽天心，下洞无极，人民莫不乐生为善。帝王游无职，又何伤于人而不力相示敕？

今人幸蒙先师敕戒，碍深怀至道，而闭绝不以相被示，使人无所归命，皆令强死冤结，名为断天道。人多失道而妄为，天也不得久生，地也不得久养。夫人不得不知道，小人无道多自轻，共作反逆，犯天文地理，起为盗贼，相贼伤，犯王法，为君子重忧：纷纷不可胜理，君王旦夕念之，倡倡自愁昔，使天地失其正，灾变怪不绝，为帝王留负。吾尚未能悉言。夫断天道，大逆罪过，不可胜记，故财举其纲纪，示真人，是非重罪当死明那？死中尚得有余过，故流后生也。”

“可愾哉！”“真人其慎之矣。唯真人乃知一该，可谓已得长吉，远凶害矣。”“唯唯，不取离敕。”“然，子已贤明，知天命矣，必生去死，不复疑也。”

“今谨以闻天道之命，愿得知地德之敕。”“然，夫地之有大德，专以顺天之道，以好养万物，扰扰之属，莫不被恩德，养成其中者，是故大柔大德之人，当象此为行。幸蒙先师功力，得怀藏善道无极之德。夫德以教人，比若临大水而饮之也，少人往学德，亦不伤其本；无极之人往学德，亦不伤其也。如力教教之，皆使凡人知守柔抱德，各爱养其身。其善者，上可助天养且生长之物，下可助地畜养向成之物，悉并力同心，无有恶意。其中大贤明、心易开示者，乃可化而上，使为君之辅；其中贤者，可为长吏师；其下无知者，尚可为民间之师长，凡人莫不俱好德化而为善者也。

为教如是，乃上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地，即大化之本根，助帝王养人民，令不犯恶为那，君子垂拱而无忧，其功著大，天地爱之，可移千官也⁽¹¹⁾。

今则或怀有德广大，而反详⁽¹²⁾愚闭，绝道德之路，不助天养其且生，不助地养其且成，不助帝王和诸民人。今使愚人后生，遂暗无知，白黑不分明，互死不移，遂为小人，不可东西，忽身自轻，相随为非，奸轨⁽¹³⁾畜积，上下不能复相教，冥冥愤愤，无有忌讳，上犯天文，下犯地形。其行逆四时，乱五行，为君子大忧，为小人，起害为贼盗，或还以自败，僂⁽¹⁴⁾其父母，因而无世⁽¹⁵⁾。

【注释】

洞：洞彻。强死：死于非命。正：指天生地养的常规。留负：留下罪殃，纲纪：要点。是非：此非。去：脱离。被：受。向成：接近成熟。著：显赫。(11)此句是说成为神吏。(12)详：周详于。(13)奸轨：犯法作乱。轨：亦作“究”。(14)僂：通“戮”，杀戮。这里指受株连伏法被杀。(15)无世：断绝后嗣。

“今尚但为真人举其纲纪，见其始，使众人一觉，自策之耳。不肯教久德，名为断绝地之养道，其罪过如此矣，是之为无状乃死，尚有余罪，故流后生也。真人知之耶？”“可愾哉！可愾哉！”“真人知蚤愾，可谓得且活矣，唯慎之。”

“唯唯。谨已受道德之禁，愿闻仁者之行。”“然，夫天地生凡财物，已属于人，使其无根，亦不上著于天，亦不下著于地。物者，中和之有，使可推行，浮而往来，职当主周穷救。急也。夫人畜金银珍物，多财之家，或亿万种以上，畜积腐涂，如贤知以行施予，贫家乐，名仁而已，助地养形，助帝王存良谨之民。

夫亿万之家，可周万户，予陈收新，毋疾利之心。德洽天地，闻于远方，尚可常得新物，而腐涂者除去也。其中大贤者，乃日奏上其功于帝王，其中小贤，日举之于乡里，其中大愚人不偿报恩者，极十有两三耳，安能使人大贫哉？

为善不止，大贤柔明举之；名闻国中，四海人道之者塞道，明王圣主闻之，见助养民大喜，因而诏取，位至鼎辅，因是得尊贵，世世无有解已，尚为大仁，天下少有，上不负先祖，下不负于子孙，天地爱之，百神利之，帝王待之若朋友，比邻⁽¹¹⁾示之若父母。功著天地，不复去也；禄著官位，不复贱也；名著万民，不复灭也，夫仁可不为乎哉？

或有遇得善富地⁽¹²⁾，并得天地中和之财，积之乃亿亿万种，珍物金银亿万，反封藏逃匿于幽室，令皆腐涂。见入穷困往求，骂詈⁽¹³⁾不予；即予，不即许，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乃止⁽¹⁴⁾，赐予富人⁽¹⁵⁾，绝去贫子令使其饥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百神憎之。

所以然者，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¹⁶⁾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小内⁽¹⁷⁾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¹⁸⁾独当有之，不知乃万户之委输⁽¹⁹⁾，皆当得衣食于是也。爱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穷救急，令使万家之绝，春无以种，秋无以收，其冤结悉仰呼天，天为之感，地为之动。不助君子周穷救急，为天地之间大不仁人。

【注释】

始：木由。 策：筹策，计量。 久德，长久守德。 无状：罪大无可名状。 蚤：通“早”。 推行，递相流转。 腐涂：朽烂如泥。 疾利：以利为重。 乡里：汉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百户为里，十里为乡。或谓十里一亭，十亭一乡。 鼎辅：指三公之位。汉代实行察举制和征辟制，故有以上数语。(11)比邻：近邻。(12)善富地：指风水宝地。本部丙部《葬宅诀》对此有所申说。(13)詈(lì 利)：责骂。(14)以上是说放高利贷。(15)富人：这里指有偿还能力的人。(16)共：通“供”。(17)少内：汉代皇室、王国和郡专管金钱财务的机构。(18)终古：永久。(19)委输：这里指作为赋税而转运到京师的货物。

人可求以祭祀，尚不给与，百神恶之，欲使无世；乡里祝固，欲使其死；盗贼闻之，举兵往趋，攻击其门户。家困且死而尽，固固不肯施予，反深埋地中，使人不睹，无故绝天下财物，乏地上之用。反为大壮于地下，天大恶之，地大病之，以为大咎。中和之物隔绝日少，因而坐之不足，饥寒而死者众多，与人为重仇。

夫天但好道，地但好德，中和好仁，凡物职当居天下地上，而通行周给凡人之不足，反乃见埋，病悒悒不得出见。夫天与地，本不乐欲得财也，天乃乐人生，地乐人养也，无知小人，反塞塞天地中和之财，使其不得周足，杀天之所生，贼地之所养，无故埋逃此财物，使国家贫，少财用，不能救全其民命，使有德之君，其治虚空。

夫金银珍物财货作之，用人功积多，诚苦且劳，当为国家之用，无故弃捐，去之上下，地又不乐得之，以为大病，以为大壮。今愚人甚不仁，罪若此，宁当死不耶？中尚有忽然不知足者，争讼自冤，反夺少弱小家财物，殊不知止。

“吾尚但见真人恻恻，财举其纲，见其始。夫大不仁之人过积多，不可胜纪，难为财用，真人宜熟思之。故天地中和三气憎之，死尚有余罪，当流后生，真人宁觉知之耶？”

“唯唯。可该哉！吾不欲闻也。”“真人遗此语，天必夺子命。令知觉悟，恶之且活矣，自救慎事。”

“唯唯。谨已敬受道德仁戒，愿闻有知不好学真道意。”“善哉！子之言也。夫天生人，幸得有贤知，可以学问而长生。天之有道，乐与人共之；地有德，乐与人同之；中和有财，乐以养人，故人生乐求真道，真人自来；

为之不止，比若与神谋；日歌为善，善自归之；力事众贤，众贤共示教之，不复远也。可以全其身，不负先人之统，佗人尽夭终，浊得竟其天年；人皆名恶，独得为善人。为众人师，闻于远方。

【注释】

祝固：一味地狠狠诅咒。祝：通“咒”。固，坚持不舍。兵：兵器。

固固：一如既往。大壮：指往地里填塞物件，使地增加赘生物。详参本经卷四十五《起土出书诀》。坐：导致，造成。见：被。作：指打制编织等。侏侏（dòng 冻）：愚暗貌。此句是说讲的太多反而产生不良效果。财：使人归附曰财，见《易传·系辞下》。用：效用。佗：同“他”。天终：早亡。

内怀真道德仁而有之，助天生物，助地养形，助帝王化民。上师乃可化无极人，尽使愚人守道不为非，中师可化万人，小师可化千数百人，致有益于君王，使小人知禁，不犯非匿邪。上感得官，不负祖先，不辱后生，维学若此，宁可不为乎？故古者圣贤，悉以敕学人为大忧。助天地生成，助帝王理乱，此天地之间，善人之称也。

或有愚人，生而怀愿，有知而不肯力学真道，反好为浮华行以欺人。为子则欺其父母，为臣则欺其君，为下则欺其上，名为欺天，罪过不除也。或有反好俗事争斗，相随为非，睹真人之人，反大笑之，笑之言无以学为，遂令冥冥，愚无可知。又好胜而不可，苛言天地无数，贤柔无知，恣情而行，上犯天文，下犯地理。出入无复节度，归则不事父母，群愚相与会聚，遂为恶子，为长吏致事，还戳其父母，不能自惟思，因逃亡为盗贼，行害伤杀人，殊不止。此正天所忌，地所咎，帝王所愁苦，百神所憎，父母所穷也。此害人之大灾，绝其称人之统子也。

“今不力学真道，为行如此，于真人意，宁当死不？死有余罪，流其子孙，尚名为恶人之世⁽¹¹⁾，盗贼之后，恶宁流后生不耶？今尚但为真人举其端首⁽¹²⁾，其恶不可胜记，难为财用，真人宁觉知之耶？真人自慎。”“唯唯，吾甚该哉！”“子知该，已去恶矣。”

“谨已具闻四事，愿复闻其次。”“然，夫天生人，使其具足⁽¹³⁾乃出之，常乐其为道与德仁。人幸有知，可以学德，天地以德养万物，乐人象之，故太古⁽¹⁴⁾之德人忍辱，象地之养物也。入学为之，则其心意常悦，不复好伤害也；见事而慎之，日而为者善，不复欲为恶也；以类相聚，日益高远，为之积久，因成盛德之人，莫不响应，众人归向之；聚谨顺善不止，因成大柔师，其德乃之⁽¹⁵⁾助天养欲生之物，助地养欲长之物，又好助明王化民，使为谨，不复知其凶恶。

小为德，或化千数百人，大为德，或化万人以上，因使万人转相德师，所化无极；为德不止，凡人莫不悦喜，天地爱之，增其算，充神好之，因而共利祐⁽¹⁶⁾之。其有功者，乃人君官仕之。德不乐伤害，众人乐之好之，所求者得居常独乐，无欲害之者。此本由学顺善为德，乃到于斯，名闻远方，功著天地，不负祖先，不辱后生。

【注释】

堆：通“唯”。大忧：表示极为重视。称（chèn）：适合，相副。

真人之人：真正属于学道行列的人。没必要把学真适当成一回事。不可：不赞许任何其他事物。数：常法，定律。节度：规矩，分寸。致

事：惹事。 穷：毫无办法之义。(11)世：后代。(12)端首：主要部分。(13)具足：指胎体发育完全。(14)太古：即上古。(15)乃之：乃至。之：至。(16)祐：保佑。

今人或幸有知，心知善恶，而反自轻易，不力学为善德，反随俗愚暗之人为恶，好用气尚武，辞语常凶，言出而逆，欲以伏人。自言便，复有便于人者，人自言勇力，复有勇力于人者，故凡天下之事，各有所伏穷，故可制也。

夫大火当起之时，若将不可拘，得水便死；人为不善，当怒之时，若将不可制也，得狱便穷；用口若将不拘，得病使降。故夫天地治人，悉自有法尺寸。人乃有知，不肯好学，反自轻为非，所居为凶，无爱之者，天地憎之，百神恶之，帝王得愁苦之，此不成善人，自成盗贼，死尚成恶鬼。

“用力强梁，其死皆不得用道理。人莫不共知之，而自易不为善，污先人之统，负于后生之子，遂见字为凶贼人之类也。人莫肯与其交语，行人不欲与同道。此子何过？承负父母之恶，尚或见谓为盗贼之子，或遂得死亡焉。真人来，人自易，不好学于明师为德，反随小人，过乃如此，宁当死有余罪不乎？”

“可畏哉！天师勿须道，吾念之已苦心痛矣。见人不学，以为小事，安知乃致此乎？”“人甚愚，与俗人相似，人不深计，死有余罪。真人既有功于天地，慎之。”“唯唯。”“不可自易也。吾尚但举其纲，见其始，不学之恶，不但尽于是也。子得吾书，觉悟自深计之。”“唯唯。诚得归便闲处，精之详之。”“然是也，学而不精，与梦何异？”“唯唯，谨已受吾事之敕，愿闻人生有力不为之教。”“然，天地共生⁽¹¹⁾行，皆使有力，取气于四时而象五行。夫力本以自动举，当随而衣食，是故常力之人，日夜为之不懈，聚之不止，无大无小物，得者爱之。凡物自有精神⁽¹²⁾，亦好人爱之，人爱之便来归人，比若东海爱水，最居其下，天下之水悉往聚，因得为海。

君子力而不息，因为委积⁽¹³⁾财物之长，家遂富而无不有，先祖则得善食，子孙得肥泽⁽¹⁴⁾，举家共利，为力而不止。四方贫虚，莫不来受其功，因本已大成，施予不止，众人大誉之，名闻远方，功著天地。常力周穷救急，助天地爱物，助人君养民；救穷乏下止，民凡天地增其算；百神皆得来食此家，莫不悦喜。因为德行，或得大官，不辱先人，不负后生。

【注释】

尚武：崇尚勇力。 便(pián 骈)：口才辨给。 此二句是说人外有人，一物降一物。下两句义与此同。 拘：禁。 死：灭。 居：指处境和归宿。 此句是说死非其宜，即不得好死。”《老子·四十二章》谓：“强梁者不得其死。强梁：凶暴，强横。 见字：被呼作。 详：指详思义旨。参见本经卷五十《诸乐古文是非诀》。 吾事：指学道修德。此为真人天职，故曰吾事。(11)《太平经》执持万物有神论，故出此语。(12)为：成为。委积：储蓄，聚集。(13)肥泽：形体丰腴。

人人或有力反自易，不以为事，可以致富，反以行斗讼，妄轻为不祥之事。自见力伏人，遂为而不止，反成大恶之子。家之空极，起为盗贼，则饥寒并至，不能自禁为好，其中顿不肖子即饥寒而死。

“勇力则行害人，求非其有，夺非其物，又数害伤人，与天为怨，与地

为咎，与君子为伤，帝王得愁焉。遂为之不止，百神憎之，不复利祐也。天不欲盖，地不欲载，凶害日起，死于道旁；或穷于牢狱中；戮其父母，祸及妻子，六属乡里皆欲使其死，尚有余罪，复流后生，或成乞者之后，或为盗贼之子，为后世大瑕，真人前，其过责如此，宁当死有余罪不？”

“吾见天师说事，吾甚惊骇心痛，恐不能自愈。”“真人知心痛，将且生活矣。若忽然不大觉悟，子死不久也。慎之，吾言不可犯，犯者身灭矣，非吾杀之也，其行自得之，子亦知之乎？”“唯唯。”

“吾为子陈此六事，未能道其万分之一也。贤柔得吾道，宜深思远虑，勿反苟自易，不恕为善也。为力学，想得善为恶，则反乃降人也。各自为身计，此中有六死罪，又有六大善，俱象之为身，为其善必得善也，自易为恶者，日得凶恶子矣。自策自计，莫乐于自恣，慎之思之，惟之念之，贤明之心，必当易开也。道德仁善付有道德之士，凶恶付不深计之子，此格法。

能皆象吾书文以自正，则天下无复恶人也。此乃天上太古洞极之道，可以化人，人一知之俱为善，亦不复还反其恶也。上士乐生，可学其真道，大柔大贤，可学其德；好施之人，可学其仁；有知之人，可学其知；有能之人，可学其能；有力之人，可学其力，如能并尽用之，恩之熟之，身已远凶恶矣。天地爱之，六方养之，帝王无复事也，乃长游而治。真人亦知之乎？”

“大乐至矣，吾甚大喜。”“子可谓乐善知之矣。是故古者贤圣，乃教而不止者，乃睹天禁明，各为身计也。故贤圣之教，辞语满天下也，子独不觉乎？”“善哉善哉！”“是故古者圣贤上士皆悉学，昼夜力学而不止者，亦睹见天地教令明也，故不敢自易为非也，不取自轻易而不力学也，故得长吉而无害。此诸贤者异士，本皆无知，但由力学而致也；此中请凶恶人，悉由不力学，自轻自易所致也。吾之为道，吉凶之门户也，子亦岂知之耶？”“唯唯。”

【注释】

中顿：指家道中途困顿、败落。 六属：六亲。 瑕：非议。 苟：随便。 恕：指以仁爱之心待人。详参《论语·里仁篇》。 降人：被人降伏。 六大善：指陈述六事时的正面行为及其善果， 上士，高明人。

“故都举乃以上及其下也。”“何谓也哉？”“噫！子意何不觉也？”“见天师连说，今更眩不自知，以何为觉，以何为不觉也。”“今使子知行之。真人前，夫天治法，化人为善，从上到下，有几何法哉？”“其法万端，各异意。”“然真人尚正若此，俗人难觉，迷日久是也。”“有过，唯天师。”

“然，助帝王治，大凡有十法：一为元气治，二为自然治，三为道治，四为德治，五为仁治，六为义治，七为礼治，八为文治，九为法治，十为武治，十而终也。”

“何也？”“夫物始于元气，终于武，武者斩伐，故武为下也。故物起于太玄，中于太阳，终死于白虎。故元气于北，而白虎居西，此之谓也。

故天使元气治，使风气养物。地以自然治，故顺善得善，顺恶得恶也。人者，顺承天地中和，以道治，主动道。凡事通而往来，此三事应天地人讖。过此三事而下者，德仁为章句，过仁而下，多伤难为意。

故吾之为道，常乐上本天之性，戒中弃末天之性也，生凡物⁽¹¹⁾本者常理，到中而成，至终而乱，失乱者不可复理，故当以上始⁽¹²⁾也。故天常守本，

地守其中，一转⁽¹³⁾，人者守其下，三转，故数乱道也。真人岂已晓知之耶？”
“唯唯。”“子今有疑？”“夫随师可言，不取有疑也。”

【注释】

都举：共举统列。以：由。太玄：即太阴，最旺盛的阴气。这里指阴极生阳的农历冬至十一月和正北方，为水行与坎卦所在。玄：黑色。中：盛。太阳：这里指农历夏至五月与正南方，为火行与离卦所在。白虎：金行之精。这里代表阳衰阴盛，兑卦所在的农历秋分八月与正西方。风气：指八风二十四节气。八风参见《白虎通》卷六。地属阴，阴有好养和好杀两种属性。这两种属性同时起作用，故其结果亦不同。动道：指返本归真。《老子·四十章》谓：反（返）者，道之动。章句：分章逐句解释经书的一种体式。这里是说可对元气治、自然治、道治起辅助作用。此句是说义治到武治，多以为难人、伤杀人为宗旨。未天之性：尚未混灭的本性。(11)此句是说使万物得生。(12)以上始：从头再开始。(13)转：变。

“真人前，天将佑帝王，以何为明证哉？将利民臣，以何为效乎？”“唯天师，今不及何也，数言而不中，多得过，故不敢复言也。”

“嗟乎，行！”“唯唯。然天将祐帝王，予其琦文，今可以治，用之绝踰，与阴阳相应；将利小臣也；予其良吏；将利民也，使其生善子。”

“真人言是，岂复有奇说耶？而已极。唯天将欲兴有德人君也，为其生神圣，使其传天地谈，通天地意。故真人来为其学也，宣以付谨良之民，觉其心，使其惟思；付上有大德之君也，以示众贤，共晓其意已解，以归百姓。百姓得之，十五相从议之。

治之连不平，非独天地人君也，过乃本一在人，长长自得重过责于皇天后土，皆由一人。时有先学得真道者，不力相化教；大柔幸先知德，力不相化；畜积有财之家，不肯力施为仁；人生有知足以学，而不肯力学求真道以致寿；有能足以学德，以化其身，而不肯力学德以自化；有力不肯力作，自易反致困穷。此有大过六，天人为是独积久。

天地开辟以来，更相承负，其后生者尤剧，积众多相聚为大害，令使天地共失其正，帝王用心意久愁苦而不治，前后不平，天大疾之，故吾急传天语。自太古到今，天地有所疾苦，悒悒而不通，凡人不得知之，皆使神圣入传其辞，非独我也，真人勿怪之也。

今吾已去世，不可妄得还见于民间，故传书付真人。真人反得，已去世俗，不可复得为民间之师，故使真人求索良民而通者付之，今趋使往付归有德之君也，取不往付留难坐之也。”

“何其重也？”“今天当以解病而安帝王，令道德君明示众贤，以化民间，各自思过，以解先人承负之谪⁽¹¹⁾，使凡人各自为身计，勿令懈怠，乃后天且大喜，治立平矣。子或怀狐疑，以吾言不大诚信者，吾文但以试为真。所以然者，古文亿亿卷，其治常不能太平也，令贤明柔长独怀狐疑，谓书不然也。夫勇士不试，安知其多力？见文而不试用，安知其神哉？吾受天言，以试真人，自是之后，得凡文书，皆立试之，不得空复设伪言也。

【注释】

琦文：指由龙马、灵龟、神鸟等代天赐给帝王的瑞应天书。这里亦含有包括《太平经》在内之意。绝踰：指极远之处。踰：同“逾”。吏：办事人员。天地谈：天地要对世人讲的话。其表现形式为灾异谴告。长

长：常常。 一人：这里是世间我们这个人的意思。 怪：惊怪，诧异。
去世：指登仙成神。 见：同“现”。 坐：指受天惩罚。(11)谪：罪罚。

天大疾之，地大苦之，以为大病，诚冤忿恚，因使万物不兴昌，多灾夭死，不得竟其天年，帝王悒悒，吏民云乱，不复相理，大咎在此六罪也；有道妒道，不肯力教愚人；有德妒德，不肯力化愚人；有财畜积而妒财，不肯施予天生凡人，使施之天；有知，不肯力正道以自穷，见教反笑之；有能，不肯力学施，见教反骂詈之；有力，不肯力作，可以致富为仁，反自易懈惰，见父母学教之，反非之。故敕真人疾见此文，使众贤各自深惟念，百姓自思大过。真人宁晓知教敕耶？

“唯唯。今神人既为天陈法，何不但得人而已，布于民间，必当以上下乎？”“善哉善哉！今天上极太平气立至，凡事当顺，故以上下也。不以上下，则为逆气。令治不平，但多由逆气不顺故也。真人欲复增之那？”“不敢也。”“故当以上下，勿复重问。”“唯唯。”“行去慎事，各为身计。此有大过六，天道至严，不可妄为，天居上视人。”

“唯唯。愿复更请问一言，凡人已得要道要德，当于何置之？”“当上以付其君。”“何必当以付之也？”“夫要道乃所以安君也，以治则得天心；夫要德所以养君，以治则得地意，实知之而不肯奏上，皆为不敬，其罪不除。”

“何其重也？”“观子之事，植辞如无一知者。夫为子乃不孝，为民臣乃不忠信，其罪过不可名字也。真人乃言，何一重者，等也。真人之学，何不日深，反日向浅哉？”“甚愚生实不睹⁽¹¹⁾。”“子尚言不睹，夫俗人蔽，隐藏其要道德，反使其君愁而苦愚暗，咎在真道德蔽而不通也。又要道，乃所以称天也；要德，乃所以称地也。愚人乃断绝之，天憎之，地恶之，其过不除也。真人幸独为天所私得寿⁽¹²⁾，而学反未尽，乃及天禁，宜事者慎之。”“唯唯。”

右天教合和、使人常吉远凶之经⁽¹³⁾。

【注释】

此句是说朽烂埋藏，化为乌有。 此句是说稟赋好。 施：指施德。

詈（lì 利）：责骂。 疾见：火速显现。见，同“现”。 上极：至高无上。 大过六：即六大罪。 植辞：措词。植：通“置”。 不可名字：无可名状。 此句是说与不孝、不忠、不信之罪相等。(11)睹：察。(12)私；偏爱。按照已部《经文部数所应诀》的说法，无地能额外赐人寿命三十年，叫做私命。(13)这是对全篇主旨的说明。

【今译】

六罪十治诀

“真人上前来，你们知道世间一般人有多少罪过吗？”“一般人不惹事生非，有什么罪过呢？”“哎，真人是多么昏暗无知呀！”“愚生不开明通达，有生以来未曾听说人不犯法而有罪过的。”“你说的对，但你是与俗人一般见识，你看不到世间凡人有六大罪是不能免除的，有的自身获罪，有的殃及后代。真人学道，乃不见这些昭然于世的罪过，难道你们不以为这样昏昧无知是极不应该的吗？”“愚生没往心里去，没有把这看作是学道之人的缺点。”“你还没往心里去，俗人已因此怀冤结仇而死去了。他们确是由

于无知而陷入绝境，而到死才终于觉悟。天地开辟以来，世间凡人先天就愚昧无知，需要后天教化才能开明通达，这里为何要数落他们的罪过呢？”

“想听听这些事情。”“好，人所创设积累的道法至为深厚，如果不肯传布教之于他人，开启其蒙昧，使其求长生，这种罪过不能免除，要么自身获罪，要么殃及后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行为断绝了皇天施生之道，与天结下怨仇。人所创设积累的德也至为深厚，如果不肯布施而教人守德养性、事事谨慎，其罪不能免除，要么自身获罪，要么殃及后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其行为断绝了地之养长万物之德，与地结下怨仇，此人犯下了大罪过。

有的人积累了亿万财产，却不肯周济穷人、救人之急，眼看着有些人饥寒致死，其罪不能免除，要么自身获罪，要么殃及后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世间的财物乃是阳气与阴气交合而成之中和气所生，是天地向世人提供的大自然的恩惠，应在世间转移流通，使人人都能享用，不致穷乏。而今他们却聚敛起来，据为己有，使之周转停止，人们不能普遍受用，与天地之中和气结下怨仇，有的自身即获罪，有的罪过要殃及后代，不过这些财物也不会永远为他们聚敛占有，终究还会在世间周转。

天生人，并使人有所知觉，喜欢善而憎恨恶。但也是因为有所知觉，人们才知道却又轻视天道，不肯努力学以自我挽救和开脱，不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够长生，才能够保存天之统系中先人之躯体；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不自重、不学天道，把死亡看成是无所谓的事情，临死才后悔，才自感冤屈，他们所犯之罪不能免除，有的自身即获罪，有的殃及后代，后者使得后人天生就蒙昧无知，与天结下怨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皇天自己本身就力行道法，故一般情况下天下总是吉祥的，只有人们违犯了天道天下才会有凶险和死亡。一个人即使很爱别人并乐于做善事，使他人获得天道，但如果不肯力行天道，也仍然是无道之人，皇天无缘使之能够得道而长寿，从而使天道断绝，与其结下怨仇。

人天生就知道行德是好事，但有些人不肯努力学习修德，反而轻视德厌恶修身养性，自我看轻，为非作歹，其罪不能免除，有的自身即获罪，有的殃及后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违反了地之本性。大地喜欢德而职在养长万物，这些人轻慢待之，不乐于修德养性，不珍爱先人赋予自己的躯体，与地结下怨仇。

天生人，并赋予他们以体力，使世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丰衣足食，但有的人却不肯尽力劳做，导致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有负于先人之体。他们轻视、不用自己的体力，不勤于做事，总是怨天尤人、愁闷苦恼、穷困潦倒，或者说只是一心想仰仗其家财富足，过一种寄生生活，其罪不能免除，有的自身即获罪，有的殃及后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天地在凡世创生财物供养人时，要求每个世人都应当各尽所能来收获和积聚财物，这样丰衣足食而不致贫乏。而有些人却懒懒散散，不肯劳动，浪费自己的体力。有的人求索不得，便强取他人物品，与中和之气结下怨仇，其罪至该死。这里有六大罪过，都是皇天所憎恶的，都是不可免除的，真人知道吗？”

“知道了。想再听天师讲一讲，这些人犯的罪为什么竟这么重呢？”“哎！你们一天比一天愚笨，这是为什么呢？这些罪乃是毁门灭族之罪，为何还要说其重不重呢？”“愚生们对此甚感奇怪，不知其要意，今天只希望天师您能力我们进一步开示，使我们完全从迷惑中醒悟过来，我们一旦深知其意，就不敢再有冒犯。”“好，真人说的对！我马上讲给你们听，真人应该自觉

地跟随我用心诵记。”“是是。”

“好，现在皇天有道，以其创生万物。芸芸众生，都依赖道而生存。如今执持柔术的有道之人，有的潜心研习而深明道意，但存著于腹中，不肯努力教人。教人以天道，好比是把火给予别人，很少的人来取它，火本身不会有什么损失，很多的人来取它，火本身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无论是谁，只要有幸能够分享天道，就应该把它教给天下其他人，帮助皇天创生万物，帮助大地养长成形万物，帮助帝王修明政治，使天下人各自都怀藏天道，求生恨死，不仅自己恭谨顺良，而且还能帮助帝王治理天下。世人不再违犯道法而行凶作恶，心地善良，乐于长生，便是在帮助天、地、帝王养长万物。人们怀藏仁爱之心，不再轻视、虐杀损伤万物，皇天会为此感到非常愉快，大地会因此感到非常高兴，帝王也会因而感到非常快乐而无忧虑，真是功德无量啊！

一个人用天道教育引导一百个愚笨无知之人，则有一百人归化，这一百人再各教一百人，则有一万人归化；这一万人都去教导他人，则有亿万人得到教化，一亿人又都去教人，则天下之人都能得到教化。这样的善举，在上合乎天之意，在下洞彻无极，会使人民乐生行善，使帝王逍遥自在，无所事事，使天下所有人都能不断互相劝勉教化。

如今有些人幸蒙先师教戒，深得最高道法，而这些人却将这些道法深藏于心中不肯教示他人，使人们无所归依，举止失措，多死于非命，与天地结冤生仇，这些人的行径实为断绝天道。如果有太多的人违逆天道而随心所欲，胡乱行事，那么天就不能够长久创生万物，地就不能够长久养长万物。人不能不知天道，小人无道则大多看轻自己，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谋逆造反，犯上作乱，扰乱日月星辰之天象和水土山石之地理。他们起为盗贼，互相虐杀，违犯王法，使统治者忧心忡忡。这些叛乱此起彼伏，纷然不绝，难以平息，君王无时不想着此事，忧闷愁苦不已，使天地丧失了生养万物的常规，灾祸怪变不断发生，为帝王留下罪殃。这样的情况我这里还没有讲完。断绝天道之罪过，是无可胜计的，这里仅仅列举了它的要点，告诉给你们真人。这些人难道不是明摆着罪该万死的吗？他们即便是死了，也不能赎尽其罪，尚有余罪，要殃及后代。”

“真是让人愁苦啊！”“真人们一定要谨慎。我想你们既然知道这令人愁苦，便不会犯上述罪过，而能长久吉祥，远离凶害了。”“是是，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不敢偏离您的教诲。”“好，你们已经贤明，知道天命了，一定要求生避死，不要再有什么疑虑。”

“刚才已听您讲了天道，现在想听听地德。”“好，地所具有的大德，完全顺应天道，乐于养长万物，芸芸众生没有不蒙受其恩德，在其中滋养成长的，性情柔和道德深厚之人，都应当效法于地而行善积德。有些人幸受先师教诲，得以怀藏善道无极之德。教人以德，好比是在大河边饮水，很少的人前往饮用，水本身不会有所损失，很多的人前往饮用，水本身也不会有所损失。如果努力教人地德，便可使世人知道自己应持柔怀德，爱惜身体，其中做得好的人，上可以帮助皇天养育将要生长之物，下可以帮助大地畜养接近成熟之物，使天下人都齐心协力，没有恶意。其中极其贤达圣明、反应快接受能力强，可以因教化而高升，成为帝王之辅佐；贤明居中者，可以成为大臣官吏；下等无知者，也可成为民间之师长，黎民百姓则喜欢道德，乐善好施。

象这样的传道布德工作，上有利于天，下有益于地，乃是教化万民之根本，它可以帮助帝王养育人民，使之遵纪守法，不犯恶为邪，可以使帝王垂衣拱手，无忧无虑。其人则功劳显赫，天地爱之，可以升为神吏。

而现在有的人怀藏深厚广大之道德，却一味追求明哲保身，迂腐闭塞，断绝道德布施承传之路，不帮助皇天养育将生之物，不帮助大地言养即将成熟之物，不帮助帝王治理天下调理人民，使得愚蔽之后生们，更加暗昧无知，分不清黑白，至死也不能清醒而有所改变，使他们变成小人，不怜惜财物，不爱惜身体，看轻自我，竟相为非作歹，犯法作乱，日积月累，不可救药，难以再教化，于是更加昏昧无知，懵懵懂懂，为所欲为，无所忌讳，上乱天象，下犯地理。其行为悖逆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之序，扰乱木火金水土五行之生克关系，成为统治者的一大忧患。他们变成小人，沦为盗贼危害别人，有的还自我摧残，破罐子破摔，使其父母也因受株连伏法而被杀，从而落得断子绝孙的下场。

今天暂且只为真人列举其纲纪，使你们能见其本由，略有觉醒，以引起深思，不肯教人长久守德，可以说是断绝了地之养道，其罪过大得无可名状，死有余辜，即使其人死了，仍有来偿尽之余罪要殃及后代。真人知道这些吗？”“这真是使人愁苦啊！”“真人能够一听说就觉得愁苦，我从这里就知道你们已得道而能够长生了，一定要谨慎。”

“是是。我们谨已聆听了您关于地德之禁忌的教诲，现在想再听听仁者的行为。”“好，天地一旦生养了世间财物，就完全交付给了世人，这些财物没有什么根系，上不着天，下不入地，属世间所有，可以被递相流通，循环往复，可以周济穷人，解救危困。人们积蓄金银财宝，富贵人家，有的达亿万种以上，有些财宝都朽烂成泥了。这些人如果贤明理智，就应该进行施舍，使缺衣少食的贫困人家得到救济而感到快乐，象这种行为便可以称之为“仁”，它能帮助大地养长万物使之成形，帮助帝王保全善良忠谨之民。”

有亿万资财的富足人家，周济天下贫民时，取出家中储存的陈旧之物之后，还可以再获取新的东西，不过，其利欲之心也不要因此而太重。其仁德遍施于天地之间，享誉四方，必然会得到各种有

